关国各大学法学V业必谟B

最好的辩护

THE BEST DEFENSE

III亜伦・雑萧维奇\*李峰相敝计

美国当代最伟大的律师

哈佛法学院最著名的刑法教授  
辛普森杀妻案,克林顿绯闻案与弹劾案.  
泰森案等轰动全球大案的  
首席辩护律师





最好的辩护

THE BEST DEFENSE

【幻収伦・德箫维奇将

乎*心*郭的关译

作译麻跄\*坷社经印开用字版书定

者者囂器\*\*张數次\*

图书在版編目(cip)M据

最好的辩护/〔美〕德黄维奇著；李贞莹，郭静美译.-海口：南海岀版公司, 2002.9

ISBN 7 5442-2212 - 8

t .最…u.①钠…②李…③郭… m.司法制度-研究-美国

IV .1)971.26

中国版本图-HffiCIP数据核字(2002)第042716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困字；30 2002-68

The 腿 I Defense

Copyright © 1982 by Alan M. Dershowitz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andom House Trade Publishing,  
a division（»（ Random House. Inc.

Simplified China translation n»pyright © 2002  
by Naihai Publishing Corporation •（南海出版公可）  
through B/\RDON-（：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ZUIHAO DE B1AMIU

最好的辩护

L美］亚伦•徳萧维奇

李贞莹郭辭美

陈明俊項竹蘇

陈明俊李晟康

满遇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0898)65350227

海口巾机场路友利园大厦H座3楼 部编570203 新华韦店

北京辿癖印刷厂

880x1230 /4\* 1/32

15

350千

2002年9月第1版2OC2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7 5442 - 2212 - 8/D-6J

29.80 元

南海版图书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谨以此书献给

我挚爱的双亲

哈利•德英维奇和克蕾儿•德萧维奇

在波罗公园那些年，他们飯励我包容我

也献给我的孩子艾建和吉米

在剑桥那些年，他们给予我最大的鼓励与包容

作者简介

**［美】亚伦・德萧维奇**(Alan M Dershowitz)

房国当代最伟大的律师，曾为 辛普森杀妻案、之林顿绯闻案与弹 劾案、泰未案等一系列表动全球的 大案担任饼护律师『1962年自耶普 法学院毕业。28岁时即成.为哈佛法 学院教授，是这所名校有史以来最 年轻的教授，i98l年、美国刑事神 护律师协会颁奖给他、奖励他作为 学者对于美国司法体制建设的卓越 贡献。德萧織奇将自己带身经历的 大案棋写成书.著有《厚顏无耻》、

《颠廈命运》、《合理的怀疑》等 多部杨销不哀的作品‘，其中《景好 的拼护》堪称碑剖美国司法体制的 经典著作，

责任编轴：陈明俊项竹襪 策划编辑：陈明俊季成康

E-mail : chmj@95777 com 封而设计：新會典丄作室

[作者记 （1）](#bookmark34)

导言 （3）

第一部无罪推定

[第一章 波罗公园的故事 （19）](#bookmark67)

[第二章人只会死一次 （121）](#bookmark177)

[第三章为纽约最卑劣的人辩护 （162）](#bookmark213)

第二部妨碍秩序

[第四章 我的夏日假期 （207）](#bookmark240)

[第五章解聘斯坦福大学教授 〈223）](#bookmark258)

[第六章苏联法院中的美国律师 （259）](#bookmark282)

[第七章改变判决的法官和芬威球场警察 （31D](#bookmark354)

[第八章父亲的罪 〈324）](#bookmark362)

第三部打击不义

[第九章环环相扣 （363）](#bookmark398)

[第卜章为辩护者辩护 （432）](#bookmark491)

作者记

这本书是爱的结晶。我有幸得到许多朋友、家人和同事的 帮助，使这个耗费多时的工作显得很愉快。我的儿子艾隆在编 辑上甚至是常识卜.提供了 些建议。我另•个儿了-吉米则提供 了有建设性的质疑。我的弟弟纳坦和他的儿子亚当，他们读了 部分的原稿，也给我-些有帮助的建议。我的母亲除了在疲劳 的诉讼期间卜-厨做饭之外，她还集合家族的人仔细追忆我们家 族的根源。而我的父亲用他自己的方式默默地支持着我。我亲 近的朋友及同事琼•贝克和哈维•希维格.他们不但在书里所提 到的案例中支持我，也总是在我需要他们的时候在我身边。我 的编辑，温文尔雅的罗伯•考雷，是这 行的佼佼者，也是艺 术大师，他在书中每个重要转折处提供协助。还有我的出版商 包伯,伯恩斯地.当我最需要鼓励的时候，他总是适时敦促我 继续写下去。

我在哈佛法学院的学生们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将用几 个章节介绍这个班级，我也从他们那里得到珍贵的回馈。那些 学生现在都成为杰出的年轻律师，例如：辛西亚•汉弥敦，乔 安娜•克里斯比，詹姆士•维特肯，罗拉•汉夫和马裘利•汉斯， 他们都提供了无价的协助。贝蒂•阿吉斯特、温蒂•罗素、布 鲁•泰伯和安•麦徳彭也给了我十分宝贵的建议和许多编辑卜的

意见，还有其他不胜枚举的学生也在研究上帮忙许多，其中包 括最近的爱伦•麦德彭、马克•费比尼和多.瑯•列文，

我在哈佛法学院的同事们，即使并非完全同意我的主张， 却仍然鼓励我。我特别想要感谢约翰•艾利、倉姆上・瓦伦伯、 非利普•赫曼、苏珊•艾斯攀和艾蓝•史东c哈佛法学院的帮忙 也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凯•叶斯雷、西维亜•马徳里莒、潘•福 雷、黛比•瑞马和文字处理及录像中心的工作人员c而兰登书 屋的珊蒂•萧芬在编辑工作上更展现了极大的耐心和真正的专 业技术C

最后.我也谢谢书中的当事人、检察官、法官及其他辩护 律師，他们提供了本书的基本素材，我想尽可能地对所有人都 公平，可是事实上却很难，对此我倒希望是我有所遗漏了。

令人闭口不言的共谋掩蔽了美国司法制度的真面日。大部 分的圈内人——律师和法官,都保持缄默；而大部分的圏外人 ——法律系教授和记者，却都蒙在鼓里C大概没有哪个圈外人 能够了解这日复一•日的运作系统，然后如实地评断它.

许多圈内的人不言语，因为他们和司法的黑暗内幕有着利 害关系。其他的圈内人财害怕说出来会被报复。某些成规使律 师们九法公开评论他们的同业，而鼓励他们促进“公众对法院 的公信力”和“法律专业的尊荣”。可是重要的是，在私下里 圈内的人都淸楚，他们只能在圈内讨论而不能公开批评。

圈内人心照不宣，而圈外人雰甲•看花，这种一分的现象已 经剥夺了舆论如实评断美国司法制度的权利。在本书中，我试 图打破这种二分的现象c虽然我是个法律系的敎授.但是我已 经在美国的各级法院打官司超过10年。而且因为我并不依赖 打官司维生，所以我比绝大多数的执业律师怕遭到报复的顾虑 少。因为我主张我的学生必须诚实面对法律，所以当我在真实 世界中遇到司法虚伪、不诚实的时候，我也很难保持沉默C

在我法律事业的头几年，我是个圈外人。我只看到最髙法 院以及人文荟萃的精英体制。耶負法学院毕业后，我有幸在美 国历史上最优秀、最高尚的法官那里担任法官助理，那就是析 伦比亚特区E.诉法院的院R大卫•巴史隆和最高法院大法官亚

瑟•郭德堡。

我在哈佛法学院开始我的教书生涯，那时我是个大真的理 想主义者，坚信司法制度中法官的清廉、检察官的诚信以及辩 护律帅的奉献c我乗持r这些信念并如此告诉我的学生，直到 1972年某个不寻常的“意外事件”发生为止。“犹太人防卫联 盟”的成员被控告制造弹药，致使一个无辜的妇女死亡，那个 被告正好是我在布啓克林区波罗公园的邻居，那是我童年成长 的地方。当时因为无法找到任何“真正的”律师，他转而向 “那个成为法律系教授的小鬼”求助。这个曲折离奇的案件， 把我带到法律教科书中不曾描述过的、法学院也没有教过的世 界。它使我开始r新颖而漫长的法律学习旅程，我将会在书中 叙述遠个故事。

在这漫长的旅途中，我目睹了某些令人十分困惑的事实， 这些东西不属于法律理论的任何一部分。我学习到虽然有所谓 宪法上的“无罪推定”，但是绝大多数的刑事被告事实卜.确实 犯下了被指控的罪行。我的当事人差不多都是冇罪的，当然， 也有些是无辜的。然而，无论他们被判徒刑或是无罪开释，都 和他们是否有罪几乎毫无关联C

采取攻势

我的一些当事人获得无罪开释，因为政府的执法者侵犯了 他们受宪法保障的权利C在替刑事被告特别是有罪的被告打官 司的时候，对官方采取攻势是必要的手段：让政府的不当行为 受到审判。在法律的世界里，就像运动比赛…样,进攻就是最 好的辩护，这便是本书书名的由来。

这本书描写了许多案例，身为被告，我的当事人被指控了 各种罪名，包括最令人焼以想像的罪行，例如大屠杀，也包括

t机皿towlkw

♦宜 5

r从来不被认为是犯罪的行为c

并不是只有我在为有罪的被告辫护.这其实是大部分辩护 律师的终身拿业°裴瑞•梅森这样的英雄人物，在被诬陷或错 误指认的案件中为无峯的受害者维护，这只是电视虚构的形 象。偶尔也会有无奉的被吿被起诉受申.但被定罪的則微乎其 微；某些案子中甚至有被执行死刑的情况.这些実了尽管很重 耍，却不是刑事律师每天的工作。如果有任何刑郛辩护律师告 诉你，他的当爭人大部分是无罪的话，那他不是虚张声势，就 是故意将他的业务局限在一些无罪的被告上。

因为我以教授法律维生，如果我想要的话，我是可以选择 案件的.我可以只代表我认为无罪的或是人品高尚的被告打官 司.但我却故意不这么做，我选择案件的方式并不是按照被告 是否有罪或者我对他们的个人意见如何而定，也不考虑打算官 司的可能性。我认为代表有筆的被告打官司是种挑故，*而* 且，真心诚意地把它当作法律专业最重要的义务C

我尝试挑选最具挑战性、最困难的而旦最可能创卜-判例的 案于。因为我几乎与法院和职业公会的压力绝缘，我也觉帯特 别有贸任接卜其他律师麓于承接的案子°我解释为何我总是直 接和法官、检察官以及其他辩护律师针锋相对。我承办可以提 出新的法畢论点并且适于课堂讨论的案于。我也尝试把法庭和 课堂的工作结合在一起c在第二章中我会谈到一个杀人案件， 我的学生帮我找到办法解决了该案令人为难的法律困境，而使 我打麻r郎场官司。

终申的律师

我基本上是个上诉律师（虽然这不是我惟-的工作），也就 是终审的律师。被吿或者是他们的律师，通常会在陪审团作岀

有.服判决之后跑来找我，而旦常常是在匕诉被驳冋之后。他们 希望我可以取得联邦最高法院受理审杳的机会，或者发出人身 保护令。他们是绝望的，而他们几乎耄无希望得到法律的救 微。我合••个在牢獄屮的当事人，他在所有的上诉程序中都宣 告失败了，却仍然保有幽默感，他送我-幅漫画，画屮冇两个 带为脚镣手铐的犯人，被绑在牢房的墙上，其中•个还很乐观 地转义向另-个犯人耳语道：“听好，这是我的计划……-这 张漫画悬挂在我的办公室，不断地提解我，这些向我求助的当 »人在绝境中是如何迫切地期待者C

如果我决定接卜一个案子，我便只有一个信念；要打協官 司。我会尝试用所有公平合法的方法让我的当小人无罪幵释， 而不去想到后果如何。①

我并不余为了帮助一个杀人犯无罪丿F释而道歉，或是因而 感到歉疚.即使我知道可能有-天我的当事人又会出去杀人， 而到日前为止还未曾发生像这样的芻，所以我并不确定到底我 会如何反应。我知道我会为了受害者而堆受，但我希望我不会 为我所做的中感到后悔c就好像外科医生不应该为了医治 个 康复后却去求害无率的病人而感到悔恨一样。

①这并非姑个激莅或短暂的猊法.就像英国步坤亭利•布鲁汉于1820年所 说的：“萍护人对他的当3人有着非市神圣的义务，因而全世界中只知道为値-•人 界行职务.0,仅止于这个当争人，别无他人。为r抵救当事人而去使用务抻适当 的方法，或利円务冲机会，以他人M至辩护人口己为代价来保护兰”人.这悠身 为辩诉人最重要也是最竜无疑冋的义务c他不能去思考他的熱护可能带给其他人 紧张、折脚、痛苦或是毁灭“石但如此，如果需要的话•，他必须要将爱国靑旳就 任与辩护人的义务分开，他必须不顾后果地堆续下去,保护他的当那人.如果上 天注定他的命送如此，即使会导致他的国家紀于很乱也应在所不惜广

定罪与撤销判决

本书中收录许多最具争议性和戏剧性的案例。不像其他律 师写书时只记录打赢的案子，在我的书中，我也选了一些打输 的案例。我并不喜欢输，但是这类案子对我、对法律釣发展， 尤其是对我的当事人，都是意义成大的，它们与我在法庭上获 胜同等重要。

我所描述的大多数案例都是刑事案件，但也有一些关于民 事纠纷的，它们属于非刑事案件：以保护环境为理由，国家公 园管理处关闭鱈鱼角海滩的天体营；-个好战教授被斯坦福大 学解聘；中央情报局和前工作人员弗兰克•史奈普打官司；还 有一个法官判决一个年轻女子进入精神病院，只因为她想控吿 她的心、理医生。不论刑事或民事，这些案件都逼使一个小市民 和庞大的体制对立，诸如国家的检察官、大学或官僚体制。

没有人想要正义

有个占老的故事，说一个律师在•…场重大的官司获胜后， 立即打电报给他的当事人：“正义胜利了。”他的当事人火速致 电给他，要他“即刻上诉气这个故事指出了我们的法律制度 的真相：没有人想要正义。就像运动场上的运动员~样，对大 多数刑事诉讼制度的参与者而言，获得最后胜利是“惟一重要 的事刑事被告和他的律师当然不想要正义，他们想要无罪 开释或至少较短的刑期。

我们总认为检察官是对正义最有兴趣的一司法部的墙上 有句格言宣称：当正义实现时，就是对政府的褒奖。但在真实 的世界中，许多检察官对这句话持保留的态度，他们相信当官 方受到褒奖的时候，才是正义实现的时候。检察官想廠得官

司，特别是当有罪的被告试图借政府的不当行为等技术匕的错 误而脱罪时。大法官霍尔姆斯形容道：“让-•些罪犯逃脱刑责 比起让政府扮演卑劣角色，罪孽要小得多。”虽然检察官立誓 维护法律，但是他们仍然常常用违法取得的证据将被告定罪。 在这样的案例中，检察官并没有追求正义，他们和想要被释放 的被告一样，只追求…件事.就是打赢官司。

我将说明为何大多数的检察官（和辩护律師）重视输廨比例 的程度，就像美国棒球大联盟的投手一样。正因为他们的重 视，导致“认罪协商制度”被滥用：检察官和律师都可以因此 在他们的记录中多一次“胜利”——只有民众输了，但是没人 会为民众记录胜败。我相信在美国的刑事诉讼制度中，认罪协 商制度是最具破坏性、最不能实现正义的制度。

不过，你可能会认为至少法官是对正义有兴趣吧！案件都 是被送来给法官的，他们对于任何结果似乎并无特别的好处可 言。但真是这样吗？大多数的法官对正义并没什么兴趣，他们 同样有他们的目标：很多法官认为他们自己是执法单位的成 员，仿佛是警察和检察官的延伸似的。他倡只想要确定罪犯被 定罪，然后把他们送走。即使依法应该释放被告，很多法官还 是尽可能在他们合法的权限内（有的甚至会越权）使这些他们认 为该坐牢的被告被定罪。法官对这个系统运作的效率也很感兴 趣，他们总是要确保法庭内没有积案或塞车的情形。最重要的 是，他们不希望他们的判决被上级法院推翻。我们将在书中看 见全程的诉讼案件，我们会发现有时候法官会维护“他们”的 有罪判决，即使当推翻原判是达成司法正义的必要手段，他们 仍把推翻判决看成是一种对其个人及其专业的侮辱。

黑色的法袍，白色的谎言

我对法官提岀了一些批评，从地方最基层的治安法官到美 国的最高法院苜席大法官。（无论那个法官作出对于我的当事 人有利或不利的判决，我都试着以批判的角度去面对他们，可 是我怀疑我很难完全剔除所有枝头上的坏薊萄。）这本书原来的 书名其实就是“黑色的法袍，白色的谎言”。这样的说法并不 为过，因为谎言、曲解和其他各种知识上的不诚实是法官的通 病。在我20年执业的经验中，在所有刑事诉讼制度的参与者 中，最令人失望的便是法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就像很 多人-样，非常尊敬这身穿黑砲的法律的化身。当我开始执业 时，我天真地以为所有法官都很诚实地面对法律，都很注意宪 法上的基本权利，也都关心大众，就像当初我曾为之工作过的 两位法官一样c可是我实在是太失望了。在许多法袍底下，我 看到腐败、无能、充满偏见、怠惜、无聊卑劣的灵魂以及普遍 的愚蠢。我也看到奉献、诚实、勤奋、仁慈的法官，但是我们 有权期待法官至少要拥有这些特质。如果我强调司法制度的黑 暗面，是因为它比光明面更有撰写的价值，也因为它预示了法 律程序即将腐化的恶兆。我强调黑暗面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 大部分的律师都过于强调它的光明面。法律界以外的人们有权 知道我们法律体系的“全部真相”，而不只是他们在法律节那 一天吹嘘的东西。

粗糙的司法正义

在我们刑事所采的双方当事人论争的诉讼制度里，所有的 参与者，包括刑事被告、辩护律师、检察官、警察和法官，都 在寻求他们自己和职业利益的极大化。虽然在这个体系中似乎 没有人对正义感兴趣，但讽刺的是，敲终的结果却止好是•种 粗糙的司法正义C

虽然不诚实是普遍的现象，但我知道美国的刑事司法体系 通常会产生公平而准确的结果：很少有无辜的被告会被判刑， 当然一些有罪的会被释放，也有-些有罪的人根本不会进入市 均，这是这个体系自夸的一部分：“宁可错放十个有罪的人. 也不能误判一个无辜者。”不过，腐化之处主要并非来自它的 结果，而是来自它的过程。

对美国刑事司法制度的许多评价中，支持者会夸璀它是诚 实、公平而且结果准确的.而批评者会抱怨它的腐败、不公平 和结果不准确。通过这本书，我试着说明这个冋题并非如此简 单，或是这么泾渭分明c美国刑事31法制度的核心已经腐化 T：有赖于参与者越来越普遍地不诚实。这制度并不公平：它 歧视贫穷的人、未受教育的人，还有少数民族成员。但是它并 不是大体上不准确的：大地的无辜被告并未充斥于我们的监 狱，我们的制度也不应该被不公平地形容成是“迫害”。在今 天的美国，我们所享有的言论自由、著作和集会结社及其他表 现的自由.是世界历史卜任何国家所没有的。但这并不代表 说，我认为我们的自由和司法正义巳经足够。事实上还是不够 的。但是与其他时代、其他国家的制度做比较.有助于我们认 清自身的处境。

我们能有现在的自由，我们能有一个即使腐化不公、仍能 疏而不漏的司法正义，部分原因要归功于我们的双方当事人进 行论争的刑事诉讼制度：通过这一程序，每个被告都可以挑战 政府。我协助有罪的被告或为被人看不起的人辩护，甚至还使 其中的一些人无罪开释，我有理由相信这是我们会如此自由的 一个小小代价。试想，如果在一个制度中，让那些有罪的和被

人看不起的（至少、是被冇权冇势的人看不起的）这些人们，都被 剥夺受辩护的衩利，会发生什么爭！

“全部真相”

“说出真相,全部的直相，而H.只说真相，别无比他“，在 法庭中这句誓词I!话用于证人。辩护律师，检察官及法官并不 适用这个誓词，他们不能用！真的，其实公平地说，美国的司 法体系是建筑在不说出“全部真相”的基础上。

这就是郡护律帅的丁作，特別当他代表有罪的被告时，他 必须利用所有合法的方法来防止“全部真相”被发现。这是正 当的而口.义不容辞的，辩护律师必须拒绝采用-些即使是頁 实，但用不正当方法取得，或是存有偏见的证据在第十章， 我描写几种不同辩护律师的类型.其中一•些人所做的已经超出 r他的辩护身份，而其他的律师却重视他自己的利益.更甚于 对当事人的责任。

虽然也察官比辩护律师更有义务发现“全部真相”，但是 .

他们也通常必须加以隐瞒，至少对社会大众是如此。但是，除 了 ••些隐瞒真相是正当必要的少数情形以外，在本书中我们将 肴到，在一些地万，歪曲事实甚至公然不诚实已变成检察官的 ■•种生活方式。这些高级公务人员宣誓要崇法守纪，但似乎并 没有看到自己的诈伪行为是错的。他们认为这种行为是…种市 民不服从的方式，是对更高的法律的认口"美国司法体系就这 洋被“善意的谖方”所摆布，第九章将道出一个丑陋的故爭， 被大家认为是这个国家最优秀的纽约市联邦检察署，他们竟然 式图掩盖罗伯•路奇不件的氏相，罗伯•路奇是个警察，他的一 生被写成一本书，也被拍成电影《城市工子〉，

本书也会描述最优秀聪明的法官们如何歪曲法庭记录、假 装相信政府证人的谎言、曲解案件的本意以及漠视法庭卜的辩 论。在普通法系列的刑事审判中，法官的不诚实可能真是天生 的c有时歪曲法庭记录是让有罪的人被定罪而不至于开创恶劣 判例遗患无穷的惟-方式。法官霍尔姆斯曾评论道：“难以处 理的案子，就像那些恶名昭彰的案件，使法律徒具虚名。”- 些法官为了避免陷入这种困境，他们会将这些案件的复杂事实 加以歪曲简化，让它们变得容易些。借简单事实取代复杂真相 的方法，法官可以确定这些恶名昭彰的罪犯会进监牢，而不用 创设危险的判例，因为这个判例可能会濫用到没那么恶毒的被 告身上。这样的司法诈伪通常会被称为“法官的政治艺犬七

我最近听到•个关于一位备受敬重的联邦上诉法院法官的 故事，由此可以显示司法的不诚实有多普遍。他在意见书里主 张维持原审的有罪判决，其中有-•句话说：他看过所有的法院 记录，并确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这项有罪判决。另•-位法官写 广一份备忘录，表示他很怀疑那位法官怎么能阅读所有审判记 录，因为在整个上诉期间，惟一的一份法院记录被锁在他的抽 屉里。那位法官被逮个正着，于是撤冋那段话。大众并不知道 这件令人困窘的事件，虽然这个故事已经在圈内传遍了。这位 法官仍在法律界中继续享有清廉公正的盛名，而我却一定会因 为说出这个故事而遭圏内人大加挞伐c①

如果律师或法律系的学生伪称他看过法院记录，他一定会 被惩处的。（新闻记者或医学研究员如果有类似的不实陈述的 话,一定会被解雇或取消资格的。）但是我知道有许多法官在案 件中作过不实的宣称，歪曲法院记录，或是其他的欺骗行为。

① 并不是这两个法官吿诉我这个故事的，我在该法院中有可靠的消息来源. 而他本人曾看过所有的文件。

为何法官这种入诚实被允许，甚至是被赞扬的，这是个非常重 要却无法回答的问题，它直接冲击着美国的法津体系。

诈骗精英

我对最优秀的法律精英体制提出最尸厉的批评：包括殷高 法院中最具权戚的法官们，最清廉公正而备受尊崇的检察署. 还有最有名也是最成功的辩护律师。像行贿、攀关系和操纵案 情等等行径是卜分明显的，妾抨击司法体系中最低层次的腐 化.实在太容易了，其他更有机会观察这些病症的人，早已经 披塀过了。而我所看到的是，在我这个专业中受尊敬的人们， 却变成诈骗精英之徒，并因而受到奖励，还传授给他们的继任 人。

通过本书，尤其是第九章，我举了 •些例子，说明一些最 受尊敬的法律界成员如何成为诈骗精英，并旦也没岀事。我觉 得我特别有义务将这种诈骗精英的恶迹劣行揭露出来，因为我 任敎于“精英”法学院,而且我的学生很快会成为这个专业中 的精英成员。作为精英分子，像法官助理、大型法律事务所的 合伙律师或法官，他们似乎不太会有屈从于府化的危险,但是 他们却不断遭受诈骗精英的诱惑。挙例而言，你想， 个看看 法官欺骡大家说他看过法院记录的法官助理.他会学到些什 么？再想想看，个才从法学院毕业的学生，会从〈城市王子》 里的联邦检察官的身上学到什么？今天，诈骑精英已是美国法 律体系中最阴险狡猾的腐败形式，因为没有人会告沂他们，这 样的行为和贿赂是同样的腐败。

司法的游戏规则

在^■簿公堂、著书立说以及教学的过程中，我发现美国的 司法游戏实际上似乎冇些規则可循，大部分的刑事诉讼的参与 者都了解它们。虽然这些规则从来没育被印成文字，可是它们 似乎主导了整个过程的真实面、，和所有的规则一样，它们被过 分简化为几个基本的条文，却总括了这个体系的实际运作“以 下就是司法游戏运作的几个关梃性规则：

规则一：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划事被告是有罪的。 规厕二：所有的辩护律療、陰察官和法官了解并R相 菖踱则1。

现则三：逢反宪法比合乎宪法更容易给有罪的該告定 罪，而在一些案件中，不违反宪法是不可能给有罪的被告 5的。

统如、四：几乎所有的弊察对于他们是否违反宪法都说 了谎.而这样做是为了给有罪的被告定罪C

.规则五：所有的法宫和料护律师都知道观则四。

规则六：许多检察官竜不迟段地鼓励警察，当他们被 问到是否用违反宪法的手段给有駐的被告定罪一事说流。

规则七：所有的法官都为道规则六。

規则八：大多救进行审判的法官，都会傾装相信明明 在说谎的警察人员。

规则九：所有上诉法院的法官都矩谨规则八，可是有 i牛多法官仍会假装相信那些假装相信说谎警察的原审法 宣e

，更则十：大部分的*法官并*不相信被告对他们的宪法杈 利受到侵否的陈述，即使他们说的是真的。

坂则十一；*大*多裁法官和检察官不会故意给他们都不 相信有罪（或是较轻的罪行）的被告定罪。

规则十二：规则十一不适用于犯狀組税豹成貝、毒 贩、取业杀手或潜在的告*密者。*

规则十三：没有人追求正义C

第一部

无罪雅定

第一章波罗公园的故事

对于在布曾克林区的波罗公园中成氏的我们而言.犹太男 孩会在如此宁挣祥和的地方制造炸弹，实在是令人无法想像 的c可是这令人想像不到的事，就在1972年1月某个星期二 的下午发生了。当大多数波罗公园的传统犹太人都开始上班做 生意、没人会去注意外面世界有些什么流行活动的时候，3个 认真的少年正在争论着怎样才是正确组装炸弾的方法。他们那 么认真,就好像在探讨犹太法典-般°他们在纽乌待尔希大街 上一间破旧的办公室内争论，房里映着西区髙架铁路的影子， 还不时传来火车经过的回音。

一街之隔的第I-三大街上，蓄着胡亍的尚人们用英语、意 第绪语、希伯来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混合组成的特殊方 言，沿街叫卖君他们的商品。第十三大街是主要的商店街，吸 引着全城各地精通数国语言的人。戴着圆顶小帽的小男生在位 于第五I•街的“生命之树”小学的校园里玩着吊球。戴着宗教 头饰“夏伊特尔”的家庭主如们，在第四卜八街的屋里烤着面 包，并且为小孩换尿布。下午3时左右，男人们和13岁以上 的男孩于们，其屮有些会穿着他们哈西第教派的黑色衣服，在 每条街上，10人或更多的人一组，参加男子集会，共同吟诵

着午祷文c 一些人会祝念传统犹太人对死者的祈祷丈《遡底 什〉，这是午祷的••部分。

那个F午，在纽乌特里希大街的那些男孩于们并没有暂停 他们的祷告c他们要制造炸弹，而这炸弹的致命威力将使-个 犹太父亲为他被杀容的女丿L唱颂《遡底什》。

这个惨绝人寰的谋杀和戏剧性的故事竟然就这样发生r. 事件的3个主角都在波罗公园长大：被指控制造炸弹的年轻 人、破案的刑警，还有替年轻人辩护、想要让刑警的调査不被 釆信的祎师。这是个第一人称的故事.因为我就是那个律师°

“嘶嘶“

第二天早上，星期三，哈洛克在他高雅的12楼办公室内 勤奋工作着.他的办公大楼是玻璃幕澹的，位于曼哈顿市中心 区第五十六街和第六大街的交叉口。哈洛克出生住乌克兰的波 加尔，1905年移民美国，这点他和波罗公园的人们是蛮像的° 可是他们的相同点仅止于此。哈洛克是个也界公民，而波罗公 园的人们的世界却很狭隘。几乎已经有50年了，他一直主管 着“索尔•哈洛克演出公司”。戴着海狸绒软呢帽•拿着银色顶 端的国木手杖，这个秃头男子从大厅的后方大叫：“太精彩 了！”这就是哈洛克身为剧团经理的形象。哈洛克，他介绍會 宾斯坦、帕芙咨娃、夏烈宾和波西瓦芭蕾舞团到美国来。

83岁高齢的哈洛克，最近接洽的是苏联奥西波夫三弦奪 乐团在美国的首演。他相信这会是艺坛盛事°但是，他担心- 个自称“犹太人防卫联盟”的好战团体对乐团的恐吓。众所周 知，自从苏联拒绝犹太人移民以色列以来，犹太人防卫联盟便 反对和他们所有的文化交流。最近几个月来，烟雾弹和催泪瓦 斯被丢到演奏厅中，甚至有一篮子的老鼠被放到观众席上。但

是表演还是继续卜■去.虽然有些影响.但是并没有什么严重损 害。

正当这个经理在为卜'一次的演岀安排更多的安全措施时. 有两个穿着整齐、年约二十多岁的男子.走进他办公室的接待 室，礼貌地询问着即将开演的演奏会c因为询冋处正在做检 査，所以他们被要求等一下。结果他们很快地离去r,只留卜 -个看来很普通的公文包。入们几乎无法听到里面有个定时器 正滴答滴答地计算着，一分一秒过去了C

恰好在同一个时间.另外两个男于也在曼哈顿市中心哥伦 比亚艺术经纪公司的办公室内放下了一模一样的公文包，这个 公司同样也引介苏联演岀团到美国来。

在还没有人注意到这两个公文包时，自里面已发出奇怪的 嘶嘶声c粉红色和蓝色的烟雾喷出来.弥漫了整个房间，并散 发岀热气C在哥伦比亚艺术经纪公司的总办公室中，惊慌的工 作人员打破一•楼的玻璃窗逃到街上C而在哈洛克这里，彼此连 接的办公室和会议室全部都被密封的玻璃给困住了，窗户无法 打开。中央空调不断地喷出致命的烟雾，哈洛克快要不能呼吸 了，他被消防队员救出送上救护车时，几乎失去了意识。

爱丽丝•康妮斯，哈洛克会计部门年仅27岁的助理，她和 两个员工将脸贴近地板想要避开浓烟。当消防队员发现他们 时，那两个员工已经失去意识，他们的脸埋在深色的地毯中， 头发已经烧焦了。救援人员想要使他们3人苏醒过来，可是爱 丽丝•康妮斯已経窒息而死C

全世界都强烈抗议这个罪行°也许最动人的响应便是来自 苏联诗人叶夫根尼•叶甫图申科，他的成就非凡，享誉国际， 特别是他为了纪念二次大战时犹太人在基辅附近的娘子谷被大 屠杀所写的诗集更是出色动人。叶甫图申科到纽约作新诗朗

诵，他要求参观被烧毁的办公室C隔天晩上在麦迫逊花园广 场.他对着费尔特论坛默哀的人群朗诵他的诗，名字叫做《扔 向巴拉莱K的炸弹〉（巴拉莱卡是俄式三弦琴）：

可怜的爱丽丝，

遇害于年技时，

你就这样去了，

纤细的身龍， 深色的眼眸，

优太的女孩因为浓烟不能呻吸

就值在纳粹的春气室，

太眾了，有毒的空七怎样都排不开。

可很的你，地獄来的使命.

总4•找孚和人们共存的机会， 借着尸体格起的桥梁。

犹太人领袖也同声谴责炸弹弟件，波罗公园的拉比们也附 和日趋高涨的指责与抗仪。在爱丽丝的葬礼上.拉比委员会的 毛席祈祷时说：“没有犹太人参与此事……这不是我们会做的 行为。”

纽约市警察局炸弹小组的组长相信有犹太人涉案、，在炸弹 事件发生的几分钟之内，啓有匿名电话打给美联社和美国国家 电视台，留下相同的讯息：“苏联文化必须为苏联犹太人的死 亡与入狱负责。”电话以犹太人防卫联盟的标语作结束：“不可 再犯！”

犹太人防卫联盟否认涉案。这个组织的发起人和首领梅 尔•代汉拉比，在他访问耶路撒冷时发表声明：犯下此罪的人

flidUy IhiBi

塁“极愚姦的气柏兰特•茨维本一犹太人防卫联盟的副主席 和首席律师，则指称炸弹事件是激进左派的检察官编造罪名给 犹太人防卫联盟的。

经过了5个月的调查，在地方警察和美国联邦调査局联手 侦办之F,发现了几个线索。然后，在1972年6月16日，联 邦大陪申团在纽约控告3名犹太人防卫联盟的成貝谋杀爱丽 丝•康妮斯。虽然她的死并非是故意造成的，但是却是设曾炸 弹的行为所导致的。因此在法律上被认为是重大谋杀罪，将判 处死刑。

攸关生死

起诉那天，我正在泰顿大峡谷国家公园露营。公园的守林 人带给我一个讯息："-个叫•大象’的人要找你，说有一件 攸关生死的事c”

守林人提到的那个人名一下子把我从怀俄明高山的瑰丽美 景中拉冋到布符克林街道的最年冋忆。马堤•埃利法特①住在 波罗公园区，距我家只有两道门c我依稀记得他好像当律师 了，可是我们巳经几乎有20年没有联络了。当我在纽约和他 碰面时，他网我是否还记得第五卜街的谢尔顿•席格。“当然・” 我回答道.“他现在如何呢？”

“席格以■•级谋杀罪造到起诉，”埃利法特回答道，“他正 面临死刑。他们说他为犹太人防卫联盟制造炸弹，而他所做的 炸弾在今年1月时使哈洛克办公室里的一个女孩死亡C这根本 是阴谋陷客嘛！”他向我保证：“他们不能证明什么，但是席格 是遇到大麻烦了，他很害怕。他现在需要.一个律师.你愿意做

①歩利法特什\*fam）和大集（dephant）音相近，故有此误c 洋注 他的律师吗？”

当我在思考埃利法特的问题时，我想起更早之前我见过席 格。他安静而忧邰、高大而笨拙，还长了满脸痘子，感觉是有 点古怪，但绝对不会是个制造炸弾的人。波罗公园绝不可能会 有杀人凶手的。会有像喜剧演员巴迪•哈克特和基奇•梅森。对 了！还有棒球选手桑迪•考菲克斯！以及各R特色的作家、医 师、律師和拉比°虽有一些不東要的小偷和几个击名狼藉的疗 养院经营者，但绝对不会有杀人凶手！

在席恪和我成长的波罗公园，实际上是没有犯罪的，至少 没有残暴的犯罪。夜间侵入住宅偷窃是常常发生，但只要发生 就必然会被认为是外来者所为。当然也有打架闹事，我就曾参 与其中，而旦干了不少事。但是炸弹、枪击和杀人？我从来就 没有听过像武装抢劫那么严重的事。我从没有看过或听过波罗 公园的人拥有任何枪械。

在波罗公园长大的犹大人

波罗公园像变形虫一样，它的边界常常移动而且不明确。 就像布鲁克林其他区，如福雷特布西、布朗斯弗和贝特福徳斯 图伊维桑，波罗公园并不是官方划定的行政单位C中心地区大 约1.6公里见方.居住着10万名犹太人，大多数的人都是正 教会信徒。在公园周图，由于地理上和政治上的因素，住着几 千个意大利人、波多黎各人和斯堪地那维亚人的家庭。

波罗公园杂居着东欧各地的犹太入，反映出自19世纪末 持续到今天的移民潮混合交错的现象。在这一带的美国犹太人 区域中，波罗公园是很特别的。它不像曼哈顿下东区，在那儿 犹太人居住之前是爱尔兰人，之后又住进大最的波多黎各人° 20世纪初，在农田上建造房舍的第一批波罗公园的居民，是

itiniasui

**wr**—却为■挨次 25

想要逃离曼哈顿拥挤仕处的犹太移民。

我的曾祖父他们在1883年白皮尔泽的波M小村LE举家迁 出.而他就是第--批自曼哈顿迁移至布鲁克林的犹农人。在这 个世纪最初的10年问，他们搬进冋有高台阶的旧房了。 这种高台阶促成了独特的城市运动——台阶球的火起。

我的曾沮父是个著名的洋\*利瑞比（“瑞比”是拉比的呢 称），他在布存克林建造了最早的正教会家庭会堂。我的祖父 路易是唱诗班的领唱者，而他的7个儿于、侄子及表兄弟们呻J 组成丁唱诗班。“泽卡利瑞比的家庭会堂”在这个正教会小社 区里.变成了聚会的地方、社区的中心和慈善机构，直到今天 都是如此。在30年代末期.他们决定要聘请全职的拉比来处 理各项服务；他们从欧洲靖来一个拉比，怛集会的会众并不满 *意c*两个星期之后，新来的拉比被解雇「・他们给他…小笔造 散费，然后把他送走。他们乂从欧洲请来新的拉比，但是他也 在几个早期之后被解雇r。他们换r十几个拉比，而教士们都 穿过.•会堂回转门”或加入“每月拉比俱乐部”，这些都是现 在才开始有的称呼。附近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个字谜在说什么： 这其实是个小规模的援救行动，是为了援救受纳粹迫害的欧洲 拉比°池们要求自国外引进拉比来领导善变刻薄的会众，通过 这种方•式,他们巧妙地回避移民法规的种种限制，成功地运作 r将近id年左右。

会堂刚刚兼成时，拉比和唱诗班领唱的全职工作不多，所 以我的曾根父和狙父只好过桥回到曼哈顿去賺钱。就像当时许 多人一样，他们在剥削劳工的t厂里上班。他工作的那个口袋 书制造工厂毓在华盛頓广场正东边的建筑物内，即在那家不祥 的三角女衫工厂里。在1911年的那个星期六，一场大火吞没 了整栋建筑物，烧死r us!人°泽卡利瑞比在家，这天是犹

太人的安息日。自此他学到了两件事：他发誓他的小孩绝对不 做TJ TA,而且也绝不在安息日上班°

洋卡利瑞比的儿子路易在他8岁时就幵始在街角卖火柴， 后来他成为一个印刷工和做盒子的人。世纪交替时，他遇到来 自波兰基希柯夫的移民爱达。他们很快地结婚并在1909年生 下我的父亲哈里°最近我的家族齐聚为我的父亲过70大寿。 我的叔叔讲了些他过去的故事给我们听，都是些英勇事迹：他 如何单挑4个爱尔兰流氓,他如何打断附近恶新的鼻子，他如 何爬树追赶-个袭击他弟弟的家伏。我父执辈的这些温和庄重 的男人，现在已成为拉比、律师、老师和商人了，在冋忆这些 光辉的日子时，竟然将拳头紧握于前，我的父亲还会咬牙切 齿＜

我父亲念完公立高中之后几年，到曼哈顿下东区做销售 .员°后来，他和一个合伙人在那儿开了家男士工作服装店，店 里平常做批发，周日做零吿生，意。

1907年，我的外祖父跟随波兰第二波移民潮来到美国＜ 他不愿意当波兰兵，便告别了 3个兄弟和20个亲戚，逃离了 普利兹姆耶瑟尔小城——那里是犹太经院和哈西第教派的重 镇。35年后，除了 •个兄弟之外.其他兄弟都和1万7千名 居民在纳粹到达小城时被杀害了，不过是在英勇的抵抗之后。 幸存的那个兄弟逃离纳粹军队的魔掌，跑到西伯利亚，最后到 达以色列。

我外祖父最初到达宾夕法尼亚州的斯克兰顿，他有个亲戚 住在那里。他可以找到的惟一工作是当个为r宗教仪式而宰杀 动物的屠夫。因为他无法像拿枪对着标靶开火那样拿刀割断动 物的喉咙，所以他只好跑到下曼哈顿区，在那里当小贩赚钱. 想把仍在波兰的老婆和3个孩子接出来。他和家庭重聚时、已

Oul^ Uuffl tesomi

\*一总天JMT 27

冇两个婴儿因白唯死亡，这时我的母亲出生r,而他们-家人 也搬到曼哈顿下东区的公离中，直到他们金钱上有办法贝担, 才过r东河搬到布啓克林去。

我的母亲是一个很优秀的学生，1929年夏天.16岁的她 高中毕业。当他的家庭受到经济大萧条的打击而需要她赚钱养 家时.她中断了在市立学院的学业。此后她成为记账员,再也 没有回到学校去。

我的父母在1937年结婚，两年之后生下K我。1942年， 我弟弟岀生之后，我们一家人搬到第四十八街的小房亍，那儿 靠近第十六大街，就在波罗公园内。那间小房子最早住者~个 家庭，现在却住进了 3个家庭。我妈妈的兄弟和他的家人住在 楼上，而我爸爸的堂兄和他的新娘住在地下室。

在我们成长的年代，波罗公园是个鳞次栉比的住宅区.但 是却有着活跃的街道生活：吊球、用扫帚柄打棒球、石头弹珠 和旋转雷飞欧占领了游客甚少走过的大道（我们称它们叫大水 冷）和从未使用过的车道（只有少数居民拥有车子，而如果看到 岀租车.一定是有紧急事件或者有重要的外来客造访）。任布 作克林这区有很多树，但我们很讨厌它们，因为它们总是妨碍 球的飞行，造成“死球”。在我们的童年生活中.下水道是十 分重要的，倒不是因为它们将污水带走，而是它们的水沟盖是 我们比较男子气概的基础和怵准：像我玩吊球从不能超过一个 半水沟盖的长度，所以在我们自立的标准中，我只能算中不溜 儿的水平。

虽然到现在.来自布為克林区的人已经抛弃“duh”、 “dai”、“toid”等口音，但是我们的腔调还是有区别的：因为

过去布停克林属金斯县①，所以我们称它为“国王英语”；邻 近的“皇后英语”②有种比较优雅的味道；但是布曾克林的英 语很怪，即使我们听来仍然很难理解c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在耶 鲁法学院第一次读诗的时候，几个学生嘲笑我的腔调。几天之 后.他们遇到布暂克林区市立学院来的阿伯拉罕•戈徳斯泰教 授，比起他的腔调.我的声音倒像是来自中西部似的c可能是 对布鲁克林腔调的反应，我的双亲都以自己出生在美国为荣， 不想和“新移民”混在•起，他们特别FT -番功夫，每有机 会就要矫正我们的措辞用语。直到今天，常常来看望我的母 亲，只要到法院听我和弟弟在争论某个案子时.她就…定会亨 出她那一套布角克林守则来，这套守则常常不经意地(如果我 站在布會克林法官的面前的话，则是有意识的)溜进我的讲演 中。

席格的家庭也和其他家族-•起搬来波罗公园。席格在 1946年出生，他的家人搬进一间住有两个家庭的砖房子中•， 距离我们家两条街。

席格和我念同一所波罗公园的犹太小学，我们有-些老斯 也教过我们的父亲，而我们也有些相同的特质：我们都很穷而 且都被视为麻烦人物。我记得我数学和护写的成绩是丙和丁， 但更令人头痛的是我在品行举止上的成绩只有己，甚至是己 下。我的父母常常被电话招到校长办公室，因为太过频繁.*白* 个同学还向我的母亲是否在学校工作。上课时我老觉得无聊， 所以玩着注意力集中间隔的游戏，计算瞬间可以看到多少个物 体，并在几秒2内复述出来。我的老师不会用这么老统的字

1. 金斯县(Kings Country)与国王(king)在英语上谐叽 译注
2. 布再茫林与尼L•区(Queens)相邻，故为“皇后”之谑c 译泠

Oldiy UllflJ JWVSiiillBBSMMI

尊一邢 29

眼：“注意力集中间隔”或“超好动症”；他们用比较上的话来 形容我：“坐不住疽（意思就是我的臀部肌肉不能支撑我坚得 够久，久到足以学习任何事〉。我从不读书，除了漫画以外， 我把所有空闲的吋间.拿来打棒球、或者1T吊球、或者用扫袖柄 打球，就在我家前面的街道上°

很多老师，特别是宗教科目的，常是来自欧洲难民营的新 移民。我们同学中也有些人曾经在希特勒的集中营待过"但我 不记得有过什么讨论，连一个都没有，在班上、在校园.其至 在家里，没人会去说有关大屠杀的任何翼c它悬在空中.在许 多我们的朋友和邻居的脑海里。事实上每个人都失去"亲人。 到处都在提醒卷我们：有一个同学卷起袖子揍小流氓，他的手 碗上文着数字刺青；许多家庭失去父亲或失去母亲：小孩们没 见过他的共他兄弟姊妹：还有节日的纪念祷告时刻……我们都 知道,、我们只是不冋而巳。

在孩提时候.我们并不关心其他犹太人的问题：我们的父 母是正敎会的，对犹太人复国运动心存怀疑；我们根本不知道 所谓苏联的犹太入；而且对我们及周囿的人们而言，“反犹太 主义”其实是遥远而抽象的概念c （我记得曾误以为，我的邻 居大卫•塔尔他科夫•定是个异教徒，因为他的家人不戴犹太 式的圆顶小帽，而且他们在安息日听收晋机。）小时候我们只想 当美国人：我们的英雄是史奈德公爵，一个独来独往的突击队 员，还有罗斯福；我们非常希望能像其他美国小孩一样。我们 花去无效的时问争执2论，想要冒用昵称来假扮美国大联盟的 球员：我的朋友楚•格隆选“泰德”（而只自从他可以解决礼拜 六轮班安息R不用卜.场的冋題之后，他决定当个投手）；佐蒙• 爱森司塔成为••査克”；而我选了 “里•德”这个名字（自从我的 义发狀色变深成为浅餘色,便有了年代错置的感觉爲我们当

然也有我们自己种族的荣誉感，我们用犹太球员的棒球K•作为 奖励，*如:*柯尔•亚伯拉罕和山帝•考菲克斯。今天波罗公园种 族意识的提高，反映在球员卡交易的转变上：哈西第教派的小 孩\*都捜集著名宗教领袖的卡片米代替俸球选手，比如波波夫 和萨特马尔拉比。

我们为自己的强悍及在街头的精明而自豪，打斗是毎天的 活动.也是新来的人加入我们的入会仪式c所有的人都知道现 矩：可以用拳头和脚踢，但是拉头发、挖眼睛利拿头撞击水泥 却是被禁止的。虽然可以携带刀于、皮带和剃刀等工具“以防 万一”，但打斗时禁止使用。“以防万一”的意思是说，从比较 富裕的地区来的意大利小孩，他们会不时入侵我们的地盘，有 酎我们会和他们在第四十六街的电影院那里打群架，那里就是 罗马和耶路撤冷的边界，也就是纽乌特里希大街〉宗教战争比 任何一种战争都来得残忍凶険：你可能会受伤，虽然我不记得 有比几道刀伤更严重的，可是有些人牙齿•被打断了.还有个人 被打得脑震荡。这种种族尊严的战争很少发生，但我们总是准 备妥当.带着我们磨利r的守备军皮带扣，并将剃刀的刀片蔵 在皮夷中。这些被包装好了的剃刀片，不会比保险衰更常派卜. 用场，而后者我们也会带着.“以防万一”。

我们都属于“社区运动俱乐部”，这是称呼帮派的委婉说 法。我的帮派叫做沙克防卫队，而且我们都穿着法国沙特勒兹 修道院的黑色夹克，我们学校不久就禁止穿着这衣服，这是我 第一次被审査。无论如何，我们巧妙地回避这项禁令，我们把 它们藏在学校附近的同学家的地下室，而在放学的时候才穿 上。

在波罗公园，你常能从社区人们的眼中看到自己真实的地 位。我差不多是在中间。我在运动上很好但并不特别突出，不 过男性同辈中我相当受到欢迎，主要是因为我打架的技巧髙明 而且言语犀利。但是我在学校可怕的成績和行为,使父母们认 为我十分差劲，还有些家庭对我下逐客令，以免我的恶行影响 他们的核子。（最近我帮一个以瑞烙罪被起诉的人奮护,十分 成功，那是其中一个母亲的亲戚，这时候我才有些被赏识的感 觉。）因为我不可能从事医生和工程师的工作.所以附近的父母 们总是告诉他们的女孩子，我是个没有未来的男生。

“生命之树”小学毕业之后，我进入了经院大学的中学部 就读.它离艾贝兹园只有三条街，很方便，那儿是我们的英雄 窝，聚集着布鲁克林的逃亡者。我的高中学业能继续，全是因 为我总是倫倫模摸溜到逃亡者之家玩游戏：为了成为学校代表 队而玩棒球（对我而言，代表队的意义就是带派支系），还有定 明竞选班上的干部和参与全校性的选举活动。我只有一个类似 学院派的兴趣，那就是辩论，辩论和在街头打口水战很类似。 在坏准测骚中我总会拿到好成绩，但是我的老师却认为我一定 是考试作弊G我在全州举行的政治历史测脸中拿到高分之后. 我的老师叫我过去并严肃地跟我说话.他提醒我是一个-75 分的学生二我一直都是个“75分的学生二所以我将会一直 做个“75分的学生”。他建议我考虑去学个一技之长。

整个髙中时期，我仍然继续悪作剧。有一次，一个老师罚 我到外面去“呼吸新鲜空气”，我的朋友杰克•葛林菲尔德和我 跑到顶楼去，我们用我的皮夹克、帽子和裤子填装物品做成假 人。当我拿着假人站在屋顶边缘时，杰克跑下楼到班上去大叫 说我在屋顶扬言要跳楼，，老師跑到窗户旁.我就让假人掉下 去。杰克尖声惊叫：•'他跳了，他真的跳了！”老师的眼睛充満 了惊吓和愧疚自責的神情。

又有一次，班上坐在我隔壁的家伙，把我运动袋中的护膝

32

溝炒圧澄胴糅M・ 建3掉黑冷目為己 S亦，S米g-t瀟rT鼎U屮芸樓選穽啪麟參忘•漩》火蒔& 命节癩hr酬潍渚8>3泌书至・咨冷#3sEe,r»個\*。*SS 沖M*——®丢丹蓬ftm国声邸•嚥Df&Fs寿驟S--H*或 用疽* 咔期凍琦rrrtrs•走分苛洲分>並01隨謀汗府3瑕.沼・ 自泪咨m座煉物由・时法.一摩m韓圳葡龍(\_.〕\*.•・骂\*fra-m津4 沛滯3童己旺雷。底彦己滸帯落耕\*萍戲6国耳・奈留汁玉fe 法“ ,•渋潍制礒變蒲审3瀨緊3?期?李善己。：要寸枠壬以 訪凑压3W-，烦«滅斥強stTJLrwfi，atnlaxi咨帝歷\*缽 Hffls^ass《冊»》滲號・爵耳曲「>巻带詩SB醐邮莎・郑 7海擦桃照场舌\*胃N与。

却国内博7洪>-&茶备7\曲津洋牛卜牌浅-L3滲嗦・国 辜HT泌瑯” \*lr蕙珊嘿成S探温知交。：关住冷診串书渤是 *i s§* wso:*^ss$.*医普肄恿Hi-R的£漫snhs盖郭\*• 内木餘斐费酎毫峨rftnnhz涂09田冲©\*\*.•， 卅S誉m- *ffsa^sss^.*是£\*建進®苛13壮丈 件濯孚 >妹丑辛»・団帥缺官><鶯sNSIl燒孕単阵> 沖k 藩，淋澤期S^®\*T・\*g®SKT華株«-・海式雑剖岡客做 足鬓is・ E海淳X—箓3弟#奪。 登3個・期S湧湘陆并3津飾潮団，諭淋滩芸。

卜磷沛H。诛序17涟耳•喜3曲\*»■阵?・-w\*NW・停 3k>崩Tlr\*濡3U米条^謚序&3炸>。»寸舊冈娇圳 *声*落詳辦用\*律浩^并韻喫毎季，薄滸％中®-r-J^fls依四 渣M肝。S考臆米鶯\*洼努宜ft刺湘3棉 屮曾\*落例專囁。寺木及海會珂\*g>:源芯理・渣汙定8。忘

总是让他身边的人不舒服。

有-•次，犹太人在纽约州北部举办露营活动，整个夏天， 我的弟弟枢任席格的营区辅导员。他记得席格是个阴沉无礼、 诡计多端而且不合群的人，他••再地把他的科学天赋用来胡 摘C有-次他把他自己的麦克风缠上金属线，并连接刊营地的 通iR系统，然后广播假消息，使得露菅的人和辅导员全部陷入 混乱与愤怒之中。高中之后.席格进入市立学院的市区校园念 书c他读过好几个学校，包括紐约市社区大学、南加州大学， 还有市立学院的上城学区°最后他以建筑系学士学位毕业。我 记得听到席格加入犹太人防卫联盟时感到很奇怪，因为当我认 识他的那个时候.他对犹太人的事清并不怎么活跃或热心。

“毎个犹太人都有**0.22** 口径的手枪”

因为就读耶鲁法学院.我髙开r波罗公园，几年之后拉比 梅尔•卡汉成立了犹太人防卫联盟。最初只是个犹太人自助性 质的小团体，目的是为了保护年长的犹太人，避免受到邻近其 他族群的流氓攻击，可是它的成员迅速增加，也逐渐地成为主 张使用武力的团体.

开始时它关注地方事务。它保护有种族问题的学校里的队 太老师；它在曼哈顿的艾曼纽艾尔礼拜堂的门口设路障.防止 黑人激进分子倍姆士•福曼来要钱；而一些年轻会员擅倒几个 美国的纳粋分子，这些人挙着“送犹太人进毒气室”的标谱。

犹太人防卫联案剛开始还城有幽默感.它们在美国大联盟 的出人口拉布条，要求“种族主义者、帝国主义者的伦敦警察 队”都必须指定犹太棒球员的配甑，以反应纽约地区在种族上 的比例。

但地区性的幽默最后变成国际恐怖行动，犹太人防卫联盟



把它的目标设定在：压迫犹太宗教人士及拒绝犹太移民的苏 联；以阿战争的敌手，阿拉伯国家组织。它的工貝•和武器也快 速地从无线电话机和示威标示牌扩大增强到来福枪和炸弹。为 大屠杀事件的受害者祷告时.联盟正式通过它们的口号：“不 可再犯。”坚定的犹太人防卫联盟成员宣称：再个犹太人都有 一支手枪。

虽然卡汉拉比和他的联盟受到相当多的注意，但是并没有 得到任何-个亟要的犹太社区的支持。不过，无怆如何它抓住 了来自布各克林及皇后区中下阶层的年轻人的想法c他们把阅 读来福枪使用手册和谈论犹太法典看成是犹太教的勇士行为. 受到这种浪漫想法的激励，这些孩子（有些我曾见过，只有13 岁）组成r热情而有纪律的小型军队。他们在卡兹其尔山卜.的 夏令营接受半正规军的训练，不过那只是把来福枪的子弹打光 罢了。比较健壮的小孩组成杂牌禁卫队，他们有个很适当的名 字叫沙亚队，在希伯来文里是“动物”的意思。有科技兴趣的 人组成后勤补给队，奂责制造炸弾和其他武器。有些人瓣成为 狙击手。

1969年，在犹太救的庆法节①假期里，席格因为朋友之邀 加入联盟c在庆法节期间，所有犹太人会在街上跳舞庆祝。*那* 年.波罗公园郊区在犹太教会外庆祝的人们，遭到附近小'流氓 的攻击。当攻击的消息传到波罗公园时，犹太人防卫联盟马上 集合一些小孩子准备战斗，席格的一个朋友被召集，席格也跟 着去了。当他看见无助受伤的人满脸是血的模样之后（伤名大 部分是比较年长的），席格决定加入联盟，其他年轻人也在相

① 庆&W （Stmchath Torah）,犹太糸敦节日，即犹太历法第•个月的第23 *天,*庆祝一年一度的犹太历法循环的结東及新的擄环的开始。——译注

IXiiHJ AlWItiiiWMBQy

同的经验之后M入这个组织。有个年轻人说.：“过去你打一个 犹太人，他会把另一边的脸颊给你。现在如果你打一个犹太 人，你将会被揍回来。”

当我回到波罗公园探望我的家人时，犹太人防卫联盟暴力 的“话题”常是我们谈论的内容。每个人对卡汉和跟随他的那 些犹太少年们的感觉都很强烈：有的人饮佩他们，有的人轻视 他们。但是，即使在那些贬损他们的人之中,我仍察觉到•点 暗地里的自豪。

1970年，在波罗公园竞选活动的，场政党集会中，我介 绍民主觉副州长候选人巴西尔•帕特森' 帕特森是个黑人，犹 太入防卫联盟派出进行抗议的特遣队.帯君种族歧视的标语对 他讥笑不已。当集会结朿，我还留下来试着向这些小孩讲述什 么是种族歧视.什么是礼貌尊重.俱他们听不下去°他们开始 推挤，最后我只好叫警察来把我教岀去。

当联組越来越好战和俄裔美国人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时，联 盟成员击称要在几个苏联的公共设施中放置爆炸物，要在苏联 的外交人员身上打穿几个窟窿，还要恐吓、绑架和谋杀°悲剧 似乎不可避免r。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第个悲剧竟是发生在一个手无寸 铁、无事的犹太女性身上，她死的时候根本不知道攻击她的人 是谁，也不知道他们有什么理由攻击她。

对席格的拘捕和控诉是在1972年6月16日,理由是致爱 丽危•康妮斯之死c同时被起诉的还后池最亲密的朋友也是他 长期的作故伙伴：斯图尔特•科恩、和谢尔顿•戴维斯。

斯图尔特•科恩第-次遇到K•汉粒比，是在皇后区犹太诟 教会高中的犹太哲学课程中。科恩很快成为长汉的信徒。虽然 人很安静又长得尴小，可是在卡兹其尔夏季训练营中，他成为 队长，他是长汉拉比思想的发言人，也是联盟内部的灵魂人 物C

戰维斯则来自不同的背景c遇到卡汉拉比之前.他对犹太 传统没多少热情。他是皇后区牙买加高中的理科洗优等生，当 他遇见卡汉*拉比而*被K汉说服为犹太人防卫联盟奉献他的科学 天赋时，他才开始真的考虑从事军人的工作。

依照法律这3名人犯将被执行死刑。这些年经的狂热信徒 是自1953年罗森堡夫妇间谍案以来第-次在纽约面对电椅的 联邦被吿。①

你是自己人

我的老邻居马堤•埃利法将通过电活对我说明案清。现在 回到他的问题来，我到底要不要做席格的辩护律师？

那时我从未真正接过任何案子，我从法学院毕业之后就担 任法官助理，然后到哈佛法学院去教书c虽然我曾经对一些案 子表明法律见解.也在儿件上诉案中湃论过，但这次髭大不相 同的：我被要求担任••个我认识的杀入嫌疑犯的诉讼代理人。

我如何能将这么复杂的杀人案件作为第-次的辫护经验？ 但是我乂如何能拒绝一个我认识的涉案人？为什么我…定要为 几年溯攻击我的犹太人防卫联盟的不良少年们打宫司？可是. 难道犹太人的不艮少年们就没有找辩护律师的权利？而他们技 不到其他比较有经验.或至少比较有同情心的律师吗”那听起 来很像是件杀人案，而不是人权案件.但是，埃利法特提到其

0＞这件案子是在联邦法院审判，向北州法庭.因为新的联邦法》已经承认 联邦当局的司法管辐权涕就在建筑物中使用爆炸物的彳？为，这行为会妨研州际和 国际间的贸易：

Ouliy Uiiiti towMu IfluiiMJU

第一部 37 中有窃听、非法搜索、侵扰和其他侵吾人权的冋题。我怎么可 以拒绝在这个如此令人兴☆和真实的事件中’试验我在课堂上 的理论的大好机会呢？

当这些问题在我心屮打转的酎候，我却听见自（2住回答马 堤•埃利法特。不.我不能代表席格.因为我那年的教书规州 是妾经常往返剑桥和纽约.所以很困准；不过我会介绍一个很 棒的纽约律师来接这个案于，而我也.可以提供宪法万面的咨间 服家

我安••趋从怀俄明到纽约的行程，并幵响寻找诃以代 去席格的律师。我认況很名律师，他们愿意为各式暴力激进的 案件打官司，即使他们并不同意这种行为方式,,所以我预料我 可以说服其中任何一个律师，请他们帮助犹太反动分子面对采 人控诉。但是整个城市给我的冋答竟然都一样：“为什么我要 代表这些我完全不同機他们的策略的凶手？”我反驳说，他们 其实也会时-•些他们井•不认同的左翼革命家打官司.比如黑豹 *竟、*气象员派地下武裝成员以及“社会主义学生联盟”成员. 这些律师却很快地提出差别在哪里°几个律师声弥当他们代表 或帮助黑豹党辩护时，没冇人会指控他们赞同这些入的行为或 方式，但是当-个犹太律师代表犹太团体时，可能就会被指为 是政治性的协议。一些人权律師否认这个案戸会有什么人权的 问题，但是舆论都公认他们为人权的问题非常敏説.尤共如果 被告是左派人士的活。

最后我还是无法找到可以解救席格的好律师以实现我的承 诺。我建议埃利法特可以寻求法律拨助或要求公共服务事务部 指殖•位免费的辩护人。他冋答说犹太人防卫联禎不相信外面 的人，他们不会接受政府出钱清的律帅。他们相信我是因为我 是“自己人”，波罗公园的渊源是个虱耍的保证，因为我绝对

不会像其他律问那样反对他们。

于是在经过更多的刺激以及沉思之后.我决定接受这个案 于担任席恪的律师。这个决定.或者是它现在对我的窓义，是 在很复杂的动机下做成的：罪恶感、白我、兴奋、维护公民自 由的使命感、宗教的忠诚、狭隘的地域观念，还有可能下意识 地想讨好我的家人。那时我根本没想到这个决定会改变我的-- 生。这使我可能被撤销律师资格或遭到攻击.一些朋友或家庭 开始反对我，而我的律师事业也进入完全无法预期的新方向。

法学院里学不到的东西

做了决定之后，到底应该从哪里卜手，我是一无所知。学 校里不教你这种东西。（现在我试着教了。）结果我去找了一个 我早期的学生一哈维,希维格，他在波士顿当了 4年的刑事 辩护律师°他劝我绝对不要单独承接这样的案子，他还很委婉 地提醒我，我可能还不知道联邦法院怎么运作，而且我也没有 隹备提出预审申请和其他技术性程序的经验。干是角色逆转， 在这个案子中他变成我的老师。我很愿意当学生，于是我们开 始进入准备辩护的辛苦工作。

1972年的夏天,我们和席格、其他两个共同被吿以及他 们的律师见了几次面，…起开会商讨策略。被告们向我们保证 他们是无辜的，而炸弹是另一个犹太人的好战团体制造的，那 个团体叫贝塔（他们的英雄是那时以色列议会的少数派领导者 莫纳竿.贝京）°

我们持怀疑的态度。尽管宪法上高唱“无罪推定”的论 调，但是聪明的辩护律师总是会推定他的当事人有罪，至少是 作为工作的前提。我假设这3个犹太人防卫联盟的被告都是有 罪的，并依此行事。

经过整个夏天的计划，9月8日，我们在第一次开庭时提 岀预审的申请。这个审判被分派給阿诺•包曼，他是由尼克松 总统任命的新任法官。

包曼在58岁被任命之前，担任过许多不同的T.作.他为 公众服务，也曾自己执.业。在经济大萧条结束时，他在纽约地 方检察署T作，由托马斯•杜•威带领调査组织犯罪。二次大战 时.他参加海军，担任指挥宫参谋。在他的法律冴业中，他仍 带君军人气质，冇吋显得过于专横做慢，和乔治,史考特在《巴 顿将军》电的角色极为相似。两开海军之后，他自己拝业，过 『几年，再度成为检察官，这次他是担任联邦检察署刑事庭旳 首席检察官°之后他乂自己执业.此时已经成为-个著名的刑 事律师，专门为白人被告辩护c

他是个聪明、专制而旦赠无幽默感的法官。因为他也做过 检察官,所以他始终提醒被告律师他的,'最高原则二这是他 从美国枪察署早期同僚那里学来的，也传承给后来的人。包曼 提示他償（有时是用命令的方式〉要表现出相当尊敬的样子；他 向我们保证，这斥非是针对他个人，而是对这个他所代表的体 制、真的，他常把自己称做“本庭”，好像变了个戏法，想像 这个庞大的建筑物穿上「阴沉的黑色法抱似的。他常夸權说 “本庭”从未被上诉法院敝销过判决。

律師们在上午9点45分进入了审判室，准备10点开始的 审判。10点3分,包曼法官高坐法官席开始何案。他用学校 老师评分时的声调说；“各位先生，我的庭是在10点开始的. 并不是10点15分。我希望在现在或所有的程序中，在这次或 其他案子中，出现在我面前的任何当事人都要了解这点。”

然后是介绍每个律师。斯图尔特•科恩的主要辩护人是斯 洛特尼克，一个经验半富的刑事辩护律师，他帮乔•可伦波打 过官司，乔是所谓的犯罪组织老大，他在••美国意大利人民权 联的-场集会中被射杀。斯洛特尼克，分老练而以说话快 速.还穿着闪闪发光的套装；但他不仅仅是个活匣子丽已.他 还是个能干、勤奋和成功的诉讼律師。他的华丽裝粉不是取代 他的法律天赋，而是要让这天赋更添光彩“

戴维斯的律师是瑞朋，他是犹太人防卫联盟的发起人之 一、也是卡汉拉比亲自挑选的继承人。瑞朋律师的专长是波产 管理。（每当犹太人防卫联盟的被告制造麻烦时，他总会对我 说：“我的当事人只要说说就好3他们不用抱怨，他们在世上 有的是时间了）瑞朋在犹太人防卫联盟的角色和所受的训练是 担任刑事辩护律师；他参与大部分犹太人防卫联盟的市判，不 论是作为辩护人或被告。政府机关不大高兴瑞朋担任被吿的辩 护人,因为他们认为他是共犯。不过瑞朋仍继续参与。

首席检察官是亨利•帕索三世，年轻聪明的美国助理检察 官，他的父亲是美国最高法院书记官Q他长得矮胖.性情温和 而有趣，大家都叫他彼得，与传统保守的检察官模样并不相 合。

他的助理约瑟夫•杰夫则与他不同，十足是个检察官的模 样：高大、黑肤色、十分阳刚，总是阴沉无礼、不大说话而且 满脸怀疑。约瑟夫总狗见所有事情的黑暗面而旦不断地威胁 人。（他后来做了沙利文县的地方检察官.那里有波绪贝尔特 旅馆，席格和我十几岁的时候都曾在那里工作过。〉

包曼法官、被吿们、辩护律师以及检察官们全部都是犹太 人c很多观察家马上章本案来和罗森堡案相比，因为在罗森堡 案中所有成员也都是犹太人c还有个更显著的相似之处：上诉 法庭的预审法官竟是罗森堡案的承办法官。

介绍完毕，包曼法官说，在他36年的法律生涯中，这是

个严肃而直要的案子，他会把他当个死刑案件喪处理.虽然他 不认为被会被判死刑c （几个月前，最高法院就“福曼 诉佐治亚州”案裁定，现存大部分的死刑条文可能都是违宪 的。）

听审的过程中，我提r•个有点令人利窘的动议°我提出质 號，认为官方可能从潜伏在防卫联盟里的卧底获彳甲“哈洛克 案”和“奇伦比亚艺术经纪公司案”的犯罪情报.而政府不想 让这个密探里光。我认为如果真有这样的人，他可能听到辩方 团队的诉讼策略机密这个质疑或许是因为检察官神秘的冋答 而起的：“我们知道相关判例……而被吿在适当的时候会有他 们的对策：在这样神秘的字眼里陶藏着弭突的鬼相，可是那 时没人注意到其中的暗示°

接卜来的儿周都在进行困难的调査工作。我阅读了有关炸 弹及军备的资料，了解到把硝酸钾和糖混合的结果（冋洲并重 建哈洛克爆炸案的场景爲 我清教武器专家，试图证明引爆装 簷不会构成法律上的“爆炸物”。

寻找告密者

这几周.我越来越觉得在犹太人防卫联盟中-•定有吿密者 或卧底的人。这是有道理的，因为政府总会在组织中设一只 “噱鼠”（长期卧底的间谍）——这是处理顛覆性团体的惯例。 但是犹太人防卫联盟并非这么容易潜入，他们的待色是组织严 密、清一色的犹太人、仇视且排外，只从儿个地区产生成员。 早期联盟就曾成功査出官方派来卧底的犹太瑞警察C其实，看 穿瑞奇•罗森塔尔的伪装并揭发他是个警察. 点也不花时间。 瑞奇身上有明显吐华丽的文身图样，传统的犹太人并不会在身 匕刺責，这证明他绝不是来自波罗公园c官方的其他努力也都

失败r,兌要可能是因为在警员及联邦调査员屮缺乏犹太人的 缘故。

接下来几周，官方的态度更让我确信有告密者。他们没有 目击证人，也没冇指纹证据，却表现得非常有白信。

我突然有个可怕的念头〉告密者会不会就是这三个被告之 一？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官方不试着和任何被吿达成协议，会不 会他们根本不需要协汉，因为被告之一本身就已经是告密者？

刚开始这个想法似乎很荒谬。三个被告加人防卫联盟的时 间都很久了；他们都不是警察，这我们当然都清楚；他们不但 彼此从小就认识，甚至是生死之交。此外，根据波罗公园的信 条(我非常了解这个信条)，背叛和告密者比任何犯罪都要罪大 恶极。真的，18岁的犹太正敎会信徒每天都要读三遍祈祷文， 其中有•句就是：吿密者无论在这个世界或来世都不会得到救 赎C

我开始重新检査所有的基本资料。到底哪个被告最可疑？ 我四处调査，并详细追问过去失败的计划。我仔细审阅以前的 起诉状，包括州的和联邦的，注意到其中有个被告在许多起诉 书上都岀现过c我尽可能分析这些案了•：包括证据的性质是什 么样的；犯罪行为如何引起警察的注意；案件如何终结等等。 我发现和这个“嫌犯”有关的起诉书有个共同之处：他所涉及 的罪名都很神秘地被解决了，没有明显的线索或证人。每件案 子都可能有个告密者。衣我完成业余的侦探工作后，我要开始 测试匚

在住棚节①的前一天.我拿起剑桥家里的电话，这是我法

① 犹太节H(Succotb),意为Fg顷f Tabemacles,即“临时逃身之所的盛 宴”，以庆祝秋收，纪念出埃及时困在沙漠屮的历史，一译注

**^ully Ibflili :hwanmii**

JF—Z XJMM： 43

法律生涯中最痛苦的-个屯话。“我已经知道你是告密者r.” 我告诉电话那一端的人。他开始只是沉默，接着开始啜泣，然 后是更长的沉默。

“感谢上帝，你知道厂，”席格最后轻声地说，“我大概有 一百次想要告诉你，但我想你会恨我而旦唾弃我-靖你帮助我 脱离这泥淖吧；

他•点也没错！我最初的反应确实是怒不可遇°我真的痛 恨他而旦恨不得把他踢得远远的，然后脱两这个案子，让他自 己去想办法。可是毕竟当我答应成为他的律师时,我接下了他 的案于，是要我保护的同胞，波罗公园的故人，老邻居的孩 子，而不是线人。可是我怎么能再信任席格呢？几个月来.他 欺骗我和我的同事，使我们相信他是卜杀人犯，而他却是为政 府工作，他很有可能把我们策略的细节都报告给检察官。我在 心里迅速回想一遍，我是否曾对他说过什么不想让官方知道的 事情。我想到几个月来，我浪贸了这么多时间，而且是无法补 偿的时间，想尽办法为这个杀人犯辩护.可是他竟然早就知道 他根本不会面对死刑。（我有了个自私的想法，如果这段时间 都要他支付诉讼费用，说不定他会早一点吿诉我，这样就不必 花这些冤任銭了。）

我透过电话对席恪大吼：“天杀的！你为什么不吿诉我？ 我是你惟一的律师狗！”他温和地回答我：“我不瑁信你不会告 诉其他防卫联盟的律师。”尽管我非常生气，也不得不同意他 的解释。既然是防卫联盟的律师马堤•埃利法特介绍我接这个 案子，席格实在没有理由认为我和其他人有何不同。于是我向 他保证，当我代表一个当事人，这名当事人就会是我惟一关心 的人，所以我不会把秘密透露给其他律师.除非我的当事人要 我这么做C

我问席格他为政府工作多久r。“根本不是这么冋事，”他 说，“我并没有为他们工作。他们强迫我给他们消息,，他们威 胁我，如果我不这么做的话，他们会杀r我，而口他们承诺绝 不会让我做岀不利于我的朋友的证词＜、现在他们要我在哈洛克 的案予中指证科恩和戴维斯。我不惣这样做。他们可以强迫我 吗？我该怎么办？”

我还是很想扔卜他不管。但我同意在作出最后决定训私底 下•见他-面，给他个机会.让他道出事情的始木。我们同意第 二天在布曹克林见面.，

几分钟之内，我打电话给希维格，然后告诉他这件爭。希 维格大吃-惊，但还是态度十分强硬地说：“我们必须放弃这 个案于。我不为政府做事c我也不为告密者辩护。让政府给他 找个律师。他是他们的人。”我对希维格解释说・这个案子其 实要复杂得多，席格说他是被胁迫成为告密者的，如果是这 样，他的权利可能已经被侵害了。希維格并不相信。“每个告 密者都有借口，”他说,“但是我的工作并不是让官方的案「变 得简单

賊后希癒格勉强同意，不论我如何决定，他都会支持我， 但是如果席格成为检方的证人，他自己是不会参与本案的。我 们同意让席格知道希维格的态度，以免对他有影响C而对我而 言，不论席格要不要为官方作证，都不会是我决定是否继续担 任他的律师所考虑的因素C

在飞住翅约的飞机上，我回想起住我准备这个案子时，我 去拜访我的弟幣，他是位经验丰富的刑事疥护律师。我们讨论 到可能有告密岩的吋候，我的弟弟开玩笑说：“你怎么知道不 是你的当歩人？”我以老大哥的态度对他保证说，他不知道他 在说什么、他提醒我说他比我了解席格，因为他劣过他的营队

辅导员。“那家伙全身上下都是麻烦，他很阴鹫H.不合群，*而* 且无论你对他怎么好，他都不会忠实回报你。你要提防他/ 当我想要揭发告密行为时，我完全把这段谈活给忘「益我想要 打电话给我的弟弟，赞美他的典知灼见，但是我还是不想侵犯 席格的隐私权，即便是对我自己的弟弟。

我还很困窘地想到，我督在包昱法官的法庭上申済要控告 侵害我当事人权益的告密者。坐在东方巴士上.我怀疑在我提 出申请时，包曼法官会不会早已经知道我尴尬的处境°

当希维格和我到达纽约时，我们和席格在布瞥克林-家清 铮的咖啡厅碰面。我们吿诉他这是他燉后的机会，他最好告诉 我们所有的貝相，如果他说谎或再次让我们误解,我们之间就 完了。我们必須知道每--件事。

席格的故事

席恪告诉我们，在1969年，他加人防卫联盟之后.开始 在波罗公园的总部闲昆，总部是个指挥所，也是个社交俱爪 部。因为席格对电子•很在行，所以他被分派到兵工补给队，在 那儿他制作出各种炸弾，畑雾弹、撚烧弾、爆破弹，并因而在 同辈之中箱得尊敬°这是他第一次交到朋友，而乩似乎还变成 英雄。

在他啓崇拜者当中.有个美丽的小姐，她有-••头金发和水 蓝色的眼睛，名叫朵娃•凯斯勒，她的家底很完籠，有爸爸、 妈妈和兄弟们，都是支待使用武力的防卫联盟的活跃分子。一 场罗曼史从此开始，受凯斯勒家人好故习性的鼓舞，席恪越来 越积极地投入防卫联盟的作战计划和行动”

1971年，席格执行他的第-•个車婆计划＜ 负貴苏联对美 贸易的安托大楼位于曼哈顿，在下午5时30分，理造大楼的 首席工程师接到一个电话，宣称该大楼即将被炸毁c这个电话 以防卫联盟的口号做结束：“不可再犯C”几分钟之内，所有人 都被疏散，大楼被清场并且用警戒线把这个地区囲起来；数十 名警察到来，包括探长西德门，还有好几个高级警官。--枚牛 弹爆炸r.另一枚在爆炸前几秒钟被拆除，探氏、情报局长和 勘验组长都离这个装皆只有几步之遥、从死神掠过身边的恐惧 中醒过来以后，这些警官得到了意外的礼物：这是他们第一次 取得防1!联盟完好的没有引爆的炸弹，它是由几个都彭公司出 产的红色炸药棒所组成;，棒上绕着金属线和电池，这个炸弹最 后连接到厨房的定时器，匕面有麦昆塔的商标。

有了这样有利的调査工具，警察打算把制造妹弹的人找出 来。他们指派f个来自爆破小组的侦察队追踪各个零件的来 源c这个小组带头的是个老练的爆破专家，名叫山度•帕罗拉。 除了他对炸弹的经验外.就这个工作而言，帕罗拉还有个非常 更要的资格：在爆破小组中他是惟一在波罗公园长大的刑警 他对参加防卫联昭的孩子十分熟悉。

帕罗拉在波罗公园的意大利区长大，说近第六十街和第十 -大街的地方。他比我大几.岁。他的父亲从意大利移民到宾夕 法尼亚州，然后搬到波罗公园，在鞋店担任店员c像席格和我 ，样，山度也曾经是个麻烦人物。他是个恶名昭影的街头故 士，山度（或者山婦，大家都这样叫他〉痛恨学校，不管是商业 学校还是他爸爸叫他去念的教区学校。但是他很受欢迎，他很 擅长玩波罗公园的街头游戏。“我是两个下水道的男人，'’有一 次在法庭的中场休息时.他对我吹嘘。我告诉他，我是个燉多 只有一个半下水道的男人，对他当然印象深刻c（希维格在新 泽西州长大，他一点都不知道我们在说些什么：他竟然向我们 有两个下■水道的男人是否就是做贼的意思C）

虽然山姆在“罗马”的边境长大，他还是有很多来自他所 谓的“犹太城”的朋友。“聪明的小孩都去上大学了，可是还 有-些人想成为好汉，所以他们和我们一起鬼混并且穿打着褶 子的裤子.把烟盒夹在卷起来的袖于内.还系着一条驻军皮 带c几乎是这样的，拥有意大利的好朋友，使犹太小孩感觉比 较强悍；另一方面，如果意大利的小孩有个犹太朋友，会使他 显得聪明一些。”山姆了解这个共生关系，而这种了解在他对 待席格和我时扮演了重要角色。

学校毕业之后，帕罗拉入伍当战地工兵。后来他在爆破及 电子配技部门做事g但他的最爱是警察的工作，他在25岁时 *加入。*他在刑警中的升迁迅速，27岁时就巳経受弱高度重视。 他在35岁时便贝责调査纽约市所有主要的炸弹事件。他的成 就非凡C

现在他的工作是去找出把这些零件带进大楼组装炸弹的 Ac既然炸药和电池是那种很容易就买得到的，于是他把注意 力集中在麦昆塔定时器，这东西只有"谢客家电”中才有， “谢客家电”是连锁电器行。仔细检査最近的售货单.帕罗拉 发现-张〔971年4月1。号的账单（正好是安托大楼爆炸案的 前一天），单子匕包括两个麦昆塔定时器和一包铜线。交易是 在“谢客家电”在波罗公园分店进行的，正巧就在防卫联盟总 部附近的街角。顾客的名字是“费德曼”，他的地址是第八大 街6136号。帕罗拉找过这个地址，但是没有这个入。他回到 商店，掏出他的名片给经理，并且荽他睁大眼睛注意“督德 受”这个人。

几周之内，兴奋的经理来电话：“费德曼”刚刚在店里， 他买了一•些铜线、电池和电线胶布。经理还注意珂费德曼的车 牌号码°在迅速查对后找到车于，一部黄色的瑞與富豪汽车，



登记在艾尔文•席格的名下。

席格很快就注意到，有两个便衣刑警坐在破烂的通用汽车 里跟踪他。席格来个不于理会，让他们继续跟踪不过他开始 对他们照相“有-次他还到派出所去填了申诉单，表示被不明 人士踉踪。另一次他叫住- -个正女巡逻的警员，并声称他被两 名歹徒紧追不敢。穿着制服的警员把便衣刑警拉出车外，并& 质问穿便服的帕罗拉要求证明身份。席格因此沾沾自喜。

1971年6刀4日上午，这天席格从市立学院毕业，他开 着黄色富豪汽车，旁边坐若另一个防卫联盟的成员艾泽•丹齐 格。那天他们被-•个叫杰瑞米•霍华德的警探跟踪°好像基斯 顿•考普斯的屯影情节…样：当车子遇到红灯停R席格便跳 下车来对着尾随他的人快拍儿张照片。在曼哈顿街上绕了一段 路之后，席格开进市中心的停车场停车c松华德也开了进夫. 而且在没有取得搜査证的情况之下捜査这辆富豪轿车，并H•发 现许多定时器、电线、电池和火药°当席格和丹齐格冋到停车 场时，他们被逮捕了-并且以持有爆炸物的罪名被起诉。黄色 富豪汽车原是席格的骄傲和娱乐工具，现在却被扣住当做证 据。

现在席格和丹齐格是安托炸弹事件的嫌犯。但是警察的心 里想的可不只是这样。他们最需要的是一扇窗子.可以用来透 视防卫联盟高深莫测的委员会。帕罗拉受到指示.要以证据为 工具，促使嫌犯“弃暗投明”，如此警察就可以得到极度向往 的防卫联盟计划的讯息。

其实帕罗拉从没见过席格或是丹齐格，所以他很难开始这 个实在不让人瘦慕的工作C他努力地想找出最好的方法，血他 所能知道的，就是关于每个嫌疑犯的背景和兴趣。作为波罗公 园的小孩.帕罗拉已经知道很多有关这里和附近的人们如何来

UudJ Mm\* imrom

寧一无49

往的事，席格和丹齐恪就是这样长大的。他知道忠诚的道理和 告密者的耻辱；他知道许多犹太人因为大陽杀时代身爭外而感 到歉疚；他也知道他们对于苏联犹太人有很深的同情心；他还 知道犹太人对暴力既爱又恨的感情。

在研究过两个嫌嵌犯的背景资料后，帕罗拉次定集中全力 对付席格。他知道席格才被保释出来，而他整个夏天都在K兹 其尔山的犹太避片旅馆中当水电上，（那个旅馆和次有很深的 渊源：我的两个叔叔小时候在那里工作，而我自己也在那里度 过-•些时日。）帕岁拉打电话给席格，说要谈谈车子的事。而席 格对他的宝贝车子•能否学回来非*常紧张,*他同意在离那家旅馆 儿里外的废弃村落和警探见面。帕罗拉就在约定的地点见到席 格，他们便开始了上百次秘密谈话中的第一次。

帕罗拉-开始就表示岀对苏联犹太人的同情和对苏联人的 不屑。然后他I冋席格是否听说过亚伯•西携门。席格揺了摇头。 “你他妈的应该知道！ ”帕罗拉吼着说，“他是你们的人，而你 差点把他妈的头给轰掉。”

席格缩着脖子耸着肩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帕罗拉吿诉他爆炸案几乎炸死探长的事。“这些家伙拼命 要破你的案，而冃他们会的，除非你把知道的告诉我倡。”

席格不为所动。“你们这些人一定以为我是个笨蛋。我才 不会告诉你们任何事呢。”

帕罗拉转过身去打开他的车褚。当他舉起-把铁铲时，席 格不解地看看他° “你拿那个要做什么，”席格问道，••为犹太 人种树？”

帕罗拉没有笑。“不，你这个自命不凡的家伙，我们是要 把你埋起来，”他说，并举起铁铲作势威胁要砍席格的头。“这 事我们常对烟毒犯做，不然你以为我们怎样让他们从街上消

失？绝不是经由法院审判，我可以跟你打赌。有很多的毒犯, 就被埋在黑人区的空地上。”

席格吓得向后退。“等…下，”他说，似乎已不再聪明匚 “我们可以谈一谈。”

帕罗拉对席堵说，官方打算要他顶起爆炸案的所有罪名， 惟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提供关于防卫联羽未来T作计划的消 息c他说警察对人名没有兴趣他们只想得到足够的讯息，以防 止任何的屠杀行动。接着帕罗拉提到席恪的哥哥，富豪汽车登 记在他名下，车上藏匿的爆炸物可能会使他也涉入本案，除非 席格可以提供一些消息。帕罗拉还说会帮席格把富豪汽车爭回 来。

席格答应考虑看看。帕罗拉说如果他决定合作，他会给他 个直拨给他本人的电话号码。席格使用的代号叫安杰洛、而 帕罗拉则改称史蒂夫•霍洛维兹。

两天后，帕罗拉设法把车子归还，“安杰滔”打r那个特 别的电话给,•史希夫•霍洛维兹”。“有一些人，”席格小声地对 话简说着，“计划在长岛格林犀夫的苏联大楼里装置炸弹/没 有多说一句话，席格将电话挂上。炸彿小组迅速前往处理，于 是未爆的炸弹被順利地拆解了。帕罗拉很高兴。几个礼拜以 来，他不断跟踪防卫联盟和席格，想要抓到那只“真正的金丝 雀”。现在他得到了回报。但是照料金丝雀是非常麻烦的.，提 供情报之后的好几个礼拜，金丝雀拒绝再唱敏。对他而言.这 已经还了入情：他拿到他的富豪汽车，为了回报，他也帮助警 察阻止了一桩重大的爆炸事件。他已经不亏欠帕罗拉了e

帕罗拉必须走下一着棋。席格必须继续通风报信.他必须 提供人名和消息。帕罗拉不断提醒席格，他在安托炸弹案中必 须面对20年的徒刑。“你知道服刑期间你是不可能吃上-•顿好

UiMli linmMMMt \*一邨天jnac 51

的，而且更修的是.你根本不能和人上床，至少是不能和女 人。”

席格吓坏了。帕罗拉继续提醒他，在车上发现的东西和安 托炸弾案所使用的完仝吻合，这可是他犯罪的“技术证据二

席格不知怎么办，也似乎无法冋头。在安托爆炸案里，他 有个律师.那是防卫联盟本部随意派给被捕的成员的。席格不 能告诉联盟的律师他和帕罗拉谈话的那，因为他害怕联盟知道 他的背坂。他也不能告诉他的女朋友朵娃，她对联盟的忠贞扶 至超过对席格的爱。席格极渴望和朵姓快快结婚，而他很清楚 如果她发现他告密的话会有什么后果。

席格覚得陷人r帕罗拉收紧的圏套里：除非将人名说出 来.否划检察官就会加罪于他，拖累他的哥哥，掲发他是个告 密者，并且把车子童回去。席格只好投降：他想得到保证，如 果他指认他的朋友的话，联盟中是否会有人知道是他吿的密。 帕罗拉满足了他的要求。“我以我自己小孩的性命作担保，”他 很郑更地保证。帕罗拉英至还義他说.他根本不会举证证明席 格曾经对他说过什么。“我们还没有宣读你的权利，不是吗？ 你知道’米兰达普语’的。如果我们没有宣读你的权利.我们 就不能韋你对我们说过的任何事当做证据。”

最后，在8月的某个夜晚，席格和帕罗拉坐在西线髙速公 路下的车于•里，席悟同意说出一切。他们走进爆炸物调査队废 弃的办公室.席格紧张地说出他如何设计安托和格林库夫爆炸 案。他指出有哪些人参与組装炸弹、安置炸弹和打电话。

帕罗拉建议席格跟起诉安托案和格林库夫爆炸案的检察官 见面.他是纽约东区的咲邦助理检察官托马司•帕特森。这些 案子在西区的地方法院审理,它的管辖范围包括布鲁克林和长 陶，因为炸弾是在布的克林制造而格林库夫位于长岛c席恪没

有律师陪同，帕特森向他保证布安托和恪林库夫两案中不会起 诉他。但他告诉他还是得把他列名在起诉书的被告栏上，而旦 也要逮捕他，俱这都是为了掩护他。席格要求白纸黑字的证 明，帕特森同意幵列正明并交由帕罗拉保存。很快地.他在美 国司法部的官方用笺上写了几个潦草的字，然后用信封袋封好 交给帕罗拉：

美国检察署忌同意谢尔顿-席桔先生的请求，免除电 安灰案和格林■座夫案中的罪弥。

席格在秘密大陪审团面前为安托和格林犀夫两案作证“第 二天，联邦大陪审团就以炸弹事件起诉席格和另外6个被告c 他们都被逮捕了，包括“羞于见人”的被吿谢尔顿•席格、

起诉后几个星期，有个狙击手用髙性能的来福枪，对着靠 近曼哈顿公园大街的联合国苏联代表的房间射了 4枪.差•点 就打中睡在床上的4个小核c凶器来福枪在对街杭特大学的通 风管内被找到，是一把口径0.243 ©米通.还装有昂贵的望远 镜瞄准器。这似乎并不是故意没打中的，不过这次没有预先的 警告C

在其斯科的美国大使夜半时分被召入克里姆林宫内，而且 受到严厉的指責°派到联合国的苏联大使则批评美国政府对 “犹太流氓”的暴行完全无法退阻。还有人主张联合国应该离 开有犹太人的纽约市。反时犹太人防卫联盟的市长约翰•林德 赛.竟然也被批评为以色列的支持者。还好狙击手枪法太不 准，没有造成全面的外交灾难。帕罗拉收到指示，必须要让席 恪指岀狙击手是谁。来自国际及国内的压力都非常大，警察必 须逮捕凶手。

第一\* **XJUIUC** 53

“史蒂夫•家洛维兹”打电话给“安杰洛”，但席格不感兴 ®O帕罗拉的命令是直接来自督察，起初只是含頓的暗示，到 后来却很具体了：席格还是会因为安托和格林犀夫两案被审 判，尽管有免罪的证明。他还告诉席格，免罪与否是视他尸申 判中对其他被告指证的意愿而定c席格幵始悝恐了起来。他到 底该如何选择,破审判还是被揭发吿密者的身份？帕罗拉承诺 汜不会让他做这么恐怖的选择，这爭绝对■不会让他的朋友发 现。现花真相已经大白。他竟然笨到去相信'帕罗拉。警察只是 在耍他，让他越陷越深.直到没有人可以帮助他——除了他们 之外。他很痛苦地学到I’政府是如何利用告密者来玩--场必死 的审判游戏，而这经常是这个城市惟•的游戏方.式，侦破虫大 案件的惟一方式。

政府把陷阱的盖予盖上c席格无处可逃,没有人可以帮 他，除。帕罗拉之外。最后他有了个灵感。他将希望寄托在他 生命中最值得信赖的东西一 他的科■学天赋。他设计r -个简 单而有效的装农，将他和官方当局的对话录下来。他把录音机 放賞在车子前座底下，并连接到驾驶座的踏板下，使席格的长 脚可以控制它的幵关C这样他就可以把他和帕罗拉、帕特森的 对活录下好几个小时来。

录音带的故事

我对席格的故事充满疑问，直到他对我说到录音带的事 故事大部分听起来都像是他为自巳见不得人的行为的合理化说 辞。吿密者声称他们被威胁、被欺骗，甚至被折磨，这是很平 常的说評:，再者,我很确定即使席格的说法属实，法官也不会 当着警察和检察官的面，接受这样的翻供C所以当席格和我提 到有录音时，我希望可以尽快蚯听看o他跟我说因为那些录音

带被丢在后车箱好几个月，恐怕不泥听r°我冋席格是否还有 其他人知道它们的存在，席格说没有。我要他不能告诉任何 人。

席格拿出几个被水浸过、快烂掉的片带。我们有点惶恐地 把它放进机器中开始播放。在静电干扰、咕唯声和咒骂声中， 我们听到对话，真是悦耳峋。

这些卡带现在在我手上，这是我最独特的收藏品（也是无 价的教学教材），让我知道官方用什么伎俩来获得告密者不愿 说出的消息，这可能是惟一存在的用秘密手段获得的录音记 录0

录音的开始就谈到一周前发生的苏联领事馆枪击事件C （致命的哈洛克炸弾事件则是在3个月之后发生的。）席格知道 正在录音.话说得很少C

帕罗拉：我们只要那个王入釜的名字。他们不会旳你 怎样，我不可能把你料出来，我不会的。我只想知道这件 亭，之后你什么也不用告诉我，你知道还是不知道？

席格：不知道C

帕罗担•：天杀的。你別给我这件混账笞案.我告诉你 我会怎么做c你听利我说的吗？因为我只要这个眈庭的王 八釜，就他身的带我一个忙而巳C我者祚你.我不会伤害 这个家伙4，，我不会对涉案的人做什么的。我可能会把也 们抓起来，或可能会搞得他们不太野服，可是只是这样而 已，我不会利用你。我会让这些混账家伙吃不消，只是让

①当这些堆音帯在法庭上被播放时，法官要席咯把他秘密录音的技术教洽 联邦调奁局，因为席格的棄音比任何他曽听过的联邦调査局的泉音桥要好褂多。 他们吃不消而已c可是我要知道是谁，我要去把他们抓起 来，我会搞定一切，但是我不会说出消息来源的，我不会 提到你的，我不会°如果我可以拿利他妈的一点点的消息 的论，我不是说一定要正确的人名，但聖不能是他妈的贸 名顶替的。

席情：哦C

帕罗拉：只要给我个美妙的名字，我就又可以通划市 中心去。嗯，\*此一来我还可能高升呢……我有可能会进 行逮捕，我可能会搞得他不舒服，可是我絶对不会去证 明。你只需要帮我这个忙，我会回报你的。

席格：我如采帑你，你又无法回报我，那你打算怎么 办？

柏罗核：这可瓦不定，席格，说不定c想想看，搞不 好哪一天你会需要带忙呢？……5年之后或者10年之后， 你可能就需要他妈的一个忙「你可能正需要帑忙，而你 看，我就是那个人。除了杀人以外的事，不过也看你要杀 的是什么人。

这种残忍的话题充斥在帕罗拉要求合作的恳求之中。他从 不直接了当讲明白，有时还半开着玩笑。不过确实是的，他好 隙随时在提醒席格车箱屮有把铁铲，迫使席格要开口说话C

谈肴谈着，他吿诉席格他如何处理那些和他玩游戏的人。

帕罗拉：我会喝得他妈的有点醉，然后向他施点压 刀。我会搞得他吃不消，而不是做个好人C

有时威胁也是直接加在席格身上C

帕罗担：…十你不会因为任何罪名而坐牢。而且 如果你说是我说的，我会否认，我会在某个他妈的度里遇 见你，然后会开卡车碾过你c*你*……k果岀卖我，我会轰 了他妈的你的脑袋，就像我之的说的那样,、七果诛不帮 我，你对我就他妈的没有任何好处，席格.我下次阳到你 就会把你嬢过去 你听到我说的话7吗？你他妈的別跟 我玩花祥C

但是私入“帮,忙”的要求和威胁似乎都起不了作用'既然 席格相信在安托和格林库夫两案中安全无虚，他就没有必要给 帕罗拉更多消息而使他的朋友陷入危险一还有.其至干他自 己的生命。因此，席格难免对那张免罪证明信心动摇。

席格感觉到需要法律上的建议，于是告诉帕罗拉，他可能 需要和律师谈谈》帕罗拉阳.止他，而目.还提供他所需要的建 议。以下就是帕罗拉在法律上的建议，如果席格拒绝泄漏狙击 手的名字：

帕罗拉：你七会被起诉，你脱不了干系，而且你会更 惨，因为他们会把所有的罪名都加到你身上，如果他们知 道你有罪的话，他们会把所有的罪名加在你身上c别以为 他们不会撤回他们的证明书。

帕罗拉也暗示，如果席格因为不愿继续提供消息而失去卧 底的价值，他可能会被迫在庭讯时作证。

帕罗拉：你怎么对那些人说，你是迪不得已才出来作 証的，不是吗？

Oiilby Hill Mm—h huaiMnit

席格：除非我如逍我不是C

帕罗拉：你怎么七道我不会让联耗法官相信你真的是 自愿作证的？你想我没有办法改变法官他妈的想法吗？ 嘿.当我作证时.我可不会是坐在这车上的同一个人。

席格：戒也不是C

拍罗拉：这戒可不敢说C

席格开始紧张，害怕公开作证时身份被揭iSc

席格：k果我上法院会发生什么率.你说地承诺免除 罪貪而他并没有真的免我的菲，怎么办？

伯罗拉：我不会改变我的口侯来配合任何人C只羹我 说出实情,就没人可以带你。我不打算说说。我知道他们 大概会要成做什么，不过我不会照着做。

席格想到帕罗拉早先曾告诉他一个有效的技巧，因为帕罗 拉并没有对席格宣读他的权利，所以他对帕罗拉说的话无法作 为证据-

席格：你告诉帕布撮了没，你会坐上证人席，说你狼 本没有，呃，刖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安读我的权利？

帕罗拉：我说过吗？当然是的。

席格：你告诉他了？

賴罗拉：城.巳鮭对所有他妈的那魅人说过了。我说， 我从未对他宣读他的权利。

席格；你告诉了他们。

帕罗担：你问戒是真的假的？

席格：是*的,*

帕罗拉；你知道，我可以马上改变说法，然后说，当 然，我已经告知他。

席格：你上了泣人席会这样说？

帕罗拉：当然。嘿，我可不为无名4、卒说谎的啊，席 格。

席格已经完全搞不清楚他的枚利、他的弱点、他的处境和 邪张免罪证明的意义，于是他和助理检察官帕特株以及帕罗拉 在席格的富豪汽车上见面。帕特森建议席格应该对于他们承诺 免罪的罪行进行庭外协调,承认这项罪行，，

帕特森：如果你认罪，他们便不能就此对你进行交又 驹问。如果你没被起诉，他们就会想办法整垮你。他们会 说，这家伙躲起来了，因为他巳姓逍遥法外了，他没有胆 于认罪，而他希望你们相信他，笑遥！

席格：如果我认罪.我可能要指认他们C

伯射森：是的。而且你看，这下于他们就无法屑问你 免罪的事了。你知道吗？

帕特襟指出，如果一个共犯得到正式的免罪证明，其他被 告的辩护律师就会“对陪审困说，这家伙得到这样的好处，- 定会指证任何人。他连他妈妈都会抖出来”。可是如果共犯并 非得到正式的免罪证明，被告的辩护律师便无话可说＜

席格问他怎能确定他不会被判入狱。帕特森回答道；

这是我乾看法，怎样做比较好，你可以自己衡量寿

看，我已经前后想了好几回了 你可以相信我们，你可 以构信*法宜,*你可以告诉他所有的事，并且要求开常新的 生活 为了你向己好.离幵西岸。

帕待森也保在安托和格林库大两集中会特别安排--个法官 ——马克•康斯坦，他会遵守所有的约定。既然已经告诉席格 他不会坐牢.他开始说服他这个安排好过免罪文件。

伯捋注：你会得列所有涉案老的尊獄。你是个犯了钳 却愿意说出真相，并艮承担一切后果的人，你条道我的意 思吗？但是当然*的,*你和我奪知道.找们会为你说项和打 通关节.而你会离开西岸。你知道我的囈忘吗？

席格：哦，点。

帕特欢：你知谨我说的重点了吗？

帕特森的“重点”说彳耳有点狡伦，而旦我觉得在法律匕和 道德上都十分W應。他要说的是，政府保证他不会服刑.但同 时也要■免那些亜要事实被其他被告的辫护律师知道。

有经验的辩护律师都在怀疑，检察官其实经常对证人保证 他们不会被判入狱，但是却又要他们在证人席上否认这种“承 ar。通常检察官会以含糊其辞的保证来保护他们自己。住录 音带中，帕待森并未明确地向席格承诺说他绝不会被判入狱， 但是这个讯息是不会错的。他的活里独缺“承诺”这个微妙的 字眼，为此在席格和其他共同被吿的审判中，他们便可以郑谊 否认曾经承诺免罪。这可使法官错误地做岀推论：其实，就席

恪而言，并没有以担保免罪来交换合作及证词的事情发生。

其实帕特森最希虫的是安托和格林库夫网案可以不要上法 庭。他希望如果席格认罪而且愿意指证其他共犯，那些共同被 吿的律师就会建议他们的当爭人认罪“而他们之所以会这样 做,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席格得以免罪。如果律师们知道检察官 的免罪证明和秘密保证，他们可能就不会让他们的当力人认 罪。而他们会要求审判，并利用席格获得免罪一事击垮检察 官。

我相信像这类检察官的把我并非绝无仅有。不过在帕特森 和席格对话的过程中，他说这是种常玩的游戏。我不曾看过有 其他录音或有力证据像这个录音借如此铁证如山C

结果，席格终于就安托案及格林库夫案俯首认罪c其他共 同被告也都认罪了，而判决被延期了。

自始至终，帕罗拉都很无情地盘冋席格。他给他钱。他答 应逮捕席格的情敌。当所有的方法都失败后，他又会拿出铁铲 来威胁：“你把我们擄毛广・你该知道会有什么事发生？我令 若这把快铲，不过这次要真的挖了。”

最后.帕罗拉的纠缠得到了回报。席格告诉他，在苏联领 事馆枪击事件中，警方抓错人了，他认为应该是个叫加里的人 干的。于是在17岁的加里•施莱因要搭机去特拉维夫时，警方 将他逮捕。警方还用不着泄漏消息来源，他就认罪了。席格秘 密的情报员身份还是安全的，至少到这时为止。

席格希望在安托案和恪林库夫案的情况也会一样、但是政 府希望能得到更多的消息。帕罗拉接到指示通知席格，只要在 未来他能继续提供“好的情报”.他们会尽量在这两个案子里 隐蔵他的身份。

这时已经很明显了，席格的价值是作为线人c接F来几个 礼拜，席格告诉帕罗拉好几个准备要向苏联外交官和他们家人 下手的计划。如果这些计划成功，绝对会使国际局势更加紧

服

第一个计划已经在执行中了。犹太人防卫联臨造「一架无 人飞机。这架飞机装载6个TNT炸弹、并旦由车子上的无絞 电装置控制。他们可以指挥这架K机去冲撞公园大街的苏联领 事馆.从远处控制就可以让炸弹落在大使億的屋顶上，把它炸 个粉碎。

如果不太遥远的诂.第二个计划会指向苏联领事馆的地I、' 室，而且更加要命。防卫联盟跟踪苏联的外交官，发现他在每 个礼拜差不多的时间和女友约会。这时他的车子会停在容易进 出的地方c防卫联盟计划在他车子内安装定时炸弹°当车子开 冋戒备森严的苏联领事馆的地下停车场时，炸弹就会引爆，

其他的行动还在计划中，包括-座移动式的迫击炮向位于 格林库夫的苏联大楼发射；另外还进行着一项精密的计划，要 在苏联大使安那东里•都伯尼前往华盛顿苏联大使馆的路上行 刺他C

当帕罗拉向他的长官报告这些计划时.他的长官很惊讶： 如果'.安杰洛”的消息是确实的，那么犹太人防卫联盟真的打 算向苏联展开全面的城市游击战。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乔治•布什在他的渥德夫大楼的豪宅里 召开高层会议。与会成员是各机关的代表，包括美国安全局、 联邦调査局、美国国家安全局、财政部、纽约地方检察署、司 法部、联邦检察署。当然，西德门队长和帕罗拉警官也参加 了。布什代表尼克松总统下达直接指令；不惜-切代价，阻止 犹太人防卫联盟任何可能危害美苏关系的行动'他建议进行任 务湛蛆，专门处理母个已知的联盟恐怖分子。这些人员的工作 就像是联盟活动分子的“道德保姆”。帕罗拉必须继续向席格 施压。“要比过去更加积极，”他们命令说.“•安杰洛'必须持



续让情报不断地流进来，

因为有席格提供的情报，这个以怕罗扌立为最前线的联邦与 州的保姆军团可以在波罗公园某个地下室找到无线电遥控的无 人飞机.并阻止它的余人任务。他们也可以阻止.华盛顿的行剿 计划，还有炸弹和迫击炮的计划。就像西德门队长说的：“惟 •有效阻止联盟行动的警示情报，是来自|分合作的,安杰 洛’和在车上的••…帕罗拉。”

但是吿密者总是陌生而曰•不可预期，特别是像席格这样， 不是政府编制内的人员而是新招募来的c为了确保他能继续效 忠组织，吿密者(常常自己知道，也会被政府要求)必须继续参 与犯罪活动。苴的.他有时会主劫想要制造犯罪，以便能传送 “好的情报”。

比如说，在席格所揭緋的大部分计灯屮，席格都有参与， 特别是他所擅长的科技和想像力的部分。他有意无意地设计遠 些，到底是不是为r掲发它们当做业绩？就在席格把前往华盛 頓刺杀苏联大使的细节都透漏给帕罗拉的时候，他却在波罗公 园的联盟总部制造要放在哈洛克和野伦比亚艺术经纪公司办公 室里的燃烧弹。

1972年1月的哈洛克及哥伦比亚炸弹事件，让政府完全 措手不及。他们掌握了防卫联盟所有的工作内容，可是席格竟 然没有给帕罗拉关于这个案子的任何警告。炸弹事件之后不 久，帕罗拉去找席格.问他这次谁该负责任c几个札拜过去， 席格都坚决否认联盟涉及此案c帕罗拉受命将500()元美金放 在军于前座给席格。席格非常生气，他说他不被收买。

最后西徳门队长授权帕罗拉，给席格他最想要的事：一个 完全的保证，如果席格告诉他们谁该为爱丽纟幺•康妮斯的死利 哥伦比亚爆炸案负责，他就从此不再需要为任何审判提供情报

M—W 无JWLMtaC 63

了，』帕女拉告诉席恪这项保证.想换得哈洛克及帮伦比亚炸弾 叩件行凶者•的名字。席格相信这个承诺，于是告诉帕罗拉渉案 若的姓名，他说炸弹是他自己做的C.

当席格告诉我这事时.我冋他肯没有聚音。如果这段话被 京音下来，会有助于说明席格央定不愿做岀不利F其他共犯的 证同5c席格悲伤地揺着头°那天录音机不能用，这番央定 性的谈话并没有录音。我要席恪保守没有录音这个秘密C

即使没冇录音帯可以作证.我仍然决定相信席格的话。因 为这和前面录音带的事-致，而旦听起来很合理。

但是，席格告诉我们说，官方会否认帕罗拉曾经有过任何 承诺c这已经计划好了，要席洛成为哈洛克案的主要人证，同 时要揭发他的线人身份，以及这一年来提供防卫联盟的悄报给 政府的事情'

席恪几乎•已经完蛋了 c他怎么办？他得作证叫？我们要怎 洋帮他？

留下或离开

在听完这个充満暴力、腐败和表里不一的悲剧故事之后， 希维格和我都已精疲力尽C我们不知道到底谁比较可恶：是罪 不可道的席格和犹太人防匹联盟.还是恶意侵犯席恪的宪法基 本人权、并口否认曾许下承诺的政府官员。政府的行为是为r 要防止暴行以及外交上的危机，好像是可以理解的，虽然如 此，我们还是认为他们并不合法。他们引发了关于公民自由的 争议性冋题。虽然自由主义者不会那么同情告密者.可是他们 的确拥有受宪法保护的权利。我们应该给予政府的证人什么样 的权利或帮助（和被告不同），这问题在宪法上仍然息而未决。 在这个案子里（如果我们坚持下去的话），大有机会批判政府对

待线人和hE人的做法。再若，希维格和我部认为席格被利用 T,而他极需要法律上的协助。尽管我们犹像是否要为这个一 直欺骗我们的双面间谍暗护，我们最后还是同意继续处理这个 案于。

我们决定对政府和防U联盟采取中立态度。我们脱离其他 被吿及律师们的预备作业c就是否要岀庭作证•事，我们不会 采取任何方式去影响当事入的决定G我们将尽可能地向他提供 法律建议C

席格决定不出庭指证他的朋友。他想知道到底政府有些什 么合法手段可以“迫使”他出庭作证，如此-来他可以衝城他 的风险。

通常的规则是，检察官给了 I正人免责证明后，他就必须指 证.如果拒绝会被视为藐视法庭c免贵保证是为了替代他宪法 上“不得自证其罪”的权利，因为在刑事案件中，证人的证伺 不能被用来作为自己的犯罪证据。席格知道这个，因为帕罗拉 和帕特森告诉过他，如果不作证，就要去坐牢。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政府从木告诉席格，在某些特别的 情形之下，即使是有了免责证明，证人还是可以合法地拒绝作 证。例如说，联邦法律规定，政府不得使用非法窃听取得的证 据。因面，在最高法院，即便是有免资证明的证人.对于基于 非法窃听得来的资料所作的询问，依法可以拒绝回答，因为它 是个木当询问（因为他取得消息的方法是非法窃听爲

就在席格吿诉我们他的故事的时候，官方透露，联邦调査 局曾经对防卫联盟和席格进行窃听。有个窃听器安暨在联盟的 总部，自1970年10月到1971年7月2日，面另•个被安置 在席格家中的电话，自1971年11月15日到1972年3月1 日。席格的许多谈话都被录，下来c这两个窃听器都是司法部 长约翰•米歇尔授权设置的°虽然最高法院在1967年裁定安罷 窃听器必須有法院的授权令，不过政府却视若无睹。尼克松政 府就认为，不论是国外的或国内的组织，举凡对涉及国家安全 的案件安置窃听器并不需要法院的许可\ 1972年，在某个涉 及“民芝社会学生联盟”的案件中，最高法院强烈批评尼克松 *政*府，认为涉及任何国内团体的窃听都必须事先取得态度中立 的法官的许可，而不是那些可能有党派倾向的司法部长的检察 官说了算。而涉及“外国势力“或间谍时，是否也要取得法官 的令状，对此巖高法院则还没有任何裁定。

当我们知道了非法窃听的存在，我们便要求看到司法部和 国务院关于这些录音的文件。大部分的录咅文件都列为机密文 件，丁是我们要求撤销机密等级。蛟后我们得到的比我们要求 的还多（但非全部）.这些文件果然提岀了许多有.价值的材料c

政府的秘密档案

这些首次公开的秘密档案显示.苏联确实向美国施压要求 制止犹太人防卫联盟的行动。在纽约市苏联民航办事处办公室 的窗户被打破以后，苏联马上取消了第二天“四国高峰会议” 的行程，而且直接把“责任”算在美国的头ho而苏联艺术家 访美表演不成，导致莫斯科大剧院芭務舞团和歌剧院到美国的 巡回演岀也被取消（当然，这也是由哈洛克公司安排的）c档案 中还显示，苏联当局可能以犹太人防卫联盟为借口.意图停止 或哲缓美苏限制武器谈判中战略武器的裁军约定。

苏联的抗议书中表示，如果不是美国的“共谋”或“纵 容二 犹太人防卫联盟不可能持续、有系统地犯罪。苏联大使 雅各•马利寄给联合国的一，封信，虽然文法拙劣，但是义正词 严地控诉说：••大有作为的美国当局不可能毫无能力去处理犹 太夏国运动分子的强盗行为，他们散布着种族沙文七义以及 ,卜.帝选民'的法西斯意识形态.他们在你们的国家里制造仇 恨并且公开宣传，以造成美俄关系恶化为目的C”（讽刺的星， 政府的特遺部队竟将犹太人防卫联黑裨为“左倾的政治团体”. 因为胡佛以为所有反纳粹的团体都是左翼的c）其他苏联电报則 声称；“没句任何犯罪是这样被处罚的C”并且表示要提供美国 当局”做岀这些蠢事的人的地址.如果司法部找不到的活” C 国务院的机密备忘录要求司法部••定要起诉防卩联題的凶 手，弁表示这可以“适度增进美苏间的实质外交关系”。

当苏联法院把意图劫持苏联飞机开往瑞典的两名犹太人判 处死刑时，犹太人防卫联盟马上要挟如果执行死刑判决的话， 他们会立即处死4名苏联外交官。国务院的•封秘密电报显 示，美同外交人员非常担心防卫联盟真的会那样做。行刑的前 天.国务院全神貫注地观察事态发展，最后判决被减刑为终 身监禁。（那时我完全没有想到我后来会去为这些持不同政见 者当律师，甚至飞到苏联去想办法把他们救出来Q

调査局长胡佛认为犹太人防卫联盟可能威胁到美苏关系， 于是写信给司法部长约翰•米歇尔，要求准许在他们的电话中 安讨窃听器。他描述防卫联盟是“在美国活动的亲犹太人的好 故团体”，要求“白宫应该表示关心”。因为担心联盟“女持犹 太人”的活动会造成“美国在国际形势的困窘”，胡佛同意授 权安装窃听器以“进一歩r解”联盟活动。于是政府当局授权 安装窃听器 <.

宥了这些秘密档案之后，我们发现有个窃听器的安装是非 法的,因为它没有事先取荐许可。无论我们认为犹太入防卫联 昵是什么样的团体，它毕竟是个美国国内的团体。虽然它的任 务是（用胡佛的话说〉増进“犹太种族”的利益，但犹太人防卫

fflulliy 'llutfl Ihuaxiint

联関并没有得到任何国际上的协助。即使是以色列政府，虽然 受恵于防卩联組，却对他们的行动表示遗憾并n谴贵独力°

检察官声称，犹太人防卫联館是个国际性的组织.所以娥 高法院针对国内组织的判决并不适用本案C首席检察官亨利・ 帕索提出这项论点，但被包曼法官打断，

法官：你的意思是说有人主张 对优大人防卫联盟 安装窃听髭……和臭国的国际关糸有关？

柏索先生；我并不是这样的意思。如果法庭认为这不 是国卄的情报，而是国内的+\*报工作，那么……

:去官，我足这么认为。

到今天我还是不r解.为什么官方不继续强调,'国际关 系”这•论点，为什么包曼法官要急着驳回。即使防卫联盟是 个国内组织，但是国务院的文件却显示这些窃听是“关系着美 国的国际关系”的°这应该是个很理想的机会，可以更广泛地 解释对外情报工作免除令状的例外介但是包曼法官却裁定，在 本案以及诉讼的其他相关部分，所有窃听皆属违宪C

根据这项裁定，我们要求政府公开窃听录音的内容，以便 认定席格的哪些供诃受到非法窃听的“污染”，也就是找出 “有毒的果实”。“污染”和“果实”是传统法律上的隐喻，暗 指受到质疑的证据与政府的违法行为之间有因果关联。例如， 如果政府进入室内非法捜査而发现毒品的话，这个证据便受到 “污染”，因此是“有成的果实”的搜査c可是.如果警察在非 法搜査的过程中发现-本通讯簿，并借由通讯簿中的证人循线 追査发现毒品，这时就比较难确定该证据是否受污染」法院可 能会判定，最初的“污染”己经因为后来岀现的证人而被“冲 淡•’ T.所以该毒品并不是政府非法搜查的直接“果实”cD

如果我们可以通明.政府质问席格的问题郁是从非法窃听 直接取得的资料的活，我们可能可以说服包曼法官这些质问都 是有毒的、受污染的“果实"。如此-•来.我们可能可以确保 席格不需要在哈洛克案中指证池的朋友。

我们等候着这些录音带，思要专心聆听每个字，仔细地分 辨岀任何蛛丝马迹，听他们从非法窃听中我到哪些来自席格的 资料。

但我们井没有听到这些录音带：帕索检察宫宜称这些窃听 京音帯已经“例行地”且“不经意地”被洗掉重录了，不过联 邦阚査局将其屮的内容摘要“记录”下来。帕索告诉我们，这 个记录是由专门听录音带的探员按照时间顺序记裁的°我们拿 到了这些记录，果然是•点用也没有，只有非常筒略的摘要， 让人相信联邦调査局监听单位的行为“十分得当

但是这些摘要記录倒也让我对窃听有其他的发现。席格的 电话记录里从狗食、车千到炸弹、兴福枪都有，甚至还牵涉到 家庭成员和不计其数的朋友。这是个十分令人困窘的经验，因 为我竟然知道r在窃听时有这么多人在谈论以及被谈论着。

窃听记录中透露出，情报局早在1972年2月就知道席格 是防卫联盟的活跃分子，那是在安托爆炸案的两个月之前，也 就是富豪汽车被捜査的4个月之前。3月时，他们知道席格涉 及防卫联盟的枪支买卖。在5月（安托爆炸案之后几星期，但 是在席格被谢客连锁店的售货员指认之前），窃听中透露席格 受到相关当局的关注，有可能会找他来了解安托爆炸案。

*①*法院喜欢使用像“污染”、-果实”这种不精确的概念，因为他们可以X寸 上下文作扩米或限制的解释.这使他们在适用特殊宾件时有牧大的裁量空间。

Ottly UUfll towti ifliiiitow

\*—« mac 69

席格的两难困境

席格所面对的情况是：如果他指证他的朋友，他可以免除 所有的罪名，他可以无罪开件，如果有必要的沽，将在西岸重 新开始生活。可是席格并不想重.新开始，因为如果这样，他必 须完全脱髙他成长和生活的地方。另一方面，如果他拒绝作 证，官方就会把所有罪名加在他头上。他会因貌视法庭而被起 诉.检方会找到最重的刑罚，判例显示，他所受的刑期可能会 是所有哈洛克案的被告刑期的总和，甚至可能会终身监禁C基 于他在布鲁克林的认罪，他会被处以最高刑罚C而且他也要为 在纽约州持有爆炸物的罪行受审判。

我们告诉席格，我们的胜算不大。基于政府非法保证他的 合作.我们可能获得裁定拒绝作证不被视为藐视法庭。我们也 可以根据免罪证明，使在布再克林联邦法院的认罪成为无效° 甚至可鸵因为政府非法捜査他的汽车.而使得检方的起诉被驳 回。但是，我们提醒他，这三个质就的成功可能性都很低.而 如果在拒绝指证的情况卜•，任何一个质疑失败了，他就会在监 獄待很久。

接着席格问我们是否可以延迟决定，直到获得这些裁定， 这样他就可以确知拒绝作证的后果。这问题太难r,法律从来 不会让证人轻易挑战政府°只要证人拒绝作证.通常都会被视 为兢视法庭。

虽然这些规则是最高法院定的，但是我们还是央定在席隋 作出这个困难的决定之前，尽可能地寻找较有利的规定。而不 是按照政府最希望的——等待传唤，然后出庭作证.我们采取 主动攻击而控告政府。

我们的策略是让政府变成被告，在政府将防卫联閃的被吿

带上法庭为爱丽丝•康妮斯之死接受申讯之前，让帕罗拉、帕 特森和其他的政府官员为他们的适法行为接受审判》

主动攻击

为刑事辩护律师代表有罪的被告（而绝大多数的被告都是 有罪的）时，控吿政府有时候会是最实用的方式。美国司法制 度是惟一允许这种角色互换的制度C美国宪法并没有明确规 定，不过人权法案则"分重要地对政府以及它的相关单位作岀 了限制：宪法第四修正案限制r政府搜査和逮捕的权利（也被 解释为包括窃听在内）；第五修正案则禁止政府在刑事案件中 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c为了实现这些修正案，最高法院建立了 “证据排除法则”——非法取得的证据不得在刑事审理中使用。

证据排除法则并非是美国究法原有的。不过最早期的美国 司法制度通常也排除某类证据的使用：遍供。证据排除法则袭 自英国法律，这是因为严刑遍供所得的自白经常是假的而可能 错判无亭a

某些经由威胁取得的供词，即使错误的可能性很小，在这 种案子里，法院还是逐渐扩大解释第五修正案的证据排除法则 （例如供词和其他入证物证无关时）。在这些案件里，法院不是 因为被告没有嫌疑才开释他们.而是因为他们受宪法保护的基 本权利遭到侵犯。证据排除法则的重点不在子被吿是否有罪， 而是管对警察和检察官取得供词的不当做法c如果警察或检察 官的行为抵触第五修正案所保护的被告权利的话，供词会被排 除，有罪的被告会被无兼开释°最高法院认为宪法上的证据排

himaAUii

M—M *71*

除法则也适用于第四修正案。①1969年，散高法院注“马波诉 俄亥俄州”案屮裁定，有罪的物证，如果是通过“官方的适法 行为”而侵犯r第四修正案所获得的，那么即使压最叮靠的、 最无南罟疑的证据.仍必须f以排除。最商法院也认为证据排 除法则适用于非法窃听.、这样--来，被告律师便可以试若去证 明.对被吿不利的证据是“官方违法”取得的c当法庭的大门 排除非法取得的证据，最高法院会开个小审判庭.在其中，*政* 府变成被告，法庭则审理••官方的违法行为”c （近几年来，尤 其是在最高法院院长华伦•柏格任内.第四和第五修正案的证 据排除法则被-•批例外和限制玩弄若；但是高明的被告律师即 使在今天仍能控吿官方的违法行为。

我们想要控诉的“宫方违法行为”，包括无状的非法窃听、 富成汽车的非法捜査，还有胁迫席格成为告密者的行为，最 后，还有政府当初为了强迫席格合作而许F承诺、最后又毀约 的行为。

我们面时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并没有任何既定的机制，可 以让证人（不同于被吿）提出这样的动议去控告政府。被告在他 的审判中町以提出动议排除政府对他不利的有罪证据。但是席 格在哈洛克案中不会受审；政府不会提出任何对他不利的证 据；他只会以证人身份被传唤来指证其他被告或接受诘问。事 实上，在哈洛克案中，作为谋杀案的被吿比作为拥何免罪证明 的证人，对于席格而言要有利看多：作为被吿，他有权控吿政

①这项适用并不如第五修正案那么顺理成章。第五修正案以崎示性的语言 谈到证据雅除法则：•不俾强迫刑审犯也证其罪……”而第四修正案的说法较为普 懑，’.入民有保护其身体、住所、文件与财产之权.不受无理杓捕、搜査勺扣押. 并不得非法隔犯。系有IT.当理山……”宪法并没有说明这些权利如果遭受侵害应 该如何赠偿。

府在取得不利于他的证据（无论是口供或物证）时所采用的手段 不合法；可是如果他只是个证人，他的权利就有争议得多C

我们想试试过去没试过的方法：我们要求庭上将席格列为 本案被告接受审讯c这听起来或许是很怪异的、自杀式的策 略，事实上.相当安全。我们相信,在本案中，席恪共谋的证据 都是非法获得的，而没有了这些证据，法庭便无法判他冇罪C 我们的提议（我们知道是不会被准许的）会是个戏剧性的姿态. 证明政府企图间接取得那些无法直接取得的证据；换句话说， 我们是要控告席格在哈洛克案中所扮演的角色，而这个角色是 由政府以“官方非法行为”所发现的C

庭期被安排在1973年2月的某个星期五早晨.我们来到 法院，准备要施展我们离经叛道的诉讼策略。当美国助理检察 官亨利•彼得•帕索和他的助理乔瑟夫•杰夫坐到控方律师席时， 气氛相当紧张。在他们后前的被告席坐着科恩、蛾维斯以及他 们的律师。

我们坐另一张桌子，以强调我们独立于检方和被吿之外。 琼•贝克加入希维格和我的阵容，她是西北大学法学院的年轻 学生，现在担任希维格的研究助理C

包曼法官走进坐满了人的法庭。他问帕索：“国家的'国 情咨文’是什么？”帕索很缓慢而且似乎很烦恼地走向发言台， 他宣布说：“政府提议隔离审理。”每个在场的律师都知道这是 什么意思：所谓“隔离审理”的动议塁政府常用的手法，是指 将真正受审的被告，和不用接受审判或至少不在一起受巾的告 密者隔离听审。这是个让被告辩护律师十分恐惧的动议，因为 通常意思是某个被告已经变成告密者。可能的政府证人必须从 其他的共同被告屮“隔离审理”，因为宪法禁止政府传唤被告 在他的审判庭中作证°

在帕索说明隔离审理动议的理由之前，我站r起来，要求 这项说明应该在法官室中进行而不是在法庭。理由相％清楚: 因为如果席格真的获得承诺不会被揭露他告密者的身/分，而这 项承诺是具有法律强制性的，那么在审理和判决之前，检方不 应该在公开场合暴露他的身份。在这个议题」•.，帕索的回答是 政府 顶的论调：“我并不知道检方做过任何承诺，席格先生 竟然如此相信。”法官不顾我们的抗辩，裁定隔离审理动议将 在公开法庭提出。

第一回合我们输了-

帕索继续说；“我们提出动议的根据是，席格先生提供r 关于本案的情报，并且曾在大陪审团面前作证，获得承诺，在 适当时候，也就是现在，他将因他的作证而免罪……席格先生 就是所谓的官方证人……”

法庭里犹太人防卫联盟的人不敢相信地发出惊呼，然后井 始愤怒’组织里从来就没有过背叛者。对告密者的恐惧一直存 在在他们的心中，但谁想到竟然会是股初制造炸弹的这个人？ （很快地，席格和我都接到恐吓信，提醒我们，依犹太律法， 他们不容评告密者活太久“）

接着官方提议让席格不受市判。

我表示异议。

包曼法们很不可时信地看着我，好像我弄错j',他问我 说：“你反对他免予起诉？”

“是的.我们反对，”我回答道：•'我们的立场是，我们希 望政府对我的被告提呂指控，而不是给他豁免权

法肯狐疑地揺着他的手说：“在我的经验中.这是第一次 政府提供豁免权而被告拒绝的疽‘

帕索要求延期一个月审鲤，以“调査是否有任何不当的压 力”强加在席格身r%我们怀疑共实是政府想要9取■个月的 时间，时干不愿作证的主要证人施加田力c察觉到时间I：的道 切，我马|二请求在星期…听审，保证届时我方所有的文件一一 申话为、宜誓"以及诉状，都会准备好U当我发言时，希维格 用力拉若找的袖子，简直要叫岀来说：“我们还没开始呢，昆 期一•之询我们不可能准备样的我情声回答他：“我们会的. 如果必要的话而我们有必要如此做,、法官安排在珀期一审 讯，但是条件是必须在开会之前备妥所有文件，

快4加鞭回到波士顿，我们召集所有法律系学生义工，H 以继夜地准爸所冇必要的文件c早期天晚上、我们完成r、然 后直奔紐约，为第二天 早的审讯进行准备匸作。

因为我们的当事人无法提供旅馆.防业联盟的•个成员给 了我们-间在曼哈顿西三十八街的住宅型办公室，供我们晚上 工作及休息，：当我们半夜到达时.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那幢豪宅配备有游泳池和芬兰式蒸汽浴，瑙上挂育红色天鹅 绒，而从地板到天花板上都是镜子。有个隐秘的房间藏在镜子 后面，按动按钮才会出现,，楼上的房间都有电眼保护，任何人 上楼来，都会触动警铃。有好几个吧台，各种酒类琳琅满日， 冰箱中还有满满的鱼子茜和法式小面饼。我们注意到有十凡张 床忙都没有毯予，但却有数百件干净的床单和毛巾。夜里.没有 暧气C

我们幻想我们将会在三十八街进行的活动：这里变成r我 们的临时法律事务所，有小型法律蔵书室、打字区、录音室， 还有会客空。我们会在此度过许多夜晚，听录音带、准备交叉 间问，以及写状子。

因为到达时很冷，房了•又没有暖气，我们便在芬兰式蒸汽 浴中开会c大约1点时，席格姗姗来迟，他告诉我们他在车子

Oull^ Uufll Awstelimiasiii

第一伽天75

的备胎下面发现厂一卷录音带c它已解体了，似乎不能播放， 不过还是要试试看。琼•贝克负责査看是否有些可用资料.*可* 以在明天的审讯中提出「

约摸淸炭4*点时,*我听见楼上传来•声尖叫°哈维和我跑 卜•楼去（关闭r电眼警报装置），发现琼坐在她的床匕 双眼险 咎录音机，枷南说道：“我找到了，我找到厂丁

我们问她怎么冋审，她回答道：“我发现政府第-次对席 恪进行窃听的证据

我要琼播放录音带小的关攏部分。我听到帕罗拉对席掐 说：“你知道那些玩意儿是在商店买到的，而我们乂是如何得 旬所有消息的°你知道一”接若是含糊不清的字眼，可能是 “不是”也可能是“是”，“用窃听的了少

我失望地按F停止键说：“这有什么用？帕罗拉只是说： '你知道不是用窃听的琼和哈维齐方说：“什么，你聋了 吗？他说：’你知道是用窃听的疽”我们-次乂 1次地听，可 能有十几次C响维和琼坚持他们的理解“我放弃我的恩法。录 音内容显示的可能是任何■种版本。

怪罗拉：如果我们第一个煮子就幼真椿地起诉你，你

堆道以为我们没机会把你整垮吗？

席格：算不了什么。

帕罗拉：假设我决定指证，你知道那些玩意兀是在 （谢容）商店买列的，而我们又如何舟列所有消息的。你知 送那是（不是？）我们窈听到的。

席格：这和第一个案子有何关取？

S 此处听不清的词兑"none"或“done”，发音极为相似'“一译注



帕罗拉：这就是我们逮则你小規子的地方了”你想谁 会来搞你呢？我们会的。我，门查辻那问庙，我们找出是你 买了那些电池，我们如it你不会有好日于过了，我们以村 还不曾私道你的名字。这就是我们逮列你1、餅子的地方。 你知道的。如果你还不如道.郷就是你太笨了，或者你的 混联律师是个蠢安。

这个决定性的字，“不是”或“是二 含梱不清而日带有鼻 音，垦典型的布啓克林流行的发音方式。仔细地听.我可以听 见低沉的“d”，也冇可能是、”，但真的无法辨别出那个字。 越听越觉得像“不”，我还是不相信那是“是”c因为我来自和 帕罗拉、席格相同的地方.我设想我是一个帯有波罗公园地方 口音的“专家”°布骨克林的苴觉告诉我那是“不是二 但是剑 桥的理性警告我那可能是“是”。作为辩护律师，我有责任站 在被告的立场，主张这场对话可以证明帕罗拉承认对席恪逬行 窃听而逮到他的小辫子。我向我的当事人询问，席格自己并不 特别记得这场对话，也不确定帕罗拉曾说过，但是很可以理解 的是，他希望我们果用最能帮助他的版本》不管怎样，我们还 不准备在法庭上播出这卷录音帯，或甚至透漏它的存在。我们 还会给政府其他意外的惊喜，而这个录音帯是我们压箱底的王 牌C

10点整到达法院时，我们早已累得两眼昏花。我开始商 述席格的诉讼主张。

德箫淮奇先生：一开始就有许多的非法窃听……事件

始末如下；

黄先是非法窃听显示席格先生和安托案有关c

然后是非法搜查他的车子，并且发现其中和安托发冇 关的证掂。

我们将会指出……只因为这些適过排法窃听和.搜查得 到的情报.帕罗拉先生才有办法让席格成为告*密眾*

我指出我们实际的劣势，因为窃听的录音借已经不存在 了 c联邦调負局已经销毁它们，不论是故意还是意外，这都违 反了联邦窃听法规，法规中要求各单位所有窃听录音必须妥善 保存。我们主张，政府不得违法利用这些证据。检方很巧妙地 回答说・联邦法现只要求保存依照联邦法规进行的窃听录音； 但是本案并不是依照联邦法规所做的窃听，它们未经认町，所 以是非法的。因此根据行政管理，这些录音带是合法地被销毁 的。换句话说.我们认为有两个错误（未经许可的窃听和录音 带的销毁），但是检方却主张第一个错误使第二个错误不成立。 对此法庭保留意见.而要求官方传唤他的第一个证人。

窃听

官方找来一串证人（联邦调査局和帕罗拉）.他们否认联邦 调査局的窃听和帕罗拉的行动有任何关联。帕罗拉发誓说他不 知道有任何窃听的存在c这让我们实在很难理解，因为窃听是 为了预知犹太人防卫联盟的暴力行动.使地方执法官员得以预 防.其实是具有正当性的。

为了支持“帕罗拉并非是经由窃听才发现席格”的这项争 点.检方提出了他们如何发现席格的说明C他们市称有个叫麦 克基肯的警採自行调査后认为，席格涉嫌另一宗爆炸案C帕罗 拉作证说，冇一天，怕罗拉和麦克基肯恰好在同一间房间里， 他提到有亠辆黄色富豪汽车由一个叫做殳氷文•席格的人所有， 而他也在谢客连锁店中购买电銭和电池。突然麦克基肯跳了起 来大叫说，他正在找一个叫做席格的家伙，这人有一辆富豪汽 车是登记在他兄弟的名下。

警探麦克基肯正在住院,无法出庭作证回答帕罗拉证词中 不可冋避的问题：他到底是如何得知席格这个人，以及如何认 造他涉嫌炸弹案？麦克基肯的情报是否来目受污染的非法窃 听？

包曼法官知道，麦克基肯的缺席使检方的说法出现漏洞， 于是他下令要求仍在康复中的麦克基肯岀庭作证。

我们计划在下一次齿讯时诘问麦克基肯和帕罗拉，借此证 实和检测这个可能是虚构的故事是否有相互矛盾之处。就在帕 罗拉站上证人席之前，琼•贝克无意中听到他要把他的车钥匙 交给麦克基肯，并建议他既然还未康复就应该回家去。她立即 打断对话并且要求传唤检方律师，认为既然麦克基肯还在法院 中，使应该出庭作证。然后，帕罗拉站上让人席，接受询问几 \*问题之后便退席。帕罗拉快速地自法庭跑岀去，我们警觉到 IV有蹊跷.我匆忙地跟在他后头。走廊空无一人，我听到从 男厕所传来的声音，有两个官员站在那边。帕罗拉催促麦克基 肯快离开这里回家去。事实上，麦克基肯开着帕罗拉的车了•从 法院消失的速度，比看见通缉公吿的罪犯还要快。我们马上把 这场厕所会议告诉法官，但是帕罗拉和麦克基肯部没有因为违 抗法院命令不得讨论案情或漠视我们要求麦克基肯随时等候召 回而受到法院的告诫、，

“我必定是疯了”

审讯的第二个冋题是关于对席格车子的捜査行为，以及对

組装炸弹零件的没收扣押。检方对于这项决定性的搜杏的说 辞，是建立在警探杰瑞米•霍华德的证词上，他曾捜査过富豪 汽车并发现这些东西。霍华德那时1E在进行监视席格的「作， 并尾随席格从布鲁克林到曼咯顿。车潮受阻丁红灯，霍华德走 出车外'接走到富豪汽车邢儿。在那电，根据他的证同，他看 见席格的同伴丹齐恪正在车于前座制造炸弹。稍后，当席格在 停车场停车.而车门没关，很清楚地看到一枚炸弾放在前座。 很华德表情严肃地陈述池的证词，虽然他知道唐格当时察觉到 被跟踪，甚至下车用袖遂相机对着霍华德拍照。

包曼法官似乎准备接受雀华德关于席格行为的荒唐解释， 根据这个解释，法官还得相信席格和丹齐格会在警察的视线之 内犯下或罪。（测试犯人是否在法定意义F精神错乱的典型方 法，就是看看“冇警察在他身边时”，他是否会犯罪c）包曼对 辩护律师说；

我看这位男士的处理并没有什么不妥……祝建议 你应该认真哲待他们在此作证的事实……我的意思是，不 要用法律术语来妨碍常识判断C

霜华徳警探的证词很小心地使用書方常用的那•套说法， 当被吿质疑无状搜查和扣押时，他们总是说：警方有合理的很 据相信那里有违禁品，在紧急情况或者在警察的视线里可以很

清楚地看到违禁品时，可以不用搜査票而直接搜査。①

不过最后包曼法官因为两件偶发的事件，而改变了他对于 霍华御证词的接受态度C第•，我们找到看守停车场的月艮务 生“他作证指出他开着黄色富豪汽车进入车库，陪同嘗华第警 探和警队搜査车子。他告诉庭上说他确定并没有看到炸準，井 且说如果前座有炸弹，他还敢将车开到车摩的斜坡道.那他 “必定是疲了”。第二件事咧是在一个证人作证后不久，我华德 就被怀疑曾利用警察身份接受贿烙〃

诉讼的游击战

审讯的帰后一个问题.塁我们主张帕罗拉曾允诺絶不会以 证人身份传唤席格的声明。争论问题的关键证人就是帕罗拉和 席格c •场经典的一对•的较址于此展开。法庭中没人知道结 果会是什么，没有人——除r席恪和律师们，我们是惟-••知道 有秘密录音存在的人.

我们曾花去很多时间决定如何用最有效的方式来利用这个 小小的秘密。我们最终极的目怵是要证明帕罗拉普礁定地允诺 席格.如果席格将哈洛案中犯案的人名说出来，他就不会被以 证人的身份传唤出庭。但是关键的承诺并没有在录音带中，于

1) 一个退休了侶娜约的刑半法庭法R撰文直叱及作伪证的警察的冋懸、，艾 尔文•杨格曹般务干包曼法官最喜爱的組约州楼察宣助理办公室.他把这篇文章争 去印刷.継个律師都呑斗语讨沦.但没有人放出版：

每个在时芻芯院服务的律师都知通，負察作伪证是稀松平常的事，

警察总认为他们在对讨某个联合阵线,在街匕对抗犯畢，仙在法院对抗“自 由人权”，这场故役中所肯手段都是公呼的.包括作伪证以方止“自由人杈”遭利 微灭.因为&桃法俱冇可能会让•'应该” •坐牢的人狀得白由C匹J使他的戒吝在法 庭！••被揭露.要地透个警察会被他的同律检察官起诉的话.迁个检察官有可能念 崖犬打陽劈的.

UuiU

是我们必须让帕罗拉站上证人席，证明他说过这些话。

我们打算把对帕罗拉的交叉询问分成四个阶段C第一.我 们要让帕罗拉相信并没有对话录音，如此-来他就可以毫无提 防地说谎，而旦相信只6席格才会反驳他的证词C我们会诱导 出某些回答，而我们知道借着隐藏的录音带，可以证明这些都 是谎话（他却不知道我们对内情了解多少）。

第二个阶段，我们要在诘问中逐字引述席格和帕罗拉的对 话，使帕罗拉怀疑席格已经秘密录下他们的对话，即使不是全 部的对话C

第三个阶段，我们计划继续对帕罗拉“逐字引述”那看似 是哈洛克案的“抄本”。骈实上，我们会引述部分的“杪本内 容”•但并不是来自录音带，而是根据席格的记忆和描述粗略 地改建对沽内容。我们希望帕罗拉相信我们引述的就是录音帯 的抄本内容，并因而承认他真的作出了引述中的承诺。

最后，我们会播放录音带，让法院清楚地了解哪些陈述是 有录音的，而哪些并没有C

我们知道这个策略颇貝风险.律师必须在进行交叉间问时 能够误导证人、官方和法官（至少是暫•时的），让他们相信或至 少怀疑，我们确实拥有对话录音带.而市实上那些对话并没有 被录下C

我们询问过几个熟知法律规范的权威人士，他们告诉我们 虽然有点风险，不过我们打算对帕罗拉做的事并没有不当之 处。我们知道我们游走在合法辩护的边缘，但我们相信在这种 情况下，我们的策略是正当的。

我决定自己来进行对帕罗拉的交叉询问。我有两个理由。 第-，我看起来很没经验.这是个优点：在第-阶段的交叉询 问中，要让帕罗拉产生出自信的感觉（即使还不到傲慢的地 步），这是很車要的。在我们的策略中虽要紧的是，止他相侑， 除了席格和他的说法抵触的说辞,以及没经验的律师尤关痛" 的诂问以外，他根本没什么好皆怕的。第二，如果有任何人要 为交义诃问中的误导而受到批评的话，我希望我是那个人，因 为我是首席辩护律师，而且这个点子是我想出来的°

第阶段的交叉沏间由一些例行性的提问开始，这是为r 让帕罗拉对所做的安排感到轻松。过了一会儿，我开始向他和 录音帯中的对话有关的问题，

问：你是否曾告诉席裕，你之所以没有向他宣读他的 权利，是因为加此一来.他所梃供的情报就不会祓用来当 做対他不利的诅据？

冬：不，我不曽说辻°

冋：你曽和他有过类似的讨论吗？

答：不，不曽。

帕罗拉并不知道，我们稍后就会播放他和席格的对话，而 他不只一次地说过这些话。

冋：你是否曾对他作出氷诺.如果他提供安托食的帝 报的话，他绝不会被搦露身份？

答：不，我不曾承诺过。

录音记录将再次揭es,帕罗拉曾重复地提岀保证，如果席 格提供情报的话，他就绝不会公开席格的身份。

问：关于你向席格先生询问苏联大使馆枪击率•件的情

报，你是否曾告诉过他，如果他给你消息，你就不会在任 何■案子里传唤他岀庞作证，也不会泄漏他妨线人*身份?*

答：说也奇怪，是席拾先生自値捉供消息给我的。

以然.录音i己录显示，席格根本没有“自愿”提供消息. 而是帕罗拉花好几个礼拜的时间逼迫席格，并H不断承诺绝不 会掲穿是席格提供消息的来源，席格才勉强告诉他的°

帕罗拉中「我们的圏套，而且越陷越深：个接着一个的 问答都是假的。他必定知道这些冋答都是假的，但他没有想到 我们能证明那些都是谎活。在休庭时，他还向琼•贝克夸耀说. 他在我的交叉询问中应对得有多好，“你那个教授老大.他可 能很会教书，但是他却不知道如何对警察进行交叉询问/

第二个阶段开始，帕罗拉开始起了疑心，接若相信我们真 的持有他利席格的対话录音带C

休庭过后，我手持装着泉音记录的卷宗走向发言合。同 时.哈维在我们的某上放了一盒录音带。哈维害怕检方会没收 录音带.听听到底有些什么，或者没有些什么，所以把♦的录 音带放在手提箱里.而把音乐录音带放在桌上。不过我们在音 乐的选择上却*W争*执：哈维想要用《渚神的黄昏〉•但是席恪 否决任何瓦恪纳的音乐；最后我们决定用贝多芬的音乐。我要 求法庭在接下来対帕罗拉的闾问中，允许我引述他曾说过的那 些“飛亵的当语二 包曼法官严東地冋答说，“引述实际卜•使用 的言语”塁他•貸的原则。而这些猥袤的言词立即招来法庭内 人群的窃笑”（我的母亲当时也在场，她稍后斥责我说不准我 说这些脏话,）我引述抄本的内容，问帕罗拉是否曾经和席格有 过以卜,的对活：

你不会因为任何罪名而坐寧。而且……如果你说是戒 说的，我会否认，我会在某个他妈的夜里遇见你，然后会 开卡车砸过你。

帕罗拉还不很清楚发生了什么事。

签：不，我否认说过这些话C

问：你确定你从没说辻要开车碘辻他？

答：我没说过邪样的祜。

我继续向他施压。我问他是否做过如下的陈述：

我告诉你,如果你要我的话，如果你由卖我的话，我 会他妈的轰掉你的為袋。

帕罗拉回答时变得有些不大确定：“我想我没做过这样的 陈述。”

帕罗拉有些泄气，他的从容镇静开始有了改变。他要一杯 水喝。他的脸色苍白，手指飯料不停，使得手中那杯水几乎要 掉落。

这个时候，助理检察官帕索不断地抗议，以妨碍我的向 冋。他是想借此让帕罗拉有喘息的时间，想清楚他的困境，并 且反省回答的方式。抗议都被驳回・但帕罗拉作出了冋答：

我只能说我有时会使用这祥的言语……

帕罗拉的声调改变了。他自信十足的否认，逐渐软化为回

避和健忘：“我不记得r,不过听起来很耳熟’,•我有可能说过 类似的话” “我会说这样的话来维持和线人的关羣：

于是每个人都很清楚了，我们拥有录音带，而且足以证明 帕罗拉之前的证词都是在说流。

直到此时，犹太人防卫联盟的人才了解发生了什么事，他 们发出了欢呼的声音。包曼法官告诫他们：“有些听众有点过 于精力充沛。除非他们可以保持安靜，否则我要请他们离开C”

检方非常惊慌.整个案件都系于帕罗拉迅速消翳的可信度 上"帕索试看要我们即刻播放录音带.以挽回頫势：

姪由德萧维奇先生的陈述，我们得到很流殆的推论， 他在这里有完整的乗音记录，我们哲此并不感到慮外。

法官回答非常微妙：

你们部确定那并不会让你们感利意外吗？

接着帕索提岀他的要求：

如果有录音带和辑员，我们能不能马上播出来，刿再 显杞戏了

我们站在那里，一脸漠然，挣默地等候法官的判决。我们 的策略（当然还有整个案子）目的尚未明朗，结果难以预料°如 果包曼法官同意这个要求，我们就要提出完整而且正确的录音 内容，并列出录音屮我们有哪些对话，没有哪些对话。从我们 的立场去看.检方提岀这个要求的时机槽糕透了。我们已经成

功击溃了帕罗拉的可信度，但是我们还没有证明最取要的审 情：帕罗拉事实上曾答应过席格，如果他提供犯案齐的姓名， 在哈洛克案中绝不会以证人的身份传唤他c只要帕罗拉継续相 渚我们的问题是根据我们持有的对话录音带，我们就可以成 为c而我们就要针对在哈洛克案的调査中，帕罗拉和席格没被 录音卜-来的对话对他进行诘问。

包曼法官下令休庭以思考如何裁定c紧张的情绪被我的母 亲打破.她烤了巧克力果仁甜饼干，•视同仁地分给所有的 人，包括律师、被吿，甚至山度•帕罗拉。（我的母亲每次到法 院，总是要烤些讲「,,）我的毋亲注意到我十分紧张，她认为是 缺乏睡眠和食物。她给我更多的饼干和一个有咖啡香味的犹太 小甜点。

我掩藏心屮的焦虑等候法官的决定，而当他回到法官席宣 布他的裁定，我才松一-口气：

*慮■维奇*教授有权对于证人的可佑度或是珂实质柱夢 实进行讯问“

现在，他可以借由擂放录音帯的方式来进行，或者他 匕可以用他自己的方式进行 我们继续吧.

我们的交义洵间到r髙潮：帕罗拉必须相信，我引述的对 话是来自录音带。我们已经间过席格，请他尽可能地回想关于 哈洛克案的重要对话的所有确实细节。他交给我们关于对话内 容的手稿，可是其中却缺少帕罗拉的风格和粗话。这时候，我 在波罗公园的成长背景提供了无价的协助.我在编修手稿时用 上「我们的街头黑话。

我们引述的句子，对我们而言,听起来很像帕罗拉自己说 的八但是柬要的是，必须让帕罗拉感觉像是他自己说的才行＜

我装作很从容的模样，就好像只是要继续中断的诘冋°职 向帕罗拉是否记得和席格有过如|了的对活，

柏罗拉：你去了哪里？

席格：什么意思？

帕罗拉：我说辻两点钟，不是吗？

席格：不。你说两点到两点十五分之间C

帕罗捉：嘿，利装誅了。*喂,*你得帮我这4忙c k果 你可以在哈洛克切事上带个忙，我会很感演的C整个地方 将会……

法官突然打断了我的问话，并且要求我提岀“复本”给法 院笔录员，这样他就可以不用叫我放慢速度以便抄写。我有些 发慌：我正念到关键的冋题，却要我把"副本”交给笔京员。 但那并不是副本！那只是席格的手稿介狐狸尾巴露出来了。我 要被席格的抄木给打败了。我不知道怎么办c但接着法官说完 他的意见：J否则你必须说得再慢-点。”我们获救我放慢 r速度继续道：

帕罗拉：我签应你，席格，只要给我们名字，到下的 就交给我们.，\*是没有你我们还不俛证明的话，我们就真 的会不能泣明。

我将“抄本•，移开而直视着帕罗拉的眼睛。“你记得这样 的对话内容吗？”

*帕罗*拉看着别处，嘴里-喃喃地说：“事实上.我可能说过

这些话。”

我看着琼和哈维c他们的眼睛闪烁着成功和期待C成功了 ——至少到目前为止。帕彩拉相信我们拥有哈洛克对活录音 带。我冋到抄本，继续念道：

帕罗拉：以前我们知谨是旅做的，你以为我们不会杞 他们掀岀来？你以为我在开风笑？我们会把他楸出来的。 我告诉你，我们可以的C

席将：如果有人发现呢？

柏罗拉；没人会知道的。你荏至不用到大胳审团而 的。我们可以完全帝决，而不露要用到徐。

当我间帕罗拉他是否记得这对话的内容时，他再次把脸移 开并且很模糊地表示：“那听起来很熟悉。”

这时，包曼法官开始对帕罗拉的躲闪态度感到不耐烦。当 帕罗拉对另•-段对话的诘问回答说“我可能说过那样的话” 时，法官严厉地斥責他：“你说可能是什么意思。你说过还是 你没说过？”情势已经转变了。检方意识到事态严重，再次开 始表示抗议。但包曼法官似乎知道我们要干什么，事实上，他 说了一段话，使我们怀疑他已经看穿了我们的小把戏，他对我 们到底是不是其的拥有全部的（或甚至任何的）对话录音带感到 怀疑：

法官：这些提问并不枸成证据，将别是在没冇陪审由 的审讯中，请注意你们是在有相当丰富的刑寧案件蛭脸的 法官面前。

拍果录音带存在的祜，无论如何德箫维奇教授必须要

提出来今

不过包曼法官对这场交叉询问越来越有兴趣，也越来越投 入c其中，在引述抄本时，我开始扮演对话者的角色。官方立 即提出抗议：

帕索：法官先生，我对这样的演出表•示抗议。

德萧维奇：对不起。

法官：我了解你的痈处，帕索先生,但这是相当让人 兴奋的方式。

另一次，包受法官还接手了这场交叉询冋：

法官；请一句一句来C

显萧维奇（明该）：“喂，只要告诉我述做了哈洛•克那

件事。只要给我他妈的他们名字就好。”

法官：1972年3月，你是否和席格先生有过寿此的

吋话？

帕罗拉：是的，我可能曽有过那些与哈洛克策有关的 谈话，法官先生。

德萧维奇（明读）：“我们不会要你做证人，我们会绕 过你去办这个案子e我们会用你提供的蟒索疽

法官：在那场对话中你是否对电说，不要告诉我你可 能有或可能没有，我要知道你有或没有？

帕罗拉：我扣信我巳録在记录上作证过，法官先生， 事实上我是对席格先生说过，我们会绕过他去办这个案 于。

包曼法官现在正在帮我进行交叉间间。

徳萧维奇（朗读）：“我们不会利用你。我们就是不会， 也不需要，我们可以自己进行。”

法官（提高了声调）；你说过吗？

帕罗担：用这些确定的字眼吗？我不记得了，法官先 生。

德斎维奇：你有对序格先.生做过如此的陈述吗？

帕罗拉；实际上，我会说我说过。

法宜：那么这是真的了，不是吗？你曾姓对席格说 过；“我们不会利用你。”时不对？

帕罗拉：法官先生，我和席格的对话是：“如果我们 可以绕过去办案的话，我们就不会利用你。”

法官：我并不是说“如果”那一段。我问你的是，你 是否曾对他说辻没有加上“如果”的那段。

教授，请你再读一次最后那几行。

德萧维布（朗读）：“我们不会利用你。我们就是不会， 也不需要'我们可以臼己进行

法官：你对他说辻叩样的话吗？

帕罗拉：这听起来很熟悉，法官先生。我不能确切地 记得是否統是这几个字C

法官（生气地凯叫）：不要打断我。我认为当你说“听 起来很熟悉”时，就是你大体上是记得的，即使不是这儿 个字！

柏罗拉：大体上，是的，法官先生。

法官：是的。

如此”来，岫罗拉即是承认他曾承诺席恪在哈洛克案中决 不以证人身份传唤他。

我们的策略进行得比我们大胆设想的还要好：帕罗拉否认 了大部分我们所持有的录音带中的对活，而他却承认r事实上 并没有录音的对话。

交叉询问末了.法庭上每一•个人，包括法官、检万，其至 帕罗拉自己.都相信帕罗拉在法庭上说r谎。帕罗拉惊慌乂困 府地离开证人席；帕索生气地看着他；而包曼法官的表憎写 者，这人真笨，笨到逮个正着,，其实.法官形容这-天是“大 樹盘”。

话问收场的时候到了：播放录音带。趁看帕罗拉的证词在 大家心中还记忆犹新的时候，我们急着要播放录音带。我们希 望対包憶法官证明，他刚刚的怀疑（录音带的事可能只塁个故 弄玄虚），只是部分正确；我们也想证明，关于诘何帕罗拉的 对活内容，其实真的有录音带，虽然不是全部C

第三阶段的交叉询问刚结束，我便立即宣告；“我们希望 现在能播放录音带.唤醒帕罗拉警官刚才那些他记不得是否说 过的问忆。”

检方对此声明犹豫不决，他们建议接收录音带，而由联邦 调査局测试其真伪，并准备杪本。法官于是决定延期审理，直 到检方完成他们的工作。

虽然我们并无法律匕或道德匕的义务，必须在那个吋候吿 知法院或检方并不是所有的对话都在录音带上，但是现在证 实，那时候没告知他们，实在是失策。我们任由检方“发理” 这个“漏洞”，并由他们来向法院掲露，造成作假的印象，好 像我们想要隐藏什么C

无论如何.这重要的一天以犹太人防口联盟的群众挪促席

格欢呼庆祝结束c他们在今天之前还瞧不起席格岀卖背柴的行 径，今天却称赞他机智忠诚。有些人甚至暗示（虽然我怀疑有 人会相信），席格是为了让检方出丑并揭发他们卑劣的做法. 才编了这出不寻常的戏。隔天的新闻报导说，秘密录音击波了 检方的关键人证。

扭转局势

经过一个周末.当我们忙着准备帕罗拉录音带的抄本时， 包曼法官显然开始认真考虑他证河中的含义。在帕罗拉的可信 度破产之前，法官并不需要面对我们的动议所引起的法律谁 题；警察对吿密者承诺不以证人身份传讯，这是否具何法律上 的强制性。就像很多法官例行性的作为，他可以选择相信警察 的否认。但这条路似乎行不通，因为经由录音带的揭露,帕罗 拉的确做了承诺。

当星期二包曼法官再在法庭出现时，他必须对哈洛克案中 的其他被告所提岀的动议作出栽定。那天席格和我都不在法庭 上。但是包曼法官不断地表示对我们动议有所怀疑：

我想要询问德蒙维奇放投的中情，到底要我.做什么C

检方还没开始传唤证人呢，他要•中正什么？化利底要求我 対哪个机关行使权力，因为成根本不知道玄。我也没听化 说。

在我过去三十多年的饅脸里.这样的專我是压根听都 没听过。

现在事实对我们有利.而包曼法官对于法律却有了别的想

侦fty ithMi賄球响 帅也竺瑯

\*一部天**JU\***定

在那个礼拜里，我们把录音带交给检方。检察官播放时当 然发现哈洛克案的承诺根本不在录音带的记录1%帕索打电话 来剑桥找我，他很生气我们玩的“小把戏”.却也佩.眼我们的 聪明。他还告诉我，星期五的下午包曼法官要在他的,'法官更 衣室”约我见面， 事，我独自前往， 之内离开。然面. 惊的下午C

谈谈录音带和抄本的问题。因为是例行公  
也没有携带任何文件.希望可以在半个钟头  
那个星期五竟然变成我律师生涯中最令人震

我一坐下，美国的助理检察官乔瑟夫•杰夫就站了起来、 他的演说经过排练，他指控我“非常非常严重地误导法庭并且 误导证人帕罗拉” C杰夫指控我“引述”不在录音带上的对话 混淆帕罗拉。包曼法官逮到这个“严重的错误”，而对我们表 示“根据这些陈述，你们让证人道德堕落，并误导我们认为他 说谎”。包曼法官开始把帕罗拉当做受害者，而我就像是个攻 击者，似乎忘记了荥音带本身（并非是我们的“陈述”）才是证 明帕罗拉说谎的真正证据。包曼法官的语气倒像是个检察官， 他开始攻击我说：

法官：现在，我想建议你，先生，至少在这个法庭 上，律师必须按脱规矩来……

德萧维奇：法官先生.我不如道有任何不按照规矩的 地方。

法官：那么，先生，你和我对司法厚次的看法有所不 您箫维奇；我只是不了解你的论点，阁下C

法官：不要以为我想和你争辩什么，先生。我是在表 达法院的意见。

德萧维奇：如果当他认为没有录音带而说一套淀词， 而当他相信有录音带时，又是另一套证词，我不了解我们 发现了什么真相。

包曼法官不为所动：

法官；你认为你可以问那些从录音带中摘述的问题， 而又在其中夹带一些不存在于录音帯里的杜撰问题吗？

检蕭维奇：当你说“不存在”时，你是认为那是“杜 撲”的吗？

法官；是的。

德萧维奇：不，这说法不适当。你的问題是不是；*在* 泣人以为被录音的对话中冋，夹带地问他某些没有被录 音、却使他误以为在录音帯上的对话，这种做法是否正 *当,*我会说是的。

法官：即使是你的行为、举止、明读和其也的态度爲 显示就是在录音带上？

德箫维奇：当,然是的e

法官：你和我有绝对不相同的看法。

隱萧维奇先生：我想我们是的，阁下°

法官：我认为那是应该谴责的行为。

德萧维奇：是否你想对我解釋……

法官：我不需要回答问題。你了解的，不是吗？

德萧维奇：我完全不明白那冇什么不对。

法官：这我帮不上忙。

我们显然发生了分歧。我请包曼法官在这个议题上能“保 持客观”，至少等到我们有机会书面冋答检方的控诉，而不是 在这里的对话。但“法院”可等不F去：

法官：我枇准井*示,*那些何題知曰答自也的证词 中排除。这意思够清楚明白了吗？……现在，我要替德斎 维奇教授有下写访秋的麻烦，因为我直.接裁定：那是不当 的程序，而如果我有锚，就请上游法障来告诉我吧。①

就这样,一个突然的.重击，包曼法官裁定说他会忽略录音 记录、帕罗拉明显的谎言，以及帕罗拉不情愿地承认他曾作出 的更要承诺。突然之间，说谎的警察变成真相的最后堡垒，*而* 对他交叉询问的律师.却变成不道德的讼棍。包曼法官在他的 裁判书中强烈地暗示着，他将正式地以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指 控我，因为我误导交叉询问。

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因为包曼法官的批评以及他任性的裁定，我很生气地离开 法院，但我也决定那能不会是我最后…次时帕罗拉进行交叉询 冋。虽然法官想要让我省下对交叉询冋的妥当性呈递诉状的 “麻烦”，但是我仍决定为我的行为进行答辩。

几天之后，带着关于对帕罗拉交叉询问的正当性的诉讼摘 要，我们回到了法院。我们引用很多法律权威的言论来支持我 们，“长期以来，有效的交叉询冋的本质就是（尤其是对那些说

① 包旻法官为这场讨论做下唐突无理的结语，毫无任何解释，这使我想起 伦•劳德尼关于一个儿子和他父亲对话的描述：当儿子问父亲他是否输了，父亲結 束了谈话。劳德尼这样佇瞥：“他说闭嘴广

谎的证人），使人相信询问者手中多少握有某些证据，无论比 实际上的更多、更少或是完全不同的证据” c诉状中引述许多 和帕罗拉的闾问相似的案例，这些案例都被法律权咸认为是 “经典的”有效使用交叉询冋的例子。

我们甚至提到林肯.他在伊利诺斯州当律师时，据说使用 了和我们相去不远的策略，法兰西斯•戒尔憂在他的经典作品 《交叉询问的艺术〉里，提到“有指导意义的交叉询问案例”： 有个叫加里森的人以谋杀罪名被起诉，他的縫亲聘请亚伯拉 罕•林肯为他辩护。林肯询冋目击证人是如何殳现犯罪的。“借 着月光，”他回答道。林肯于是从口袋里拿出…本历书，并在 提冋中宣读说那天晚上并没有月亮c证人以为他被历书打败 了，只好承认是他杀了人。威尔曼详述说，这个传闻，“有些 伊利诺斯州的巡回法院人士\*•说林肯在这案子中骗了陪审员， 他以旧的天文历替代谋杀案当年的天文历”。①

包曼法官对我们的法律研究没有兴趣，他继续用人身攻击

①这个林肯的故事就像许多其他的故事-样，有邰分庄虞构的e爭实上的 情况如下：林肯卒出一本历书拿给证人看，何他如卜-的问题；

冋：这历书上不是说8月2。日的月亮凡乎没有超过1/4,而不是满冃？

答：（没有回答。）

冋：这历书上不是说月亮在11点之后就消失了吗？

答：（没有回答。）

之后，被告无尊养放。这历书很可能是正确的年份（自哈佛图朽博中所得的复 印本），但林肯的情形是误尋它的内容：历书上是写着那晚月亮几乎没有超过1/4, 这样的捂写好像是说它发亮的部分几乎没有超过1/4。可是仔细地看而书.箕实 它发亮的部分超过了月亮的3/4,儿乎是接近满月。而且一直婆列几t•小时之后 证人看见了犯罪行为时才消失。（冋哈佛天其台査证即可证实。）但是证人却被林肯 槍误却博学*的姿态例搭混了.*无桩回答何題。看来林肯从未将他的博误吿诉法院 （环果飽寫的知道.像我所怀疑的一样,*那就是*欺殖〉C

Gritty liuffi toima twMrtnnrt

® 无97

的态度对待我。

法官：我今早才想譬告你，不要再用你上礼并五对我 的那脅盾问态度和我说话。

德箫维奇：我実在是不了鮮阁下所说的。

法宣：对此我很相教。继续c我会听祚说的。

德萧维奇：你的意思是狀我的膏凋有问题.我是太大 声，我是哪种态度……

法官：回答问题并非我的习慣。

德萧维奇：记录下来吧，我现在用温和的语调说话并 且以极其尊敬的态度。（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我想到在电 影《我的小山雀〉里，梅•成斯特对法官的反坂，皆他问她 是否对法院表示出蔑视的态度时，成斯特回宓说，“不， 我正极力要隱蒙它。”）

就在这个时候，哈维•希维格扯我的袖子小声地说：“亚 伦，必须停止了。包曼正在审冋你。我们要让他知道我们是针 对审情的。你何不休息一•下,让我从这里接手。”我总是愿意 向我的老师学习，我要求休庭到法官室去讨论这件事。

希维格接手并向包曼法官解释，

希维格：问题是我们覺将我们完全没有锚。依法我们 必须进行，但是如果无论德萧维奇先生说了什么，总是祓 误解成语调怀着故意，或是擔辞不够尊敬，我们对席捋的 辯护就很理进行下去。

法官：辩护律师盾问法庭是*復不恰*当的。这你知 道。中

希维格：但他的确有权知進应该如何回答。

法官：你们要中诱什么？

希维格：我们认为法庭应当主动回避本案。

当提到“回避”时，包曼法官愣住了。规定是这样的，如 果在审判中法官表现得明显偏祖某方，他就必须自行回避本 案。这是法官的耻辱，特别是由辩护律师提出时。希维格故意 在法官室私下提出来，让他不至于在众人面前出丑，但是这个 动议迟早要公开的。经过这个回合，包曼法官整个态度都改变 了。他直接问我：

法官：我看并没有理由不让你继续以你慣有的活力为 你的当事人辩护。……我想我们应该重新来辻，并看看是 否我们不熊再进行下去了。对于这样交又询问的方式，我 心里其实有强烈的意见。但为了让你比较放松，我现在告 诉你，关于这个问题我不会写下任何建议……

我们接受法官的保证而冋到法庭来。在我们离幵之前，包 曼法官叫我过去并告诉我，他想“非正式地”对我说些话。带 着长辈的笑容，他吿诉我，如果我像个“街头律师”，对于我 的交叉询问，他其实并不会那么生气c “但是你是哈佛法学院 的教授。你在教法学院的学生。我必须用比较高的道德要求

①不知包曼法官是从何处俾来这个奇怪的讯息。律师经常会向法官提岀疑 问。

你。”

我告诉法官：“如果我对我自己用你所说的’比较高的道 德要求,的话，那么我对我的当事人就会进行标准比较低的辩 护。那并不是好的法律或好的道德。我希望我可以继续破除所 有道德的质疑以帮助我的当事人，并団继续告诉我的学生，如 果他们成为辩护律师的话，也要这样做。”

接下来的审理期间，包曼法官对我的态度倒是中规中矩。

是窃听得到的录音

我们回到法庭，准备播放录音带作为呈堂证供c联邦调査 局结束了对录音的检査并报告（我们终于松了 -口气）录音带是 真的，没有经过任何篡改。其中关键的那一段话听来很模糊： 在1971年秋天，帕罗拉对席格说的话里，到底是说“你知道 是用窃听的……”，还是“你知道不是用窃听的……”。

录音带播放了，并为法官再播一次：

法宜：听起来很慷，“不是用窃听的”，但我想要再听

听看。诺播放两三次，

（播放录音带。）

法官：我错了。“你知道是用窃所的”才是他所说的。

我们贏得决定性的争点。法官听这含糊的字眼时，注意到 我们这•方C

审讯到此结束。包曼法官表示会尽快作出判决，但是几个 礼拜过去了，他的办公室没有透出只字片塔。律师们最喜欢的 消遣，就是推测判决迅延的含意，无论是陪审团的判决还是法 宫的判决C希维格是极端的乐观主义者，他认为时间的延宕是 个好预兆：“他真的在看我们的文件。”我是极端的悲观主义 者.只看到r黑暗面；“他正在撰写冗长的判央书，准备要在 我们的棺材板上钉上最后的钉于。”琼•贝克是极端的实用主义 者，巳经准备好了上诉状，相信无论包曼法官对哈洛克案作出 什么判决，都要上诉C

在等待包曼法官的判决书时，我们还有樂情要做。助理检 察官帕特森以席恪在安托案的认罪协商戒膝他，如果他不肯合 作的话。

所以我们必须想办法排除这个威胁。因此，我们在纽约东 区地方法院提出告诉，希望能撤回席恪的认罪，因为免罪证明 文件早已预先排除r这个可能性。

那时候.政府的人都知道席恪录下了检察官和线人的对 活。没有人确知席格到底录了些什么，因为我们只章出哈洛克 案件部分的录音带给检方，没有章出关于安托案的部分。

我们和帕特森协商时，我们透露说他和席格的对活已经被 暗中录音了。我猜想帕特森可能是害怕像帕罗拉那样接受交叉 询问，于是他决定“建议”法官准许撤回认罪而不用经过审 判。法官接受帕特森的建议，于是席指的认罪获准敝回°

1973年4月25日，也是康斯坦丁诺法官在东区地方法院 准撤席格认罪的那天.包曼法官作出判决c仿佛有个法庭小丑 对我们说：“我有些好消息和坏消息。”坏消息是，包曼法官写 了长达38页的判决书，上面说席格必须为哈洛克案的审判作

包曼法官的判决书

包曼法官认定一个事实.“录音记录无法支持席格的主 张”，也就是帕罗拉曾承诺席格如果提供涉案的人名便不必岀

庭作证。

这完全不符合事实c帕罗拉曾在交叉间问中承认“实际 上”督对席格说“我们不会利用你”；并旦伯罗拉的伙伴乔瑟 夫•吉普尼作证指出.他曾给过席恪“全面的保证”，不会暴露 他的身份，也不必出庭作证；面录音带也确实显示帕罗拉重复 对席格保证政府“不会为任何事出卖你。我不可能把你说出 来气①

包曼法官决定相信帕罗拉的证词，他说他不知道有违法窃 听，也“从未自窃听资料或联轉调査局中取得任何清报当 然.其中还有个问题，在庭讯的时候，包曼法官听过录音带好 几次，也认为帕罗拉曾告诉席格“你知道是用窃听的……这就 是我们如何逮到你的小辫于”。解决这个问題的方法很简单， 他只要再度改变看法就行了：

我償向同意检方的意见，……录音的那个字是“不

是” C

①关于帕罗拉为交换哈洛克案消息而作出这个争议性的承诺,量好的证明 彖终来自于西幣门探长，有一項他tAft权用承诺来交换哈洛克案的消息。在他 的《主管）一书中（书是在哈洛克案审判终结之后不久出版的）.西毎门对帕罗拉的 引述如下：••把犯下哈洛克案的家伏的名字交给我们，我们可以拜个取诺，这样不 但敘堺十分方便.而且地片检察官也不会把你泄漏出来。否则，*席幅,*你可能要 上法院并在你的人竹面前公开受审。'‘四徳门接着写下一段对话，席格间帕罗拉 说：“你真的会信守承诺不把我他満出來?”帏罗拉回答道：“为r-个乖孩子，我 们一定会的丁然后席格问道：•假设我吿诉你在哥伦比亚艺术经纪公司的炸釋是 谁做的了帕罗拉何答道：•■这就是乖孩子，会的丁席将再次要求璃保他不会被揭 露：“你发誓你不会把我世漏出来?”帕罗拉给他保证：“我门发警.枝于广直到 此时.席格才掲露他自己是参与者还有权他人的姓名。但是，为了准斎哈洛克案 的审判，检察官是否有访问西德门？若没有.为什么他不提出这个关键性的讯息"



包曼不愿意根据录音带内容去作裁判，反而完全相信帕罗 拉的活：

在听审中，帕罗拉絞过所有询问，化都坚持他说A方是 “不是”。我必须重视他的回忆c在戒的看法中，这一讴据 具有更大的力量，即使而珅扮墳的、有时候不公平而今人 混靖的交叉询问，帕罗拉仍然坚持愛不如悉而且也未曹代 *用*时优太人防卫旧盟的任时窃听记录。

我们实在不能相信，尤其在水门事件正沸沸扬扬之下、联 邦法官居然选择“相信”警察的证词，而秘密录音却保存了他 自己的陈述而显示该证词是假的。包曼法官完全漠视录音带、 吉普尼的此词和交叉询问（除了被视为“不公平而令人混淆的” 以外），他竟然遽下断言说帕罗拉所窗属实。

我相信毎个听到帕罗拉证词和录音带的人——法官、检察 官、法庭内列席的人——都会认为帕罗拉在说谎。可是包曼法 官仍然在判决书中说他相信旦信檢帕罗拉是诚实的。我们知道 要说服某些法官相信警察说谎几平是不可能的，而这正是最生 动也最令人沮丧的例证。警察作伪证.以及美国某些司法制度 的纵容，大家已经司空见慣，但是大部分的刑事律师都很犬備 地接受了，就像他们也都知道大多数被告都会说谎，却没有人 会相信他们。

不过在某些情况下，警察的证词离谱到不可置信，特别処 警方自己都不相信，就好像警员杰瑞米•霍华德，他曾对席格 的车子进行搜査。包曼法官裁定席格对该军搜査行为的解释较 霍华德的证词更为可信。他认为对富豪汽车的搜査行为是违宪 的.并判定“政府不得基于席格车内的物品对席格进行讯冋”。

但他并没有讨■论这个判次所蕴含的问题：对席格的车子搜査和 扣押以及发现证明他涉及安托案的“技术证据二这些是帕罗 拉用来威胁席格当线人的关键。

在涉及“证据排除法则”的所冇判决中，由各个方而来 看，包曼法官的判决书其实是很典型的。他不和我们争执法律 上的问题，因为他知道任何法律上的错谡都可能会在上诉法院 复审中被提出。相反的，他处理所有不利于我们关键性的事实 争点。除了特别的情形.原则匕上诉法院不会推翻原市法官 的郭实判定。这个规定的理由是，地方法院法官事实上听到并 日看到现场的证人，所以应该是比较有立场去认定他们的可信 度.而非像上诉法院只是审阅“冰冷的”文件。另一方面， “法律”只存在于上诉法院的特别职权范围里，他们的对象是 卷宗而不是证人的证词。很多地方法官（很清楚他们有通过事 实去造法的权力）故意以他们的事实裁定去迎合他们所要的法 律结论，如此-来，便有效地绑住了上诉法院的双手C

所有诉讼程序的参与者都了解这个哑谜.但是除非过度滥 用，否则很少会揭穿它。

包曼法官的判决是这种类型的杰作。我们知道很难会被h 诉推醐的。包曼法官骄傲地提醒我们，他的案子从不会被上诉 法院推翻。（很多法官都把诉讼程序人格化了，而认为他们才 是上诉的主体，而不是被吉,〉现在我们明白r为何他対这项记 录如此自吹自擂：他的判决似乎是有意为防止被上诉法院推靜 而设计的。

到这个时候，席格的未来很灰暗。我幻已经得到席格是否 必须岀庭作证的判决，但是对我们非常不利c如果席格受传唤 出庭却拒绝作证，被判以藐视法庭似乎是不可避免.而巨可能 会是个很直的判决。

我并非故意妨碍司法

检方鳳得了第一回合之后，迅速地开始进行哈洛克案的诉 *讼C*夹着锐不可当的气势，检察官急着要传唤席格作征，趁着 包曼法官的判决剛岀炉的时候。我们的义务是吿知席格我们专 业上的意见，上诉是否能成功是很不确定的。我们很不IS意向 席格提供我们个人的忠告，建议他是否要提岀对他朋友不利的 证据e （而我们几个人之间的意见也不相同。）席格必须自己去 根据这些专业判断（无论是事实或是“猜测”）去作决定。

我们决定立即上诉，因为我们猜想席格很快就会被传唤作 证，并旦会因藐视法庭而被抓（如果他拒鲍作证的话），案件就 会迅即进行辩论。时冋非當重要，我们想包曼法官在判定席格 藐视法庭之后，会命令拘留席格而不准保释・因为到了席格被 传唤到证人席时，哈洛克案的陪审团已经就座.而法官并不嚥 意让陪审团因为冗长的上诉而模糊了对本案的印象。在我们的 策略中，顶重要的是，在上诉未判决之前，席洛必须在监牢之 外。我们希望他可以下决定。这意味着要确保他一方面不被官 方和法院施压，另一方面也不受到防卫联盟的压力。席格不久 前娶了朵娃•凯斯勒，她变成他拒绝作证的支柱。我们害怕如 果政府拘禁了席格，海幵他的律师和老婆，他们又会对他施压 而旧戏重演。

最后，对哈洛克案的审判开始了。法庭挤满了防卫联盟的 支持者，有的带着圈顶小帽、有的图着祈祷的披肩。每个进入 法庭的人都要由美国特遣部队检査是否携带武器。包曼法官吿 诫几个联盟的成员停止前后摇摆的拘吿仪式。有一次，有个妇 人站起来狠狠地瞪了法官一眼（古老的犹太诅咒方式），激怒了 包曼，竟威胁她说，“如果再犯的话”，就要驱离她。

在锚铢必较和神族的争论下•.双方选出各自认为最有利的 陪軍员，陪审团名单岀炉了。（被吿律师猜想：面对犹太人防 卫联盟的被吿，爱尔兰資和意大利商的陪审员会比英国白人新 教徒、黑入或犹太人更支持他们。）助理检察官乔瑟夫•杰夫开 始进行言词辩论，他吿诉陪审员检方在本案中的立场几乎是建 立在席格的证词上。

法官不耐烦地说：’带席格先生上证.人席。”紧张气氛骤然 升高。每个人都在等待我们的下一步。席恪会作证吗？他会拒 绝作证而因藐視法庭被抓吗？法官会作岀怎样的有罪判决？席 格穿着不合身的外套、没有扣上的衬衫，慢慢地走上证人席e 他紧张地转了 -圈才坐下来。当助理检察官帕索对消沉忧郁的 席格开始第一个问题时，紧张气氛急遽增加，他问道：“以下 所述是否属实，1972年1月25日星期二，哈洛克爆炸案前… 天，你在犹太人防卫联盟的总部遇到斯图尔待•科恩和谢尔顿・ 戴维斯？”这个时候，即使是我们都不能确定席格会怎么做°

他把手伸迸他的皮夹，作了个冷静的决定，拿出一张纸 条。这是我为他准备的，当他决定不作证时，可以使用这个声 明。他开始念，其中几个字音还颤抖着：

我很尊敏地蜿拒作答，因为政府官员曾经承诺，心果 我提供特定的消息，我就不必出庭作证，因为我的身份是 政府適过非法窃听和非法放4:而得知的：，

我相信我很尊故地抠绝回答这些问题，并非是我有意 要妨耳司法，只是确信司法会给我正义，而我在宪法上的 权利也不受佼害。

帕索听到席格拿着手稿的陈述，声产色厉地说：“是谁为 你准备这样的声明的？”包曼法官冋答道：“这显然是他的律师 写的。不过我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同。”接着帕索问席格是否 “意图基于宪法第五修正案而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席格回答 道：“是的，我不愿。”帕琳十分惊讶。在他经验中.这是第■ 次听到不愿作证的证人在被冋到可能判他有罪的问题时不向宪 法第五修正案求助的。

帕索继续提出可能陷他于罪的问题；席格每次回答都照本 宣科。最后包曼法官向前採身，瞪着席格说：

席格先生，我要告诉你：拒绝運宝法院由花示，你会 为読视法庭而受则恁T!e

法官继续盯着席格看，而这个惶恐的证人蜷缩在座位中， 不敢看着法官的眼睛，但是仍坚持拒绝回答检方的冋题。

这些都在检察官意料之中，他转而要求法院给予证人免责 权。我站起来提出抗议，因为只有在证人援引“不得自证其 罪”为权利时，才适用免责权的法律。我们故意让席格拒绝引 用第五修正案的規定.以投人变昼，掩乱检方的计近。但是包 曼法官看穿了我们的手法.而提醒检察官，因为席格并未援引 不得自证其罪的权利，所以不必賦予他免責权；他得被迫回答 问踴，如果拒绝回答，会以藐视法庭受罚。

接着法官正式判定席格兢视法庭，并貝下令将他监禁，直 到他改变意愿同意作证为止。

通常，当证人被判以藐视法庭，都会立即关起来，以便对 他施压，让他同意遵循法院的命令。我请求法院在E诉审理期 间，允许席格交保c我告诉法院，我m经准备提出上诉.在 “卜午2点30分，如果必要的话二如此-来，我表示了无意

Mlt 2CS- 107 我\*83渔栄士・w朕济M井株・ks導屮遥住仲湖飞対争阳 閥S。

期己亨潮是mss涌淑以玲弟港・丘洱直海详关口改哋屮 Bia-Hi图成nlw瞰 T。中4芯鹿&M傅宅。咨=\*—4任 U域旧池弟延个阚度娜&逆即3糠国-

阪譲港瓶尊舌A輝涕苗战说界学。育3衅.fUL渉7-商。茜蔷® 波，咨>.渡••瞄密港m圓系3回弟S涕WN昌击。&IRA&K ffiteMJL共•杏3卬鶏鬲S邂槛・a买\*JDffl漆沃帑阵jr。唐 X涛S5S弟3「必X叵書。

。是己SS5湖)er個阈回滝S詡弦&君・囲X弗聶S ，®漏舗瑞冴阱南洋舞秋，3浪滔。JL々$N3-・S流着踱摆 倂rr瀉咨部3怜苗<S^N5-咨 m 艰丹®\*海(S3耳3M・ 帝12冲Ns-・熟毗31«瀟渉刘務S5S蜩\*験。\*改沔3笹澄 后击・$书图回知-If

Jz\*湃訶

溫l.傷叵hrw讲瀏湖分血終篙赤淡3岫爛洛蔑。ttn®握産 ffltsrss隣->凿哮主，煽兩哭S邃E対S灘譌主。区滂»属除虫 蔭瀏)□引除B83溯\*。\_hs咨濬(\*H涓sn-h3nn3)海汁設 82蝸离nftMJ據普弟薛。自出・灣ufe回彿溥舌注mf?4部S 盼刨部学3aA・ 却依帝昵，*啓件\*常无WS.潢* #留鮮珂。(脈奇/詛唯勲弟学3、M出。)浒漁睦滿蚤茉#洛部 3那17®戒-旦C霁瞄看8\*艾弟古供9>猷酔壽区・今涙懿

祥部m9今営皿怜\*3»呗菖5肅豁蔭 珈，a3->讲塊\*s险為岛産图。藻浬寄哥澄日期馮晋Mlfe那 *声*ataw型澀务理Jl>H・斗玲寸氏-»»彿、功去器・员淳\* r

防止律师为了个别法官的偏好而撰写诉状。这也使得上诉律师 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且具挑战性，因为每个法官的法律见解都 不相同，特别是在刑事及宪法的领域里，同样的论点可能被某 个法官接受，却冒犯了另一个法官。

其中有个法官，我尤其关心：首席法官考夫曼。当考夫曼 还是个地方法院法官时，担任过该法庭最后-宗死刑案件的主 审法官：1951年恶名昭影的罗森堡间谍案。他判下死刑判决 的风暴，至今尚未平息。虽然他在独立而有影响力的t：诉法院 声皆卓著，可是他仍然时常为罗森堡案的判决受攻击。其中有 人批评他，身为犹太人.竟然不知道要关心他的同胞。我担心 只要案件牵涉到任何恶名昭影的犹太组织，他就会做出完全相 同的审。我希望审理的法官里没有犹太人，如此他才能摆脱某 些种族情结，而只专注于复杂的法律冋题“

法院终于公布审判法官：主审的是大法官考夫曼。两位陪 审法官都很资深：康涅狄格州的法官史密斯和来自纽约地方法 院的法官布莱恩，他刚暫调到上诉法院。我一知道审判团的名 单，就马E到哈佛法学院的图书馆，査阅考夫曼和他的同僚所 有的判决记录。上诉庭的辩论经常受个人意见的主导，大部分 的时间都在辩论由某位在场法官对某个案件所撰写的解释。

阅读考夫曼大法官对上诉案件的许多见解，让我获得了鼓 舞°他不是倾向政府的人：他经常責备检察官（对被告辩护人 也一样的态度）。他显然很喜欢精彩的辩论。为了强调宪法的 基本精神,他也会（至少是偶尔会）把显然有罪的犯人无顎幵 释。我的几个律师朋友，一听到是大法官考夫曼主审，就提醒 我一定要做准备，否则他的态度会是十分尖酸刻薄的。

于是我心里有了底，便开始准备相当关键性的言词辩论。 在E诉审中，只有言词辩论才能和法官直接逾遇。这是惟一的

机会，可以知道他们想些什么，并且响应他们所关心的议题,、 一般而言.在律师能够对法官陈述论证的15到20分钟的时间 内，案子经常就会尘埃落定。

通常上诉庭不会像某些法庭有那么多旁听者。听众只有法 官助理、在旁听席等候的被告，以及等着上前发言的律师。在 那个6月緣热的星期二里，只排了…个案子，法院却被犹太人 防卫联盟的支持者、喋体、被告家属和几乎全员到齐的检察官 们挤得水泄不通，

法院的书记官照例说着“肃静.肃静”，宣布开庭（旁听的 马堤•埃利法特轻声地把“赤静M （oyez）念成“cvay”，这在意 第绪语里是绝望哭喊的声音）。接着他宣布审理案件。我走到 发言台，开始叙述席格如何成为告密者的故事。考夫曼大法官 立即打断我，并冃提出关于窃听记录被钥毀的向題。考夫曼大 法官显然仔细看过诉状和记录.因为他没有冋及包曼法宜的判 决书，而我们当然也没有在诉状中强调它。（希维格说服了我 要在诉状中提到它，以便”保留”到本案上诉最髙法院之时°）

考夫曼法官的问遂让所有的人都很惊呀。不过上诉律师的 职责就是要预备回答所有可能的问题，而我们也已经做了准 备。当我开始回答时，琼•贝克递给我一个档案，整洁地标示 着“销毁的录音二 其中包含相关的案件和条文，而且重要的 句子都用红线标注。我感觉到其他法官对这个议题十分有兴 趣.于是放弃原来准备的重点，集中讨论录音被销毁的法律冋 题。为了连接到其他的论点，我指出联邦调査局非法销毁录音 带的行为，使我们难以证明检方利用窃听发现席格的事实。冋 函来了。法官们显然还没•冇什么成熟的意见° （在很多案件里， 法官对本案总是坚持自己先人为主的看法。在没看过其至不想 看诉•状的法官面前进行言词辩论，其实是很常见的事。）原本还 自信十足的帕索，也被问及录音销毁的冋题C言词瓣论结束 时，考夫曼大法官向我们保证，几天之内裁判就会送达给我 们，因为我们必须回到悬而未决的哈洛克本案的审判C

好的律师总是为他的当事人做最坏的打算° （我们还是觉 得很讶异，即使监牢的大门就在他的身后，犯罪的被告总是对 未来仍然十分乐观C）在我等待法院的判决时，我们还是持续和 席格讨论出庭作证或不作证的法律后果C

言同辩论后的两个星期，我在哈佛的办公室里接到匕诉法 院的电话。书记官吿诉我，法院已经递岀无异议撤销包曼法官 的判决:。我还打算搭下一班飞机去听判决，而几个小时之内电 活就来了。

警察的措施失当

撤销判决的意见书由考夫曼大法官撰写，先提到爱丽丝• 康妮斯的死，他说这是“愚昧的、懦夫的暴力行为”。他接着 说这个诉讼“很不幸地彰显r刑法体系及其执法最卑劣的层 面”。“就本案而言”，法院说：

这一点也不令人惊讶，我们知道我人席格利用和 也的党羽相同的手法，恥密录下了许多对话……这显示他 们在爆蚱案的暴力行为中尔庾我诈的持所，而他本身甚至 还是政府的内皮。

法院接着转到政府消除窃听记录的禀：

销鉉.诳据是非常严重的事，在本案中不可忽略。以揭 穿污点姦人的身份要抉拒絶使用由非法窃听得来的盗据的

ill

被告， 尔后又为了逃避贵任而从他那里撒回这些手投 和工具.这是法律上最荒謬的做法。

法院裁定，消除录音记录这件事，“使我们必须严格査证 检方的主张”，他们说席格在安托案中的身份和角色不是经由 窃听发现的，而是有“独衣的来源”。

法院审査了政府的说法，那些被包曼法官相信是真实的说 辞C上诉法院说，席格至少成功地记录了和帕罗拉的一段对 话，“关于警察如何发现席格的身份这件事，显然有不同的版 本”。考夫曼指岀重要而具争议性的一段；“你知道那是（不 是？）用窃听的。”我们要求上诉法院听那一段录音，然后再决 定到底是“是”或“不是”。上诉法院接受了我们的提议，然 后作出结论：

我们作出縫论，无无疑问、含混或不殖定性地，柏罗 拉对席格说的是：“你知道是用窃听的。”

这项发现（就我的意见而言，是有直言过其实的）①使上 诉法院得到很令人困惑的结论：

初果纽约市警局真的姓由窃听得知席格涉案，席格的 辩护律师所持冇的这些窃听的内容，或许可以畛片官方声 称是“独立来源”的证询。因为如果真有窃听，帕罗拉在

（D之后儿年，我曾在几百个学生面前播放这个录音带.绝大部分都同意】： 诉法院的看法。但是每年都有少部分的学生（特别是来自布鲁克林的）听出那个字 是“不是"。而我自己每次“听”的结果都不相同。

法庭上作泣a是“独立来源”的证河.在这笑傅点上就冲 不住脚，而旦之后的证词显然就史不可信C

这个结论是很令人困惑的，因为帕罗拉的可信度“早已 被录音带中其他清楚且无庸置疑的部分给破坏殆尽，这些 内容证明柏罗拉不断地在说谎，包括他的主要任务，就是从席 格那里取得情报，以及他绝对不可能忘记，曹威胁要杀掉席 格.而且不向他宣读权利的“交易”。而关于窃听的对话（即使 是已经认定帕罗拉吿诉过席格他“是”经由窃听被发现的〉， 帕罗拉很可能真的忘记了，因为这和他的主要任务无关。

那么，为什么法院要将争点集中在这段模概的対话，使得 帕罗拉的可信度破灭？我猜想，E诉法院的法官是想要减少包 曼法官的检尬困窘：如果上诉法院详述了帕罗拉证词中的矛盾 与谎言，包曼法官对他可信度的信赖便显得太荒谬了，除非他 是故意欺骗。如此一来，焦点集中在包曼法官对特殊对话的无 心之过，则法院就叮以避免对地方法院法官的事实审理过程造 成严重的中伤。

无论如何，法院认为帕罗拉的证词“在这关键点上站不住 脚，而且之后的证词显然就更不可信”。对于政府的不当处置 予以适当的补救。法院的叙述帯了些哲学味道；

当然我们邱很琅过，用卡多索法官的姣典名言来说， 如果罪犯因为譬左的措施失当而获符悻放，有些人会册称 必、要时也应该使用址法的方法，*以维护法治：*最高法院法 宫布近辿斯对此有捨辟的响应：“我们的政府是无所不在 的老帰。是好是妬，政府的行为都是人民的精样，死罪是 会传染的。如果政府变成了法律的破坏去，法倖普会受利

UMtilAlRRDlIllIIlSSUi

荒视，因为这会技厨每个人都只遵守他自己的法律。”

接着法院宣示判决：

我们因此认为，就本案而主，消除录音记衆的行为使 席格无法拿到必要的或器以防御时方的或击 因为录音 带已姪不存在了，受审也失去效用°因此对席格乾視法症 的判决，应于以撤销。

仿佛是要让判决绝无疑义，法院也指出，席格••在何情况 下都不需要被迫诉”，无论呈安托案，或格林庫夫爆炸案，或 是在车上持有爆炸物。最后，仿佛是直接响应了包曼法官对我 的交叉询间的批评.上诉法院费心地措辞：“席格的辩护律师 以有力的、礼貌的方式，发现了很复杂的事实以及法律争点， 而始终坚持追求真相。”我们了解这意味着他赞同我们在交叉 间冋中所用的技巧，至少在结坨上。

席格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们对他解释说，这表示我们已 经完全脱离危险。他不用受审也不用出庭作证。在两年的威 胁、恐惧和孤立之后.席格得到了自由，离开法院并且开始他 的新生活，不用再担心被审判、被判兢视法庭，或是帕罗拉的 恐吓，甚至是犹太人防卫联盟。他已经不必在说出对他朋友不 利的证词和面对牢狱生活的两难之中作选择了。

“你们知道今天谁不在法庭吗?”

哈洛克案的申判并未结束.只是休庭等候上诉法院作出判 决。那天早上.在判决作出之后，包曼法官垂新幵庭审理哈洛 克案。席梧再度被传唤岀庭作证，但这次并没有藐视法庭罪行 的威胁。正如预料中的一样，他拒绝作证。没有席格的证词， 法官被迫驳冋哈洛克案对所有被告的指控。

于是科恩、戴维斯以及席格走岀法庭，向彼此道贺并且大 笑，这时包曼法官转向他们生气地说：“你们知道今天進不在 法庭吗？爱丽丝•康妮斯！”就当我想到这个哈洛克案中无事的 受害者时，我听到法官的声音越来越大，也越来越愤怒：“有 人犯下了懦弱的、恶毒的、不可原谅的、不容遗忘的罪行；有 人在我认为是件谋条案的犯罪里破坏了司法正义的实现°存心 这样做的人将知道法律的力量，即使有些人在现实里逃避了贵 任。”在他明确地说出最后儿个字肘，包曼法官将他的视线移 井年轻的被告们，而直接地注视着我.就好像是在说：“你必 *须为此负责。”*

他的话语像利刃一般刺伤了我。我从来没有如此难受过， 即使案子已经结束，而我的当事人获得完全的胜利。他是对 的。在某个意义下，我们应该负责——我、哈里、琼和其他为 席格辩护的入。如果我们没有策划这突发奇想的法庭辩论，如 果我们没有为了席格的辩护而日夜工作，上诉法院很可能支持 包曼法官对于藐视法庭的判决，并且命令席格服刑。而没有人 能确定在牢狱之灾的压力下，席格是否会崩溃而同意作证°

在所有的人离开之后，我在法庭坐了整整~个小时。我不 要任何胜利的欢呼。我忘不掉爱丽丝•康妮斯。

靠线人办案的政府

席格的案子持续困扰了我好几年。我每年都在刑法课上教 授这个案例，播放录音带并且回忆复杂的法律及事实的争点。 有时我会邀请柏索来说明检方的观点。有时我会邀请琼和哈 维。学生的反应每年都不同。有时帕罗拉像个英雄，有时像个 恶棍。席格总被轻视或是可怜。包曼法官通常招人讨厌°我向 己的角色则充满争议，特别是针对受理这个案件的决定，有时 是对我交叉询问的部分。所有的剧中人物中，学生总是特别喜 欢琮，她白己在还是学生的时候，就在诉讼中扮演了就要*的角* 色C

这个案子提供r■极好的教学范例，因为指出了法律上以及 道徳上的深刻问題，那就是政府在预防和起诉大部分重大刑案 时的介入的限度，我让学生努力思考席格这个线人的角色。我 们生活在政府依靠线人办案的年代c每个执法机关都有他们的 线人，任何重要的组织（和许多无关紧要的组织），都已经被渗 透C告密好像已经变成高尚的工作，或是大众行业c我们很难 评估现在到底有多少线人。他们的角色变动太快，根本无法计 算。政府总是从他们身上不加选择地获得情报，从最轻微的到 最严重的犯罪。他们还制造犯罪，以便有线索出售。他们会谎 报犯罪，以便向雇主出卖他们想听的消息。

帕罗拉和席格的对话录音带，戏剧性地揭露r政府如何对 线人施压，以得到情报，无论那情报是杜撰或是没有根据的。 但是为了有效执法，利用线人可能是必要的方式。有史以来， 所有的政府都曾利用线入作内应，而他们也会继续这样做。人 权运动可能会让联邦调査局不能再渗透三K竟，而要是没有 内应，我们对组织犯罪的了解就要少得多了。

犹太人防卫联盟的案子并非是警察不小心“措施失当”造 成的，这是考夫曼法官的说法。其实只是因为政府根本无法渗 透犹太人防卫联盟（因此就无法预防可能的严重后果），除非通 过非法途径。于是，高层人士经过审虑和权衡后，决定要触犯 法律，为了更髙的利益，要解决“群众的騒动”。

很多人说政府只是做了他们必须做的事。当遵守法律会引 起灾难时，就不应该不负责任地墨守成规。在进行本案诉讼 时，我有时也会这么想，特别是当我知道由于席格的情报而胎 死腹中的计划时。

但是，经过最后的分析.政府是应该输掉这场官司。行政 单位为「保护重要的价值而在庞大压力卜-采取权宜措施，这是 一冋學；而法院在刑事诉讼中谨慎审理.并且确定其是否合 完，这又是另一回事。就像在二次大战时的日本侨民安.用案 中.大法官罗伯•杰克森的不同意见书里所说的：当政府官员 融犯了美国宪法，“这可以说是意外事件”。但是如果法院支持 政府的行为，“就不再是意外事件了,而是对荚国宪法的一种 解释，它具有普遍性的繁衍力量.其产生出来的东西会危害到 宪法原则本身”。

犹太人防卫联盟的案子也是如此，或许政府有防微杜渐的 必要；但是当灾难已经远离.而罪犯巳经揭发岀来了•就不必 再强迫利用违宪的手段来定他们的罪。取要的是，在我的想法 里.我比较能原谅帕罗拉的行为，却难以寛恕包曼法官将这些 行为合法化的企图。

政府单位会继续从事违宪的工作，而通常是为了较不引人 注意的理由，而非现存的这些。在这样的案子中他们会吃到甜 头，因为法院仍然忽略他们是否触法，或者认为那是无害的， 并依此作成定罪的判决。毎次法院根据宪法曖除有罪判决，就 让违宪的代价高一些。在任何特殊的案件中，特别是在像哈洛 克案这段重大的案件，代价就更高了；但是如果考虑到法院事 实上很少会要他们付出代价的话，席恪案的判决就应该被视为 美国究法的胜利。

尾声

现在犹太人防卫联盟处在自己的阴影之中。好几百个激进 分子分布在东北部的主要城市，有时候出现在反对纳柠或巴勒 斯坦的喧闹示威游行中。他们在共产党的书店放置炸弹并且侵 扰苏联的外交人员。1974年11月，阿拉法特访冋美国，联盟 的新领导还曾提供奖金以鼓励暗杀行动，不过后来被逮捕了。 在美苏关系中，联盟不再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对美国的政治外 交也是-样。在大西洋的彼端，没有任何外交单位报告过他们 的活动。

犹太人防卫联殯加速殒灭的重要事件,便是爱丽丝•康妮 斯的死。这场没有意义的悲剧让犹太社区不再愿意支持联盟c 这意味着，犹太人防卫联盟的滥用群众骚动和暴力行动，使得 原来的目的和口号丧失了意义。即使这些好战分子可以证明他 们抵制苏联或巴勒斯坦鯉放组织具有正当性，但在哈洛克和哥 伦比亚案子中的行为，特别是有个犹太女子死亡，即使是意外 的.仍然令人震惊不已。

讽刺的是，对犹太人防卫联盟的这3个人的无罪宣判，更 确切地说，没有定翠可能也为这个组织的没落作出責献。在面 对席格的罪行败露时,联盟竟尖锐刺耳地否认共谋，这显示联 盟的领导者不壌意承担多余行为的责任。更重要的.没有人被 定罪使得犹太人防卫联盟没有了英堆或烈士，否则他们可以建 造个偶像：如果席格、科恩和戴维斯被定邪并且判以长期的徒 刑，他们就会变成“政治犯”，会被犹太人防卫联盟利用为继 续抗争并且采用武力的焦点。但是失去了这样的焦点，又要面 对支持者减少的局面，犹太人防卫联盟巳经变成吵闹但却无能 的废墟，

大部分的联盟领袖和活狀分子都转而过着美国主流的生 活。科恩现在在经营-家旅行社。戴维斯在形式上和联盟还8 来往.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犹太神学院教授希伯来语。瑞朋回去 经营房地产（他最近还吿诉我——用他特有的坟场式幽默—— 他说他真是“无聊死了”）。拉比卡汉在以色列，他领导一群想 在西岸定居的正教会犹太入c在最近的-•场示威中，卡汉被以 色列的警察逮捕，而且受到粗钾的对待。他抱怨说，即使在美 国，也不曾受到如此粗暴的对待；对此，以色列的警察响应 道：“在以色列这里，我们不需要担心会得罪’犹太人的选 票，。”

席格和他的太太朵娃，他们在审判之后就搬到长岛，在那 儿开「家清理和修补家具的商店。席恪自从1973年7月步出 法院之后，就离开r犹太人防卫联盟，也脱离了麻烦。

帕罗拉仍然千警探的工作。在席格案结束几年之后，我打 电话到纽约市警局，冋他是否可以见个面做访问。几番迟疑 后，他同意

那是个温暧的6月天，我到达位于曼哈顿区布鲁克林桥旁 的警局总部。“大律师帕罗拉展开他的手皆温暖地说，“真 高兴见到20年作证以来惟一在证入席上打败我的律师广 他指 着金属探测器解释道：“设计这个是为了确定有没有人携帯隐 藏式的录音机进入警局总部。而这个'席格规定'就是，所有 的访问都必须在警局总部内处理进行L在经过搜身是否夹带 隐藏式录音机之后，我被带进小房间开始我们的谈话＜

话题转到了布鲁克林，因为帕罗拉说：“你知道若非在波 罗公园长大，我不可能侦破那个案子。在我成长的时候.我常 常看见像席格这样的犹太家伙。那些迟钝无用的家伙，他们是 篋莫我们的，如果你和他们处得好的话，你可以让他们完全顺

IhilflD ftcmniH himawmi

从你。席格就是这样。他其实有点想要成为像我样强悍的意 大利警察。我正好抓住这•点，然后跟他玩。我们习惯很粗再 地说话,意大利式的谈话，不是犹太式的，谈些关于汽车、炸 弹、吗啡这类的他照单全收。通常我让他变成意大利人， 然后变成警察。我从来没有完全成功过。但是我抓住他的弱 点.很重要的弱点。我不可能做到的，除非我知道波罗公园. 除非我知道怎样利用像席格这种笨蚤。”

为什么他决定揭发席格，并利用他做证人？ “这并不是我 決定的，”帕罗拉反驳道，“我他妈的快疯:了。他是我20年来 最好的内应。你知道，他可以让我们发财。所有其他我知道的 线人都会要钱°就他所提供的消息，他大可以要求2.5万甚至 5万元。但是他从没要过一毛钱。他妈的当一堆屎的价钱都比 当证人要高。但是那些夭杀的联邦政府决定要他当证人。为什 么，我不知道。预防炸弹事件不是比把几个笨蛋家伙送进牢里 关几年更重要？而旦你看看结果如何c我们把他抖出来，却输 r実于。联邦政府那些人只会砸锅。他们违背诺言.却拿我做 替死鬼顶罪。他们要我随便敷衍那个家伙，而我照做了。他们 却用我来说谎。他们破坏我的承诺、干是我只好否认曾经做过 承诺。”

像帕罗拉这么经验老到的警察，怎么可能被像席格这种笨 蛋给愚弄r?我提出问题。“他很不错.至少他后来变得很厉 害介讽刺的是，我们作法自毙，自己跳进坑里。你知道，当我 冋想的时候，我曾感到怀疑。这家伙有没有对我们录音？我记 得曾这么想。不过我猜我那H寸很粗心。他相信我们，我们也相 信他c我们都是他妈的笨蛋。我们都太相倍对方了/

我和帕罗技:一样，对席格也有这样的优势，因为我也生长 在波罗公园c “和很多像你这样的家伙在一起？，'帕罗拉笑r. 而我继续说着，“我习惯和像你这样的家伙打棒球，强悍的意 大利小孩总是炫酒他的肌肉，然后开始打架。我们的策略就是 要让他们过于自信。让他们以为我们很害怕。让他们变得粗心 散漫。然后回击。当我们是小孩时，这招就:有效了，而现咨则 对你有效了

帕罗拉摇头笑道。“你还真是个怪胎，大律師C你的确是 愚弄了我。我那时以为在交叉询问中你问我的各种开放性冋 题，是向我投出简单的滚地球。你的确让我过于自负而变得粗 心。然后你去下一颗炸弹.，我真的很害怕。在我这辈子里，我 第一次对法律感到害怕。我不知道法官或联邦政府那些长官会 怎样对付我

然后他停了下来对我笑.他小声地说：“你知道当你最后 赢得那个案子时，我的感觉是什么吗.大律师？我觉得太棒 了，真的太棒了 c席格不该进监牢的了

当我起身要高开时，帕罗拉转过身来把他的手臂放在我的 肩上。“大律师，”他说；“这真完全是个波罗公园的案子。我 侦破r案子并旦指出席格，因为我了解这个老地方。而之后， 你从剑桥来把我打败了，因为你记得这个老地方。惟一不知道 这个老地方的，是包曼法官。而他绝对无法理解这个案子。他 不了解席格，他不了解我，他甚至不了解你。他以为他了解你 们，以为你们是虚有其表的律师。他不知道你是真的布會克林 街匕的小孩,穿着三件式套装的街头战士。这就是为什么我喜 欢你了。如果我有了麻烦，我会去找你的，大律师。我希望在 我这边有个街头角色，即使你从不是个两个水沟盖的男人。在 法庭上，大律師，你巳经是3个水沟盖的男人了建对波罗公 园的人而言，这是最极致的赞美了。

第二章人只会死一次

—个人躺在地上死了。他的敌人走过来，以为他在睡 覚，然后他猛剝尸体。这个人是否……謀杀这个死者未 遂？法律有时是有点驴.但也不至于冥顽不灵。

瑞槍，霍顿诉史雷斯案C

布法学院-年级的课程車，通常都会安排“苏格拉底教学 法”。教授扮演全知者苏格拉底，提供假设性的案例，并且对 迷感不已的学生提出连珠炮似的问题，每当学生的回答接近正 确答案时，教授又改变了案例中的关健事实，然后问学生这个 改变是否会影响他的答案。这些不断变化的“假定”（有着不 断变动的事实的假设案例）是法律教育的主要部分，为的是训 练未来律师的思考能力，以便于将来在法庭上的激辩。有些学 生抱怨那是“纸匕谈兵”的教育方法，但也有许多学生似乎很 享受这种挑战。

在，年级的刑法课里，有个总是激起学生好奇却又让人迷 惑的“暇定”，那就是被吿射杀的对象，在他认为是个活着的 人，而事实上是个尸体或入偶，这时候他是否会构成杀入未遂 的罪名。

当我幵始教授刑法吋.法学年鉴中外没有这样实际案例的 报告，所以讨论这个仪應必须经由“假定”的方式，或引用类 似的个案。

找員喜次的案了是福尔摩斯的故事《空屋历险记八伟大探 长福尔摩斯正被英伦迫踪，英伦是“最历害的狙击戸”、•'伦敦 第二危险的男人”（最危险的男人当然就是首以莫里亚带，英 伦的老板）。为了把这人引诱出来，編尔摩斯委托有名的雕刻 师制作了 -个和他自己的头完全相冋的蜡像C这个,'诱可”*被* 摆在贝克街上福尔摩斯家甲.的窗边，不时转换方向，辻人觉得 他在活动。时候*到n,*莫伦岀现厂，他在对街用高性能来而枪 瞄准“福尔摩斯”。子弹击屮r麟像，“正中后旅勺，’脑袋' 炸开来二莫伦即刻被逮捕，并旦承认他打笄谋求福尔摩斯， 却被探长聪明的诡计给阻止了。当警员带走英伦时.福尔摩斯 问：“你要以什么罪名起诉他？”巡官莱斯特借德回答说：“这 还用问吗？当然以谋杀福尔學斯未遂的罪名c”伟大的探长沉 思r片刻，然后插着头表达了不同意见：“不能这样的，莱斯 待雷德广他提议应该试试看莫伦和其他未侦破的谋杀案之间 的关系。迷惑的读者始终搞不清楚.在英国法律下.射杀人偶 “脑袋”的“杀人犯”是否犯了杀人未遂罪。

美国有个真实的人偶案件，在许多刑法案例参考书中经常 彼提及。密苏里州有个猎人猎杀一头“鹿”，那其实是公园管 理员为了要抓盗猎者用的假动物°争议在于，这个猎人是否构 成在非猎杀季节猎杀鹿只的罪名。法院认为：•.意图做那些在 法律上而言不可能的事……不能算犯罪。举例来说，意图杀害 尸体并不构成犯罪，因为尸体不可能被谋杀。”

某些学者不同意这个见解，他们认为，如果被告相倍这个 “尸体”是个活着的人而慮图杀害，这就应该构成杀人未遂。

Utidl iuiunuuis

天jimx 123

我亦法律学院…年级时，曾热中探对未谖驿的法律呵题， 在我所知的最卩案例.里，有个叫达姆斯的人，开布载君他的老 婆，后来他挈岀枪来威胁她；她试图逃走，但他抓住r她，而 旦京枪抵住她的头，他缓慢而谨慎地扣下扳机，手枪并没有射 出子弹。他忘了装子弹！两个警察目击了这个爭件，并H听到 达婿斯在他扣下.没有子弹的手槍之后大叫：“它没有发射，它 没有发射。”（我们无从证明这个吼叫的声调是自信、失望、惊 讶，或是絶帯！）他被判杀人未遂罪。而他提岀卜.诉，以他“不 可能用未填装了弹的手枪射杀他老婆”为理由＜,法院维持原判 浜表示：

当达她斯……扣下扳机时，该手枪并未填装子弹,这 项事实并不能免味他荼人未遂的罪名.如果他疏实认为当 时偵手枪已经墳装了子弹的话。

我対这个案子做笔云，分析“不能未遂”慨念，利用我假 设的例子：“对着情•似睡着的人开枪，他却因为自然的原因在 射击之前早巳死亡疽 我试着区别两种未遂之意图，前若是因 为个人不能控制的偶发因素（比如手枪在发射时因为卡弹而无 法射击）后者则是因为个人意志的自制（比如射击甘发现对方 怀孕而改变主意）。引用佛洛伊德对潜意识行为的研究，我推 测达婦斯忘记頃装子弹反映岀他对杀死老婆在潜意识里有冲突 的情结。我的报告既幼稚又自大，而且布満临床心理学上的陷 鲜，但是这也让我认真思考法律E的未遂卵以及如何为”不 能”作辩护C

当我在哈佛法学院开始教授刑法时，我特别投人刑法的 “未遂”问题、每年班上都会分为正反双方，讨论福尔咋斯的

故事，成是假设某个案子，在该突中，“杀人犯”刺杀他以为 活着的故人，而因为他早已经死亡的中实.使他免除杀人罪. 大部分的学生起初都同意上议院议员瑞德的声明，他次为如宾: 法律对刺杀戸体或名•人偶荷作出杀人木遂的认定，那么法律就 实在太驴了c我则扮演魔鬼代言人.要求学生在剽杀尸体案和 其他被学生认为是杀人未遂的假设性案件之间比较同异＜,

有个假设性案例，是小说《杰克的，天》的故事，描述戴高 駅总统因为突然夸下腰来而逃过暗处刺客的子弹。在另一个案 例中，有人在飞机登机处装股炸弹.却因为机械故障而不能爆 也

当课程结束时，许多学生改变立场,认为“不能未遂” （尸体和人偶）以及非预期之状况（弯腰的总统和爆炸失败），.二 者间并没有本质匕的差异C

在这些案例中，被告企图杀害而民也想尽办法要达成这个 结果。我甚至提出论证说，在道德的意义F,在想尽办法要杀 人却失败的被吿和成功了的被告之间，并没有任何有效的区 别。我问道，偶然的成功或失败能够决定被告被惩处的程度 吗？

这些课程一直让我很兴奋，但是拿假设性的广体和人偶作 为“不能未遂”的例子，却总有笄里看花的感觉。其实，批评 法学院的假设教学法的人，都会提到“尸体案件”，以说明法 学院的假设有多么不切实际。因此，在10年的教学之后.我 要在法庭上为对着以为还活着的尸体射杀的第一•件真实案件进 行论争，这使我异常兴奋。

真实的尸体案件

故小是在1975年的10月.杰夫里•何恩律师问我是否对

他朋友的弟弟的上诉案有兴趣，那个入因为射云•民尸体被判 以杀人邪名。

“你在升玩笑吧！ ”我大叫道c “这种案件是不可能发生的. 除了在法学院教授的奇想之中

他向我保证那真的发生了。我告诉他，如果法院对该案的 报吿真的提到这吸引人的议题，我是绝对会去参加辩论的。这 会为我的刑法课程添加怎样的内容啊！

几天之后，杰夫里带着整箱的文件飞到了剑桥，他告诉我 涉及本案的悲伤故事。（法律教授为着吸引入的事例而兴奋不 已，却常沽忘记在那背后的入类悲剧。）他朋友的弟弟，叫梅 尔•德胃加什，23岁.来自布符克林班森赫斯特区的中产阶级 家庭（毗邻波罗公园区）介梅尔的父亲和两个哥哥都是会计员， 他的妹妹是宾夕法尼亚州州立大学的医科学生。就像他的哥哥 和妹妹•样.梅尔也上大学c表面仁，这个家庭像其他中上阶 层的家庭•样。但是梅尔弁不相同.他自祖母遗传了環痛症. 并且会I甘切性发作.这让他感到十分困扰。自从育春期开始， 他的生活就育，麻烦。1971年当他就读塞拉加斯大学时，就 因为非法持有手枪而被逮捕。在认定罪行轻微Z后，他KTT 缓刑判决。在他的大学时期，这是他惟一接触法律的正式经 验，但是毕业Z后他开始和一群强悍的人鬼混。

1973年12月21日星期五的晚上，梅尔和两个朋友，麦 克•吉尔以及乔，布什，一起外出喝酒参加聚会。麦克住在布竹 克林西区公寓的地下室；乔和他住了几个可，麦克认为他应该 分担房租和其他花费c那天傍晚，麦克好几次要求乔分担房 租。乔很生气地回答说他什么也*没有,*如果麦克坚持要的话， 他就会“小客气了”。大约半夜，这3个入回到麦克的公寓继 续喝酒。大约3点的时候，乔和麦克的争执越来越剧烈。麦克 再度要求租金100元，向芥再次威胁如果他不停止的沽，他要 伤害他°麦克重复他的要求。

突然，乔从他的口袋中掏岀0.38 n径连发左轮手枪,井 曰对准了麦克C麦克步步后退。但是乔井没有停止。乔对着麦 克的心脏发射3枪.梅尔看着麦克倒/,血像瀑布般从他晌曰 的洞中流出来。

然后乔转向梅尔，車枪指着他.说：“如果你不射杀他， 我会射杀你c”乔希望让事件看起来像是他们一起干的，这样 梅尔就不能指控他c虽然梅尔在他的靴了中有白己的呛.但是 他被乔吓倒r。几番迅疑之后，梅尔走向麦克倾斜而净止的身 体，打卜他0.22自动手枪的扳机。在乔的0.38 口径的子弹穿 透了麦克胸部的几分钟之后，5颗子弹打破了麦克的头。

第二大淸晨，当麦克的尸体被发现的时候，乔和梅尔正在 前往纽约北部的路上c他们在城外待了几天，而梅尔在几次癫 痫发作之后，过r圣诞节，他就回到他双亲的家e

梅尔的自白

12月27H,梅尔的双亲动身去度假C他的妹妹因为学校 圣诞假期放假而在家，开车载父母去机场。梅尔独自在家，突 然有种熟悉的感觉，似乎是德痫要发作了。几分钟之内，他便 痛苦地在地上打滚,咬着他的舌头，然后失去知觉c当他妹妹 冋来，发现他躺在地下室的沙发上，神情恍惚。她试着和他说 话，但是他无法清楚地说话。他只是嘟哝着，并目•对她打着F 势表示他必须要睡了。那是在下午5点的时候。

一小时之后，有敲门声，有个自称是“梅尔的朋友”的男 人说他在找梅尔c他直接走到梅尔的沙发边。这个人并非梅尔 的朋友，而是便衣约瑟夫• R拉斯奇洛，他负责调査麦克的谋

杀案C

忏拉斯全洛向神志不清的海尔宜读米兰这警告，吿诉他所 有基木权利：他可以保持缄默，还可以雇话律师。之看，探员 开始提出必氈而例行性问题：“现在我已必宣读你的权利.你 愿意在没有律师陪同5回答I可題吗？”梅尔点点头。

长拉斯有洛探反现在可以白由提岀问题了，他问梅尔，关 于麦克的死他知道些什么c梅尔冋答说他什么也不知道，因为 他和他的朋友乔•布什北上旅行r四五天”探员接着冋梅尔是 否慰意到警局去指认衍什的照片。梅尔同意。当他们到达第六 卜九管区（在我卜几岁时，每个礼拜我都会走到这个管区，参 加警察运动社团的聚会），他们带梅尔进侦讯室c卡拉斯奇洛 吿诉梅尔说，警方有好几个目击证人，都表示曾看见梅尔拥冇 并携掉若一把手抢。

此时梅尔台诉探员他的感痛刚才才发作c而探员告诉梅尔 要到侦讯元成Z后才会给他药吃.

于是梅尔开始告诉探员在为租金争执之后，折如何射杀了 麦克，还有他如何地“客怕”乔•布什。他对探员表演他是怎 样走到麦克的尸体旁，井中看他的0.22 口径手枪对着麦克的 头幵火，梅尔说从乔发射子弾到他发射之间“大约3分钟，雄 多不超过5分钟七 当探员间博尔为什么射求他的朋友时，他 解释说•'麦克已经死了”而他又“很害怕会没•”。

对探员卡拉斯奇洛做完这些陈述之后，海尔被逮捕并1L以 杀人罪縑起诉》地方法院ITJ理检察官约瑟夫•洛利亚和一个速 i己员被找来，进行正式的口供笔录。口供是构成起诉案的核 心，它的记载如卜：

助理栓掃官洛利亚：在12月2 2日凌晨大约3点30 分，你是否在第五十二东街740号？

签：是的C

问：有其他人和你在〜起吗？

答：我确知的只有乔•布什。

问：你为什么会不确知？

答：我不时地会痉挛°每一次我痉弯——癥痫我的痉 *掌*——我就

但是助理检察官打断了梅尔的话C

问：乔•布什在做什么？

答：嗯，起初乔拿岀枪来开始射击。他甦我措手不及 时把我*抓住。*我真的不方送他会这样阪。

问：然后发生什么事？

答：麦克倒在地上之后，我的癲痛就停了。而乔在他 身上射了 0.38的子弹之后，我升始命他射击。现在，为 什么……

但助理检察官再一次没让梅尔把话说完。

问：我对为什么没有兴趣。你命他射了几枪？

答：大约5枪°

问：麦克那时有对你做什么吗？

筌：没有，麦克巳经死了。

问：你开枪之前有检查他的脉樗吗？

答：没有，他没有动。

洛利亚先生：我没有进一步的问题了。

OuIH/ UwU Mwab .in 嗥伊袖

« 无jh飨次 129

梅尔的妹妹是杰夫里•柯恩的弟用的胴友，他打电活给杰 夫里寸求帮助。杰大甲.答应r,在为审判做了些准备之后，他 找到两个经验丰富的布件克林刑事律师来帮忙，

同时.警方到处都我不到乔•布什一一最初射柔麦充的男 人“他在国内四处逃亡，最后冋到纽约。他又rr些麻烦屮. 这些事导致他被逮捕了，但是纽约市警局不能指圧他与麦克之 死有关,即使如此.芥•布什仍在纽约市瞥局的监管之中，在 记荥上他仍是逃犯的身份，直到发生巧合事件：乔•布什和梅 尔•德侔加什被关在同•冋牢房中。梅尔马上告诉了他的律帅. 丁倪乔•布什就正式和梅尔一起以谋杀麦克的罪名被起诉，

右什的律帅最后和地方检察官达成认罪协简。协商的内容 中提到将对布什故意不人的控诉改为过失杀人“布什会被判以 5到I。年的徒刑c梅尔认为他既非造成也不是故，怠让活生生 的人死亡，所以他拒绝同意过失杀人罪的认罪协而，并就谋杀 罪名受审。

1975年9月8日.指控梅尔谋杀的审判在金斯具輦高法 院开庭,3听取了燃学上对梅尔癲珠症的证黄之后，法官认定 梅尔的曰供是出于自愿的,、陪审团将会听取梅尔被捕的当天对 探员和地方检察官所说的证词。其实.如果不是他的口供，木 案根本不成立，因为乔•布什不愿对发生的爭说任何话。小案 的起诉仅仅是基于悔尔告诉地方检察官的那些话而已c

起诉状指控梅尔和乔•布什的“共同行动”.导致麦克•吉 尔因枪伤死亡。在这个推沦之下，检方必须证明乔和梅尔共谋 杀告麦克。如果他们可以证明这点，那么是谁的子弹杀r麦克

① 除r特别的情形之外，像谋杀这类的犯罪是左州的管辖范梱内.而非在 联邦法院，

就不車要匚、/方只要能江明任何一个人的手枪中的任何-发 子蜂，或峦集的数发子弹.造成麦克的死亡，这就可以S 是因为当犯罪行为是共同行动的时候，其中任何罪犯在法律*L* 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贵，而其他人也同样要为此*钮虬* 因为这是 他俏共同造成的。例如，如果两个武装抢劫银行的抢匪进入银 行，其中一人开枪杀了警卫以便利行抢，另一个抢匪也-样触 犯厂谋杀罪。如果两入在警卫身上各开一枪，到底是谁的子弹 杀了他的问题也就不重要r,两个人都要为他的死亡负貴。

但是如果控方无法证明乔和梅尔共谋表害麦克（如果证据 显示乔射杀麦克是独自行动而梅尔井没有赞同的话），那么政 府对梅尔的指控想成立就困难得多：为r让梅尔被判定谋求, 控方必须说明：一、当乔对着麦克的胸开火之后3到5分钟之 内.就在梅尔对麦克的头开枪时，他真的还活着；二、梅尔和 信麦克还活看，而n在开枪吋是故意杀害他的C

专家证人的战争

就在审判开始的时候，检方显然不能证明乔和称尔是共同 行为。丼没有证据证明梅尔桁早曾同意乔去杀害麦克c根据惟 的证据（梅尔的口供）.是乔冲动而且-个人射杀r麦克，而 梅尔什.么也没做，直到乔射杀了麦克的几分钟之后°市判的法 官听取证诃之后，认定椅方不能证明是共同行为。检方现在必 须证明麦克在乔射杀他后的几分钟之内是活者的。这个案子于 是变成法医的战争，双方都会找来法医到证人席上作证。

控万的主要证人是法兰西•梅洛默医生.他在麦克尸体被 发现的数小时之内验了尸。那时没人知道谁尤开枪；法医能利 定的，只是麦克心粧被射了两枪，而头部被两种口径的子弹射 了好几枪”因为验尸工作是自头部开始进行的，签定报吿认为

质呼UU1耻5動hwusctut 弟一部JtMMX

可能的死因是“头部和胸部的复合怆伤，脑部受伤，还方因为 穿入心脏引起的胸腔两側大量出皿，这显示行为人有余人疇 好'梅洛默跋生坦直的证词和验尸报告的结论股无异。

在交叉询问中，他被问到•个個设性的问题，基于证据而 臆测出来的冋题°（通常证入不被允许叫答假设性的问题，但 是专家证人除外。）对梅洛默医生的攸设性问题是这样的：

设想死者的部祓0.38 口径的武器（乔的枪）所射伤。

再设想3利5分钟\*后,死者头邮被较小口栓的氏廿（梅 尔的枪）所射伤。医生,就医学妁确定性而言，你可以告 诉陪审团，死者在稍后子弹射入他头部时，是否还活着？

陪审团等待医生沉思后得出答案。最后，他用低沉的声音 回答说：“不，我无法冋答这个冋题c”

检方另一个专家证入是迪马伊奥医生，纽约市也学检验中 心的主任，他已经看过太多的尸体了°他指证说冇一发（）.38 口径的于弹（从布什枪中射出的）“没入肺部，并且自左至右地 穿过心脏”°于是他被问到是否该发子弹会宜接致命。他的冋 答是“是”。审判的法官冋道是否这表示那人立即死亡。

基定人：不，不一定。

法官：这就及我想知道的。

被告辩护入接看问：

闷：但你是否有任何可能的方法可以知逍・要3久时 问他才会死亡？

答：没有。

彘后辿马伊奥医生被冋到与对梅洛默医生相同的假设性问 题：是否能就医学上的确定性去回答.麦克在胸部中枪后3到 5分钟之内仍然活肴？他的答案和梅洛默医生一样。

被吿只打算传唤一名专家证人：样本医生，他曾在纽约市 权戒医学检我屮心工作长达20年之久，而且担任过纽约大学 医学院法医学系的系主任。世界各地的人都认为他是法陌学和 汰律病理学的菩宿。赫本医生被问到是否“能说出本案中死者 在胸口受到布什0.38 口径于弾的枪伤之后，要多久才能去 世” C

瓣木医生再次确认了控方专家证人的论点：

没有办法。我们完全元法璃认。死者胸口中枪后7能 很快会死亡。常常他会因为枪伤一下亍就死了。这些伤害 也有可能会艳延 要过一&时间才死亡。但是……大多 数情况是他们会很诀死亡。

作证或不作证？

依据所有签定人的证河.被吿必须作岀重要而困难的决 定：让事情软这样.或是把握机会让梅氷自己上证人席c乔・ 布什I分清楚，他不耿为任何一方作证，而且，也没有任何… 方想要冒险传他出庭勉强作证。

犯罪的被告是否需要亲自出庭作证，这是刑事律师既收大 又困难的决定c即使如此.每个被告仍有宪法上的基本权利， 可以不自证己罪。很多经验丰富的律师相信.陪审团始终认为 被吿若不作证就是有所隐瞒,、他们通常是对的！但是他想要隐 瞒的，经渚不是他白己在该案中的罪行；他想隐港的是过去被 判决有罪的引实C在证据法里，如果被吿不出庭作证的话，他 较早的记录通常不会被说出来C但是如果被吿选拝走上证人 席，检万就可以在交义询问中询问他过去的犯罪记录，借此怀 疑他作为证人的可信度。虽然法官会指示陪审员不要以过去的 犯罪记录作为其犯罪的证据，却还是会影响他作证的可信度。 每个人都知道这是不相干的事。大多数的被告和他们的律师都 害怕这种情况.这将会使陪审员在认定有罪与否时心存偏见,, 有些陪审员可能其至会作出有罪的结论，因为他们认定他是坏 入，却不去考虑在本案中他是否真的有罪C

有时候，辩方律师没有多少选择的机会，因为当控方的证 据要求被告直接作答时.被告律师可盹必须冒险自行揭露他的 当事人的犯罪记录。这个判断是夏杂旦微妙的，总是要根据个 剧案子的爭实来决定。（我认识一位刑事律师，对--件刑事案 要价5万美元，他说5000美元是为了本案的准备和解决冋题； 剩卜-的4.5万是要支付他在审判将结束时建议当事人是否应该 上证入席作证。）

在梅尔的案子里，问题差不多。一方面，梅尔有前科，但 那是在他大学学生时代，而且是不很严货的罪；另一方面，这 个案子的证据没有那么站得住脚。但是他始终面对着一个成 胁，那就是梅尔可能在交叉询问中撤起砖头距自己的脚c他将 如何解择他向朋友的头部连开5枪的怪异行为？陪車团是否会 相信，悔尔自己持有上膛的手枪，却害怕乔•布什会加害他？ 如果他是如此的恐惧，为何在犯罪之后，他又和布什,起到北 部去？在交叉询问中，是会有一些很谁以应付的问题的c

被告•的辩护团队决定任事态发展，不要传唤他作证c他们 知道没有了他的证诃，除了探员卡拉斯奇洛在审问梅尔时所说 的那些话，就无法证明记录中所说的，是因为乔以枪威胁要 杀他，他才对着死者的头部开枪的c法律认可在强迫或威胁下 的正当防卫，但是这个限制很严格而H很乂隹成立。辩护人斌后 认为.让他作证的潜在性危险超过任何现实的利益。

“大辩论”

带者医学专家证人的冲突意见，案子到了陪市团面前,、辩 方完全反对案子送到陪审团，因为根据医学证网，陪审员无法 论断麦克在梅尔开枪时麦克是否还活着c不过法官还是裁定， 陪审员应该栽定小案最重要的争点——“当时死者是否还活 着二

这个争点变成最深奥的道德和科学的议题：生命何时结 束？面对这个难题，科学家、神学家、哲学家和律師们，几个 世纪以来，总是争论不休。有人认为生命直到心跳停止时才结 束。但是人造呼吸设备发明后，在其他生物性的功能都无法挽 回地结束之后，仍能维持心脏持续跳动许久c因此大多数的医 生都主张“脑死”〈表现在脑细胞的电波活动停止）作为法律上 生命终点的认定，这是比较实用的标准。（在生命周期的另一 头.也有相似的争论：生命何时开始？）

不过，审判的法官并没有将陪审团带进这个往而不返的论 题。他只是简単地指示陪审团说：

当有人故意致他人于死亡，而且在行为上致使他人死

亡，那么他就犯了谋為罪。

法官把谋杀罪的“故意”定义为:

有意的、出于白身之恙志的、知道其后果g、恶意的 行为.*而*有別于由于鶴误的、意外的、无意的或过失的行 为。

接着他告诉陪审团如何判断被告是否眞有谋杀的故意。他 解释道：“故意是人心秘密而睁歎的作用c那是不可见的东 西。”但是在判定被告有无故意时，陪审员可以使用“推定” 的方式：

寸艮据我们的法律，每个人都被推定为故意要达利行为 自然且可能的站果。

不过，法官强调：“你们可以……接受或推翻这个推定。” 法官指示陪审团说，只有当陪审团认为麦克在被梅尔射杀 时还活着时.才可以判他谋杀罪，接看法官解释说.如果陪审 团不作此裁定，仍然可以判定梅尔杀人未遂。法官同时说明了 这个复杂的嚥题“木能未遂”。

现在，女士先生们.因为死者早巳死亡，所以在事实 上&法律上，泰審死者瘁是不叮能的，即使如此.你们仍 可据此判农祓名是為人未遂，只要你们发现在没有合理的 推定的带况下，可以认定 被告确实故意条害死者，并

且在他自己心中和优该死者是活着的——叩使他真的死 7e

法院诱使陪审团就梅尔射杀死者一事判他杀人未遂罪，但 是强调只有在梅尔相信麦克是活看的情形下。

儿个小时的审议之后，过了两犬，陪审团作出全体••致无 异议的裁决：梅尔犯厂谋杀罪C陪审团认定麦克在梅尔开枪时 还是活着的.他们根本就不用去面对梅尔是否犯r杀人未遂罪 的第二层网题.这只有在麦克当时巳死的情形卜'才会发如，但 是这个吸引人的问题仍然潜伏在本案屮，准备再度被提出来。

几周之后，梅尔再次被带上法庭，根据法律，将处以无期 徒刑或15年有期徒刑。根据这判决，梅尔最少要在牢中服刑 8年牛.，而他也可能必须在铁窗之后度过余生。乔•布什槟认 最先开枪发射出致命的于弾，但却因认罪协商被判辻失杀人， 可能关不到5年就会被释放，最多也不会超过10年。在法庭 卜.争取宪法保障的基本人权，竟要付出如此大的代价！

州法院上诉审

在梅尔案被定罪之后，我见到了柯恩，他向我介绍德伟加 什家人介他们聘清我蘇备诉讼并进行上诉。我的第-件事就是 和我的当車人见面＜ 我前往布鲁克林区的男性拘留所。典狱长 带我到了满足受监禁样的牢房c至少有7个人从梅尔牢房的铁 栏杆后注视着我：他们全部都很高大.大部分是黑人.冇几个 嗓门很大。梅尔站在那儿，相形之下差异惊人.他只有】.6米 左右，肤色苍白，结巴的声调显得很平悖。梅尔显然对他的身 体卜'过一番功夫，他的肌肉结实有力，在充满暴力的男性拘留 所中，这样的防护条件是有必要的。

我们被带到谈话室内，进行简短的对谈。我告诉他我的k 诉计划。他看来兴趣缺乏。他惟一的问题是：“你何时可以把 我保释岀去？”我告诉他在被判谋杀罪后，保释是不可能的勺 他要我想办法。我告诉他没有任何机会，至少在上诉之前。他 很不情悠的样子，十分失望地回他的牢房C

Airtlty UmHI hiMMUHi

緊一％ 夭mac 137

我要求尽快幵上诉*庭,*丿卜且在几周内提出诉状’我们认为 杀人哗并不成立，因为并没有超越合理怀疑的证据可能证明友 克在梅尔开枪时还活着。超越合理的怀疑的举证责任正味眷， 仅仅是推断为可能，那是不足够的；他们必须尽一切町能地证 明W实的确定性，至少在理沦上应该如此

我们次为，对“麦克在梅尔幵枪时是否活昔”这个冋题. 陪市团不可能达成超越合理怀疑的结论，匹为即使是检方的专 家证人都承认他们（负貴验尸的医生们）“在庆学上完全无法确 是”，麦克在乔射杀他之后的3到5分钟之内是否还活若（我 从没有讨论是以“心跳停止”还是“脑死”作为判断准则°在 大多数争讼的案件中，脑死郁唉尤下心跳停［丄 其实，由脑死 来界定死亡的目的，是为了准许生命维持系统可以终止，或是 可以开始进行器官移除.这时心肌仍可跳动，但是不可能恢笠 意识°在本案屮，心跳号止明显早于脑死，而我们不想转移法 庭的焦点c）

检方让步承认并没有直接证据可以证明麦克当时还活若， 但是他们辩称说有确凿的“问接证据”支持这项结论。根据目 前的法律.刑案的成立可以根据“间接证据“，但是只有在 “待证明的事实••… 在完全确定的程度R 在有罪认定以外. 排除『所有其他可能的假设”。⑴

检方在诉状中指出，麦克的尸体被发现时.胸腔积满了 血。胸腔大约要10分钟的时间才会充血，而在此期间，他的

0）辺常最常用来区别“直接”和“间接”证据之间不日的说法是：如果有 人告诉你他刚才在外面看到犬王在FfM.这就是在接诚据可以证明正在下.雨：但 是如果你自到•駐人带者湿淋林的図伞走进室内，这使是冋接证据诃以推断正在

心脏应该还在跳动，既然如此，懈尔开枪吋.麦克就有可能还 活着，但是梅洛蒙医生作证表示，他只能“鬱测”胸腔充血要 花多久时间,、“推算估计”（即便是鉴定专家所为）并不足以作 为可以超越合理怀疑的证据0

在我们上诉状中，第二个主要的内容即是认为.谋杀之所 以不能成立.是因为既无法证明麦克在梅尔开枪时已经死去， 也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证明梅尔相信他当时还活着c如果梅术 相信麦克己经死r （不论他所相信的到头来是正硬的或不正确 的），他就不可能“故意”杀害他。这个争点的惟-直接证据 是梅尔自己的证词：在他的口供中，他说他相信开枪时麦克已 经死c

札们的第二个重点是，不得采用梅尔对检察官洛利亚的口 供，因为洛利亚在梅尔企图解释他为何开枪时打断了他的话， 这个做法并不适当。助理检察官的行为给了我们•-个机会，在 上诉之前采用梅尔的“证词”，而不用让他在陪审团面前冒险 作院c柯恩准备了口供书，说明如果不是被打断的活,他会如 何对助理检察官说：

首先.我确定麦无•吉尔庄我吋着他开枪之前己燈死

7.其次，我为我的生命感到畏惧、害怕，因为布什案枪 对着我并且明白地对我说，如果我不对着尸体开枪.我也 会被杀掉。这是成胁，成王不怀煖，回为就在几分仲之 甫.我看到布什……泰了我呆卄的朋友。

不管这个法律争点如何解决，我希望法官能看看梅尔的供 述，并且了解当他对看他朋友的头部发射了 5发子弹时，他心 中经历了些什么、.

Quii^ UiuU Awsh bttftKHttu

第\_@ 139

言词辩论定在1976年2月5日召开，在布鲁克林上诉法 院，它位丁布曹克林美丽住宅区的安伸街角c合议庭的法官有 5位，但只有-位法官主持整个辩论°

夏皮洛法官是个道地的布角克林小孩：讽刺而右耐烦的声 调充斥木他的每个问距中.。他不以为意地帯若伍件克林口音. 刺探我们案了中的緑个弱点。大多数他的问题都很雄辩，不是 要你回答，只是要告诉他确实掌握案件中所有的细步。在胸腔 充血的问题上，他对找\*不留情；接着是5发子弹的部分：“1 发或2发不够达到目的吗？为什么他要发射5枪？难道这没有 代表什么意恩吗？”他似乎很满意我的冋答。当我开始陈述最 臼重点时，他打断了我（讽刺的是，这就像是我起初提岀梅尔 被助理检察官打断冋答的不当处置-样，但是我还好没有拿来 影射法官）：“我们已经听够了你说的「，教授。让我们听听看 地检署会说些什么吧/

地区检察署由上诉审的主任检察官代表，他是个精明、博 学的法律人，名叫海曼•布伟克。布铮克还没就位，夏皮洛巳 经看着他说：“你证明他还活着的证据在哪儿？我没看到。”

布鲁克开始整理答辩状中的间接证据。“不够充分.不够 充分广 夏皮洛不断地打断他的发言。布曾克每黨岀-个间接 证据，夏皮洛就提出无罪推定的假设。法官夏皮洛在帮我辩论 这个案F。

几分钟之内，布會克改变他的做法。他深深吸了 -口气, 勉强承认，证明麦克在梅尔开枪时还活着的证据是有些“可 疑”。

夏皮洛对他施压：“这是否表示你已经让步承认谋杀罪并 不能成立?”

“我们并不是要促诵判定谋杀舉・”布件克说话的声音很

小，看来局促不安，“但我们坚持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那构成杀 人未遂了‘

夏皮洛笑幵了嘴.他直接地M刺检察官：“冰是在告诉我， 当被吿•想要杀害-具尸体时，会构成杀人未遂？”法官在说山 最后-•个字时，声音提高了八度。

布仲克坚持他的立场：“这正是我们麥主张的，阁4,”

夏皮洛显然不能相信地摇着头：“这的确是一个冇趣的理 论。以前从来没听说过。”

布鲁克持续辩称，在纽约州，立法局最近修正r法律上的 未遂罪，把“不能”纳入未遂罪。根据修正之前的法律，被告 在意图犯罪酎构成“在法律意义上不可能”，是可以赢得诉讼 的”

例如，在常被引用的英国假设性案例中，爱尔顿女士到法 国旅行，并a.买r -些*留厳,*她相信是法国制的，而这样的商 品必须课征进口税。为r•不要付税，这个不大高贵的女士决定 通关时暗蔵走私这些蕭丝。稽査员发现了，这个女士不大好意 思地承认她“犯了罪”。但是调査时发现，被骗的是这位女士 而不是海关：这些菌丝根本不是法国制的，这只是便宜的英国 复制品，根本不用付税金。爱尔顿女士是否企图逃避关税未 遂？她当然有犯罪意图。如果事情是她所相信的那样，她就成 「走私犯了,但是罪犯需要为意图做出不构成犯罪的行为而受 惩罚吗？

（在纽约，每天都有爱尔顿女士 “犯罪”的当代翻版。旅 客只用少许的钱买r “偷来的”昂貴的名牌手表,后来才发现 这是专门坑害游客的假货c这个被骗的旅客是否会因为他自以 为不会出错的意图，而构成购买赃物未遂？）

大多数的权威人士都认为爱尔顿女士并未违法。因为她企

OuB^r Unii） Pwrac hiuasui

箔一％ 无141

图进行的是“法律上不能”的行为：不可能企图在不用课税的 物品匕逃税《但是也有权威人士不同意。于是.“不能”的辫 护问题始终莫衷一是C

根据紐约州条文的修订，“不能未遂”是会被处罚的，R 要实际情况就像被告“所相信的那样”而使得犯罪是有可能的 时候。

如此一来，爱尔顿女士（以及买手表的旅客）是有罪的，非 季1；性猎杀鹿偶的猎人，以及经过深思却射杀］'误以为还活着 的人，也都有罪，

当布再克正在咼谈阔论时，夏皮洛法官就本案的争点语问 他：“但是你如何证明他’相信’？你如何证明这名被告在开枪 时错认死者是活着的？有任何证据可以反驳他说他以为麦克已 经死去的供词吗？”

布鲁克提到5发子弹的何题、个人对行为之自然结果的意 图推定、对被认为已死的躯体射击的荒谬性，以及欠缺让人信 眼的解耗C

对其中毎个全点.夏皮洛响应道：“还不足轄.还不是 够了

当布傳克完成他的辩论时.我站了起来提出反驳。夏皮洛 法官打断我的活；“你不知道你已经说得上多了吗？”他带若笑 容冋道c我当然知道我已经辩论过了.但是我不能确定其他法 官《他们燈得说句话）怎么想。于使我只好让夏皮洛法立来说服 他们。

我们没花多久时间等结果。1976年3月1 H （正好言词辩 论结束二个星期后），全体一致无异议地撤销谋杀罪名。在車 査过医学证据之后.法院作出结论，认为控方：

元法提出蛆遊合理怀疑的泣提，以证明麦免•吉尔在 道被告射击的时候还活着。

在栽定谋杀罪不成立之后，法院转而提到大遂非的部分：

前后一玫的证据是，被告 相信吉朱已经死了.而

且……并没有任何竦丝马迷的证据足以来反史也的说法°

因此，梅尔不能被判杀人未遂，因为他井没有意图杀害尸 体C

梅尔被免除所有的魅名，而且对他的指控也全被撤销了C （判决书中最令人惊讶的是.那竟然不是夏皮洛法官写的，撰 写的人是马图伽洛法官.他在言词辩论中始终保持沉默°）

《每日新闻〉有长篇的报道，标题是,'法院判决他没冇'杀 害’已死去的人”。《纽约时报》的标题较为缓和：“受害人死亡 的问题推翻了谋奈罪”。

判决送达之后，我们立即安排释放梅尔事宜。看来似乎梅 尔在法律上的考验已经结束了。但是新的磨难才刚开始，因为 如果被告在上诉判决中簌得诉讼.那么控方就有权向纽约巡回 上诉法院提起再匕诉C

致命一击的争辩

纽约巡回上诉法院的审查包括两个程序：首先，败诉的一 方向法院某个法官提出申请；之后，如果该法官认为应受理上 诉，那么案子就会排上日程，准备进行宫伺瓣论。而挖方的案 子是由院长査理•布雷特受理。

1976年的某个傍晚，当我正在做晚饭时，电话铃响了,.

Ullin

第\_4» 元\*143

电话那•头的声音说：“我是査理•布雷特c我想和你谈谈有关 '射杀丿W 那个有趣的案五”

我不知如何冋答c我始终以为.和法官在庭外单独的接触 是不透当的。我建议布営待法官，我们应该让海曼•布竹克也 到线上-起来谈。

“我已经和海曼谈过了，”法官向我保证，“我对这个案子 感到很熟悉，而我也愿意批准他的中语.但是在此之外，我认 为我应该给你说明的机会，虽然我怀騒你可能不会说，因为这 是我氏久以来所看过最有趣的案子如果我让这个案子跑 了.法院的同事们绝对不会原涼我的。”

我向布宙特法官是否希望我就在电话中提出论述.而没冇 任何的准备文件。

“当然・”他说，“我所想要听到的是'为什么不应受理木 案'的•般性理由。这完全是非正式的c这是我们在纽约这儿 的做法，教授了

我开始论述，上诉法院的判决书只和证据的审査上做义 章.仅仅如此，就足以论断检方无法提岀低明。这并没有什么 不得了的地方•“

布帯特笑了：“做得好.但是关于未遂罪的议题呢？这不 是’射杀被以为是活着的尸体’的第-•个案例？”

“这个问题并不在本案中，”我回答说，“因为并没有任何 蛛丝马迹可以证明被告相信死者在他开枪时是活看的广

\*•但是，”法官突然插话说，“他不可能完全确信他已经死 rv我们也可以合理推测，如果我们假定被告正像对火枪队下 命令的警官一样，他的工作是对犯人补上致命一击，只为了完 全确定犯人已死厂

我不同息，但我看得岀来是没希望r°布雷特法官真的投

入本案，他不会放手的.、最后他建议我要准备好冋答“致命 击”的争•点。

一周之信，正式的裁定公告了：控方获准提出匕诉、对我 而言，这会是个难得的经轮.，我必须扮演代表被上诉人的律师 角色，井*为卞級*法院的意见辩护，而不是我听习惯的上诉律师 的角色，因为我总是在抨击F•级法院的判决。上诉法院的争点 集中在最初吸引我承接本案的冋题上（而旦那也激起布雷特法 官以及田届法学院学生的兴趣）：在何种情况Z下，W以让入 因为射余死尸而被判以杀人未遂的罪名c我们都了解，不论这 个问题会如何判决，本案一定会成为法学院的经典。它将会取 代机巒的假设性案例.那是法学院敎投因为缺乏真实个案而被 迫编造的.

我到奥伯尼①去，*为*r到纽约州巡回上诉法院的华丽法庭 进冇辩论，那是一座小型的大理石建筑、位于精致的购物中心 以及贫穷的犹太人区阴影交错的地方。前往典伯尼的旅程令入 有时代错谊的感覚，仿佛这个小镇仍是濒临哈得逊河畔的帝国 首都。到这中.丿F庭的律师都要经过loo多公里的旅途从纽约市 来到此地，大多数的法官也一样。在法院中每个入似乎都有点 累.脾气也冇点暴躁，这其实是正常的——特别是一•天快结束 时，当他们看到期待中返回真正首府纽约的公车和地钦总是慢 吞舂的M候°

在巡回上诉法院的7个法官面前进行言词辩论，就像7个 音调发iB的不合谐音。每个入都有他自己的意见。对■于几个上 要的争点，法院显然意见不-飞有个法官坚持有非常充分的证 据可以证明谋杀罪成立，基于最早乔和梅尔打算共同计划杀害

D 奥伯尼.纽约州苜府“——译注

UuUl pjvywt 耸一IB天JIM定 145

麦克的论调。这是个国谬不合理的看法，因为记录中芸无任何 进行计划的证据，但这并没有阻挡法官的坚持。

另•个法官不断洵问荽如何射杀尸体才能构成杀人未遂的 罪名，笫三个法官则对证明“故意"的述据感到怀疑。第四个 法官大声质疑原判决法院所F的指示c其余的法官分别质疑小 实以及法律的问题C两方都不可能在每次短短的几分钟时问内 完成连贯的辩论C

1977年5月12 □.终于作岀判决（原上诉法院判决的14 个月之后），八面玲说地讨好每个人。该判决同意原仁诉法院 的看法，认为谋杀罪名应该撤销，因为控方无法证叨麦克在梅 尔开枪时还活若。,'无论如何，射杀死尸并非逆杀，”法院认 为，“人只会死…次但是法院却认;5那构成杀人未遂，*因为* 有充分的证据显示，梅尔在开枪时“相信”麦克还*活知*

法院开始讨论“杀人未遂”，并指出,在大多数的司法管 格区中有个-般性规则：“'法律之不能・是有效的抗辩，但是 '卵实之不能'则不是……”法院提出许多例证来说明“法律 之不能”，包括：

被告耕泰项充鹿偶；或是 有人企困。路陪审员， 结果他根本不低陪官员；以及麦尔榻\*士和也的法国务 丝。

然后法院乂举了好几个“事实之不能”的例子，这些是无 法抗辩的：

有个人期着屋子里射击，那是也的目标通常睦觉的地 方，但是很偶然的，该目标当晚正好極在剤处；有个被告

同意新卧虎的女每探选行堕胎这种犯罪行为，但是该警员 其实并没有怀芋；有个男人和一名女子做爱，他相信弛是 活着的并R不同意和他做爱，……可是这名女子原来巳经 因为不相十的疾病¥厶性交行为之薊■就死了。

'不能未遂”的分类竟是如此怪诞，这告诉我们，“法律之 不能'’和“爭实之不能”之区分，经常只是为了某些結果而在 诉后的辩解：当法院想无罪释放被告时，就会把“不能”归类 为“法律之不能”；而如果想对他定罪时，就称该“不能”是 “爭实之不能

法院举r两个枪击案的例予：在第-个案子中.被吿射杀 鹿偶井不构成犯罪，因为杀害鹿偶是在法律上不可能的行为” 而在第个案子中,被告对着空床射击.却被认为有罪，因为 他的行为未遂只能算是事实之不能c但是射杀被以为是活着的 布偶和射击被以为有人睡着的空床，这其间有什么差异？如果 空床忆有个人偶而非忱头的时候呢？依据传统上对“不能”的 理解，这个差异可能会由歩实之不能转变为法律之不能，而让 被告由“杀人未遂”变成无罪°

臺无疑问的，有好几个州（包括纽约在内）.已经修改了未 遂罪的条文，删除了法律和聿实不能的区别，根据修止后的法 律，法律或事实之不能都不足以肉成有效的抗辩，闵为只要附 常的情况符合行为人所相信的，那么他就可能犯下故意的“犯 罪行为”。根据这个条文，所有布偶射击者都有罪，因为他们 的子弹会杀死活着的目坏，如果情况真如他们所相信的那样。

但是新的条文也造成了 -些颇具争■议的案例，例如有个无 知的人相信巫术，于是做了一个娃娃象征他的敌人，并H,以针 刺它，他还相信这样会杀了他的故人。根据条文，他会被判余 人未遂，因为只要情况像他“所相信的那样”（只要夾术真的 冇用），他就会杀死他的敌人°买了使宜仿冒手表的旅\*.如 果他相信那是偷来的，也同样冇罪（收买赃物未遂）；同样的， 和20岁的妓女上床做爱，却误以为她是个15岁的处女也构成 犯罪（诱好未成年少女未遂）：还有，髪:尔顿女士也躲不了.她 走私英国幺还误信那是法国货（逃漏关税未遂）。

处罚这些未遂犯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未遂邪的#法足为了 惩处“坏人”，他们企图达成他们所相信的犯罪结果，而£1也 清楚地去现他们的慮图。那确实是纽约州法条的本意，：就像巡 冋卜.诉法院所指出的：

这项条文的法本前提是，到成行为人的心中想的是什 么，这是决定他是否其有杜会危险性的标津，以及疋否故 意进行犯罪的倾向。

于是法院依据修正后的法律.作出结论说：“如果被告相 侑受害人开枪时是活着的，就不能以受害人已死作为抗辩理由 而免去杀人未遂的指控c”换句话说，依据纽约法律.如果行 为人相信他还活若，枪击死尸就构成杀人未遂。就像上仪院议 员瑞德所说的，处罚企图刺杀尸体的人，这让法学太”驴” r,这就是纽约州的法律‘、

既然修改的条文预设了这样的状况，我们希瞿法院达成这 样的结论、，我们认为因为纽约的立法是如此强调“行为人心中 所想的”，那么.要让射杀死尸的行为构成杀人未遂，空方就 必须提出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他在“心中”相信，当他开枪 *时,*試个躯体还是活着的。在本案中.当然.并没有直接证据 可以，卜州梅尔相信麦克是沽着的。证明梅尔在他开枪时心中想

些什么的证据，又是如此薄弱，除j‘他的口供之外,这足以作 为反证。

但是巡冋上诉法院于刈次书中，明确表示认为冇“丰富 的”证据支持“陪审团有正当理由作岀被告于行为时相信吉尔 尚未死亡的结论”。但是丰富的证据是什么？法院提出两个例 子：*第*法院提出以F賓实：

……被告承认朝受害者的致命之处连射了5松、*而实* 际上人体还有其他很大范围可供选择。陪审团因此认定被 告的目的和意国是要做出“致命一击

但是，到底最重要的问题是梅尔开了 5枪而非1枪的事 实，还是他对着受害者的头部而非腿部汗枪？如果被害人当时 在他的身边走动，而争点是在于梅尔是否故意杀害或是伤害活 着的人，那么于弹数目以及它们的落点就会有nt于逐明余人意 图°但是现在惟-的争议却是，被告到底相信这俯卧的身躯在 开枪时刻是死是活，而子弹的数目以及落点对这个争点并没有 什么帮助。其实，传统上的“致命-击”通常只是指-•发于弹 而不是连续射击。

法院接着指出以卜事实:

……*不*只是被告没有马上说出实话，而且噌方到达他 家时，他为t隱匿他和布什的杀人罪行而说遥°这些事实 都指岀.被告自覚有罪，要是他真的相信吉尔在他开枪时 巳经死了的话，他是不会这么做的。

这样的论点没有什么特别的i兑服力、、当然.梅尔会“觉得 冇罪‘。不论他射的是死的或活的躯体，他是做了可怕的环。 他本能的逃避和说谎，并不能证明他相信当他JF枪时麦克是活 着的、，这些只是证明他很紧张而且害怕受到奉连（无论是否真 的会被如此认定）。他们的确还是欠缺,超越合理怀疑”的证 据，来证明梅尔相信麦克还是活着的。

无论怎么说，法院没有充足的理由去判定梅尔奈人未遂,、 仅仅是说陪审团“可能认为”有充分的证据”以作出结论”认 定梅尔杀人未遂，这是不够的；巡冋上诉法院必须爾定错判梅 尔谋杀罪的陪审团弟实上认定他犯F了杀人未遂。

当然，我们有理由怀疑，因为陪审团无异议认定梅尔构成 杀入罪，他们非常可能也会判他较轻的杀人未遂罪（如果他们 曾触及这个议題的活爲其实，法律上有个理论概念，称为 “重罪包含轻罪”.就是在说这种可能性°根据这个理论，上诉 法院可以认定，当陪审团判被告较重的罪时，例如持械抢劫， 他们也可能会判他较轻的罪，例如非持械抢劫c因此，在被判 持械抢劫的案子里.而匕诉法院又认为证据不够充分，那么， 根据“重罪包含轻罪”原则，不必把案子送给新的陪申团重新 判定为非持械抢劫：上诉法院可以径行判定该被告非持械抢劫 罪（不需要新陪申团的裁定）。

但是从另-方面来看，如果较轻的罪名中没有任何构成要 件是包括在较重的罪名里，依宪法所赋于的权利，必须召开新 的陪申团审判庭.因为上诉法院无法“审理”未械陪审团发现 的事实。关于•要求陪审团审判的宪法权利包括r要求有个陪审 团去解决毎个有争议的事实争点（而不是由一个法官或几个法 官审理）C

控方的论点在于认为杀人未遂是包括在杀人罪中的较轻的

罪行。表面上看来似平是对的。在这两个罪行之中，被行鄒冇 杀害被害人的故意：如果他成功r,就是谋杀；如果失败了， 就是杀人未遂，若陪审团要判定梅尔谋杀•（就像他们任我们的 案子中所做的这件）.必须要能构成两个要件：一、梅尔枚息 杀害麦克；二、他成功地实现了汁划。巡回上诉法院认定没行 足够的证据证明梅尔成功了。（因为对在梅尔开惟吋麦克可能 还活着的说法，存有合理的怀疑。）因此，谋余罪名无法成立° 但是由此推论，巡冋仁诉法院似乎可以根据陪审团的结论而认 为梅尔杀人未遂。对于持械和非持械抢劫的类推.似平很乓有 说服力，在逻辑上似乒无懈可击。但是在控方的论述中，却有 着些微的瑕砒C

虽然，杀人以及杀入未遂确实都要求被吿“故意”杀害被 害人，但陪市团可能会发现“故意”这个要件在两种犯邪之间 有着戏剧性的差异：在杀人罪中，陪宣团曾认定被告事实上其 的杀了被害人，并据此••推定‘‘他具有“故意飞 其实，在本 案中，主审法官曾明显引导陪审团在裁定是否构成谋杀罪时作 如此之推定：“根据我们的法律，每个人都被推定是故意造成 其行为自然可能产生的结果。”但.是未遂罪的条文，特别是在 纽约，却极度强调“行为人的心理状态”：在他自己心中想的 是什么。如此说来.在木遂罪的案件中，陪审团不能从行为来 推定“故意气他必须认定被告确实故意要达到犯罪的结果（而 不依据行为结果来判断）。

在我们这样的案子中，这意味着陪申团必须排除任何推 定，判断当梅尔对麦克射击时确实故意要於害他，并14相信那 时他是活着的°的确，当主审法官向陪审团说明关于杀人未遂 的故意时，并没有告诉他们要做任何这样的推定c他指示他们 *说,*如果要判侮尔杀人未遂華，他们就必须认定“被告•确实故

第一林 无JKJJL定. 1 51

意杀害死者，并n.在他自亡的心中相信该名死舞是活着的、

我们认为杀人未遂罪（至少在”不能未遂”的案件中）正不 是谋杀罪的“轻微犯罪行为”。我们抗辩说，在本案中，那当 然不是“轻微犯罪行为”，而主审法官却对于杀人及杀人未違 果的“枚意”作J'如此不冋的指示。

巡冋卜诉法官苴接略过我们的论点；法官们個装找们没冇 提过.当法院很难冋答任何论证时.多半会装径作哑。法院用 •种三段论法，却没有看到它细微的瑕疵（那时尚未像现在如 此明显儿法院解释如下：

……陪审团判被告杀人罪〉他们因而必然判定被告致 意杀害还洁着的人C由这个判定可以得到的结论是，被告 在行为时相信吉尔还活着c因此，陪审团就不必进行其他 事实的认定。

巡冋上诉法院因此裁定被告杀人未遂井IT判决有罪c

这次，《纽约时报》的标题是：“死尸可以被射杀,但不是 谋杀二 报道中写着：“纽约巡回上诉法院一一本州最高裁判 —判定人不可能谋杀死人，但是企图这样做，却可能构成犯

巡回上诉法院妥协性的意见书（认定梅尔杀人罪不成立， 但是构成杀人未遂）.对我们而言已经算是胜诉r,杀人未遂 的最高刑期是15年，最低是1年c如果梅尔被宣告最低刑期 （这是冇可能的），他可能几个月就被释放了，因为在上诉法院 撤销原判决之前，他已经服刑-段吋向了。

挑选法官

从前有个被告，他的案子由当时最著名的刑爭辩护律师受 理“在最高法院败诉之后，被告去找他的律师，十分悲伤地问 沮：“现在我们要怎们办。”律师注视着他的眼睛冋答说：“你 说,我们’是什么意思？你去坐你的率c我回我的办公室。”

我并不满意这个结局。这个时候,梅尔离开牢房一年多 T.已经安定下来。他住在家中，在曼哈顿有个稳定的工作, 他极力希望不要再回到监狱，即使只有几个月。如果他回去 了，他会失去他的工作、他的新朋友.还冇他的新生活；当他 出狱之后.一切必须重新来过，而他不确定是否做得到。

在巡回上沂法院判决宜布之后，梅尔一家人对我很失望。 他们认为我的论证太过于学术性了，我疏忽了本案情绪性的部 分c我不同意，我相信本案中情绪性的部分对我们不利，而我 们，只要坨证严密合理，就可以胜诉（确实是有此叮能）c我很 失望，当然.巡回上诉法院对我大部分的论证都视而不见。花 得到败诉判决；而我决心不让梅尔在那个我曽经拜访过的悲惨 牢房里多待上一天。

我必须承认我的形象也处在危险中。我知道巡回上诉法院 的判决会成为刑法课和判例汇编的标准案例°我不希里在经典 的案例中，被当作是个不朽的输家，或只是部分的輸家。我确 信那是错误的判决：本案必须由新的陪审团对杀入未遂进行审 判。如果我们得到新的审判机会，我非常渴望可以在陪审团前 论辩。我几乎可以听到自己对陪审团用宏亮的声音进行演说， 告诉他们，在明知被害人已经死亡的情况卜向尸体射击的行为 人.被判定杀人未遂，这是多么荒谬的见解° 法律有时是有 些驴，但也不能如此冥顽不灵。"）

ffiaM妬崩njteglb表E•联炽蒸任昭s®4-座馭 \*後扫玉J:a *s£* •只白衆葬誓帘。¥口—卜知«以.QNW或墩nJM ,泌氛岳ig駅敏5徵规匡•部闾細県試卷玷玄\坷啊录WK C(H帳It基輩堪IDSE栗«s糊#？alKs:)s度毎型帳後駆s JIH型.SN盤坦蒙样成若-rsffiH •\*&回£&««■ *4 法* £\*4®锹密菖话<««。治ks潴5;吟旺UK诫W・®困鏡 *s^.s*。翩褂回海扫翩尚唄wr彼水蜀为•如KC群XM- T $ I w«榮届度蔻足駆馬岁/叵黑颦蜷\*整玻些 *S* •蛆泅”弥倒4K闻成盖SJ-3•&聊H-粗4醐。出試职翌 »WR照\*Yxss好更遂担・>«回技卬骅沈墀K5呈*.学Z* «形収脂來盤坦归■r-.s&Hie建\*隸羨坦西-H逗.ss« ・IH«\*®型a〔=«•退函C"馬率£«贱垛梆贸城干怒堡圣 云<y畋庶匀炭壬•温Ne&s就y格族泼坦累否@s样与

。®SU辑」」xw『Jsr&# ・4M £,尊£鴛六< 詳・frw<粗。白珞堡血Y关彰《君我發坦欵 s® *CSS.S ss* •魅明浴心紀取政Kifsio&g亦 Y/see) 段金勺拦粧住击七&絹名叵村應出咎显切甘也'/。： 关3•:-•\*««&捌即W职如+令炬MfcssWK 瓠：鴻呆W 窿坍紀軍。\*溟技wffii帐規锹蝦叫令互堡膏Y *^sss* 实-5炯駆盗)爍浬最»甚忘录£职超我国妲尽幸百曰\*饌玻反 •第<>岸敛不裂Ki#涅坦浪啓£况姓-feste由灵扫：\*«£ 【一坦袱，日知®去CNSK羣利瓯5既盘近蒙.晋-sMSFr爺白道 芝：窑£1\*«和)外£芝亦Y 3岀YSS炭炭心製盘尝

。问£更展决灵-.=\*6 •懋短果提広二©2£m啓XJ回液C3泌汽®启祠廷为即£ m ^TW-arY \*1传

3233 acsx< 3^5

冃.有了工作的被吿的前途，会有比较汗放的见解。我们也感觉 到新的法官会比较同情我们延緩判决的诉求，让我们可以对反 判决提出新的策略。

因为这样想，我们“到处挑选”（就像律师常做的）鼠何利 于我们的州法院法官。（在州法院里，在某些情况里，律师有 某种能力，叩以“挑选”他的法官；在联邦法院，“挑选法官” 儿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所有的法官是随机挑选决定的。）我们向 几位可能的法官寻求支持。最后选定几个法官，我们认为他们 有足够的智能和动机去了解我们的复杂论证，（我j门很惊讶， 那么多法官——待别是州法官，当然也不只是他们——居然缺 少了解稍微复杂的法律论证的基本智力C有些人简豈笨到家 了，有些人欠缺必要的法律训练，还有些人是懒情或没有耐 心。）

某犬下•午，杰夫里•柯恩打电话给我，用兴奋的语週对我 说：“布朗斯坦法官本周值班欧文•布朗斯坦法官正是我们 想要的那种法官：聪明、独立、慈悲、学识充足而且经验丰 富。我担心他可能太聪明了些。他不只会明白我们的论证，他 也可能看出其中不着痕迹的意图。但是我宁愿和聪明的法官打 交道，而布朗斯坦法官貝有法官应有的智能。 、

杰夫里和我央定采取直接行动。在告知海曼•布悝克之后. 我们到布朗斯坦法官的法庭上解释本案曲折离奇的历史，并且 耍求他审理本案c我们不断地用这个争点原有的迷人之处吸引 他。他也理所当然地为之着迷。他并没有把本案排给其他法官 （他是可以这么做的），他决定自己审理。他把本案延到1979 年8月2日宣判。

但是我们并没有准备好接受判决。我们想更逬-步地获得 新的陪审团的市判°我们对布朗斯坦法官提出诉状，认为无论

纽约最髙法院的法官怎么说，如果没石陪市团对该罪行的裁 定，依据宪法规定，法官就不能对梅尔作岀杀人床遂的判决c

当布朗斯坦法官接受我们的诉状时，他邀请双方到法官室 会谈——海燮•布併克、杰夫里•何恩和我——到他的办公室幵 始非正H的讨论C

“这是个天爪的成壮案法官开始说道，“我已经后过 文件「，我想被告可能有什么冤屈，但我不购定我可以做什 么。我已经看过缓刑监护的报告了，这像了不必坐牢的，但是 巡回上诉法院让我动弹不得。”

我门最大的希望是说服布朗斯坦法官作出延緩判决的裁 定，让我们可以想其他更正的万法。我也敦谐他在报吿中表示 他认为我们有确凿的法律证据，我希望这在联邦法院中会有所 帮助，因为比起时方律师的表述,法官们总是比较看正其他法 官的看*法。*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在报告书中竟然表示，巡回 E诉法院已经“作「事实的哉定”，而这原本是必须由陪审团 来进行的，这已经构成了 “正当法律程序之剥夺"，而必须复 市e布朗斯坦汰使我们的宪法论点有了逬入司法程序的机 会c

他接着判处梅尔嫩短刑期1年，并旦延缓执行判决,直到 我们向所有州法院申诉均遭驳回后30天之启再执行.我们要 求3D天的宽限时间，是为了让我们可以在悔尔开始服刑前， 写好向联邦法院提岀人身保护令的请愿书。州法院的法官无权 延緩审理中的联邦复审案，但是法官把梅尔的还押时间排到在 用尽最后救济方式之后的30天，事实上是使我们有机会在梅 尔的保释期限之内向联邦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

和刑牛诉讼当中.被告可以有自由之身，这给予被告律师 非常大的精神助益：很多法官天性保守而不原改变现状。比起

判决原本自由的人无罪.他们更不愿意作出判决释放牢里的被 吿。

我们马上进行瑕邦人身保护申请的准备工作c我们必须 “用尽一切”救济方式（无论是我们自己或法院），而我们因此 必须循着纽约法院体系重新来过。但是我们的目标直指联邦法 院，那是我们椎的希望所在。

学生的解决办法

当我们为了通过州法院迷宫一般的诉讼程序而逬行策略演 练时，正好是我在哈佛教授刑法通论的第一年。当我们上到法 律匕木遂罪的个案处理部分，我突然想到何不以梅尔的案子为 例，这对我以及我的学生可能都会有帮fflu我安排两个学生代 表梅尔，两个学生代表控方，还有3个学生扮演法官。剩下的 学生负责向参与案件的人提问。比起大部分有多年经验的律 师，学生们把辫护人的角色扮演得非常好，甚至更精彩。学生 法官进行的准备工作比大部分真实生活中的法官要好太多了， 他们还提出了非常发人深省的问题G

权中有个学生法官对学生检察官提出的问题相当简単，其 实很直接了当,但我却从来没想到可以像她这样问：

慨定，检袜官先生，被告自始就被以杀人未遂的罪名 起诉，而非谋杀，而在謀杀未遂罪的审判中，主审法官曾 指示陪审团说“依据我们的法律，每个人都被推定故意道 成其行为自然可能诂成的结果"c如果陪审团根据该指示 而认定被告条人未遂，罪名是否成立？

学生检察官（班上最优秀的学生之•）尽全力辩护，她认为 根据“椎定故意”的说法，杀人未遂邪是可以成立的，不过到 最后她必须承认，这于法无据°

我突然找到破解困局的办法。我告诉学生，这样的角色转 换.让我想到面对联邦地方法院时,鹿该如何建构我的论证”

在面对地方法院的诉状里.我曾经大收借用课堂上的角色 转换，就像学生的伦证一样。①

我打算在言词辩论时，也用类似的方式呈现争点c但是联 邦地方法院的法官.主持言词辩论的力•式却是另辟蹊径。法官 名叫尤金•尼克森.他曾做过拿骚县的行政官.而在当选法官 之前，他是著名律师事务所的资深合伙律師C

尼克森法官主持诉汾的万式，就像经脸老到的法学院教授 主持高等的研讨会一样。他并没有鼓励律师们发言”他告避两 方哪个部分的论证是他同意的，哪部分他不同意，还有哪些他 要求澄湾。你可以宥出他并没有预先设定何种结果，而他也尽 可能地做到公平（这种特质在法官中是非常少有的〉C他的“研 讨会”开了 •个小时，然后告诉我们他从来没有核准过任何人 身保护令，他也不太确定准许的程序该如何进行C他告诉我们 （但没有透露他的傾向），他希望我们知道这是他审理过的最有 趣的刑事案件。这就是我们想听到的！結束之后，他表示他不 用太久的时间就会作出判决。

当尼克森法官滴席时，他走过来对我说：“我注意到你父 亲在这儿，教授了他指的是一个坐在法庭旁听席的长者。

①假设最初起诉梅尔的霜名只有谋杀未遂（而先谋杀）.暧设在谋杀未遂的 审判中，审列法官曾密示’推定故意二傾设陪审团基于该指示而判定被告艇犯杀 人未遂顎，法院是否仍会维待箋于该说明耐判定的杀人未.遂罪名？除非答•案是 •.是二否则法院必须在本案中排除杀人未遂的郭名。

“是的，”我冋答道，“他常来法院看我弟弟和我。但是你 怎么会知道那是我父亲？”我好奇地问道,.

法官回答说：“喔，我记得几个丿J以前他曾在陪审团的候 选名单之中，但是检察官把他排除了，因为他的孩于们是律 师丁

这个时候我的父亲走I■.前来加入谈活：“那些检察官，他 们从不让我担任陪审员，只因为我的孩子们。我真不理解。我 对罪犯可是很严厉的，我才不像我的小孩那样。”

尼克森法官很同情地看着我的父亲，他说：“这是否就是 问题所在c父母总是得承担孩于的罪过。”在这颇为神秘的评 注之后，我们全部离开r法院等待判决。

几天之后，尼克森法官宣布他的判决。在他法官生涯里， 他首次核准了入身保护令，明令除非州政府对他进行新的审 判.否则梅尔就可以维持白由之身。

尼克森法官裁定，根据美国宪法的“正当法律程序”条 款，梅尔有权要求对杀人木遂罪名重新进行审判，除非州政府 能指出原来的陪审团曾经裁定，被害人在梅尔开枪时还活着以 及梅尔故意杀害他。他进-步指出，任何这样的裁定，都必须 基于“正当描述使陪审团作出决定的合理程序”的指示。他接 者表示，陪审员们在梅尔初次以谋杀罪缶审判时，可能是经由 “每个人都被推定故意造成其行为自然可能产生的结果”的这 个指示，才判定了梅尔的“故意”。不过，既然这样的推定对 杀人未遂井不适用，那么依据“正当法律程序”，这个罪名便 不能成立C

在这个判决里，我们大获全胜。梅尔会得到新的审判，这 正是我们要求的救济程序。而且更加令我个人满意（也让实习 法庭的学生们高兴）的是，我们的法律论证终于占了上风。但

是本案尚未结朿。州政府有权对联邦地方法院的法官所核准的 人身保护令提匕*上诉。*该上诉必须向第一巡冋上诉法院提出， 要越辻东河到F曼吟頓区。如果州政府在第一巡冋E诉法院再 度败诉的话，该案就将上诉到地商法院.而在所有最高法院刑 乎庭的复'市案件中，政府机关获胜的几率（特别是在最髙法院 院长伯格的领导之下）近远高过辩方律师②因此.我们担心在 F级法院的胜诉可能被上级法院再度勺去。

上诉后的认罪协商

因此.我决定写封信给地*方检察*官，企图尽力劝阻他对尼 就森法官的命令提起上诉，并促使他和梅尔达成认罪协商，协 商中梅尔将祇认较轻的罪行，进而确保他仍继续保有自由C信 中我指岀，犯罪在6年前发生，而梅尔在监禁达8个月之后， 现住是白由之身.并且已经工作长达3年半的吋间、如果州政 府提出上诉，“本案势必将再延宕两年二 要经过巡冋1：诉法 悅、最高法院和地方法院的程序：

到那时候，茜他遇回监狱服刑又是为了什么？这个可 能将迸监牢的人，自几年前涉嫌参与那件悲削之后，早巳 姣洗心革而了。判他有罪，终完只是形式压倒实质，专业 战胜正义而巳。

收到信之后儿天，海曼•布會克打电话给我c地方检察官尤 金•古徳，曾询问他4个Li要助理的意见：他们相持不下，有两 个人倾向接受认罪协尚.而另外两个人则要想上诉到最高法院,， 地方检察官自己投出决定性的一•票：控方不上诉.不过梅尔要 在不至于回到監狱的情况F承认最严重的罪名“我们冋意了. 至少是在原则上。现在，最困难的细节——协商时刻到fo

地方检察官建议梅尔耍俄认犯卜过失杀人C我们拒绝，因 为这样的认罪简直是认定梅尔杀「麦克，而梅尔就是人能同 意，因为他根本不相信是这样C

我们则提议由梅尔术认他非法持有枪械。地方枪察官拒绝 我们的建议。海變笑道：“下一个你要提议的罪名就是毁损尸 体匚”我们没有共识。书上似乎没有够严重的罪名，可以既 让地方检察官感到满意，而又可以让法官判处缓刑。

最后犯半开玩笑地建议：“我们何不来编造-个罪名？”

海曼问我是什么意思c

“是的，”我说明道，“我们何不来编造•-个适合本案特殊 事实的罪名，也就是说，像是 '过失杀人未遂’这类的了

海曼好像很有兴趣。虽然在纽约州判例汇编里没有这种罪 名，但是它的确有逻辑上的道理。“过失杀人”是不小心杀r 人。梅尔的确是不小心°如果麦克在梅尔射杀他时真的还活着 （即使梅尔误信他死了），梅尔是有可能构成过失表人的。而既 然麦克界已经死了，这表示他犯的罪似乎像是“过失杀人未 遂” c承认犯卜-这个罪.可以让法官有理由判緩刑，也可以满 足地方检察官要求梅尔承次犯【、-威胁人命的重罪，干是我们达 成认邪协商。

L979年12月4日，悲剧事件发生6年后，梅尔回到布仰 克林的最高法院，并承认犯r “二级过失杀人未遂罪气当布 朗斯坦法官试看对梅尔解释这个“罪名”时，他有了困难：

若要认定你触犯“二级辻失杀人未遂罪"，那必须是 在1973年12月22日于金斯县，你很不小心地，故意很 *不*小心地——这真是太离诺了——很不小心地故意逹成麦 逝•吉尔的死亡，使用致命的武器，也就是，顼装了于弹

UiriM pjtwii) hitittsaiil 箔一祁 161

的手枪。

不过最后还是込成协议解决了本案，到如今都还有点令人 不可时信。布朗斯坦法官利处梅尔5年缓刑，而梅尔走岀法庭 成为半个自山的人。5年之内，他必须管好他白己的行为，而• 他也准备好这样做了。

这个被杀了两次的尸体案件终于结束r。在美国，它还活 在法学院的案例教材和课堂 匕 吸引井迷惑着历届的法学院学 生。

第三章 为纽约最卑劣的人辩护

我最常被问到的冋题是（学生、听演讲的听众、朋友，药 至我的父母■都会问）：当你知』宜你的当审人犯了可憎的罪，了时, 你如何还能为他辩护。这是刑耒律师经常要问白己的问题，肉 为绝大多数的律师所代表的刑事被告都是有罪的°何些刑夫辩 护律师声称他们只代丧无尊的当审人’可别相信他们！这是个 策略！没有.全职的刑爭辩护律师会代表多少无泌被告的.、戚 廉・昧斯特勒律师（我習协助他进行诉讼）宜称他只为他-喜爱 的”人们辩护.但是即使他想荽和当爭人谈恋爱，他们仍然是 有邪的刑塀辞护律师的偶像，佩里•梅森，借右'•揭发真正的 罪犯以鮮救他无学的当事人.这全:是电视虛构的剧情故诉，在 真实枇界极少发生。几乎所有的刑爭彼告，包括我大部分的当 市人，都苴正犯了他们被指控的罪名。刑爭律师旳丁一作，網大 部分是要代衣有罪的人一一而且如果可能的诟——妾氏他心无 罪释放°那么，在做r这些事之腭，我们在晚上还*睡俾石*吗？

我们很容易问答说：

—一判断当爭人有罪与否并不是律姉的工作，这是陪审团 或法官要去决定的"

——即使是罪名境車的被告，都有权受到允分的屛护’

Oulk/UmU

墓一部 163

——让律师来挑战政府以确保政府的诚洁，这是很成要 的C

——不然就要像集权专制的法律制度，在那甲' 律师只代 理“有权”辩护的被告•进行诉讼C

—徐师的功能不只是为无辜的被吿衍护，还包括认罪由 商以及获得可能最短徒刑的判决。

这些说法或许有其说服力，却没有说岀整个审实。辩护律 师全都是自私的家伙，而让有罪的被告“无罪释放"的挑战， 则是扩大知名度的好办法。这也表示事务所会门庭若冇，当羿 人络绎不绝；当小人意味着金钱；金钱意味着很多刑事辩护律 师渴望的美好生活。

很多律师对有罪的被告没有什么骨口，他们必须为此钻研 其他领域的法律。无辜的被告本来就不够多.律师无法靠他们 维持生计c所以没有人能成为刑事律浙，除非先有心理准备要 投入绝大多数的时间去代表有罪的当事人。

芥非全部的有罪被告都是卑鄙可恶的。逃避兵役的人、三 K党徒、在太人防卫联盟的成员、都市暴民，全都有他们的拥 护者。再怎么说.有些被告的确是有罪而n卑部可恶的。这些 当事人就是刑事辩护律师最尖锐的两难I冋題。

1977年夏天.有个老朋友要我协助一件案子，这个案子 挑故看“每个被告（无论多不受欢迎）都有权委托律师”的原 则。被吿是个拉比，名叫贝纳•柏格曼，据说他控制『纽约数 十间不合格的私立疗养院。当时柏格曼是纽约最令人摘恨和最 受非议的人物。虽然形式上他只犯了两项相当技术性的罪，但 是媒体却指控他许多严重的罪名。人们都想把他美起来。而我 的朋友则要我焙力别让这样的事发生°

那是在1975年柏格曼被起诉之前，报纸和某些政治人物



都想判他所有可以想像得到的罪名：加速疗养院老病人的死 亡；以己故病人为名.要求支付段疗缩助计划；虐待老人；任 由老鼠爬満在弥漫着屎尿味的疗养院里；利用疗养院作为约忍 大•科伦波犯罪家族组织的洗钱月;地；贿赂政府最髙阶的公职 人员；为了箕企业和个人借贷利息的庞大支岀而诈领医疗补 助；对联邦政府以及州政府诈骗数百万美金；秘密控制上百间 私立疗养院以及疗养院的房地产，其相关资产超过牧亿元美 金。

连续攻击

连续性的攻击开始了.《纽约时报》以及《村声〉一系列披靂 内幕的文章率先发表。在3个月之内，《纽约时报〉连续报道柏 格曼的文章达62篇。1月和2月间，几乎每天都有关于柏格 曼的电视新闻c可以这样说.在几乎所有纽约媒体里，人们都 可以看到这个长着胡子、戴着圆顶小帽的拉比的形象，并把他 冠上以下罪名：虐待病人、与犯罪组织勾结、大规模的汗骗、 政治贿赂以及宗教上的伪善，

专栏作家彼得•哈米尔称他是个“伪善的鼠辈气 另•个专 栏作家杰夫•卞曼，引用他93岁老奶奶的描述，说柏格曼是 “可怕又可憎的男人，他将他的罪名隐藏在他的圆顶小帽之卜. 而现在他是我们所有犹太人的耻辱”。《每日新阳〉形容他是 “侵占了 2000万国家医疗辅助计划经费的独裁者，而在那些疗 养院中的老人们却遭遗弃而死亡'二 路易士•卡普七法官早先曾 主待对疗养院的调査，他认为如果他看到的资料帽实的话.他 会“不相信他是个人二《纽约时报》记者约翰•赫斯的报道曾提 出最早的几项控诉.他写信给某家犹太人报社，指貴,,柏格曼 这种人”是”披着宗教的外衣”，助长反犹太主义，他还暗示 说：“现在止是犹太社群将这些使他们背黒锅的分子抖出来的 时候。”《国家讽刺月刊》刊登r两页飒列漫画，描述长胡于的、 被（H.有鹰钩鼻）称做“拉比鸟人”的疗养院经*苞者,*X致勃勃 地看若老病人在尿中打滚，然后被水泥制成的十诫板击中头 部。

杰克•纽菲尔，《村声》的专栏作者，写了个封面故据；

在这个城市，在我的生活中.从未遇到过像■柏格曼如 此腐败的人。

我曾见过恶房东诈倾房家的房屋租賃津贴。我曾见过 强盗伤害瞎服的报贩旦偷走他们的导盲犬。我曾看过法宜 贪污渎职。

但是柏格曼匣然是最可恶的。他最可恶，因为他应该 是景被尊故的。

而事实是.这个世界有柏格受这种人存在，是造成反 犹太主义的原因。

《村声》这篇文章的标题是：“这不是纽约岐卑劣的人吗？” 这个问题似乎不需要答案。

当媒体揭露（或制造）一个反派角色，政客绝不会袖手旁观 了。曼哈頓年轻的议员，安徳再•.史坦.有着髙度的政治對心. 他借着攻击柏格曼而成名。他说柏格曼是“我们曾市阅或调査 过的最坏的人”.而旦指控他领导着“危害人群的诈骗帝国 国会议员爱德华•柯奇不久之后选上纽约市长，想要超过史坦C 美国参议院议员也加入攻击的行列。他们召开了听证委员会， 电视播放着柏格曼就涉嫌和梅耶•隆斯基以及约瑟夫•科伦波勾 结之事接受讯问。柏格曼手中拿着祈祷书，头戴着圆顶小帽.

成为纽约家喩户晓的人物C

在我被找来协助柏恪曼的案子时，这些新闻热潮已姪过r 两年半。但是舆论对他的漫骂、诋毀仍木稍滅°

柏格曼曽经认罪（依照认罪协商的内容），承人触犯联邦政 府所指控的健保法，另外还冇州政府指控的行贿罪名。比起报 上和政治人物加诸在他身上的罪名，这些罪名在程度卜.要轻得 多,，联邦法宫马文，法兰克判处柏格曼4个月的徒刑，新闻以 大标题刊登这项判决，立刻引起挙国公懾.我记得读到法官判 决时.也让我十分侦怒.那看起来似乎是司法上软弱无能的利 决，媒体认为法兰克法官太过乡愿.而且溢用待权c纽菲尔下 的标题是：“这个恶棍是如何愚弄r沉默而聪明的法官”。史坦 议员号召所有纽约市民写信给州法院的法官，攻促他依法科以 敲重刑買°众议员何奇警告说，这将会鼓动反犹太主义行动. e为法官和被告都是犹太人。而州政府处理疗养院案件的特别 检察官査尔斯•海因斯召开记者会，批评4个月的徒刊判决是 “无关痛痒的”，而且反映岀“特殊法官的特权”c法兰克法官 的判决成了风暴的焦点，因此引发了对法官的调度，甚至是指 控C

州老人院冋题特别检察官海因斯对4个月的徒刑特别债 怒，因为他代表联邦和州政府进行认罪协商，而曾经同意向州 法官建议：州法院判处的刑罚将和法兰克法官的判决■致，而 且会同时生效。如果州法院的法官接受这建议（就像法官们通 '牌做的），柏格曼会收到两项4个月的判决而同时服刑c而如 果他襄现良好，可能100天不到就可以回家了。

但是州法院的法官艾洛索•梅立亚拒绝接受待别检察官官 不由裏的建议案.他追加判决.柏格曼在服完联邦法院判决的 4个月刑期之后，要在州貽狱多待上1年的时间。于是新闻界

Outt 号 IhiiU hussitui

集一部无JMfc\* 167

热情声授法官的判决，伯惜曼案十牢狱大门在老拉比身后关I: 时落幕了 C

但是战牛才开始；当柏恰受在宾夕法尼亚州埃伦伍徳的联 邦男了岐狱（“乡村俱乐部”一报纸都这样称呼它）眼刑期满 时,他的律师开始挑战州法院額夕，、服刑I年的判决“杰克•李 *德曼*——我过去的学生一受雇于柏格曼，打球要在纽约州法 院对梅立亚法官的判决提岀抗辩c李德曼曾在法兰克•霍恨的 办公室担任助理检察官.那时他成功起诉了数起谋杀案。现在 他是为聳犯辩护的执业律师•，在纽约，他破认为是最好的刑•” 辩护律师，他以岬才无碍苫名.是个精力充沛的拜护人C但是 紐约州法院拒绝接受他对怕格曼行为的屛护。这是如此敏感的 *焚子,*以至于在纽约司法体制的3个层级，在没有任何截判H 的淸况F,全都環回了辛徳曼周密的法律论证“

当我被找来加入柏格曼的案子时.所有州法院都巳忒过 「 -4礼拜之内，柏恪曼要被收监执行,将在瑞克斯岛开始

1年的徒刑媒体为他重冋牢狱而咆闷不断’摄影记汗尾随他 的行踪..传闻说他可能会早几天收监服刑，以避开大放的人 群・

几分钟之内你会接到一个电话

戏我而言，成为柏格岐的律师，最初的原因不在柏格憂本 身，而来自于我的老朋友M纳•费希曼，费希曼是纽约某家大 型法律爭务所的资深律师，他半生都在宣场公民权和公民白由 等议踴，身为早期“全国律师公会”的发起人以及“美国公民 自山联盟”的长期活跃分子，费希曼（那时他已60多岁）•点 是我小业上的精神导师，

他以他温和坚定的由音告诉我.他要我考虑做•件我炭不

想做的事。但是他鼓励我说，在我听完整个故専并好好想•想 之前，先别说不。他说得很慢：“几分钟之内你会接到-个电 话.是拉比伯格曼打来的C他希現你可以代表他打官可。几天 之内他就要进入州立监狱服刑了，而他希望你可以让他别进那 里”我知道，他也知道，这儿乎是不可能的C他在各级州法院 都败诉了。或许你可以从最高法院那里养个延期执行C他很沮 丧！他不知道他是否可以在牢中再撑过1年，特别是在瑞克斯 岛c谴用最认真的态度去考虑侦

我想要回答他，但是我的老友打断了我。“我知道你在报 上省丑些什么。我也读过C那就是问题的一部分。法官们也读 过报纸、看过电视。但是，在你听完另•■方的说明之前，请別 妄卜断语。艾伦，我的朋友，我可以像你保证有另•种说法 的。”费希髭说他会把柏格曇的律师所准备的答辩状和法兰克 法官的裁判书送来给我C他要我看完之后再h•决定。

費希曼的结语极富挑战性：“艾伦，他不是个普通的当事 *人,*这也不是个简单或愉快的案fc但是，拜托.请填重考 或”

在我和致希曼通话后的几分钟之内，拉比柏格曼打电话 来。他的儿子史丹利和梅耶，还有他的女婿亚维仁•凯斯—— 哥伦比亚法律学院毕业的，他们全都和他-起在线Rc柏格岐 先生向我介绍他自己，他说他认识我的家人，他还说我因为弱 势辩护而名声响亮c “再没有比我更受压迫了。若再有任何牢 狱之灾我就没法活了。这是个死刑判决。”我答应阅读判决记 录。他说他会叫个信差送到剑桥来给我。

那夜我读完了答辩状。它十分有说眼力并且慎重仔细，这 并不令我意外。但是企图说服法兰克法官不要判柏格曼入狱的 声明内容倒让我吃了 f惊。大部分的答辩状都尽量让被告看来

01111^ ilufil MlttoMWh htKHtiwtH

第\_<B 169

像是个纯洁的天使c这次却不同。它首先提醒法官所冇媒体和 政治人物对柏格曼的指控，甚至还呈给法官那些报导的复印 本〉乍看之R 那供像是检察官的诉状.即使不像史坦汉貝那 样措辞尖锐/接着，答辩状逐一指出所有控诉的起源、泼—球 的效应和告发的过程°瞥如说，指控柏格曼和犯罪组织勾结的 指控如下：

1974年12月25 H.《纽约时报》刊登了约翰•赫斯的报 道：

——昨天调业转向关于勾妹黑归会与政治哓护的“折 *控"*以及某爲“报道”，在该报道中指出，有个自称是\* 社会老大乔瑟夫•科伦波的同党.〃穷途汝倒时.曹住在 某家疔昴院的頂楼。

——这是由泰议员查尔士 •伯西“提出"的议案 紧接在女议员爱德华.柯奇的指控之后……

——……关于“报.道”所祢会喜欢使用疗葬机姉 的财产来流後一専，史坦议员宣弥：“我们得到’情报' 匣示，貝纳•”格受帝国和犯罪組织有狀糸C”

仔细看过这些文摘之后便会发现，这个“扭曲的事实” *K* 实是经由以下-连串的中件捏造出来的：

〈村声》报道史卡得先生和柏結曼的疗尊戻的关系。

众议员史德华•村奇引用这个效事而\*它竟成是国会 议员的“指技”。

接在“这些指技”之后，参议员伯西“提出议案气 安健鲁•史坦……在记者会中回答遇：“我们捋利•橘

报'显示.贝纳•柏楮曼帝国和组织犯罪有联糸 接着，约輸•蘇斯在《纽约时报》写了一爲报道.

*事*实匕 在关于柏格曼的报道中所引述的任何“指控”， 完全都是虚构的，经证实都是来自罗寇•史卡福的证同，

其他任何指控都以类似的方法予以叫答，其实柏格曼是控 制了某些疗养院，但片非报卜.所说的】17所；而虐待病人的桁 控只恳基于某项针对疗芥院中18年前的•般状况的调査；特 别检察TT企•般性的调査之后.“无法提出任何证据指控柏恪 曼在病人照歧」•.》何不当气而爭实上，柑较于报纸的指控和 其他疔养院4持人的控诉.这些辻分和错误的控诉实在是微不 足道”

这份答辩状在审判过程中猛力炮轰新闻媒体和政治人物 我的眼询浮现出完全不同的柏格曼（以及攻击他的人），这井木 炬说柏格曼完全无専，却绝木是像媒体肝说的耶么其罪可i札

显然法兰克法有仔细m阅r答辩状，、他的裁削书裁定说：

媒体（以及奴体所■要代表的人民）以许多罗炽的罪名来 游请也,、

……虽然他确定犯了若干重罪，但是相较于徐来罪不 可赧的指控，其实要轻得多.并没有*住何确实*的事证证明 拍格曼的疗秦陀是否提供故行看护C

看过了法兰克法官的裁弁书.我被说服了，我承大浴闻媒 体和或治人物对柏格*岐*的指控是不公平的，这些抨击几乎使每 个人——包括我在内一次为柏格曼是个罪无可谊的«棍。 《纽约时报》对柏将墜的描述“儿乎”是正确的，他们认为他是

OuW/UuAlhiuwmi

算一稼天Jtt 171

“虐待和丑闻的代表性人物' 在众人的心中,柏格曼真的“代 表” 了在那个行业中的所有罪悪.但是他不是假然“成为”代 表性人物的°新闻媒体及政治人物把这个留着胡了、头戴圆顶 小帽的拉比描绘成集所有腐败于一身的代表人物，这在新闻和 政治上是很有销路的。

这并不是说柏格曼的慈善机构是清门R有爱心的模范，也 不是说柏格曼的许多做法不应该受到批评。但是其他疗养院的 主持人，包括很多慈善机御和许多不足的陋习.却很少上头 条，这也是不争的専实,、

柏格會已经被新闻媒体和有野心的政治家给定罪r,他被 判各种罪行，而无论在法律上或事实上，他都不曾犯下那些 邪°如果这样的事会发生在冇钱有势的柏格曼身上，那么那也 有可能会发生在其他人身上。我决定接卜•这个案子，因为我相 信，宜到现在仍相信，柏格曼是代替整个产业在受邪：尤绿的 美国人抛弃他们年老的父母、祖父母.他其实是代替K这整个 犯罪制造过程而受邪的,，我相信他那喜欢炫耀的犹太人性格 （他的拉比身份、他的组织化机构、他均胡子以及他的圆顶小 帽）.已经被犹太人及北犹太人当作是替罪羔羊了。我相信法 律剧度已经被扭曲、误用和滥用，只是为了抓到柏格曼《我还 相信有些检察官，特别是某些法官，过于保守递慎，而失去「 基于法律的中立原則行使独立判决的虏气。如果法律制度连这 种暴民私刑的状况都无法抵抗，那么我们乂怎能指望它在真正 的危机时代里挺住更沉電的压力呢？

我在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心情下答应这个案子。我知道我 可能会输e我知道我会破中伤。但我不知道由此而生的非母会 辻我那么难受°

在我协助过的所有恶名昭彰的案件中，包括黒手党成员、

色情书刊作者、纳粹党成员以及死囚牢房中的杀人犯，从没有 像本案如此引起社会公愤、片II还对我进行人身攻志：激进分 子称我为叛徒；民权人士警告我这样会危及我身为弱势斗士的 地位；我家族的成员拒绝和我讲话；任某次晚宴中，当我吿诉 对方我为谁辩护吋，她可上起身离开；我的学生在我讨论到本 案进行认罪协商的部分时.对我嘘声不断°即使是联邦法院的 法官.以信奉日由主义著称的人，都曾向我们共同的朋友抱怨 说：“我不了解亚伦怎么会代表那个王八蛋。我还以为他是民 权牛士呢C”

决定接下此案之后，我被安排在我当事人位于曼哈顿的办 公室站面“接待室的墙壁上满是让人感觉神秘的旧时记念物： 记念奖牌、表扬状和照片等等，挂在那堅，就像-,切都没改 变。在这间办公室中.拉比柏格曼先生依然受人尊崇。我等了 片刻，拉比柏格曼和他的随从一起出现〃他比我煨像中要瘦燃 些。他的面容看来憔悴而且疲累，但是他的眼睛仍闪着光彩， 他的声音仍充满热情C他热烈地欢迎我：“欢迎平安归来。” （Sholem aieichem,犹太人向旅行回来的人问候的话并对我 张开双膂,；“你的家人好吗？”他问，这提醒我，他原来牙就认 得我的祖父还有我的叔叔。没等我冋答’他令出一大杏文件。 “你-定不相信这些文件是怎么写我的。你看看吧。”他享岀病 人以及病人家属写给他的感谢及赞扬的信件，摊在我面前,证 明他的疗养院有多么成功° “我们不会对我们的病人袖手旁观 的°我们左择有圣经和塔穆德（Talmud,犹太敎的律法集）的 课程。我们有犹太教会聚会服务°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活动。这 里，看看这封信吧，”他指着一封对他称颂不已的信函，因为 他收容•照料起来待别困难的病人C

就在我看信的时候，拉比柏格曼开始叙述他的出身。1929

房（蚓剖。者典）樊條・=｝駐苑期互团囲/壺推°導增団果峯工 濾m蓄箪條睇哆関世倒导呆亦公翠郡晋击丄用推。奶握吊財异 峰瑟踮照#4習準褂母咅虫\*點丁關湛書叫,軒块地握窟’黑 拙測用羅尊軸。回7淫琛闲图\*孝林而滙罰財虫耳辛一梏\* 坦,由毬淮4年町Y漆阳施米&”塁冲，留“辩一米昴寺梅寺 织临「9辟矛昭屛嚥序诉曲登関揪浙憶蛰啓忌园•料（帝单導 耳書将）设通、基期乐巢噌推°35聘其W耆因計。花孕闲理丁 单--7S咅日济酉’関哗逃謔玉敬舌'J應粉晦各讀牙却’能曰 R-Y、却\母覺坪丑滴爲皆可。的曾吸蟹团Y&馴夜直卽,曰 型足者J海依\*幫更至¥修准朶博 '史也仞.弟琶W4宜史

"互V网坚知館仞 Y涛挂,，叫祁％囹•购我乎历謝％颯杏血码if ,單却旱学阳幫 谿挙疝导°K宵5耳封糊# '再丑蝴嫁圖&智毋J熟以毋

°宙旦翅现所 晦尙Y茶南苴做普忍\* '冴号海9多呆5米學亜’（疽纠准合 嗚牌赘車多腴DHJ干髭藍泰群国用军……申紺畀学験¥，，〉习国 围爲¥%袞丫潔耳米’（L姓姪语歩眼耳王’圈丿樑\*砰和由 '到、7历髭鶴日晏股智+ K丰栗Y曲楼Y妆昼铅早51 'Y阳聊 讷扣阜绍J幽册谨D底祀“）盼貧垓可丫］目米'（—喪设•茂国 W»＞……牌里吊涉网亦盅奨2牲初”）蛎资'映您她•琵•冃米 桂或庠躍封哥斯車。査柬讳眞卽和同S小妾近,潘豌团叩妻削 ，涉H小汩’傘巾套否H号図何辱卯丹F S y $ Z.961用与

曹阳世羽我“书藻啓为I农网甘举刑期,塢成昱往賊等状 '酎 M無好VM卬祁。一N^Y四¥或魚注曹甫妾#王¥耳關。虹11 灸.9皆（出苗W寺酉明恒羨聂）国诺百网'双7四翻盛理费"则 部’力以61。亦軍网制壮辱上坳\*副銀'耳血淮丹市渓神批 泓碰、卩心實耳W目。図丈感普我目卵毋检象替时女。不削’由

££1 **wrenc** 辭一專

IHK 細岫 I ntMtfrf （|Rn ^（F\*Q

诉我.从宪法角度11对此案有利的律实。

凯斯简单说明K法律上的争点，史丹利和悔耶则帮忙提岀 关于疗养院经苕的事实。拉比始终居于幕后，偶尔也插入•些 意见。法律上的争点看来相当百接°检察官没有程行认罪协商 的义务，这关系着重要的宪法问题。对我而言，如果被告不是

柏格竖，在法律上的结论应该会是他们预期的结果。法院很有 因为特别匿察官 在联邦法院4个

可能判定待别检察宜违反了认罪协商的内容, 公开攻击他曾同意建议州法院的内容，所以, 月徒刑之外另科之1年有期徒刑是无效的-

但是公众仇视柏格曼的情绪却是丑陋的。

法律权威人士猜

想、，法兰克法官无视干夫所指的情绪，诚实公正地作出判决, 这可能已经毁了他的司法前途。在各种精彩的裁判书、著作和 论文里，他都会被烙印上以4个月徒刑“放走柏格曼”的形 象,，法官要有超凡的勇气才能那样做。有任何其他的法官敢胃 这种风险作出有利于柏格受的判决吗？特别是他们看到媒体如 何对待法兰克法官之后。

法律争点

枚事是由1974年底到1975年初的媒体连续攻击开始的。 1975年春天，州和联邦检察官的压力越来越重，必须要让柏 格曼进监牢了。为了对付这些压力，纽约州的立法局成立了新 的办公室：医疗及看护特别检察署，共有成员将近100 A,每 年还编列超过700万美元的预算，其最初的目的.就像人们所 想的，是为了要逮到柏格曼”对柏格曼家庭的大规模调査幵始 了。位于纽约州的地方检察署也幵始逬行调查°

这些检察官很快就知道,无论如何，在法庭上打这个官司 要比在蝶体或立法机关里提出指控的声明困谁得多。挙例而 H\专栏作家杰克•纽菲尔的新闻来源是某个男子的匿名信， 这名男于宣弥在柏格曼刚到纽约时就认识他.信件的内容充满 r显然是虚构的指捽声明.但是纽菲尔却照单衆收.，这样的暗 名信失然不能皇上法庭“尽管经过金面的调査（I•、千件的文件 以及上百个证人），州政府的特别检察官以及联邦4察署郎不 能“证明"（或甚至只是无法提岀证明的事实陈述）大部分媒体 的指控是否属实“没冇证据可以证明病人受到虐待，无法讯明 柏格曼秘密控制数百家疔芥院.也没有和組纠犯罪的勾结证 据”州和联邦检察官惟一•能使大陪审团满意的证据.貝冇贝 纳•柏格堡和他的儿子在填写和整理医疗保险和跋疗辅助计別 表格时，技术性地违反r会计掲霖规定。

州和联邦起诉书的理由（预先安排在同一天，内容也完令 相同）让人仔种近乎域尬的失望.特别是对特别检察官而言. 在所有媒体混淸视听的宣传下，众人相信柏格曼k的犯下•「更 多更大的罪彳了。他们企盼更严厉的控诉1

伉是即使如此员乏的指控，还是很难去证明"柏格曼的首 席法律顾问，非常优秀的华盛顿律师歯森•列文.建议他的当 事人“到法庭：：”去打这个案子.因为他们不能证明在医疗保 险申请単上冇明显的错误陈述.所以看样工这*卜宜司*的检察官 会有段谁燃的日子-其实，记录显示，柏恪曼的疗养院只违反 某项会il•规定（专业的术语髭“额外增值”），对此肖某个食汁 必须负起法律责任；在柏格曼没有亲自主持的疗芥院单.外没 有领外增值'N情；而其他非柏增受所有的疗养院中，有类似的 额外増值:事憎，则是会计入员的貴任c （说起来让我的家人有 点窘，也会让.煤体搞不清筮，那个会计人员名字也叫徳萧维 奇.•）柏格曼为此贵怪过会计人员，并称不知道这些他还自 愿接受测谎忒验，测谎结果格支持他的说法c检察官似手也知 道柏恰曼的罪名难以成立，甚至幵始担心如果最后摘掉如此引 人注意（而且十分昂貴）的案于.他们听能会很丢脸C

检察官们，尤其是特别检察官.还面对着另一个严重的冋 题。因为联邦和州政府都提岀内容几平相同的起诉书，显然柏 格曼不可能被联邦和州重复审判两次。美国充法第五条修正案 规定，“受同-犯罪处分名，不得接受两次生命或敢体上之危 害' 最近法院的看法是，--巳被吿在联邦或州的任何法院接 受审判后，就不能再由其他法院就实成上同一罪名进行审判,、 如此一来，州政府的特别检察官开始扣心，如果联邦法院抢先 审理柏格曼的案子，州法院就无从置瞬——这让他太踱尬了。

为了硼保对柏格曼的判决不会影响州政府待别检察官的面 子，检方代表主动向柏恪曼的律师要求以认罪协商的方式来解 决对联邦和州法院提出的两个控诉，这项认罪协筒集合了州特 别检察官、联邦检察署和柏格曼家人共同协议。

什么是认罪协商？

认罪协iS并没有什么禪秘的。（在某次电视访问中，有人 冋我是否°相信”认罪由商；这使我想起-个宗教怀疑论者被 问到是否相信受洗的笑话。我回答说：“相信？为什么，我真 的者过达成协商呢！ ”）认罪协商只不过是双万交换承诺的契约 而已。这和其他契约••样（像买卖食物、车子，租房子），只是 赌注不同。在认罪协商中，被吿放弃他受宪法保护的权利，以 换取比较短的刑期。有时候,赌注会更大：在被告面对死刑 时，得为了他的生命在做交易。认罪协商让人联想到浮士龍和 魔相的交易，只是它是有法律效力，而且法院对此有拘束力。

理论上，当协商内容涉及宪法权利时，就很难立证它：没 有法院会容许检察宫用钱让被吿放弃权利c想像一卩法院的大

门牡着招牌说：“愿意放弃聘请律师的被告可得酬金10（）美元； 放弃免于自证其罪书•可碍200美元；放弁:诉讼可得500美无、” 不过最高法院却认可（其实是鼓励）检察官提供被吿比金钱更有 价值的玄西,就是他的白由，以之和他的密法权利欧交换“在 许多法院门上，都无形地挂着这个招牌（法律学片和最高法院 是这个招牌的始作俑若）・被吿只要放弃诉讼的权利，就可以 换取几年或几个月的时间，其至赢得生命.更精确地说，招牌 上通常写着，寻求宪法权利的被告，必须处以几年几月的徒 刑，甚至是死刑。

认罪协商就像最高法院所认可的，在今天成为美国解决诉 讼案件的王要模式。现在大约有3/4的刑事案件.都由认罪协 商的方式结案，而非经审判。

在柏格曼案屮，特别检察官提出的认罪协商内容，是要柏 格曼承认犯卜-数项在联邦法院起诉的罪名和在州法院起诉的-• 项新罪名，但是他只会受到个判决。联邦法官科处的刑 期，就是他必须坐牢的时间；州法院会给他完全相同的判央， 服刑的时间也和联邦法院的判决相同。因此.如果法兰克法官 （联邦法官）科姓的刑期是1年.州法官也会判处在联邦监狱服 刑1年，并fl在联邦判决的服役期间里同时服刑。（因为人只 有一个身体，同时发生的、内容完全相同的判决，也功能匕等 于没有判决c）

柏格曼所要承认的州的指控是新的罪名，控告他对州议员 行贿° （柏格曼不能对原来的指控认罪，因为这构成双童危害. 即•罪二罚。）议员是亚伯•布鲁门塔.州议会中少教自由派的 著名领袖。指控的内容是，柏格曼曾为r他的疗养院执照返迅 无法取得，而寻求议员帮忙c布鲁门塔同意予以关切，但希望 *会有回报。*他告诉柏格曼，在他的选区中有个向联邦借款的青 少年职业培训计划，他希望柏格锋答应，在疗捧院开张后，受 训人员町以在疗养院屮接受培训°看来这是个完美合理的要 求，柏格曼也答应「°但是布再门塔却没有告诉柏格曼（也没 有人声称柏格曼知情），布仰门塔除r■是州议会的仪员之外. 他还是职业培训计划幕后的仇責人。布會门塔的要求因而可解 粽为“索贿”，而柏格曼的同意就成了 “行贿气

在调査期间，州政府的特别枪察官佇知柏格曼，他掌握可 以控告议员布台•门塔的资料＜ 依照纽约州法律.柏格曼不得被 妥求吐露这样的消息，直到他关于所有必須作证的罪名都町以 完全免于起诉（称做“交换性豁免权”八 特别检察官想要获得 议员的资料，但又不想绐了,柏格曼完全的豁免权。他害怕《像 助理检察官派迪森在犹太人防u联盟案中所害怕的〉如果布鲁 门塔的律师们知道柏格曼以岀庭作证交换完全的豁免权，他们 就会开故了，就会开始攻击柏格曼提出不利证词的动机和可信 度。因此检察官安排柏格曼认罪而免于其他判决。他们抛出另 一个诱因，让柏格曼家人接受认罪协商：如果柏格里承认右 罪，他的儿子史丹利（同样也涉案）就可以“脱身”.所冇控诉 他的罪名都会撤団。

为什么律师们参与协商

为什么检察官碰到像柏格曼案的情况时，都会提议进行认 罪协商？毕竟，他们已经说服两个大陪审团相信有足够的江据 支持联邦和州对柏恪曼和他的儿了的指控c每个指控都有可能 被判很长的徒刑c检察官允许被吿承认部分的起诉罪名，而可 能只判决部分的刑罚.这样他能有什么好处呢？检察官并不是 宽宏大段的人c他们提议或接受认罪协商，只因为他们在这样 的安排中看到他们自己的利益。利益的形式是多样的，有些可

OuW/ UiaUP/muiiamsaH

« AJBLMX, 179

能没那么高尚。对检察官而言，在认罪协商中基本的好处是对 案件的保障：受次罪协商的拘束，被告承认犯下某些罪名，检 察官得到判决:冇罪的保证C如果没有认罪协商.他就必须担贝 者陪审凹、法宜、上i斥法院种种不确定和反夏无常的危险。

对许多检察官来说，确定性是个待別重要的因素，他们认 为统计数字对他们小业的承矣性就像对課员-•样，认罪协商为 胜负记录加分汽秫的意思就是判决有霏，即使比起最初指稅而 言是较轻的罪名；轴的意思是没有得到有罪判决，即使那是个 困谁或是不可能的案子。胜负记录对检察官（或被告律师）其实 是全无意必的统汁，但是这些记录到处传播，就像是他们成功 和能力的指针一样。

在众听瞩目的案件中，认罪协商的案子和早已预定r的结 果.也可以使检察‘I?免于因败诉而受到批评，任何检察官，如 果输了柏格曼的案了,将会被媒体批评为无能其至更悲惨的评 语。毕/・如果媒体能向大众定他的罪，为什么检察官不能说 服陪审团呢？如眼镁光灯之卜的案件被无罪开释的话，检察官 的事业将可能毁于一旦，或至少岌岌可危。

认罪协商也被用来引诱某些被告和检万合作，以作岀不利 于主要被告的证词。在本案中，特别检察官有兴趣的是议员布 门塔的罪行，因而乐意和柏格曼进行协商。

还有个比较单純的层次，对工作过度的检察官们而言，认 邪协商代表较少的工作量，不需要牺牲漫漫长夜和周末假期与 家人朋友相处的时间（检察官不是支付时薪，而是年薪制）。

在柏格曼案中，检察官提议认罪协湖的动机是渴望有确定 的保障“案件中对柏格曼的指控很脆弱，但是大众想要定邪的 朗望却非常强烈c更复杂的是，虽然联邦和州政府以相同内容 起诉伯格曼.但是只能有-个法院对他进行审判。险察官的风

险太大r,他不能保证进入审判介认非协商虽就检察官而言并 非理想，却是这种情况之卜•的最佳选择。

如果检察官可以从认邪协商得到好处，邪么为什么被告会 号虑接受这样的交易？在本案这样的情形下，柏格曼不认为他 犯下这些罪，而且他的律師还认为他会被无罪开释，为什么他 竟会考•虑承认犯罪？最直接的答案是，有时对检察官和被吿而 言，经由认罪协商解决争议，比起交由陪审团审判，风险要低 得多，这对双方都有利。殽终，认罪协商像其他契约一样，*经* 常有其他不同的形式：双方都得不到他们想要的全部，双方都 有得有失。双方都获得他们最想要的：确定性。c

毕竟，即使是无辜的被吿（这种人是少之乂少）有时也会被 判有罪，当案子到了陪审团之前，结果就不可预期了。而被告 像检察官一样，也喜吹确定的感覚，即使是确定一个短期的徒 刑。另外，诉讼是非常昂贵的。要是柏格曼进行了诉讼程序， 诉讼费用绝对会高込数十万美金「这可能不是柏格曼接受协商 的理由，但却是许多没有钱的被吿的选择，特别是中产阶级的 被吿，他们不适用免费的诉讼协助，但是他们也负担•不r长时 间的诉讼和上诉的费用。

还有一种情形，虽非被告的最佳利益，但辩护律师存时也 会鼓励被吿进行认罪协商这是因为律师可以从中得到好处。 就每个刑案诉讼而言，刑事律师通常会收到统一规定的\*用. 大槪是2500元美金。这通常是所有被告可以负担的、，律师会 收到这样的价额（而且只右这样的价额＞,不论要花去多少时间 结案。这时尽可能地采用认罪协商，对律师可能是比较有利

①兰尼•布鲁斯常说：“在训法审判的般堂中.惟一的公平正义只存在.法 院大-

的，因为协海比诉讼要节省许多的时间c他协布的案件越多， 他就赚得越多.因此.认罪协商的计时费用要比诉讼案件高出 许多：如果协商某个案件要花去10个小时，那么收f 2500元 美金的律师每个小时就赚r 25。元；如果审咒这个案件要花 100个小时，那么他每小时只有25*元,*连日常奸支都不够。

很少律师会表面上这样说这件事，他们会辩称是为当事人 的利益考虑。有时他们是这样，但有时并不是c我对总是在进 行认罪协商的律师很有疑问。他们通常为他们的当旅人令到最 差的交易条件，因为检察官都清楚，他们威胁说要上法院.其 实是在吓唬人的。只有那些很少进行协商的律师才能为当事人 争取最大利益，这些律师通常会选择上法庭论辩而旦多数为胜 诉。那些是检察官最害怕的律师，检察官总会对他们作最多的 让步.以避免败诉的风险。

南森•列文，柏格曼的首席顾问律师，在美国是最令人害 怕的律师。他胜诉的案子比例很髙。柏格曼案中的检察官知 道，当他们提议认罪协商时，他们要对付的是谁。

自始列文都不主张认罪协商，他想要打官司，而冃他认为 他会嶽〃不久后他这样写着：

柏格曼面对大笔的律呢费、使康状态的不允许，右至 要在国人皆曰可杀•的困境中等待判决，于是他回绝了律师 要对簿公堂的建议，他要认罪协商。

在许多因素的考虑中，让柏格曼同意进行协商的原因，是 他的儿子史丹利。他不希望他的儿子因为媒体和政治罗织罪名 殺丄1；&更宥諜窍：小1（哗职始裨吾支惭显’荘聃siai駕非通舉円职査土 '並由用滝鬱車&間泳闻袜'壯安旱岸皐丫姑切阳治非明’澈彳阳审时拊芻阳剧 'KM•风念热刺 '（环南#方显果W耐上鉗）』％餅井\*功Y年県仞役顼暮瀛個御 （是谯肉早胸回弟伊X地秘IR）旦發样Q早'诵劫漆印iftJWR漱♦一苗気①

財叵意丿\*晳風。淫4-N最丄帀※丄游仙由嚳一泠

W 用」Y剧Y\*剧曲9辛丑蔵。案希“’阳角冬程臨号玄/”。単 福的浪収且早將池為J辛纨#需邊旦果収晳出'W攝N型剽毋 幕敏脚建Y矛导僕般姑’（毋中髭照射熊）凄回以筆舟浊啤"由 WW快少書脚7R '婁団旦爭时憶宰划旦洋N暗母切混叫。（夠 刃醒虹廃浇6 •跚乎国荟到归也表老曰说未4酉寡）密还讪及 婁回鶉翠聊军窗 '恭依財昌柔旧琳国次袈4地博里垂煎、仁

，财f由囲資四快H4 匕恐匝陌耳罪习咽也瓶整0少算回・；丄呆用约呆累皆R 垢盼柳讯怀地四側匪玛伊陌LJ匂役•协亚成场“濾杳別贵+潭“ :去@网騒.'1导舀.申XM期弭舊咨伊己直坦昌浅羽隴般挡样 而母®皆利风。应炒皿那汨睡刷旦爭潺減應\*變回旦礬沛辛源 羊呼及'矛繫邪苗'讯囘妨一屈荟H管引诉瀏衅習期弭溢验

°8題碑每•圾而渺1伞寳可’各 任革義涅楽身'•古薛冨譯割甥耳以,期五盼11哑涯日血4勢：舟 •落中埔幫剳物°倍不舉華師圭善命否辛百・网法叩1•滴

•毋雄偽--阳去竟収间制聶埋’羊怵， •市混斋混「目制甲舀WM甘’省与门却酒酒峯V汤刀略」当 果咨％善•毋出’里倒匪Y1藻笏涂少觸※謳用邨羽仞聊叩’国査 丼舀卩9用用去1（啊紗成明湛再°乃牆协柔士 1门】径‘女磐囲風 '滲K从财 甘花31仞津履熟漆村寡厘专耶異旦咨狙。监杀地

UiilM to\*™

\*一郊天**Jli**尘 183

冋的日弥：只由联邱法官判刑，但是不要求州法宜看上去被制 约「

裤代方案是，州特别检察**1**孑会“建议”州法院的法官，请 他不要在联邦法院的判决之外追加刑罚，并**H**要紧接着联邦法 院的判决之行作出**o**州法竹之所以不追加刑罚而作出相同判 *决,*是因为在纽约州，法院通常都接受检察官的建议案.而提 议紧接在联邦判决之后马上作呂州法院的判决，是避免让州法 官的压力过大，这些压力（来自媒体新闻、政治人物或其他方 面）可能随着联邦法院从轻的判决接踵而至。

殳洛索•梅立亚法官明白地告诉柏格曼.要他“告诉你的 法律颐冋和特别检察官，对比较轻的判决，我通常会接受检察 官的建议，而我也会告诉他在这个「可题点上，我没有理由不这 么做……”然后他要柏恪曼谨棋小心，因为依法他可以作出最 車:的判决，而“不顾联邦法院的判决”。这样的警告虽然很陈 腔滥调，但透露出的讯息仍然很'淸楚：柏格曼只会得到一个判 决，由联邦法官法兰克作岀的。交易已经签字完成、封缄并且 寄出C

联邦判决

依据次罪协商的内容，柏格曼在同一天承认**r**联邦和州法 院起诉他的罪行，他以为他只会为-个判决服刑。

不久之后，已经无关紧要的认雅协尚范围更缩小**r,***梅立* 亚法官还撤销了对布角门塔议员的贿赂指控。他的结论是，并 无罪行可言，布仰门塔借着催促柏格曼疗养院的抜照签发，以 交换青少年在疔养院中进行职业训练的计划，“并没有收受或 要求任何不法酬金或补蹬利益等”。如果提岀要求的布鲁门塔 没有犯罪，那么可以推沱，只不过是同意其要求的柏格曼不需

要为此接受其他的刑罚c

现在.豈任淸楚地落在法兰克法官身ko他是代表联邦法 院及州法院作成判决的法官。而他的判决就是柏格受实际要服 刑的判决°其实，法兰克法样淸楚了解这个惟-判决的作用. 他声明“为履行认罪协商的义务.依协商内容，将由本法院判 刑而且完全涵盖州和联邦法院的定罪”。

1976年6月17日，法庭里挤满了政治人物、新闻媒体、 双方律師，法兰克法官宣布，判处贝纳•柏恪绽监禁4个月。

喧哗走震耳欲聋：报纸、广播和电视台週说这个判决，政 治人物猛烈攻击，而詳众则嗤之以鼻。

州政府医疗及看护特别检察官査尔斯•海因斯，非常担心 媒体会指贵他提出不由州法官另行判决的建议案。因此，他要 他的公关助理在特别検察官的办公室召开记者会.：

海因斯向州法院要求延缓州法院的判决，佯称柏格曼拖欠 州政府的金额仍有争议。延緩判决的申请获准。待别检察官因 而可以避免（至少在那个时候）尴尬地站在法院里，被迫向州法 官提出建议，而建议案内容就是，不在法兰克法官的4个月徒 刑判决之外追加刑罚C

大批记者带着电视摄影机和泉音机.跟随着海因斯回到他 的办公室进行记者招待会°海因斯用生气的语调说话L他说他 实在“非常失望”，因为法兰克法官对柏格匣作岀“无关痛中 的判决二他怀疑这是反映“本质的正义”或只是“特权者的 正义' 而他抱怨说：“我担心我们对疗养院楔而不舍的调査. 可能因这项判决而有不利的影嚙。”《纽约时报》全文刊载海因 斯的声明，其他报纸也以头条报导，广播不断地讨论着,大部 分的新闻节目也播出这个消息。

当海因斯在梅立亚法官面前提岀他的建议时，并不令入惊

OuW

讶，大多数的为观押都持存旋的态度，海闵斯原认柏格显已经 履行他在协议屮所要检行的义务，而现在

我有义务履行承诺而且旄议庭上的判快和1976*年6* 月17日的联邦判决完全—玫"

海因斯清楚表示他人喜欢他的角色C “找被要求提岀这种 逑议，”他宣称。海因斯请法官作出同样“令人失望”、“偏袒 的止义”和•'无关痛痒•’的判决C法宫湾楚意识到，特别检察 官提出的“建议”，并不是要他形式上遵守认罪协商中的法律 义务。

梅立亚法官受到强大的压力，要判柏格曼更重的刑＜ 安德 傳•兵坦汶员曾拜访梅壬亚法官，鼓励他尽可能处以最歧的刑 罚。史坦也发起•人一信运动，写给梅立亚法官。判决宣告的 那天，在梅寸亚法官丿J、公室外面，史坦安排“监视”、“警戒 线”和“示威游行”，而FL有许多民意代表支持这个行动。因 此，梅立亚法官在众人的期待卜•打破「他的惯例.“拒绝”检 察官的“建议”。和反的，他在法兰克法官的判决之外，追加 判处柏格曼监禁1年、，

为了证明他违背义务是合法的，梅立亚指出对柏格曼的指 控的严重性。而那是他之前以无犯罪暮实为由撤销布會门塔议 员的同一项指控。

持别检察官松了一曰气，甚至有些拈灾乐祸；政治人物和 媒体都很满意C梅立亜法官成为英雄，柏格曼因为得到保证只 会接受•项判决才同意认罪协商的，现在却发现要面对两项判 决以及高于联邦判决4倍的徒刑°他并没有羯到协商交易的东 *西,*他把无价的宪法权利拿去交换，换来的却是要.身陷囹圄，

要服刑16个月。

柏格曼开始挑战这项追加的判决，理由是检察官的行为 （他的记者招待会以及他向梅立亚法官的建议）已违反或罪协 Wo他的律师向纽约最高法院上诉庭以及上诉法院提出申请。 每个法院都拒绝了申请案而无只字片语的解释。我就在这时候 加入r这件案于。

申请延期执行监禁

我的第一件工作就是要延期执行柏格曼的监禁，他将要在 瑞克斯岛上服刑1年。在我们旳联邦法院提出申请的同时，我 们必须要想办法让他別进牢里C如果柏格曼已经就无效的判决 服刑完毕，那么我们任何的胜利都没有意义了。因为即便是最 高法院也无法还给65岁的老人1年的光阴。因此，从任何联 邦法浣那里得到延期执行的命令，是现在最重要的事。但是联 邦法院都极不愿意妨碍州法院判决的执行，因此很难申请获准 延期执行本案如此声名狼藉（其实，媒体已经吵着要求将柏 格曼立即交付执行），而比般案子更加困难,但是我们必须 试一试C

我马上找到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舍伍德•马歌尔。最高法 院每个大法官都会被指派巡回法庭的紧急申请案，就像是要求 延缓执行这样的案件。因为马歇尔大法官曾任职于联邦箕二巡 回上诉法院（辖区包括纽约州、康涅狄克州和佛蒙特州），所以 就负责这件案子。马歇尔是个自由毛义者•但是他很少批准延 缓执行的申请。有几回，他已经认可的延期案却被其他法宫椎 翻C现在大家都知道，他对这类申请案已经变得有埋沉默了。

在我同意接卜这个案子之后的几天内，我就向马歇尔法官 申请延缓执行c乌歇尔要求特別检察官回答此爭、这是个好现

沦•困¥>碧号3待£丑5湖尝洋4斌兑誓|?}暮忠玲皋「。2 湖JLX\-e?.・吉懐市4宿「忌5尖J任a潴。*^s>ss* T。玉恭潮廣H\*T,r韻sMPrTlQ江沁彳走三快击a £3部略"控答2辣苫浴4莎薛。牌T涇为左滩ffl演T•主的・ 弱净冷NtMTsm\*。爲m®箜！相k 4泣河潯「壬»講・『59.価•S?毒域\* 士也J笛◎架番买前。 SM6飮滸s-w-r痼南&源他磷«W.H3:丑®。依樂凍徉 潔•.买咋或，»鴻9跡忍海应一\*3濡；&壬柔洲； 逆自・菖»。

足帰阵曰谁诗、皿5浒源。奏\*窟芬睇中-以。滝IE司矇；專 薛呻米1£眄成弟。*Is* 走斗〒垩\*・-&s»、>•走it雷頰帅丑尽淋。*R* 庭»、吸\*翌冊圧米洋街忘，沸Na戸险去\*疽庆5定走虫米・ 岳^&丄/|車必、其，咨漁滂变碌定岸僞・岛底津浒謎溶洋AHr 房W雾诲3弟浦\*直牒滅陰书第沸矛项酸叫。费沛毒\_g走祂ff N部\*，

一基一亵期舗，龄叵琅磁・*^ss^ss.* ，志衣庭・.・s®宙査•汁呈“ MWfin/B崙•茁義即-1 -fasL 芯回 \*fe” .Ews譜剛%

•函，>斗愁寸布迁。*S* S火弟3?HH£.\*®ffN.f 防规辛用部S糊F。莎泞 0S5JM 麻 3藻F米-「»何冏3S修iaKC淺.1£會釜3满\*fe3i商能，吋 底除學忠肴导验\*座苗声『。.・

走啪帝淳、普主畏顾府24、一，醇NS-S颱回丝讶溪\* j、・ M&S岸、<>r4$,F}^r 澀站,沸專。

pi廳琮、口\*-薫7於“：W5導您時奇苗昂，济面芝治咋吊 喜3习\*5,済日当足霽目zTKa-渋味rr

"但是，阁下，”我响应道：“本案中的宪法议题非常更要， 而如果被告依判决服刑，这就会变成未决子攻丁

法官并不在意“这个人不会在我的法庭上得到任何持別 的审判。大部分获得人身保护令的被告，都是在中中提岀中诗 的。这才是柏格曼应该做的爭.无论如何，我是不会同情他 的。”

我想我在法官最后的评语里知道我该如何开始。我冋答 道，并将声调提高厂些C

“我们并不要求同情，我们也不要求特别的审判「更正确 地说，问题正是伯格曼受到r特别的审判c本案的检察官存心 要违反认罪协商=而州法院连写个裁判书的勇气也没有。本案 的确挑战了联邦司法制度的能力，看看是否能抵挡得住媒体和 政治人物的审判。我确信本法院将面对这样的挑战c”

突然间，法官的观点有了很大的转折C瓦德法官向我保 注，他的同情心不会影响他的判决.本案将会得到公正的审 判c几乎就像是要证实这个说法，他开始对我们的法律论点表 现出认同的样子。他给r我仔细陈述论证的机会，然后他问问 特别检察处的年经检察官亚瑟•温斯坦，冋他关于特别检察官 在法兰克法官作出判决后的声明内容：

瓦德法官：我记得C州政府特别检案官有些产厉的评 沦

温斯坦先生：这表示他对判决并不满意.阁下C, 法官；那么是不是裸体比州法院法官先作下判决呢？ 温斯坦先生：是的C

法官：你要为此抗瓣吗？

温斯坦先生：记录中并没有这些事情。

法官：好，那么我们就来做记录。这头催序的作用就 在这里.、

温斯坦先生：阁下，戒只能就记忆所及详尽他凹冬:, 虽然我并没有把记者会的新•闻儡帯在身上。

（德萧维奇普报皱览印本遗给温斯坦先生Q

温斯坦先生：我拿列《纽约时报〉的复印知.其中，海 因斯光生批评法兰克法官的判决。

法官：我想在记亲上确认，记者会之后炬列州法忱去 作了什么角叨？

温斯淳先生：他st议说：“无论値上作出怎样的判决， 都请和联邦法院.的判决定会一玫疽

法官：他脸上我梢隹示出他就是这个意思吗？

温斯坦先生：庞上，找不.在那兀“我不知道他的友情 *是什么。*

法官；检察安，我想问题只是在于：到底.有没有协 议.k果冇，有被遵守吗？

当辩论结束后，瓦德法官回到他的办公室，他承诺“会很 快”作出判决。那是令人焦急的等待：高收监服刑的时刻只剩

F 16个钟头' 若要对瓦德法官的不利判决提出上'斥，时间太 仓促，,而上诉法院第二天上午10肘\*才办理业务，那时柏 格曼乂已经被收监半小时了。我们认为我们在辩论中已经改变 了瓦德法官的看法，可是他也有可能改变念头。

大约30分钟后——感觉像是过了 30个小时，瓦德法官从 他的办公室走出来，缓缓地宣读他的裁定:

邕然司法部长曽径说过，在法院里没有新鲜事.*仰是* 衣威却不能同憲这种说法.木案的寅论压力非比寻常“木 案将被受理，这将会在今天下午受到蝶体强烈的关注,.， 根据&庞巳有的充分辩论而為列结论认为，州畋府在 认罪协•商之履行上严重侵犯了宪法的权利C

再者……中请人明天要交付汎行，而他适期依行的中 访之前曾遗列否决……

据此，本法陡将在对本项请求进行审理之前,批准延 期执行，并且由吉瓦德・古特法宜审现°

第二天的早报刊带：“柏格曼赢得监案延期11小时执行”、 《每I」新闻）的社论标题是“正义被延迟了”，部分文字如卜-:

正义遭到延这就•是被否定，疗并陡所有,冬行的代表人 *物风半•*柏樗曼再一次潮弄了司法正义C

杰克•纽菲尔讽刺地说：“到柏格曼进监:牢的时候.我可能 已经在疗养院匚”

特别睑察官很尴尬,因为媒体批评他们无法把柏格受送进 牢里。他们对瓦德法官的裁定提出异议c但是上诉法院再次确 认裁定而维持延期执行c接卜来就看占特法官的市讯r”柏格 曼至少现在得到r暂缓执行。

7月底的仲夏时分.审理开始r。由抽签决定'审理本案的 吉瓦徳•古特法官是个寡言而认真的人。在他担任联邦地万法 官之前，曾在该法院担任司法行政官。

两方在听审时都找来大批人马：稍格曼的律师团，除了我 之外，还包括杰克•李毎受和他的搭档路因斯•弗怛徳曼；而特 别检察署派了6个检察官。法庭挤得水泄不通，有联邦所理检

察官、其他律师、旁听的群众，还聚集许多媒体.包括在法庭 中的电视東描両家和走道上的电视快影记名。

审理开始，占特法官说，他的“外祖母名叫玛丽•海因斯， 和特别检察官査尔斯•海因斯可能有亲戚关系”。他间问两方中 是否有任何意见。不过我们都不认为要为这种小问题请他冋避 木案。

听市中的基本争点（所有证据指涉环绕的冋题）就是，待别 检察官是否违反r认罪协简规定。关于这个争点最箸名的案例 是最高法院1971年判决的“圣托贝罗诉纽约州案L在该判例 中，被告以两项与赌博有关的重罪被起诉。他的律师进行认罪 协商，让被告戒认罪责较轻的罪名，该罪行最重的虽刑是1年 徒刑c协商中还约定州检察官“同意不对任何到次•提出建议”“ 劣该案判决时，同意协商的检察官被撤缺掉。新的椅察官显然 不知迅前任检察官的协议,而内接向F•审法官建议判决景电的I 年徒刑°被告潮护人抗议检察官的建议。但是法宵否认他受到 检终官建议案的影响，他判决圣托贝罗应受徒刑1年C

圣托M罗提起E诉，声明检察官违反认罪协商，和柏格岐 -样，彼告在纽约州法院的申诉都得不到回应，而转向最高法 院请求延期执行判决。但和柏格维不同的是，他在龈高法院的 辩论后取得法官的延期执行令。该判决是由最高法院院长华 伦•柏格做成的，他认为该检察官提出建议案的行为已经违反 了认罪协商C

对伯格曼的听证而言，直接从圣托貝罗判例得岀的基本问 题就是：特别检察官对法兰克法官判决的公开批评是否已经违 反了认罪协商，还有.判决的法官是否知悉这项批评。

•一般来说，证据的听证并不会有什么令人惊讶的事，因为 两方都已经清楚基本不实，在听证里是已经盅记录中确立的

T.頂是本件案了的证据市理却充满惊奇.甚至还有爆炸性的 内幕C

我们当然知道， 让官判决的记者会， 声明似乎未经琢府， 稿.但是凡中有些东西让人怀疑“起初我并未理除它，但是打 来我注意到，该声明没有更到判决屮的車要部分——4个月布 期徒刑。这冇点奇怪，因为正是这4彳、月的判决才引发如此喧 哗的批评，我开始怀疑.声明稿可能在法兰克法官判决之前'就 己起草，因为他预料到判决结果会让他十分尴尬。我们决定传 唤特别检察官•海因斯出庭站tutA*席,*以査证我们的怀疑是否 正确。李徳曼负成询问他。

特别检察官海因斯曾举办一场攻山法兰克 其声明的内容在《纽约吋报》刊岀 看來该 应该是从法庭到他办公室的路匕听拟的草

海因斯是个遂慎小心但不蠟合作的证人.•开始他否认他 曾经召开“记者会丄

那并不是记者会……我只是曰答了媒体命我堤出的讦 多问题。

他最初的证词是，在法兰克法官作出联邦判决以后，他 “最卩决定要和媒体讨论案件”.是在诉讼程序结朿之后c略施 压力之后，他承认在判决“前一天"，为了要应付媒体，他曾 准备K对法兰克判决的声明。在我们继续迫冋之后，他说是在 “判决之前两天”撰写了新闻稿。而在几分钟之内，海因斯乂 说：•'我弄错「°”其实是判决前“三天”。

最后，海因斯终于承认在判决前几天.他找来•个老朋 友，那时这个朋友在国会山担任媒体助理、海因斯要求他号新 闻稿，以免因为法兰克法官可能的从轻量刑而陷入困境“这个

UuOl hunaoiu

弟一律无JULMM 193

朋及过去是《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叫做大丄】..尤威尔，他被传 唤作证指出，他曾来纽约和海因斯商讨冇关判决的新闻击叫， 可能是在“判决前一尼期”。海因斯的公美秘丹草妝了成初的 新闻稿，她说她在海因斯的指示之下技稿，大的是联邦判决H 前一个兄.堀。

依据新闻界人士的说法，该声明的曰的是为了不让特别检 察官海因斯成为媒体的•'笑柄”，并11确保他的“公众形象“。 尤威尔指证表示.他曾告诉海因斯：“柏格哽的判央是调代案 件中最电要的TT这个案了全看这次的判决了他要海因斯 发表强烈的声明：“这是后水门时代了，……你不”以走老律 师的旧路子，把事情都藏在壁断里，我们不能再这样做仁” 尤威尔作访说.整个事务所都在“讨论者声明犒是否可能被解 释为荏反该顼认W协商”°在海因斯上班的地方，向来自&察 '由们的権力，要他不要做任何声明：“检察官们不会去做那种 小丁但是媒休朋友又坚称，如果海因斯保持沉默，将会是个 灾姓：“我们的压力很大，不比打官司轻松建尤威尔回忆说。

海因斯对他的形象的关心髭然高过对于认罪协商的义务. 他送畀了媒体朋友，并旦决定要发表公开声明，枇评汰'=克法 官任何的“从轻址刑”。虽然他知道这可能损害到认罪协商. 但是他还是决定不通知被告律师他将发表声明的事’

听证证实了我们的怀疑，甚至还更多：海闵斯并非基于愤 怒才批评法兰克法宫的判决；他是刻意安排目有预谋地要维持 其“形象”.即使是以违反认罪协尚为代价。当古徳法官知道 有爭前计划时，他注意到可能会揭露“许多恵料之外的事情、

还白个意外的发展.梅立亚法官否认曾看壮或听过特别检 察官海闵斯对法兰克的声明c这个说辞令我们陷入困境.’我们 确信法官说谎：在纽约很难冇人没冇看过或听过这篇声明’而

正花审理本案的法官梅立亚居然说他堰不知情c我们调査后发 现，当天傍晚他在纽约，而他通常会看晚间新闻，而吐他也习 惯看《纽约司法杂志》和《纽约时报》C但是他竟然坚决否认- （每个人显然对特别检察官的声明都十分熟悉，连占德法官都 承认.在听证过程中，就在我建议柏格曼应由狀他没伯看过特 别检察官声明的法官来作判决的吋候・古德法官说：“我想你 在纽约州找不到-个法官是不知道这项声明的°”我无法反驳， 汎刺的是，“除了梅立亚法官之外”。）

对法官进行交义询问是很困唯的：大部分的律师都不妳 做；他们宁愿他的证词瘡无进展，也不愿意招来,'法官证人” 或其他法官的愤怒。我们必须要进行法定的交叉间问；我们必 须要他180度地改变让:词；我们希望他承认说谎。我们别无选 择。他的否认会让我们的案子•败涂地。如果他事实上不曾知 道特别检察官的声明，那么这个不当的声明就仅只是个“无告 的错误”罢J',因为这样并不会对他的判决冇何影响.、我们必 须枳极地向他进行交义闾问，并且让他更改证词。

被告团队决定由我来担任这顼工作，即使我缺乏李德曼的 経验和询冋的才能°我猜李德曼和他的事务所必须经常出席纽 约刑事庭；他们常会在梅立亚法官面前出现，除非必要，他们 会尽可能不去挑衅他，这是可以理解的c而我则可能永远不会 在他面前出现，所以这项工作的风险对我也就没仔那么人•，

我决定在交叉询问中把他当做说流的证人；我不会因为他 是法官而有不同的对待。我推测梅立亚.法宣以为会有特别待 遇。我认为让他措于•不及可以窥见真相，所以我用侵略性的语 调开始交叉询问： 、

问：这是否是事实，梅立亚法官，早在你宣判之前、 你已经预先写好整个判决文，包括最后宣判的I年彼刑在 内，你早就判定了？是不是？

岑：不是。

问：在作出判决当大之前，你¥已板好判决文的革

鹳，这是否是事实？

夺：我写了一份……

问：是或不是？

*客:*是、

问：可以麻烦拿出草簡的复卬本吗2你有带在身上 吗？

军：我不如a.我想可純是……

问：请不要回答辱何我没有询问的问题.法官。

接着我进入交叉闾问的重点，并证实悔立亚法官订阅r 《纽约法律日报〉和《纽约时报\*我也让法官承认曾对柏格曼案 *做过勇报。*显然他知道，像这么大的案子，法官会跳过头版头 条而没冇看到，是很谁近信的，于是梅立亜法官在否认时显得 揺摆犹豫，然后他承认他的确读过法兰克的判决■:

冋：在法兰見法官判决柏格曼案后第二天，〈纽约时 报〉的头版报道中包括了这项判决c这样说是对的吗，你 确定曽读过这爲报道？

答，是的。

问；你确定曾在判决的第二大名辻《妞约法祥日抿〉头

版的柏格曼判决，这样说对四？

答：戒.不知遂。是有可能。

问：*5可*能？

答：是冇可能.我知道我看了《纽约时报》。

问，你是否看了《纽约时报》的整个报道，包培柏格爻 的判决？

答：我想是的。

问：我想要拿出《纽约法律日报》的头艇复印衣让法官 您看，可能可以唤起您的记忆＜.标*题是;*“柏爲爻的州判 决延這；联邦法院给了他4个月”。是不是有可能，你订 闭《纽约法律日报》并且每天都看，却没有看到这篇以“粕 給曼的州判决延■遅”为标题的文聿？

溫斯坦先生：抗议。

法官：抗议成立，

问：是不是看到标题“柏格史的州判决延迅”已经唤 起了你的记忆，那天你事实上是否看了《纽约法律日报〉？

零：不是。

问：你在此作泣是说你可能没有看过《纽约法律日报〉 的报边?

答：我的证词：是我并不知道

法官：应该让他寿一下岌印本比枝适当吧C

（停了一下。）

岑：漫谢你。

（停 7-To）

答：是的，我懇我是看过。

问：那么，你的回餐就是说你的记忆被唤起了，你泣 实曾看过这篇报道？

军：是的，光生。

逮到他改变对报纸的证同之后，我冋他是否看了当天的电

血血圻ihirtl.版\*呻 的¥峭

笫一部无心g 197

视，由第四频道11点新闻转播的特别咚察官的记者会.我提 醒他画家将绘画卜他的表情，连同对特别檢察官记忤会的报道 会-井出现在第四頻道11点新闻，于是他支抒其言.

最后，我对梅立亚法官提出我们认为最关键的问题：

问:当你看到或处進粘利赴落官对联邦判决十分失望 的时候，你是否得加射別检察官有贵任要建议你作出他其 实是十分失望的相同判决C

这次这位法官没有含槌其辞。

答：是的C

我们达到我们当初拘设想。记录已经清楚了，梅立亚法官 曾看过特别检察官“对联邦判决十分失望”的报道；当梅立亚 法官看了之后，他得知待别检察官是被迫向他建没作出相同判 决的，这很清楚-因此，无可争议的,特检察宫实际上让梅立 亚法官知道，他对必须提岀的判决建议的真实感觉到底是什 么C特别检察官坦率地来到梅立亜法官面前，向他建议作出和 同的4个月判决，他很放心.因为他知道梅立亚法官在接受r\* 他的“建议案”时，了解他的真正的观点，那就是特别检察官 感到“十分失望”。

接卜来的听证过程.除了些许小插曲之外.都是意料中 事c媒体新闻热烈报道着，电视上每晚都会出现本案参与者的 形象,、到了听证的最后，罗伯待,立普斯特在《纽约邮报〉与了 篇专栏，令我家人焦虑至极c专栏的内容如J

医疗商源的掠夺者贝纳•拓福曼，昨天并没有在监牢 中度过。事实上，他荏至没有益法旋上……而杰亳•李德 曼在那里，杰克过去是能干的助理检察官，他曾起诲过市 阴.也曾对成廉•葬利普穷迫不会，使这个无倾的誓员在 法応内对他叫道“你是个人渔气 亚伦•德萧维奇也在那 里，哈佛法学院的德萧推奇教授，曾为《我很黄 ＞和〈深喉 咙〉辩护。德箫维奇曾径为丈促靖就“保障人权"要有所作 为。但是昨天他却和柏爲受在一起”这是个讼悒的审判， 没有讨诒是非问题，没有梃利怕格受疗养陇中祓遗弃的茂 障老人，没有充足的泣損可以证明贿赂或歎诈之亭。尺冇 动议、佯攻成术以及有改义的判例，伐还要求查看法官持 有的文件，因为“对手的眼畦和裁判的眼睛■看到的东西不 一样”。卅政府年轻的检掃官穷于应付，因为李德曼和德 萧维奇是径驗圭列的法律拥客，他们占尽了优势。在休庭 时，安德書•史妲怀姓为什么这么有名望的律师要为这么 年即的人辩护。“运吋他们而言足大有好处的，”他说： “俭萧堆奇从柏爲受那里榜列了多少钱.。"这些人怎么可以 夜回去之后满口仁义道仕地岌表演讲和写教科书，而他们 又会对哈佛的那些我子说些什么呢？

听证很快结束了，案件在古徳法官的手里。通常.在冗长 的听证之后，律师多少可以感覚出法官大概会如何下判决，但 是古德法官却丝臺不动声色，只螺出些许线索.，他显得很困 *惑。*确实，他大约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写判决书。最后判决宣布 T.竟有40页之长，由此显见他有多么犹豫和怀疑了c

在事实部分的听证之后，对我们最在意的特别检察官新闻 稿，占德法官提比車要的哉定：

海因斯攻击联邦法院判决的声明，隹然未经批准且不 当，也明白逹及了州法律，它*违反了*《纽约州职务执行 法》，法规中档止检查方在判决前作任何声叫而影响判决°

为了支持特别检察官海因斯不当行使职务的这项论点,占 徳法官引用r •条法规，禁止检察官的声明“支配或影响舆论 以获得政治利協……或是企图影响或胁迫国法、海因斯的声 明确实是为了提高“他的公众形象”，是用以“获得政治利益 的二 而口还影响了梅立亚法言的司法判决a

有了这项眞要的裁定，按理来说，法官的判决应i亥会有利 于我方。但是这却不是•般的案件，古德法官在此有不寻常的 逻辑跳跃。

首先，他为特别检察官的声明（不适当H不合法的声明）辩 解，他说该声明并没有违反“认罪I办商的内容”c法官承认认 罪协商的确明白禁止“在’协商后'发去新闻声明”；怛是他 却强渦协商并不禁止“衣’判决后’发表任何击明”c （他忽略 *T* -个小实，既然判决必然要在协商之后，就不需要多余的禁 止现定”）法官耍了种讼棍手法、而作出结论说.特别检察官的 声明并没有构成如圣托贝罗案中的技术性违法事情。

接着,占德法官论及特别检察官在法庭上的判决建议C他 同样作岀对我方有利的裁定：

王无鮭问的.特别检察官的建议不追加判决业得言不 由丧。他并没有完全遂守认罪协商的内文……

再次，根据这个裁定、通常的结论（认罪协商的内容必须 被完全遵守）应该会有利于我方。在这里.更是应该如此，因为 法官字期句酌地认定特别检察官乙适当立不合法的声明在技术 上并没冇违反认罪协商＜ 但是，最终古徳法官却冇厂完全相反 的意见，池匿不理会协商内容：

k果特别检K官吋判决的结果歆功同憊……那就是伪 尊了 C

这样，在岡滑的丈字游戏之后，古德法官i人为特别检察宜 的广明虽然不当H.不合法，但并不因此而要负责，因为这事实 上并没冇违反认罪协商的规定：而他裁定.特别检察官“言不 由裏地提岀建议二K实上是违反r认罪协商的内容.却不需 要为此负责，因为如果海时斯遵照协议曲表现岀服从判决，就 会彼认为是“伪善”°特别检察官赢了，被告输r,縱因为他 的名字是m纳•柏格姬！

这样的见解表示占德法官没胆子释放贝纳•伯格曼，即使 他对大部分事实的裁定都是有利于柏格曼“当我再次看过他的 判决书时，找不由得同情起占德法宜：基本卜.他是理性而城实 的法它，现在很难见到这种人匚 他不得不作岀肘我有有利的 TT实萩定。但是他就是不能核准人身俣护令，因为媒体和大众 的愤怒将会排山倒海血来。我相信他有意或无意地决定将这份 盛担拆解开来，他的华实审理部分，使我们得以提岀强有力的 上听声明。如果接下來的法院准备依据，并实避行市理.那么他 就可以被释放如此.古懲法官就M以既完成方实审理而乂不 会激怒媒体•，比起彼拍派单独审理木案的新法'什・山3个法官' 纽我的上诉法庭是比较能经得住这种压力的。

占徳法官不愿担下释放柏格曼的罪名，这表现在判决竹中 成,舌关于柏格信的保释中谙的那段文字里'在判决书里，占德

OulM/hMOOMXJl

3F—« 天201

承认这是个困难的案件住他斌是拒绝对柏格曼的保辞申请作 出裁决，

放芥裁判在法律上并无根据G的确，当我们到1：诉法院愛 求保释时，法官对占徳法官将保释我次的责任推给他们表示很 生，.來据法律，这应该是地方法院法宜的事、、这再次显示M 纳•伯格曼的案子非比寻常°媒体的幽灵总是漂浮在法院之屮； 而占懲法官虽然拥冇法官终身侔，却成为媒体的司法囚犯”

在卜.诉法院，审理保释案的法官们轻松地披定，在I•.诉W 判期叫，柏格曼获也保行白由。’巾'判长:厄文•号夫曼（fr犹K人 防II联得案中團作出对我方有利的列次）宣布“这里石地很严 肃的冋题”，而II那绝对是“柏恪号可以胜诉的机会L

但.是当在上诉庭辩论的几人月之名-，这3位法官（他们都 不是审理保释案的法官）似乎要推靜我们的论点.，

瓦号•史斯佛徳和亨利•法兰德利两位法官在我刚上发言席 吋就立刻攻击我的法律论点°有些攻击儿乎是直接针对我个 人，指貴我接下这个案了；我觉得我好像才是上诉的目标“儿 乎没有只字片语批评到特别检察官，而他的行为已被古德法官 认定为不平和不合法的'.,我们对法院感到十分沮丧，但是也很 疑惑，为什么有了古德法心的項实栽定和最高法院的判例,上 诉法院竟然还是否决我们的论点O

判决书是在1977年圣诞节之前宣布的c全体致通过 主稿判决书的是法兰徳利法官，这份判决书非菖特别、特别是 对他而言匸 上诉法院是不可以用自己的事实裁定故代地万法院 的原出实判决，法兰德利向来都谨守着这规定c可是，在伯格 些案的判决书中，竟然绝门不提古德法宫的事实裁出G

占德法官栽定预先安排发布的新闻声明是不当、不含职业 道彼且仁合法的，可是法兰德利法官的判决书中完全没提到；

相反的，法兰德利法官的判决书倒让人觉得柏格曼试图推翻被 地方法院认定声明适当的结论C占徳法官曾判定特别检察官对 梅立亚法官判决建议“没有完全履行认罪协商内容”，而他却 绝口不提；法兰德利法官既无法自圆其说,也无法从记录样到 支持，却作出结论说，“’大家都承认’,海因斯已经提岀所岐 认的建议”。当法官使用“大家都承认”或“不容泠疑”的字 眼来拒绝律师的强烈主张时，殻令律师们气愤（或名•说是知识 的欺骗"我们从来没有“认可”过他们的这种话。我们曾经 抗郷过（占德法官也曾同意过）特别检察官并没有“根据承诺提 出建议”。现在法兰德利法官不仪否定我们的论点，他不仅推 翻古德法官的裁定，还假装我们已经,'承认”曾极力抗辩的 事e

判决书剩余的部分都是可预料的，法院认为海因斯的新闻 声明没有不当之处，还右他“言不由衷地”提出建议也并无不 安。认罪协商并没有被违反，只是“在检察官的声明中缺少了 足够积极的态度二 检察官言不由衷地提出建议仍是正确的， 仍是在许可的范围内，“除非他的脸部表情或他的声调告诉法 官他不希望建议被采纳” c根据本案的i己录，这最后的“除非” 是卜分值得注意的c每个人都很清楚（占德法官在听审时曾重 复地提出），事实卜.特别检察官宁愿他的建议不被采纳。他并 不需要借由“脸部表情”或“声调”等表现方式来传达他的期 望。他其实已经透过新闻声明直接表示出来了。但是，因为特 别检察官并没冇在法院中表现出奇怪的表情，所以即使他期望 法官判决不要接受他的建议，该新闻声明也不足以构成这项意 思的传达。

法院认为“特别检察官并没有违反认罪协商”，而柏格曼 必须坐牢1年以执行州法院的判决。

找们提岀再审的上诉状引发r媒体另一波的捕批：“柏格 曼玩岸美国法律制度，就像是在打揮珠台，而他现在还无所顕 忌疽 杰克•纽菲尔如此抱怨着C纽非尔批评我和我的专业，因 为我用尽了所有的法律途径为我的委托人效力。

当我们所有努力失败的最后•一刻，那天是1978年2月6 日，柏格曼被带到苗克斯岛的监狱，

结语

以纳•柏格曼挨过r雷克斯岛的牢狱生活“他很乐意帮助他 的狱中同伴而大受欢迎，现在他已经回家，埋首撰写犹太法典 的学术性文章〈，他已经脱离r•疗养院的爭业，但是他还是花许 多时间继续他过去的活动。他和特别检査署争论拖欠州款之乎 还没完全解决。“在疗养院実审判4年之后，柏格曼的不件仍然 缠讼不断”。这是1980年《纽约时报》的新闻标题。报道中罗列 r几「件诉讼案和其他仍悬而未决的法律爭件。我并没有涉入 任何 件，但我仍然因为曾在联邦程序中代表柏格曼而遭非议C 査尔斯・海因斯被任命为纽约市消防署署长C

安德會•史坦当选曼哈顿区长，土耍因为他在柏格曼的调 査中表现有功。他的竞选口号就是在提醒选民，是他将柏格曼 这种“野兽”关进牢里的。

马文•法兰克，判决柏格曼4个月徒刑的法官，在柏格履 的案子结束之后不久就辞职了。许多观察家都将原因归咎于舆 论和政治对判决的影响。如果他没有因为柏格曼案而消沉，而 能有机会爬到上诉法院的话，他将是裁判席上非常杰出的人 物，会是联邦法院伟大的上诉法官。

他在柏格曼案中的判决书现在被视为经典的判决书。它被 收录在好几本刑法案例的书中，供全国的法律系学生研读。

第二部

妨碍秩序

第四章我的夏日假期

鱈鱼角南边的沙片是世界上风景最美的地方。汽亜•特兰大 白色的沙滩中隆起，海风、潮汐和其他神秘力ii,使它显得凹 門有致c我在依傍这里沙丘的杜鲁洛镇上租间小屋，京季里尽 可能在小屋中度过毎•天.许多诉状及文章都是在海滩或甲板 匕写出来的（M寒冷的冬天甲.，当从卷宗里掉下沙粒时.更让 我怀念不已）c我和两个人权律师共冋承租这间屋子，还怂恿 朋友在人口处写标语：“注意：辩护律师隐居所，匿察官来会 挨揍。”

离我们的房子大约四五白'米的地方，右个最雄伟的岬角沙 rE.就叫做“高丘二海拔约有30米高，陡峭卜-切至溝是灌木 丛的小村止，叫做“灌木洞”，是沙丘最低洼的地万c这样的 对比形成不对称的美丽奇景；沙滩、灌木、海洋和天空.、许久 以来，这个美丽的地区被当做非正式的天体营海滩，勢鱼角的 人门都在这用脱下泳装，晒一身棕色皮肤。据传多年以来，从 高K可以看到许多文学家赤身裸体，如尤金•欧尼尔、玛格脯 特•桑格、约翰•里德和他的妻子路易丝•布莱恩。那里卄分别 致、不拘形式,也完全没做过宣传.、许多小型的地区裸泳团体 聚会时，彼此都会很慎重地保持距离”很少人会唐突地盯着人

看.苔有人穿着泳衣从镇I•的海滩闲步走来，打算到几丝外南 边的离丘去时，按照海滩的规矩,他必短对邻人们做闩光浴的 姓象装作视若无睹的样子。

在6。年代末期到70年代初期，身体解放送动方兴末 裸体也成为某种主义，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认为把身体藏起来是 道徳的错误,，裸体成r-种撲.高斤！了的海滩成为整个东北部 犬体主义的聚集场所，无论身材好不好硏、1974年夏天，非 正式的天体海滩延伸r将近1公里长.而8月的每个星期六. 在那明亮的沙滩上都可以fi■到1•.千个裸靈的人体。海滩的性质 改变r.已经没有空间可以彼此保持尊重的距离或是礼貌的指 怖了。游客四处允斥着，持别是摩托车抢士，他们带着双筒里 远镜和摄影机，註足干沙反的顶部。穿梭的商业巴上把市中心 喜欢偷窺和暴露的人们帯到海滩来.小贩、街头艺人，甚至毒 *贩,*营造出嘉年华的气氛°这里不再是欧尼尔那个时代的文人 聚会，但却卜分欢乐，似、「毎个人都很享受这气氛°

但是杜竹洛镇的居民和神父却髙兴不起来！杜仰洛的冬季 人n冇700人，夏季fl 3000 A,属于鱈鱼角国家海岸公园， 在尺体海滩聚集新的人潮之前，杜再洛是个安静的避軒胜地. 几问小咎官和少许的旅店，几丑闻不到商业气息c乡间小路蜿 蜒狭窄.风景宜人，干行稀疏c骑脚踏车的、散歩的、慢跑的 和沙丘上的轻便车，都比汽车要多得名C豆天时，镇I：居民大 部分是律師、教授和医生（特别塁心理医生）；在政治立场卜•无 疑是自由派的；在种族上则主卖是英国活教哉和犹太人、、

突然间，杜怦洛却成为“时塁的”城镇，带君吉他、长发 披肩的家伙全从西北部各地跑来了。刚开始许多日由派的律师 和心理医生都很喜欢他们，有些人其至和海滩上的嬉皮士 -起 脱去身匕昂貝的法式泳装，有些不自在却自以为是地句由衣现

*札*全然不顾他们松弛的肌肉，

我记得8月中有一次，冇些光着身了-的女子坐在浴巾I：, 一个看来很显眼的老男人走K过来°当他或近时，你几乎可以 认得出來，虽然他-丝不挂，低是他必定是个心理任生：留者 胡须、叼着烟斗，他有着典型心理匿生的所有特征C突然间， •名女了尖叫着钻到浴出底F：-哦！我的天，那是科恩先生， 我的精神分析师y科恩医竺仍然平静地走过，外没有要找什 么掩蔽，但是我们都I•分好奇，接卜•来的精神分析会是什么模

很快地，对原来居住于杜件洛的人来说，人群已婭太多 地方居民在停T I.有r麻烦c 1974年8月中，在18天之 内.总计有1248辆车次违法路边停车c许多小径被发现厂， 更多是被开发的.它们穿越过私人土地或优美的沙丘。最田要 的是，祈:竹•洛的居民升始讨厌赶流行而来的人们C这些人比以 前更加喧闹、粗再、开放、有毒瘾，而凡还更加纵欲C到处都 有着关：性事的流言c曲有个同性恋犬休海滩就是山高丘I：互 接开了条便道下来的“ 4±晉洛悠闲平淨的生活品质已经改变, 刚开始还难以察觉，之兀便十分明显了。

居民们召升厂许多会议.愤怒地辩论着。有些镇民不希望 受到干扰c其他镇民（即使其中有些人热中于观看镇上最流行 的球赛）提议禁止所刊海滩卜•的裸体彳亍为C还有些人建汉进行 规划，以降低并控制游客人数。專个人都不承认自己反对裸 体，虽然很淸楚地有些镇民总是反对开放裸泳，但是他们却利 用外部问题作为禁止裸体的借口。（还有个禁止裸体的观点， 认为裸体的人会危害优美的沙丘；反对这项说法的人讽■刺地质 疑者，要提议的人穿好衣服跑下沙丘‘，而他则光溜溜地跑卜同 -个沙足，试试看在沙足忙哪种走法比较危险Q最后，4张完

2iO 全禁止裸体的人占r优卦，而杜鲁洛社区协会决定游说联邦政 府在携个国家海專区域取缔裸体c

裸髭臂膀的权利

1974夏天，好几个最投入的天体主义者到我们的小屋来 寻求法律协助。他们的领导人是斯带夫•成廉斯，古铜色皮肤、 热爱海滩，他整年都住在杜ft■洛并H获选为海滩理市，还有 李•贝克森达，是个马克思主义美学家.他是*“解放'海滩”*组 织的旨领。其他几名男士或女士，大部分是学者或教授，郡为 了要求开放海滩而来寸求辩护。起初我们把他们的宪法主张当 成実活° •.当然，裸体是宪法保护的权利・”我对他们提出证 明.•'就在人权法案中，在充法第二修正案里有规定：人民有 ,裸露皆膀’（bare arms：原意是配带武器）的权利但.是他们 很认PU在海滩忆有些隔海区域.传统以来都有裸体的治动， 他们希望我能向法院就禁止这类活动的联邦法规提出质疑.我 告诉他们.想说服法院认定光溜溜地在联邦海滩T自由治动有 宪法11的依据，实在有些困难。而我也对他们说，我并不认为 裸体的问题是目前社会最迫切的法律议瑕°不过我不此成全面 取缔裸体（甚至扩及海滩的隔离区域），是太过分r些。

在我的想法里，这个议聽和成年人在关起大门的玫院里看 电影是类似的。虽然这里没有门，但是海滩的隔离区域右着相 同的功能。政府有权管理外部的间題，成员、停车、非法人 侵、毁损沙丘，以及不想被裸体人群包围的那些人的感受，但 是政府无权禁止合意的成年人不得在隔离区域进行大体日光 浴。我同意建议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如果政府全面禁止裸丽的 话，就接F这个案子.那时我是该联S3全国理事会的成员“马 萨清塞州的公民自山联盟同意代表天体主义者，但要求由我担

任他们的辩护人，而我也接受了这项T作°我们成立•个小 组，包括有和我在我太入防卩.联煦案中合作的琼・L!立；还行 刚从法学院毕业，口魅为公民|'|由而•努力的朱蒂•米尼；述与 美国公氏自由联盟的法律顾问约翰•伦斯提。在约鱼角小屋的 甲板上我们没立r “法律办公室”，井冃开始拟定策略,为我 们当事人在涵丘裸体口光浴的宪法权利逬行辩护匸作“

我们决定以两个方向来进行：首先是七动攻击，提起诉 *讼,*对现行禁止裸露的联邦法令的合宪性提出质疑；其次是防 守，琴待我侣当爭入中任何人因为裸弄而遭拘捕.再根据充法 进行辩护。这样的方式，就像贝克说的.“左右两嘏都白了掩 护”。（祁色情出版品的案子•样，我们很谁不用冷少年的双关 语:能不堪入耳的包括“片面说辞”、“不,适用”相对照，或养 “提供情报”给找们当事人。）

没等多久，联邦政府就有r行动° 1974年到1975年冬 天，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处颁布规定如下：

公开裸露，包括公开禅泳 是彼禁止的，公开裸露 是指在公开场合故毫不以不透光的物膚遮離生坦琴、明 部、下部或女，性鶏部乳筆的頂部。本項規定不達另10岁 以下之人C

紙鱼角国家公园管理处处长劳伦斯,哈得利于1975半5月 19 E宜布，在鳄鱼角国家海那」••的所有公开裸出都将被禁此 初犯者将姓以25美元罚金° （该规定屮最改罚则是6个月徒刑 和500美元廿金。）官方为预密大规模的市民暴动,安排厂直升 机巡逻、公园骑巡队，片且A：沙丘上设立无线电监测小组，发 现状况就立即派遭沙滩车突击取缔，甚至有穿落“便衣”的线 人（后来人们说他们是“没有掩饰身份的瞥探”），他们麻用并 训练数十个公园警卫U蛆则规定，警卫巡逻队中必包含有男 一女,由和被逮捕者相同性别的警卫进行拘捕c （这规則是否 适用于同性恋沙滩，则是大家非常渴望知道的。）联邦治安法官 从波士顿被派来蜉鱼角，专責取缔裸露行为C联邦政府正准备 大规模展现权力天体主义者则花备以同样的规模來展现他们 的肌肤。双万就此和遇，f场强硬的冲突似乎不可避免,

这项规定生效的那天，我们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c原告是 8名男土和4名女上，他们经常造访天体营海滩，他们能继续 活动而没有被逮捕的风险。原告们或是在杜件洛有居所或是长 期的居民c有个人是波士顿苦名的律师；还有个人是米尔顿学 院的科学教师，那是波士顿近郊的私立学校；另外还有卫理公 会被祝圣过的牧师。

杜件洛海滩委员会的主:席斯蒂夫•减廉斯，生口供书里陈 述他对裸体海滩的记忆：

我小时候和家人住在一起，我会走到海滩人烟最稀少 的地方。若是遇到其他家庭或团体在裸泳，习慣上靠近他 们时要谖恭*有礼,*并且要保持彼此间最适当的距离,，然后 再寛衣解带。

艾德蒙和苏珊•卡伯陈述他们的经典：

……我39岁，我的奏子36夕.、我们有4个小孩.年 纪从4岁到9岁不等。我在米■尔顿学院担任件学教师；我 的妻子是家建主妇并且在米尔顿茯选为镇民大会代表-我 们拥有两间房子，分别在米尔振和杜鲁洛。有两年的时 间.我们观冰邻近宝石顿海滩混杂的精彩，石比轻之后. 摘年我们才开始加入灌木河的“解赦海波气和陌生人一 起裸泳.时我们是完全不同的雖验“湖开始,我们吋白己 和他人*的反应感*到紧张.但是很快地，每个在酒木洞的人 都乐在其中，在海水里、也光下，曇无拼情做作。我们的 小孩原本对若他人的身体还有些祯皮的偏执，后来匕斤借 挟受利人和他们自巳的身体，我们為7感列很快慰°

我们主张该法規侵犯了原告基于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 言论自山以及宪法第四修正案所保障的隐私权。了解这詳人的 问题所在之后，我们认为他们应该受到适当而谨慎的规范，而 不能以金面禁止裸螺的方式限制他们受宪法保护的权利°我们 建议，为r避免対沙丘造成损害.公园瞥理处可以在輦常被穿 越的沙丘安排警卫；为r鯉决停车问题，警u应该依停车规定 m强取缔；为r降低游客人数，管理处必须限制海滩人数"键 顿这些外部冋题会比全面禁止裸露托費更少的资源（较少的经 數和警卫,

对海焊有裸泳传统的隔髙区禁止棵泳的执行处分，我们请 求法院核发禁止今c法貞克•费立曼是本案的听审法官，他安 排审判庭但却建议我们去•看看“那个犯罪现场”一髙伝的裸 体海滩。

在晴朗凉爽的6月天，•大群衣冠楚楚的法律人，法官、 他的助理以及犬体主义符、镇民和政府的代表，大多穿着正式 的二件会装，登卜.小型单引擎飞机，飞往姑鱼弔海滩,，到达普 罗旺飞机场后，有吉普车队和海滩车来接我们，穿越过弧度优 关的沙丘群，开往日的地犬体营海滩。不过柑个人都很失甲. 因为在令人兴斎的这--天，海滩上竟然没有人裸泳（或江他任 何游泳方式），法官看到光禿禿的沙滩倒很满足，至于泡滩种 沙Kk挤满裸体人群的景象，就卻在法庭哄去想像了。

我们已经完成“勘察”，不久在当月柔个酷热的日r屮•.汗 始听审，那时快，毎个人心屮.都想冲划海滩公。我传唤r第• 个关诞证人.劳伦斯•哈得利.他是釣色角国家公园管理处处 K.也是提议禁止裸体的人丄°我诱导他说出导致制定法规禁 止裸体的民怨的本质：

问：（所谓非法侥入快人土地、危及主要沙丘段和泠 潭粮被的匂然資源、增加傾上路边的垃圾量等等）这些艮 怨.可不可以说，这些冋欢是关于公旳设施过度役用的冋 題，而并不是使用者在泠沖上卒我不穿泳装的问题？

答：我想答案是是的C

问：问题被看做*“裸体本身”,*这并不公平吧？ 答：是的C

我接着问哈得利，如果其他团体（非大体主义者）纷纷到灌 木洞大.冋题是否会一-样'

h：假设 黑人们发现这里是聚会很理想询美厢海 瞼.……而突然问你发现有1200个黑人家庭穿着整齐的 泳装在菜个嵐末来到海源。所产生的问题会不会和现在有 所不同？

签：我想冋题会此一样的C

再来，我让哈得利先生面对毎个因为人群过多所产生的问 *鼠*并询问他这些间題能否仅仅诵过全面取締裸体的方式来解

决：

问：要解决停车问题，是不是应该釆取其化措施，而 不是全而取缔裸客？

答：是的“

问：我们知道人们在沙丘上行定会损及沙丘c是否有 现行的联邦禁令可以限制人们在沙丘上行走？

答：没有，先生。

问：在美国境内的国家公园中，比如黄石公园和约塞

朵将公园，过度使用是普遍的问题吗？

答：是的。

问：是不是这样，国家公园的制度中并没有限制步行 路线 这是造成使用过度的原因之一？

答：……我知道有许多管理计划是针对公园内的利用

行为进行规范的，利用行为是多变多样的、、

既然人群过多的问题至少右其他可以选择的解决办法,T 是我提岀公园管理处的文件作为证据，其屮编列了管理杜仰洛 海滩的几种选择方式：

问：就我所了解，是否有其他方案允许灌木洞继续作 为大体替海滩，*而只是*限制使用濯木洞海流的游客人•数？ 答：是的，先生”

河：难道不是这■样 准许灌木洞作为天体营海滩而 对人数加以限制 其赦果和会面取缔裸体是和同的？

答：完全正确。

哈得利承认大体营海滩的每H平均人数（接近 W）人次）尚 未超过该海滩可承受的数蛾；周六或周匕的平均600人次也没 有超过；其实，即使是8月每丿司口 120（）名泳者的较峰人飲， 也都还可以管理c但是如果人数像近几年早倍数成氏的话，卡 来诃见的人数就是权正问题所在。他也应认海滩L：的人扳，不 论塁穿着衣服还是裸練的.都W以用冋他方法来击制.而不必 用全面禁止裸体的方式。（右个纽约入造访过康尼岛和洛朮城 的拥挤海滩,他就表示在高丘旁的长海滩上至少500（）名泳 者4称得上••过于拥堵七）

接昔杜鲁洛社区协会的律师冋几个反对天体菅海滩的居民 提出问題右个居民作证指出，漁抉蛙越来越槽糕，因为裸泳 者把航鱼都吓跑了。还有人说近儿年来他的房子的伊格卜降. 但是他很快乂改H/.因为他看见我魂出支票簿准备要买他的 房子。（其实这儿年来所有在杜鲁洛的房价都上澈r几乎•倍. 而只要他幵岀6年前的价钱，我真的打算买下他的房于寸）

听市很快就结束*（.*我们希望费立燮法官能在7月4【」之 前作岀判决。但是并没冇判决.慌泳的法律定位仍在地狱边缘 游走了好几个星期。起初在那段时间里，“取缔裸体的警」!“ 和“襖体迷”之间存在不舒服的停战状态°高丘旁传统的火体 営海滩像海军陆故队的操演区：海滩车载着配备无线电的讐卫 四处巡逻.并比在每个岔路上站闵也阻；戴着双筒望返镜的警 卫站在沙丘•顶部，几公里之内都看得见；有望远摄影机的互丁I 机低空盘旋〉他们全副武装准备和数以干计坚决的天体七义苫 作战，而他们惟一的武器是赤裸的身体。（我曽明过警II嘲讽 说：“不用担心他们怀中会藏有武器丁）但是.没冇人出现”.美 丽的海滩上仍;日是光秃秃的，裸体的人全都散开了，他们在从 咸尔佛在到卧罗旺城绵延好几公里的海岸线上寻找无人的海 滩c新的天体背迷你海滩沿着海岸线浮现出来c有土凡个在这 里裸泳，许多对夫妇在那里做日光浴,还有个家庭住为 处裸 体聚会c这种方式让麻烦变少不再有停车间题、毁损沙丘 或拥挤的人w ro

取缔裸体的警卫队

但是警I!队受命在身，他们必须取締禁止所有裸体，坚持 不计代价彻底执行。他们派逍侦察《机，捜寻沙院上赤脑「裸休 的人’他们进门海滩车，以便不知不觉地8R踪裸体*佳偶,*并H. 在他们穿冋衣服前赶快抓住他们u开始时像个游戏“巡逻警卫 有新花样，天体i：义者便疗对策。成群的天体上义者占据隔 离的海滩，他们带着双笥望返镜和哨了井旦设置腺望占站肉. 一有风吹草动便吹起警示哨音，让光身了的人赶快穿上衣服,、 很快地，海滩巡逻队入数暴增c从威尔佛立到普罗旺城的300 多公里海滩上，布満了海滩车的轮胎痕°即使是•般的海滩游 客，巡逻的警卫也都会趋前词冋，怀疑他们刚刚会上衣服以逃 避被捕° “你穿这身衣服做什么,”尽責的巡逻人员洵间穿得严 严实实的女士°裸体侦察队利处可见，在天空、在沙滩上、沙 睡顶.甚至在海中的船上.卩已经将海岸的宁铮破坏殆尽、、

他们麻免也会正面遭遇冲突：天体主义者（寸缕不挂是他 们仅行的身份证明）给了巡逻入员假的名字。我们原告的领导 人物.斯蒂夫•威廉斯，因为倫了写着“禁止裸体”的告示牌 而被抓；他确信我彳'］的案子一定会路，所以打算把牌广上的 “现在式”改为“过去式”，并旦要把它当做胜利礼物送给我 们。*有些裸*体的人试图初警员比赛跑步或游泳c其他人则想办 法驳倒警卫或装备周全：有个游泳的人被抓吋，衣服是披在手 齊上的，他说因为他在水中“虧膊'肘以卜就看不清屁股”另 -个，被发现时正在水管里裸身漂浮，他声称他是“衣着得 当气许多人不断咒骂若，有人甚至打翻或丢掷果汁饮料.很 快地，警卫们（大部分是警校的孩子）开始配备枪械。（冇个警 卫之前常常造访天体营海滩，她被认为“不适仑”执行垠締裸 体的勤务。）

好儿个镇民原本乐意见到裸体被取缔，但是很快地他们发 现竟是作茧自缚°很明显的，海滩车、沙丘顶的偵察《机和直 升机对沙滩的危害远甚于天体主义者。即使是保守的地方报 《鱈鱼角人》，之前曾积极参与禁止裸体的行动，如今也开始怀 疑。有个社论标題是：,,裸体：转过另一边脸颊“。内文如下：

我们没有听过，因为人们独自或在人烟稀少的地方脱

去泳装享受阳光及海沖而必须禎起诉的，我们只育要更温 和的揩施。这似乎是可以做得到的，只要海岸公园管理处 暂停威尔佛立和壮書洛海沛上的吉普侦泰F人，并且让巡逻 誉员用走路的方A.更健康地执行他们的任务，就算是让所 有的直升机回利总部去，也不会产生什么不良形响。

“这不是道德问题……”

7月4日后，联邦政府大规模地展现他们的公共权力.并 且在费立曼法官7月中旬宣判之后更加扩大。在判决中，法官 审査相关证据（并没有包括公园警U队实际的取缔行为），他作 出有趣的结论。他先是评论说：“这不是道德问題……问题不 在裸体本身，而在于海滩吸引人潮……”法官接着谈到“初步 的探究”：“对在半隔离的海滩上习惯聚集裸泳的人们而言，美 国宪法提供了什么保护？”他的结论是（我觉得很合理）：“裸泳 者对言论自由的主张和蓄长发的学生同样受第一修正案的保

Waryfbt tarn

第二■紡\*5

护小殁着他考虑到我们对个人自由的E张，这是我认为本案 中最粘要的部分：

员熟这个问题和宪法里的实体叔力没有多大关系.但 是仍然可以在第五修正案中“正当法律在序"所保抒的自 由权統合我封根捶。我认为这是它依据所在。这样的白由 正是指，人民冇权“干私人活动上不攵政府之使我

个人自由不仅包括基本的自由.还包括在4人比较不 重要的决定上不受政府恣意的干傾c

木盛的结论是，尽管这是新的主张，也是宪法的保护 尺度必须総满足濮木洞的裸泳者延嫉他们传统的活动。

在那个时候，上述判决是个胜利c費立曼法官是第一个认 定在隔离海滩I•.裸体是宪法保障的权利的联邦法官c他了解到 这个判决“是这个学说的最大延伸解释”，于应他接着在天体 主义者和政府海岸管理权之间做了衝平。

他讨论到人群、停车和环境的问题木质，那是法规原先要 规范的可題,、止如我们所期待的（我们事实上也承认），他认为 这些问题很严車。然后他考虑除了全血您止棵体.是否有其他 方式解决，比如沙丘的游客管制和停车規建C费立曼法宜同意 我们的主张：

法位同意原吿的看法，每个因为裸体产生的问题拥可 以个别处现而且可以成功。

依我们的法律分析，这应该会让他作出禁止裸体违宪的认 定。毕竟,他已经表示在隔离区域的裸体行为必须有“宪法上

某神程度的保护”，而他也表示，每个和高丘右关的外部冋题 都可以透过不像仝面禁止裸露這么限制性的管理规定去••个别 处理”。但是他接着权衡所上张的自山（裸体的自由）种允许这 种活动所造成的冋题孰轻他的结论是：

尽管法院认定应保护原告所主张的权利，但是髭然有 比这偏俠的包由更建妄的原因，让被告得以采h管理法

因此法官基于环境和人潮的问题，支持全面禁止裸体“对 杜仰洛的天体上义者而言，该判决是个失败，但是对“天体昔 海滩运动”（至少“运动”的领导人）而言，则是个胜利°费立 曼法官为天体主义者立下“大宪章”。他判定宪法保护在隔离 区域裸泳的权利.政府只能在证明外部冋题存在的情况卜，才 能予以禁止。法院同样也依此标准认定裸体的合法性。政府不 得仅以道德的理由禁止它；必须找岀其他外部的、合法正当的 理由，而这些理由的价值要胜过宪法上保护裸体的程度c我们 相信这项判决对裸体人上在规定区域内的权利有实质的影响， 比方说在国家公园内，还有在国内其他海滩、河川、溪流人群 稀少的地方。

裸体的挑衅

当这项判决的消息传到了蚂鱼角，取缔的巡逻警卫加强r 执法力度，1975年夏季剰余的U子里，发生厂许多小磨擦和 -场主要的冲突。,'解*放海滩”*委员会的领导者花去大部分的 夏天（显然是在屋内），计划在8月最臼的周日举行大規模的 “不得裸体地区的裸体”示威活动.仿佛是在追怀越战期间的

抗汉逐动，他们花r好儿直个小时筹备这场裸体示威

我不赞成这个策吨，我认为抗议逐幼应该是针对最迫切的 道德议题..但是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同意派出观察员以对抗警察 权的滥用。（这场运动的观察员人数超过美国公民自由联昭15 年来任何的抗议活动c）国家公园管理处很聪明地决定任由抗议 活动进行，所以到最后都没有警力威胁。几百个参与的天体寛 义者（其中有儿十个赤裸的偷窺狂和观察员）到海滩I：,小心避 免非法侵入他人十.地或适法停车。有些领导者为r避免被捕. 穿匕和皮肤颜色相同的泳装，然后在上面画上性器官。（法院 裁定那些图画比性器官还有权受到宪法第••修正案的保护q冇 个男士问我是否他会因为在泳装上廁卜性器官而会依狼亵罪嫌 被起诉。看r他所画的大小之庁，我告沂他猥亵罪方面是不会 有问题的，不过他可能会阳为诈编或不实宣传而招来麻烦c在 整天的次乐嬉戏之后，好几个没穿泳衣的翅导人在停车场被便 衣巡逻人员逮捕，他们早已注意到那些人是赤身裸体的、，我们 为他们进行辩护（有些在技巧」:很成功）.但是大部分都彼判罚 金25美金°

1976年舂天.我们冼备对费立曼法官的判决向联邦第• 巡冋上诉法院提出上诉c我在4 J1 7 II出庭辩护，而7丿J底， 任巡逻警卫与天体主义若之间，玩了整个夏天的“捉迷藏”之 后，上沂法院作出沏决。它以微弱的存调，响应地方法院的判 决：

我们可以仮定本案上诉人左公冇土地上娱乐活动的利 益受宪法茎伸心度的实质保护C

……然后，即使接受这个假定，但走馬无疑问的.说 有•淀据支抻地方法ft作出政府行为正当的判决……

最高法院最近判决的倾向使我们觉得成功的希望渺茫，因 而没有寻求再审。鱈鱼角的天体营的法律战场已经结朿，我们 輸K。但是游击战还是继续着，犬体主义拧仍坚持以更多异想 犬开的方法对抗取缔行动。

杜會洛海滩上流行的天体营活动可以用20年代的故市做 最佳的脚注。冇个英国的记者问某个美国人对“禁酒令”的看 法。美国人的冋答表达了国内许多人的态度：“总不像没有酒 那么要命。”对裸体的全面禁止仍然时有所闻，而在杜鲁洛海 滩仍然有效。但是对许多继续脱去衣服的人们而言，总不像完 全没有天体营那么要命。

第五章解聘斯坦福大学教授

如果就像大法官何姆斯曾说的，难以处理的案于造成恶 法，那么故争则制造了更多更差劲的法律。政府企图压制反战 声浪的做法，产生了某些限制基本自由的最危险的案例。在南 北战争中，林肯总统搁置人身保护令3第 次世界大战时，威 尔逊总统卜令大规模起诉和平反对征兵的人士和政治激进分 于；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罗斯福总统下令集屮调査11万名 冇日本血统的美国人c越故中最可怕的后遗症之•（包括某个 人凹能因为参与越战而终身活在痛苫的阴影之中），就是夺去 了宪法第…•修正案所保护的自白。

在越故这个不辛经验所引发的后续案件中，我参与了儿个 有关第一修正案的重要案件，并且近距离地观察到这场战争对 国家屮言论自由的蹂蹒C

第一个和越战有关的重要案件，是起诉班杰明•史波克医 生、威廉•史龙•考非牧师和其他几个反战领袖。我是史波克医 生的辩护律师，最后我在《纽约时报》写了篇有关本案的文章。

最广为人知也是最恶名昭彰的反越战案件，是在1968年 的共谋案件，在芝加哥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期I冋，政府起诉 了示威活动屮的“芝加皆7人党”。该案审理之后，辩护律师

团的领队，威廉•康斯特勒.以鏡视法庭的罪名被判4年徒刑. 那时，我是卜诉辩护律师团的成员。

*另*一个页要的案件是起诉贝里根兄弟和其他抵制征兵至创 的激进派敘勲。我受聘为本案辩护，但是其屮有个较为好战的 被告发现我是“犹太夏国主义片”之斤，就把我“解雇” Tr

1971年五角大楼文件案被媒体披露,W能是使美国舆论 转向反战最重要的小件〃当（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布法院 电努力争取公开部分文件内容的同时,阿拉斯加州的麦克•葛 瑞瓦参议员果取r更加直接的行动：他在他的“大楼土地小组 委员会，’召开夜间紧急会议，并n把五角大楼文件放在公开记 录中。五角大楼文件的“爲瑞瓦版本”之后由波\*顿丑肯出版 社出版。我则代表贝肯出版社和奇瑞瓦参议员在最高法院的匕 诉案。

越战的伤痛迅速地散布到大专院校的校园内。原本只是和 平的校园讨论和抗议活动,很快地却转变为暴力冲突场面。 1969年哈佛大学罢课事件后，各著名学校连级3年紛乱不安， 最终导致暴力冲突c这些不愉快的事件使大学试图开除学生或 留校査看。那时我曾代表过某些学生控吿校方C

在斯坦福大学中，反战团体的领导人是英国文学的教授布 色斯•法兰克林。因为他的演说和所参与的活动，斯坦福大学 校方决定撤销他终身教师资格并解聘他c这是白麦卡賜时代以 来.第一次有终身职的教授遭到著名大学的政治性解聘。而我 代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接卜他的案子。

当战争接近尾声，美国决定从越南撤军.中央情报局扮演 监督美军撤退的重要角色。有个负责指挥的中央情报局髙级职 员，名叫法兰克•史奈普，他写了篇未经预先审査的冋忆录， 但是文中并没有揭露任何机密°他拒绝依照任用契约的規定将

Dtoiuriih^ Yi» 笏二部为才 225

手稿呈报中恬局“核准”。当《圧严时刻〉出版时，中憤局控吿 他，駁后案子上到r靛高法院。在全程诉讼期同，我是他律师 团中的一员。

这些有关越战的案件中，许多判决都违反r言役自由的I： 张，也都引发r宪法笫•修许案的价值和战nj■所谓“国家安・ 会”之间的冲突I、可题“这些议题比起苗色书刊和X体营海滩涉 及的第•修正案问题还妥困难得多。两边的赌注都相当高：比 起色情书刊或天体营案件涉及的”色情言论：”（虽然界限4.时 很模糊），政治言论自由（如反对越战或反对征兵）要更接近第 修正案的核心；而比起色情15刊和天体管案件中的隐私权、 fl.E+t和“道徳”的要求，国家安全的要求（如探员身份或成 丁计划的保密）显然更加迫切。因此，理所当然的，故时涉及 第…修止案的案件总是触困难的，也最可能危害第一修正案所 保护的自由。

本章叙说两个案件：斯地魅大学解聘布再斯•法兰克林案， 以及联邦调查局指控法兰克•史奈普案。我选了这两个案于， 是因为它们在至今几未讨■论的不寻常背景下，提出r言论日由 最根本的问题，而r也因为我对这两个案子渉入很深°

“这个坏透了的家伙……”

1964年，我开始任教于哈佛法学院肘，哈佛校园是个平 牌而遗世独立的地方。大部分法学院的学生都缺乏政治热忱.、 他们外表穿着总是保守而整齐，井H似乎对社团、打球和I：作 比较冇兴趣.不太理会时卜热烈激辩的社会议题。

60年代末期，一切都有了改变。空气中有种骚动的味道， 特别是对美国扩大介入越战这件事。1969年4月初，哈佛学 生开始要课。他们先是反对在哈佛校园里.设置“预备军官训练

西”招募学生服役，后来很快就发展成反对大学成为战争“共 犯”的普遍性抗议活动。激进的学生占据r大学厅一人学主 要的行政中心,.南森•帕塞校长召来手持警棍的警察驱散他们” 自此校园已经不复从前C

课堂上充斥着显见的怀疑和敌意，暴力的威物（或至少是 粗各无理的对待）时有所闻°教授们严重分裂，胸標开阔的研 究精神荡然无存。警察到处站岗放哨。哈佛大学不再是愉快的 学习或丁作的地方了。我不否认，这气氛还蛮刺激的。我记得 那儿年召开了无数的教员会议，会中讨论着对入侵神圣而安静 的大学殿堂的行动是否合理。系主任们成r调解人，大学校长 成了警察总长，教授们成r控诉者或辩护律师°

我家的电话响个不停，学生被捕或被处罚，教授在课堂上 被学生赶下台，系主任以辞职威胁学生等等c当我进入这些逐 渐展开的闹剧中，不山得缅i怀初到哈佛时的第一个学期的平静 气氛，即使那有点无聊。

就在这些事件继续进行时，我收到一封通知信，邀清我参 加在加州帕洛阿尔多的斯坦福大学挙行的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 心年会。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比这里更加远离（不论是地点还是 气氛）哈佛校园中的疯狂混乱。“斯坦福的智库”位于忧美动人 的山丘顶上，俯视拉根尼塔湖，冇卷栉比鳞次的木造别墅。每 个成员都有间视野舒畅的房屡，有秘书和研究助理，还冇很充 分的隐私及孤独c房屋里不允许装设电话，户外活动也不被鼓 励。会员制的目的是为了刺激会员反首、研究、写作和知识交 流,，每年都会从许多申请者和受推荐者中选岀40名人士。 1971年到1972年的“班级”中，包括许多知名的学者，如精 神科分析学家布鲁诺•贝特海姆，社会学家南森•格雷兹，哲学 家罗伯•诺兹克，心理学家加尔德•林兹，教育学家劳伦斯•克 伦门和政治理论学家麦叮•华兹介通常每年都会有-个法学教 授，而我很兴奋我:伏选了c我非常期待那迷人的孤独，没有电 活、没有学生、没有当車人，而且是一整年的学术研究、智力 较量以及排球运动（与会者的消遺活动）。

我在1971年9月初的某个周口夜晚到达帕洛阿尔多。第 二天早上我并没有设定兩钟响：睡迟一点可是我休年假的享 受°但是7点半我就被电话铃吵醒。电话那头传来刺耳的声 音，而不是我所期辱的圆润的加州腔：“我必须和你谈谈法兰 克林的案子c”我最不希望和任何人谈到的事，就是诉讼案， 特别是那天卩上°谁道我不能有一年的时间，不必理会每个当 事人夸张地抱怨“司法不公”吗？而曰再也没有比帕洛阿尔多 小丘更好的地方，可以假装这世E •切都很好《

“什么案子？谁是布鲁斯•法兰克林，他被指控什么罪名？” 我问着，含糊地回想这个名字，但是我只想到每天新闻中,大 串数字的组合。（芝加哥7人案、广东城9人和其他类似的组 合，已经成为流行语汇，以至于当我听到印第安那波利斯500 时，第一个反应是众多的共犯,而不是500英里的赛车。）

“你是说你不知道法兰克林的案子？他是斯坦福终身职英 文教授，他被解聘了。我们需要帮助，李奥纳•布登告诉我们， 你可能愿意协助我们，所以我们马上.给你打电话。”

他们肯定是马上打的。我甚至还没到我新的办公室呢。我 解释说我在休假年，我不会介入这个案子的c “你何不打电话 给某个斯坦福的法攣院教授，”我怀君希望提议，我说那里有 很多以关心公民自由和学术自由运动若称的教授C

打电话来的人《她自称是教授政治行动不体的成员）笑「出 来° “他们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从法学院得不到任何帮助。莱 燮校长控制了每个法学教授c有些支持我们的年轻教员也都噤

若寒蝉疽

,'你们可以叫法兰克林的律师打给我*啊，”我*提议.希熨能 撇幵这些事，“我很尽意和他讨论案情的小

“这正是问题所在，”她回答说，“法兰克林没侑律师 他 原先有的，怛是他钱花光了,校方也不愿息替他付费清律师 他想找个法律教授帮他忙，但是没有人愿意/

我告诉她，我不太相信斯担福大学真的会在没角律师协IW 的情形下解聘终身职的教授，面竟然没有任何法学院的教授自 愿为他辫护。

她回答说：“你真是新来的呢C几年之后，你就不会对法 兰克林的案子感到惊讶了。”

我同，戳和她以及团体中另外两个成员一起吃午饭，但是我 反复郑車声明，除了这场午餐约会以外，可别对我有任何期 *待C*

在第二天，法兰克林案仍然成为话题〉我遇到新邻居，他 是我从前在斯坦福大学时的同事，5年前我曾在那堂教过夏季 班c我问他关于这件案子的事。“你必须了解，这并非公民自 由的案件.也和学术自由无关。这个家伙坏透了.他在小山丘 上训焼美籍墨西哥人打靶。他是'必胜'组织的首领,这个组 织々•门在校园里放炸弹。怎么说呢，才几个星期前，在附近刚 有个炸弹被拆除/他手指着不远的地方，“就在教职员社区/ （教职员社区位于校园内，在那儿教员和行政人员住在优雅的 房r电，土地是向斯坦福大学承租的°）“法兰克林已经把这个 地方变成野战丛林了°他也利用课堂达到他的政治冃的，”我 的朋友继续说：“你知道学生怎么祢呼他开的麦尔维尔和霍桑 的课吗？”没等我猜，我的朋友自己做r冋答：“’毛维氷’ （Mao-vilJe.毛泽东公社）和’胡桑'（Hothcrne,胡志明的工

座）.他根本不是个教授、、他是政治组织拒.”

“那么，这直是和那名打屯话给我的女r所说的不同，”我 说，“他当然应该被解屈，如果他们可以让明他真:的做厂那些 邪的话，特別是暴力的部分丁

“他并没有奠的因此受到指控，•‘我的朋友说.打唯白我辩 解的味道，“进行这些暴力事件时.他非常小心不被逮到辫子. 他躲在校园里，偷偷地用手提对讲机向年轻人和墨西哥移民H 指令；当尿力市件发生时.他从不在现场，但是我们终究会抓 到他的，他有好几场演讲都在鼓吹暴力，这是我们可以挙证 的。当亭利•洛基在演讲时，他还叫嚣着变他F台L

x那这点的是言论自由的菜件，”我!J3纳说..'惟一确实的 指控就是他的几场演讲和大*声県嚷了*

“这倒是真的，”这位斯坦福教授承认道，“如架你只看到 这个案广偏狭的意义的话

“找律师的部分呢？”我问道C

矣的朋友冋答道：“他不想找律师。他想自己辩护，这样 他就可以在听证会时发表政治演说°如果他想找律师.他肯定 可以找到一打以上。”

因此，屮布會斯,法兰克林儿天之后打电活给我•冋我愿 不席意在听证会代表他时，可止我有些惊讶了。他告诉我他興 的是想做政治性的辩护.但是他也希望能有个律师进行第 修 正案和其他法律辩论。我告诉他我在研究中心有会议，所以无 法抽空当他的律师°他说他了解,但里他仍要求见面、用■•个 小时的时间讨论法律问题C我到他家时，陪伴我的还有乔•克 莱恩，他现布是著名的华盛顿律师.不过那时他是个刚从哈佛 法学院毕业的年轻人.那年在研究中心做我的研究助理。我们 花了…个米小时寻我法兰克林的房了•，它位十帕洛阿尔多市中 心附近中F阶层住宅区的阴暗街道上。（他的房子没有门牌， 我们稍后才知道,那是因为他曾受到邻居的骚扰。）我们最后終 于找到房孑，按r门铃之后，听见开了好几道锁的声音g法兰 克林开门岀现了，他穿有蓝色工作服。疑心地四处张望之后， 他才让我们进门去，然后很快地关上门。

“永远也不知道这些猪，”他用典型的黑人腔调说，“仆么 吋候会再突然闯过来。几个星期以前我们差点中枪。”

我劝他别浪费时间，快点进入正题。我们谈了 15分钟c 他播放-•些演说录音带给我听，那是对他的指控根据，我们简 要地讨论r应该如何根据第一修正案作辩护c接若他再度问我 是否可以代表他。我再度声明我不会代表他，然后我们乂回义 去争论斯大林的功过得失，乂花去「15分钟。讨论结束.我 们没有任何入改变立场。当我要商去时，他交给我两木书， 〈毛泽东语录》和《林彪文选〉。他要我付钱买书，我马上归还 书彳、然后他吿诉我，我可以章这两本书作为我的“願冋费”“ 克莱恩送我回家。后来我才知道他又叫头去找法兰克林. 和他继续讨论找律师的问题。考虑r各种选择之后，克莱恩 （他还不是律师公会的成员）同意在听证会之前协助法兰克林准 备法律辩论和诉状「这是法兰克林惟一可能找到的辩护律师。

我开始在中心作研究，并体验到中心的所有服务。住在我 隔壁的是布鲁诺•贝特海姆，弗洛伊德的得意门生，他改革了 对自闭儿童精神分析的临床学方法.并且与了好几篇经典杰 作。在研究中心的那-•年里，他为他的学校撰写关于有情绪困 扰的儿童的书，书名是（心灵的家〉＜ 因为我处理过许多精神病 患者在住院期间所发生的法律问题，所以我们常常讨论他的书 和我的研究c布鲁诺和他迷人的妻子不论到何处都中若越战前 的生活步调：几乎每天F午4*点钟,*贝将海姆太太就会来到布 曾诺在研究中心的小屋，带着银色茶盘、茶水和相搭配的糕饼 点心。通常他们会慧请我和他fj一起用茶点，一起回忆往事＜

我正在进行英美法中研充预防性拘留的法源冋题，所谓预 防性拘留足指因为顼测到可能的犯罪行为而予以监禁“何天我 会来到我的小屋中，看看外面的风景，读儿个小时的书，和我 的研究助理讨论事情，和我的冋事吃个午餐，玩几场排球赛 （通常会分成社会科学家和“真的”科学家两队对抗），并且花 几个小时写作。然后我会去游冰，在圣塔克鲁兹旁的海洋中， 或是我屋子边的游泳池。那真是创作力旺盛的田园生活C

但是我仍然无法逃离法兰克林的案子。布倂斯会未先通知 就来中心拽我；他的支持才会在我家门口等我；全国各地都有 人会打电话或写信给我•说学术自由是如何因故意解聘而受到 迫害。报纸天天都在谈，争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尖锐C

布仰斯•法兰克林真的摇德r斯坦福大学的宁I铮气氛c在 每个行政主管和大部分教员的眼中.他象征了斯坦福大学（以 及苴他大学）六七I年代的纷乱动荡e像其他恬静生活般的大 学一样，斯坦福还没准备好面对这段期间的激进主义.因为在 最美丽的美国校园里，在纯治无瑕的平整草坪上和棕梱树从 间，不曾听过激进主义。有“美国西部的哈佛”之称的斯奥福 大学，督是加州富裕保守主义的象征。直到二次大战之前.那 里-直是神族主义的堡垒.但是后来逐晰幵放,聘请来自美国 各地的教职员，特别是常春藤盟校。斯坦福以无可比敌的物质 条件吸引这些敎员,包括美丽的校园的免贽上地和用屋津贴. 有了如此舒适的安排，教职员的私人和学术生活紧密地和大学 融合在一起。当抗议、示威或破坏冲击着斯坦福时，教职员们 （特别是许多资深教授）总是感受特别深刻。

1967到1971年间，斯坦福大学经历了 “像是恐怖统治那 样的时期'，有个教授这么形容。刻意的破坏避成」’25万美元 的损失；纵火爭件拙毁r珍贵的文件资料；炸约和枪械伤害「 教职、员们原有的宁择和安全°布鲁斯•法兰克林无形的成吩（校 园革命）出现「°他或当做是暴为行为的衲神支让，虽然他从 未出现在型非现场。许多人说他是魔王的化身，和斯坦相校园 打格不入C

我完全不同意布件斯•法兰克林的政治观点和做法，-我也 不喜欢他这个人，虽然我们有相同的出月背景。我们年龄相 仿，也都出生于布仰克林区中下阶层的家庭。他和我一洋，是 他家族中第-个念完大学的人，在爱默斯特大学念书的时候. 他参加预备军口训练营，之后加入空军，在亨里战略指挥部服 .务3年.是空军中队的杰岀军官。退伍以后.他到斯地福念研 究所，取得英国文学博士学位，并且留校担任助教。那时他的 政治主张是偏向自由派和民主党的；他支持殁德列•史蒂文森 和林登•詹森”

和其他白由派学者…样，法兰克林因为越战而变得更激 进。在巴黎的•年期间，他受到越共知识分子的影响而更加偏 激。他回到斯地福时.已经是个训练有素、槍得武装战斗的革 命分子。他和同样激谜的妻子珍，成立了一个组织，他们祢之 为“半岛红卫兵”，后来和激进的墨西哥移民组织“布朗处盖 兹”的支部合井，成为“必胜”联盟C “必胜”联盟是武装革 命团体.在正式声明中鼓吹武装战斗，并且要求成员们配置武 器（Mil步枪）。

法兰克林强烈否认他曾参与任何暴力活动，却乂吹噓他在 “必胜”联盟中央委员的角色和他的武器装备。他涉入（其实是 扮演领导的角色）武装輩命组织，使得学校同爭都畏惧他、邮 视他，特别是因为斯坦揭大学正是他主要的革命目标°越战越

来越激烈，法七克林的活动也是v 1971年1丿J.亨利•洛奇到 斯坦福演讲，法兰克林喝倒彩，说他是“猪狎”和.•战争犯二 然后被喪天价响的喝彩和掌:声所淹没 最后.演讲只好収消 （正巧和早几年在哈佛的演讲情况十分相似），、法兰克林明明叫 嚣不断，却否认他是使演讲草草结朿的那些喝倒彩的片犯，

接者还有件插曲，法兰克林接到斯也隔校长李察•莱螳的 信.信中告知他将被留职停薪-个学期。法兰克林冋夏給莱曼 校长的倍-开始是这样写的：

致斯坦福大学董事会主席，同时也是窃取钗道舗设工 人的劳力和土地的家族，发氐争时以及帝国统治老的统承 人

信的结尾署名；

遵循阮文追精神/人民力量！ /布鲁斯•法兰克妹/中央 委员/ “必胜”*联L* （阮文追是越共的游击队长，在肯尼 迪当做时期艳曾在西贡企图行樹国防饰长麦克那马担。）

几个星期之后.法兰克林发表反战演说.反对斯坦福计算 机中心进行与战争相关的研究。他的演说的内容如下：“我们 只是要人们以举呑之劳去阻止最明目张胆的战牝机器，这就是 ——我想这是个很好的目标——计算机中心。”接»他叫道 “就是这样做”.-群听众游行到计算机中心，动手破坏中心设 备，造成臬些损害c法些克林自己并没有参加示威抗议活动， 他保持安全距离看着这件事。警察后来把所有人赶出计算机中 心，并己命令示威群众解散C这个时候.法兰克林加入人群并 目.抗议解散令c他走到警察前面，和他们争辩解散令是违法 的，井旦鼓动群众坚持下去。大部分的人继续示威活动，荷警 察强制驱散他们。有些示威人士受r点小伤。

稍后在晚上校园屮乂.更新举行集会.法兰克林土此完成他 的演说。他鼓吹“人民战争的方法”“听众要求他做解释，他 告诉示威群众：“人民战争的意思是他们应该回到宿舍中，组 织许多小团体，然后和他们说话、玩足球或其他任何事，*尽可* 能地拖得越晚越好。”法兰林演说后几小时之内，发生了更多 暴力事件，而这次有好儿个人都受r重伤。

第二天莱曼校长宣布法兰克林教授被解聘.丧失终身敦 职，因为他“具体明显地违背义务，实质损害到他在大学内应 负的职責气

法兰克林要求正式的听证会以及教员咨询委员会（教员咨 询委员会是由7个专任教授组成，目的是要审查指控的内容并 建议适当的惩戒）＜、不过要找出7个k讨厌法兰克林的教授十 分由谁。

虽然布鲁斯•法兰克林肤浅的行径很有魅力，可是在我以 为.那只是把世界过度简化为好的和坏的,是让人厌恶而口甜 闭的狂热分于C

有个偶发事件或许可以勾勒岀法兰克林政治思想的轮廓。 就在他给我两本书之后几个月，法兰克林出现在我家门口，要 求我交还其中一本书：“林彪失去t官方对他的信任，我受到 指示必须收回并毁掉他所有的苦作。出

我笑着说我不会参与任何焚书行动；那本书现在是我的. 我打算留着它。我开玩笑说.如果他能收回并烧掉其他所有 书，那么我这一本可能会成为髙价的收蘇品。

布骨斯没有笑，••我必须将书收回•”他坚持。

■a岬峋厕•加＞ 加啊 第二IB若"段由 235

“很抱歉，”我同样坚持地回答着：“你不能弘冋我这- 本C”

布日斯很生气：“我会京回来的，即使是抢回来/

谊个时候，我很焦虑想要避免冲突，我告诉布竹斯我找不 到那本书.可能甲就被丟掉广。他似乎安心厂。

“这根本不是公民自由的案子"

在我到达中心之后，平渺的日子持续了几个礼拜。我翼的 恩远商这个案K,待别是因为我那么不喜欢法兰克林这个人以 及他的做法。我非常花望那个大学可以找到有力证据以i正明法 兰克林确实参与暴力行动，这样他就会被解聘.而不是因为他 发表演说和声明“但是时间过去了，有两件审情很令人不安： 法\*克林因为他发表演说被解聘，而H.法兰克林在斯坦福校区 （或任何其他地方）找不到任何律师在听证会中为他辩护.

在哈佛整整有3年的肘间气氛是十分紧张的，那段时间 电，很多憶动家和激进分子受到惩处，我沉思着哈佛和斯坦福 之间的不同c在哈佛，校方非常坚持学生必须有辭护人。老实 说，我就曾因为为某些人屛护而被同爭批评.但是我仍然可以 担任这个角色。在斯坦福，没有任何法律教授准备成为法兰克 林的辩护人。学校聘请-群頂尖的校外资深律师来控吿法兰克 林，却拒绝法兰克林的请求，没有给他足够的经费，让他可以 获得校外律师的协助c我非常困扰，-•个终身职的教授，因为 他的演说被-群區新律师控告、却没有任何律师或法律教授帮 忙他，在他的案情中理清事实和宪法规定等夏杂的冋题C

法兰克林极力恳求我为他辨护.虽然我始终拒绝他。我很 想把这个案子丢给其他人，于是打电话给在旧金山的美国公民 自由联號，告诉他们这个案子。他们早知道这个案于，但塁没

冇介入。我感觉到他们不愿意挑战斯坦福.这让我更加生

到斯坦福之前，我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担任全国理事会的执行 委员*H*好几年，我是那么坚定地洁赖着这个组织的。场以及原 则，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旧金由分部的倒责入，是斯坦福大学法 律敎授，他曾积极游说该团体对法兰克林的案于保持距离、我 打电话绐这位教授，他说r他的看法：“这根本不是公民自由 的案予。这是契约案件c法兰克林违反契约了

我问他法兰克林的契约由有什么规定让他不能在宪法第• 修正案的保护下发表演说。

他回答说，这些演说并没有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他还 挑衅地说：“我是关国公民自由联盟支部的负责人，我知道底 盟的哲学°我打赌组织中不会冇两个以上的人认为这是件公民 自由的案子

我接受了他的挑故：“我们就在委员会成员的面前辩论， 由他们来决定/

他同意，会议在旧金山挙行c在我们双方都表示意虻之 后，委员会投票：除了一票反对，全部成员都同意我的看法， 认为这是件公民自由的案件，而这些演说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 的保护。他们要我向教授会议提出答辩状，并凡提出美国公民 自由联盟对此事的法律见解。我次为这和我在中心的丁一作不相 冲突，而且研究中心主任也允许我撰写答辩状C

我让美国公民自由联版介入本案的传言很快在斯坦福校园 散布，因为我闯逬地主大学的案件而遭到批评。莱曼校长在广 播屮攻击我：

人们认为所有言论都*受宪法保护,*这其实是个神话。 在我们的国家，任何拥护宪法的律师，R卩使是德萧维奇先

Dtaiur 畅•noFswa 笫二"妨\*K才 237

生，都不可以做出如此无限延伸的主张，虽然这位德讃华 奇先生，哈佛法伴教授，他跑到斯坦福来想解放我们脱离 罪恶。

我4《斯坦福日报》响应他说：

解聘法兰克林的事件是很重要的公民自由的冋題。如 果茶曼博士想要吋我以史美国公氏&由联嬰成员关于宪法 我公民自由的见点提出挑占侦 我很欢迎，让我们就事论事 吧C

莱曼拒绝辩论的邀请，并且继续由他个人以及他的代理人 对我进行人身攻击。时我以及美国公民自由联廉的敢意.很快 地在教授们之间传布者-可想而知，敎授评议委员会也有耳 闻.他们正在审査法兰克林的案件。

幵始时.该会议拒絶美国公民白由联盟任何参与.不论是 口头陈述或法律答辩状.，最后，“法庭之友”（更精确地说.是 “咨询委员之友”）允许我们提岀答辩状。我负贵撰写诉状。他 们没，想到.有两个斯坦福法律教授，约翰•卡普伦和保罗•皮 瑞斯，后来也加入了，并在诉状上签名C我们所撰写的诉状• 点也不偏激c诉状卜.•开始就陈述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传统立 场“合理的告知”：“没有人应该为某种行为受恁罚，除非有清 蛰有效的条文规定者何种情况他不应该这么做答辩状中强 调.在言论案件屮，“合理的告知”特别重要：

慎重的个人有权……衣规定的极限内发表言论：而在

*5为*之前.但必须与境被吿知界线在哪里、这界线不可

以在行为完成之后才设定c

其次，答辩状中分析对法兰克林的各项控诉。首先是对登 利•洛奇喝倒彩的1爲 共实，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完全不同意法 兰克林的抗辩说他有“权利”要被视认为“战争犯”的演说汚 闭嘴:

如果貴会觉绥法兰克林枚授有意地使洛奇大使不得发 言，让他完全无法进行演说,对此，美国公氏自由联盟认 为适当的惩处是念理的C

但是，答辩状辩护说，法兰克林有权向演说人提出质疑， 他可以发岀噓声，也有枳对演说者表示不高兴或者不同的意 见。如果听众中有人可以欢呼、喝彩表示赞同演说人，那么他 们应该冋样有权表示他们的不赞同：

根据经验法则，演讲人反被容许完成整场演说，但是 可以中途被打断，只要他在中断之后的短时问内可以继续 演说C这祥的经驗法则可能不足以使演讲者感列铮服，但 是美国公民自由联盟頼信这符合宪法所要求的平衡原则

再说，法兰克林的演说是在F午计算机中心被占領以及晚 间校园暴力活动之前，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认为这样的演说仍受 到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因为它们并没有引发立即的暴力行动C

最后，答掰状提到当警察命令群众解散时，法兰克林在计 算机中心的行为和声明：我们认为讲演人有权和警察争辫其解

Ths

集二笛扬殍我序 239

散命令他也有权鼓吹权他人不服从命令，只要他真心相信该 命令是不合法的。惟-的例外是当讲演人的唆使“产生了明显 而立即的人身严重伤害的危险”。因此，我们作出结论说：

只有在证据足以泣。月法兰克林唆使人们立即功警落侬 用及力时，该言论砖枸成明显而立即的危险。

这篇答辩状一点也不激进.它只是清楚陈述美国公民自山 联盟的传统立场，并且耍求教授评议委员会在法兰克林的案了- 里采用这个立场c我们也敦促校方以第一修正案为原则.不发 以“斯坦福大学是私立学校，所以其行为并不适用美国究法的 保护”作为借口。这篇答辩状对中实并不采取立场.也没有主 张任何特别的结论。

听让会的进行完全如我们预期的。校方优秀的律师团去现 得从容而专业c而法兰克林则把听证会当成政见和辩论的舞 台。作为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代表的我，也出席了好几场听证 会。会场上有张桌子是法兰克林专用的，另一边是斯坦梱大 学C法兰克林在他的桌上貼了好几米革命领袖的画像.我告诉 他，和画像坐在-起，让我很不舒服，可是他不應意把価像令 掉,所以我就坐在自己的桌子。有-天我带了两张海报.在听 证会幵始前放在我的桌上。海报的主角和他的革命英雄姓氏相 同，不过名字和脸则完全不同：我放的是格罗查•马克斯和约 翰•列依。当然我无意咨听注期间让这些无伤大雅的照片一直 *留*Yr桌上，我只是想开个玩笑。但是法兰克林-点也不觉得好 笑“他纠正我不得对他的英雄模仿嘲弄，并且警吿我直正的社 会民主主义者■是不会容忍我的行为的.

听证会结束后凡个礼拜，咨询委员会宜布r长达168页的

决议书、关F法兰克林对洛奇喝倒彩的问题.判决采纳「美国 公民自由联阳所提岀的原贝J],认为并没冇证龙足以证明法飞克 林确实阻止洛奇演讲，

对「法兰克林布叶？｝机中心遭占据之前的演说.该奏员会 认定：

法兰丸侏教授的确冇意技吹并场动怀特广场的人群聚 集非法占翎计算机中心C

委员会也维持有关警察解散命令的指控，它认定：

法兰亳林的璃有意地鼓吹并煽动他人违V解散令，因 此増如在现场者被拘捕或受伤害的危险，性。

最后，委员会否定美国公民自由联期对晚间演说的看法：

委员会坚定认为法兰克林教授有意鼓吹并煽动他的听 众们癖瘓校区活动.对个人和财产逹成伤害戒助

然后，令所有观察者感到意外的是，委员会以五比二判定 法兰克林应该即刻被解聘-大部分的人，即使是对法兰克林批 评最产厉的人士.都认为应该采用某种形式上妥协的惩处，比 如停职、暂緩惩罚或獄薪'，但是委员会拒绝这些程度较轻的惩 罚方式c耐莱曼校长和斯坦福大学董事会立刻就执行r委员会 的决定，将法兰克林解聘。

“法兰克林时代结束了”

但是那并非是布将斯•法兰克林最后•在斯州福的日7%他 对被解聘的反应是可以预期的。他在帕洛阿尔多的“必胜”联 盟总部举行记右会。但是他说话时，他的太太带着■把Mil R宣枪站在他身边C布竹斯•法兰克林否认委员会中那些“自 由主义法西斯分子”的判定，他号召以暴力响应：“我认为少 情不应该这么离谱，我想咨询委员会的成员不应该再继续教 课/法兰克林呼吁从校外继续对抗斯坦福“法西斯分于”，他 还威I协将运用 '游击战。

但是有效的游击战必须要有内部苴应，而斯坦福教员及学 生対法兰克林被解聘的反应很令他沮丧C《纽约时报》描述校园 的气氛是“冷漠”而“微:弱的丄 是白•一场小型的集会和•些 威胁性的破坏行动，但是学生们和敎授们仍然回去上课，没有 受到干扰，布铮斯•法兰克林在斯坦福校园中的影响力（不论之 前曾是女何）已经逐渐消失Kc有位斯坦福教授这样说：

法兰克林的吋代结束了。在大学里为累力辩护的人巳 经消失……那个吋代，包括破坏行为、纵火事件和人身伤 客，只存在斯坦福教授的回忆里＜

随着法兰克林被解聘，我开始撰文叙述木案始未。我卜分 确定法兰克林这个人很快就会被遗忘，因为他的讯息在观念的 自由市场中会被排除掉。但是委员会的决定却会成为大学法律 问题的重要判例°我批评该判决没有区别“上张”和 ''煽动” 的尤別，曲者•是受宪法第•修正案的保护的，而“煽动”则不 是，我解释说：

主张是思想的传达，是诉诸理性，提供听者反痛的机 会。另一方面 煽动是駆策不自觉的行动，回退理性思 考的过任。这完会不同于“在拥挤的电影吃里大喊夹火” 这种过皮简化的例子。大叫“失火”并不是在传达捉供反 岩的想法；它和火警的“警怜"大响的意思是和同的。它 只是有意要技动不自觉的行为反应C

我认为委员会混淆了 “主张“和“煽动”的定义。

文章的最后，我指责某些教授假装法兰克林的案于和公民 自由这个重要议题无关：

我鹼常听见一个谬论，说法兰克抹祓解聘是因为他的 “行为"，而不是因为他的“古论”，他们没有想到这聲冊 理并不能掩英“他的行为就是发应言论”这个事实。我常 常听到一卷说法.说衣案与“学术自由”无关，只是成主 因为受雇者不忠诚而好聘他而巳，好像•忠诙度的要求和学 术自由年以相提并论。吋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最真实的考 验，就芸寿他七何响应近存身边的般題C

法兰克林的案了（或至少这个阶段）已经结束了。其他部分 仍持蟻着，包括法兰克林在加州法院提岀的告诉c （在本书撰 写期间，解聘事件的10年后，诉讼还没有结束Q我继续在研 究中心工作着，不太关心关于斯坦福校园的消息c但有个议 题，却引起了我的注意。

“斯坦福大学不会教这种课”

在斯坦福的教授中.有位备受争议的教授，名叫威廉•肖

克立，他曾因晶体管的研究而在1956年获得诺M尔物埋学奖“ 最近几年，肖克立从事于遗传学的硏究以及论文写作。他曾发 表好几篇备受争咪的文章，文中主张黑人不如白人聪明、、意料 之屮地.这种不受侦迎的结论受到大部分著名的遺传学貪的咁 讽和驳斥。有些科学家和学生也要求要审査这种文章°斯坦福 大学激逬左派（包括布倚斯•法兰克林）全都认为，肖克立的观 点不应该岀现在斯坦福校园内。肖克立关于遗传学的论文计划 大都被中断或取消.旌至他的物理学课程也常受到恶意学生的 破坏。

就在我在研究中心的那年，这个问題登上头条。肯克立想 要在研究所开一门待别的选修课：“劣生学：人类行为遗传学 和种族差异的新研究方法治。校园性的争沒立即爆发c “斯坦 福不会教授这样的课程，”-位激进左派的学生领袖说。

几番争议之后，由5人组成的教师咨询会议召开，他们将 裁定斯坦福大学是否应该允许肖克立开这个课。他们研究了 3 个月然后提出说明，建议允许开一次课，佢是没有学分。虽然 这样，研究所的所氏仍然不批准开课。

很多曾批评解聘法兰克林的那些斯坦福左派.却很滴兴对 肖克立的这项决定。有些支持解聘法兰克林的斯坦福右派，却 厌恶对肖克立的这项决定。大多数的中间分子两边都支持。而 几乎没有人批评这两种观点。

我认为所长对肖克立开课的决定和法兰克林案正好是体 两面：两者都否定『学术自由，而只是党同伐异的#辩。

起初我打算对肯克立的间題保持沉默法兰克林案已经影 响了我的T•作，并且让我和以前在斯坦福法学院同事的关系I 分紧张。我注意着争论的发展，而不曾公开表示窓见。但是在 所长决定推制了教授会议的决议之后（而目.是没有任何舆论批 i平），我在《斯坦福h报》写r篇文章，我认为花几个月里先后 杳定了激进分了和反动分子的学术自由，这所大学已经成为仝 面钳制言论的地方：

我假定有些人认为这是某种调和的做法，深明折坦福 対时下议题的中立态度C我却认为刘■,肯克立和法兰克林的 两项决定，代表着斯坦福大学在言论及学术自由方面可悲 的共冏点……斯坦福在肖克，立■案中再次轻率地疋激进左派 和反动右派的言论审査举白旗投降"真正的悲刷是，在斯 坦福大学里，关于政治意见的所有层面，似乎没有任何要 求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的压力团体“

很快就冇人响应我的文章。第-•个发出声音的就是该大学 前校长的辩护人，唐纳德•肯尼迪，他也是法兰克林案的教授 会议主席.他附和莱曼校长对我的入身攻击，而不是就乎论

德箫维奇最近的说教使人了解到茱曼校长果然有所隐 *瞒,*他只说到这位作者是“从哈佛来解放我们脱离罪恶L 可悲的德箫维夺，他从研完中心别墅的阳台上，像猫头慮 那样凝视着，把拉根尼塔湖错认为巴勒斯垣的加利利海。

德箫维奇应该回哈佛，在法学院之外的科系开一门课 •••・・•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哲学系，但是我想德箫维中的同事 可能会发现他的伦理学有些异国风味。所以我得建议德箫 维奇教授在吟佛医学院脂导胸腔外科。德箫维奇，无论他 的医学知识有多好，必定是医疗辻失的最佳示范。

LOuur 岫•naHusa

■二IB 奶序 245

我想如果肯尼迪可以就事论事，而不是对我做人身攻击的 话，我还可以冋应他C不过我仍然要指出.事实上我曾住哈佛 医学院教过儿个学期，我虽然没有庆学学位.但也发有造成任 何医疗过失的事件。

有个比较好的响应，是来门远方的？伯特・诺兹克，哈佻 晳学系的教授，那年他也在研究中心做研究：

唐纳德•肯尼速故意嘲笑艾伦,德箫维奇，化说如果徳 萧维奇教授想在大学共同科目中开伦理学的深，他在哈佛 哲学系教授伦理学的同事会抗议，我要声明，我.们井不会 抗议；

诺兹克认为,肖克立所谓的资格不苻，只不过是在掩饰对 他的研究结论进行市査的郭实c如果有个资格完全的教授想要 开諜上张种族之间智力相当，他会不被允许吗？最后诺兹克指 出：

斯坦福大学时慢萧维奇教授就法兰克妹和肖克立案件 的言论所作的卑鄒响应，无法反骐德箫维专教授指控斯坦 福大学对于异议分子的仇观态度C

至少，找还是和以为是的斯坦福教员进行辩论C接卜来 的儿个里期，《斯坦福日报》充斥者对该案的讨论、信件和声明 稿c但是都没有用。在断坦福大学的课堂上，肖克文和法兰克 林都无法引起讨论.也没有出现任何较具争仪性的观点，至少 我还在那里的那段时间里.，是没有看见的。斯坦福冋归过去的 *平济,*在揺曳生姿的棕柵树卜他们把破坏者、分化者和不忠

诚的人（无论是左派' 冇派，甚至是臼由ii义、中间派）都平做 不受欢迎的人物。

我在研究中心的一年快结束时，《斯坦福日报〉的记者撰写 有关法兰克林和肯克立案件的报导，结语时的描述令我有些自 豪：

在为法兰克林和威廉••肖克立的歩人抓奋轮.即佗是 有争议的辩护中，在和兼曼以及他的顾问你来我往的公开 言论中，德萧维奇确实成为近年来在斯坦福很少的角 色：大学的牛娃（苏福拉成曽旬价为牛虻）C

1972年1月的学术册究结束后，我回到『哈佛c既然回 来了就必须面对哈佛校方对我的多方意见.但是我绝不会受到 像斯坦福那样的人身攻击。

法兰克林继续他的革命道路.其至还曾因为窝蔵道通缉的 杀人犯而被捕。他现在在新泽西州新布朗斯维克的奇恪大学教 文学。李察•莱曼在斯坦福大学校长任期届满后，担任洛克菲 勒基金会的董事长c莱曼在斯坦福的继位斥，理听当然的是唐 纳德•肯尼迪。

对中情局告密者的控吿和溜问

1977年11月20 H.上千万个美国人在看《60分钟〉，节 目中麦克•华槊士正访冋前中情同人员法兰克•史奈普°这场访 回格外特别的理由有几个：访问在秘密场所举行.有相当周全 的安全措施；在播放之前，没有任何公开预告；而H访问占了 整个节目的三分之二，而不只是部分片段而已。

节目中史奈普说到，他如何从中情局的忠贞人员转变为内

**呻h崔留項g附**

M^=.« 妳f 事 247

部的批评人士，然后又公开中情局的腐败、背叛、愚行和忘恩 负义。他描述情报局如何在危难之中只因为琐碎“厌烦”就背 弃它的朋友：

史奈普：在大使馆圉墻外的柏油路上，我们*留下了* 400至500个西贡犬装特警，我们曾经训练过他们，而他 们正遗遇共产党遇临的危险•<,我们也丢下了大约400到 1200个情报局的人歹：中央糟报组织。我们也曾训练他 们。我们还遺弃了 300。个曾为凤風计刼工作的人们。

华斐士：凤風计划是……

史奈普：反恐怖活动的指挥中心，在60年代中期由 持报局指挥对抗共产党人士。

华莱士：你形容这个抛弃的行为像是“精报局无靖的 有板行为”？

史会普：有些爭件的确涉及背叛。我们救白人，而雷 下越南人e

华菜士：你的书中说到情报机密档案……被留了下 来。

史奈普；是的。当北越军进入西贡，他们发现这些档 案是充整的c如果有个有蜂验的情报中心指挥部……汇整 所有資料，就可以了解美国危机处理的模式，这些全挪是 成咯性的情报。

*华乘士;*那么史奈普先生.你怎么看临报局△越南髭 后一刻的拙劣厅为。

史条普：这是钥误倾导。

华莱士何史奈普，他曾“宣誓”，未经情报局授权核准,

不得泄漏曾身为干员所获得的资料。

华莱士：你曾签下宣誓书.不会公开...

史余皆：吋的。

华策士：你认为靖报角不知道这些事k此严重，而且 他们虬不知道你所告诉我们的辜？

史奈普：我想，如果他们真的了解.麦見，我早就团 去加入他们了。我想他们会并令法医命令釆让我,不要说 话。如果这个机关还是用它老旧差効的方女在做事的话， 比切电话监听、非法跟踪监視人氏，那么成就不会这么做 7 “

史奈普未经核花就写书并且还谈沦他在越南所见所闻，情 报局对他的挑衅行为怒不可抑。有人说可能他会被起诉“

《60分钟〉访问的几个礼拜之后，法兰克•史奈普问我可否 考虑为他浒护°虽然还没有诉讼，但是这经常是最需要法律顾 问的时候c我同意，所以我们安排见面。

当我们儿天之后在他的岀版社见而时，他的样了让我很惊 讶。他看起来像个情报局招募新人海报上的模特儿：就西方观 点而言，塁非常的英俊，礼貌得有些过度（他甚至叫我“长 官”），对他的国家热情忠诚，并日十分谨惊，尽址不要说得太 多。他能犯什么罪？他不曾岀版也没仔泄漏任何不能披爾的机 密文件。他对组织的批评一点也不过分。真的.他的书《庄严 时刻〉在很名方面都像他一样：优雅、轻描淡写、充满資料、 小心翼翼以防泄密，整个来说，甚至有点无聊。

但是.史奈普安出书时并没有这么乖：他很慎重地拒绝交 手稿给情报局进行审查，他没有取得预先核准。这使得情报局 对他大发雷霆、、情报局的基本态用是认为没有人可以决定什么 情报可以无安仝之食地披露-只有情报局在看过「员预备公布 的信息之丿3才有权作此次建。因此，毎个「员都要挥卜保密约 定，谨守提供所有这类情报供预行审杏的义务，

照道理说情报局在预行市査时如有删减，删减的内容应该 是那些揭发出夹就会危及国家安全的部分，旧是非实上，怙报 局却运用其审査权保护自己免•于公开难堪，比如说，在1974 年，情报局对某木书进行如下部分的删除：“中情局局长李察• 汉r J时常把新成新的共和共和达加斯加销念成马拉加斯加。” 它也曾对如卜.的“机密”进行刪除：“智利选举排定在9月挙 行.而阿迁姓——马克思主义拧，是主要的候选入之•。” “在 智利、中利•基辛格起四I•大会会议中最右影响力的入。”这些 只是些公开的例于，仍有许多被审査册改的“机密”不为入 知。

史余普知道情报局的'审査政策以及那些不会危及国家安全 的难堪的事情c姫然他的书并没右提到任何未公升的机密文 件，但是他还是很怕审査员会査禁他的文字，因为他批评情报 局自N贡撤退时的不当行为，这是令他们难堪的“所以他拒絶 呈送该井取得核准。

最后，因为卡特政府的词法部不同意.所以政府决定不以 刑5罪名起诉史奈普.而是对他提出民淋诉讼，以防止他继续 在没有中情局事前核准的情况下公开K他折料，并H一耍求他缴 还《庄严时刻》所有的获利。因为法兰克为J•这本书全职匸作了 18个月，如果政府胜诉.这位前情报局入员就会损失这段期 间赚来的钱,.总金额高于10万美元。

我在本案的角色是法兰克的个人律师：我将要证明他的利 益是在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范围之内，・（正如后来的演变， 法兰克非常坚持他的律师要特别重视他个人的公民自由，即使 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Q本案辩护律师团的成员是美国公民自由 联盟优秀釣律师们，帯头的是马克•林奇.华盛顿的律师，专 攻国家安全法。林奇负责搜证和岀席法庭发言的主要工作，我 则协助撰写状纸并提供辩护意见。

本案在维吉尼亚联邦法院开庭审理，即中情局总部的所在 地区，主审法官是特立独行的老法官欧伦•路易斯＜ （我们要求 要有陪审团，但是被他们拒绝Q “火爆欧伦二维吉尼亚地方 的律师都这么称呼他，在〈美国律师双周刊》对法官的调查显 示，他是第四巡冋上诉法院中最差劲的联邦法官。路易斯的判 决已经是可以预见的。审判开始时，他吿诉史奈普的律师们， 他确定他们将会对他的判决提起上诉。“我不会让i尔们失望 的，”他讽刺地说，然后告诉他们到上诉法院怎么走，“如果你 不知道怎样走到李奇蒙路的活，只要往南走就可以。”这个审 判成了笑话-个。当马克•林奇试着郑重提出证据表示，对于 其他未经事前许可就著另披露机密情报借此牟利的情报员，情 报冏井没有控告他们时，路易斯法官不可置信地问他；“你不 是认真的吧'尸然后他判定“本案并不适用宪法第•修正案” C 而当林奇向政府证人提出问题时，法官裁定“抗议成立”超过 20次以上c问题是，当时并没冇人一无论是政府律师还是 证人一 曾提岀任何抗议。路易斯法官认可的是他自日的抗 议！

在愤怒的审判之后，路易斯判决史奈普违反r他受托亍中 情局的义务，因为他未经预先审査就岀书。因此政府有权得到 作者因此嫌得的费用•路易斯法官也发出禁止令，命令史奈普 不得进一步侵犯保密义务，并且要求若有其他手稿，必须提供 交付预先审査.否则将依藐视法庭罪起诉C

史奈晋果其在李奇蒙的第四巡回上诉法院提岀上诉，并且 获得部分胜诉，忆诉法院判决认为地方法院剥夺作片所右稿费 并不适当，因为无法证明他“违反受委托的义务”。如果政府 想要上张任何髙于象征性的损害赔偿（憲即,如果他们想获得 补偿或惩罚性的损害赔偿），那么就必须进行有陪审团的审判.

情况仍旧处在令人不安的状态：政府最主要的诉求已经狭 胜了，因为E诉法院判定情报局的契约髙于史奈普依第••修正 案\*张不经审査而出书的权利；但是史奈普得到实际而車要的 胜利，因为他大用交出稿费.除非政府准备要来-场冗长累針 的陪审团审判。

法兰克•史奈普面对进退维谷的困境c如果他匕诉散髙法 院要求重审，他得祖险放弃和解.可能会什么都输了。如果他 决定不上诉最高法院，那他也许保住了钱，但却得放弃他行险 至今所坚持的公民自由：不用预先送市手稿即可发行岀版的权 利、，（我们相信，如果法兰克不上诉最高法院要求复审.政府 也不会上诉最高法院，井且狼可能不会要求进行陪市团审判Q 到底是谨慎接受让人不舒服的和解，还是决定上诉寻求最高法 院的夏审。我向史奈普分析了所有风险「这时候，只有他才能 作决定了。

史奈普那时已经成为世界级业余的宪法律r.他了解• 切情况之后，并没白考虑很久.他决定孤注•掷.寻求最高法 院夏审。

现在事件变得真的诡异了，还有些复杂°我们提出上诉 状，申淸最高法院移送诉讼文件，由最高法院自由裁址夏市。 在上诉状中，我们反对两个下级法院的判决，我们主张情报局 要求预先审査是不合法的。我们请求敞髙法院复审这些判决， 井月撤销“情抿局要求前干员手稿预行送审的契约内容（这是

未经关国国会批准的契约）高于人民依第一修王案主张不受的 行审査径行出版的权利的判决C最高法院从未正式处理过这 个車要问题，而我们觉得这是岐好的案例.因为之前政府已经 承认史奈普的出版品中并木披籍任何机密情报C

根据最高法院的規定和慣例.我们呈送了非常简短的诉送 文件移送申请状，只有15页。只是要告知最高法院这个问题 的重要性.并且要求法院批准我们提岀答辩状并且就事论•诉地 进行言词辭论。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了，因为第•修正案的问题 十分函要（其实是最基本的）。如果最高法院下令移送诉讼文 件，而日接受r本案的复审，应该会有足够的机会让我佗可以 就本案的是非曲直进行辩论。

而官方对我们的上诉状采取了很有趣的策略。他们与了两 份不同的文件。第•份是答辩状，反对我们的复审请求°政府 主张上诉法院的判决是十分正确的，所以不需要进一步复市。 第二份文件是附带条件的诉讼文件移送命令的反诉，在这份很 不寻常的文件中，政府或申其主要意见，认为最高法院应诙拒 绝上诉法院判决的复审，因为“卜.诉法院提出r对该契约的补 救之道，在本案中已经充分保护该干员的利益”c但是政府主 张，如果史奈普复审的请求获准，那么政府也会要求对上诉法 院的判决复审.然后主张上诉法院撤销地&法院关于史奈答稿 费的判决是错误的。

当这些上诉状和有条件的反诉兄到最商法院等待裁决之 前，另一个岀版事件发生厂，果据许多观察者所言，该出件对 最高法院认定史奈普案的态度有决定性的影响d

在1979年12月，巴伯•伍渥德和史考特•阿姆斯特朗岀版 r 本掲露最高法院内幕的书，名叫《最高法院兄弟们〉介这令 人槛尬的内幕消息是来自法院的助理.而其中首席大法宫乂特 别难堪.他被指写成愚强、腐败、坏心眼并且不适任的法官° 传统匕即使不是默示的契约，他们也有义务为他们的大法官 保守秘密。对最高法院院长的描述，就是在违反这种信任关系 的情况下产生的。《最高法院兄弟们》的出版成为r司法界，特 别是最高法院的话題，而这时候大法官们正要夸虑是否接受史 奈普的复审申请，所以.他们处理史奈普案的不浮常表现就只 能在这背景下去理解r,

每个礼拜•（礼拜一是最高法院逋常作岀判决的口子），我 们就会打电话到法官助理办公室，询问法官们是否巳经作岀决 送，内容如何。我们不断地被告知尚未作成决定"之后，在 1980年2月19日星期二（星期一是华盛顿诞辰纪念闩），我们 听到『令人错愕的消息，最高法院已经决定不听蜜本案.也不 允许我门提出答辩状,但是会根据事实作出判决,在没有言词 辩论和答所状的情形下。更有甚者.最富法院受理『有条件的 反诉，命令移送诉讼文件，井旦撤销上诉法院有关稿费部分的 判决,•，如此•来，在没有给我们任何陈述机会的情形之卜，M 高法院判决（以六票对二票作成决定）史奈普必须将《庄严时刻》 的庁得全部交给政府。

法院未署名的多数意见显得既暧昧又神秘。在9页的判决 主文中，没冇引用任何判例（只有在第11项批注中引了几个判 例），把我们对第一修正案的论证移到批注中说明：“即使缺芝 明确的协议，中央情报局为了保亿困家的利益,可以对受雇者 的行为做合理的限制，虽然这些行为在其他情况之下可能受到 第••修正案的保护了最高法院荆决认为上诉法院所提出的补 救之道（这项补救之道在政府反诉状中被认为是“充分保护r 中央情报局的利益”）并不充分。换句话说，最髙法院给广政府 多过户其表示需吳的。政府只有半条面包就满足了，但是最高

*/*

♦

法院给r■它…条半。

没有任何案件比本案更能说明“保守的”法官有多么为 善，这些法官拥护“司法限制主义”，反对“司法行动主义气 史奈普案就是司法行动主义的典范；因为国会曾否决立法禁止 揭露类似史系普案的内幕或是让政府有权夺取作者因披露该情 报之所得。而且，政府已经对上诉法院判决中的补救方式感到 满意，可是最高法院却不这么想，他们山’'保守”而日坚持 “司法限制主义”的信念，却给r政府多过于国会所赋予的， 也多过于政府所要求的。这样的司法限制主义也未免做得太多 了吧！

最终的底线是法兰克到底要不要把所得交给政府，因为他 恨本没冇刊载任何机密文件，也没有泄漏任何之前未曾被“授 权”公开的情报局秘密°那些在书中谈论他们机关和单位而获 得暴利的前政府雇员们，例如基辛格，就算泄漏r未经预先审 査的机密，都还可以保留他们的所得c①而史奈普受到终身禁 止令，只要是撰写和情报局有关的文章，在发行前都要先送情 报局审査。这项判决是最高法院在自由言论上最危险、影响最 深而且最亟要的判决.在作成判决前，其至没有给予书状答辩 和言词辩论的机会。史奈普的名字因此变成法律字典的一部 分：现在律師们都把被髙等法院敷衍对待的人称为“被史奈 普二

舆论对史奈普判决的反应很快，批判性也很强。〈纽约时 报〉的安东尼•路易报道说，最高法院的保守作为影响深远，可 能会适用于几十万个政府雇员。“这绝对是个警讯，”他认为：

I）情报局最近认定前局长威廉•考•比违反歩议，因为在他的法文著作中，很 不小心地没有把某件未受审査的资料加以删除。

“最高法院在'史奈普诉美国政府’案中作出如此无知而欠考 虑的判决……”奈特•韩道夫则表示：“在美国的历史上，从没 冇法院判决会让告发者如此深陷危险，美国人民可能因此再也 无法发现政府的愚蠢和腐败。”

判决之后不久，在纽约举办r 场相关的座谈会°与会座 淡的人是麦克•华莱士.安东尼，拉芬、窄报局前任首席法律顾 问，还有我。华莱士表示：

法兰克是我的朋友，但是我并不黄成他逃及契约的般 法。*对我而言,*契约约束个人，如果你采取公民不服从的 行为，那么你就要付出公民不服从行动的代衍。

当然金恩博士并不需要因为他的不服从行幼而被判以 元期徒刑。不过法兰克•史奈普……則要祓拿走他因为这 本书所得的每一块钱。

拉芬代表中情局发言：

因为受应而不樗泄漏机密丈件，这样的受辛义务使中 情局有机会在公开出版之前预行审查原始手稿的内容，这 是椅报局的第力范围c如果这样的义务不存在，那情报局 就没法于做事*1 ••••••*

长判决使某些前政府官员打消出版著作的念头，他们 正打算以国家机密作为交易来换取美金。我认为这项判决 不会有大失误的。

我则提岀r几年前伍渥德和伯恩斯担关于尼克松政府的著 作为例，讨•论最高法院的见解：

如哭我•密唐发《深喉咙》者是个政府术员，负有信托 义务（他显然是有的），而如果伍渥.憊和伯恩斯沮知道（他 们显然是知道的），那么改府会有权可以得到伍渥德和伯 恩獻坦著书的所得，还有《华盛旋邮报》、拍那部片子的电 影公司等等的利益。

因为最高法院判决中有意表现岀“以儆效尤”的态度，于 是我在讨论的过程中提岀假设性的例于，如果.'法壬克,史奈 普写了一首诗：《越南树林之歌广，我卜分怀疑禁止令是否也 会适用这样的文学作品,、不久之后，这样的假设果然成真,，

判决之后，法兰克开始写一本关于刺,扉肯尼迪总统的小 说，这件悲剧发生时，他才20岁。情报局认为即使是这样的 虚构作品也要送交审査。根据情报局的说法，史余普在旱•交给 恬报局审査之前，不得将初稿拿给他的编辑看＜,法兰克很震 惊，但是他没有选择°不过他仍然右权以不受审资的信件来表 达他的感受，这封信是连同他的小说-并送出的：

谁冇办法想像在这个国家会有这样的事发生？这絶挂 我们宪法的立法架构.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构想就是要作为 屏障和堡垒，以对杭……预先审查制度，那是17世纪时 英国曾用来查禁不受欢迎的文章以及言论的制度c在那个 年代，处在黑.暗中的作家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躲避政府强加 在他身上的禁锢。他们会写寓言故事……但是你所做的却 比早年英国审查员史过分°实际上你所主张要进行审查并 删除重菜部分的权利，甚至巳蛇及于寓言故事％ 我们已建 槽糕列什么样子……

你在这里处理的是一本小说°惟一可能的“难以挽回

的彷春只是让譲者覚得无脚之味而已，他们其实应诙有 枚得到比价目表更抒的东西,、

怙报局驳斥广史奈普的立场，仍将小说交给审否员屮在＜, 最后，小说完全没冇更动通过了审査，

“坚持自由的疲累"

在国家安全和言论自由之间的冲突的岫存在°在关心国家 安全更基于公民白由的社会中，必定会产生这种对虬 然后被 解决。就这方面而言，情况和所谓猥亵物品的检査所引起的冲 突是不同的：在大部分的衆亵案件屮，'•冲突”是被设计岀来 的，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e多元而自由的社会有很宽大的空 间.可以让想自黄色电影中得到快感的人们和需要受到保护以 防止被可憎的东西侵犯的人们之间，彼此调适c指导的原眼是 “你挥挙的权利只能到我的鼻尖为」上”,这是可以运作的万法， 但是仅仅规范那些令人憎齿的东西。在言论白由和国家安全的 闘适中，就没冇简单的规则可循，*某*种寄沦表现有可能足以让 我们的国家陷入其实的危险之中,,

然而还是冇些准则可以适用。第…，绝大多数被认定危及 国家安全的言论表现，其实并不是真的；大多数这样的说法. 可能连自己都这样宣称的政府官员木身都不相信。“国家安全” 这个护身符常常是为r便利而加上的透明外衣，为广政治上的 利益，用来保护个人或政治上的难塔困育的事情c您个国家安 全（或“公司安全”或“大学安全”或任何组织的安全）的主张， 都应该受到严格的质疑，设计内容的人和认定判断的人必须是 来白不同的立场。但是这样仍不足以终结所有冲突。在安全和 自山之间仍会冇些真实而难以处理的冲突案例。我们的宪法意 义是要保护个人基本自由，但是73有些案例无法以这个原则去 解决问题：也就是当真正的国家安全主张高丁•言论胄由的推定， 在那些案件中，我们需要有解决纷争的含宜机制c鮮决的 方式不能只是全部交付于负责安全的人「上，比如行政单位和 军事单位。在危叽时代里，有权作出判决的机构.总是让我们 感到沮丧C

我们的自由仍能幸存是十分幸这的宰，总是有些美国人 （通常只是小团体，有时是那些没有直接影响力的人）愿意挑战 政府的高压专横，甚至在危机时期。依照我们宪法制度的没 计，只要有个人挑战政府就可以创造一个案例.或成就有助于 解决司法争议的论点。

这并不是说要司法对其正危及国家存在的危险事件视而不 见。就像前最高法院法官亚瑟•郭德堡曾说的：“虽然宪法保护 个人权利免于受到任何侵害，但那并不是个自杀的契约c”但 是的确也有困难，当短暂的权宜方式和持久的防范措施之间的 平衡失去而倾斜「，就是法院展现他们攻要功能的时候：保护 或者恢复平衡点上的敏锐度。

就自由与安全之间永无止境的争执，我们预期行政和司法 单位会支持后者c司法机构、终身职务、独立•的传统、保护我 们不得侵犯的权利的人•是最能尊抗拒危险时刻当F的恐惧及 激情的机构。

但是自由并非商品，无法一劳永逸，然后还能持续不变C 公民白由的战争，正如已故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创办人罗 杰•鲍徳温喜次说的一句话：“不会常保胜利c”必须由每个新 的世代，在每个新的危难挑战中继续坚持下去。在独立战争的 前一天，托马斯•潘恩敎给我们至今仍受用的一句话：“想要收 获自由成果的人，必须……历经坚持自由的疲累厂

第六章苏联法院中的  
美国律师

1972年秋天，在处理犹太人防卫联盟的案子时，辩护律 师们和彼吿们经常到一家纽约岀名的犹太餐厅吃午饭，那是史 穆卡•伯恩斯坦的店，史穆卡必定和被告们很熟，因为我从来 没有看到过账单。每当要消化辛辣的罗马尼亚腌牛肉时，犹太 入防卫联盟的狂热信徒就会对我们大放厥词，其中包括了领导 人梅氷•卡汉和他的代理人瑞朋，他们谈的是在苏联犹太人的 困境：“他们快被彻底歼灭r,精神和身体上都是今而你们这 些高唱自由主义的人做了什么事？你们什么也没做！你们和那 些安渺的任由600万个兄弟姊妹被送进纳粹毒气室的美国犹太 人有何不同？”

不停地听着这些言论，还要消化史穆卡的腌牛肉，实在是 够困难的；也可能正因为这样，在握讼期间，每到卜-午我都会 胃胀气。巴迪•哈克特也住在波罗公园.他曾开玩笑说，在连 续几个礼拜吃了清淡无味的军中食物Z后，他了解到为什么他 的胃会常常发炎，这绝不是天生的或长年不变的病症。

这些言谈不只是对我的胃有影响，它们还触及到我的内心

深处我的家族中的某些人.像许弟关国的犹太家族-样，是 从苏联移民来的。我怀疑如果当时他们没冇远见、没白离幵那 里的话，现布的我会怎么样？我是否会变成跟随安德烈•萨哈 罗夫的异议分子？我是否会是个犹太“不准离境者”，想尽办 法要移民到以色列或美国？或者，我会是沉默众生的戏屮之

-？当我号虑这些选择时.我开始觉得对苏联W议人士负仃贵 任。不只是为了感激上帝的恩賜，还要感谢我祖父母的远见， 所以我有责任要做些事情，，

但是我也了解到，犹太人防卫联盟的方式并不是我的方 式G我憎恶•暴力.特别是波及那些无辜的对象。我想我必须要 采取不同的方式，当我听到梅尔•卡汉拉比说明犹太式的孃助 时.我开始思量另一种在苏职保护犹太入权利的方法C

有个苏联的案予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并且也是犹太人防 卫联监耍保护的重点，冇14个犹太人和两个非犹太人的移民 请求被驳回.他们劫持了一架小型民用飞机企图6往瑞典，结 来失败了 C这个计划被苏联当局发现.并日.把这群人全部逮 捕，他们受审判并且被定罪，虽然没有人受伤，但是两名领导 的犹太人被判死刑，此甲引起全球哗然c

苏联犹太法律辩护计划

就在我们为这些苏联犯人讨论法律策略的时候.另一群紐 约律师也正思仙着类似的问题。我们很快就将力址结合.组成 苏联犹太法律辩护计划，冃的足为这些思想犯提供法律协助。

'弓状纸和言词辩论是-回事，而要让苏联当局阅读它们并 听我们说话，乂是另-回實。

我们决定邀请一位美国律师加入并协助我们，我们相信苏 联法律当局会听他说的话：那就是哥伦比亚法学院的泰尔福 德•泰勒教授。他在成为卓越的宪法和刑法教授之前，曾是畑 伦堡大审时美国的律姉团主席。在追溯纳粹的战争罪行时，他 曾和两个苏联律师•同丄作过：罗処•路登科是苏联的检査若 署长，列夫•史密诺夫曾是路登科的资深幕僚.路登科后来还 成为苏联的检察总长，并且是政治局的成员“史密诺夫则成为 苏联最髙法院院长。泰勒的苏联伙伴组合起来，就是苏联法律 制度中最有影响力的法律人士、，

纽伦堡大审之后.，泰勒的成就也卓越非凡，但是和他们并 不相同c他成为美国法律界的息心。对基本人权和公民自由的 每个细节和面向，他都积极地付诸行动，他实现了传统中最崇 高的公正无私的精神，并冃.恪遵国际的法律原则。企关国介入 越战期间，他写厂本深具影响力的书，书名叫《纽伦堡和越战： 美国的悲剧\* 他在整个文明世界都受到敬仰与愛戴。我见到 泰勒是在耶鲁法学院求学的时候，他在那里教了几个学期.是 找心日中的偶像。找修了他所有的课，还希望有一天可以为他 工作或者和他共事C现在，成为同书的机会来了,泰勒同意当 我们苏联法律计划的主持人，如果我愿意主导法律研究和撰写 状纸的工作C

我们的第一步就是从找得到的证人那里於可能地获得最多 的背景资料，我们知道有很多证人.包括被告们的配偶和小 孩，都已经移民到以色列，所以我们决定到那里去找他们C

我们在以色列去了好几个城市，在为期•周的紧张访问 中.我们尽可能地询间「大部分现在还被关押的苏联被告的亲 朋好友，还访问了另6个曾被审判、认定有罪且和我们的被告 一起被关押的人。

访问时，每当谈到深夜的拘捕、秘密审判和狱中的凌虐 时，他们总是激动得声泪俱下。很难真的懂得.到底是什么样 的绝望会让这些男士和女士釆取这样的行动.他们几乎是会遭 到逮捕并迁受到长期监禁的。被吿们的亲戚和被告的“同谋 者”（就屋未受审判的老婆和女儿们）诉说着这种种的李件，这 些到用后，全都在1970年6月列宁格勒的劫持&机行动中失 败了。

”我们有一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

故事的开始是在1969年，42岁的犹太飞行员马克•迪嫡 西茨，遇到38岁的犹太积极分于希里•巴曼”迪姆西茨是共产 党党员，在列宁格勒受雇做工程师，因为他是犹太人，所以不 得从事飞行员的职务。巴曼则是个律師也是个工程师，在列宁 恪勒的犹太社区里是个领导人物.他开课教授大家犹太历史、 犹太沿和犹太文化，迪姆西茨十分渴望到以色列定居.在那里 他可以当飞行员，但是他无法从苏联当局取得移民许可。巴曼 也很希望能移民.但是他的努力一样成空c其他上百个犹太人 申请登记也同样被拒绝c这些犹太人们聚集起来被称为“不准 离境者”。

迪姆西茨开始构想.••连申不大周详的计划.企图远离苏 联。他想要制造热气球或滑翔机飞过边境，后来他想到比较可 能成功的方法，就是劫持苏联TU1124型飞机.沿着它的飞 行路线可以从列宁格勒到莫斯科，并且一路飞到瑞典，在瑞典 他可以寻求政治庇护,最后到达以色列。迪姆西茨把构想告诉 巴曼和两个列宁格勒的犹太积极分子。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卄 分可以理解的）是非常热烈，毕竟这是在合法方法不断失败和 挫折中的一线曙光。它似乎是惟一可以离开苏联的办法。

巴曼认得另-•个犹太“不准成境者”团体的几个成员，他 们是来自拉脱维亚海岸的城市里加°这个团体包括了爱德华-

庫兹涅佐夫和他新婚妻于希尔娃•莎曼莎。库兹涅佐夫是个激 进派的知识分了、在他求学时代就有很K的异议活动的历史记 录°在60年代，他曾帮忙编利3本F期民上运动的地下刊物： 《句法〉、《自食恶果〉和《浴火凤凰八 在22岁时，库兹涅佐夫 热屮于批评苏联政体，这使他以“反苏联活动”的罪名啜牢7 年c在牢中，他因为他的“态度”经历了很多困难。他早期对 抗法律的行为和犹太人的问题无关。其实，他护照上的民族并 不是登记为犹太人，因为他的母亲并不是犹太人，所以他父亲 去世后，她就把家族的姓从犹太人的“葛森”改成俄国名字 “库兹涅佐夫”，就住他第一次服满刑期的两周前，他向监狱官 申清登记为犹太人.这是当局首次发现他竟然是\*个犹太人， 于是把他的身份从俄罗斯人改为犹太人；他们习惯于反对任何 申请，而他的清求却被受理了。

在他娶了希尔娃•莎曼莎之后，他和犹太人的因缘更深了。 这对年轻夫妻和希尔娃的亲戚们，全都申谓移民以色列。不过 他们不但被回拒，还K断受到强扰、侮辱和挑鲜。爱懲华在獄 屮日记描述他的经历：

某人说着“以色列"这个字.并且帯以怪蔑的手势 每当也们听见这令老笑话，人们总是件瑾大笑：“优太人 要到以色列去，你的火车将从北方车站（戏的是西伯利亚 车站）开岀！”

当你到任何地方球这么板暴地被茬等是,你会怎么 做？你可以一年等过一年.很多人寿达样做，依靠着檢行 箱过日子，而……然后援列被告知的答案：你没冇理由3r 以萩准移氏C

这是被拒絶者的困境、没有家园的人，住在没有生气的地 方，等待着某种结局，无论是放逐还是統禁C

希里.巴受首先对库兹湼佐夫和他的火太提到逃亡的念头。 他们走过伦布拉森林肘谈论这件事c生1941年,地方的反犹 太也义名协助纳粹党在伦布拉森林屠杀f 2.5万名居住于里加 的犹太人。他们走到纪念碑前，这是1963年由几个年轻犹太 军人在屠杀执行地设立的c电加的犹太人通常会搭巴士到伦布 拉，只是为，走在纪念悲剧的地方冋想着这段往事巳曼和库 並涅佐夫感叹蒼，任何移民申请都是没有用的。他们都认为犹 太人不会有移民的机会，除非冇什么戏剧性的转折c巴曼提议 进行大规模的绝食抗议,可以持续一年试试看。总是愤世嫉俗 的库兹涅佐大憊算着，他说：“我们随时可以在红场".烧死我 们最钟爱的岳母们，这便是抗议示威C”

他们需要做些不样的事，以表现出他们的绝望〃那必足 是项戏剧性的行动，要由因为失去信心而聚集在i起的人们， 准备承受极大的痛苦，以“突破車暇拦阻，让其池人能定过 去'他们继续走者，看了看周围，确定没有人在附近，然信 巴曼小声说：“我们有个很冇经验的飞行员了爱德华和希尔娃 堆以相信他们所听到的C巴曼细说着一切c库兹涅佐夫提问 说：”冇多少人？” “他们都能信任吗？”

他们回头看看森林的方I句，在那儿有千百个犹太人没有逃 出来，他们殉难"这里就是我们的归宿了，‘库兹涅佐夫轴 声说，他知道他们已经作出改变命运的决定C爱德华和希尔娃 想到未来可能在白由的上地上不受反犹太主义者的奴役，他们 决定不再冋义了 C他们接受巴曼的建议，加入这个团体，爱德 华还找r两个非犹太人的朋友，亚力克斯•墨尔琴柯和尤利•费 *徳罗夫.*他们和他都因为反苏活动被捕入狱，也成为他们的同

伴c这个计划阻称为“婚礼”，搭&机的人都假装妥E去参加 朋友的婚礼“

但是很快的，巴曼和列宁格勒的团体对迪姆西茨的计如白 r另“•抻想法，他们思變知道以色列当局是怎么想,，•封匿名 信寄到最近刚到以色列的苏联移民手中，以色列当局方秩支持 这项i十划“ •个门特拉维夫打绐巴登的电话说：“冶里.，我也 到「你的叔叔西筆•巴受先生.，也和他商鼠过了,，他说：这个 驾万会害人l （巴喚叔叔是虚构的人物，指的是以色列情报 同）。知道以色列不支持之后，列宁恪勒有些人便退出这项计 划.他们也说服其他人放弃，他们担心会危害列犹太移民C

迪蝦p耳茨告诉巴曼灿机计划取消、，确实也是这样。迪姆沔 茨h r TUH24飞机对驶se之后，觉得飞机太大r很难操作， 齿此他决定取消计划。巴曼和他列宁格勒的朋友很高兴知道计 划被取消r,于是他冋去继续犹太人的敎育t作。

但是辿姆西茨又想了另一个逃亡汁削，他设法对列宁格勒 那群人说明：这次是架校小校好操作的飞机，而口.没有计划空 中劫机C他想要劫持可容纳12位乘客的小烈AN-2飞机c计 划中库兹涅佐夫一群人必须先购买12张自列宁格勒6往昔利 艷则尔斯克的？机票，乘客将用玩具手枪和打架用的指修部制 服两名空服员，把他们留和地面上而不危及他们的生命C没有 人会受伤，如此-来，苏联就没有借口要求引渡逃亡的人们“ （依瑞典和苏联的协议，只有政治犯时以不被引渡.暴力犯则 否。）在普利奥则尔斯克飞机场接上了另外4名乘客之后，这架 超载的飞机将由辿姆四淡驾驶，并乩耍K过芬兰边境直达瑞 典c在瑞典，移民者可以寻求敏治庇护（而且可以将飞机交还 苏联。）

乘客之一乔瑟夫•曼徳勒维奇.草拟了 “最&遍书”，如果



所有参加计划的人都死了，就余公布它。齿为他们判断成功的 机会将低于5%,寧实上这是封自杀宣言.信中先是引用先知 撤迦利亚的话：“……逃离北方……逃走吧，巴比伦中锡安家 园的女儿啊了 接肴他描述着：

借着我们的行动，我们希望苏發液府翎导人能注意到

……犹太人在苏联无止尽的悲剧处境，并且向他们宣告. 让我们的人们回家是对他们有利的。

世界上的比太人啊！为了在苏状的何胞们的自由而 成，是你们神圣的义务。认清吧.苏水犹太人的命运都将 由你来决定。

进行策划的人们一点也不知道.苏联当局已经得知这项计 划c 1970年6月15日，计划逃亡的那一天，克格勃（苏联情 报局）调整人手做好安排.全面拘捕犹太活动分子。那12个要 搭飞机的人在登机前被抓了，还不知道这项最新计划的巴曼和 他的4岁女儿在海边度假时也被抓了；好几个犹太领导人在列 宁格勒被逮捕°同• •天，克格勃在列宁格勒、莫斯科、里加等 地的犹太人家里进行全面捜査。他们展开法律行动，几天内就 •遍及其他城市乡镇，克格勃的人员闯入每个犹太领导人家中， 在俄罗斯、摩尔达维亚、乌克兰和拉脱维亚。主要城市的所有 犹太领导分子全被逮捕，被单独监禁,并且以犹太复国去义共 谋的罪名被起诉C

“他们应该全被处死”

第一场列宁格勒审判（这次行动中被抓的那些人）如果真的 依照惯例进行刑事诉讼，被告们确实有罪，因为他们企图非法 高境并且非法使用国家财产，简单的审讯就足以论罪定案了. 不过事实并非如此，大部分的人以叛国罪和窃占政府敢要财产 的相名被起诉，这些罪的嫌重刑罚可以是死刑°

审判就像-出戏.检察官、法官和被告律师照剧本说活. 被告一起宣示他们的信仰和希望。在法庭300个座位上几乎是 克格勃的啦啦队，他们按照指示叫唯着：“他们应该全被处 死！”还有其他相类似的轻蔑口号。好几个被吿的亲戚被允许 列席，并有某个人偷偷地记录着市判的部分情形。

因为苏联的被告在审判前的调査期间都得收押禁见，他们 当然没有机会自己选定或被安排任何辩护入。每个被告（只有 一个例外）都必须为自己作证。他们全都否认危害苏联的叛国 意图；他们每个人的动机都只是要移民到其他地方，建立自己 的生活。他们说他们不打算偷飞机，他们还希望到时候由瑞典 当局归还飞机给苏联C

很多检察官所进行的交叉调冋都是有政治取向的（这也是 为什么他们叫做检察官的原因）：

检察官：体认为反此太主义是不*是辇因*于犹■大复国主 义？

奪兹涅佐夫：犹太复国主义直到20世纪才出现，但 是反此太主义却是一直.都存在的。

检察官：你读辻任何优太复国主义的文学吗？ 串兹涅佐夫：依你所理解的优太夏国主义，没有的。 检察官：只有一君观解优,太复国主义的方式，瘁就是 马見忠列宁主义的方式。

库兹涅佐夫：犹太复国主义只是你的代罪羔羊。

有几个被告打笄提岀反犹太4£义的经捡为自己辩护，比如 说，有个巴上司机对辿姆街茨叫道：“希特勒应该杀光你们！” 这时检察官就会打断他们，并Ft告诉他们苏联人民并“不容许 反犹太人民

检察官在结束辩论时重申这是“国际犹太复国主义的阴 误”，井口.否认这是“针对犹太入的屮判”。为了捆调他的观 点，他随即请求法院对一个犹太人和•个非犹太人判处死刑： 这个犹太人是迪姆西茨；而“非犹太人”指的是库兹涅佐夫。 （“我不认为库兹涅佐夫是犹太人，我认为他是个俄罗斯人，” 检察官这么说c）

被告的最丿昔陈述是他们惟•能为白己的行动辫解的机会° 希尔娃•莎曼莎代表所有的被告发言，她说：

我被完,全击訪了……如果法院作出死刑判决，那么像 迪姆西茨和庠兹涅佐夫这样优秀的人才将死去。我不理鮮 苏联的法律居然将某人想到其他国家生活的想法祝为扳*国* 行为……我们之中好几个人都不认为我们的任务能够完成 ……当我们在芬兰车站①时，我们也注意列我们巳经被跟 琮。但是回头巳经太晚了；琅道要回到过去，去继续等 待，继续提着旅行箱漂泊度日？即使列现在，我都从未■有 一刻怀疑过，即将有一天，我们将可以生活在以色列C我 的这个梦是2000年来的等待和期望，我永远不会將它会 弁°明年，在那路撒冷相见！

希尔姓接着哭了，当她用沙哑的市音说着希伯来丈，她是

①芬兰％站是列宁恪勒•个火车站的名字C ~译计

这么用心地夏述音：“若我忘弔你，哦!耶路撒冷……”倡.足 检察官打断她，禁I上她用外语发言：

“分期付款的死刑”

法官们宣右休息，考虑如判决.（苏联杆句老居：“姻 缘天注定，但是判决是山克里姆林宫决定的/）所有的被告皆 被判行邪。知兹混佐夫和辿姆西茨被判执行枪央，其他人则被 判服刑4a 15年不等＜、死刑判决作出时,众人大声欢呼、、

但是欢呼声并没有扩及到世界上玲他地方，敎虫希望基于 人道主义的立场赦免他们的死罪。西万共产党要求减刑。（美 国共产党则和往常--样保持沉默C）安德烈•萨哈罗人同时发J" 两封信给尼克松总统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尼可拉•'波 格尼：给电克松的信是表示支持年轻的美国只:产党员安古位• 戴维斯，她正因为被指称提供武器给革命分子，而叩将面临长 期徒刑；给波格尼的信喇是支持库兹泥佐夫和辿姆西茨，•群 苏联学者也呼吁右翼西班牙政府减免好儿个巴斯克人的死刑判 决，还冇呼吁苏联政府对两名受死刑判决的人从轻处分。

在苏联卜.诉法院为减刑E诉而开庭申理的前一天.佛朗阱 总理赦免了巴斯克人的死罪.现在挙世的目光都集中在克里姆 林宫。1970年12月31口，法院宣布摩兹涅佐夫和迪姆西茨 的判决密減为15年的“特殊刑制”.这是有斯徒刑中最严方 的C

“分期执行的慢性死刑，”库兹派佐火的朋友听到这项减刑 判决时讥笑地说，“他绝不会活过特殊刑制的15年的丁其实， 供应特殊刑制犯的饮食是不足以维持几年的生命的＜ 可能会有 人活r下来，但是他们得有很多供应食物的计策。还有，他们 必须非常坚忍才行、

“犹太复国主义的国际性阴謀”

在库兹涅佐夫和迪姆西茨的案件之后，在犹太人的每个七 要社区，对许多人进行了市判C第二场列宁格勒市判是典型的 政治共谋的起诉案，控吿城市甲•的懐个犹太领导阶层，无论他 们是否知道劫机计划°指控木身的政治意味弥常明显：

国际牲的优大复国运动正在 借由散播中伤的文章 并寄给观光客进行对苏瑕的意识形态的破坏活动。这些活 动已经請使某些•人在列宁格勘成立犹太复国运动的组凯° 其中的成而和以色列的犹大复国运功关系密切，井且技动 优大人移民以色列。为了这芬目的，他们利用反苏取的优 大負国主义文学，甚至还在资本主义国家出版发行。

指控中还很后知后觉地说：“已经有无法否认的事实证明， 犹太复国运动中心涉及1956年匈牙利的事件和1968年捷克、 波兰的反革命政府活动。'’（事实是，在匈牙利事件发生时，这 些被告中的某些人都还不到10岁，这项事实显然足以免除他 们集体犯罪的罪名。）他们所指控的文学作品，包括有李奥•尤 瑞斯的〈出埃及记〉（本书是苏联扰太社区的轉销地下书籍）Q 稿华德•费斯特的《我光荣的兄弟们〉（我的高中母校曾因为其共 产党言论而禁止这本书），庇亚里克的待.以及伦道夫•丘吉尔 的《6日战争〉。

① 检查员的心态有些问题。当“不准离境吉”们翻译〈出埃及记＞时，关于 那些部分应该要被费减的争论就开始比如说.所有审査员都认为，信仰不同 宗枚的阿利•班•卡拉和凯蒂•佛来蒙之间的殳情故事应该剧除、

在共谋罪和出版物的市判之后，接着个别起诉企图移民的 一般工人和商人，有些人破指控是“暴民”或“寄尘虫”、有 个人被指控是美国、以色列的间谍。另外有个人的罪名是“打 翻••位女士手上的生日匮糕”。而所有人都获荆有罪，并冃都 要坐监服刑。

苏联的起诉甘奏（集体起诉和个别逮捕的交替），早在几年 前.索尔仁尼琴就在《古拉格群岛〉描述过：

这个污水糸統的历史.就是永无止境的呑咽和涌出.

•涨潮和退潮；潮水时大时小地涌入，江河自B而八方汇 集，排水沟涓满泠出，.然后内只贝一誑C

这其中有一个来自德邦的独脚木匠,名叫平卡•平卡索夫c 他从来没有政治上的意图.他只是想移民到以色列c他的家 庭，他白己、他的太太以及他的6个小孩，是这个地区首先获 得出境许可的。那是1973年夏天获准的，但塁当局努力说服 平仁索夫不要离开，因为他们担心因此会鼓励其他人c不过他 仍坚持，结果被捕了，并且以做木匠时索价过高的罪名被起 诉。他的家人获准离并.但是他却被判服刑6年。

“纳粹旅长”

我们拜访「几位以前的犯人，他们吿诉我们在狱中的处 境。有些人和库兹涅佐穴、迪姆西茨…同服刑，他们可以提供 监禁时的许多细节。除了可怕的身体折磨之外，最令人难受的 是，我们的当事人在监就中居然被安排和纳粹的通故犯关在-• 起.不过其中许多纳粹通敌犯尚未成为反犹太主义者。有个牢 友告诉我们，一个监狱营区中有8个犹太人和455个其他囚

犯：

共他顆犯都彼桂以通敌罪，他们是在德国纳疗军队入 侵苏职吋犯罪的.他们以--项或多项谋杀罪肩被刊以长年 监禁。

分配给优太囚犯的工作都是最困稚、景痈苦的，同 吋，纳粹通敌犯知担任文书行政、安全警卫等工作，而 且，其中有些人还被席定为“痕长

冇个服过刑的犯人告诉我们，库兹涅佐夫团体屮冇个年轻 人遇到待殊的蛭历，他是个旎诚的犹太正教徒，名叫乔芯夫・ 曼徳勒维奇“他的胡于被刮掉，他的圆顶小帽被拿走，而R他 还被强迫吃猪肉，不然就得挨饿。他当年的同伴吿诉我在逾越 节发生的令人心痛的事c曼德勒维奇秘密准备逾越节的晚餐， 他用一片干燥的花瓣作为逾越臼的无酵饼。当时刻到了，必须 要用无酵饼和苦味草做传统二明治，那里当然没有苦味苹。但 这并没有阻止曼德勒维奇，他述说着，“苦味草•是为「象征対 犹太人曾受苦难的追念c在这里我们不需要象征，因为我们每 天都在吞食着真实的苦难1

夹带日记

几个曾和库兹涅佐夫一起服刑的人吿诉我们，库兹涅佐夫 写有记载狱中生活的H紀。他们怀疑这日记是否会得见天H, 因为狱方会定期对■所有文字进行搜索和销聲。惟-,可以夹带些 什么的机会，就只有日间私入会面吋，通常是在一个弊间里， 犯人可以和他们的妻子和父母见面°但是在犯人和造访者进入 会客室前，双方都要脱去衣物彻底搜査,他们身体的每个部位

都要被检住、、

不过他们错r；库兹涅佐夫极渴望要说出他的辛情，他怀 疑叮能没冇那•天了，t是他想r个办法可以把他的h记送出 去。他练习用显微镜才可以阅i卖的字体，这样就可以把上千个 字压缩在很小的卫生纸上。然后他把这些无价旳手稿卷成一颗 颗小球，并且用药房部走私进来的“蜡相混合、在每-“欠会晤 前，他就吞下好几个小球，当他被搜查时什么也不会被发现。 会皓时，他就把包着蜡的小球排泄出来，然后养干净、他的造 访者如法炮制也吞卜.小球，通过出口搜身之后，在家里把它们 排泄出来，把石蜡象去，卷纸打开，然疝读写印刷C用这个方 法，丿牟兹涅佐夫安排夹带出去的日记内容已经超过K 10万字。

第一集在西方用俄文、法文和英文岀版，书名为《狱中H 记》,処继索尔仁尼琴《占拉格群岛》之厅最新的狱中札记 其中好些部分读来就像但J《神曲》中的《地狱篇》，有些部分读 起来又像是《鳄鱼》（苏联幽默讽刺刊物）的讽刺文字。

当H记传到西方时，我们很快地取得了复印本,、现在我们 拥杓j所芾要的信息：目击证人的描述、口供书、文件、日记 和物证°每个犯人的近亲都授权给泰勒以各种法律程序为犯人 进行辩护c但是仍冇其未决的疑问。外联当局会不会准许美国 律如为苏联国K辩护？犯人是否希望我们为他们写答辩状？其 他苏联“不准离境者”（仍在莫斯科、列丁格勒和基辅的人 们），対我们中途介入的感觉是什么？惟一解决这些疑问的万 *法,*就是到莫斯科去找苏联当局和“不准离境者丄这并不是 件容易的事。到以色列处理法律事务是…冋事，获得苏联签证 以代表被控告叛国罪的犯人又是另一回事C从来没人做过这种 事。我曾公开涉入犹太人防卫联盟爆炸案（在《真理报》和《消息 报｝有多篇文章重复讨沦该案），苏联当局从此认识了我。“你



几F不可能进入苏联，” •位颇有见地的人警告我：“这就像要 把你的当事入界岀来一样的困难。”

我们决定兵分两路申请苏联签证.泰勒教授和乔治•弗列 奇敎授冋行.他是加州大学法学院的敎授，俄语流利而貝精通 苏联法律°他们申请签证的名义是处理法律事务，泰勒也写了 封私人信函给怜察总长路登科和法官史寄诺夫，吿诉他们他 “最近期待着前往苏联的旅行二 他还说：“自从我们在紐伦堡 战犯大审之后，已经过了好多年了，我很期待在莫斯科时能有 机会和你们见面，彼此重新熟悉，并就专业匕共同的兴趣交换 意见。”泰勒将由弗列奇协助进行工作，他的工作是和苏联当 局进行所有的正式接触，并且获取代表犯人辩护以及撰写答辩 状的许可。

大家认为我应该单独行动，以免让泰勒和弗列奇受到“犹 太人防”联盟案"的波及。我原本打算独自前往.像个旅客。 但是律师们认为这样太冒险，认为如果带个人同行会好些c于 是我决定帯着我12岁的儿子艾隆同行。我们申请旅游,名义 上是想要学习苏联的法律制度。如果我们的签证通过J',我的 工作是要和“不准离境2T见面，以了解他们对我们介入此事 的态度，还要了解犯人的其他情形。

“请记录下每件事，记录……”

意外的是，4张签证都批准了。我们分别前往莫斯科，并 约在国家坂店的大餐厅见面°

文隆和我在约定的时间到达，可是没有看到泰勒或弗列奇 的影子。在我们紧张的等待时刻，侍者帮我倒r好几次的伏特 加，倒在艾隆杯里的则是百事可乐。任何事都可能发生。我们 并没有替代方案,而H•实际上也无法知道他们在莫斯科的消 息，因为只有在他们抵达苏联之后.苏联的国营旅行甘才会分 配给旅客特定的旅馆。

最后，在两个小时之后，我听到弗列奇坦率而充满活力的 声音•他们迟到厂，不过最后我们还是就而厂。我们交换卜塌 旅店的地址和电话.约定见面的时冋和地方，然后吃午餐，谈 i仑丁.作的事。

第一夭是星期六，我想惟一可以找到莫斯科犹太人的地 方，就是犹太会堂。有人吿诉我在哪里可以遇到•'不准离境 者■二 但是犹太会堂并不容易找。不过我们有地图，是由过去 前来旅行的人提供的。最后，我们找到阿契波瓦街上的建筑 物.那看起来很像纽约下城西X的犹太会堂。辰们走进去坐在 后面，领唱者用希伯来文吟颂着，会众以意第绪语低声交谈 着，而会堂司事说着俄语。约真一个小时之后，我们遇到了 - 个年轻人叫尤利，他用标准的英语轻声说话："你们何不到外 头找些真正的犹太人＜/'我问他此话何意.他说：“到外头来 吧，你会石到的。”当我们到了街上，听到年轻莫斯科人轻声 说着话。尤利把我们介绍给他的朋友们，于是，接下来的那个 早晨我们和许多“不准离境者”热烈地谈论着。

那天夜里，我做了笔记，记F对莫斯科犹太会堂的印象：

那个犹•太会堂或剧性地呈现出四个不间的法曲。在会 堂里的是迎去的臼子：咨着胡于的拉比用意第\*語叙说着 旧时的宝训，对地是逆来顺受的老人们，他们的儿为、们从 来就没有进过犹太会堂。电们用意第绪语小声交诙，内容 是关于即将到来的节日：无酵饼够不够呢？克格勃是否会 像过去一样限制做礼拜•的人数？英国游客有没有从国中帯 来祝神的雁书和亲成的消息？

会堂的外而是未来：他们并不甘于二等公民的生活， 电们渴望以优大人的身份自由地在苏联生活，他们常常会 冇數十人，冇时甚至有数百人之多，全部聚集在犹太会变 前，室到礼拜结束。他们习惯占据蹈口，群衆在两个宜球 架之间的空地上，每个星期六都要等到官方前来强制他们 离去时才结束C现在他们站在街上，虽然无意却常常還成 车流速度变慢，而让警衆有祀散他们的借口，在主要节H 我当有外国游客混入时，费髭匕一样会驱数他们C

左会堂升面的人拒絶电进去，他们认为邢里祓苏功（官 方当成犹大文化的展示场，其实根本是在慢洼消灭犹太丈 化。他们用很措的命伯来话和英语交诙，语言正好反映出 他们心中的期待高过于他们所面対的现实。他们景有价值 的私有物就是禁书《艾勒條•朱林》，这是晞•伯来文的技玷 读物，在苏联因被视为主张“民族主义”而加以禁止；还 有就是《吋代》杂志，是从英IS济客那儿拿来的,，他们裁 在眸子上免是走"来的饰品“大卫之星二 上面刻着“锡 安山.’和“猊大人氏万岁"的字眼。而在他们心中只有一 仲忿头：离开。

大部分会堂外的人也在制度之外。他们作了生存上的 决定；他们中请离境签证。一旦苏联犹太人申请离玫签 证，他就只有西个选择C如果他很幸运，他可以茯推在放 弃苏联公民权之后离开C和果他们的中靖被駁回，我者只 是行不通，他就得面对一连串的厄运，大部分的人呆后都 堆了监狱C

为什么即使如此，逐有这么多人选择甘冒恩险，只为 了渺茫的移民希望？答案很简单：在苏联的犹太人想要辻 好日子是不可能的。到处鄂是差冽待遇：主要大学的卄定

.的刈湘粵Yksi岫辫 第二部幼殍秩瘁 277

科糸全部挪排斥优大人,财使对没有中请移民妁犹太人也 是k此。在每个地才.犹.太人的价值和希望都受到貶依和 轻观。苏联当周声祢那里没有优太问題，这是真的，除非 你刚好是我太人。

在犹太会堂和我们接触的年轻人尤利•维克斯勒，他门己 因为拒绝在苏联陆军服氏役而面对牢狱之灾。他成为我们非正 式的导游。他为我们介绍爱达•努黛尔，人称她为思想犯的 “守护天使七 我们相约在华而的圣巴布尔会堂尖塔附近的公园 怔椅碰面＜、爱达是个短小下满的中年女了，是个温柔的犹太母 亲。她伉責看顾每个思想犯。她知道他们的每件事：关押他们 的监狱，他们最后的-T欠会客，他们身体以及心理的健康状 况、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丢疗药物，他们被安排做什么丄作，他 们可不可以上诉，还冇上百件狱中生活的重要事件”她把这些 資料全i己布小本子-上。

我冋她为何这么做。“当纳粹杀了我们的人民时，世人只 知道人数有多少，而不K解他们是哪些人。你不能总是只有数 字而已°世人还必须知道有关我们犯人的每件事：他们长的样 子（当她说到这儿时，她打开档案夹，甲.头全是犯人们被压皱 r的照片），他们的感覚是什么，甚至他们彼此说些什么话。” 她的眼中嚙着泪水，吿诉我一些犯人的笑话：

有个犯人対称呼库兹涅佐夫为白痴感到*厌頃,*因为不 管总么说，他并没有柄成诽谤罪，他只是泄漏一个国家机 密而巳“

有个守卫问犯人他需要服刑多久。犯人回始说：“10 年。”守卫间他：“你做了什么要服刑10年？''“什么也没

做，”囚犯回答。守卫带莉怀戏的眼光看着他说；“我不和 信；什么也没做的话，他们会判5年，而不是10年了‘

我问爱込，就像我对其他“不准离境若”所间的问也• 样，美国律师介入木案是否有用.•.当然,绝对是的，”她回 答，并且或复我听了好几十次的那些话：’•外界的介入是I•分 需要的。苏联当局必须知道这布是个内政冋题，他们必须了解 全世界都关切我们这些囚犯。美国律师、政治入物、商人都应 该衣示关心。”

“但是，是否有可能会招致反效果？”我冋道c “是否我们 的介入可能会害了这些囚犯?”

“我们全部都是未来的囚犯，”她平铮地说：“而我们也花 了很多时间讨论策略，有个观点是我们一致赞同的：必须有舆 论讨论和外界的关注，那是我们的生命线c”接谷她提醒我. 件大的犹太史学家西蒙•都布诺夫在被纳桦拖到伦布拉执行死 刑的最后说的话；“最严重的罪行是沉默……请记录F每件中， 记录……”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和“不准髙境者”团体的许多成员见 面。我们约在火车上、会堂中、公园里，以及（有几个受注意 的案子）在他们的公寓里。在公祺里无法进行实质的讨论，因 为毎个入部认为他们被窃听C “不准离境者r之间对堪些冋薊 的看法并不相同，比如说如果可以取得离境签证的话，他能否 搂受移民到以色列以外的国家去。不过，所有的入都同意囚32 需要外界的法律协助。“如果苏联害怕什么事情的话，那就是 真相。”好几个莫斯科律师也告诉我，苏联虽然希望池们的法 律架构能受到西方的认识，但却不希望被看成是原始而舉无法 纪的制度°他们假设，如果佃师很认真地依照苏联法律制度将 下答辩状，苏联当局可能因为觉得受到奉承而愿意读它。

“美国律师来到莫斯科”

当我和异议人士见面时，泰勒和弗列奇则在坂店里等待检 察总长路登科的来电。电话没来，他们于是到检察署和最高法 院去C有人告诉他们路登科在休假，而史密诺夫正好病了.并 不清楚这两入是否会和美国人见面。他们还被皆知，要他们回 家去等电话。星期二、星期五和星期四部过r,仍然没有电 话。星期五是我们在莫斯科的最后•天，下午4点之前仍没有 电话来，泰勒和弗列奇并始打包准备离开.弗列奇不愿意两子 空空地回家去，所以他决定到附近书店买些俄文书。他走后不 久电话就响了c （弗列奇的举动是不是受到了监视？）来电的是 第•副检察长马亚洛夫°泰勒用他的德式俄语热诚地说r些 话。但他并不了解，其实话中有刺c几分钟之内，个翻译人 员打电话来吿诉他路登科仍旧生病，但是如果他马上就过去， 马亚洛夫会和他见面。泰勒找了个翻译入员火速冲到检察署， 马亚洛夫在那里等着°寒晦几句之后，泰勒谈到手边的丁.作， X寸副检察世拿出受委任辩护的证明文件，表示囚犯亲属授权他 为他们的法律代理人。

“原来是美国律师来莫斯科要为苏联入民辩护马亚洛夫 刻薄冷笑地说。“你是如何得到这些审判资料？”他接着问，泰 勒告诉他我们在以色列逬行的访冋。“你为什么会相信他们的 话？”马亚洛夫问道°

泰勒逮到机会说：“我们巳经尽可能地对彼此仔细地做过 调査。不过，我还是希望有机会可以査阅审判记录，如果可以 阅卷的话。”

马亚洛夫摇着头；“你们有你们做爭的方法，我们有我们 的,，”泰勒向马亚洛夫表示，我们打耸以法律程玳来进行这件 爭，如果苏联当局可以接受我们的法借文件，餌吐答应闽读参 占的话，我们会避免对外宣传或公开评论C

在-阵犹疑之启、马亚洛夫答应泰勒可以递交上诉状，并 保证会以最高检察官的标准加以审阅徊卷考“我们成r第-•侔 被允许正式进入苏联法律程序的美国律帅C

对泰勒的成功，我们感到兴奋独喜，但对可能的结果完全 不抱希望' 冋过夫来想想那苏联的老笑话,我们不只是对死人 “说话”，而且他甚至在“听”呢'现在段困难的匸作来r,必 須要让他活过来做些事情！

“觉得他们就像兄弟姐妹”

从苏朕和以色列梦幻般的旅程回来之后，我们知道这是时 候了，必须冋到现实着手潛备马亚洛夫允诺受理的法律文件。 我负贵事务管理的丁.作，安排办公室、速记员、习字设备和翻 译人员，我借用了哈弗法学院的办公用具和人员。我们在剑桥 和波士顿地区四处寻找擅长斯拉夫字母打字的打字员，越多越 好c我们把昭佛法学院中大部分的苏联藏书都搬到办公室来。 有两个受过苏联法律训练的律师自愿加人，还有好几个俄文打 字员和翻译人员以及两个在紐约法律审务所工作的应届毕业生 也加入我们阵容。在1974年5月20日于剑桥组成J'我们的团 队，成员有十多人，阵容十分强大。

我们在哈佛法学院冇限的办公室空间里经营-•家国际法公 疯狂热烈地忙碌了几天几夜。我们丁作坦惊人，总共要处 押19个案T,每个案件都需要上诉状和授权书，用俄文以及 *英*文书写。我们也必须准备火址的答疥状.内容涵盖所有主要 的法律议题。全都算来.我们必须生产（儿乎全部先用潦岸的

**£taior**岫 第二■幼殍确停 281

字迹写下来）超过50份法律文件。

工作吋我有种奇妙的感觉；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在狱中的 当事人，却觉得他们就像我的兄弟姐妹一般，好像我已经认识 许多年°我发现我都以亲密的呢名條呼她们，3爱迪克”、“尤 西'、，而不是正式的名字。我从未和我的当事人如此亲近，虽 然事实上我从未见过他们（可能正是因为这个事实〉＜,在我的内 心深处，我知道有,•天我会见到他们，并3.喜欢他们。

为r能撰写上诉状等法律文件，我们必须利用一个晚上的 时间自行学习研究苏联刑法和诉讼程序。幸运的是，苏联法律 制度全部都是有条文可依循，并不是由案例发展出来的习惯 法。相对地，成文法的法规有一定的数信，而且通常是可以驾 驭的，不像习惯法制度中需要研究的案例数扯那么庞大。我们 真的很丰运，哈佛法学院的图书馆有全部苏联法律条文的英译 本。如此••来，在壊塞了 -堆苏联法律之后，我们开始下 笔。①

我们的吋间紧迫，因为几天之内，泰勒就要前往莫斯科和 检察总长路登科见面.提出我们的文件。我们和时间竞赛，在 泰勒快登机的前几分钟，才完成最后诉状的复印工作。

这次路登科出现了，他和泰勒会面谈了几个小时。路登科 接受了这些法律文件。

现在我们必须等待.几个星期过去臺无消息c 6月27日， 尼克松总统到莫斯科参加高峰会议，我们说服他的法律顾问传 屯报给在莫斯科的美国总统一行人，促使他们协助我们的案 件，并且还送上了诉状的复印本。后来我们得知，在双边会谈

D 我们整理的文件参见塔尔福德•泰勒好著〈恐怖法庭〉一书（纽约克诺普 *岀版社出"*

时，我们的案子曾被提出讨论。

释放希尔娃•莎曼莎

一直到8月底，我们才听说，希尔娃•莎曼莎突然以健康 因素和人道主义为由被释放了c报道中说她罹患了胃溃疡和肺 结核°我们精神为之一振，虽然并没有特别的理由可以相信是 因为我们的请求才有这项释放命令的，因为其实有很多公开舆 论呼吁要求释放她。但是也不能说和我们的答辩状全然无关， 因为我们特别在她的上诉状中强调“无数的报道描述她健康恶 化的情况、包括了身体和心理方面”，我们特别请求检察总长 “行使权力去了解她的情况井旦采取改善措施我们写了申请 书，希望“就判决中尚未执行的部分，减免全部或部分的刑 罚” c希尔娃自由后，立刻到了萨哈罗夫的夏天别墅去，在那 里她发表声明，对于来自国外为她提岀上诉的协助表示“无尽 的感激”，并且希望外界能继续支持.以还给“我的丈夫以及 所有仍在狱中的犹太政治犯的自由”。

莎曼莎获准在她被“驱逐岀境”到以色列之前，和她的先 生爱*徳华见*面，她将要在以色列接受治疗。不久后，她跟随演 说团来到美国，这个演说团是要游说大家支持仍在狱中的朋 友。泰勒和我以及其他参与该案的律师们，安排在路席格的店 和她见面吃午•餐，那是在曼哈顿的犹太餐厅C这是我们第一次 “团聚”，我们满怀期待地和这些素未谋面的当事人会面。相见 是激劫而且涕泗纵横的。我们知道莎曼莎喜欢犹太人的东西， 所以为这顿礼拜五的午餐安排了道地的犹太套餐C第一道菜是 “修脯”，这是一道可口的餐点，以豆子、马铃薯、大麦和少许 牛肉调制而成c当“修脯”上桌时，我向莎曼莎解释这道菜， 这是犹太家庭在安息日时所■吃的传统菜肴。她吃了一D,她的 表情转为悲伤，然后却乂大笑了起来，她解拜道：“专统犹太 菜？这是苏联监狱中的食物！我吃了像这样的食物&达4年之 久！”这时我们才了解到，什么是老式的传统菜看，那就像我 们的遭遇一样，是十分粗鄙的食物，是尽可能用最少的肉做成 的。同样的经济条件使得我们的先人吃这样粗鄙简约的菜肴. 也让监狱当局决定准备相同的食物。我们全部大笑了起来，然 后我为我们的客人点厂道精致的烤牛肉介

她告诉我们她丈夫的情形，恳求我们坚持努力下去c她坚 定地吿诉我们，狱中囚犯都希望我们能继续在法律上的努力° 这句话很重要.因为这是第一次由我们的当事人向我们确认需 要我们在法律上的介入和协助。她强调对两位非犹太囚犯（贽 憊罗和墨尔琴柯）的持续支持努力是重要的。他还告诉我们许 多其他的囚犯有的已经被释放.还有堆将获得释放.而她激励 我们再次前往以色列,并带去我们的最新的信息。

平卡索夫案

因此，过了圣诞假期之后，我们再次前往以色列进行访 冋，并且了解一些新的当事人。其中我们见到r雅塔•平卡索 夫，德邦的独脚木匠的妻子。她告诉我们她的丈夫是被诬陷 的，作为有经脸的刑乎律師，我们对家人的无罪主张都持保留 态度。这件案于本来就不大像是全然无罪的，因为指控的罪名 是索价过高，这是苏联商人间的通病。但是平卡索夫太太坚 持：“平恃不会的，他绝对不会索价过髙。”我们向她保证我们 会为她先生辩护，即使他有罪，因为有那么多人都索价过高， 却只有他被起诉，只因为他要申请移民。也因此，他的案件成 为政治案件，拓他成了思想犯。

但是他的太太并不满意：“不，不，你必须坚持他是完全 无罪的/最后，她很绝望地脱口而出：“如果你不相信我，你 可以去问法官。”我笑了，我说要到德邦去问法官可是很困难 的。和我们在一起的以色列翻译人员似乎对雅塔的表现很不高 兴，并且当她继续说话时显得更加不高兴了，雅塔说：”我丈 夫的案件中有个法官在以色列。她是犹太人，并且在我丈夫定 罪的几个月之后移民了。”

我决定要见这位法官，我询问有关她的事。以色列翻译人 员希望我打退堂鼓，他说：“她不会和你说话的，这整件事对 她是很大的创伤。我们承诺她绝对不再提这件事。她在这里开 始她的新生活，不会再回头去看过去的事了。”

我很坚持，任何律师都会如此的，特别是因为当邪人正在 坐牢，“我必须和她说话，即使我自己去找她也成,”我说。

以色列人试图要阻止我：“无论如何，她不是真的法官， 她是两个非专业法官的其中之一，就像你们的陪审员一样。” 我很清楚，在苏联制度中，-位专业法官会有两个非专业的陪 审推事，他们的部分工作内容像陪审员，另一部分则像业余的 法官。如果能取得非专业法官对他无罪主张的正式证明文件， 而且这位人士又是平卡索夫案中的人物，这可是非常珍贵的。 我向以色列人解释并且做保证。最后他们同意帮我找到莉亚• 蜜莎娃。

就我们所知，这位女法官曾被安排住在绪德洛，这是以色 列为新移民建造的新市镇，位于以色列南部偏远的地方，从特 拉维夫开车前往要一整天的车程。我启程上路，但却不知道该 怎么找，因为她没有电话，无法事先和她联络。

我到达绪德洛，它像是沙漠中升起的城镇。镇上的建筑物 是用类似沙的灰泥建造的。那儿有个市集和小型游乐区。原 始、简単、贫乏，但是很可爱。我去了市场向人询问莉亚•蜜

莎娃，最后有个男孩说知道她住的地方。我赶忙到他说的公寓 去，才知道她刚搬走，不过他们带我到她朋友的住处，在那儿 我找到了蜜莎娃。这个房子里只有-张桌子、几把椅子和、些 行军床.有几家人在此等待从苏联托运来的行李。

我告诉蜜莎娃我来此的缘由，她受到震惊而拒绝回答°她 的朋友们马上召开紧急会议°后来其中一个人满脸笑容地走 来，请我和他们一起吃东西。我立刻接受邀请。我又提出我来 访的目的，但是招待我的人们并不理会，我们就这样-起继续 剥着面包。我可以感觉到他们在试探我，看能不能相信我。他 们问及我的背景，我说了我自己俄国和波兰的家世。

谈话之间，第一道菜上桌了。那是只很大的鱼，不知是哪 种鱼，用报纸包裹得好好的。看到那竟然是张俄文的报纸，我 吓了一大跳c我故作镇定地问他们，这鱼是何时到达以色列 的。“几个月之前，”他们冋答说。确定了鱼的时间，我觉得有 点恶心。我想，当个好律师，为r不让消息溜走，有时候还是 得吃些可怕的食物。我于是尝了一口c哇！那真是天上美味。 后来才知道，原来这条鱼在德邦就已经先用当地的方法脱水腌 渍过了。不管怎样，在几杯浓烈醇厚的伏特加酒下肚之后，看 来不会有什么事了C

最后蜜莎娃说：“你已经吿诉我们你的背景。你看来应该 是个正直的人。我就告诉你我的事吧!”她开始说她的故事， 她是共产党员，受任命负责德邦糖果工厂的业务工作。她至今 仍是忠诚的共产党员，不断为她的党和苏联的制度服务，为她 的政覚效忠。这使她和她的朋友常起争执，她的朋友对她的热 忱颇不以为然。她移民到以色列，她说，虽然共产党并不鼓 励，但是因为“个人因素”，使得农夫和工人里仍有反犹太分 子的存在。

蜜莎娃告诉我们非专业陪审法官的制度，必须对该党效忠 到某种程度才可以成为“人民的法官”。地曾担任这项职务有 “5年之久，审理过许多案件”° “做个法官”.她说，是她的 “第二份职业”。这时候她停了下来，她的故事已经说完了。

“你能不能说说平卡索夫的案子？”我问。她安静地坐着， 眼泪从她脸上滑落。“你所说的事可能可以救他的命我轻柔 地对她施压，她仍不回答。我又多加了点力道：“你难道不认 为你可能亏欠他，那个时候你没有说岀真相？没有任何人能够 替你做这件事：说岀真相。”

地马上说话了，“你以为是我让他身陷囹囲的。你错了， 是我救了他，让他不会更惨的。”接卜来，她滔滔不绝地说出 这个故事。

她说她获准参与平卡索夫的案子，是因为她是个犹太人， 所以应该比较有机会可以说服他改变移民以色列的想法。一位 叫洛斯马沙诺夫的专业法官安排她的工作，负责和平R索夫进 行沟通，他告诉她，如果他肯放弃移民的打算并11要他的家人 从以色列冋来，所有的指控就将立即撤销，他还会有个新房子 可以住。平卡索夫说他是无辜的，蜜莎娃吿诉他：“那不是冋 题。其他人会判你好几个罪名，直到你照我的话去做平卡 索夫拒绝了，所以市判程序继续进行。检察官传唤了 11名证 人，全都是平杉索夫曾为他们做过木工的地方人士。每个人都 说独脚木匠做得很棒,价格也很公道。好几个人曾经给平卡索 夫食物或酒，要他多做点事。其中一个人说他曾给平卡索夫的 儿子一份小礼物，因为小朋友帮他做了件事情。

洛斯马沙诺夫和其他法官助理都恩判木匠7年徒刑。蜜莎 娃却主张要减短刑期〃最后判定5年徒刑°蜜莎娃有点自我保 护地解释说，如果她拒绝签名，他可能会受到7年徒刑的判 决。后来她声泪俱下地对我说，平K嗦大是无辜的，这是臺无 疑问的。她看过档案也听了所有证人的证词c “根本没冇证据 可以证明他索价过高。这整个案件都是杜撰的。我们受到指示 必须定他的罪名，除非他放弃移民申请。”

我问蜜莎娃可不可以把这个故事再说一遍，让我录音，并 旦希望她签署文件以证明平卡索夫是无辜的。她想知道我们打 算怎么做。我告诉她我们会送交苏联法律当局，她乂开始犹豫 了。“他们会怎样对待我那些还在那里的朋友？”她冋c我吿诉 她我无法保证什么，但是要报夏在毫无关系的人身上似乎不太 可能。她很哀愁，几乎是用听天由命的语气说：“你是对的， 我欠他的。我会照你的话做。我已经逃尚那个国家了 c”

有了蜜莎娃的承诺与合作，我立即依我们的对话内.容起草 一份完整的宣誓文件，由她签名作证。然后我们准备一份详细 的上诉状。依照苏联的法律,我们援引r各种对被告权益侵害 的请求权，并且特别强凋他根本是无罪的.书状上的根据就是 法官她自己的宜誓书。

相对于其他许多案件，我们对平卡索夫的上诉有比较大的 期待。我们知道共他被告的判决，特别是集体审判的案件，彳艮 难引起莫斯科龈高阶层的注意。他们愿意改变判决的可能性很 小。我们臆測I,平卡索夫的案子因为属于地方阶层，所以我们 呈送上诉状由上级法院撤销地方法院的判决是比较有可能的， 特别是其中又有索莎娃的宣誓证明这样明显而令人尴尬的证 据。

这次响应快多了，也直接多了c 1975年9月24日，在我 们写好上诉状后几个月，我们收到塔吉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 加盟共和国最高法院主席团的判决，平卡索夫“减刑为两年”， 而这时木匠先生已经几乎服刑有两年了，所以他被轻放并获准 到以色列和他的妻小团聚。

我们仍关心在狱中的囚犯，在几个月的沉默之后，我们决 定召开记者会公开我们为苏联囚犯辩护的事实，还有我们曾经 获准为当事人撰写（也已经撰写了）许多上诉状和答辩状的中c

“国际性的秘密交易"

克里姆林宫仍然没有响应。这一次我H得等上好几年。直 到1979年4月2 7R. 一架苏联客机穿过阴郁的黑云降落在肯 尼迪机场，飞乩被一条铁链钩住机身.以防止Y机继续滑行到 墻栏之外。7辆黑色的机场小巴士开到机身后侧，连接上飞机 的活动梯子° 5个神情未定的人，仿佛还不知道他们置身何 处，就.披带岀飞机，坐上机场小巴士，另外两个乘客通过前方 的活动走廊，准备搭乘其他飞机回到莫斯科。媒体警觉到这应 该是件大事，但是任何人都不准接近飞机,只能在灰暗的天色 下看到模糊的身影。机场小巴士迅速离开停机坪.前往联合图 广场特别豪华的东方饭店°卜午4点25分,机场巴士到达饭 店，瘦小、苍白、疲惫、刮去胡须的乗客们终于着地了。他们 是爱德华.原兹涅佐夫和马克•迪姆西茨。另外3个人是爱尔克 山达•吉兹伯、乔治•凡斯和瓦伦丁•莫若兹。就像〈纽约时报〉 所形容的,在戏剧化的“柏林冷战时期的国际性秘密交易” 中，5名政治犯和两名苏联人交换，这两名苏联人士最近被美 国联邦法院以间谍罪判50年徒刑。这是第一次以苏联公民来 交换苏联公民，而无关任何美国人。（那时候没有任何美国人 在苏联牢里c）

県后,在几乎长达9年的“特殊刑制”之后，策划劫持苏 联飞机的两名主角获程。他们随即在以色列定居。从普利則斯 克飞机场到研吉里昂飞机场的旅程竟是如此遥远。交换犯人后

不久，我和爱德华•库兹涅佐夫在萨哈罗夫的继子家中见面， 萨哈罗夫的继子名叫亚历克斯•山尤诺夫，他现在在麻省理丄 学院丁作（而他的妻子企图离开苏联，苴到最近因为萨哈罗夫 绝食抗议才成功离境）。通常期待越高，失曳就越大，而长久 以来，我又特别期待这次的会面。当我开车抵达马萨诸塞州纽 顿山尤诺夫住家坐落的那条安静街道时，我不停地猜想库兹涅 佐夫的样子。我看过他在媒体上的模样，那个我曾为他写过上 诉状和答辩状的勇敢男性，一个即使在狱中几乎度过了所有成 年时光却仍不愿沉默的男人c （从22岁到40岁.在这18年 中，他有16年是待在牢里的。）库兹涅佐夫并没有令人失望。 他比我想像的还要矮小，爱迪克（他的昵称）流露出聪明、敏锐 和正义的气息。即使苏联当局夺去了他的青年时期，但仍看不 出他受过当局的折磨。虽然他看起来比实际40岁的年龄要走 些，但仍是精神饱满而富足的模样。我见过许多被释放的犯 人，在与他们的会面时，他们总是在谈着他们不应该被抓，但 是库兹涅佐夫却不想紫叨过往之事。为了确认一些事，我们谈 到他被关的事，主要是为了获得仍在狱中的3个共犯的消息° “现在要让他们的大名曝光，”他坚持着：“我们不可任由世人 忘却费德罗、墨尔琴柯和曼德勒维奇他特别关心费德罗和 墨尔琴柯的身体，因为他们健康情况很差。

我们的讨论从个别犯人转到国际问题。他接下来所说的事 让我十分讶异，他说：“不要让犯人和人权冋题阻碍紧张的国 际关系以及美苏限制战略武器谈判，这会让苏联强硬派分子得 利，他们想要的是更多的犯人，面不是美亦的谈判。尽量报道 这些犯人，但是不要用核実难作为交易筹码疽 他接着说：“无 处不在的公开宣传，才能确佻犯人的性命，每天都有不知名的 犯人在狱中死去，但是如果某个犯人让西方世界知道的话，他 们是不敢让他死的。”他告诉我们，我们的法律辩护计划|•分 重要；它可能已经阻止了许多起诉案，也可能是使许多犯人早 点获释的原因。

结束谈话时，我们有种成就感，虽然只是部分的.却很真 实。无论我们的法律辩护计划是否改变了什么，这是我生命屮 最宝由的经验。我知道只要在苏联仍有思想犯.我就不会停F 来c在我的职业生涯里，将一直为这些异议分子、不准离境者 和箕他政治犯辩护C

“赫尔辛基监督协会”

在持续几年的劫机案审判期间，出现了新的犹太领袖“这 些事件和安德烈•萨哈罗夫所带领的民主运动紧密地结合起来， 萨哈罗夫是著名的苏联物理学家•但仍坚持其犹太人特质并且 关注移民间題。

在1975年，美国与苏联签下《林尔辛基协议〉之后，■•渺 苏联异议人士、宗教领袖、民族主义者以及不准离境者成立正 式的团体，以监督苏联是否遵守协议中人权部分的规定。这个 团体称为“赫尔辛基看守”成“赫尔辛基监督协会”，在1976 年5月12日于莫斯科召开第一次会议。.乌克兰、立陶宛、格 鲁吉亚和亚美尼亚随即纷纷成立分支机构，其后两年之间就有 58个苏联人冒着被捕入狱的危险，加入这些团侬.成为公开 的会员。这个团体定期提出苏联人权报告书。在1976年到 1978年之间，有大约300篇类似的报告书被公开讨论，其中 捜樂了大域的文件，并且有详尽的描述。

在赫尔辛基监督协会中，有个人名叫安纳托里•沙朗斯基， 他曾是莫斯科赫尔辛基监督团中“犹太不准离境者”的代表人 物C

沙朗斯基29岁，是个国际象棋专家，他还曾做过研究， 将计弃机技术应用在苏联国家级比赛中°他出身贫穷，是认真 勤奋而旦精力旺盛的学生，成绩优秀，曾获金质奖章。在科学 或国际象棋上出色的表现巳经也示r他的未来c在沙朗斯基 17岁那年，他“最要好的朋友”发现他是个犹太人而打击他， 岫笑他”这件事对沙朗斯基有很深的影响，激发他产生对犹太 夏国主义以及以色列的兴趣。他自称为“纳坦”，然后开始在 阿契波瓦街的犹太教会闲晃。在那儿他遇见-位高大而令人惊 格的美女，娜塔亚,史丹格丽兹，她也想移民去以色列° （她自 称艾维塔。）在1973年，沙朗斯基申请签证被驳回。

他并没有参加H渐壮大的“不准离境?T团体，反而是进 入了苏联体制里去工作c他设法和岀入境管理局局长会面。局 长以“共产党员的荣誉”发誓，保证如果沙朗斯基保持沉馱， 两个月内他就会获得备证'沙朗斯基果然保持沉默，不去管示 威和抗议活动，但是之后駐民局长告诉他，他的签证被驳回， 于是，沙朗斯基决定不再沉默。

当我在1974年春天到达莫斯科的时候，西方世界尚且不 知沙朗斯基这个名字。也没人吿诉过我°好像我曾见过他,可 能在我所拜访的团体中，或是在犹太会堂的门口，或是在某个 “不准离境者■”的家里，不过我不记得曾私下和他说过话。

1974年6月，艾维塔收到离境前往以色列的签证.但是 沙朗斯基并没收到。始的签证在7月5日到期，不可再推延- 艾维塔和沙朗斯基想在她离去之前结婚,但是当局拒绝批准 “不准离境者”和就要移民的女性的婚姻。7月4日，这对恋 人以犹太仪式举行婚礼，由拉比主持，以犹太诗歌颂曾。仪式 之杯破裂之时，新婚佳偶彼此对望着并且小声地说：“明年在 耶路撒冷见。”翌曰消原，艾维塔就离去了。

独自'一人的沙朗斯基很快地成为苏联人权运动的中心人 物。他有好几个不可或缺的领导特质：绝佳的英文听写能力使 他具有和美国记者广泛接触的本事；永不枯竭的精力供他持续 不懈地为人权奋斗；在海外人权运动中，让几乎势不两立的敌 人可以彼此合作的协调能力；以及绝妙而且温暧的幽默感。

安德烈•萨哈罗夫坚持在记者会中由沙朗斯基担任冋步翻 译的工作。来访的美国权貴人士如果想了解人权运动都会找 他。美国记者，如《洛杉矶时报〉的罗伯•托斯，称他为人权活 动的消息来源。

沙朗斯基常常遭到官■方的讯问和侦査，特别是当来访权贵 指名找他或当记者招待会要召开时。有一次在侦讯时，两个提 到他的克格勃人员向他挑战国际象棋。沙朗斯基同意，但是他 要求输的人必须在地卜爬。几分钟之内，沙朗斯基享受到难得 的景象，两个克格勃人员跪在地上。

当赫尔基辛监督协会在1976年成立时，精神领袖尤利•欧 洛夫和安德烈•萨哈罗夫建议由安纳托里•沙朗斯基担任犹太移 民运动的代表人。沙朗斯基积极热心地参与监督协会的工作， 特别是公布报告书的部分。他当然知道他不断受到克格勃的监 视。他知道他的电话被录音，墙上装着窃听设备，还有他走到 哪儿都被跟踪。他惟一不知道的是，他的室友山亚•林波斯基 居然是克格勃派来卧底的，而且还是个检察官呢。

1977年初，苏联当局扩大对人权活动的打击行动。1月 22日，苏联国家电视台上播放了整整一个小时的记录片。片 名是《販卖灵魂的人〉，指的就是“犹太不准离境者”，包括沙 朗斯基在内，都被称作“苏联境内的犹太复国主义军人内 容全是反犹太主义者传统的刻板印象.例如肥胖的犹太人勉强 施舍少汗英镑绐复国主义的跟随者。接着是个在苏联不寻常的

举动，影片中称呼许多人为“异乡斗士”，并且把他们的脸清 楚地放在屏幕上，逐一标明他们的名字和地址。沙明斯基严重 地受到了伤害C “这是场大屠杀的录像邀请，”他吿诉朋友说， “他们用最新的科技达成差别待遇这种最守旧的政策目的丁然 后沙朗斯基做了件苏职人绝不会做的事：他控告电视台以表面 上“冋避诽谤罪的讯息来破坂我的名誉和尊严”.并n要求 “停止以相同的方式传播这项讯息”。

这时候，克格勃决定要为沙朗斯基罗织罪名。他因为严肃 对待苏联的司法体制而嘲弄了它。

当他们决定对沙朗斯基罗织入罪，剩5的就只是时间和选 择罪名的问题（就像斯大林秘密警察的头子贝理亚曾经说的： “只要把这个人交给我们，我们就会找到罪名的。”）沙朗斯基的 “朋友二山亚•林波斯基受克格勃的传唤.并受指示写下公开 信，指称沙朗斯基企图进入美国中情局做府员。

林波斯基的信刊登在苏联的报纸上。1977年3月13 R （就在信件公布一周后），沙朗斯基撰写公开诉状，他写道： “情况如此，让我觉得自己根本像个人质……身处在恐怖分子 的威胁掌握之中，他们完全无视法律——无论是国内法或国际 法一的存在，并且已经准备采取极刑。”

他也写了很多私人信件，给在以色列的艾维塔：

堀塔亚我的爱人：

从头刑凡全部想一遍，我只冇一个遗憾,为戒我已婭 难辻将快旻哭出来了：我遗情我们没有孩子……

我现在住在史雷帕克的公寓里，課踪我的那群人就任 在隔壁……

爸爸很碓疾受这件事。他无法睡觉.他的心筱漏，他



的血压很高，我害帕他不能赖列这件專结来。

在我们打:t电话之后.我家应坐下来给你写卅长信， 我会把信送出去，这样你才能看到……

但是没有电话也没有随后而来的信件c两天后，1977年3 月15日，沙朗斯基被赶上克格勃的囚车.被送到恐怖的勒佛 托弗监狱。他的逮捕事件成为整个西方世界的新闻头条。

“你愿意做我的小托里的律师吗”

沙朗斯基被捕后几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有个女士用蹩脚 的英语介绍她自己是艾维塔•沙朗斯基，是安纳托里的妻子。 她希望我帯助她的丈夫。我们透过鬪译机对话。“你愿意做我 的小托里的律师吗？”（托里是沙朗斯基的小名。）我告诉艾维 塔.苏联当局不太可能会让我在苏联法庭为他说话。她说她理 解的，但是"托里需要一个美国律師，•-个能在美国披露这个 案件的辩护人——向总统、国会、媒体和美国人民。“你会担 任这样的律师吗？她问我。

“这实在是极大的荣幸，”我回答。我知道她是对的.这比 作为律师更任重道远。特别是在这样的案件里.并不只是在法 庭里单纯地为被告辟护而已，还必须要在其他公共场合中提出 答辩状并且直接辩沦。这的确是个挑战，而我张开双皆欢迎 它。之后不久，我收到爱塔•米格伯写来的信，她是安纳托里 的母亲，她仍在苏联，也请我接受她的委托，并且随函附上委 托书。因为苏联报纸指称沙朗斯基是美国间谍，所以作为他美 国律师的我，第-步应该是试图让美国政府否认这项指控。我 知道这很难，因为不论是美国国务院还是中央情报局在政策上 郴不愿在间谍案中表态。逻辑上的原因是，如果在某些案件中 否认，那么全世界就会知道那些没有否认的指控就是真的了。 政府如果所有的案件都否认（即使是真的），也会招来难堪井尖 去信用。然而，我还是决定一试。我在研究后发现，之前至少 有一个案件，总统（肖旭迪）曾特别宣示否认耶鲁大学佛里德列 克•巴格宏教授是情报局雇员。当然，相较之卜我们的情况更 加困难.因为巴格宏是美国公民，而沙朗斯基并不是。

我并没有去找国务院和情报局的公务员，而是直接找卜.白 宫。我*约了两*个人见面，我以前的学生史都乍•艾森斯塔，他 是卡特总统的内政顾问；以及罗伯•李修兹，他是总统的律师。

1977年”个和煦的3月天，我到达白宫，走进艾森斯塔 的办公室。我们谈到他在哈佛法学院的日子、卡特的同僚们以 及我们共同的朋友。我们谈到他的新工作.那时长特总统E任 不过几个月。李修兹随后加人我们「我向他们简要地介绍广沙 朗斯基的状况，我说，萨哈罗夫称沙朗斯基被捕是直接向卡特 当局••挑战”，并且“企图要挟新政府……放弃以世界人权为 近场的原则二

李修兹向我保证绝不会对勒索行为有所让步c我告诉他们 我认为长特总统的人权声明是把两面刃：“如果他能坚持下去， 那会很有建树，但是如果他只是说说而已，那可能比什么都不 做还要糟糕。”我解释说，像沙朗斯基这样的异议人士和拒绝 者巳经陷于险境，而部分的原因是相信总统对人权运动坚定的 承诺。如果卡特现在仍保持沉默，“总统就是断绝r沙朗斯基 的退路

他们问我认为美国当局对沙朗斯基事件应该采取怎样的行 动。我说我想总统应该发表直接声明，明确地否认沙朗斯基是 美国间谍,或否认他曾提供任何情报给美国情报单位°李修兹 提醒我，美国原瓯tl不愿意去证实任何人是否为间谍。我告诉



他关于肯尼迪总统对巴格宏教授的声明。他们答应向依高当局 提岀这件事。我离开的时候，史都华（他在会面时大部分时间 都保持沉默）建议我准备备忘录.挠理出各种替代的冋应万案， 以提供当局参考。

我冋到剑桥草拟备忘泉c那其实就像是为我牢中的当事人 所做的公开答辩，不吨对象并非是苏联政府，商是美国汽局， 美国政府可能会因而作出影响重大的决定。

协助我准备备忘录的是尤利•维克斯勒.我在莫斯科犹太 会堂遇到的那个年轻人，他因为拒服兵役而身陷囹囲。那时沙 朗斯基被捕，尤利已经移民，他在文章中说到：

苏联官员想要任召我入伍当共，也是我拒绝。一般的 刑”是3年有廟状刑。就在我等着接受审判时，我遇利了 哈佛法学院教授亚伦•德箫维奇。我向他说了我的案子， 不久后他向参议员爱德华•肯髭速转告此享，而参议员在 第一次到莫斯科时就提出我的案件。现在我已婭完成市董 適斯大学於学业.而不是监狱的刑期.这祥的交换是多久 #运啊！

在离开苏联之后，维克斯勒搬到我剑桥的家，在这里他住 了快两年，帮忙做些家务杂事以换得食宿。他也是个翻译人 员，还帮忙搜集沙朗斯基案的相关文件和信息。

我们在对白宫的备忘录屮，建议国务院应该向苏联政府传 达英国外交官愿为沙朗斯基作证的意愿，因为这位美国外交官 和许多著名的美国人都曾见证沙朗斯基的行为.也看过他所受 的审判。这是希望能向俄国当局施压，或使他们撤销对沙朗斯 基的指控，以避免和国务院的面对而对质。

我并没有收到白宫的冋函.但是在1977年6月13日.卡 待总统发表了以F的声明：

针对沙明斯及先生是否从事与贏舟行为有关的事，A 是和植报局是否有过任M关职.我匕经仔细向国务院及中 央卅报届壺证过°择案是“没有"。我们已经重复确认可 这件享，过去我迟退未作公开声明，但是现在我已完全疏 信，事实*与媒体*的报道完全和反，就我们所为，沙明斯必 先生与中央情报局绝无任何关糸。

我很兴金。后来我们知道怠统先生是自行决定发表这篇声 明的，即使情报局和国务院都反对c苏联这下子不能以美国间 谍的罪名来指控沙朗斯基r,否则就是指摘卡特总统是骗子e 我们并不期待卡特的声明会让沙朗斯基立即获得释放，可 是我们期望这会使克里拇林宫更难以用严堕的罪名指控他，尤 其是那些会令他被判死刑的罪名。

次月，谣言溝天飞，都在传着可能有包括沙朗斯基在内的 犯人交换，“他们只是在等待适当的时机”。我持续注意官方的 消息.但是，什么事也没发生。

“电视辩论"

我和艾维塔、一些朋友以及沙朗斯基的支持者商量，我们 决定要持续施压。1977年6月，有个值得注意的机会可以把 沙朗斯基的案子介绍给美国大众。几个月前，苏联因为关心它 在欧洲共产党国家的形象持续恶化，于是提议在意大利电视台 举办辩论，由3个苏联人和3个意大利人以人权为题进行辩 论。这场暗论成为苏联成功的宣传。他们的辩论者能言善道， 准备周全，而且颇具说服力C苏联人因为他们的胜利而洋洋得 意，还扩大到要向美国提出类似的挑战。他们提议由3个苏联 人对抗3个美国人辩论，地点则转到NBC,同样是90分钟的 现场录像转播°美国接受了。我受邀为美方的辩论人.其他两 位是塔特丹大学校长提奥多•赫斯堡神父，以及《华盛顿邮报〉 驻苏办公室前主任罗伯•凯索.因为我是我们团队中惟-的律 师，我的角色就是向苏联辩论者提岀交叉洵问。我列申 的问题，很想问出有关沙朗斯基和其他囚犯的事。但是那时， 就在辩论的前一犬，苏联辩论团收到来自莫斯科的电报，指示 他们不得参加由我向他们提出交义询问的辩论赛°可是辩沦已 经列入取要节目且经过大肆宣传，是不能取消的。我们觉碍好 像是被耍了。在双方协商之后，同意一方团队可以向另•万提 岀问题,只要不是“交叉询问的形式”。

辩论会的主持人是NBC新闻评论家爱徳温•纽曼。代表苏 联的辩论人中最具影响力的是一位苏联新闻记者，也是剧作 家，名叫金利克•布洛维克。布洛维克聪明而有魅力，而H（就 像他重复告诉我们的）是个犹太人,，（他说：“我们最佳的辩论 人中有好几个是犹太人。”）我们调査时也发现，他是个残忍无 情的人，而且几乎可以确定他是克洛勃的主管级干部°虽然他 是苏方辩论团中最年轻的，而且属于不重要的低下阶层，不过 很清楚是他在负责左右局面。我知道他会强调媒体的作用，就 像他曾在意大利辩论时的衷現，而我准备好r要迎战他。

当布洛维克上阵，他开始重复地表示美国新闻报纸报道中 有很多失业、犯罪以及种族歧视的情形。我直接对他提出我的 第一个问题：

问：布洛维克先生，你提到“阅读美国的报纸”。如 果有个一般的苏联公•民上到苏联的书报抻上，他可以自由 寻找到批评苏联的当天的《妞豹时报〉吗？

答：书报择上有很多卄报坎，除了《华盛顿邮报》和 〈纽约时报》之外。那些报紙的价格十分昂贵……

布洛维克继续说、在美国根本找不到共产覚的报纸。不过 我冋答了.我说在哈佛广场，我可以轻易买到25份以上不同 种类的共产党报纸。当我从公文包中拿出每种报纸，并且读出 报纸名称时，他摇专头表示无法R信。

当我进行正面辫论时，我谈到••赫尔基辛监督协会”的逮 捕事件：

那就好徵是前总统尼見松为了要衅决水门案而下令逮 捕美国公民自由JIXSL的理寧会向〈华或顿邮报〉的董享会成 员一样。如果沙明斯基的审判是公平的，那么为什么不准 美国人去，歩听，特别是因为指控他的罪名之中和美国有 关？

当布洛维克试图回答时，摄影棚的观众席上发出呜咽的声 音：“这是谎言。”说话的是艾维塔•沙朗斯基，应我的邀请参 加这场辫论.原本是希望她可能可以遇到一些苏联律师，并可 以请求他们协助她先生。

布洛维克接着提到美国剥夺该国公民自由的例子.特别强 调詹尼•哈里斯的案子，他是个標人，因为参加监狱暴动而在 阿拉巴马获判死刑，该场暴动中有个警卫被杀。我并没有否认 美国有时也会侵犯人权，我马上同意哈里斯案引发不少争议。 我告诉布洛维克，事实上我曾经为这个案件奔走过，并且提汉 苏联和美国律師以及新闻记者都应该共同加入，为弥补人.权所 受到的侵害而努力。

罗伯•凯索的结辩非常精彩，他说：“我们最大的优点是 ……不论何时，只要我仁面对困唯的问题，我们都可以评论我 们的政府。不幸的是，苏联辩论人没有这种好处丁

这场辩论对我们而言是成功了。我们可以在受欢迎的节目 中向广大的美国电视观众说明沙朗斯基的案件。《纽约时报》这 么说：

这“初次交锋”……的确是场引人入胜的辩论專。对 于提奥多.赫斯堡神父的基本人性尊严的观点，以及德萧 维奇教授为苏联异议人士咄咄逼人.的辩护，苏联代表定全 无法招架……这个电视节目生动地告诉我们，在这里，自 由的欄念不仅是口号而已，也真正地实现了。

威廉•柏克利是我在辩论场上的老对手，对我的评论更加 友善：

我提议硕发自由勋章给罗伯•凯索、亚伦•德箫■维奇和 提奥多•赫斯堡神父。由于美国队的辩论技巧，苏联队显 得跨驴技穷……

辩论案结束时，我们被带到华盛顿的某家餐厅接受招待。 我和艾维塔•沙朗斯基同行。第二天的〈纽约时报》报导这场 “戏剧性的对抗赛”；

苏联优大异议人士安纳托里•沙朗斯旭被故逐的妻子,

fiiaw 貝

ST二 1 切Z5 301

在招待妄会上面吋西位来访的苏株律师。

沙期斯悲太太和德萧维奇教授家过拥挤的房间时.北 迎面看到了沙埠-齐夫教授……

齐夫教授询冋沙期斯基太太的娘家姓.他以为她是沙 期斯基先生的“女朋札”.而不是他的妻子**C**

这个时候，第三个苏联辩论人，新闻记者全利亳•市 洛華克注意列《切代时报〉的记者正在做笔记。随后这位教 授中断诙话芥且迅速离开，走之前他告诉沙明斯基太太， 和报敢搅和在一起“对你的先生没好处” C

这是我们真正最关心的问题°媒体扩大报道沙朗斯基的严 酷处境是否会召来反效果，是否会因此造成克里姆林宫不可能 让步的坏处？我们自己辩论这个议题，但是駁后艾维塔的观点 占优势■: “托里的方式就是公开，面对它、对抗它而不逃避躲 蔵。如果他能在这里提供意见的话，他绝对会希望我们继续让 他的案孑曝光，那是他惟一的希望。”因此我们决定继续对媒 体以及舆论下功夫。

这时，我们可以想像到克格勃的调査必定是进入了高速运 转中。克格勃传唤数十位证人，包括许多重要的不准岛境者和 人权运动人士，还有美国记者罗伯•托斯.他在莫斯科街上被 抓，还被盘问了好几天。我们通过不准离境者发送消息到莫斯 科，希望在每个证人被放岀来之后，马上向他们询冋一些问 题。在托斯回到美国之后，我自己则详细地闇问他，借以了解 克格勃向证人们询问的问嬲之后，我们可以拼凑出他们打算怎 久处理沙朗斯基的案子。一周接着一周过去了。我们对这些间 题做了摘要整理。有两个姑论逐斯浮现：克格勃准备以间谍罪 和场国罪起诉沙朗斯基，而且他们不让证人有任何提供对沙朗

斯基有利证据的机会c

“他说真话，而且他用英文说”

因此我们决定集合许多美国优秀人才组成调査团，评佔克 格勃拒绝审理的证据。最后委员会的文件会传达到苏联，作为 调査沙朗斯基的内容。会议成员中包括有哥伦比亚校长威廉・ 麦吉尔，爱德华州参议员法兰克•邱奇，以及活跃的民权人士 贝亚•卢斯丁等等。一场听证会就在参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的 会议厅举行C

作为沙朗斯基的美国辩护人，我代表被告。“全国有色人 种促进会法律辩护暨教育基金会”的杰克•格林伯则担任调査 团的顾问律师。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首席大法官大卫•巴史 隆正式为证人宣示，如此一来，这些证词在苏联起诉安纳托 里•沙朗斯基中的任何程序都可以被采纳。苏联大使安那东里• 都伯尼受邀出席，但他未予理睬。

我传唤我的第一个证人艾维塔•沙朗斯基，问到她的丈夫 是否已经知道他受到监视。她作证指出安纳托里曾写信给她 “提到好多次，他清楚知道有些人在跟踪他，他知道他们的长 相，他也知道他的公寓里被装了窃听器气

我的第二个证人是马萨诸塞州众议员罗伯•德林纳，在沙 朗斯基被捕前，他曾在莫斯科和他共处过一小段的时间。德林 纳神父作证指出沙朗斯基总是“行事公开” C

卜一一个证入是计算机科技专家，他作证说沙朗斯基没有拥 有任何与“苏联军备武力"有关的计算机信息。

我接着传唤“欧洲安全合作协进委员会”的代表爱尔佛 瑞•法兰德利，他叙述和沙朗斯基的接触：

他\*踣的样子和其他苏状人不一样。他始终抬头艇 *胸。*而且地常常公开发艮，论。有一次化还妄我聆听新道 宁静的声音°他惟一的罪名就是他说真话，而他最爰的罪 是他用英文说C

最后-个证人，在沙朗斯基被補前几天都和他在一起，艾 沙克•爱尔康，是刚从苏联移民出来的律師。爱尔康作证指岀， 沙朗斯基最近才加入不准离境者■的研讨会，会中研读苏联法 粮，希望团体中所有成员都能熟悉并且尽可能避免触犯苏联法 乳

这些程序结束后几个星期.调査团的人员公开他们的结 论：

所有可以茯得的证据都证明安纳托里•沙朗斯右与中 情局完全没有按触，所以他不可能参与问課活动。

这是以证据和证词所得出的结论。调査团的审理程序以及 裁定，都公开发行井旦转寄给苏联話高检察院C

苏联指派一个辩护人给沙朗斯基

1978年6月，美国驻欧洲的安全合作协进会（美国国会所 设立的赫尔辛基监督委员会）决定针对沙朗斯基、愛尔克山达• 吉兹和尤利•欧洛夫3人的案子，召开听证僉。我受邀代表沙 朗斯基.威廉斯代表吉兹，克拉克代表欧洛夫。这场听证会是 说明本案的重要机会，因为委员会的功能就是要评估赫尔辛基 协议是否受到選守，它是正式的责权机构。

我告诉委员会的委员们沙朗斯基案的最新发展，我告诉他

们：苏联当局曾指派辩护人代表沙朗斯基，那入名叫希维亚・ 都罗夫斯长c然后我向他们读了 一封德林纳神父拍给她的电 报；

德萧维奇教授已经接受沙期斯基母亲的委托，在美国 为他解护，也也歼访过为數众多的证人 这些证人都是 已经尚开苏联的了。这项证据庇然你并没有看到，这可能 对沙朗斯雖案的辩护具有决定柱的价值。我们不想干涉你 的代&权，也不想介入苏联的外交诉讼事务c我们只是想 和你亂面（律师对律师），并且提供给你相关的消息，这是 我们惟一的通路，我们可以立H卩安排飞往莫斯科，羊望可 以共同合作、相互了解C

我们从未收到都罗夫斯卡的回音。后来我们才知道沙朗斯 基拒绝她做他的律师C

当我们为了沙朗斯基案尝试公开的活动的同时，也进行了 私下的工作。我们设法和苏联官员见面，.展开外交谈判，提议 交换犯人。但是，什么结果也没有。

审判

然后，苏联当局宣布安纳托里•沙朗斯基触犯叛国罪，将 于1978年7月进行审判。这项指控认为，在1974年到1977 年之间，被告提供国家机密给“西方外交官、情报单位以及外 国军事情报单位的雇员，此人在莫斯科以新闻记者身份作为掩 护”。本•罪最重的刑罚是以火枪队执行死刑，那是我害怕听见 的消息。直到对沙朗斯基的叛国罪名被正式判定之前，仍有些 许的希望（无论是多么微小），他有可能获释，或者被判较轻的

罪名。但是如果判决宣吿，结果就是无可避免的了。

我立刻请求准许我前往苏联代表我的当事人，或至少旁听 这场审判。沙朗斯基的欧洲律师、他的加拿大律师以及M他律 师也都作出相同的请求。但是这些申请不是没冋音就是被拒 绝。

快要审判的那些天.简直是一场疯狂“我跑遍全国各地， 在饼众大会上、在立法院大厅和电视上讲述我那命逐多舛的当 事人的故事。宙判期间.ABC的芭芭拉•瓦特在晚间新闻中访 问我，她问我沙朗斯基是否“只因为他是个犹太人而受审判“。 我回答他受审判，因为他是个犹太人；因为他想要移民；因为 他英文说得太漂亮并且是赫尔辛基协议监督运动的领导者；还 有和媒体接触过于良好；因为他连接着各种反对运动；以及， 因为他是个话说得太多而仍无所畏惧的人。

瓦特接着问我“这场审判对其他苏联的异议人士有何重要 性”。我回答道；

对他们而言，这是个信息，不论他们如何努力扌法， 只要他们花评制度或寻求心氏，就会被起诉和定罪C

市判渐渐接近尾声，我的挫折感直线上升。虽然拥有全世 界的支持，安纳托里仍孤独地站在被吿席为自己辩护。他无法 和家人、朋友或支持者说话。他的毋亲被禁止进入法庭，萨哈 罗夫和其他人权运动者和犹太人也都一样。苏联官方宣布这场 审判是••公开的”，只是所有座位都“被其他人占满只有 安纳托里的哥哥李奥尼获准坐在后排的位子匕子是他成了安 纳托里与外界惟一的联系。好几次两兄弟走过走廊时,可以彼 此打个招呼徴笑一下。李奥尼很惊讶：在接近一年半单独监禁 和讯问之后，安纳托里仍不减他的轻松、热忱，甚至他的幽默 感。两兄弟在大庁交会时，安纳托里向他兄弟小声说的第•句 话是“你在外头变胖了二 这时他向他闪过一张皱皱巴巴艾维 塔的照片，那是他一直带在身上的。不过，他外表的沉静只是 为了掩饰内心的恐俱：安纳托里知道自己既定的命运°

当我读到审判的报道时,我决定最后一搏.我希望能为我 的当事人提出法律辩论。我整晚工作着，草拟着结辩时要说的 话，要是我可以获准在苏联法庭上代表当事人的话。我拍岀电 报给法官们，同样的内容也刊登在〈新闻周刊》和《国会记事》。 以卜是我部分的声明内容：

令人成上的法官们，我现在要为一位男性包话，他已 经板苏在媒体、苏联共产党以及攻府的高层官员宣判有罪 了 •,我很明白你们所承受的负担，你们匂己也是*再清建*不 0的了，在半个世気以来的苏联历史上.没有法官皆经投 票让有叛国罪嫌疑的政治犯无罪开释的。但是我請求你们 摆脱束缚，做个令人尊敬的法律人：作出真正诙实的判 决。

如果这些指控没有这么*产窪的*话，那其实会是一场闹 剧。想想看.美国精报单位是多么无能啊，他们竟然让像 沙朗斯裹这样的人当冋渓。他的电话显結祓亲音.他的每 个举动都公开地被监祝，他的室友是克格勃派来的，沙明 斯基可能是情报游戏中最差的人迭了 c憋想看，苏联及冋 谍活动的机和又是多么的无能，竟然让沙明斯基这样的人 ——公幵宣示效忠以由对并且要求移民以色列的人——取 得军事槍报。

当年你的国家和我的国家在组伦堡审判纳粹战•犯.有

岫\*;Hun

:也砰數与 307

个憶国法官因为他的判决依无不的犹太人祓执行死刑而为 自己进行辩护，他说在个別的案件上遵宇纳桦党的命令， 可以1£埃种嗾大屠杀。来自你的国家及我的国家的纽伦堡 大审的法官们.他们脱斥他的见斜.并乱联合发在声叨 说，在判决第一个无率的犯人有罪时，便己经担曲了正 义，七造成了无法挽回的仲旗大屠条。我恳求你们在制壊 扣同悲剧之前，先问问你们的食心。

“对法院我无话可说”

当我在安稳的剑桥家中草拟我的辭论时，安纳托里正在他 那狭小的牢房里构想他的矫论，那才是真正可以站到苏联法院 上的。在审判的第四天，也是最后一天，安纳托里冇机会可以 靖束他16个月被强迫的沉戲c他的陈述非常动人c他转过来 背向法官，宜接对着整个法庭之中的某个人说活.那是他的兄 弟李奥尼，他会聆听并且转达他勇敢的话。他说：

我一开馅就了解列，在像这样平公开的宰判中为某个 人进行辩护，其实根本是件毛无希望的案孑。

这时他的说话被一阵吼声打断：“他们应该把你这种人吊 死！”安纳托里继续说：

有几个人*在调查*时警告我，我会受到死刑判决或者至 少是15年的徒刑判决，除非我同意和克格勃等组统合作， 协凹他们摧毀优大移民运动。他们承诺会很•决軽放我.并 且让我和我的太太見面，而现在.当我距离我的人民和我

的艾维塔更加道远，当我要面临牢中许多艰暗岁月，我要 说，向我的人艮和我的艾维塔说：“明年在耶路撤冷相 电。”

然后沙朗斯基突然转向3位法官，直视着他们的眼晴轻蔑 地说：“对这个法院我无话可说，这个法院必须证实一个早就 决定的判决。”说着，他坐了下来.等待无可避免的定罪和判 决。

几个小时后，法官回到法庭上，正式宣吿沙朗斯基被指控 的罪名全部成立，并且必须服刑坐牢13年。惟一的好消息是 他的命保住了。

克格勃的支持者充斥整个法庭，其中几个大叫“判刑不够 重”！李奥尼就在警卫把安纳托里带走的时候，对他的兄弟喊 着：“托里，整个世界都和你在一起了李奥尼流着眼泪离开法 庭，走向街上的朋友。他们焦急地想知道安纳托里如何坚持下 去。李奥尼向他们转吿安纳托里最后的话，这时他们的母亲已 *经泣不成声c*安徳烈•萨哈罗夫想走过去安慰悲伤的母亲，这 时克格勃人员走过去挡在他们之间，不让他过去。最后，含蓄 稳重的科学家再也不能控制他的情绪。“你不是人！”他对着克 格勃人员大喊，这样发火一点也不像他的个性。“我是苏联科 学院的成员，你听我说，你们是法西斯主义者。”他们围在空 无•人的法院前面，突然间，沙朗斯基的支持者开始唱出《哈 提瓦〉一犹太人的希望颂歌。所有的支持者（犹太人和非犹 太人）沉浸在乐音中，群众缓缓散去。

“就这样.一场吸引美国和全世界注目的莫斯科审判结束 了，'’〈新闻周刊〉这样报道着。确实，有好几个星期，安纳托 里•沙朗斯基的名字成了谈话的主题。他的微笑、激动却不紧 张的容貌，几乎出现在内方世界每天的杂志和报纸封面。但是 安纳托里看不到这些杂志和报纸，除非他重获自由°

当消息传到身在华盛顿特区的艾维塔时.她第一个反应 是，“13年里我不能生养自己的孩于气几天之后，受到判决 的安纳托里获准第一次给艾维塔写信。这封信还是习惯性地压 抑其痛苦：

娜塔亚，我被捕前几天，我无法顺利地打电话给你， 我原以为那会是最后听见你声奇的机会，有个“熊明的” 人告诉我说：“当你觉得很难曇;的时候，你可以安慰自己 说，对婢塔亚而言，那是更加难推的C”他是呵的，当然 你比我要痛苦多了。但是他又是千錯万错的，我绝不可能 这样安慰自己的。

艾维塔，我深爱的妻■子，我相信我们还没有一起享受 过宾正快乐的日子，每天我重复这个愿望，不断地以希伯 来文祈祷新。

你是伟大的女中豪杰，我非常快乐，也非常自豪我有 这样一个妻•子。

托里

“无止境的等待”

自这场审判开始，艾维塔到全世界各地去寻求对他先生的 声援。她的律师同样不停地工作着：沙朗斯基的加章大律师， 麦吉尔大学的厄文•科特勒教授，提岀详尽的诉状，他们不断 安排着讨论会和群众大会，建议进行犯人交换，以及在外交上 的努力。

安纳托里在狱中Fl渐憔悴■＞他的体重减轻，几度昏倒，并 目.在一次意外中受伤。他的父亲因心脏病过逝。他的母亲拒绝 络绎不绝的来访者。1981年舂天，我遇见乔瑟夫•曼德勒维奇 和希里•巴曼，他们才从牢中被放出来，在牢中见过沙朗斯基。 他们告诉我他的精神十分高昂,虽然他的健康情况恶化。

我对本案的关心不曾减少。我到马徳里,在国际赫尔辛基 协议会议中，为沙朗斯基案发言（以及爱达•努黛尔所关心的政 治犯和仍在列宁格勒牢中的犯人们）C

1982年1月，沙朗斯基的母亲和他的兄弟坐了几天的交 通工具，和他见了两个小时的面。瘦小苍白的安纳托里说，他 的判决中有3年从劳改营转到监狱去（他的健康状况非常差）， 他被判犯罪，罪名是“不断认为自己无罪”。他也因为点“哈 努K”蜡烛而受罚。

不论何时.只要我失去希望和动力，我就想起金利克•布 洛维克的话，他是苏联新闻记者，我曾和他在NBC进行辩论。 在辩论之前，丁苏联大使馆有一场招待会，我问他为什么克里 姆林宫不怕因为沙朗斯基案招来美国政府和媒体的报复，因此 危及国际关系而造成彼此紧张。他冋答说：“沙朗斯基审判之 后不要几个月.美国媒体和美国人民就会忘记他。你们人民是 非常健忘的c当然啦，在审判期间前后几个星期.我们都饱受 批评，但是不用几个月，就没有人会记福他的名字c他只会是 另•个不知名的犯人而已

安纳托里•沙朗斯基决不可以变成“只是另•个不知名的 犯人而已气 美国人对他的印象决不会被磨灭掉，他的名字和 形象已被千万人知道，同样地，也不可以忘却全世界各地千百 个无名的政治犯：，

第七章改变判决的法官和  
芬威球场警察

当电活响起的时候，我正整理好我的书本和笔记，准备去 教下午的“精神疾病与法律”的课。我不打算接电话，因为我 还得上路去接我的授课同事——亚伦•史东医生，他是精神科 医师，也在哈佛法学院教课。史东和我合开这堂课已经超过了 1()年c我们今天的上题是“精神医学和政治学”，我准备讨论 苏联的判例，他们把主张法律权利的异议分子判处监禁在精神 病院里。而如同过去的课程一样，我也准备提到美国的情形， 在美国，将精神病患者送入精神病院并不被当做是公开的行政 行为，因为那样会引发严重的法律及政策问题。

但是我还是接起了电话，而接下来的这场对话戏剧性地改 变了我的授课内容，“我刚刚被布洛威法官判定送到精神病院 接受治疗，”来电话的人情绪激动地说着c每年我都会接到很 多这种类型的电话，在通话中我要这位女士描述-下具体情 况，她告诉我3周前她到剑桥来拜访…位表亲。有一天晚上， 她感觉很难受，而且有了些让人困扰的举动，结果她的表亲叫 警察来把她抓起来，还把她关起来，直到开庭审理，那天早上

是在医院地下室的临时法庭中进行审理的“

来电活者因为曾匕过法律预科课程，也修过法医精神医 学，因此决定（非常天真地）在审判时代表自己发言。不过，她 其实做得很不错，控方提出了大爆的证据，指出某家医院的精 神科医生诊断这位病人患有偏执狂及精律分裂症C打电话给我 的人，我暂且称她为萝莉，她发现证据中有些部分并不够充 分。在控方结辩之后，法官口头宣布利决结果：“根据我所听 到的证词，我命令释放这名患者。”当然事情应该就此结束， 但是有些入取得优势时还不知道耍闭嘴c萝莉接着说：

我導望这位心理医生对我所作的诊断•的泣讷可以列入 记录。我想要荻得证明……我可能会在未来的诉讼之中， 于审判时陲用这项记录。

布洛威法官听到“未来的诉讼”这几个字就发火了c他面 向这位病人说：“根据这些陈述，我决定判你进精神病院。”在 法庭旁听的人们起初还以为他在开玩笑，但是他東复了他的决 定，很坚决地：“送这位病人进精神病院广

我听过许多精神病,患者的千奇百怪的故事，我也知道听放 事的时候要根保留，我冋梦莉有没有审判记录的副太或录音， 这样可以确立法官曾经这么做过。她告诉我没有副本或录音， 不过她有个律师朋友曾在场旁听，还做了笔记。我和这个律师 在电话中谈了片刻，她证实萝莉所说属实C我希更下课后能马 上和律师谈一谈，于是要她来我的办公室。

当我到课堂上时，我说了这个电话的事，我说我很有兴趣 想为这位患者辩护.并且询何是否有哪个学生想来帝忙。我说 如果事实就像尊莉和她的朋友所描述的那样（这里之所以用

”二＜B 切3】3

“如果”，是因为我心中的疑问很大），那么这会是个精神病院 移送临禁的行政滥用°很明显的，如果在控方结辩后，法官准 备释放歩莉，而如臾他更改判决要她移送精神病院的原因，只 是因为她说她可能要控吿精神病院的话，那么判她入院的理由 就足以让她有权提起诉讼C

然后，史东医生和我进行对话，讨论心理疾病和精神性犯 罪的基本睨念。我们提到美国精神病学之父班杰明•每奇医生， 他曾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担任革命军的外科医生，也是乔治,华 盛顿将军的伙伴。他曾分析过所有政治活动分子的行为，并归 纳认为：热中革命的人患了 “革命症”，而激进分子都得r “无政府主义症气 我不由得想到，如果曾奇活在今日，他可能 会分析认为，-•个人之所以威胁要起诉是因为成r “诉讼凭二 整堂课下来.萝莉因为威跡要起诉而被判有邪的鲜明景象紫绕 在我的脑海中一当我们继续讨论精神病治疗可能被滥用时°

当我i果厅回到办公室，萝莉的朋友已经等在那儿了，她济 备r宣誓书，仔细地描述了布洛威法官\*持的审判。我看r宣 誓书之后，立刻决定要接下这个案子.井申请释放这位病 入°宣誓书中明确指出，布洛威法官改变判决，既任性又有滥 用职权之虞。法官们想保护其他政府机构的情况十分常功；早 m经有不可计数的案例显示岀，法官们常以被吿同意不控告警 察为条件撤销其刑中控诉c法官通常和“他们的”警察们关系 良好。而且法官在对当事人的主张很不満时，也经常会做岀很 专断、恣崽的判夬。

萝莉的来电提供了 -个绝隹的机会，让卜.一级的法院可以 注意到国法的傲慢和滥用职权的问题'而维持精神医庁制度的 健全也是很重要的事，绝不可以把移送心理治疗的判决当做惩 罚精神病患者的合法权利。

我长期以来对精神病患占的权利的研究一直很有必袱° & 我就读法学院那年.曾就这个领域和几个教授们做11探厅，毕 业后我担任了上诉法院首席大法官一火.11 •巴史隆的助理， 他在“法律与精神病医学的关系”这个问题上是司法界的权 *威*1964年，哈佛法学院第…次有这个课程.就是由我开课 教授的。1968年,我发表第一篇法律评论，题甘是〈法律中的 精神浜学，两面利刃的刀》（引自《卡拉马佐夫兄弟们》，陀斯妥 耶夫斯基在该书屮说：“精神病如此深奥难解，就像两面利刃 的刀……借由它，你可以证明任何事。”）在这篇评论中，我批 评无澄是精神医生和律师都忽视广精神病患者的基本人权。我 在文未提出呼吁，在裁决是否移送精神病院时，应该有律师为 患、者辩护：

法律条文不应该以医学术语来表示；法律判决不应变 成精神病的诊断；从来没有法律问题是（而且也不应该）以 法律人不熟悉的字眼来表示的c判定公氏应移送精神病陇 是法祥问题.只要你对公民行使了强制力或是妨害到了他 们的色由，不论你是国家、教会、团体、大学或是精神医 生，它都已经变成了法律问题，律师就必须尽快参与这个 事件C诚如布蓝迫斯所说的：“……过去的经验吿诉我们， 当政府的目的是为民谋福利时，我们就得1、心我们的自 由。生为会由之人，自然会警惕不让恶意的统治若侵犯他 们的自由。但对■自由最严重的咸胁，总是由热心、善意却 不公道体询民带的人不知不觉地使害。”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写了许多文章，广泛讨论精神病患者 的权利，但是我从不曾在任何被判移送精神病院的案件中为被

告辩护过。

我决定要匕诉到本州最高法院，依马萨渚塞州法律，州最 高法院任仇•法官都有权发出人身保护令，这是在特殊情形卜释 放被羁押者的命令。

我打算尽快行动.•方面是为r强调这个案子的重要性， 另••方面是要突显.件事：判决每分钟都可能被推翻，原来裁 定为“释放”的随时都可能改判羁押，这正是法律和精神医疗 制度不断被滥用的证据。我们自己设定以第二天中午作为展案 的最后期限.我的学生们和我发疯似的找出必要的法律文件° 第二天大清早，我们完成了文件的草稿，之后，我告知州检察 长办公室，我们要控吿布洛威法官和医院院长C

11时30分，我们到达最高法院，请求紧急开庭审理。起 初，书记官办公室都觉得不太可能很快得到释放，＜a是我们坚 持我们的主张。最后,庭长贺伯•威京斯表示他会在卜午1点 钟时审埋我们的案子。排在我们之前的案子是抗议公立学校校 内规定“自愿”祷告的行政法令C

我走进拥挤的法庭里旁听祷告案的辩论。当这个案子结束 时，法庭里每个人都离幵了，而轮到我走上发言席时，我觉得 自己有点像是在最后-个脱衣舞娘结束演出后对着空荡荡的大 厅表演的滑帶小丑.我开始陈述：

午安.庭长。左案是列了要求立即蜂放一食女士,*她* 被判移送精神病院，因为她辰示她有可能会行使权利控告 医院。我们的申请案只有3个相关事实：第一，在听审整 个控方案件之后……法官口头裁定桂放该病人；第二， ……这个时候，这位病人作了种种声明，其中并没有与幘 神義病反……危俭行为……有任何关联的诘题，只是令人

麥区邸乱栄物衣茉畔单妇H女•寧M刊专羊牙

疽&掛£冃拳羽阜是書’抑制的桃轮 采乾凯净避税Y4宗’倒回"吾航印寒,，'颈俘旦甲叩關

c\*零'\*:M书凝寧飞¥ °》冃轩VYV甥學D B好 專褂利靜丝\*軒甘手少'G 00Z.［度毋小魏弥耳利/韌妻系

* ,什冀将\*鮮把轩田米戏命鼻野。竿\*2冃 W钮車女 专砰。"采\*囹會羊骨\*明甘甘 •的对折陣节虫陸來登砰 '\*澄&密当¥0更'蚤丄。捋団£中就导聲啊野•岳白海 甲身伊衬量业％ '量一 L咨雄凌印蓄¥¥甘# '参嘗3\* 击剛+邙一 ’\*#啊神咨H千专居気・尊、眦防¥

:收脚鬼苜J暦好准'吒坦准割

疽阳互案回四吾 毋布闭彰琳囲扱累対塁咨”：回物酔謠以旦泊史当翅轻累

H呼样3母¥4侪 紀3衬L\*A\*¥囹•旺善X的多考2¥重够糸。考承老 姑比毋。\*厚師姓小’井为,不象¥\*¥\*¥+ °到甞枇 特殮弁輿我仔冲\*¥亨号、：#用齐褂并身¥图个，华聲国黄

* '当孕虹扯蘇呻我状。粥妬衆勢\*単盼成号 '重茶 切闵蓄'甲財乏国印富侏标图\*料由荣础菅〒\*寻4

•的野处祥宗"、早少薯•\* 聞話孤炒血単師部圳件0£象密游互宰•三肖，

•G。£次竦间也早弟〈再°W填不并样\*轩\* ¥刊#皿

虑。然而.看夢J对北不利的也据、看到姫的玄义苟问、北 的陈述，法官却我定條放她。这是我们正要执行的*菽决“* 辰长，这就好像这位法官巳姓说了 “烽放”，然后控方是 进来说：“顺便一梃，座长，你知道这个被告是X人而不 是白人吗？”法官说：“唳！是个黑人，那我判定他返医院 治疗。”如果是这样，没有人能知道以后还会发生什么辜’ 再专的理由是无效的建由，在大案中再审的理由是完2元 赦的C

法官于是传唤助理检察官说明控方的立场，助理检察官承 认我对事实的陈述是正确的，但是他说：“这里没有任何违法 之处，庭长。”威京斯法官不同意：

在我听起来，这位法官似乎是因为她或助说要槌出上 诉才改判移送情神治疔的.我认为这，根本3占,住腳。

助理检察官回答说.募莉的声明“可能暗示有其他证明其 有精神疾病的证据” C

威京斯法官随后作岀推测性的结论；

那么我真的认为他应诫被保放……问题是程序上偵志 么做呢？

然后他问我可否向他做出保证：

确保她将由她的家人以有助于她的方式对待她，那也 许可能是業好的解决办法。

我觉得没有提供这种保证的必要，

庭长,今早我做了一番努力.希望能有个咨案:，怛是 我必须向您报告，我无法取得她家人的保泣。据我了解， 部分的原因是这位年轻女士和她的家人基本上并不和谐， 她的家人住在加州，而我想从她的家人那里是得不到立接 的支持与协助的。这位病人希望仍留在本地，姑果她有这 个选择权的诂。

威京斯法官接着结束审讯，他说：“会考虑这件事疽 结束辩论后回到我的办公室，约莫过r一个小时，我接到 法庭打来的电话，说威京斯法官已经宣判，指示精神病院院长 “立刻”无条件释放萝莉，他的判决书有如下决定性的文字：

以提岀上诉作为威胁并不是我定上诉人送医院治疗的 有效理*由,*也不是迷行再审以获.得其他泣損的理由.因 此’上诉人应该免于医院的监护。而我个人沛望佗够对这 位上诉人以个人协助。

所谓个人的协助，其实就是帮她找个适合居住的地方，让 她获得心理的支持和医疗。不到，个礼拜，她就迁居海外，住 到r以色列的集体农场°她写了好多封信，告诉我她很快乐， 生活也很顺利。她信中暗示她仍在受着精神病症的折磨,但是 她似乎在用集体农场的生活训练与之对抗C

“去对法官说"

以起诉作为威胁不应被政府当局视为判刑或其他惩罚的基

砒。但是可悲的却是,人民，总是因为士张他们的权利而受到惩 rt。通常法院和警察在释或个人之前.都会要求他放弃控告逮 捕他的执法入员的权利.以其作为軽放的条件°被捕的人如此 被恐吓耆必须放弃控吿拘捕他的警察，如果拒绝，他就得一直 待在牢里＜ 很少人会愿意•直被关着，因此他们“很愿意”签 署弃权书°我自己就曾受害，就发生在萝莉案之前的几个丿j. 在我决定当她的律师时，对此暴行我心中仍记忆犹新。

我的案子发生在活力十足的芬威球场.正值波士顿红袜队 和纽约洋基队的棒球大赛之时c洋基对红袜的比赛总是难以预 料、非常刺激，特别是当约翰站在投手板面对艾可斯雷时更是 如此。但是事情的发生却和我的春秋大梦相距甚逸.那是个迷 人的周日卜•午，一个律师朋友打电话给我，要给我球赛入场 券C “我不能去.我不想浪费我的票c你10分钟之内可以过来 吗？”半个小时之内就要开赛了，面我的儿子和我很快地穿E 我们最好的芬威球场运动衣.在第-,局中进入球场。我们坐在 价值4美元的正面观众席的位置，就在一垒后方c刚坐F.- 个穿着鲜艳的保龄球服的、結实的家伙粗鲁地走过来.向我和 我16岁的儿子要票。吉米拿着票给他看.这个人说：“争给 我c”

吉米害怕他会拿走球赛的票然后说位子是他的，于是他 说：“不行，这是我的票C”

这位男士说：“哦！是叫？那么我是个警察，而这是张被 偷走的票。跟我走。”

可笑的是，他一点也不像个警察，所以我说：“等•-下. 让我看看你的警察证。”

“好的.先生，这个小孩是你的儿于叫？你也-起来吧！”

我问他我们是不是被捕了。

方拜湛）"者V取叫’乎¥¥里巢州N壮者文習窗尊风刪网苗 号蒂N註必确瑯蓊沛谜“号涛:kq是朝”旧琳’後果寿殺 妨钮額料驀°早日也I射性旅不隅Wk鱼壮坝吊玄印布・（B吊 函也技制谁'.沱冃犯的製苓澎一由&恒期,，）出部丄性呈音器 feirJIW °MXT目\* '壬姐星義-南弭'J.辛倒出W澎尊Y也滔 \*禺婿底果灌注V所推。丄在必韓恐苹,坦囹段J眇叫涂

”绑再幾•新别卽澎网壮笳\*的’劉印§• “誰±1； 旦舞阳昌下“i』夸缸：象潑编’泉旺比用孑+H8N耕料身¥『。 毛丄爛卽我粉网剧回滔。羣就晒国"寻屮叫槊印制 ^1（ W 叫乎卩区口）叫回话。弱圭T期過5軸\*取并命焜°'玩見皐傍託 樹曰H¥二驚旧也派’以业黑冊“券潴等学羊回物近冰K 43 乙為刼森笔封懈泳劫是有旦盪风易王回澈,以期丈叫雜成

°Y車版幻章留七铜苗文誰者可’苗誰’山I审力晳沛 譎亲“。£一、怀吿毒舉比湖'如制。晋泌粟目5妙珀削,，:W 爭眸淺提習可'如食闭薛折密甲U\*溫推’点¥泓山¥£0快 財印潰,可里甌闭謝丄聿°YEiVjW "只普鼻塞”書印耕篥丑 'HZ廟顷鼎額驟浑Y国舟啓壮帀山遂’肿4£漏遥协\*孝

。型印雑果第氷裨眼网社辭解瑯’痂网（S谴,41巢略文甘 涯巣旅“°印五单甜毋舔盼卽’盪闭串谁驚Y駐弟湖書壹闭去 割醇观,，'巣制Z執者XY王网确瑙Z744晋購瑜制回推

疽舊銓瑙蚤功 甲酬舞W功粉琳W '¥；滞毎曲鼬'品却，，：槊NR皋也初

W *專驟* 缶個勤寻漢雑写戏‘出励技'点推坂案曲制网凿N皐十晋•仞米 明客立造旳渤烷刘茶樂•.号活°制仞瀏艸皿垂：r遥畧恭刃平耳到 務丑凝唆通业’専一丄4■口陽米禺•胜苹’割」弔£串升腮 疽日叩录照晋［彳单’\*,,：巢冊

还没有机会为我们的芬威英雄们欢呼Q “事实是你和我的对活 必定干扰了球迷们看球赛。”我提醒他所有的球迷都站在我这 达，而日.整个突如其来的事件只花了约英•分钟的时间。“云 对法官说吧！”他笑咄喀地说着“

就像个好律师那样，我拿出我的笔i己本开始写卜瞥察所说 的话（特别是他承认我并没有大声说话）。这位警察见状就说： “我们零取消你可以保留皮夹和笔记本的许可c现在我们真的 要对你•进行搜査r。”

他们倉走了我口袋里的所有东西，令走r我的皮火，还令 走了一袋零食，那是我准备在球赛屮享用的c搜査进行大约有 ■•个半小吋，52颗瓜亍在小心地计算之后被装入信封中c两 恨香蕉和一根巧克力棒被加入了物品清单中。最后，我被带走 了 C狱警到处看了看，找了间合适的牢房.有一间没有门的脏 厠所，里.面还留着匕一个入犯最近的呕吐物c我隔壁的邻居是 个同性恋，被控告刺杀他人G当他企图把手伸到我的牢房而无 法成功时，他打者墙壁大叫：“让我出去！瞥官！我必须离开， 我需要一点麻醉药，我需要一些速度感，让我出去！”他不断 撞着墙壁，使我的牢房嘎嘎作响。我坐在硬板発上等了一个小 时（想着雷米在-全会不会发生什么事。后来我知道他很不光 彩地被踢出了局）°

最后，哈维•希维格的合伙人——汤姆•夏皮洛出现了，他 告诉我整件事是场可怕的误会，现在已经澄清了 C原来，就在 球赛前一天晚上，我的律师朋友在他的事务所外面发现这场球 赛的票，和好几张以后几天球赛的票放在一起。他本想把它们 交给大楼夜间守卫，随后发现其中两张是第二天下午的票，很 显然地会被浪费掉，所以他决定自己使用，然后等他星期i冋 来之后再补偿给原所有入。原所有人是个保险业务员，显然是



在打电活时把这些票忘在那儿，因为不好意思说是他把同伟的 票给摘丢了，于是他揑造了被扒窃的故事.向警方报r案，警 察知道这些票的球场位孑之后，就等在座位附近.看是谁会坐 上这“滋屁股”的位于.＞宜到夏皮洛吿沂我，我，知道整件啣 情。

我檢谢我的律师澄清事实把我接出去,然后像萝莉-洋， 我说：“好家伙！我要提岀非常诉讼来反击这些警察（我在 牢房里都在幻想要求赔偿的金版：1万美元？ 10万美元？何不 来个100万！）夏皮洛严肃坦回答：“亚沦,你知道你不能这样 做了

“为什么不？”我怀疑地问c

“那样的话，他们不会让你或吉米离开，除非你伯签署弃 权同意书，免除警察们抓错人的南任，”他告诉我C

“你开玩笑吧，”我不耐烦地说.“不管怎样我都不会签署 的。”

这个时候我的儿子来了。他很紧张想知道可不可以出去. 因为第二天早上他有场重要的考试。他催促我签下弃权书。我 提议他签他的，然后离开.但是我拒绝签署我的弃权书。夏皮 洛说警察们是不会同意的，包括我也得签署，否附我们两个人 都伸留在牢里c我考虑了一下，我想弃权书可能不具约束力， 因为是在坐牢的威胁下的签署行为c我决定签署.先出去再 说，然后无论如何也要告那些兔患子。

我签完后，本区的队长就米向我道歉，说是一场误会，他 说他不知道他“摸到老虎屁股r”，而他希望整件事从此被遗 忘G “就我们所了解的，你和你的儿子从未被逮捕，这全都是 个错误。”我冋会不会有案底记录。“没有记录，”他向我保证： “你没有被捕或被控告，如果有任何人向你何起，你就说你从 未被捕过，知道了吗？”我说我知道，然后离开了警察局，心 中却盘算着••场诉讼。

最后，我没有提起诉讼，因为我的儿子那年夏天在芬威球 场卖爆米花，他想远离那位谕捕他的警察，而这位警察一肯在 芬威球场担任警察的勤务工作。但是我仍然受到严重伤害，因 为警察局的警察以及很多法官，他们拒绝释放像我这样无擊的 人，甚至我们放弃了对不当处置的警察的控诉权C

当然，这件芬成球场的插曲是 面镜子，反衬出布洛威法 官甘萝莉所做的事。因此我们*嵐了她*的案子让我有些感触，好 像那个迷人6月的星期天.我和我儿子在芬威球场以及警察拘 留所所发生的事，已被潸伊成功了。

第八章父亲的罪

我到亚利桑那州立监狱探视瑞奇和雷蒙•泰森，比起他们 两年前劫狱救他们的父亲，还要费事得多。我在死囚牢房和瑞 奇以及雷蒙见面的那天，正好是万圣节前夕，他们父亲的灵魂 还徘徊在监狱之中，他在这间监狱待了将近20年。最后11年 的时间，是因为逃狱时杀害守卩.而被判无期徒刑"證利•泰森 是亚利桑那州立监狱最重要的居民，监狱帮派的领导人.后来 他也成为监狱中最著名的逃犯C

监狱的环境非常优美，坐落在禅洛伦斯，是富有田园风味 的亚利桑那州中最占老的城镇，监狱的高墙布满倒刺的铁彼 网，和皮诺郡平坦扬尘的棉花UJ形成怪诞的对比。当我站在监 狱守卫森严的大门旁（他们说那是“超级警戒”），我几手无法 穿过尘沙看到岗哨的高塔。在电影屮看来可能颇有诗意，但是 在其实的也界里，沙尘布满你的嘴唇和鼻孔，而且侵犯你的眼 睛，宜到获准进入超级警戒的干净走廊之中才得以解脱。

开车带我去监狱的是男孩的母亲一一桃乐丝•泰森，以及 监狱的新闻写作讲师——丹•狄克，他在发行监狱新闻报时和 男孩的父亲成为朋友。泰森太太看起来很清瘦，不太说话，让 我想起《歌德式美国人〉中的太太，她因为协肪逃狱计划而被起

诉。丹•狄克有吟游诗人的味道，他打算撰写有关泰森的书， 不过他是以发明谋生的。（他景新的发明是气体震动器，可以 复制岀人类说活的情形.他向我保证：“这个不会累的舌头每 年有上亿元的市场C”）当我们开车穿越亚利桑那沙漠时，狄克 不停地说着盖利•泰森的生活和他的丰功伟业（我很快就发现狄 克冇希“不会厌倦的舌义”）.好像他是为作人写传记的权威作 家。他知道盖利•泰森的毎件桥，并且用谦恭敬畏的语气叙说 着他的專。

当车开进了佛洛伦斯（经过它的房车公园、•个晚上12美 元的汽车旅馆以及它的棉花田），我觉得有如生活在戏里面。 我在相关的'审判文件和新闻报道中曾读过的人物，都不再是法 律理论中的抽象角色°我们到达了监狱.桃乐丝•泰森哭r起 来。“今天他们不让我和儿子见面，自从我被起诉之后,我只 能和我的律师•起来c谁道母亲不能在她的儿子被永远帯走之 前和他们度过最后的时光吗？”她擦了擦眼泪，生气地说：“你 知道我再也无法要回这些时光，如果他们杀丁雷蒙和瑞奇，我 就什么都没有r°这就是我为什么如此努力奋斗的缘枚.我不 会任由他们把晳蒙和瑞奇从我身边带走的」

丹•狄克显然想要改变谈活气氛，他指出劫狱中的直要地 标：劫犯们在医院停车场换了车子后，选择走泥巴路离开镇上 进入沙漠＜ 然后（好像暗示正义的报应出现了）.编奇和雷蒙• 泰森最后在西班牙风格的法庭受审，并以劫狱行为判决有罪， 在该州丹••区的另间法庭中，他们以大规模谋杀而被判有 罪，并且被判于毒气室中执行死刑。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尘埃满天的秋日甲.来到亚利桑那州的原 因。第二天一早，我要到亚利桑那州最高法院争取泰森兄弟的 性命c言词辩论将在雷蒙21岁生日当天召开，而瑞奇只大他 11个月。劫狱时他们俩都只有十几岁，我想要见见这两个年 轻人，想要知道他们的故事.并且想了解是怎样的动机让他们 参与这6在亚利桑那州史最广为人知的集体越狱事件、大规 模谋杀事件以及搜索犯人行动。

没有父亲的生活

故事的开始没有半点暴戾之气C就在泰森兄弟探视牢中父 亲的其中一次，他们*位酿着*和平的劫狱计划。在盖利坐牢的许 多年之中，家人探监是每个礼拜的仪式性浴动。

多年来，雷蒙、瑞奇和桃乐丝•泰森没有真正的父亲或丈 夫—— ,'家中的他”，他们只知道“牢里的他”。盖利在亜利桑 那州立监狱中度过成年的所有时光。即使在他遇见就乐丝并且 与她结婚之前，他就已经因为持械抢劫服刑过两年。结婚不过 几年，3个小孩很快地相继出生，盖利乂因持械抢劫再度入 狱。他用从地方兵工厂偷来的机关枪，抢J'好几家商店G这次 他必须服刑5年c这期间，桃乐丝每周都帯男孩子们去探监看 父亲。在拥挤的会客室里，他们祷告、玩闹、嬉笑。桃乐丝坚 定地维系家庭，等待丈夫返家C

盖利获释后，的确给凝聚力很强的家庭带来了一段真正快 乐的时光，佛洛伦斯的无尽等候和灰尘蔽天的旅途，證利坐牢 的污点，这些全都值得r。第二年，在男孩们记忆屮.他们有 了f•个真正的父亲。盖利带着他的男孩于们（那时他们分别是 8岁、7岁和6岁）钓鱼、打猎和露营。他们在家中喧闹，在户 外爬树，做了所有父子应该一起做的事C

但是盖利的心中又起r坏念头，这次不过是开空头支票， 却必须在牢中多待上些时日。即使这次只判6个月，盖利还是 无法接受。可能因为这时候正和男孩予们以及桃乐丝享受天伦

照辛丑等印鄭。咄哭学学蓋髀滓圓G莺印主轿聂.二演垢

'仕龄宗国匂网器玉海皆辆睇内道原陞。必網寧缺都尋曲港芋 辞一约溢’細鸟口渓卽甥虫•酒品盆早娈用羊君切集窮粉仙手 酣。悝滴习害中裂笛4 £晋可国’期承蜉華\*麹日易使唯•咨理 黝。诲讐印裂耳5朝-冃卽’後附和彰蓋者功蓋重皆期孝\*fJ)W 岩潺初咨孵'.套群漆肘陇但、IN叫土垫能。宙敵丄Y叫米当'丄 圭\*导建用尊甘殖。主虞-J玉口耳实麝関鶉舌韧灘馴’冯 W。器劉壮譯迳哆午别矣V '財工切回虫孳禁丄瑯春里。海夺 主票风為才學W%帝’林爬四好瞧¥尽単我跟叫啊EIS训耳舞 渚"聲去辑\*壬裂岸叫宝累 '風转 '取U加'寺e皋历縱担Y 4!丄双泸5制’以弔寧聾腐澎为耳菜衰屋堆覆归功士弱留

“……熨旻用雑蚤淮”：狭谕血黑钥岸鴻日目甜 W '米皿不，裁导文法X原利成剣丄果野宗 '丄棠5铅輕士每网 S网次曹'困在塁理回了叫志回。丄勇哆者玄叫酬者却 “"• HW/Z•姓季£、孫6国胸我\*屋殺前当胞奧習 F.V為逸\* 及 '“利明市津,，丄¥¥単员為告辩时潛塁 '停魅“封翻母女 日鈴那石潺J律亜景陆住豊日49印馴即’臍殺争姐理黑 气务蹑仲“罗緜不机,, J刮蠟服仮期、团祀°J鶉顎虫朝蓋M '蛍.出帝单违峯立馴孫 W陸罢。米吊酝膜苫短姓潍密甜研诉寇也却囲。军明拐竖題口 虫並澹弟沮逢’尊弟果许潮丝麟"确功物T.尊丑吊j」4 '毒爐 J調碍!陸采‘丁號闭\*•同雖爭、W。明讎多渉提，一块甘’隙哭 •0别却龍丄甲舀却。回密蒸鑑濾卻山\*以导狷’闭君冨彖坝竺 籍®梁您期途Y額宗攻興"谄遥中某龈褂阳留翼闭腰米号•!切 。导加强天研’异甜刘却咅V卽菓唯窮可F，丈莅果溜聃

。闭R朝留昂土恥者却淺爾能’击N

*LZX* =\*«r徐啤=宰

乐丝的母亲家，因为她住在监狱附近。然后和證利共度整个会 客时间c男孩子们逐渐长大，他们有时也会单独前往去看盖 利，或者也会有某个周末没有去，不过，桃乐丝仍然总是尽埼 让盖利演好父亲的角色。她告诉儿子每天生活的所有琐邪，从 拼字渕盼到买新鞋子。几年下来，她不断鼓励盖利教导、规范 和诚扬他们。他支持他限制小孩开车的决定.井吐顺从他赞成 唐尼加入海军的意见。盖利很自然地扮演他的角色，他以儿子 们为荣，也为监狱生活的沉闷无聊而悔不当初。他坚強的意志 力和处理事务的完美技巧让他对他的儿子们产生彩响，也为他 自己找到出路，

男核子们当然有他们共同的麻烦，但是比起父亲的遭遇， 那就不算什么。瑞奇和雷蒙有-次庄他们家附近的理西哥食品 店中偷了几瓶陳酒，他们被抓到，被罚去清扫高速公路上仔几 公里长的垃圾。

舟阱唐尼想当律師。他最早是想成为警察或联邦调査局的 职员。他到亚利桑那中央学院去上课，有个指导教帅就是个退 休警察，还曾逮捕过他父亲两次。盖利觉得他的大儿于想往司 法界发展是值得骄傲的事，“你想做什么，或是你选/哪一边 都不要紧，”他吿诉他的儿子，“只要你尽自己的力量去做就对 了』而瑞奇和雷蒙的未来则是充满疑问。因为他们的生活笼 罩在了他们父亲坐牢的现实中。

採监看父亲仍不间断地继续看。愈来愈多的谈话内容提到 盖利获得假粹的可能很渺茫。虽然朋友们说要提供工作，包括 政治人物也承诺要关切此事，但是什么也没发生。有好几次男 孩们几乎相信就要得到假释或减刑了，可是现实却让他们的希 望破灭c没有人会为输了 4次官司，还杀人越狱的犯人冒险一• 试°

盖利是充满活力的人.他破痛恨的就是等待，而等待却是 囚犯必须做的事。他们等待、数口了，井旦心怀希望°他们学 会与答辩状.还写上诉状,然后继续等待，有些囚犯会计划越 狱。每件越狱行动背后都有上干个i十划。但是荒利并不是这种 梦想家，他想要岀去，而旦他付诸了行动C

他做的第•步就是要脱离“越砍疑犯”的黑名单.并［±脱 高最髙度的安全警戒，也就是建立起狱方对他的信•任。当某些 年轻的犯人进行狱中抗议活动时，盖利会站在狱方那…边，井・ n协助績压抗议活动。这件事使得报纸、电视和康乐会都认为 他是模范犯人，因此他有权在室外的游乐区和家人见面。毎周 的探监活动成了户外野餐：烤肉、兰姆酒、悴橡水和笑声。这 也养大r这家人的胃口，他们知道只有离开监狱，他们才能更 加亲密弛在…起，才能获得满足-谈话的内容都在说团倒电聚 的事，并始只是说笑着有--天要到国外相见，很快地笑话成了 正经小。他们渐渐形成共识：男孩要带父亲越狱，必须为盖 利•泰森想个离开监獄的办法，至少片刻也好，以前他就曾离 开过两次。这次必须潜逃岀国：亚利桑那州立监狱距离墨西哥 边境只有两小时的路程。他们计划要在夏天逃脱c

越狱

计划很快付诸行动，就& 1978年7月中某个炎热夏天的 探监日，泰森兄弟3个来到佛洛伦斯，带看经年不变的餐篮「 但是有两个地方与以往不同：桃乐丝没刼他们在一起.而且在 餐篮中取代烤鸡和兰姆匮標的是一篮子的手枪和被弹枪°

男孩子们很小心地制定了劫狱计划°他们带着武器；霰弹 枪事先巳被分解成好几段，并且还在地方医院停车场安排了一・ 部空车子”他们知道有风险.他们可能不会成功今但是.他们



没冇选择。如果他们成功r,庖们可以和父亲在一起，而h.很 日由如果他竹没有成功.

他们也会和父亲企•起，不过是在

牢礼

当然还有其他的危险， 他们的父亲也可能会死掉.・ 伤，“你有越多的火力，”他告诉他们，“你越不可能使用它

可能会有抢战，他们会被抢打死.  
但是父亲向他北保证.没有人会受

.'我们告诉爸爸雷蒙说，“我们只会在一种情况下开枪， 就是没4人会受伤的情况。”

警利向凡子償保证：“我皿会在不开火也不会受约的状况 卜逃岀去，而且一旦到了外头，就可以髙枕无忧了会我知道到 时候会怎样c我曾姫这么做过』他是曾逃出去过，可是他从 来没有真的成功过，不过孩子们并不怀疑他的话。他们相信他 的人，也相信他的心c对他们而言，他不是杀人片。是有个警 察曾/在混战屮意外丧生，但那绝对不是故意的.他们的父亲 不会做那样的事,，

当孩子长大，貌利慢慢告诉他们，他所犯的罪行都是秘密 训练中被赋于的“任务”，全部都是最高机密。他吿诉他们， 他希望男孩们可以理解他这些麻烦背冒的原因3他们相信这个 鬼沽，就像他们相信父亲所说的任何其他审情•样。“没有人 会中枪”，他们的父亲向他们保证着。

他们的父亲是对的——至少是逃獄的那部分，没有阻碍也 没有用掉--鰻子弾。雷蒙在野餐区和他的父亲见面，瑞奇和唐 把带着養麓在会客室等候。还有个事先的安排，就是詮利的• 个杀人犯朋友一伦狄•格林纳瓦，他在隔壁的控制室中c虽 然他的记录不好，但他仍然受到狱方信衩。（“杀人犯最受信 赖”，这是老囚犯观察郷出的心得。）当房间里所有探监来访的 人都离开时，男孩们令岀萩弹枪把警察遍到角落，很快地男孩 们把枪丢给咯林纳瓦，雷蒙和盖利在走廊上加入了他化..

有两个瞥察冲岀来，立刻就被命令趴在地上。有个人想要 打开皮带上的对讲机时，被能利肴到厂，他赶着要到雷蒙那边 去° “只要你碰一卜对讲机，你们全都会没命！”孟利提岀警 告，还命令这名警察把对讲机丢到地板上滑过来°

警察们很快地全被赶到「贮蔵室，还有些受到惊吓的来访 若也•样、他们本不巧地撞见这场戏。锁上门，关上灯，这5 个入装着没事的模样走出前门C

在前面控制塔i•的警2P.注意到办公室的对讲机小通。当他 受使用对讲机时.他见到5个人走出大门，其中•个还皇朗匙 开门，在探亲日这似乎很平常。他们咨上绿色的福特汽车升匕 公路°警察花了几分钟修理对讲机之后，他高喊着找来在下■面 守卫的警察.要他去检査•下办公室。这个时候贮藏室的警察 们已経用被丢弃的铁管将天花板撬开一个洞，并且撬开了门 锁。警铃大响c但是泰森家人和胳林纳瓦已经高幵了。*绿色福* 待汽车后来被发现去弃在了附近医院的停车场。

收音机和电视大肆报谐这件胆大妄为的越狱新闻,于是通 缉行动开始了。被追捕的人背向沙漠西行。他们坐着白色的林 斯汽车.车是乔叔叔提供的，他是个大坏蛋，他的职业是从墨 西哥进口大麻。但是那车子的轮胎很不中用，其中一6隔天就 没气r,他们换了备用胎。那天深夜，就在优玛北方的沙漠 中，另一个轮胎也没气了，这次已经没有备用胎可用。

沙漠中的谋杀事件

那天傍晚，约翰•莱恩从洛杉矶回到家里。他驻扎在优马 北方的海军的对空基地，他将准备和他的家入前往内布拉斯加 州的奥马哈镇。他15岁的侄女秦瑞莎匕经在他们家玩了 ••个



礼拜，这次也准备…起上路并在途中的拉斯维加斯卜车。他们 准备当晚就出发以避开沙漠白天中的热气°

他的妻子唐娜烫r如后一件衣服，两步大的克电斯也入睡 To约翰和他的朋友尼克把行李装上橙色的马自达轿车琅 后.这家人的行李、约翰的枪以及小娃娃全都上r车,他们大 约在10点半时上路，向北行驶“

约莫•小时后.有个揮着曾膀的人影在约翰车前灯处出现 了介起初约翰开r过去，后来他停了车，退问到耶柄林w■轿车 旁。4个带着枪的男人身影出现了。其中-个命令莱恩全家下 车，要他们全部到林肯轿车的后座去，其中两个和他们-起坐 上广这辆车.其他的人则坐上K马自达e

怵肯轿车又开了儿里路，然后转到一条石子路匕 马自达 车跟随其后C盖利停下林肯轿车，告诉格林纳瓦把车开到后头 来让车箱对着车箱。莱恩全家被赶下车.然后那两个男人开始 清理马自达车上的行李，并把他们的枪放进去.然后把莱恩家 的行李丢到林肯挤车上。沙漠中，只有枪管碰撞和行李落下的 声音打破了寂静'

然后盖利和格林纳瓦上了林肯轿车，开了 60多米，驶人 沙漠之中。他们对引颦开了儿枪，然后要男孩们把莱恩家人带 上林肯轿车。在他们都坐好了之后.盖利转过来对瑞奇说： “你们几个男孩冋到马自达那边去令水而。”雷蒙和瑞奇这下子 可安心「・认为莱恩他们可以有足够的水存活，等候救按的到 来。

杏尼、瑞奇和雷蒙安部地穿过黑色沙漠的夜晚走回车边c 他们从马自达的车上會到水壶，准备要拿过去，突然间他们听 到畿弹枪的枪声.黑夜中还可以看见开火的火光，他们吓呆 *「°*好像持续了很久很久，然后，四周又安铮了 F来c

盖利和格林纳瓦模耕的身影，渐渐在路上淸晰了起来。当 他们接近时，男孩们可以看见他们脸上的表情、汗水和他们手 昔上吊着的霰弾枪c盖利看着瑞奇的眼睛说：“象掉林皆汽车 的确很困难。”此外没有-句话，他们上了车。

男孩们不可R信地像哑巴一样。他们刚看•到了他们的父亲 杀了 家产的人，父亲、母亲、小宝宝和侄女.没有任何理 由c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怎么想、怎么感觉。因为恐惧,他 们呆坐在橙色马臼达车上，格林纳瓦就这么载君他们离开.

车向北开时，銘上空无一人，很快坦他们开始想者他们看 到的爭，以及他们参与的事r “我们女了他们的车，”雷蒙想 机“为什么他『必须死呢？”他们心中充満厌恶和害怕，-

他们知道会有人査询莱恩家人的下落的.这是退早的4V 第二天早上，他们在小镇的•杂货店铺的停牛.买了 6罐银色的 喰漆.不过，就算为车子喷上银漆也只是暂时之计，他们需要 另•辆车。

咨林纳瓦想到有个人可以试一试，他以前的女友就住在福 来镇附近＜、他们小心興翼地开车，并尽量记下他们走过的路”

隔天早上他们开到多尼公园，就住福来镇的东边。他们因 为一路上提心吊胆而饥肠镰辘，于是到市场买了些热狗和豆 Tv当他们出来时注意到有条老旧的泥巴路.可以穿越左要干 道c池们沿若小路上了山丘，看到有个无人而口冇松树林围绕 的隐敲营地，于是就在那里等着天黑。

当晚，格林纳瓦皺响了凯西的家门。他想要她儿孑的货 车，但是那辆车车况很糟糕“她答应他明天早上就买辆车给 他，她和唐尼到福来鎭，冋时由格林纳瓦在凯西家陪她的孙 丿」最后，唐尼在“疯狂阿尔”的店里看r■蓝色貨车，凯西也 到银行借r钱。

货车要晚一点才可以争，所以他们开车冋去接格林纳瓦， 给了他枪支和弹药，然斥，在泥巴路上把他放卜'车。唐尼留住 车上和凯曲一起去取货车。路上她转过头来问他怎么了。“我 非常累，我好想睡个K觉，”唐尼回答说，“我们把爸爸接出 来,他就变成另一个人r。”他靠着椅背，慢慢地进入梦乡。 她开着车在车厂把他放下•来.

现在他们拿到货车了，可以继续上路，但是首先得把马自 达留F来c他们把马白达藏在枯树后，并且用松枝覆盖住:、然 后他们就往科罗拉多州的边境前进。

蜜月中的恋人

几乎在同时，另一部车也前往科罗拉多c玛琴和詹姆斯刚 在德州举行婚礼c他们计划在科罗拉多的树林中度蜜月，而在 此之前，要到丹佛观看野马队和牛仔队的橄榄球赛。8月5日 婚礼当天的早.上，玛琴的父亲给了她loo块美金c拿r钱之 后，这对夫妻开着他们根蓝色旅行车上路K。

8月8日，玛琴打电话给他的父亲，说他们要到科罗拉多 州南佛克镇附近去钓鱼，玩几天。几天之后有人宥到他们在南 佛克附近的超级市场购买补给品，那是这对蜜月中的新婚夫妇 最后一次被入看见。他们在球场的座位也是空的。

8月9日，3个全身污泥、浑身湿透了的男人，走进同- 家超市c他们买了几条香烟，然后用一张100元钞票付了账。 那天稍晚一些的时候，在科罗拉多州柯堤兹镇的雪佛莱车厂， 有个体格魁梧的男人天下蓝色的货车在那里修理，然后和其他 几个人开着银蓝色的旅行车离开，就再也没有回来取他的货 车。

无人确知，世进南佛克镇那家超市的那些入，是否是“泰

森帮”那群人，也不知道”泰森拷”有没由遇到那对蜜新婚 夫妇-我们只知道4个小时之后，两具已经腐妙的尸体在仁宾 森渓附近被发现。尸体上有一部分已/?£着nq。一磁鱼可、 副眼镜和■只新婚戒指就在附近。两个人的致命伤都是自后 脑射穿的子弹，警察认为是盖利•泰森乘r他们两人并年走也 们的旅行车C

追捕

就在那些男人在科罗拉多南佛克镇附近的超市械看到的时 候，亚利桑那州警方在优玛发现莱恩…家人。b亲和要足陈口 在林肯轿车内，是•被射杀的。约翰•莱恩购在汽车旁的地上。 茶瑞莎不见了，他们清她已被泰森父于挟持或衿彼强暴了、•几 天之后她的尸体被发现”她的臀部中了一枪，她打算爬到主要 道路上却因失血过多而死。那只狗躺在她身边几米远的地方. 因脱水而干死了C

这些令人毛骨悼然的罪行震惊r警界。针甘这次大晅的越 狱，警方是既恐惧又伺服。现在有了大改变.厌悪和痛恨取代 *了网服,、*媒体形容这些罪行是“疯狂大居杀”、“时亡狂歌”和 “执行死刑的仪式”c这群嫌疑犯被描述成“疯狂杀人犯”和 “亡命之徒丄 有些人不愿在夜间开车，直到泰森父子和格林纳 瓦被抓为止。

警察的压力加重了，他们加倍努力追踪泰森父子的下落。 于是亚利桑那州史上最大规模的捜索行动展开了：巡逻车、直 升机、警犬、路口临检，密布的联络网.匕芹份联邦及州的公 文迫使官员们全天工作追捕“泰森帮”“

並诸泰森父子身上的压力也增大了。他们坐在逃亡以来更 换的第五柄车内.不过他们得在公路上度过每分钟，还要担心 四处巡逻的警察认出他们c他们因为疲倦而变得呆滞，钱也花 光口

盖利决定马上逃到墨西哥去，即使穿过边境检査噌的风险 很大。

8月“日夜晚，3个警察配置.在长萨格兰德南方，架设路 障进行临检工作。2点58分，有•辆旅行车接近，突然向他 们汗火，把警车打r两个洞，然后旅行车立即加速冲过路障。 警察跳上警车，追赶旅行车，爬上r小山丘，穿越道路，车速 超过rwo公里，一辆警车闪过同行的警车，以便让第二个警 官使用緞弹枪.他在高速行驶的旅行车四周来回开了好多枪。

然后，瞥察慢慢停止开枪，他们传呼随时待命的直升机" 他们知道在路的那一头还会有第二道检査哨，不过泰森父子并 不知道°两个检查哨之间有••小段空当，负责从车后窗向外射 击的盖利认为他可以成功，但是开车的唐尼看到「第二道路 障，他加速冲过，但是还没到达就有4发子弹从路边警车中射 出，打穿了他的头。旅行车突然转向，冲出路面，扬起嘤天尘 埃，停在沙漠中。盖利叫看：“各自保命快逃。”然后跑进沙漠 中。瑞奇、雷蒙和格林纳瓦也跟着跑幵C有个警察看到格林纳 瓦模糊的身影，他开了一枪，瑞奇、雷蒙和格林纳瓦倒在路 上c盖利继续跑，逐渐在黑暗中消失了身影。

警察小心地趋近旅行车旁，他们发现r唐尼.他的身体陷 在驾驶座中，仍有呼吸，但是因为头部中怆布意识模糊。他们 把他铐上，呼叫卡萨格兰德的救护车，并且在搬离旅行车上所 有枪械之后送他离开。那时是早上3点L5分，阿兹特克救护 中心收到急救电活,，3点4。分，救护车到达，车灯照亮临检 路障的现场，警报器响个不停。但是司机和医生在检察哨那里 等了 5个小时，等到他们最后获准去看唐尼时已经是9点10 分.他已经死了C

在没察们对旅行车进行第一次搜査之后不久,有若强力照 明灯的宜丁I•机到J'。可以看到有两个男人躺在一起，不远处还 躺着-个人.他们命令最近处的那个人站起来，挙起手走到警 察这边来。那是瑞奇，身上溅溝他哥哥的鮮血。

接下来當蒙被命令站起来。就在他要被铐上手铐时.他告 诉警察他的衬衫下面肩膀上的皮套里有一把手枪。他们争走了 枪，铐上了他的双手。有两个警察走到躺在沙漠中的恪林纳瓦 那里c他们绑起他，把他带到检査哨。在这3个男人倒下的沙 漠屮.他们发现「另一把手枪。

他们？.枪抵若瑞奇的后幽.另一把手•枪枪管放进他的卷 里。他的衣服已经被小刀割碎他们拉君他的头发将他拖进 警车甲他被3个警察围着讯问、就那样光着身子打着哆嗦问 了 5个小时c当他勉强可以说话时，他们问他：“你想看看你 那快死的哥哥吗？”捉示十分明显：如果他不招供，他会被开 枪打死°唐尼流着血，意识模糊.除非他的弟弟们肯招认，否 则不会对他用药和医治。最后，瑞奇招供，他参与了逃越边境 的行为C雷蒙所受到的待遇也是一样“

天亮时，警察把这两个男孩戸送到皮诺鄧立监狱，给他们 披上毛穂遮蔽赤裸的身子，以便面对等候猎物许久的记者。①

桃乐统•泰森是从电台欢呼般的播报声中，得知飼捕枪战 以及她大儿于死了的消息的。

大约有-个星期都没找到盖利•泰森的行踪。超过500名 配枪的自愿武装人员翻调r枪战处附近的沙漠.找寻那名最主 要的逃犯-霹雳小蛆百升机机队低飞着捜寻被废奔的矿坑和洞

①以上是根据瑞奇和胃蒙的叙述, 穴c警犬也出拿J'，已经退休r的8。岁老将被找回来寻找逃 犯“他飴还请了精神战术专家来咨询.喧擀热闹的气氛囹绕在 搜索行动中c到处有谣言说在哪里看见盖利岀没°从大峡谷到 墨西埒.敝十个地区电台竞相报道。警察设r “热线电话”. 处理干百个来他被“锁定“在犹他州，捜索行动在那単展 开。其次是梭图斯山脉。他们派遣登山队和骑兵进入山区，在 -个礼拜的紧张气氛和地毯式搜索后，他们逐渐减少调遣的人 力，瑞奇和宙蒙心中有一线希望,希望他们的父亲可以活s■走 出那个群蛇出没的地区.并且狭得自由。

但是、当大多数的白愿武装人员回家之后几天，有个帕帕 果卬第安人在树林草丛唄闻到一股恶臭的气味，那基已经腐烂 得很厉害的戸体°警察来了，就尸体残余的部分辨认岀那就是 盖利・泰森的尸体。他在沙漠中藏身，在距离检査哨北方不到 J公里处。8月的酷熱对他而言似乎太难以承受。他的终点是 在帕帕果印第安保留区，他駒在灌木払中，头边还有榨干的仙 人攀果子。只差几米，就可以到达他想要的水源。在他身体F 方是约翰•莱恩的枪，枪身被埋在沙中。盖利•泰森死亡之处濾 •'也逃出的监獄还不到50公里。搜索行动结束了，根本没用上 枪弹，干燥、灼热和孤寂的沙漠帮了这次行动的大忙。在远方 的加州，报纸头条写着“泰森死了二桃乐丝•泰森相信他被发 现时是活着的，但是被自愿武装人员杀死了C

协商失败

自从开始逃亡.尤其是发现莱恩父于之后，迫捕K泰森 带”成为了报纸的头条。媒体把他们和“曼森帮”、“波士顿锁 喉手”以及“谋杀会社”等等犯罪团体相提并论'，他们的越獄 行为动摇了 1£狱制度：监狱獄长被解聘了。终身监禁犯人的优

侍方案被撤销。还有件事也被掲露出来r,监狱中的官员早在 5个月前就收到泰森可能趙狱的警吿.但是在通过4项测谎试 验之后，依然允许他享有优待方案。

现在刑事被吿中有人夕匕了，公众的愤怒全部都榮中在那些 还活肴的人身上.到底是谁做了这些事，竟然连还蹒跚学步的 婴儿也不放过，对此还有人认为：“如果他们不让盖利和格林 纳瓦跑出来，就不会发生任何事建这些都是合理的解條°媒 体要求使用毒气室。有篇社论甚至对泰森家中冇两人活着被抓 而表示憤怒。可能是感受到众人的情绪.或者只是因为绝望， 蹦奇从郡立监狱逃跑了.他自庄了 L5个小时，新闻报道说他 的逃狱使亚利桑那州民十分愤怒和害怕c但是.瑞奇很快在棉 花田中被警犬发现了°他被那些警犬咬了 3 口，终于屈服了C “那真是些恶狗,”他回监狱时喃喃自语着。

不久之后，雷蒙、瑞奇和格林纳瓦在皮诺郡受宙，并园被 判协助越狱罪和伤害罪成立。当接近优玛郡杀人案市判期限 时，每家报纸的报道都提到了去年夏季的求人事件，这又再度 敷起众怒,.

因为这样的背景,法庭指定的瑞奇和雷蒙的辩护律师绝望 地试图进行协商。他们的干牌是因为格林纳瓦会被单独另案审 判。格林纳瓦是杀人犯，过去也曾犯过谋杀罪（逃狱前正在为 该罪名服刑），因此他成为政府最重视的犯人，但是因为格林 纳瓦不能被强迫在对他的审判中给自己作证，所以英恩惨案仅 有的证人就是瑞奇和雷蒙C也有可能是检察官觉得这两个男孩 听做的事还不至于进毒气室，所以愿意进行认罪协商C

无论如何，交易达成了，瑞奇和雷蒙在格林纳瓦的审判上 作证.以交换州政府的承诺不判处死刑。两个男孩子根据协商 的内容，和检察官以及格林纳瓦的辩护人自由谈话，他们的律 师则将注意力移转到其他案子上。但是外界充満不满的声浪， 说这两个男孩“获释了二报纸上的社论批评那些进行认罪协 商的检察官。

对格林纳瓦的审判白1979年2月开始，检察官在第■•次 陈述中表示，泰森兄弟将出庭作证，并把焦点集中在法庭上。 但是媒体提醒众人，这两个男孩可能不会以杀人罪判决死刑° 显然瑞奇和雷蒙被判终身监禁是不够的，这样对他们太宽大 T,支持认罪协商的少数人，也因为报纸不断报道残忍的犯罪 细节而改变了主意C

当雷蒙最后站起来宜示作耽要说出“真相，全部真相，而 且只说应相” B寸，他已经准备要指证那晚在优玛附近沙漠发生 *的事,*那是格林纳瓦受审的惟~实证c队罪协商中要求由蒙 “在就所指控的罪名审讯中作证指出.1978年8月1 R.约 翰•莱恩一家人……被杀那天发生了什么事”。因为雷蒙巳经接 受过隔离审讯.他的协助越獄也被判有•罪，所以他作证说格林 纳瓦是独自犯下杀人罪的。

但是检察官-开始就问他的劫狱计划：有没有其他人涉 案，他们又负責些什么事。雷蒙拒绝回答.他并不清飽为什么 会被问到这些，可能是因为检察官想要给陪审主“完整的情 节”，可能是想套岀不为人知的共犯，或者可能是他认为雷蒙 不会回答这些问题。但是为什么南蒙以及后来的瑞奇会拒绝回 答，其原因是淸楚而且合理的。他们不想把粉助他们越狱的人 供出来，或许是不想使他们毋亲被起诉°

法官宣布格林纳瓦案的审判无效，认罪协商交易也••并道 到撤销。这下于瑞奇和雷蒙的辩护律师得在两个星期内准备对 谋杀罪的审判。

审判谋杀案

2 JJ 20 R的早上，律师们站在道格拉斯•凯迪法官面前。 申判开始之前，媒体制造了紧张的气氛，其中有两篇刊登在 《优玛太阳R报〉的社论提到，该名法官督表示这件案于“不应 该被报道、瑞奇的律师主张这件审判应该移交到本州其他地 区芝行，这项申请被驳回了c他接着左张至少应该暂缓开庭， 直到陪审员们不再受媒体的影响。这次申请同样被駁冋「°他 还打算说服法庭，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尸体照片不应该在陪市 员间传阅，虽然照片中林肯轿车上布满血迹的座位被\*作证 据。

泰森兄弟在优玛谋余案的审判是分开进行的c法官先审理 瑞奇的部分。他面对8个女士和4个男士的陪申团.他们应该 都看过《优玛太阳日报》。有个女士坦承在审判之前就认为瑞奇 有罪。,'我只记得一件事，那个要孩被杀了。这个婴孩无法指 认任何人啊，而若不是这个婴孩被杀，可能我也不会感触这么 深。”但法官相侑她可以“把个人意见放在一边”，只根据审判 中的证据来作决定。其他陪审员也表达了类似深恶痛绝的看 法，却也都坐上了陪审席°这实在不是个好的开始。

证人就像在低成本侦探电影中用旧r的破道具。有个人名 叫••乔•泰森叔叔”，刚离开州立监狱，他因为协助进口大麻而 被判刑。他说他的“生意”是在亚利葵那和西岸之间利用旧车 运送大麻°旧军都是他偶然买来的，并且都在用完之后丢弃掉 了。其中辆就是林肯轿车，有两个轮胎曾经因为磨损得太厅 害而在24小时之内接连爆胎。他作证指出,他提供给盖利等 人那辆林肯轿车逃跑，是希望交换“墨西哥黑手党”的承诺， 以说服某个可能的潜在证人不要在走私大麻案中指证他C



审判很快汗始详尽陈述那些残忍的爭实。悭生的鉴定证词 指出射向菜恩家人的子揮数量、弾看点和间距，他还展示了染 血的座位，这些滔天罪行的可怕印象，深深烙印在每个陪审员 的心屮『警察、州长代表以及探长也作证描述这项暴行、而即 哽有些疑点.例如哪个警察住哪里捡到什么枪以及如何处代， 在陪审团心中，却不认为是警察有渎职嫌疑.而是认为華森父 了•的火力实在太庞大了。右•大堆武器作:为证据，似乎•是最明 显的事实证明°

瑞奇并没有作证，但是检察官却对陪审团详述了他的自 白。“这全都是值得的，”怜察官如此转述，“只为r和父亲共 处10-12天.这些全都皇值得的瑞奇曾经吿诉警察，没冇 人会受到伤害。这些事情都应该不会发生的。

整个审判，瑚奇都带着紧张的笑脸坐在法庭上。瑞奇的塗 师想要冲淡他的这种微笑带来的不好的印象，他传唉曾雇用过 瑞奇宕几年的屋顶建筑商-——豪威尔先生，他解件说，瑞奇曽 带过牙齿矫正器.而当他承受压力时“他看起来像是布笑，*H* 实他一点笑意也没有”c豪威尔先生、泰森太太的老板、朋友 以及邻居们都指证说，瑞奇曇个“乖孩子二诚实、勤奋，而 EL从不使用暴力。但是这些证据都太迟而没有力最。大量的证 词，以及根据亚利桑那北法律，瑞奇只要参与捷欣就可以•同 被判谋杀罪，这就足以说服陪审团了。陪审团退席进行讨论， 当天回到法庭之后.陪审团全体…致判定罪名成立。雷蒙的审 判随即进行，结果也是•样。

从头到尾，桃乐丝都坐在法睡皇，她尽可能四处借贷为JL 子提供支持“她对家庭的挚爱遭到严厉的试炼、、她的儿子们协 助爸爸越狱，因为他们爱他，而后来无伦发生什么事.都不是 他们能控制的。问题是，如果男孩子们在医院的停车场把他们 的父亲留下，妇果“乔叔底”*还有备胎,*如果盖利•泰森仍然 *活墓,*就可以代替他的儿子们面对击整个社会的愤怒，

惩罚

现在战场转到了另••个地方，赌注更大而貝空果更难预 料c在亚利桑那州，当陪审团认定有罪之后，法宦就有量刑的 权力。两兄弟走到凯迪法官的面前，分别被认定犯有4硕谋杀 罪、3项劫持罪和2项抢劫罪以及盗窃汽车罪。不过，在亚利 桑那州.谋杀罪是惟一可能被判死刑的罪名。为了作此判决、 法官必须就犯罪情节之“严重”或“轻微”于以认定.并且判 定必须是严重的而非是轻微的。桃乐丝•泰森希望，既然瑞奇 或雷蒙都没有实际杀人.或许法官会判他们无期徒刑。（在美 国过去25年以来，从来没有以杀人罪名判处不普亲白杀人的 犯人死刑的先例。）

怛是检察官不再需要履行不要求判处死刑的协商承诺，于 是他清求从重量刑。判决前的审判变成r公开说明会，详尽描 述r杀害科罗拉多州年轻蜜月夫妻的残忍经过。新娘的父亲站 在证人席上，当被问及有没有小孩时，他回答说：“我剩下一 个孩子。”由佛克镇超市的售货员记得玛舉“卜分美丽，不只 是外表上而已.她的脸上有看光彩.你不会忘记她的”。然后 接下来叙述可怕的故事，她颈部后方的弹孔就像黑道的慣用手 法，当警方发现她时，骨头已被动物咬断，支离破碎地拖到小 *溪旁,*这真是个可怕的悲剧，让任何听众都义愤填膺。但是杀 人犯不在法庭里：盖利•泰森死了，而格林纳瓦在他自Li的地 獄中受煎熬C取而代之的，是两个衣着整齐的年轻人坐在那 里，必须为不是自己所造成的行为承担后果，若以某种方式来 *看,*他们其实也是受害者。

8个为瑞奇和雷蒙作证的证人岀场，每个人都强调这两个 男孩天性温和而目.深凝着他们的父京°他们的姑姑细述着当年 她偶然倒车撞到雷蒙的新车，他却只是很有礼貌地为她移动r 她的车子c朋友们和邻居们说这两个男孩是如何帮忙架设壁炉 和修理车子，却拒绝报酬，街収后，曾在狱中和盖利•泰森过 从其密的新闻写作老师丹•狄克，他说盖利很聪明，很会处理 犯人和狱吏的关系，而且他想尽办法要逃出喉狱。

大部分的人都以为泰森兄弟会被判終身监禁°监护官强烈 建议格林纳瓦应该送进毒气室，他们形容他是“对人性的恐怖 威胁二 却对这两个男孩是否“判决死刑或从轻最刑”犹携不 决，于是什么建议案也没冇提出。但是各报社论纷纷要求把他 们送进毒气室：“没有其他的惩罚能够满足亚利桑那州人民对 这两个人的报复心c"

众人的这种期待令人无法忍受°瑞奇感触良多地说：,'我 不想唐尼死掉，但是我很高兴他不用像我们—-样经历这些厂

1979年3月29R,瑞奇和雷蒙并肩站在凯迪法官面前聆 听判决。法官苜先宣读他对事实的特别裁還。这时候男核们知 道他们成了父亲的代罪羔羊°法官认定3个“加重悄节气*每* 件谋杀案都构成•'对他人的死亡威胁”（对其他3个受害人）， 杀人是为了取得有价值的东西（汽车）.而方式“极为邪恶且残 酷瑞奇和雷蒙白己并未杀人的这个事实，法官几乎不于理 会：他们被定罪的理论依据是“替代责任”，为其他共犯的罪 行负责，这理论使法官看不见这两个男後和他们的父亲的冷 *异c*他们没有不良记录，他償还年轻，他们的犯罪情\*远不及 他们父亲的残暴罪行，但是尽管如此，法官却判定将他们送进 毒气室执行死刑c他们要为他们的父亲和朋友的罪行而受死,，

”野蛮粗暴，残忍无情”

K久以来，我坚持主张废除死刑，从高中参加辩论队与对 手争辩开始，我的立场就卜分坚定：“我坚持死刑必须废除。” （关于这个主题的第一场辩论内容，我还留厂卜来“ K片上与 着：绝大多数的杀人犯其实是环境造成的.所以我希望废除这 种剥夺生命的“极刑”。）在大学时，我也以这个主题'弓了篇报 告°当我进入法学院，我写信绐以色列的总理，要求即使是阿 德夫•艾布漫（1906〜1962,德国战犯，因为参与德国居杀犹太 人的活动而被以色列绞死）也不应该被判死刑。

当我担任法官助理时.曾经处理过一件死刑案.涉案人是 个黒人，为r从持枪射击的警察枪卜•幸存，他失手杀K这名警 察”他以“通大谋杀罪”被判处死刑，因为他和警察对战的原 因是企13抢劫酒商，我和大U•巴史隆法官都希望能保住他的 命C

1963年夏天，在我第一天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亚瑟•郭徳 堡的助埋吋，大法官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问我说；“你是否曾 想过死刑的问题？”

“我当然有！”我热切地冋答c

“好！那我有个想法，你应该会有兴趣，”法官说，“我希 望你帮我整理有关死刑法违反宪法权利的议题，做成备忘录了

“我很愿意，”我说，无法掩蔵我的兴奋之情。

郭德堡大法官说：“住你埋头II本前，让我们再多谈-••淡， 有些想法我想应该和你沟通•下了

我告诉法官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并且兽经在为巴史隆法官 工作时处理过死刑案件。

“关于死刑，大卫曾说过•件有趣的事，”这位大法官评论

沼触蜉割丑冷恒叫准身曾者可 '西建'麻孚网明早暨習丛湧濃叩 奇罚J）话遇恒“函迥函耍丄4垓浪切叫推别01潘S裤音可。辱回 闭¥也劄至寺刖展闭昌淞¥矽寮。淇生咄払目本壊學国’蚀％ 時蕭途亦文沌屛‘中，姜墉轶\*师易景豺，辛°wswmw '24〕丄剛豈呆¥用桑菓咯滔“：集场回予厚新窺Q期朝

、與？•由S#再V日叩部网为暮爪里’険皐 闭耳澄¥J吊衆昌爭毒鄒演回涎。“此再累王西聚目界盘翎※ ¥刁,；啓乘比噸'¥—网妾導展柔JSR平壺1T目如’肝担讎不 坐渗我+酒蛍风叫准,，头辛剛'（酉其禺网织己帔發网鄭叡）而 罗Y4宙部晶旦又¥可？T削口甲吨晋可’直竅国察榜百铤幺晋 次宙乡风Y力业曜僕整麹囱佃觀泓豊書’去爱+长酎山雒 疽衣阴套坝中，孝墉国将装鼻素翳，孕昌澄 ¥寻）布智冀•乎某隅咅買瀛酒旱举％謝舛而案’X建江抵挪芋 此酔博M糞札Y印矛果蝴业W咚'质,，’分申一博：T韻4用専褂 果象，,’環導精霽顆級°丄回业蛔块晉由26〃评羽¥$\*峯爲 '孝采博＞J何崙山舌衷’卷濃冷丫廟丫封攻上和再实鬲,，：我回 时斯丹窝业翌口古观’重阳専梁蛔勲東/絲呆昼呆密阅溉

疽网呆笔四筆晋他払/ •刊业HY「汨呆罩挡照•者围W甄旧也’咄教；埃毋弈1遥址田期 QJ向阳芈蝴孝王到V每尊”：坟呆履蓄话晋土 '其凉检強頁 舀項壓仞拊菜才弟留書司’帅球部净阜卯前¥酉義净4爲

“°似祖個匣温正百渎期Y力多技 迥條业块叩湖準国'，題'始咄関珊君目辱沮音H鉗应血 '通呼 改薮渚询Z涇泓舛豆尊帀博丫力井隴昌M果出市民离耳楽国羽 汙皈艇孑书.号刖’，以谜/祟昔既没取,不裁3辭中孝里制、/ 皆汝潔.，’嚥笏滞砖『？；靈其次举醐冋印筆筆呈者［由近林串章 晶滓膘&方'哆蛔话群’耳呆祀#域壬）英利晋成业酉司,，*儷*

官开始去思考以宪法观点来挑战死刑丁

我向大法官告别，心中想着为何律师和法官不曾提出这悍 的挑故“我想起大学同事亜伦•史东的话，他说渚贝尔奖里没 有法律奖，因为只有在法律这仲领域中，你会因为有创造力而 失分，但却因为发表前人说过的观点而得分°法律人总是向 “权成”（过去的律师和法官）的观点看齐。法律中所谓的创造 力，只是大量分析过去案例，以规避或改变法律c很少有法律 人会在信念和概念上有什么重大突破°（我记得我在高中的犹 太姫典老师，当我说有个新见解时.他挪揄我*说:*“如果你的 想法氏有这么好.那么显然比你聪明得多的老拉比一定也想 到；而如果比你聪明的老拉比没有最先想到，那么这••定不是 什么好想法广）

郭徳堡大法官关于死刑违宪性的想法的确是观念上的大突 破匸现在是我的工作了，必须让这个想法成为既存法律和权威 的自然进步.我埋首书堆吋，心中感到迷惑。我们的州和联邦 政府已经处决r好几F入，大部分都是黑人、*穷人、*没有受过 教育的人以及倒毒鬼。这正是最高法院最切实的机会.可以解 救无数条人命。

在好几个星期的研究和写作之忘，我准备r长长的备忘录 给郭德堡大法官，全都是讨论死刑在宪法上的地位。文件中描 述了英国和美国禁止残酷刑罚的历史.以及最高法院曾讨论这 项议题的案例。结论是根据宪法精神，应该废除死刑。我建议 技高法院首先应该“小心仔细地审圖……所有的死刑案件，申 慎界定出哪些案子的死刑判决是违宪的”°我提议郭德坚大法 官应该让大家知道他对死刑在宪法上的质疑，这样律师们可以 开始在死刑案中提出宪法第八修正案的论点。这些提议将会逐 渐瓦侪死刑企宪法的适法性，并且可能最终形成一种新观点， 以宣示所有案件的死刑判决都是违宪的。

我拿我的初稿给郭德缘大法官君，他马上开始阅读加以修 补増订c他决定要将最后版本的备忘录在姒高法院公布.*当做* 测试气球，试试看会得到多少支持。我欣喜若狂.因为我的手 稿（即使这些想法全部经过郭聴堡大法官的修订）会出现在最高 法院每位大法官的桌上。

不知看了多少次，改了多少次，郭徳堡大法官终于把籥忘 录公布岀去。他表示出他白己坚强的信念，“国家以制反夺走 人类的生命”是野蛮粗暴、残忍无情的。但是文章中也承认 “全国同胞可能并不同意……死刑是违宪的。因此，他清大家 考虑以下命题：“至少，为了某种罪名而对某些罪犯判处死刑， 违反宪法第八条和第十四条修正案。”

这份备忘录是颗炸弹，很快地成r法院的话题。不论是法 官或是法律助理都在谈论着°当然并不是毎个人都很喜欢,.® 受困扰的两位大法宫是“自由派”、伟大的长者、首席大法官 厄尔•里伦和雨果•布雷克大法官，华伦是机智灵敏的政治人 物，他总是关心法院见解被民众接受的程度，他相信任何主张 死刑违宪的说法都是暗地甲一要颠覆法院对废止种族歧视利其他 争议性议题的判决。布雷克大法官主张宪法的字面解释，认为 郭德堡此举是要“改写”人权法案。

但是布瑞南大法官和道格拉斯大法官同意郭徳堡大法官的 宥法，而史都华大法官尽管有些怀疑•但还是很犹像地衣示同 情，

最后，在首席大法官的命令之下，郭德堡大法官同意不发 行他的备忘录，我的心碎了.害怕我听有的努力都将幻灭C但 是郭德堡、道格拉斯和布瑞南大法官决定対于某件黑人因强暴 白人女子而被判死刑的案子提山G同.板M书,他们想让刑3被 吿的律师知道，至少有3个最高法院大法官在:某些条，牛下对死 刑的合宪性感到怀疑C

响应不只来自律师，还有反应热烈的媒体.

《纽约吋报》描述郭德偎的不同意书中提出了 “见解精辟而 影响深远的想法”。《华盛顿邮报》称赞那是“对法律的沉思精 神，对未来社会的理性的呼吁……”但足并非所有社论都是令 人高兴的。威廉•洛柏是《曼彻斯特联合论坛＞极端保守的发行 人，他写了整版的社论，标距是“最咼法院3个大法官联手鼓 励强暴罪行

这令人难以玉信的见鮮，理所当然地，只能是在岐励 强奸犯而已。这些强好悪席们就这样免于死刑的成助•.他 们也清楚许多假辑姿凡会总是很心软，所以他们不认为对 其碁行的处罚会*冇多么*严\*,因此他们会更容易氾罪。

没有任何共产党能慷这些大法宜一样k此彻庇地颠覆 *健全社*会的基砧。如此侮身我们的妇女同胞，用不了几牛 ……就会使伟大的文明完全逸化至玲变状态。

洛柏没向他的读者提到，在他的新罕布什尔州，至少有 100年不曾对强暴犯判处死刑°其他的报纸，特别是在南方， 新闻报道都像这样恶毒谩骂，只是没那么花哨而已。

其他法院也不欢迎郭德堡的不同意见。很少人迫随他，有 许多人以相当华丽的言词驳斥他，例如佐治亚州的最高法院：

我们必须衆斥这W意見，这使侍叶人类母余的保护荡 然元存，削弱了文明让会的基砧，并且飯损了上帝的速 就，我们反对比致人于死更可怕的罪行，那就是时女姓身

体及灵魂的强迫性*心,*污辱姓们的力节，而邢是人类最 珍贵的特质C

但是郭德堡不同意见书的目的，是要对刑事被告的律师们 传达讯息，要提出“残酷刑罚”的间题，给予法院在法律、事 实以及历史的思考武器，让他们在这个议题上去作战。这个玳 息传达得十分清楚，可以被完全理解.特别是两个律师社团组 织：美国公民自由联袈和全国有色人神促进会，他们的领导人 都表示支持。

就像律师麦克•麦兹尼所说的：“郭德堡的意更唤醒我们对 死刑合宪性的兴趣……鼓舞我们付诸行动。”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改变其政策，长久以来，他们认为死刑 “不是公民自由的议题“.现在也开始受理死刑案件。全国有色 人种促进会的理事会开会研究，讨论死刑判决的种胰因素，在 60年代中期，全国各地开始努力终止死刑的执行，并F1向联 邦最高法院上诉有合宪性疑义的死刑案件c这项努力由安东 尼•阿姆斯特丹所领导，他是国内最有创造力、精力最充沛的 人权律师'他跑遍各个州、各个监狱和各个法院，勤奋不懈也 为被宜吿有罪的人说话c他以郭德堡的不同意见书为基础，说 服法院判决死刑时扩大适用该意见书所建构的基础原理。

当这种努力越来越多时，我协助郭德堡法官（这时他已经 离开最高法院）为《哈佛法学评论〉写了一篇題为《宜告死刑违 宪》的文章，文章中我们列岀宪法匕的论点，呼吁法院、立法 者和统治者基于宪法拒绝准许死刑。

这篇文章刊出后不久，产生了第•个效果：宾夕法冷亚州 的检察长引用我们的文章，写信给该州监狱典狱长，指示他 “将行刑室中的电綺移除……"

也有些其他较小的胜利：有个上诉法院萩定对强暴犯处以 死刑违宪，最高法院判定，除非所有陪审员木着良心而坚决地 判处死罪之外，否则死刑是违宪的。但是其间也有些挫折。

J.972年6月29日，郭德堡、阿姆斯将丹律师以及主要的 同事，包括麦克•麦兹尼、法兰克•贺夫隆、雷若•克拉克和其 他无数人的伟大努力,终于發得了回报：*联*邦最高法院在“福 曼诉佐治亚州案"，以5票对4票促成,•现有的死刑判决皆属 违宪”的判决。3位大法官（道格拉斯、布瑞南和马皺尔）引用 郭德堡大法官的论点，认为死刑是,'残酩的刑罚”。另外两位 大法官，史都华和怀特,并没有■作出这种程度的认定，他们的 看法是，经由法官或陪审员貞由裁决以判定死刑，是“非常鲁 莽而荒诞的”，是残酷而异常的方式。史都华大法官如是说： “这些死亡判决是残酷fl异常的，就像被雷打死那样残酷和不 寻常。”①

公开的战斗已然得胜，有60。个原来被判以死刑的人死里 逃生郭德堡法官在这项判决作出的几个小时之内打电话给 我。“我们成功了，”他说，“努力终于有了回报疽 在法院的历 史中，从没有任何单一判决可以解救这么多条人命。从没有这 么多条法律（包括州法律和联邦法律）因为一个判决宣布而被撤 销，而且，从来没有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由単一的法院达成这么 重要的社会性转变。

可是离战争结束还早得很，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华伦•伯 格（被认为是致力于司法限制主义的人士），在他对福曼案的不 同意见书中，建议各州修正他们的法律，以便适应“立场擢摆

以胃电来模拟是帯的：雷电将人击毙地幵需随机的，而死刑却不成比例 地判定在黑人、贫穷男性以及拒绝庭外协商以认罪換麗刑的人身上。

的法官们”，如怀特和史都华大法官阐述的观点c当这」页见解 为各州知悉之后.很多州都开始照着这样做”

许多州在几年内恢复死刑的惩罚，井立法通过死刑条例， 以符合怀持和史都华大法官的论点。1977年，联邦政府10年 来第一次处决犯人°但是战争还在持续脊。

最近几年，H法者和法院里的争论就嫌乒兵球般c立法 者修正他们的死刑条例，法院撤销其中一些，立法者又再次修 正条文c好几个州颁布“强制执行”死刑条例来响应伯格院长 的建议，坚持所有被判某些特定罪名的罪犯都应该当然处决。 但是最高法院迅即认定这些条例违宪，宣布这种处段万式违反 “人性尊严Z

其他州则企图在原则和个别处置的需要之间走钢索，他们 设计了繁SZ的“一重关卡”的程序“

在重刊犯彼定罪之后.另行召开个别的审判庭，由法官或 陪审团考虑被告犯罪情节之“加重”或“减轻”，比如他是否 曾犯过重罪，或是他还很年轻，或是在胁迫之下犯罪的。法官 或陪审团要证实每个情节，并且认定“加重犯罪”或“减轻犯 罪“，如果他们作出加逾犯罪的判决，那么就会执行死刑C

最高法院在受理“葛雷格诉佐治亜州”时，面对各式各样 的死刑条例.这次法院对许多州立法者所表达的意塩让步了。 最高法院裁定.在判决者（无论是法官或陪审团）依据该条例自 由裁量的情况下，判决死刑是合宪的C

然而，该见解引发的冋题不下于他们所解答的，包括什么 罪行才可以合宪地判处死刑.依据葛雷格案的判决，很清墊的 是，被判死刑的被告是计划周详地、落意地谋杀受害入的。

宜到泰森案，这议题仍未获解决：如果有人莎及谋杀案. 自己却没杀任何人，是否可以判处死刑c內从1972年最高法 院对福受案的判决后,•就不曾在任何类似案件中支持过任何死 刑判决。虽然这个问题在最高法院岀现许多次，但每个死刑判 决最后却会因为在法律解释或程序上的借误而遭撤销。

我决定上诉泰森案，我想如果本案可以到联邦最高法院， 我们有机会可以推翻…个死刑判决。布瑞南大法官和马歇尔大 法官自从福曼案以来，始终坚持废除死刑，我们在“洛柯特诉 俄亥俄州案”中提到死刑冋題时，怀特大法官直接表示，对任 何没有造成致命伤害或非故意致人于死的被告判处死刑.都是 违宪的。泰森案情显然正是这种情形。我想、我们有机会说服最 高法院撤销这个案子的死刑判决，因为本案被告并没有造成死 者致命的伤害，也没有故意致人干死。

不论泰森案最终会如何结案，我都不能看着两个年轻人走 进瓦斯室而见死不救我一生都致力于反对死刑。这正是个好 机会，可以说服法官不让司法谋杀这两人，不让\*刑在不该死 去的被告身上.发生。

在我对亚利桑那州最髙法院的遅状中，我回顾了最高法院 对死刑判决的历史，强调犯罪和刑罚相当的比例原则，是量刑 最土要的原则。我特别引述了怀特大法官的见解，也就是说. 被判处死刑的被告必须至少被证实有杀人之故意，我也说明 25年来还没有任何州对非造成致命伤害的谋杀犯判处死刑的° 我希望亚利桑那州最高法院不会是第一个在这神情形卜执行被 告死刑的州。我希里法官了解,对这两位年轻人判处死刑，其 实是要他们为父亲的罪受死。

到死囚牢房

我写好答辩状，准备前往亚利桑那州最高法院为本案辩 护。那是1980年秋天.我正在准备这个案子，我留着胡子、 蓄着K发。而在言词辩论前一个礼拜，我巧遇某位亚利桑那的 律师。和他谈到亚利桑那的最高法院，说到那地方有多么保 守。“你知道院长最近说了什么？”我的律师朋友有技巧地向 我：“在最新加入律师公会的律师们宣誓时，他说他很高洪这 群新的亚利桑那律师没有任何人是蓄胡于、留长发的嬉皮丁 我赶紧坐上理发厅的椅于，“给我理亚利奏那的发型建我的指 示吓坏了剑桥的理发师，“剪短一些，剪整齐，然后把胡子刮 干净丁瑞奇和雷蒙因为他们父亲所做的事已经有很多的麻烦， 他们不必因为他们律师的长相再受惩罚。我前往亚利桑那时头 发剪得很短，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并且穿上细条文的律师装C 我的第站是死囚牢房。我从未见过泰森兄弟，他们要求 在开庭前和我见面。

当你私底下和犯人见面时，他们看来几乎都不像是穷凶极 恶的犯人模样。雷蒙和瑞奇看来是典型的小镇青少年。雷蒙长 得很好看，是个温和的年轻人c即使是穿着粗棉布的监狱制 服，他都像是个立志当保险业务员的人。他说话温和、平稳血 认真，能很快就掌握情况。他拿出演示文稿资料和法律文件， 依庁告诉我案情始末。

瑞奇看来比较有趣，也比较世故。他打髭我时.笑得很精 明。他的双颊有酒窝，但是却不可爱，他常常以妙语打断他弟 弟的话。比起雷蒙，瑞奇似乎情绪更富变化，也比较不能预 测。他总是微笑着，或者看起来是在笑G有位地方电视记者形 容那像是“张着嘴牌睨着.使亜利桑那州千万百姓看了深悪痛 绝”。他的弟弟雷蒙提醒我“瑞奇吃的万式不对，吃得太多使 他总有牙齿的毛病，这让他看来像在笑，不论他宾实的感觉是 什么”。

在复习了和第一天有关的事实和法律问题后，男孩们想要

谈谈个人的事情c “我们知道你很多事，”他们告诉我，“即使 这是我们第一次面对面，我们可是対你作了很多调査

我知道他们对我个人很有兴趣，因为他们写r很多信询问 我的事“但是我的回答相当专业而目蕊不泄漏我的私少° “丹• 狄克吿诉我们一些事.妈妈告诉我们•些事，有些囚犯也知道 你的事。我们在电视节冃上看过你，你反对死刑c”

瑞奇开始隣他的父亲：“他是我们所知道最任效率、最有 决心的人了。如果他决定做一件事，他就会完成它。他甚至不 必问别人，他有吸引人的魔力。他可以影响人，即使人们对这 件事一无如知。如果他到你们那这去的话，必定会是个伟大的 律师了我很怀疑，怎么经过r这么多，他还是这般相信着， 不过子女的爱通常是没有道理可以解释的。

“瑞奇是对的，,‘雷蒙补充说，“父亲根本不用问.你就会 知道他对你的期待了过世的盖利•泰森显然是颇具影响力。真 正令我惊讶的是，怎么甚至在已经犯下如此不堪的罪行而且死 r之后，他仍然有如此大的力量°

我问男孩们.是否曾想过会和他们的父亲以及格林纳瓦分 开行动c雷蒙回答说：“直到快结束的时候，就在边境拦检的 路障之前.我们讨论过＜,很清楚，父亲已经失控了。我们打算 分开逃跑，各自願命。我们已经成了父亲的负担。带着我们他 胞不快,因为他要照顾我们，没有他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也 不知道要去哪儿了

••逃亡对我们是全新的经验，”瑞奇解释，“我们不知道耍 期待些什么c不过父亲什么都知道。他是很聪明的犯人。他以 前逃亡过。他知道什么时候应该上路，要避开些什么，要停留 多久。所有这些事他都知道c”当说这话时瑞奇的眼睛向地卜 看，他很失望地说：“但是外面的世界有些事情父亲是不知道

的°他在牢里的时冋太久r,他不知道物价，警察的电f配 备.他不知道世界发展碍这么快，他仍活在60年代。他已经 被厩狱僵化r,当他跑出来时，这些是没办法帮他的。”

我间他『J怎么评价自己在设场犯罪中的角色“甫蒙说恭人 是可怕而不叮饶恕的，特别是泰了婴儿。“我们只有杀了我们 的父亲，才能阻止这些受吿宥被杀，而即使是这样，也不能改 变什么，因为太迟了。”瑞奇说话时眼睛有着地板。’‘有些人认 为我们应该在优玛杀人事件发生之后余了父亲，但是无论他做 什么事，我都不能求掉我自己的父亲，我没有办法拿枪指若他 的头.和卜扳机。他是我的父亲.我仍然爱着他冲旦尊敬他。”

“他们因为我们没求死自己的父亲而判了我们死刑，”瑞奇 继续说，“我们因此有罪，但是我们没有犯下杀人罪，我们没 有杀死任何人啊！我们无法阻止，我们希望没有发生这些不， 但是我们无能为力丁

“你不能想像射杀开始时，那穿过我们脑袋中的是什么东 西.”苗蒙接者说，“我们从未有过任何像这样的经验。大可怕 了！” “找还能听得见那空枪声瑞奇打断J”雷蒙，紧张的笑 容让他的脸部僵硬不协调。他说话时酒窝开始抽动。“我们觉 得害怕、觉得无助。我们无法相信这种郭竟然会发生。”

“特别是那卜婴孩c为什么对要孩开枪？他无法指认任何 人，”雷蒙说.“他可能怎样都会死，但是他们为什么对个婴孩 开枪？”

“你知道吗？我们因为这个婴孩而受到监狱同伴的死亡威 胁・”瑞奇补充说，“当我们最初被抓到吋.许多人都威助•要杀 死我们.包括教会团体。现在则是也狱冋伴威胁我们，甚至是 做r更多坏事的犯入都还诅咒我们、唾弃我们，并日威眛此 们，全都因为那个婴孩。”

雷蒙解種说：“不论那些人右多恐怖，石论他们犯的罪行 有号恐怖，垃个人都会有个限度.、而每个人都可以適责他们认 为最可恶的人，对大•名数人而言，没打比杀害婴修更叮恶的 市c借看对我们的岫・他们可以对他们自己说：’不沦我们 做了什么事，至少我们没有杀死婴孩疽“

雷蒙接着问我.是否会把他们从席气室救出来：“艮们徐 死在这里，或是你会救我们？”两兄弟专心地看着我，等待着 回答c “法律是没有保证的，”我说。我只能承诺•件苧：我们 全丿J以赴，直到他们离TT死囚牢房、

当我起身要离幵时，雷蒙脸色转为乐观而开朗，还对我竖 起了大拇指：“你会救我们出去的c我知道””瑞奇看着我，这 是第•次他的脸上没有笑容，池说： ''我们全都徵你了，你是 我们活着离开这里約惟一希望了

言词辩论

从我利泰森兄弟会面的地方看岀来.第二天的早晨情况并 没有多大的不同“辩论庭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法学院挙行c我 们竟然是在法学院的“实习法庭”挙行言词辩论，使不其实的 感觉更加*夸覚.*电视摄影机架设好了，对法学浣实况转播c对 学生而言，这是有教育功能的案件.对数十个来H亚利羹那各 地电视角采访琳论的记者而言，这是个娱乐书件c但对常蒙和 瑞奇而言，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C

5个法官岀庭了（全都到干净胡子、理者平头）.辩论庭开 始了。我的策略是强调亜利桑那州的宪法、法律和案例G我不 想像个外来的人卖弄着美国宪法条文，然后告诉地方的人们应 该如何处理自己的事。我想要说服法官.用他们自己的法律进 行解释.免除茶森兄弟的死刑c为了准备这场辩论，我列举了 数卜个亚利桑那州的死刑案例，我也知道该州的法官■们是如何 看待死刑的冋题。

我指出亚利桑那州的死刑条例并不适用这种案件。-个涉 案的年轻人，没有犯罪沛科、没有造成致命伤害、没有主导情 况.也没有故意谋杀“大法官立刻打断我的陈述.他问我关于 这两个男孩“故意”私自运送怆械给杀人石，我回答这是“故 意”要协助他们父亲逃狱.这并非判死刑的罪名。在亚利桑那 州，惟-•的死刑罪名是加取杀人罪，而私自运送枪械并不表示 瑞奇和瑞蒙打算要杀害任何人。其实,所有的证据都显示是相 反的，他们没有要杀害任何人。

我指出，连作出判决的法官都不认为这两名被告有犯下加 中杀人罪的故意,也不认为他们有杀人的事实。在整个判决书 中，法官所判定的是.这个罪行本身是“罪大恶极、残酷无 情、卑鄙无耻的行为丄但是这些被告——瑞奇和雷蒙，并没 有做岀任何罪大恶极、残酷无情、単鄙无耻的事C犯卜,罪订的 是盖利•泰森和伦狄•格林纳瓦，是他们开枪、控制局势，并只 选择杀害对象的，包括那个婴孩在内。法官所认定的’罪大恶 极、残酷无情、卑邮无耻”，只能适用于盖利•泰森和伦狄•格 林纳瓦，而不是瑞奇和雷蒙。

其实那天早上言河辩论前.•小时左右，我发现判决的法官 提出“罪大恶极、残酷无情、卑鄙无耻”的字眼,是抄自他对 伦狄•格林纳瓦的判决意见，而他也已经被判死刑了。我怀疑 有种可匪的情况，法官可能很倫懶，即使那是重要而受到舆论 高度重視龄案件c于是我打电话给格林纳瓦的律师冋清楚。他 证实判决法官用同样的词语形容瑞奇、雷蒙以及伦狄•格林纳 瓦。虽然事实上是格林纳瓦开桂，而不是雷蒙或瑞奇,判决法 官却用相同的文字来描述他们完全不同的角色c这是最好的证

明，可以证实法官在判处死刑时并没有考虑到每个被告是独立 的个体。

亚利桑那法律十分明确。在法官判处任何人死刑之前，必 须认定“被吿的犯罪情节是特别的罪大恶坂、残忍无情且單鄙 无耻二根据其他被告如此的行为,并不挡以认定该名被告也 犯卩这个“罪行”c况且他并不认定瑞奇和雷蒙个人有如此的 行为“他们被判死刑的原因，只是因为其他人——他们死去的 父亲和他的杀人犯朋友.犯下了罪大恶极、残忍无情并且卑鄙 无耻的罪行。

辩论結束之后，我被电视台的麦克风和摄彰机所包围.亚 利桑那的媒体提的问题敌意很重。为什么我会大老远从马萨诸 塞州跑来为这两个男孩辩陰？我不r解他们应该为什么事负 责？为杀婴孩的人辩护是不是我的咁好？我不信任亚利桑那的 律师吗？

我井不了解他们对余森男孩的故意有多深，我只是幵始担 心这可能会影响法官的判决，法官毕竟会受到四周的情绪和故 意的影响。他们看同样的报纸、同杼的电视节目，听同样的地 方广播谈诂。黑色的法官也井没有让他们变得不同：只是让他 们看起来不同而已。

我弓冋剑桥等待判决，我不知道要等多久法院才会作决 定。有可能是儿天，甚至是几个月。第-天晚上我不能入眠， 我梦到两个景象交互日现.婴孩被射杀以及泰森兄弟走向毒气 室。在后面的景象中，我看见瑞奇•泰森占所期待地四下张望， 不曾消失的笑容因为喜帕而扭曲着，就像是他还等看我跑过毒 气室的那个门.带着法官令状去阻止行刑。但是怎么郴看不到 我，那失望的情景紫绕我心，怎么揮也挥不去。

在我児卜这段文字的时候，那靖景•仍萦绕心头。泰森兄弟 仍在死囚牢房里。亚利桑那州最高法院在1981年夏天确定了 死刑判决c法院知道瑞奇和雷蒙都没有造成致命的伤害，也没 有任何致人于死的故意”但是，他根据亚利桑那法律作了判 决，这并没有什么不同，即使；

的确，他们并不特用故意让菜恩全家以及泰瑞莎死 亡.没有損误杀人，也没有莫的扣下扳机禮成致命的伤 害，但是这些事实并没有什么意义。瑞奇和雷蒙•泰森在 过去和那些故意且犯下杀人罪行的人们为伍。

瑞奇和雷蒙的罪名是和他们杀人犯的父亲为伍而被判死 刑。

这个案子现在上诉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瑞奇和雷蒙在等 待，我也在等待。不过他们是在死亡阴影之下等待着，那里距 离有毒的叡气筒只有几米之遥。

第三部

打击不义

第九章环环相扣

紐约阕区联邦检察署被公认为“联邦体系中的瑰宝” C检 察罟的年轻检察官大半来自于哈佛、耶會和甬伦比亚等大学。 他们素质普遍很高，也从未有过任何贪污的传闻C最近有篇文 章说，这个检察署冇“其他司法部门的I、•届部门都望尘莫及的 向主、反貪污和正直的传统”。纽约南区检察署的助理检察官 们“住工作时都十分f练”。

这是关于该区检察官锲而不舍地打击年轻枱为的刑黑辩护 律师艾德蒙•罗斯纳的故事。故事的主角还包括警採罗伯将•路 奇c路奇的故事被写成书，井且被改编成电影《城市工子〉在 电影里，我们看见全然不冋于官方解绛的故事。

我和罗斯纳相识于1973年的春天。当时我手边正住处理 的是犹太人防卫联號的谋杀案。他当口寸在阿诺得•包曼法官的 法院等待宣判。他涉嫌贿赂联邦检察署的探员而被陪审团判定 有罪。包曼法官最后判决罗斯纳5年刑期°

判决确定，再审申请被驳回，罗斯纳在法庭的走道卜-技到 我C

“我已经现察你好几个礼拜了，我需要新律师来处理我的 上诉，你窓意接这个案于吗？”我冋他问题出在哪里.他说他

中r某位警员的“圈套”而犯案没圈套诱人犯罪”是合法 的辩护，据此被告口【能丿G罪开释，如果该犯罪动机是从警方 “开始”的，或者说是政府“创造了”这个罪行。他还告诉我： 他确信使他落入圈套的警员并未对陪审团据实告知他自己的罪 行,、

罗斯纳不否认提供贿款，取款过程也被秘密荥音。罗斯纳 和席格•样，希望我能控告政府的行为。他•希望我掲露政府不 当派遣警员诱使他犯邪；此外，政府也纵容警方在证人席上对 于他之前的不法行为作伪证,，

我在考田是否要接下这案子时，遇见在纽约汰识的法院助 理C他反对我接受此案c “罗斯纳是个狠角色。他在此地执业 时，是最令人反感的刑事辩护律师。他做慢、白大、好施小 恵，像狐理--般狡诈，又非常龌龊。他善于制造证据,尤其是 不在场证明，并因此赢得许多案于/我问他罗斯纳的案子是 否有可能是“设圏套诱人犯罪”的例于。他不认为那是问题的 重点“第二巡回上诉法院不可能撤销对罗斯纳的判决C几乎每 个人都迫不及待地想逮到他，他就像这个法院里的癌细胞，当 你可以除去时，不会留在背上的。

这位可信的助理的评论（基于善意要使我不致陷入没有希 望的处境），却成为使我接下这个案子的主要原因。我告诉罗 斯纳及其夫人南西（也是个律师），我愿意为他的上诉案辩护。

这对夫妻聪明、成功，过着富足生活，穿着入时，开华丽 的轿车，并且收费昂贵。几年前-罗斯纳曾自願为公民自由联 盟以及“种族平等会议”工作c他曾参与过最著名的“马赛亚 案”，首席大法官华伦任内的最高法院最，旨判决毒品走私販无 罪开释，出为政府的卧底探员于毒贩的辩护律师不在场时诱骗 被告供出许多自我捽罪的陈述。（很讽刺的是，在罗斯纳的上

诉案里，也涉及马赛亚案的判决Q

罗斯纳从1966年开始执业，主要是刑事案件的辩护，他 很快就因为枳极、冇侵略性的作风而闻名，他尤其井于姓理棘 手•的常品案件。他多次为当事•人提出息外的不在场证明，而获 得令人瞠目结舌的畦利。当他虐名大噪且业务蒸蒸日匕时，他 聘请芝加哥法学院毕业的年轻学生南西当他的助理。后来他们 坠入情网，结为终身伴侣°

南西出生于布朗克斯区，父亲从事理发业。南西聪意、强 悍、辩才无碍、有备而来旦具说服力的特性，使她成为杰出的 律师。她出众的外貌更为她增添优势。她出席法庭的一貝装 扮：取裁合身的上装和窄裙.或是柔和"迷人的洋装外加合宜 的外套，比她散发适当的性感〃这性感为她吸引余人的口 *角e*罗斯纳夫妇很氷地功成名就。在他俩事业到达癞峰氐， 罗斯纳才30出头，南西淀至不到30岁°

赫南德兹和中央情报局的不在场证明

帕得罗•赫南蔻玆是罗斯纳的当*事人,*于1967年3月因贩 毒遭联邦政府起诉。联邦政府的这个案子似乎无瀋可击：赫南 德兹在纽约进莉海洛丙交易区被当场逮捕的情形.巨细傑遗地 记录在起诉书中。但是赫南德兹坐到证人席，作证说自己当天 在遮阿密参加由中情局赞助的反卡斯待罗示威活动。他以旅游 的账单或旅馆房间的预约登记支持不在场证明。然而陪审团仍

①1976年8月22号的《炫儷〉杂志的対面故事是采访南西,罗斯纳°她叙述 自己如何紈俾棘手的走私海塔因的案例.关健点在于地最終说服一位不为所动的 男性陪审员。这仲陪审员刚井始时.一直将南西涅为庸湿分子，穿君扫黄11滝JS 适当件横洋装的南西.以“最巧妙的方式”使他够服飽的辩护。她在6小时内十 到无雅开拜商去胜、 是判定赫南德兹有罪，法官判决他5年刑期。

政府像对席格一样“迫迫”赫南徳兹，提出交易条件：*给* “我们”罗斯纳，你便可以无罪开释,.、赫南德兹于是告诉联邦 政府他们想听的证词：罗斯纳及私家侦探尼口丁•迪斯芬诺揑造 不在场证明，并且伪造文书C罗斯纳和迪斯芬诺以教唆伪证罪 被起诉，赫南德兹则被释放。

罗斯纳既试着为自己脱罪，乂继续执业，然而事务所却门 可罗雀..当他全心准备辩护自己的案子吋，南西接下「业务C 他聘请r纽约最知名的资深辩护律师障里斯•艾德包恩为他辩 护。罗斯纳很害怕：他知道这次政府要的是他，但是除r从他 的委托人诱骗得到的供词之外，他并不知道还有什么对他不利 的证据。

城市王子

正当罗斯纳忙于自己的辩护时，城里的另一个角落正悄悄 上演和他的命运休城相关的戏-

31岁的纽约市人罗伯特•路奇是缉毒组的警探°在1971 年2月时，他被特调小组传唤，就警方的贪污事件接受向问° 路奇原先隶属优秀的缉毒小组，这个小组专门调査海洛因贩毒 集团，就像《城市王子》所描述的。出生于布鲁克林区的路奇在 就读布朗斯维高中时是运动明星。在堪萨斯州的贝克大学打广 •-年的美式足球后，路奇回到纽约任职瞥界°在4年内晋升到 警探的职位。

那普调査委员会是根据前任主席惠特曼•那普的姓甜名， 他曾经因为大胆揭露警方贪渎事件，为警界带来风暴，而成为 城里媒体竞相报道的头条c （调査小组委员之一的阿诺得•包曼 律师，在几冬月后辞去联邦法官的联务。）

路奇的那次调査是例行公他原本是被征召来提供其他 缉毒警员貪渎的情报＞ 委员会早就知道纽约市警局的缉毒组是 贪污的大本营。有位经检老道的调査员甚至这样说：“你根本 很难区别堆是警察，谁是毒販丁说这活的尼可拉斯•斯克波特 正是派来询问路奇的调査员。他原本是个和蔼可亲乂机智的律 师，后来成为纽约市特调委员会的特派员。

氏达好几个小时的询冋和挖掘，让斯克波特怀疑路奇无辜 的外表，他在腐败的街头上是公认的乖小孩c路奇否认自己犯 任何邪，裕将活题偏高到受贿的辫护律师和助理检察官身上。 斯克波特经过严密的调査后.发现路奇的说辞缺乏说服力。斯 克波特使出诱饵：如果路奇愿意合作，他的过去可以一笔勾 销。路奇答应考虑。

第二天.路奇答应供岀其他的人。他承认缉毒组的确有贪 汚的事情.但是整个司法体系也好不到哪里去。

斯克波特问路奇为何不有所行动。路奇转回他的主题：他 忠意作证指控律師、法官和贿赂警员的人。斯克波特提解銘 奇：,•那普调査委员会”只负责揭发警界的贪渎。路奇咒骂说•： “去他的那普！”如果斯克波特真的想抓出整个贿略的根源，他 应该放弃“那普调査委员会”.另外成正特别调査小组，侦査 辩护律师、愉察官以及法官c

斯克波特也意识到这样的专属部门的口J能性，他试着让美 国司法部考虑设责专成部门侦杏行贿的卻师以及其他司法人 员。司法部早在斯克波特担任特别助理检察官并羨交路奇的审 问之前.就有同样的看法。斯克波特刊路奇于是从那普调査委 员会移转到联邦地检署、.

地检署中协助调査路奇案的是个挙止温和的哈佛毕业生， 爱徳华•萧，身髙2米.脸卜.带着高貴的自信。

斯克波特和萧-致认为路奇是揭发贪渎的最佳人选，路奇 根本就活在腐败且堕落的圈子里：他的在兄约翰•拉斯特诺是 个“队长”，不过不是在警察大队，而是在可伦波的犯罪家族 V-.O路奇最后向斯克波持坦承涉及某些受贿案件。缉毒组的警 员会对贩毒嫌犯进行调査。警方如果无法找到足够的证据让案 件成立，便会派路奇和嫌犯交涉：他会告诉那人，警方握有对 他极不利的证据，但是如果他愿意.可以用1万美元脱罪。对 方接受这个诱饵，并如效付出这个勒索金额。路奇也以捐客的 身份拿到佣金。

斯克波特想知道路奇到底参与了多少这类的恐吓c路奇承 认有3件。①精明的斯克波特怀姬绝不仅于此，此外，其中的 作案手法也令他十分感兴趣。但他考虑到路奇未来的线人匸 作，所以并不想对路奇的罪行施压C然而，他终于也说服路奇 录下自己的受贿经验，以及个人参与的程度。路奇同意录音， 但是要求承音后保有录音带。他录了几天的音，录音带装满一 大箱c但是，永远也没有人能确定那些录音带的内容.因为路 奇掌回录音带后，就在烤肉时将它们烧成灰烬。长达几百个小 时的录音带,惟一遗留下来的是关于3起贿赂案的两页备忘

O

制造罪行

斯克波特与箫转向主要的工作：让嫌疑犯罪名成立C萧不

① 其实路奇的说肆有*模糊、*令人混滝之处。他虽说自己参与的是3件恐吓， 但若仔細推究,其中有一件又牵涉另外两个事件，为保持此说法的 致性.我佐 I•.文的陈述中倍之视为3件，而等4件案于.就像我在叙述《城市王于〉里的罗修 斂利时一样。

Cl**照网批岫**I**岫兩**

第。預trtfr不乂 369

只是想要发现贪汚，他还想罗织罪行，只要对象強实是个恶 椎＜■,根据前纽约警察局副局长罗伯•戴利的说法①，箫的第一• 个计划是这洋的；

造访纽约市的5个黑手党家庭°故意让他们知遒；他 们可能会因为逃税被捕。然后让路奇透过特殊集通接近这 些家庭，让他们了解：他有可以接赧到国税局的档案C他 们会非常乐意与他堪面，贿路他取得档案:。我们就可以因 为他们对警察•行贿而逮捕他们。

但是，萧的计划终归只是纸上谈兵，路奇拒绝参与行动＜' 他抗义说：“这种捏造的逃税案根本就是阴谋/他认为这种罗 织罪行的方式，其至也会让最精明的会计师犯罪C “你告诉任 何人说他被国税局监听,他一定会发狂。黑手党当然会贿赂 我，就算鬼最聪明的会计师也会R钩疽’

这就是为什么最高法院会认定，利用“设圏套诱人犯罪” 的技巧所构成的肥名，无法在联邦法院起诉。在最高法院著名 的“薛曼案”里，大法官厄尔•华伦在其主稿的意见书里裁定， “执法的功能在于防范罪行、逮捕罪犯，而非制造邪行、②

(D路奇与数个玫府官员在《城帀王子〉一•书发行之前,曾校阅书中所提及事 项的准确性。

0在称为薛曼的案件中，政府特务克尔钦与薛曼在戒毒的诊所中电遇c克 术饮同薛受他是否有取得I：等毒品的栗道，薛曼-开始时试着避开话题’但是在 克尔钦多次要求之后，他答应第他弄•点貨.最高法院一致否决原又有罪的判决, 认为薛曼遭到违法的陷害。法官说：“在这个案件中.政府扮演青无辜的角色，引 沸被告犯罪C如果只有他口己，他是绝不会想要这样做的。法律的抜行力应诙不 包含这4手段的运用厂



当辩方提出“设圏套诱人犯罪”的辩护时，陪审团会注意 到两个重要问题.首先，政府人员是否“诱使”被吿犯罪。如 果是的话，第一个问题就是；被告不能技判刑.除非（关键就 在这个“除非”）政府可以证明被告“有准备目有意”犯罪，只 是在等待时机到来”如果官厅证明被告“有意”犯罪，就可以 将他定罪，即便是政府雇员在适当时机“诱使”他犯罪。

因为这种“有意”的例外，在“设圏套诱人犯罪”的辩护 上.很少被告能在陪审团面前占上风。刑事辩护律师都将之视 为“最后手段的辩护”，只在没有其他脱罪机会的情况下使用C 因为这是很薄弱的辩护，所以检察宜很喜欢使用“诱使犯罪” 的手法，尤其在对付声名狼藉的角色时（像是犯罪集团的苜 放），因为他们很确定陪审团会认为这些歹徒本身就冇犯罪倾 向。

在这个例子里.藉奇“比较髙尚”的街头道德观胜过萧有 疑义的法律道德。萧的计划作罢，另外寻找会上当的笨螢。

巴克斯特街帮派分子

萧最后终于锁定“巴克斯特街帮派分子”。事实上这并非 是街头帮派，也不是犯罪家族，而是刑事律师、保释官和各个 阶层的司法人员，这些人的办公室大部分位于纽约卜城区的巳 克斯特街。这些人涉嫌参与制造侄案。他们的冃坏是体格魁伟 的保释官尼克•迪斯芬诺.他和罗斯纳涉嫌在林南徳兹的案予 里作伪证，政府始终无法顺利解决此案。1971年7月，赫南 徳兹（政府的主要证人）突然消失，他的失踪使得此案面临失败 的危险。

路奇被派到危机四伏的巴克斯特街。看来他的猎物似乎在 百老汇街住宅区，这也是罗斯纳办公室坐落的地方C如果检察

flka"啷Ih\* 呻

第三,W打咨木义 371

官们无法阻止赫南德兹案的失败，他们至少会试着制造新的案 子，利用罗斯纳对于赫南德兹案明显的不安心理“

1971年9月3。日，路奇邀约尼克•迪斯芬诺和纽约市瞥 探尼克•拉玛提纳在新林鸿中国餐馆用餐「路奇事先布线，把 他们之间的对话录音I、•来。他告诉那位保释官以及儈探说： “有位朋友在联邦检察署，或许两位会想和他谈淡。”他接若提 议说：“如果有兴趣的话，告诉我，我可以去和他谈。我保讪 可以解决郭情J

最后，这段讨论就成为对罗斯纳和迪斯芬诺的不利证据,、 路奇曾经暗示会让他们知道“任何他们想知道的事、

饭局结束，迪斯芬诺马上到罗斯纳的办公室，从楼下大厅 打电话给他〉罗斯纳下楼，迪斯芬诺告诉他与路奇的谈话，问 他是否想见见路奇的后门关系。罗斯纳冋绝了c辿斯芥诺接着 问他，是否需要任何相关资料°对罗斯纳而言，政府的秘密档 案里当然有许多他想要的资料，如果不安的他可以令到它们， 他当然更可以准备好自己的案于。但是他再次拒绝这个提议， 他并不想牵涉逬这类事情C

另外的3个人隔天乂碰面。迪斯芬击吿诉路奇，罗斯纳对 于他的提议不感兴趣，因为他自认为会胜诉。

他必须采取新的策略了，他得放上不同的钓饵让罗斯纳卜. 钩c急于让罗斯纳落入路奇的圏套的，不只是路奇和他的上 司。迪斯芬诺和拉玛提纳不知道有秘密录音，认为罗斯纳有能 力提供资金贿赂路奇的人；他们需要路奇的情报，乂无力支付 路奇开岀的价码。

迪斯芬诺于是在和路奇-度会面之后再度致电给罗斯纳. 告痈他麻烦大了。罗斯纳火速赶到巴克斯特街。述斯芬诺抛出 杀手嗣说，联邦检察署得到情报，对罗斯纳不利的主要证人

-一失踪的赫南徳兹已经惨遭毒手，并且是罗斯纳计划“铲 除”的。政府正在捜集证据，一星期之内，罗斯纳就会因为谋 杀罪被捕，他的保释会被撤销，而冃将银铛入狱。

迪斯芬诺再次放出诱饵，问罗斯纳是否想见他的朋友，得 知靳有他需要的细节和讯息然而多斯纳还是拒绝这诱惑—— 去见迪斯芬诺的朋友或涉及此事“

罗斯纳处于极度狂乱之中。他恍惚地把车开冋家，完全陷 人惊恐之中s他感到眩壘，对于所发生的事情无法曾信。他明 白自己没有“铲除”赫南德玆G那么政府到底想干什么？诬陷 他？如果是那样，赫南德兹乂到哪里去r?他“适时地”失踪 难道不是很可疑吗？他应该如何对充满疑问的法官解释呢？政 府乂握有什么证据呢？

10月4日星期-迪斯芬诺去找罗斯纳。在迪斯芬诺再 次提醒明臼真相的重要时，罗斯纳终于答应和迪斯芬诺去见路 奇c这将是关键性的会晤。让身为律师的罗斯纳冋意陪同迪斯 芬诺前往姫很重要的，只有他才知道该问什么间题。

设计陷阱

我们冋到罗斯纳与路奇会面的场景”路奇在那天的会谈中 没有录音，算他好运；对罗斯纳而言就是个不幸拉玛提纳 和迪斯芬诺逮到机会搜查路奇身上是否携带录音机.确定没有 之后，他们开始讨论赫南德兹的案子。他们所谈论的这段活， 成为整件案子的主要争点，因为路奇和罗斯纳的证词差距甚 多。

在罗斯纳的版本里，罗斯纳询冋路奇失踪的赫南德兹的消 息，路奇回答说他在检察署的朋友说：“他们认为是你间接干 掉r这个人“太荒谬了！”罗斯纳咆哮着。路奇说：,•但是他

**［呻 a惓 珈华佃§**

第三部打毎不义 373

们的情报指出这个人已经被谋杀，他们正在搜集证据以及证 人，证明就是你杀了他＜、”路奇同时也警告罗斯纳.政府正淮 备要撤销他的保祥c路奇说他愿息帮任何忙，罗斯納冋答： “告诉我们任何*你*听到的消息丁

罗斯纳与辿斯芬诰一起尚开，迪斯芬诺说：“我觉得我们 应该有所冋报J

罗斯纳拒绝了・、“我不认为有什么应该回报的，得了吧！ 门儿都没有了这次的会谈就这样結束.L，

路奇的版本则是这样的。罗斯纳要他从他的朋友那史取得 不利于他的证词副本。迪斯芬诺吿知路奇罗斯纳想获取的东 Mo路奇说他的朋友已经尽r全力，却什么都没有得到，所以 最好给他点回报。之后罗斯纳与迪斯芬诺离开了一会儿，罗斯 纳掏出40()元交给迪斯芬诺“他们回来时，迪斯芬诺说；•'我 这里有’4'沓钱。”接着从桌下递给路奇一沓钱。路奇以为是 40()。元，发现只有4。。元后颇为不快C他对罗斯纳说：“我的 脂友所做的不止这些罗斯纳说：“等他拿到我想要的之6, 还有更多

显然路奇和罗斯纳对丁首度会面的说法有极大的差异。如 果罗斯纳是对的，路奇让他相信他因涉嫌杀害赫南德兹，所以 他的保释将很快被撤销，然后路奇则提议帮忙取得特定资料c 如果相信路奇的沽，那就是罗斯纳想获取特定资料，也愿意丈 付代价。陪审团究竟该相信谁，是行贿的律师罗斯纳.还是堕 落的警探路奇C

接卜-来的几次会面都没有被录音。迪斯芬诺同意让路奇拿 到3500元；但是辿斯芬诺却告诉罗斯纳需要5000元，各付 2500o如此一来，迪斯芬诺和拉玛提纳只要各付500就能取得 他们想要的消息.罗斯纳则必须興出250。元。

收网

最后.检察官基户两个原因，终于决定塁路奇在露基洛餐 厅见面时携帯录音机C首先，这种谈话已经进行多次，也搀杂 着金钱的交易，所以这些人应该巳经彼此熟悉，路奇…般不会 再被捜身。再者.从法律观点来看，那些被设计的被告在未录 音的会面里已经上钩，路奇没有必要再说谎、威胁、欺骗或劝 说c现在打开录音机很安全，因为被录下来的将是犯邪证据本 身，而不是如何设圏套、诱惑以及上钩的。

选择初见面时“设圏套诱人犯罪”的部分不录音，而是在 堕入圈套的被告提供犯罪证据时才录音，这是很常见的子段C 这对被告而言极不公平，但是设计圏套的人則会以安全为由辩 解。这个手段可以使被告无法对陪审团证明他起初如何抗拒警 方诱陷，而政府却持有确凿的犯罪录音证据。有了这种证据， 陪审团通常很难作出无罪的判决。

在露基洛餐厅的会谈中，路奇先谈到将来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让他对消息来源感到满意。路奇吿诉罗斯纳，政府对他提 岀的伪证控诉并不充分。“他们自知所握有的消息不多，所依 鄢的是之前或之后所发生的犯罪行为。”罗斯纳听了此话之后， 如释重负地说：“那就是什么都没有啰。”路奇告诉罗斯纳.政 府已经询问其他可能出庭作证的証入.但什么都没有得到。

罗斯纳接着讨论失踪的证入赫南德兹。

罗斯纳：“他们说赫南德兹被杀了,我不知道他是否被除 掉r……你告诉我说，他们认为是我做的。”

知道自己被录音的路奇，立刻否认自己曾告诉罗斯纳说政 府认为是罗斯纳加害赫南徳兹。

路奇：“不，不.他们并没有说我们的人被除掉了疽 罗斯纳：“因为我确实没有做。我不知道，我相信 你……”

*路奇:*“……他们是说，根据戎的朋友的淺法.他们 确定有人在此案中被杀，因为他们找不到化。”

这段对话似乎•支持罗斯纳的说法：是路奇告诉他，政府认 为他应该对赫南德兹的死负责。这正是路奇所否认的争点。

最后终于谈妥价码，包括所有资料，并旦“保证”不会遗 漏任何重要资料.如果冇遗漏的重要资料.这3个人“会想办 法把钱拿冋来”。路奇向他保证说：“你已经没……所有检 察署的人都说你已经没事广。”

罗斯纳问：“他们到底想要什么？为什么他们就不能撤手 呢?”

路奇回答：“你现今的命运已经山他人掌握着。”

罗斯纳说：“整件事情根本就是胡扯，你得帮我，我们是 无辜的。”

话题接着转到哈莱姆区某些警员遭逮捕的案子c路奇间罗 斯纳是否愿意为他们辩护.又打算如何赢得这个案子。罗斯纳 飒刺地冋答说，他会采用“设圈套诱人犯罪”这样的辩护。他 并解释“设圈套诱人犯罪”法理上的非法性和“预先已有犯 意”的例外情况。路奇崇拜地回答：“喔！我实在是太幸运r, 我希望你成为我的律师c”

路奇和迪斯芬诺用餐后去洗手间，迪斯芬诺数了几张百元 纱票给路奇。

这次谈活约在午夜吋结朿，路奇马上到萧的住处去听录音 *带c*音质很差，背景满是意大利音乐、笑声，别人的谈话声压



过了他们的声音，静电也不断地发出干扰声e路奇和萧風丿J想 找到罗斯纳提出贿赂的耳体证据“在听了 -段混乱的谈活后， 路奇哦道：“这就是了，听到r吗？”但是萧却无法清楚听见十 么。

他们反叙地听,放到第六遍时，萧终于听到自己期待已久 的淡活。他大喊：“我听到了，这次我可听到r,那是但的声 音、那就是他。这里，这里小萧不禁窃喜，鼓掌叫好：“我们 总？?逮到这个兔崽了了。”

但是录音带的内容仍嫌模校两可，萧想要取得更清楚的行 贿证据。他们于是再安排了两次会面，在曼哈顿下东区一家有 犹太风格的込顿餐厅我对这里.的环境和食物都非常熟悉。我 父亲所经营的杂货店曽位于同一条街上。在那家餐厅里，我个 人贖偏好的是肝杂碎、三明治、洋葱圏以及布朗牌汽水。（见 识浅薄的人可能无法t■解犹太式的餐敏怎么会供应肝杂砰这样 的食物。他们忽略了犹太人天马行空的想像力c这道食物是由 长豆、茄子、磨菇、碎核桃以及疝得很熟的蛋制成。）

然而，在达顿餐厅的会谈并没白录■音存盘.也无法戕到犯 罪证据,〉政府提岀对罗斯纳不利的順略证据，必须仰赖模校两 可、不够清晰的录音带，以及路奇的证词。在最重要的议嬲 （诱陷）上，全是路奇的说法，再加上录音带相应的部分；罗斯 纳的据理力争，也必须依靠录音带的其他片段。

路奇的脱身

路奇完成『罗斯纳的任务后，仍持续与拉玛提纳和迪斯芬 诺碰头，他仍想卖给他们关于其他对象的消息C斯克波特的另 -•个计划是放话给某个大毒枭，告知他政府捱有足以判他有罪 的录汗.要换取这个证据的代价是5力美元。透过拉玛提纳和 迪斯芬诺.这个毒贩技到路奇。他们都同意由路奇提供录営带 副本给拉玛提纳和迪斯芬诺，再山这两个人来确SUK实性， 如果无误就可以*5万元*交货。路奇将录音带从他车匕？到拉玛 提纳的车上。拉玛提纳向他要个盒子或信封装录音帯,路奇在 车上找到-个看起来空空的厚信封袋，他把录音带放入信針中 纶拉耳捉纳。

这个信封正是让路奇密探身份曝光的开始°那个信封中的 角落塞着--张泄漏秘密的紙条，也就是斯克波特给TPFF-I的 备忘纸条，要求他提供拉玛提纳、迪斯芥诺和布来斯3个目标 的资料。TPFF-1是路奇在调査案中的代号。

拉玛提纳拿r装了录音带的信封冋家、但他一貞没有听过 这盒录音带。当他抽出第一卷录音带时，那张提霹秘密的小纸 条掉「出来。拉妈提纳音了之后，惊恐万分地打电话给迪斯疗 诺,他俩决定与尚未起疑的路奇来个最后的晩餐。

在餐厅里，迪斯芬诺怒视路奇，将纸条扔绐他,.路奇均卜. 明白r自己的疏忽，也意识到自己的生命面临危险。他无法捏 造任何具说服力的说辞。他本能地把过错推到--个叫做史丹 利•格莱兹冋伴的身上。“我一名到这个犹太家伙就知道他是个 坏胚子.”但是拉玛提纳和迪斯芬不相信。他俩要路奇跟他们 去那个家伙的住处，并搜査路奇身上是否有装窃听器C路奇当 时咧后悔没有携帯通话器.不然路过的救兵（两个国税局的探 貝，以及纽约市立警局的警察）虻可以听到他们的对话C救兵 当吋正开车环绕此区，却完全没有料想到，路奇和两个熟悉的 伙伴的会面有了危险C

路奇认为最好的脱身方式就是恫吓拉玛提纳和迪斯芬诺。

“你们大槪还不知道自己麻烦大了，”路奇说-迪斯芬诺转 向携带枪支的拉玛提纳，命令他杀死路奇。路奇并没有因此而 退缩。他勇气，足地告诉他的攻击者，好几位带机关枪的联邦 调査局探员等候在外，他又仔诉他们.他叮以从中转旋。爵奇 建议他们离开餐厅去外面谈.他尽量使自己进入接应者的视线 内。他们走到外面去，村奇便疲狂地搔起头来（事先说定的求 救信号）。但是接应小组仍不见踪影。辿斯芬诺乂开始冊迫他. 他说外头根本没有带机关枪的探员，路奇只是虚张声势而已。 他们要是杀死路奇.唯以被证明的谋杀罪总比罪证确凿的行贿 控诉好得多。正当此时，支援小组的车子出现在转角。车里的 警员看见路奇搔头，但他并不十分确定。这位警员不想让卧底 的路奇面临危险，力一他只是因为痒血搔头的话'这位警员将 手伸入枪袋，走向路奇.若无其事地询冋：“喂！我是不是认 识你?・’路奇至此终于松了 口气，命令警员逮捕拉玛提纳和辿 斯芬诺，将他们带㈣检察署。

当路奇把迷感且惊恐万分的两个人拖回去时.斯克波特和 箫正在等待他们。萧吿诉他们路奇已经录卜•他们数次的会面的 谈话，这个案子可是供证如山；他俩惟一的希望就是和政府合 作•成为指证罗斯纳的政府“线入气经过儿个小时的交涉后， 拉玛提纳和迪斯芬资终于考虑合作。他们也发誓不吿诉罗斯纳 路奇的真实身份，当然也不会告诉罗纳斯，他们已经是政府的 线人。以上条件谈妥后，他们被放走了。

此时拉玛提纳和迪斯芬诺了解到他们的命运已操纵在政府 手里，他们让自己的罪行完全暴露在“友人”路奇直前，捋奇 则尽责地为联邦检察官录下一切。拉玛提纳和迪斯芬诺除了同 意继续为政府当密探之外，没有任何选择。斯克波特把条件订 得非常清楚，他们能妙提供越多罗斯纳在其他案子里的情报， 就能得到越多的“冋报”C

此时仍被蒙在鼓里的罗斯纳，正为自己极有可能胜诉的林

南德兹伪证案充满自信。1972年1月24日.在与路奇的会面 被录音3个丿］后，罗斯纳的律师说服査尔斯•梅兹纳法官駁回 这个伪证案的上诉，因为政府违反了被告宪法第六修正案的 “快速审理权”，在起诉后超过--年还没存开始审理，、原因是因 为政府的主要证入赫南*德兹下落*不明。

罗斯纳很高兴地离幵梅兹纳法宣的法院.志得意溝地准备 車新执业°他儿乎已经忘记3个月前与路奇的晩餐会谈•他从 那位警探友人身上所获得的资料对他*匿位松*助，也不再需要， 因为伪证案已被驳冋fc

那天罗斯纳并未注良到有其他的检察官在离开法院时，也 面帯微笑，他们心知他们真正要对付的是美国法院的大肿栩5 伪证案诉讼的正式驳回根本不重要,那个案子本来就很薄弱， 其真正日的是作为堕入路奇的圈套的透饵。

梅兹纳法官驳回伪证的指控两个月后，本案的5年期限便 已届满，政府也终于找到赫南德兹。他/发无伤.好好地住在 墨西哥冇。政府要他回到纽约，想通过赫南懲兹起诉罗斯纳,、 但是梅兹纳法官拒绝推翻他驳冋本案的裁定c

政府也还没做好准备以行贿罪起诉罗斯纳“路奇当时也还 在为其他重要的案件卧底，如果要公开起诉，罗斯纳就势必得 塚露路奇的身份c但是路奇的掩护身份却越来越危险c巴克斯 *待街谣言满天*匕人们开始躲若他。

1972年6月15日，（纽约时报》和《每日新闻〉终于揭露K 警探罗伯特•路奇因扮演-个贪污腐败的警察而诱陷了司法系 统中许多重要的角色。罗斯纳看到头条新闻时脸色苍白'原来 那是个圏套，而他身为本地最精明的律师，居然惨遭暗算。

事情簫馅后，路奇立即受到严密的监护。最后他和家人在 卢兹基尔山中私属的度假屋重聚。（没有人也道他在山里的别 墅，也许是因为以纽约市警探的薪水，却拥有两间私人的房 子，可能会引人侧目。）小屋24小时被警戒，将奇除了需要岀 庭作证之外，其他时间都待在那甲他在纽约的馱脚处则被迁 至离自由女神像不远的总督岛上的军营。

第二个圏套

6月底，路奇的第一件大案子——艾德蒙•罗斯纳被控行 贿一一由艾徳华•萧呈递给大陪审团。不久，律师罗斯纳、俣 释官迪斯芬诺以及探员拉玛提纳都被起诉c罗斯纳整个人崩溃 了。他和有身孕的南西如何面对这个残酷的考验？他和其他的 被告洋，向共同被吿尋求安慰。毕竟他们有相同的处境,了 解彼此的感受。他们面对的法律问题是相同的；此外，协调彼 此的辩护对他们也很重要。然而，这个精明的律师再度落人圈 套,〉罗斯纳没有发现迪斯芬诺以及拉玛提纳也是政府的线人， 处心积忠地想取得他的情报，以便嶽得检察官的好感，

从报纸首度报道峪奇密探的调査故爭之后，伪装不知情但 暗中和政府达成协议的辿斯芬诺和拉玛提纳、罗斯纳及其夫 人，以及他们聘请处理路奇案的律师艾伯待•克莱格便开始会 面。案情的每个层面都被付论：包括诉讼的策略、预审的动 议、可能的辩护、对于路奇背景与可信度的调査、交又询冋时 的有利说辟，以及如何解释录音带中自陷于罪的陈述。罗斯纳 完全没有料想到这些秘密的而且合法的讨论，也有政府线人的 参与。

随着审判的接近，检察官开始向辿斯芬诺以及拉玛提纳询 问与罗斯纳有关的情报。由检察官罗伯•莫维洛负责这些面谈。 莫维洛注意到，迪斯芬诺以及拉玛提纳从罗斯纳及其律师的密 谈获得情报的行为，会对罗斯纳及其律师的保密权利造成非法 侵扰行为。为「不il:他们的案子陷入困境，同时又能确保从迪 斯芬诺以及拉码提纳获取最多的情报.英维洛采取两项防备措 施c首先，他建仪迪斯芬诺和拉玛提纳不要主动提供任何罗斯 纳以及其律师之间的讨论情报。再老.他也不打算保留与迪斯 芬诺及拉玛提纳每次会谈所获得的情报。没有录音带、笔记或 摘要整理。没有记录的留存，给了检察官“可否认性”的权 利，也就是可以否认某事实而不会有任何有力证据反驳他们。

莫谁洛以及其他的检察官.从他们的双虎I可谍那里获得许 多有价道的情报。握有这些情报、录音带以及路奇（还有竞相 以头条报道的媒体），检方于是以行賄未遂罪起诉艾德蒙•罗斯 纳。法院推出听审的法官是阿诺•包曼.前那普调査委员。

路奇的罪行：政府到底知道什么

政府计划通过路奇和他握有的录音带起诉罗斯纳c （市判 前辿斯芬诺以及拉玛提纳认罪，但没有任何一方出庭作证。）路 奇和罗斯纳稍早的会淡并没有留下任何尼录（政府所指称的行 賄.就是在那些会谈中。另外，被告也指称圏套正是在那些会 谈中布F的），政府就只能依赖路奇作为证人的可信度。检察 官知道他们要面对的是什么,路奇的人格因其先前的3件罪行 已经有了污点。陪审团要相信承认曾经行贿的瞥员，还是相信 否认曾经犯错的律师？

但是检察官没有别的选择：法律明确要求他们对被告律师 开示事还，吿诉他们路奇承认的贪污行为，好匕辩方律师准备 对原告的重要证人进行询问。被告方知道了路奇的贪汚丑闻 后，特别要求政府公开他的贪污历史c路奇获悉后，感到很惊 恐：他不想对公众曝露他的贪污历史。

开庭前夕，路奇让协助莫维洛审案的助理检察官艾略特， 萨格大吃•惊，他宣称自己将在开庭时否次所冇先前的昨行。 悝恐的萨格提醒他.他曾对斯克波特说过的话c路奇则说他被 “要了”。斯克波特与萧前来说服路奇，他们劝路奇必须透露他 向斯克波特承认的3项罪行c

斯克波特和萧劝说路奇承认那3项罪行的同时，察觉到路 奇事实上还有更多的罪行。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要路奇在罗斯 纳案当中掩盖其他邪行c检察官和路奇共谋作伪证，正是我们 上诉时的焦点。

这些检察官早在1971年春天时，就已经知道路奇更多的 罪行，那时候路奇刚开始为联邦检察官工作不久c路奇告诉站 说，几年前他曾对某个毒贩在无搜査证的情况下进行搜査。警 方没有在现场找到任何毒品，却找到一些现金。那些警察们便 爪分「这些钱。非法入侵再加上窃取线财，构成重大的盗窃罪 和侵占罪。（即使受害者没冇报警。）即使金额很低（路奇说只有 200元），也不能降低罪行的严車性。毕竟.那些警员拿走了 他们发现的毎样东西。

路奇当时的另一项任务是调査一起谋杀案°该案主要嫌疑 犯是毒贩理査•劳伦斯，又名巴伦，他是路奇的主要毒品交*易* 线人。斯克波特让路奇秘密录F他和巴伦的对话。这些录音对 路奇调査的谋杀案庭无帮助.却暗示着路奇和巴伦两人接受毒 販贿赂，路奇问巴伦说：“能否在你没有得到好处的情况下弄 出一个案子来？”路奇又说.控制局势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 他们要逮捕毒販前知道你会有油水可捞。

最后，斯克波特、萧以及美国检察署的惠待尼•席英尔在 和路奇合作期间.又发现路奇涉及另一起車大犯罪。那是在两 年前，路奇和同事正在布朗克斯区调査疑是毒品交易的案件。 警方在怀疑藏有毒品的廉价百货商店甲.进行窃听。当警探们后

来听到这卷录音带时.他们意外地听见•个有意大利口音的男 于和店主的通话,说要送几百台抱劫来的电视到他的店里。货 车马上就到了，所有的货被卸下来。但是有个便衣警察（与毒 品调査无关）在那时走进，这家店。他看见所发生的事情.立 即向当地警局总部报吿。10分钟内，店内出现50个警察，逮 捕了店主和匪徒。接下来的儿分钟.好几辆私人汽车（福斯汽 车、旅行车）到达了。原来是管区警员开着自己的车来.把电 视机装进车：警察倡排队拦劫电视机。电视多到管区警员搬不 完，有些警员将这个天大的好消息打电话告诉其他管区的朋 友。对很多警察而言，不幸的是他们所拨出去的电活正是从这 家被监听的商店.仃岀的，这些更大罪行全都被录在路奇的录音 带里C

路奇了解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之后被吓坏他如果把录 音带交出去，他的同事们就得而对制裁。他和其他的採员决定 把同事盗取电视机的声音部分消音。这个掩护挙动构成阻碍司 法之共谋罪、隐蹬重大犯罪以及伪造证据等罪行。

然而事情还没结束c两年后,布朗克斯区的毒品玄易案开 庭审理时，路奇已经开始为联邦政府工作，他与其他3个警员 私下同意否认录音带消音的事。他们编出一个故中（让人联想 到白宜的美国总统），声称录音帯里的空白和遗漏部分是机器 故障的问题。路奇竜无顾忌地告诉地方检察官.录音带中的空 白是因为机腭故障c地方检察官询问这些警探，他们是否准备 好隔天开庭时宣誓作证说“录音带没有被伪造二全部的人包 括路奇在内都同意要宣誓作证。他们都知道自己共谋伪证。

布朗克斯区毒贩案开庭前一天，路奇把事情始来告知斯克 波特和箫。萧告诉惠特尼他们所面临的困境。他们前往布朗克 斯区.想说服检察官不让路奇和其他警员出庭作证。检察官同 意了。第二天，布朗克斯区案子的被告被告知要撤回对他们的 重罪起诉，只要他们协商认罪，承次较轻微的罪行，他们欣然 同意。检察署费心避免路奇在法院里犯卜伪证罪，但却无法避 备其他更严歩的罪.当他和其他蓉员私卜同意掩饰洗去的录音 带之事井目.对地区检察官说谎时，就已经构成共谋伪证罪；此 外他们也共谋妨碍司法，以及对执法机关说谎的罪。即使路奇 冷萧坦承这些罪行可以免除这些共谋罪，也无法免除他两年前 犯F的罪（和同事洗掉部分的录音帯.并旦默许同事们不必为 盗取电视机接受法律制裁）。

审判罗斯纳

当路奇准备好承认他先前对斯克波特交代的3项罪行时， 检察署里许多检察官，包括检察署K本人，都很清楚路奇还有 其他的罪行，他并不愿意这些中在罗斯纳的审判中被揭露。其 中，则除部分的录音带以及共谋说谎尤其无法辩解c这些事悄 的揭穿，将让陪审团了解政府的重要证人曾伪造证物以及意图 在证人席上撒谎，这些历史利罗斯纳案子有直接关联C

检察官与被告辩护律师都十分清楚这件案子的成畋，全赖 陪审团相信哪一方。录音帯是断衣取义且模棱两可的，如果缺 少了路奇的解释（尤其是没有录下早期的关键性会谈），光雅这 些录音带实在无法作判决°另外，当陪审团知道路奇曾对录音 带动过手脚之后,他们必然会对录音带内容的真实性大打折 扣，至少怀疑证物的完整性。

审讯如预期中进行。莫维洛要路奇重述他和罗斯纳的每次 会面.陪审团聆听录音带，路奇由罗斯纳的审判律师克菜格对 他所承认的3件罪行交叉闾问。克莱格非常努力地想让路奇承 认他的其他罪行°路奇坚决否认，他反复宣称那3件案子（能

csiain■更 hjiiag 尊mm打士木又 385

心一件发生在S年前），是他有生以来所犯的罪“此外，他认 为自己的这3件过错乃是岀自于维护无法自保的受害者免于担 列其他腐败警员的摧残。路奇作证，这些受害者都认为“他是 他们惟一能依赖的清流……作为他们的中保,给他们公平的对 待”。路奇坦承他在这3件贪污案中食到的回扣总额在5000 •- 6000美元之间。在严贞的询问中，他否认在审讯期向或之前 曾作过伪证，不曾从消息来源者手屮挾取利益，也不曾贩游“

政府的缄默

当萧听见路奇起誓作证说，白巳除了承认的那3件案了•之 外，不曽犯下其他的罪时.心中是怎么思的？揣摩萧的心理不 禁令人兴味盎然c淮不成他已经全然忘记路奇对他坦承的盗窃 邪？他雄道不知道路奇和巴伦关于毒品交易的自陷于罪的对话 吗？他怎么可能会忘记最近在布朗克斯案中共谋的录音带消 *音,*而这录音带和正在进行的审判有极重大的关联？他原本应 该負贵香露路奇过往罪行的，为什么没有提供与犯罪相关的悄 报呢？

但是爱臨华•希比我印象深刻的，并不是他忘记路奇的罪。 对于箫的行为最合理的解释是，他认为自己在说服路奇承认先 前的3项罪行时巳经遇到不少麻烦；如果再对他施压，有可能 造成沟通的决燹。为了保住自己的重要证人.握有对付罗斯纳 的胜算，萧事实上可能已经决徂违法.为了更高的IE义而忘记 路奇所承认的罪行，默许路奇作伪证c当然，萧也有可能完全 遺忘那些额外的罪行，或甚至是不知道那些是犯罪。但是这些 听起来太匪夷所思r。

政府不仅想在法院里把路奇塑造成打击贪污的英雄，检察 ”也特意做了许多公关活动。开庭前几天，莫维洛花了很多时

冋与媒体打交道c检察署长惠特尼•席莫尔甚至在路奇的身份 被揭露前和《生活〉杂志接触,提供他们路奇调査案的独家报道 故事。此类由检察官操控媒体的方式是不被鼓励的，因为它可 能造成陪审团成员的偏见，但是席莫尔却鼓励这样的做法。席 莫尔后来遭到批评，却是因为《生活》的访问在审讯结束前让路 奇的身份曝光了。《生活〉将路奇描绘为诚实而旦有同情心的警 员，虽然扮演搶客的身份，却从夫涉及勒索或毒品交易，并且 又':那些利用职权盗窃的警员感到不清。而《纽约时报》典I在介绍 路奇的档案时说：他是关心毒品问题且岀污泥而不染的警察C

审讯时检方向陪审团保证罗伯特•路奇在1976年之后就开 始循规蹈頰地做人，而路奇对于先前行为坦白且痛苦地交代， 也使得他在罗斯纳案的证词罩着其实的光环c检察官英维洛不 断提醒陪审团他的主要证人绝对诚实。

警员路奇绝不曾被指按说谎，因为他从不说说C

罗斯纳为自己作证。如所预期的.他对那些未被录音的重 要会谈的说法和路奇的不同°如果罗斯纳的证词被釆信，显然 他是被政府说谎的特务诱陷的傻于C如果他们相信路奇的话， 认为罗斯纳才是那个始作俑者，路奇则是被迫贩卖情报的供应 者C莫维洛让陪审团来处理他们的可信度的问题：“说实话的 究竟是罗斯纳，还是有录音带作为证据的警探路奇呢？”莫维 洛特别强调那些在露基洛餐厅未被京音的会谈。“10月4 H的 谈话非常重要。如果接受路奇的说法.罗斯纳就有罪丁

包曼法官同意此案取决于陪审团到底相信谁。他指示陪审 团说，路奇和罗斯纳的说法“在重要争点上有极大的差异，可 以想见本案的冲突不在于遗忘C两个版本不可能都是真的”。

经过6个小时的商讨后，陪市团告诉法官，他们决定“自 *己去*间向路奇与罗斯纳关于从9月30 H到10月4 H的对活的 不同版本的解释”。4个小时后，陪审团给法官包曼•张纸条 说，有个陪审员在坐地铁时曾经无意间听到番议论，在对活 中，路奇被形容是贪污了 9~11年的警员。陪市团想知道他们 可否将这一点列入考虑。这个请求使莫维洛十分震怒。他跳起 来耍求包曼法宜“尽全力”忽略这种道听途说，因为任何上张 说路奇所犯的罪行不止这3项的说法.都“有损政府名誉，并 与警探路奇的此词不一致”。包曼适当地指示陪串团忽略关于 路奇的谣传。

没右多久的时间，陪审团便带着罗斯纳有罪的判决冋到法 庭.5项罪行被起诉有罪，两项无罪。

罗斯纳虽然很沮丧，却非常坚定。审判后儿犬.他找到若 干海洛因毒贩，他们宣称知道路奇曾经与毒品交易牵涉其多。 他的律师申请再审；那些可怜的毒贩被带到证人席作证。*包曼* 裁定那些入的证词不值得相信而否决了中清。

巴伦出场

正当再审申请等候裁决时，检察署乂有个神秘的插曲。罗 伯特•路奇主要的毒品交易线人理査•劳伦斯（巴伦）（路奇曾和 他在自陷其罪的泉音带中讨价还价）向曼哈顿的地方助理检察 官提起路奇几年来好儿次提供给他海洛因贩卖，然后加入分 红。（昆然劳伦斯为K钱的事情和路奇分赃不均，他开始试者 讨好地方检察署。）劳伦斯所提供的消息正是罗斯纳试着想证 明，而路奇不断否认的。地方检察署将这个情报上报到联邦检 察署。莫维洛械指定去调査这些情报的真伪。如果属实，路奇 在罗斯纳案中的伪证罪便昭然若揭，而罗斯纳的罪行在认定上 就会遇到困难，

莫维洛是在1973年1月初得知此消息，井被指派任务「 当时，罗斯纳的审判律师正准备以那个尚驼的证词申请再审°

巴伦的情报和毒贩的证同很接近，但是更为重要，因为： 巴伦既非贩毒者，也不曾碰触毒品,.旦他是政府层次很高的线 人，政府在许多案件中都曾担保过他的可信度c缉寿组毎年要 付给巴伦5万元的薪水换取情报。警方视他为“杰出”的线 人，他所提供的可靠消息正是“路奇所有大案子的来源”。另 外，他的消息来源并非岀自于谣言或道听途说，那是来自和路 奇数年来的直接交易.有确实的名字、金额、日期和地点的证 据，简言之，这正是成功的再审中请所需要的亜要证据②

巴伦的情报让莫维洛陷入困境。他剛庆祝自己打垮广罗斯 纳，现在有可能变成白费力气。莫维洛对这个新情报并不惊 讶，在罗斯纳判决后的庆功宴当中,他就曾警告路奇“对罗斯 纳而言还未结束。别忘了，你只承认3项渎职的罪名”c也建 议路奇对于根据共他罪行的新证据而申请再审要有心理准备C

据莫维洛身边的人说，对于巴伦的指控，他所关心的是自 2的名声"报纸将如何报道。他在法律界的地位会受什么影 响？莫维洛曾嚙喃自语：••如果那是頁的，我们的案子就全玩 完L

作为检察官，莫维洛应该对辩方告知有这个重要的证人， 让辩方白己去作调査，但是他却决定私下侦讯，希望能证明巴 伦说谎，而路奇所言皆实。

奠维洛所作的“调査”非常粗糙。巴伦提供了两个曾和路 奇进行非法毒品交易的毒販的情报。包括他们交易的地点，住 所.还有其中一 f•人的电沽，他另外也说有个地方助理检察官 可以指认且找到他们「莫维洛的调査没有去确认或我寻这两个

**£1**叫皿响曝**I** ■御**M**

隼三普**rre**■不乂 389

毒贩，甚至没有打任何电话，也没有和助理检察官联系，J3来 我们做这些爭靖只花了几分钟C

巴伦也吿诉检方，他给路奇3辆车，作为路奇提供毒品的 部分报酬，巴伦并提供文件证明车于的转让,.，莫维洛问路奇此 屮，路奇给他一份在1971年9月金额为400元的作废支票° 路奇声称这张支票可以证明他至少付了一辆福特旅行车的钱。 但是这张支票经过仔细察看后，发现完全相反的事。那辆福特 是1972年春天才转手给路奇的，也就是路奇开出支票的几个 月后。1971年9月，在支票被开出时，路奇还没买卜-那辆福 特。他是在1971年10月28日，以1100元购买的。但是莫维 洛却十分满意路奇的证明，关于车子的调查就此停止“

莫维洛最后决定要对巴伦（而非路奇）进行测谎,,他没有采 用和政府长期合作的统约测谎公司，而找到位于维吉尼亚州亚 历山大市的新公司（此公司在几星期内便宣告倒闭）。测试结果 模糊不淸，几位颇貝名声的专家分析过这些测谎后作证，“这 些测谎不足以卜•任何断言”说明巴伦说谎或是他的话不实在° 但是对莫维洛而言，这已足够。他遽下论断说巴伦的指控都是 在说谎.所以调査可以到此结束。

莫维洛同时打算不让罗斯纳或法庭知道这些调查或是巴伦 的指控，甚至是这个人的存在。包曼法官驳回再市的申请，认 为证人所提出关于路奇参与毒品交易的指控不足釆信.但是他 也暗示，如果这些证据具有可信性，他们早就会慎重提出的“ 莫维洛安静且满意地回到座位°

判决

再审申请被驳回，判决罗斯纳的时候到了。在某些州里， 法官在陪审团判决有罪后就会立即判刑〃而在联邦法院，在认

定和判决之间有儿个兄期的间隔，让联邦缓刑部门（独立F法 院外的部门）准备关丁被告过去的历史以及有改过自新可能的 抿告书.许多法官都相当重视缓刑部门的建议，他们有独立亍 枝察体制的监狱学家C裁决当天，罗斯纳得知包曼法官争到两 份关于他的报告。•份来自于缓刑部门，另一•份则出白罗伯・ 莫维洛所頷导的检察官办公室C英维洛违反正当的法律程序. 衣宣判的两个月前偷偷避给包曼法官…份备忘录。莫维洛没有 告诉被告律师他违反规定的异常行为。包曼法官也没有告诉被 告律师说他收到这份备忘录。

在法官进行宣判前几分钟.莫维洛交给罗斯纳厚厚一沓备 忘录，全是损害罗斯纳名誉的谣传。㈣如，联邦检察著的助理 说到某件案子（当事人的名字他记不得了），他相信罗斯纳曾经 诱使证人作伪证，虽然他也承认自己“没有确凿的旺据支持这 个可能性”。

包曼法官吿知罗斯纳的律师，他在判决时会考虑莫维洛的 报告。克莱格则要求休庭调査以及确认这些指揑。包曼驳回这 个要求，判罗斯纳5年刑期。在联邦法院.峰赂罪的刑期大约 是1年半到2年，即便是检察官或法官犯罪也是如此.看来， 莫维洛的报告的确影响了包曼法官的判决。

调查和上诉

当罗斯纳聘请我代理他的上诉矫护时，他自知这并不是简 单的诉讼案件或卻论。“路奇是纽约市最囲败的警察，我们只 是还无法证实.但是在我们能证明他宜称只犯过那3件小罪的 证词根本是放屁之前,我们绝不能停于•疽

我们决定双管齐F。我准备上诉的申堵，罗斯纳则负责却 奇贪■污报告的调査。我们希望借着上诉或是新事证的发现推翻

纳i3邮膚A电 岫岫M

第三W打也•不义 391

对罗斯纳的判决。

上诉将提出二个间題：第•，路奇非法诱使罗斯纳犯罪的 证据是否成立：第二，迪斯芬诺以及拉玛提纳冋意和检方合作 后，他们与罗斯纳以及其律帅的会面，是否已经侵犯r罗斯纳 和他的律师的秘密沟通的权利；第三，包受法官对于莫维洛判 决报告的考虑.是否违反法律的正常程序C此时我们还不能提 出路奇作的证的问题,因为尚未取得路奇犯下其他罪行的确实 证氓C

1973年7月，我代理罗斯纳的上诉辩护。9月，上诉法院 意见•-致地宜布判决。他们认定本案争议之处在于路奇或罗斯 纳的可信度问跑，而包曼法官正当地让陪审团决殖要相信進「 陪审团选择相信路奇，所以，“设圈套诱人犯罪”的辩护无法 成立C

就侵犯罗斯纳的法律咨商的隐私权问题.法院虽批评检方 允许迪斯芬诺及拉玛提纳在同意与检方合作后仍继续参与这样 的会议，却也不认为有侵犯被吿或窃取机密之嫌。

在扯刑方面，法院认为包變法官过于相信赛维洛的报告而 犯下了错误，并且没有给被吿正当的答辩机会。5年的刑期被 撤销，并且要求由其他没有成见的法官重新判刑。

这算是部分的胜利，我们确定刑度会被减轻，但是罗斯纳 更期待辩护的机会°我们向撒商法院申请复审的同时，仍在捜 寻真实的路奇在纽约街头的犯罪证据。

国王对上王子

罗斯纳聘请了私家侦探法兰克•金①，他是前纽约市警察，

0）金（king｝是国王之意。一濂注

十分清楚纽约市街头的贩碇情况。有一天，当我在剑桥的办公 室准备罗斯纳案向敢高法院的上诉吋，罗斯纳来电要我\):刻赶 到纽約.、“我们挖到宝广，”当我抵达南西•罗斯纳位丁-百老汇 的办公室时.他们夫妇和法兰克•金都在微笑。金劈义就冋： “教授，你看不看电影？”困感的我回答；“当然！”

金说：“那你曾看过《霹雳神揆》吗？就是叙述…位洱毒组 的警探波比耶•道利如何侦破以马赛市为基地的海洛也交易， 并査封了价值数百万元的纯海洛因的故市，”

'嗯！我看过啊！道利是由金•哈克受演的嘛！”

“你有没冇想过那些海浴因怎么处冷K?”

“不知道。不就是销毁或是存放在某处吗？”

金这时略带挑衅地问我：“如果我说它们都被'回收’到 街头上呢？"

我答：“电影里可没有这段。”

金说：“然而这却是事实。所査获的违禁品就从書察局财 产保管处被偷走。7000万的海洛因。有史以来最大的盗窃罪c 毒品最后流回街头重新交易。”

我天真地问：“谁可能拿到这些毒品？”

金冋答；“当然是警察。要不要猜猜看幕后的主使人是 谁？”

不等我回答，金就用力吼：“罗伯特•路奇！”

“可以证明吗？”

金低声说道：“还不能，但是不会太难。我们先和路奇在 街头交易毒品的人联络上。如果我们真能找到他，就稳操胜券 了。”金把这个人的名字说出来。这个名字对我或是罗斯纳并 不陌生，他就是巴伦。

我鼓励金继续他的搜寻。如果我们能证明路奇在最近的时

啊alii傳Iff略 加'

第M册iTtfr不义 393

间内曽犯卜这么敗的罪.就可能得到再审的机会今在我们向最 高法院清旭的冋时，金便寻找神秘地白岀没地点消失的世伦。

他消失了好几个月。散后，罗斯纳聘湾搜寻失踪人U的々• 家约翰•弓克纳里，此人曾是纽约警察局侦探。马克纳甲•约读 r四十几个人，摸索了多条线索之后，终于在纽约州的小镇斯 宾赛找到巴伦，这时已是莫维洛否认他的证詞使包曼法Tf否决 了重市申请几近-年之后C

询问巴伦

巴伦就像罗赛达石版（1795年于尼罗河畔发现的石碑，有 助于了解古埃及文字），能够帮助我们了解所有关于复杂过去 的谜°他知道路奇的每一件羽。在姓込5年的时间，他曾经是 路奇的知己，并日就像是銘奇住街头的化身。协助我们的琼・ 贝克，从纽约来听取巴伦的谈活。琼在南何的办公室见到巴 伦，他的谈话颇具说服力。他是个高大健壮的黑人，脸上留着 疤痕。他头眦着大号的白色的软呢帽，身穿K皮大衣,荧光色 系的鞋袜、衬衫和领带。精力充沛，引人注目，自然流露出在 纽约匕城街头求生必要的魅力和自信。开着炫日的敞篷车，后 座备冇电话。

琼和巴伦谈论了好几个小时他的过去和现况，特别是他和 路奇的关系,，他讲述了许多欺诈、暴力和贪渎的事'在对立的 黑白道之间（警察、黑手覚、毒贩、线人和吸拆者），巴伦见证 r -旬，也从中渔利。

琼冋他路奇是否会承认和他相识，巴伦从口袋屮糸岀几张 皱皱的纸：“看看这些.你就会知道’娃娃股.是否会忘了 我了‘纸上有路奇最近曾宣誓证明他和巴伦的紧密关系，以及 他对他绝对信任的文字c鉢奇形容他“牢牌、仔畑、够朋友，

是可以绝对信任的朋友”。路奇告诉陪审团“我知道巴伦在5 年内”，从街头査获了近20公斤的海洛因.“救r你们的小 孩”。路奇不可能承认和巴伦曾经密切合作过。路奇身为宣誓 作证的线人，很难被认为是个说谎的人。事情开始有了眉日。

琼要巴伦回忆路奇在街头th他转售海洛因的人物、时间利 地点。巴伦说他们合作好几年K,路奇“毎个月数次”提供海 洛因给他。他则在稀释后到街头兜售.然后付款给路奇c巴伦 还说，“有很多次”，路奇卖给他的海洛由是警方査获的毒品 巴伦也告诉琼，他曾亲眼目睹及参与路奇把海洛因卖给其他\* 售贩的交易过程。巴伦估计，路奇几年来贩卖的毒品确实数址 惊人。如果巴伦所说属实，路奇就是纽约市最猖狂的毒贩C

当琼询问巴伦时，法兰克•金在办公室里外踱步。他叮咛 琼要机警-点。“如果罗斯纳像电影《霹雳神探〉里的窃賊给逮 到了，-定要把这一点记录在你的报告中。路奇犯了罪，我们 要找出证据证明。”然而，巴伦对于路奇的角色不是很确定， 他只知道路奇有参与，这是街头販毒圈子流传的，但是他没有 证据。金要我们继续施压，

然后，在1974年2月25日《纽约时报》的头条新闻刊载：

调查人员彼定了 39岁的前缉李组警探法兰克•金，认 为他极有可能是价值敎百万美元的海烙因和可卡因窃案的 主谋，这也正是电影〈谷窈神探》的故事背景C

我觉得自己像是个彻头彻尾的笨蛋c法兰克•金骗了我们， 我们也没有再见到他。政府也无法证实金或是任何人偷走了价 值7000万元的海品c但是金还是以共谋伪证、藐视法庭以及 妨碍大陪审团调查遭到起诉。几年后，这些揑吿便被撤回。金

Otetotsfliajiihflttiti

•mm it\*不义 395

因为逃漏税被判刑,他的所得颇低，却能够在辟品失窃小件之 后1年就花掉11万美元。而这个尊品盗窃案成为悬案c特别 调査该案的检察官始终认定金就是主谋，但是谣传还另有共 人c我们无法从巴伦那里得到确实的证据，决定不把这项指控 列入他的宣晳书中〉

巴伦与王子

1974年3月19 R,陪审团判决罗斯纳有罪的15个月后. 我们申请重市。申请中附上14页理查•劳伦斯的宣誓书，列举 路奇所涉及的毒品交易且非法获利数io力-美元的罪行。我们 也早•递我们的调査，强调r劳伦斯的证词。我们要求和路奇及 其控诉者面对面地审理。

1974年4月9日，检方以他们的宣誓书作出响应，批评 劳伦斯说说c检方声称，莫维洛已详尽调査过所有劳伦斯的指 控，“发现劳伦斯是个完全不可信的告密？Tc这是我们首度听 到关于英维洛的“调查二政府强烈反对重审，他们不思让路 奇被传唤作证并接受交叉询问。

那时，莫维洛已离开检察官办公車，美国检察署的新助理 被派来协助此案。约瑟夫•杰夫，犹太人防卫联盟案里的助理 检察官，主持成贪行动，路奇的案子于是转到他手上c在我们 提出重审动议后几天，杰夫在联邦法庭的电梯内遇见琼。

“巴伦的宣誓书是你写的？ ”他问。

“我是根据他所说的毕拟的。”她回答。（律帅例行皆证入 草拟宣誓书c）

“你知道什么是教唆伪证吗？”他不髙兴地问° “劳伦斯说 谎，如果你也心知肚明，你就有麻烦了。不久你就会发现自己 得面对人陪审团/他说着皱着眉头离幵电梯C

在收到双方的宣誓书后，包曼法官同意在1974年5月1 日下午JF庭。那天早晨，当我准备从办公室前彳由纽约时，接到 来自包變法官办公室的电沽。“法官突然有事，庭讯无限期延 蝴疽’我们对爭情的发展感到奇怪，但是这种事情也不是第• 次。我们根本无从得知在检察署封闭的长廊里.好戏正在上 演，包曼法官试图导演这出戏，被告再次被蒙在鼓里。

掲穿娃娃脸的面具

4月17日，在预定的庭讯两星期前，路奇四处暗示巴伦 所说的每件事都属实c路奇害怕事实将被揭露，如果是从另- 个人的口中说出来，政府便得起诉他。路奇找杰夫和另一位检 察官會道夫•朱良尼谈话。他想知道如果自己承认（假设性地） 他曾与线人有毒品交易会怎么样°检察官们回答说他可能会被 起诉，但他们会尽屋为他辩护。路奇暗示萧和斯克波待让他相 信：只要他合作，他们就不对他之前的行为施压。朱良尼摇摇 头并严肃地告诉路奇，他成为卧底的那一刻，他所有先前所犯 的错就无法避免地会被挖掘出来；即使不会，被告也-••定会想 办法挖出他的底细c “没有吿诉你这件事的人是在误导你。”朱 良尼显然在暗指萧和斯克波特。朱良尼要路奇说实活，即便会 “推翻对令人厌恶的艾德蒙•罗斯纳的控吿” C

路奇最后决定供出-切。多么惊人的自白！劳伦斯的指控 原来只是整个罪行的冰山一角。路奇花r几个星期叙述自己犯 罪的历史。最后，他贪渎的案件累积成长达84页的卷宗。在 他13年的警员生涯中，他犯案数百件，而绝不只是在罗斯纳 案中宣称的3项罪行.光从他所承认犯案的惊人数量来看，他 可能是历年来纽约市警察局最大的恶棍。罗斯纳的直觉从来就 *很淮确!*

MtaN何H吧 hfluaM

打金不义 397

4月23日，预定开庭的询一个星期，检方两度通知包曼 法官、路奇已经承认之前宣誓否认的数项罪行‘包曼法官因此 宣称身体不适，将审讯延期。

当时我们无从得知检方是否賦意透籍关于路奇的看法，5 月2冃的《纽约时报〉率先报道说.路奇对联邦检察官•坦承除厂 在罗斯纳案中所承认的罪行外.其实还有更多的犯罪记砒“ 《纽约时报〉认为路奇的自白是筆因于州检察官和联邦检察官的 荒谬争论，最后导致州沧察官控吿联邦检察官的史无前例的诉 讼。

在路奇开始他4拉松式的白白之后，联邦检察官便对他保 护性监禁并展开盘査。联邦检察署两天后告知州肃贪特别检察 官莫瑞斯•纳迪里关于路奇全然不同的供词°纳迪里要求会见 路奇，因为路奇已经在好几个州的案件中岀庭作证，也包含罗 斯纳案，联邦检察署则拒绝辻路奇在完成侦讯前交给州政府C 纳迪里因此指控联邦检察署涉嫌隐谪情报，“为了阻止罗斯纳 的再审申请.而禁止路奇透露他的情报”.《纽约时报〉报道说， “有消息指出，椅察署不愿意让警探路奇说出任何有可能改支 罗斯纳审判的事情二

纳迪里提起诉讼，以迫使联邦检察署和他们“分单”路奇 *的供词＜* 这个公开提出的告讼苜次揭露路奇的认罪。联邦检察 署怒不可遇，认为纳迪里应该在“法官私人办公室”里起诉， 也就是说，秘密地提出，这样媒体（以及罗斯纳）才不会知道C

这个诉讼成为头条新闻c毕免，肃貪的州检察官因为警察 的贪污和伪证到法庭控告联邦检察官.这种情形并不常见。我 兴致勃勃地连续旁听r几场听证会后，联邦检察署终于嫌r。 他们被允许继续侦讯路奇，州检察署不得干涉。

联邦方面的侦讯长达数星期。这时传出路奇背叛密友和同

事的风声。5月21日，路奇在缉毒组的同事威廉•考第用配备 的左轮手枪射击头部自尽。他自杀前曾接获路奇的电活，说他 正在接受联邦单位的侦讯。

一个垠期后，我代表罗斯纳对联邦检察署提岀起诉，要求 直接接敵路奇和他最新的情报。

包曼法官否决我的要求，但是排定？月1日开庭。“庭風 H期不会延缓，你们会了解为什么。”他接着宣称自己即将在 8月15日退休，开始私人执业。他想要在退休前南理这个申 请。在他开始当法官时，罗斯纳案是他法官生涯中的大案子. 所以在他开始私人执业前，他也希望"以结案。在准备开庭的 期间，我们得知最高法院否决了我们诉讼文件调取的申请，但 不排除地方法院审理对路奇的告诉。

腐败的渊薮

现在，该是检方为他们在罗斯纳案的不当行为接受审判的 时候厂。被告包括萧、斯克波待、莫维洛、路奇和艾略持•萨 洛。身为罗斯纳的律师，我也是原告c这事关罗斯纳的自由和 联邦检察署的名誉。

法庭挤满厂报纸和电视记右。由于法庭禁止扱影，于是第 一排座位挤满了电视台的法庭画家，以炭笔或粉笔试着捕捉戏 剧性的片刻。

7月1日上午，《纽约时报〉的麦伦•法柏以头条新闻为读 者预吿审讯的可能状况：

即杵揭开的是个奇怪的故審，政府的卧底学探被指 姓，并且由前中央糟报哥干H作測说C

这次审讯的冋题不只是罗斯纳先生试图拍斜白己的判

决，事实上，罗斯纳及其哈佛法学院.的律师亚伦•隱箫维 4.正试着控告检方在处理罗斯纳案时的重大不当行为，

包曼法官的庭讯通常在10点整开始。10点2分，我们传 映第一位证人，警探罗伯特•路布出席。在联邦警官的簇拥之 下，他从证人室走进法庭。他的长相首度曝光c即使先前访问 过他的《生活〉杂志，也都把他的照片模糊处理，以免他遇古。 路奇坐上证人*席,*那些电视台的艺术家们便想办法捕択他的面 貌。大砍看见的是35岁左右，长得很清秀的年轻男人，有张 无忧、亲切和诚实的脸孔c中等身高、有些发胖的他，看不出 来是个强悍的街头警探。他穿會楊色的运动外套，以及扣子扣 到颈口的混纺衬衫。俭察官们显然建议他把那些浮华的衣裳和 闪闪发亮的珠宝留在家里。我提出第一个问题时.他紧张地对 我微笑。

“路奇先生，请问你从中警察这行多久了？”路奇冋答的语 调尖锐旦挑衅.像是在暗示他不会被摆布。“我干这一行大概 13年了°”他不断地辩解我所列举的罪行。他有15次抢夺毒 贩现金的记录；1000多次将抢来的海洛因非法贩卖给毒品交 易的线人；数百次从街头毒贩手中取得海洛因或保护贸；给毒 販数姑惊人的海洛因，让他们转手卖给吸毒者；把警方进行调 査的秘密情报卖给犯罪集团，包括窃听的录音带；为了根据录 音带进行勒索，又非法设置窃听录音机；在审判时接受辩护律 师贿赂出席作证（虽然路奇极力否认他为了贿赂改变自己的证 调）。另外，他还贿略地方助理检察官让被吿的保释金降低， 无数次向餐厅老板索取保护费.多次逃漏税，还包括职业生涯 中无数的谎言和伪证。这些罪行甚至直到上星期还在发生。 （当时我并没有问路奇关于布朗克斯共谋伪造录音带和伪证的

牛，因为那11寸还不知道，而检方即使在审讯时也还在險瞒）

華,恶的渊薮使路奇变得怙恶板俊c电无悔恨之意的他木断 试善将自已的罪彳T说成是造福人群，另外也是为了在:TH的竟 争中求生存。

包曼法官并不给于任何同情，他说：“无论警探路奇做过 什么或正在做什么，他都得到了教训.这是自作口受L

路奇在被告席上获判白罪。他肯定是这个城市有史以来最 腐败的警察。他说流的频繁让他的可信度荡然无存。“城市壬 了”在法庭匕变成讨人厌的蟾赊。

但是路奇不是惟-的被告。其他执法单位也涉及欺骗、包 庇和更严底的罪行°联邦检察智不当的行为应该被检学和谴 贵。为了让罗斯纳的再审成立.，我们不只要证明路奇说谎的行 为,也要让联邦政府对这个警探的渎职负辰c我们的诘冋过程 必须更加审慎处理。我们要质疑的是包曼法官曾经服务过吐引 以为豪的联邦检察署的诚实。我们也质疑罗伯•共维洛的行为。 我们知道这是个艰难的任务。

许多辩护卻师都会尽量回避那些必须攻击检察官之诚实的 案子C这完全可以理解C检察官可以用庞大的权力侵犯辩护律 师的日常生活，并对他的客户施加压力。由于庭外认罪协商是 解决刑事案件的主要模式，被告律师必须在其中折冲樽俎，而 这必须经过检察官这■关e在某些司法管辖区中.脸察官甚至 有和法官地位相等的判决建议权。

从更私人的层面来看.检察官可以以各种方式让辩护律师 的生活过得很悲惨或是很惬意：他可以同意或反对诉讼的延 期、对爭证开示选择提供或隐藏资料、在技术性的要求上吹毛 求班或是宽大为怀、表现岀来的态度是和善或敌肘。许多检察 官都很乐意运用权力，以便从辩护律师那里得到好姓c我并非 暗示这有任何不要，虽然它的确牵涉道德问题我只是想说， 和检察官维持良好的关系真的很取要

很多检察官也很欢迎来场良性的战争，只要涉及的是被吿 的淸白问题。但如果这场战争和他的道徳有关，对于被告律师 和“被告检察官”而言，就很难维持良好的个人关系.或者甚 至是职业I•的关系。无怪乎大部分的辩护律师都想推掉那些必 须扯检察官后腿的案子°他们最多只是把对检方的指控转移到 与个人无关的体制问题C

我在此案主要抨击的对象正是某検察官，不管我是否主动 挑起战争。莫维洛的暴躁脾气人尽皆知。有次我在法院门口看 见他对某个辩护律師咆哮，那位律師显然认为莫维洛做错r什 么°莫淮洛叫道：“你这个兔思子，你完3tT.你不准再踏进 我的办公室一步/对于任何在纽约南区执业的辩护律师而古， 这些活无疑等于被法院宣吿破产。莫维洛主导的联邦检察署刑 事部门，再也不和这个律师进行认罪协商或是任何其他的协 调c①

可想而知，没有任何检察官会喜欢被传喚作证，接受请问 关于路奇其他的罪行：他是何时知道这些的，以及为什么知情 不报C最终，这就像水门事件最后的夏天。我们的审讯举行 时，美国总统恰巧也因为包庇被迫下台。这使得许多有名望的 律师、许多现任或前•任的福察官的名誉受报。包曼法官不断京 华盛顿的法院做比校。

①在路奇的听证会上,包曼法官也注意列了英维浴的环脾气”

路奇：德萧维奇先生，罗伯•莫维洛跟你不一样，他从不坐着用这样安伸的苍 度对我解軽邪情……他餘是激动得暴跳如雷。

法庭：任何常在这栋大楼匿岀的人為知道莫維洛的样了、

虽然我对于挑找联邦检察署已做好心理准备，我还是不认 为白己比其他律师勇敢c我不过是认为自己没什么好輸的。作 为一个终身教授，以及在其他城市的兼职律师身份而言，我不 会常常遇到认罪协商或协调其他条件，我只辩护和宪法问题相 关的案子。我相信自己不会遭到报复，这使我勇于挑战检察官 的不法行为。此外，身为法律道徳的传道者，我对于许多法庭 或道德团体评域检察官以及辩护律师的双重标准感到震惊。检 察官极少因为全力起诉罪行遭到批评或纠正，但被吿律师却常 用因此使自己的饭疏度发可危。

基于上述原因，我非常愿意挑战检察官或法官的行为，这 的确乜成为我职业生涯的重要部分c在罗斯纳案中，我第一次 直接挑战联邦检察署的诚实冋题。

起诉检察官：罗伯•莫维洛

我们的第•-个证人是罗伯•莫维洛c他矮胖的外形被形容 长得像巴蒂•海克特，却少r那份幽默感。他的嗓音很尖锐. 带着嘲讽的语调。他曾任刑事庭的首席检察官，喜欢被当成老 板奉承。可想而知，他-•点都不喜欢被传唤到法庭作证。

莫维洛是因为自己的行为被传唤到法庭的，因为他在 1972年1月间刻意隐瞒巴伦对路奇渎职的指控。

莫维洛是个自负的证人。他以断言的方式陈述所有事情： 对于巴伦指控的调查已经非當“详尽•'、,'他的指控绝对没有任 何根精•'、那些说辞“完全不町靠”、“不足采信”，无论如何， 巴伦“完全没通过测谎”。

相关的证人可以证明这个调査有多么粗糙。没有追査任何 线索；没有约谈相关证人；没有査阅被逮捕嫌犯的前科；没冇 接触其他拥有相关情报的探员。除，在某项政府认定颇为重要

QfaautzH吧 '•.tag.

•m\*打\*不义 403

的证据中，调查员曾经捜杏巴伦所说的仓库，但是找不到什么 东西后便放弃了。

这些探员试着以巴伦在测谶中失败来为自＜2的草率瓣*解。* 然而.这正是莫维洛的调査限租疏的地力、国内知名的测慌罗 家（亚诺•包曼自己执业时也雇清过他）证实.由维吉尼亜公司 所做的测流简直是耻辱，不但机器有问题.所设计的题冃也不 当，结果更是毫无说服力。任何专家都不能断论这些无聊的图 表证实巴伦说谎。测谛公司的总裁的证词甚至和莫维洛相抵 触°他说这些测试只能显示巴伦可能“白所保留”，只是“没 有说出所有真相”。测试者从未告诉英维洛说巴伦“对母件事 都撤谎”。莫纸洛对于测谎结果的证词被抨击得体无完映。

起诉检察官艾略特•萨格

我们到了审讯中更困难的层面：联邦检察署助理检察官艾 略特•萨格的行为，他是本案的承办检察官。我们要争论的是， 伊格始终隐蹒事实，直到审判时仍然如此。我们认为萨格甚至 误导首席检察官，而使得首席检察官转而误导最高法院在检方 是否知道路奇知道的罪行以及何时知道的重要问题上的理解。

萨格给人的印象并不差。他也试着让自己看起来很强悍。 他以英维洛为榜样，包括他狂暴的臨气以及其他特点，但显然 并不成为。他的个性充满r矛盾：虽然偶尔是右性使然，但他 像许多年轻的联邦检察官-样，时常装出浮夸it自以为是的模 样。他基本上是正直诚实的，却给我回避麻烦和错误的印象。 他不说流，但是你永远无法确定他是否对你诚实。在证人席

匕他看起来对我有些不满。①

我先是询冋他关于“髙尔备忘\*”。这个备忘（在下个阶段 的申理非常重要）是两年前对路奇所做的笔录，共有两页，路 奇在笔录中坦承在1965年和其他3个警员在无搜査令的状况 下搜査毒品，并旦从屋子単.偷了 200元。这个备忘录是联邦探 员罗伯•高尔所做的，因此而得名”艾德华•萧当时是调査路奇 的主要魚责人，不久后就得知此事，也知道路育已经坦承大 聆。但是在罗斯纳的案子里，他始终没有告诉我们.我们在开 庭前夕才得知此事。

髙氷备忘录对于我们的辩论非常重要：这构成不容争辩的 书面证据，讪明在罗斯纳的审判前，检察官早就知道路奇除r 准备坦承的3项罪行之外.至少还有 项罪行。路奇在高尔备 忘录出所承认的罪名和他先前所说的完仝不同。路奇群弥他不 过是个搶客，并且是为了保护那些饱受警方威胁的小人物。但 是在备忘京中的罪行却大相径庭，那是警察借着搜査的名义所 犯的盗窃飛。大部分的陪审团所认同的是遭警方闯入并日被窃 的受害者，而非路奇自己坦承作为“捐客”的受害人（如果真 有什么中间人的话）c 200元的小題数目并不能改变这个罪行 的本质，如果当时他们可以找到更多的现金，必定也是全部拿 走“最近.联邦法官才因为约翰•艾利其曼共谋非法人侵精神 科医生丹尼尔•斯伯格的住所，而宣判他有罪，即使他在该案 中分文未取C

①我和萨格的关系就像在某些我可以想起来的老电影中的对话: 第•位律师：你應返小相倍我吗？

第二位律而：当然。

第•位净*师:*其实我也是。

然而，这份备忘录的重要性还不止于此。罗斯纳的律师可 以循线追査到路奇其他的贪污行为°他们可以调査这种犯罪手 法。结果证明，路奇在备忘录中所供认的罪行不过是冰山• 角。他最终承次12起类似的窃案，总额高达25万美元介被險 瞒的备忘录是掲发路奇罪行的重点。

政府依法应该将高尔备忘京在罗斯纳案了 •开审前交给被 告c连萨格都在交叉质询时不情愿地承认，在他发现备忘录时 就“立刻知道备忘录应该在审讯时交给被告律师气但是负责 辻被告知道路奇过去罪行的检察官艾德华•萧却没有这么做C

萨格承认他大概是在1974年4月8日拿到高尔备忘录的c 这是个关键性的日期，因为隔天萨格便向包曼法官呈上宣誓 书，保证罗斯纳在再审动议中的指控“毫无价值气

我冋萨格为什么在自己的宣誓书屮完全没有提及高尔备忘 录。他起初试着混淆时间顺序。“我第一次看见高尔备忘录是 在4月9日，在包曼法官办公室截止收文件的-个小时左右J 我要他澄清其中的疑点，他最后终于承认自己是在签下宣誓书 前读到备忘录的。他之所以略过它的理由是“当时的调査对于 高尔备忘录的证据还不够完整”。

路奇的证词使萨格的说辞更露败笔。路奇说萨格在准备宣 誓书时就已经和他详细地谈过备忘录的事情c此外，路奇清楚 回忆起那段对话约是发生在深夜，所以必然是在呈送的前- 天。路奇也证实.萨格曾经问过他在备忘录中的指控是否属 实，而他也承认这并不是无关紧要的闲谈g路奇证实萨格 发现备忘荥后便找他来，对他大吼说：•'还有哪个该死的白痴 知道这个东西？有多少个人看过它？”萨格当时想要捏造故事 的第三种版本。

所以我们可以证明萨格在宙慎考虑后，决定不让被吿或包 曼法官在审阅宣警书时知道备忘录的存在。从我们的观点来 看，他的行为更严重：他决定不让正在审理我们的上诉申清或 诉讼文件移送令的敲高法院知道这份重要的文件V

我们得知些将曾经和检察署里不同的法律专家讨论过关亍 备忘录的麻烦，包括对後高法院的联勺窘约翰•高登°髙登在 读到摘要时就吿诉萨格；“我们没有呈上这个來㈣实在是个借 设

1974年4月19日，首席检察官•在最高法院对罗斯纳的上 诉作出响应。还不知道备忘录存在的首席检察官说明如F： “联邦检察署否认……有任何匿察官知道路奇作伪证的事建首 席检察官也坦承，若會任何核察官知道这种併或是任何错误的 行为，都将是非常严重的,然而，高尔备忘录却证实新检察宮 确实早就知情c因此，检方瑚实对最高法院提出不正确的陈 述，因为华盛顿有意忽略在纽约发生的事情。

事情的进展毎况愈卜•”

当路奇全盘供岀他的罪状时，约粉•高登终于决定应该吿 知首席检察官可能发生的窘状c但是，依我的看法，首席检察 官所得知的不是全部的实情，甚至可能完全是谎言。高登告诉 首席检察官，路奇开始交代更多的罪行。但是他也接着宣你： “在路奇的伪证前，我们还没有发现路奇对自己的罪行撒谎L 这并非事实。因为萧检察官至少知道路奇其他两项罪行：在备 忘衆中交代的盗窃謂，以及在布朗克斯区的共谋伪造录音带与 伪证罪，高登证实在联培首席检察官前已得知备忘录的存在。 （我们无法询冋髙登或萨枪星否知道伪造录音带一事,因为在 听证结束后，我们才知道这个被隐講的实情Q然而.高登既没 有吿知首席检察官备忘录■事，也没冇说萧检察官已经知道所 交代的罪行•，相反地，他给了完全不同的讯息“那就是.联邦

检察署中没有人知道路奇除了在罗斯纳案中所交代的罪行之 外，还有其他的罪行。

事情愈来愈令人难以相信！

苜席检察官决定，根据路奇交代的伪证罪向最高法院早速 书面报告，以使最高法院不致被错误或不完整的讯息而误导。 于是他草拟了文件，吿诉最高法院路奇曾在罗斯纳案中说谎。 首席检察官把这文件传给联邦检察署，让萨格和高登确定其中 细节的正确性。首席检察官奁文件中认为：

只有在审查过这些新诙据，包括联邦检察署所否认 的、对于再审申请之审查非常重要的指控証据后，才应该 给罗斯纳再审的机会C

萨格将这段公文改写为：

只有在审查过这些新证据，包括联邦检察署所否认的 “检方知道路奇其他罪行”、对于再审申請之审查非常重要 的指控证据后，才应诙给罗斯纳再审的机会。

于是，萨格更改r首席检察官所草拟的拈状，告诉最髙法 院说联邦检察署否认检方知道路奇其他的罪行。萨格在改写书 状之前，已经读过备忘录，并且和许多法律专家讨论过，了解 其重要性。而他仍是更改了首席检察官的b状，以便否认高尔 备忘录中所证实的事。

首席检察官完全不知道真有这些事实和文件，因此在最高 法院提出『误导性的诉状。

在最高法院驳回申请后的两星期.我才知道萨格的计谋， 整件事情令我十分震怒。他不仅误导了最高法院，也让我们无 法对这错误的讯息做任何的补救,、我很想在包曼法官的軍風之 前揭穿他的阴谋，这是高层的腐败。

“我们也可以在纽约宣读……”

但是当我试着证明萨格的不当行为时,检察宫杰夫提出连 珠炮似的抗议，不让萨格为自己的行为作证。包曼法官显然被 我对检察官的攻击所激怒，转而支持杰夫的意见C我越来越有 挫折感，要求法庭允许我“出示证据”，即如果我被允许继续 诘问的话我想要证明的事实。我的提议如下：

我们认为度邦检察者有意不让景蒿法院核准诉讼文件 移送的申请……最高法院对于高尔备忘录完会不知情 基丁上述这些对我有利的爭实，这个动议再合理也不过。 我对于包曼的反应非常意外。他从椅子上站起来，用威命的姿 态举起手指：“我认为这是非常严重的指控。你最好能够证 明丁 这显然是对我的威胁。就像犹太人防卫联盟案一样，包 曼法官还是用他的老把戏，威胁辩护律师以回避对政府的严厉 指控。我试着想让政府接受应有的审判，而他则想让我接受市 判。我将矛头对准检方，他则对准我。

接下来的时间对我而言就像身处地狱。每次我想开始交叉 询问之时，包曼就打断我：“我还在等待关于联邦检察署有意 对最髙法院隐瞒情报的证词。我希望作赶快取得那份文件…… 那可能会是明天报纸的头条，但是我今天就要相关的证明。” 他以这段话结束r早上的辩论，并且“指定”我在两点时能证 *明那*“特别的指控”。接着他离开法官席，重車地摔上办公室

口也 h.Rg\* 打击不义 409

的门。

我后来才从法院的传闻知道门里面所发生的事。包受法官 指示他的助理（刖从法学院毕业的学生）准备就我刚才“无法证 实的控诉”正式起诉我。包曼告诉他，在他吃完午餐叫到办公 室后，他就要读这些起诉书，接着送到律师协会惩戒委员会. 他交代完这些后，留下那个充满疑惑的助理草拟文件C包曼回 来时，那位前理告诉他，他不愿意草拟起诉我的文件，因为他 不认为我有任何过失。如果包曼法官要起诉书，他必须自J 写。被激怒的包曼说他会自己动手。

我们进入法庭，包曼法官指示我陈述“我的指控” C他煞 有其事地京起笔说：“我现在要确定你说过的话.你说联邦检 察署蓄意隐藏证据丁他逐句地记下，让法庭中的入都看见他 这个动作c他显然想引我入圏套。我开始对萨格交叉询问。萨 格冋避我的问题，在包曼的支持下想把论争的矛头转向我。当 我问到他在午餐休庭时是否曾经去核査某个重要的日期，在法 官的同意R 他竟然回答说：“说真的，徳萧维奇先生，我觉 得你的指控非當悪劣。我宁愿去用餐也不想去确定什么日期/ 另外，他所有的回答都是说：“我的证词只能以你在公开审理 中提及的事为基础，我不想评论那会有多少正确性。”当我开 始宣读萨格更改过后的文件时.他打断我说：“我们也可以在 纽约宣读。”

庭讯变得九法控制,包曼法官也无意维持秩序，萨格甚至 忘记自己是证入而非法官c他对我咆哮着命令说：“德萧维奇 先生.我对那些记录再熟悉不过了。问问題吧！不要只是坐在 那甲.……”只有在萨格借着诘问我而逆转我们的角色时，包曼 才想起他是证人，并说：“请停•下C你应该回答这些问题°”

我询冋萨格是否记得我曾对他说过高尔备忘录是“证明检

方知情不报的第•个重要让据乙 促的回答是：“你记将我曾经 对此•笑置之吗？”这使包曼对我（无非萨洛）猛烈拝击：

法症；达一点都不冇趕，我要彻底了鮮此事。結束 时，我弗望虑萧维奇教授可以告诉我他是如何皆力证实这 些

德斎维奇：我已0准备卄了……

法庞：请不要打断戒。如果你没有做到，我会考虑该 采取的惩戒步骤……例如，戒会注意你的询问的正当柱C

最后我终于能通过萨格自己的证词，匝明他该为没有让首 席检察官或燈高法院知道高不备忘录而负责，而且是他更改r 首席检察官的诉状以否认检方“知道路奇其他的罪状”，在他 早知it检方对高尔备忘录的内容有所了解时。我想办法证实： 隐瞒高尔备忘录“确实是联邦检察署对最高法院富意行为”。 证明这点之后，我才放心包处法官不敢处句我。

但我借了。当我证实萨格是蓄意对联邦检察署和県高法院 隐瞒高尔备忘录的事时，包峻法官便开始对我声称对高尔备忘 录被隐瞒的事情不知情。•'我绝不相信任何有理智的人会根据 高尔那件事指控对最高法院的蓄意隐瞒……”但是包曼法官意 欲回避的事情正是我想指控的。我提岀的吐明的确是指备忘录 的事：最高法院对商尔备忘录并不知情。我自认自己的陈述再 清楚不过了。

在我成功证明自己所说的这件裏之后，包曼改变游戏规 则。他现在要求我证明“更加严重”的指控。他认为在高尔备 忘录中被证实的罪行都“微不足道”；并任何与高尔备忘 录相关的直接或间接问题都不准再被提岀。

那个晚上的电视报道有些不样意味e当地记片牙论说： “如果徳萧维奇可以证实他的指控、他的客户就可以佐去牢狱 之灾；但是如果他的指控失败，他就得和他的客户 起坐牢/

我返回剑桥准备我的反击，我找到了哈维•希维恪、琼•巩 立商谈此爭。我们都认为我应该开始采取主动，并巨对包曼法 官持续对我的威胁提出控诉“我们研究r惩戒法规，找不到任 何規定说法官有权威胁要处罚指控政府不当行为的律师.即使 这位律师最后没有提出令法官•满意的证据c哈维和琼都认为我 已经证实「我的指控。我们都火为该受惩罚的不是我的行为， 而是包曼法官的行为。包曼对我的指控冬无依据，他允许萨格 由liE人席上口出狂言地指控我,, 他并且声明，警察为数200元 的盗窃鶴是“微不足道的”，也不值得法庭纳人考虑、

我致电林夫斯特拉法学院院长衆罗•弗立曼，他是刑乎诉 讼之司法伦理的权威。当他听说包曼的行为时非常愤怒地说： “这些检察官出身的法官,总是想迫客那些纠正政府不当行为 的辩护律师。说真的，我看不岀来你有任何可争论的错误。” 我问他如何看待我们想指控包曼的想.法c他停了一下.然后回 答：“批评某些法官是个好主意。但是时机可能不对“包曼才 刚宣布他要退休.没有任何惩戒单位会想惩戒刚退休的法官c 我认为他们会找岀方法来合理化他的行为丁我谙他建议接F 来我该怎么做，他说，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包曼改变主意，放弃 要求。我冋弗立曼是否愿意在惩戒问题上为我辩护，他答应 r..

对我的“审判”

再冋到法庭时，我多了弗立曼院长的支持°对我的审判就 要开始了②弗立曼院长冋包曼法官我违反了律师法的哪一条法

规。包曼法官拒绝回答。他想把这个问題转交给律师协会的申 诉委员会，让他们“去决定我的作为是否违反任何法规弗 立曼告知法庭，经过他研究手边所有的规则后，以他的专业见 解，他认为我所掌握的消息应该被允许指控政府緒息隐晡。另 外，如果我的当事人要求，我也应该作出适当的指控。弗立曼 指出，无论检察官或是任何法官，*都心权*利免于被批评。弗 立曼提到刚被陪审团无罪升释的检察总长约歯•米契尔，并提 出有力的论点：

这个法値不久前才指控前检察官、现任检察总长，蓄 意脫峙司法正又c虽然提出指拉的律师此后无法盆实什 么，我还是不认为他们应为此受列恁戎C

包曼法官有起来并没有被弗立曼说服。他建仪他提出上 诉。问题持续扩大，但是我知道应该如何解决。包曼法官目屮 无人，如果我能让他保住面子，他可能会放弃对我的要求c我 向庭上请求说明在我的证明中所使用“蓄意”这个字时的想 法。法官同意聆听°我解释说，在我使用“蓄意”时，我指的 是适用的法律标准：

就是说，吋被告十分重要、却末受到检秫官重视的证 据。

我并不想将萨格的性格描述为绝对“邪恶的”，但我的确 以为“……政府的决定是蓄意而非偶然的”。

我并没有不同的说明，但是语气稍微亲切些。这对包曼法 官就够了。他说：“既然你要控告检察署的记录已经弄清楚匚 我不想对你使用’蓄意’的含意多加追究/花结束这个问题 之前，包曼法官仍对他以前任职的单位吹嘘-番：

遮并非因为我曾在驟邦梭察署任职，*而*是株邦检察著 多年来一成坚持的正成标准，尤其以本案而言……检察者 仍维持妨过去诚实的历史。我必须再次让你们知道，在米 案中，我不认为本署有任何不当的行为。

'申讯很快结束厂。包曼法官返冋办公室写F他最后•的判 决一他J'不起的杰作。

是否要起诉路奇？

止当罗斯纳的审讯于公开法庭举行时，另•场秘密听审则 在联邦检察署办公室里进行。其目的在于决定罗伯特路奇是 否应为门己的多起伪证雅遭起诉，还冇他最近才承认的多项罪 行。根据报道，共有3种看法。第-种是来自紺毒组的代表， 他们唾弃路奇的作为，想起诉他并给販卖毒品的警员•记岸 喝。第二种是联邦检察署几位年轻的检察官，想起诉他来警告 作为证的警员C他们冋时也认为起诉路奇可以提高他们在罗斯 纳案中的地位。第三种来自于路奇的支持者.一群叫做,,我是 路奇迷俱乐部”的成员。这个团体以萧、斯克波特和吉莱安尼 为工导，他们反对“他们的伙伴被起诉，担心因此会使告密 者不再患意与政府合作。

新上任的联邦检察署署长保罗•克伦决定不起诉膝奇C讀 情绪性的请求显然发挥r决定性作用。他告诉克伦说，路奇 “是我的英椎”。所以，这个贪污的警察被允许在纽约市警察部 门保有警员身份。事实上是他最近才被指派到新成立的部门： 廉政署，这当然是“止直的警员”才能性任C他从未因为成打 的罪状或是数十万非法以及未缴税的收入而遭政府任何部门的 告发或惩罚。

包曼法官最后的裁决

艾德蒙•罗斯纳不够幸运 8月15 H,包晏法官宣布长达 30页的网决书。

他认为在高尔备忘录中所提到的200元并“没再重要的意 义”、，他也认为路奇勺劳伦斯关于毒品交易的对话录音带是 “模棱两可”的，即便“帽无疑问……路奇在整个过程中都清 楚劳伦斯从任获的海洛因拿走’大批货物’.'c他得出结论说， 萧和斯克波特没能把这些情报转绐被告是无足轻重的。

判决书中的重要裁定认为，陪审团对罗斯纳的判决并不是 以路奇作为证人的可信度为依据，反而是路奇录卜'的录音带对 话：

女庭认定，无论路奇的可信废如何被怀疑，不管是从 個发辜件我是他的罪状来看，陪审团的判决都丝毫不受形 响。……我不认为路奇的缺乏可信度对本案有任何吏要 牲。陪审团不可能因为对高尔备忘录的袴估或路奇的交易 行为而有不同的判决C

包曼法'冃否决了我们再'申的申请，他认为我们对高尔备忘 衆的争论是“缺乏证据目一充满诡诈” C他立场非常清楚。

包曼法官的意见在事情的进行中更改r所有的规则。他驳 冋我们的再审申请，对所揭露的任何事不为所动卜他认为我们 证明了所指控的每件事：包括路奇多次的伪证.萧检察官在仰

©faabtfyn醇岫 ism-

打■不义 415

案前早就知道高尔备忘京的存在，斯克波特在审案前就知道件 奇和劳伦斯贩毒的相关对话■、他反K寸我们的理山（这些粉碎r 我们再审的申请），全是听证前他「边握有的资料.他的决定 来白初审的评估，以及次为路奇可信度对陪审团的决定不重 要°既然包曼法官其买不需要审理也能得到相冋的结论，我们 不知道他为何花费数十万元，以法律资源召请无关紧要的M 人，还阅读不必要的文件。讽刺的是，在审讯前，政府就极力 反对开庭.正因为包曼法官可以依据原先的审判记录作出裁 定，而无须传唤新证人。包曼法官嘲弄了政府的辩论C

K期担任律师的罗斯纳，对丁包曼法官说即使陪审团知道 路奇的历史也会宣判罗斯纳有罪，感到非常愤怒c他说：“那 不是陪审团思若的方式，如果他们听说这个警员在10年的打 劫匚仍逍遥法外，他们会对政府感到僚怒.并且不会因我的作 为投票决定我有罪。”

陪审团究竟会如何决定？

当我计划对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上诉时，我不停地思考包曼 法官对于陪审团所得岀的結论。

我突然想到 个简取的方法c我为什么不亲向去问陪审团 的想法呢？比起包曼法官，他们当然更知道自己会怎么决定、

罗斯纳的陪审团当然早就回到了个人,的生活，要找到他们 并不容易。再若也因法律对他们有免于威胁与恐吓的保护.联 络前陪'书员是有法定限制的C美国律师协会就建议，在辩护律 师会见前陪审员前，应该向政府告知意图，让法院可以放心C

我们告知政府，政府促请包昱法官发出禁止令，不让我们 联络前陪审员，然而包显法官却拒绝政府的决定C

在大量的预备T作后，我们找到两位陪市员.并安排与他

们会面C我的第-站是布朗克斯区的某栋建筑e热心的席维 雅•柯恩立刻用茶点招呼我们C

她说：“罗斯纳的案子柞当有趣，可怜的他曾拥有-切， 却因为自己的作为惹上麻烦。”

她的丈夫打岔：“那的确是场很漫K的市判，席维雅谈论 了好几个是期C”

她响应：“当然，还有那位很帅的警员路奇。”

我问：“那些录音带怎么样？”

她说：“喔！我想起来了c那些录音帯根本听不出来什么“ 全是噪声与音乐c我们曾试着想听个仔细，可是什么部没听 到。几乎听不见罗斯纳的声咅。大部分是銘南和其他两个意大 利籍的家伙的。”

我问柯恩太太在陪审团讨论中所发生的审C

“我们不断争论罗斯纳是否是因警员的设计圜套而犯罪c 罗斯纳的说辞是一种，路奇是另一种，其中必然有人在说谎c 最后我还塁相信J'警员的版本，他看起来似乎更诚实可信c他 甚至还承认自己在年轻时所做过的坏事。”

我拿出包曼法官的意见15,让她看看路奇最近才承认的罪 行。她非常仔细地读，并念出每个字c她显然越来越羞愧。最 后，她转向我问道：“真的吗？路奇真的做过这些事情？”

我告诉她路奇已经承认了每件罪行，包括在罗斯纳案里的 伪证a

“这太过分了，他愚弄了我们，”她羞惭地小声说道，“他 看起来这么好c这实在太夸张了。真叫人谁以相信。”

我问她，如果她知道关于路奇的这些记录，她投的票是否 会完全不同。

“如果我知道那位警员的罪行，我绝不会这样投票的。尤 其是他居然满嘴谎言。我们那时都相信他说的是实活。我思我 如果知道所有关于他的事，我不会相信他的c我会相信罗斯 纳。”

我们拜访的另一个陪审员是席摩尔•米兹纳。我把那些路 奇最近才水认并R收录在包曼法官判决书中的文件拿给他看c 他忍不住喊道：“哇！天啊！太夸张了！” “比起罗斯纳来.这 家伙更是个不折不扣的大骗子。”他接着转向我，问道：“他们 把他送进监狱了吗？”

我告诉他罗斯纳尚在保释中，他打断我：“不，不，我问 的是路奇。”

我说他仍是个警员，并未遭起诉C

席摩尔生气地说：“一个头号大骗于可以作伪证而逍遥法 外。我不可能再相信任何他说过的话广

我提醒他路奇在这次的审判中已经承认3项罪，他不希望 自己因此遭到起诉。

“对。但是他所承认的都是那些他不会遭起诉的罪行。我 们的确没想到他会因为作伪证而挨来逍遥法外。但是现在很明 显地就是这样我告诉席摩尔.政府宣称在罗斯纳的市判时. 不知道他最近才承认的罪行。所以，不可能以不起诉作为交换 条件C

“但是路奇对于自己的作为十分清楚。他是个狡猾的警察。 他知道自己总有一大会被抓，到时候他就可以说他都是为了政 府。这的确有用°他现在正逍遥法外。”

我吿诉他包曼法官说即使陪审团知道路奇的罪行也不会更 改判决。

席摩尔冋：,'他怎么知道？他并没有和我们参与讨论，他 怎会知道我们会如何决定？”

我进一步向席摩尔： '你确定如果你知道路奇所有的记录, 你会改变投的栗吗？”

他想"•会儿然壮问答：“如果我卩知道路奇过共的犯罪 记系，我人会相信他的证间，也不会那样判决疽‘他再停頓「 ••下说：“那位法官的态度告诉我，我应该如何投票」

我把与两位询陶审员的访谈结果告知I•.诉法院”我知道:我 们任卜诉中,最大的阻碍是，包曼法官认为即使知道路奇的伪 证罪和罪行.判决也不会受影响。上诉法底很少会推翻下级法 院所裁定的爭实。虽然很谁预测陪审员在得知“所发现的爭 实”时，会作出如何的决定，但包曼法官佯称他的结论是得自 审讯时的睨察°他开场便这样声明：“身为车案的上审法官. 在仔细观察整个过程后，我不相信……”这类的声明是故意使 上诉法院的法官难以对主宙法官作出事后批评c我相信陪审团 的宣晳书可以对抗包憂法官的截定C

南西•罗斯纳不同意我的看法°在她看来，那些陪审员的 访淡有些“虚馈”，而且不够专业，会削减我们的立场。她强 调了一个事实（我也很难过地意识到），在这整个诉讼中，政府 所采取的策略是把攻击的矛头从他们身上拌到罗斯纳和他的律 师，南西说，那些陪审员的宣誓书不过是为政府的这个策略提 供厂更多的防守手段。我r解这些风险，但并未被说服=我们 继续争论，后来南西的看法占r上风.至少在那一刻看起来是 如此。

罗斯纳的二次宣判

在准备上诉时，我们被另一位法官传唤。在上诉法庭于第 …次上诉撤销包曼法官对罗斯纳所作的5年判决后，因拉•怀 特法官被指派重新判决罗斯纳案。

riy 忡口 电 mog

隼m\* tr\*不义 419

我们提出无比详尽的备忘录，指岀以联邦判决的统计数字 来看，当联邦官员（如法官与检察官）犯有贿赂罪时，他们很少 会被判刑超过两年。

我促请怀特法官不要宣判罗斯纳超过那些贪污的法官与检 察官的刑期今在我辩论时,他点头表示同意。但趋半他宜读判 决时，他说他已经将包曼法官的原判决列入考虑，但是今天I- 午徳箫维奇先生让我注意到备.忘录后，我不同意包曼法宜所决 定的刑期＜.结果他宣判罗斯纳3年刊期“

我倒认为伴特法官是因为向他即将退休的同爭包曼致敬而 多加r --年、我们不认为怀特法官应将包曼明显不合法的判决 纳入考J虬但是罗斯纳至少由原刑期的判决滅为将在艾伦伍德 监狱3年的刑期而感到满意5艾伦伍德是监禁白领阶级罪犯、 比较自山的监狱,，如果是原判刑，则将在路易斯伯格服刑.那 是危险罪犯较多.并且，分折拷人的地方。

怀持法宫允许罗斯纳缓刑，直到我们的卜诉有结果。

再次上诉

这次的法庭成员山亨利•法兰德利，康涅迪格州保守但是 受尊敬的威廉•庭伯斯法官.及曾在罗斯纳的初次上诉时撰写 意见书的地方法官莫瑞•葛芬担任。葛芬法官当时才刚到*上诉* 法院。我fj很高兴葛芬法官也在陪审法官行列中。

我为罗斯纳辩护，萨格则为政府声言。我提醒全法庭的 人，特別是葛芬法官，第-次的上诉法庭认为本案争点是在路 奇或是安斯纳的可信度问题，并认为在这个设计圈套诱使犯罪 的案子里.，早期那些未被录音的会谈.“对于陪审团的决定卜 分重要” c法院现在则接受包曼法官的•'裁定”，认为陪申团的 判决土要的依据是录音借，而完全和路奇的可信度无关、因此

先前的意见将会出现完全不同的转变C

辩论后几个星期，我们接到通知，说法宫们想听路奇和罗 斯纳所冇的录音带。萨格与我抵达1:诉法庭的会议室，里面已 经有5副甲机。3位法官与两位律師开始聆听路奇与迪斯丹诺 以及拉玛提那的对话c接着我们听到罗斯纳的声音.他的对话 听起来有些模糊且缺乏条现，何是在录音带中他似乎同意为自 己的案子购买情报。录音带的其他部分则听不岀个所以然°法 官们竭力地听，在多处要万倒借重听。他们不断地因困惑而揺 头，仿佛布说：“他们到底在说什么？现在说话的是谁？”我们 商幵会议室时都认为，只凭;借这些录音带，没有任何有理性的 人可以判定罗斯纳究竟有没有踏人陷阱。

几个星期后，没有只字片语。1975年4 /I 29 n.上诉法 庭作岀一致的决定。这次罗斯纳又输了。这次的意见书和前次 相同，是由葛芬法官所主稿的。但是，却完全看不出来是岀自 同一人之手。第一次的意见书强调的是法官采用路奇法庭上的 让同与其町信度。第二次的意见书则同意包曼法官的结沦，也 就是“路奇并不是这个政府案件的关遼，那些录音带才是”C 法院因此判定，即使是高尔备忘录加上路奇与劳伦斯之间的录 音带曾转交给被告，也不会改变陪审员对路奇可信度的理解， 而“假设罗斯纳是因为中「圏套而犯罪这样合理的怀疑”°除 K纯梓的理论思考，说芬专注在高尔备忘录与劳伦斯的录音带 上.而忽略了关键冋题，也就是如果陪审员们早知路奇所有的 罪行,包括他无数次的伪证，他们的决定是否会改变。葛与法 官因无法说明而未对此问題作出响应。

他将焦点转至审判后莫维洛和萨格对实情的隐瞒，他同意 我们的这点分析。他认为莫维洛犯了 “严虞的错误二这在法 厳里是很严敢的字眼，•'因为他没有通知被告劳伦斯的状况丄 法庭认为我们是*“正确的,*检察官们不珂该对路奇的可信度作 出单方面的决定，尤其是当他帔指控的行为巳经符合再审的动 议时”。庭E同时也认为侨格不当地对最高法院隐瞒备忘录之 事，但是戴定（没有什么对论和分析〉罗斯纳并没有因为这些捞 误而被误解。

因此，虽然上诉人的律师有力而完整的辩论，他仍无 法证明所声称的不当行为谖终对于上诉人造成任何偽見，

我们对这段声明的理解是，看来罗斯纳的牢狱之灾以及抜 照被吊销是无法避免的。（葛芬法官后来和朋友私T■谈话时， 也如此表示。〉

甚芬法官在6天前审理另外•-件案子时，便证实了他的想 法。在那个案于里，政府的主荽证人在审讯时承认“不仪服用 鸦片，还吸食海洛因，同时也在贩卖毒品。整个审讯期间他持 续服用美沙酮“。他在审讯后另外被査到，除r这些毒品的使 用之外，他还“持有大麻”。政府却刻意隐瞒他持有毒品的罪 行，并旦没有在审讯期间让联邦枪察署得知此事。上诉法庭对 该案的判定是，*虽然*“与证人大量使用毒品比较起来，他过去 所持有大麻的记录便不算什么”，但是判决应该被推翻，因为 陪审团对于证人因为持有大麻而被判决的记录，将会损害被告 的立场。

罗斯纳的案子更具有料案的说服力c但是葛芬在批注中论 道（那个案子基本上是特例），在其他的案子里，“政府的确曾 因为没有发现罪犯过去的记录而有所疏忽，但是在罗斯纳案子 里，这种情形却不存在”。这说法大有冋题。罗斯纳从不认为 政府不知道路奇过去的犯罪历史，而他的律师们也耗费心力， 也是要找岀相【可的结果。如果有个检察官在答辩书中发表如此 的声明，他,就;辑为他的谎言日甘被惩戒的危险，但是却有3位 上诉法院的法官都在公开的意见书中发表疆假的声•明。此爭让 我相信,上诉法庭准备扭曲法律和众所皆知的事实，而不愿撤钧 对罗斯纳的判决c

我们即刻对上诉法庭全部的9位法官提出重审的诸照.在 请短书中，我们质疑葛芬说罗斯纳已经接受政府没有犯错的击 明.并目认为在这两案中的意见书立场••完全冲突七法庭驳 问了我们的申请.我们把显后的希望转向塚高法院。在淸愿& 中我们提到，本案的确需要最髙法院的重审，因为我们认为 “联邦检察罟在诉讼文件移送申清的审理期间，蓄意对法庭隐 瞒相关消息”。我们提到这是此类问题的首次案例。最高法院 在］976年6月30 H否决『我们的申请,没有任何怠独书，

当时，在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下，我说服罗斯纳公开与两 位陪审员的会谈结果。我们向最高法院早.递他们的宜誓书，认 为这些宣督书推醐r包曼法官与上诉法院的意见；*我*们也五 张，如果陪审团知道路奇犯罪的事实，判决結果有可能完全不 同。最高法院发出命令要求政府响应，这很不寻常（也鼓舞了 我们），因为请求再审的动议已经定案。政府再度以攻击性的 态度响应，指控我违反法律规定：“未经地方法院同意访谈陪 审员我们则指岀政府无法臻出地方法院禁止我们访谈陪审 员的禁止令c然而，政府却比报高法院相信，两位陪审员的宣 誓书本值得列入考虑3我们再审的请愿乂被否决。

最后，1977年，在长达5年的诉讼以及十儿次不同法庭 的审判程序后，罗斯纳被宣判败诉，并幵始他在艾伦伍徳3年 的刑期。

后记

罗伯特•路奇：这位城市王子再度成为英雄.、不必再参与 作证、次冇调査或是诱陷被告。他足《城市王子》-竹的土牝 此竹不仅成为畅销书，也成为皖线电影片。这两项事业的收 入，再加上他在当警察时所家积的成千上万的财富，他成为史 上最有钱的警察。他鼓近从警界退休，领了 20年的退休金。

在我交又询冋路奇几年过后，我在波士鹽《城市,王子》电影 的首映会上见到他。我们都受邀参加首映后的座谈会,，

“懺！亚伦，你看起来比几年前年轻耶！ ”他边说边用手管 环绕我.使我以为他想搜身，街看我身上是否藏有录音机°

路奇倒是没什么变化.只是衣着更有品味且不俗丽。我们 谈论罗斯纳、包曼和其他检察官的事情。我说我无法相信萧在 罗斯纳的审讯前不知道他的其他罪行°他回答说：“我确信在 他的心里.其实知道我的罪名不止那些。他应该知道，他绝非俾 瓜C”

“那他忽么坐视弥在证入席上公然扯谎?”我问。

“他不能非常确定我说谦。他当然曾因此起疑.可能也这 样相信过c但是我要求他不要对我施压c他果然没有。我对他 说,’3件叩名’，”路奇举起3根手指头，得意地微笑：“他接 受了。”

“检察官总是在唆使别人作伪证.亚伦，这点你很清楚，、” 他继续说：“他们要警察改变证词让案子进行顺利。你以为警 员这套都是从那里学来的，当然是检察官c在99%的案子里， 他们都是心怀好意的，这远比解护律师强多了吧！他们（指辩 护律师）为钱唆使作伪证，将坏蛋放回街上。我们两方的工作 就是要监瞥这种事情不徐发生，’



影片强烈地暗示箫的确知道路奇将毒品交给毒瘾缠身的线 人，并在路奇宣誓否认时静默以对°如果此事倒实，就可构成 伪证唆使罪C非常讽剌的是，这正是罗斯纳最初被指控的罪 名。首映会后我和路奇谈论此事，他答道：•.对我而言，萧不 可能犯错，他是神.就像托马斯•杰佛逊对我一样。”重点再明 白不过r。萧的所作所为不可能有误，他为膝奇定义r什么才 是正确无误的。

但是路奇对其他的检察官却非常吹毛求統。在最近他所接 受的访谈中，他说道：”警察絶不该做任何脱不了身的事…… 如果所有的检察官部不知道他们使用非法窃听，或是作伪证， 城市王子就不会存在。”路奇接言谈到在司法系统中伪证普遍 地存在。

警律在誉解孕校时被教会如何作伪证。作伪泣对\* 寒，或,是律艸而言，不过是小事一桩。他们不管开超速句 率或是违規停车，会都是在扯斌。但是他们说很少对案子 的实梢说混。他们*只有可*能是找到一个事件，或是任可可 以杵那个事件底入他们所认为苻合兼高法院的愚法或是法 律框架中。①

在本书即将付捽前夕，我获得有关路奇伪证罪的新参考资 料。我会晤了在罗斯纳案子前听取检察官们报告的执法官员， 他曾岀席路奇与检察官们第一次录音会面°根据此次由多位政 府证人宣誓作证的官方版本的会面，路奇告诉检察官他的整个 警员生涯中，只犯过3件案子，并且自认只是警察与犯罪组织

①参考《导论,中的规则四和規则十一。 之间的中介者.另外，这些录音带最后都冋到珞奇手中，他在 …次的烤肉活动中烧毁了它们。

那位执法官员吿诉我完全不冋的故事。他曾在有证人的场 合明确地表示，他亲自听到路奇告诉检察官，除广在罗斯纳的 审判中他所承认的3项罪行之外，其实还有更多c “他解释了 他们如何进行大竜交易.如何贩卖携品C故寧实在精彩万分了 那位官员还吿诉我，警察局中流传说路奇其实并未烧毁那些录 吾带。“他乂没有发疯。那些录音带可以说是他最后的王牌。 只要他握有录音带一天，联邦政府就水远不W能以伪Ut罪起诉 他。录音带会证明他曾向联邦检察官承认更多的罪，所以，如 果他犯了伪证罪，政府相关人员也脱不r身。”最后，这位问 法人员告诉我.在《城市毛子〉付梓后，他曾把所有相关消息告 诉联邦检察署甲.的助理。结果.他要他“忘记一切，因为这都 是老掉牙了、并旦.让大众知道这神肮脏事，对谁都没有好 处。和我谈活的这位官员，同意我公开他的谈话，却不愿意被 指名道姓。

罗伯•莫维洛：路奇和劳伦斯事件几年后，我发现由罗伯・ 莫维洛所领导的检察单位其他更为严电的疏失和隠瞒事实c

当吋.我所代理案子的被吿，因为麦可•赫曼的证词，被 指控股票欺诈。事情巳经定案。我的当事人免不了牢狱之灾。 我却突然在那时得知，这位務曼在与莫维洛协商后，决定出版 回忆录。

冋忆录指出，赫曼为政府工作时，他与同中对w岛某家破 产公司欺诈8万元，结果那位同事把得到手的钱金到巴哈马去 洗钱。赫曼急領那笔钱偿付地下钱庄的高利贷。赫曼要求莫维 洛帮他，莫维洛便让联邦调査局去取得那笔钱°当时.那笔钱 应该到联邦调査局手上作为证据。要不然也应该回到合法拥有 人的身上，也就是破产的公司与投资者.但是莫维洛与赫曼共 同策划rsj杂的交易，让林曼以个人理由得到出窃取的s *7)* 元C

此,川如果确实，将让罗伯•夷维洛犯下协助盗耐，他夺取 r属于他人的资金、、我针对此议癞要求审讯，也因此再度在证 人席卜遇见抽躁的莫维洛,、联邦法‘甘说：“这种怪异的事总是 存在了‘他裁定说：“对政府而吉，这应该卜分明显，当这些资 金被发还时.一定无法避免地落到券曼口袋屮：爭实上.政府 决定忽略这点，并冇意识地刻意让兢受从窃取的B万元中从中 获利C”

这位法官被莫维洛的行为所激怒，然而他还是没有衣他长 达50页的您见书中提及奠维洛的名字.他只以其头衔弥呼他。 但是为避免任何对莫维洛听做的公然批评、法官并没有将意见 书印岀来.

《村声＞杂志以头条故爭报道了这项窃案。黑体的大标为 “逍遥法外的检察TT?罗伯•莫维洛的线人诈骗某破产公词”， 报道将此事件形容为“丑闻”和检方的不当行为。莫堆洛的响 应说，“亚伦•德萧雄奇指控他听代理案件的每位联邦咽察官有 不当行为，他所指控的这伸案件可列出50件。”记者向我证实 此事。他在确认之后报道，我所指控不当行为的案件有5件 “被证明是甘的”。故事总结则认为，莫维洛的“意外事件”木 能从赫曼的账簿中审査出那笔8万元的漏洞，不足以影响他身 为联邦檢察官的声誉，或是成为东区险察署署长的最佳人选C 因此，此事件不久后，当我揭发他与巷曼的欺诈行为时，我一 点都不意外他会告诉我的律师朋友，如果他再次在法庭外见到 我，他一定会痛打我一顿。

莫维洛在阕开检察署后进入私入律师事务所，并被指派为

“检察官与辩护律帅团”的主席.专门仇贵“遡住律师们被指 控的不道徳行为”。指派他此耽的正是他的前任上司，怀特尼• 作摩法官.

阿诺•包曼：当我们正在等待上诉的判决:时，包哽在媒体 已抱怨法宜•几乎•无法维生的微薄薪资，并且辞职。（当时法H 的年薪为4万元，现在则超过7力L）包焚现今任职于世界最大 的法徐事务所，谢尔曼和斯特林律师T务所，他仍坚持被称为 “法官”。他的年薪约在25万元之间.显然比法院要高岀许多，

艾德蒙•罗斯纳和南西•罗斯纳：在艾伦伍懲待上8个月 后.罗斯纳被转到位于曼哈顿的拘押所。每个星期待在那儿几 个晚上，白天则在法律出版公司I：作。1979年7月的《国家法 律片刊》专访执照被吊销的律师特刊中，罗斯纳也受访，他认 为被吊備执照比入牢狱还糟。他也谈到自己犯的罪，以及后来 的被判有罪。他告诉记者：“法律/我而言，就像是个善妒的 情妇°”

艾德蒙•罗斯纳被判有罪与他的执照被吊销.不仅让他付 出“拥有情归”的代价.还包括婚姻的离散。南西在他入狱时 离开r他＜、有好几年她的事业蒸蒸h上，当时她曾为几个来头 很大的被告辩护，包括犯罪集团人物。在她最当紅时，曾出现 在《炫耀〉杂志ho她每天几乎花费20个小时在准备询问与辩 论，而她所付出的心血也得到相当的报酬“她认为自己的当事 人对她相当忠诚，愿意为她两肋插刀。她的当事人的确十分信 任她，所以，在她为其中一位以人身保护令威了联邦法院的判 决后，他们便私奔了。不幸的是，上诉法院驳回地方法院的判 决，并什让南西-冋入狱c南西现在回到纽约州从郭房屋买卖 的工作。

艾德蒙•罗斯纳决心重冋律帅界执业。他最近在准务以《城 市丑了）…书中所揭露的事迹提岀新的诉讼。那本书首次揭穿 路奇以及布朗克斯区警员有计划地掠夺数百台电视机后，并共 谋洗去录音带，以及同意在:审判时作伪证。政府对那项罪行的 隐瞒，在罗斯纳审判前就已经开始，并目持续整个听证会与上 诉期间c这乃是最大的欺瞒，因为这些未被揭穿的罪行与路奇 如何处皆录音带相关c而根据政府——也就是卜诉法院与包曼 法官的说法——录音带正是对罗斯纳不利的证据，

然而，在罗斯纳针对录音帯被消音提岀新的上诉时，政府 也改变策略。在宣誓书中，联邦检察署声明“以罗斯纳在审判 中所提出的辩护来看，录音带丝密不具車要性二这次法庭说： “在这次的’设圏套诱人犯罪’中，录音带并不重要,因为罗 斯纳所声称的会i炎而被陷害的几次会谈没有录音。”在早期的 意见书中.法院判定录音带在这个政府的案例中粉演重要的角 色。现在.这些相同的录音带•点都不重要了。这芟意见书中 椎-相同的是罗斯纳败诉c在我接下此案前，我的朋友曾警告 我：“没有人会把已经割除的癌细胞再放冋去C”即使你必须依 据案情大刀阔斧，也要避免这样的结果C

罗斯纳第五次向上诉法院上诉。1980年12月.上诉法院 根据“以下的意见书”（认为那些录音带“一点都不重要”的 判决），全体通过支持地方法院判决。在给上诉法院命令中， 附上已通过的公文.告示其内文“不该被报道、引用或是在这 个或其他的法院中，应用在不相关的案例上”。裁决为“罗斯 纳败诉”.但其败诉的原因不得被其他案例拿来当成判例引用。 连上诉法院本身都似乎像是时罗斯纳的判决感到整耻。这并不 淮以理解。

**联邦检察署：尽**管在罗斯纳与梯曼的案例中不断揭露不当 行为，仍有许多人将联邦检察署视为“联邦体系Z宝”。然而，

这却是个失去光泽的宝石。备受尊敬的貪渎光环（以更髙等的 正义之名的贪渎）渗入曼哈顿市中心圣安德台广场那些绝对干 净的走廊里.烙上污名的检察官不曾想过他们会进行贿赂或伪 造证据。他们也不曾想到会在宣誓卜说谎c但是他们冇些人却 练就对伪证视而不见的功夫，扭曲事实，井成为隐瞒其相的共 谋.这些都是以保护社会之名犯下的罪状。他们在某地法1了有 意的庇护下鹽落，这些法官都拥有正直与诚实的声誉。

联邦检察署的年轻助理，不仅被教导如何成为“诈骗精 英”，更糟的是，他们被教导这样的欺瞒是可以被接受的c車 实匕他们也被期待这样做c他们受教于“英雄”范例，如罗 伯•莫维洛、艾德华•萧以及怀智尼•萨摩等入。这些人前身为 联邦检察官，现今则是地方法官，并且仍持续着相同的把戏C 他们了解“诈骗精英”的把戏的确奏效，上诉法院持续这样的 宣判，让联邦检察署获胜。在面对不容扭曲的不公证据时，让 那些将欺瞒的行为发挥到淋漓尽致的检方获胜。有些助理将这 些功夫传授给后继者，也将这把戏带人个人执业或是联邦法院 里。没有人胆敢告诉法律界的这些精英分子，他们所做的就只 是欺骗而已。

例如，在最近的案例中，两位前联邦检察署法官之一、曾 起诉席格尔案的亨利•帕索，他从当事人身上得知，目前正在 接受审判的政府主要证人是个大骗子C为了帮自已的当専入在 认罪协调占上风，这些前任法官告诉刑事庭的首席检察官说， 他们握有证据显示，政府的证人是个骗子C但是他们不想在审 判进行的同时，揭露这个骗子的名字，使政府的工作更为棘 手。这些前任法官了解，如果他们这样做，政府会很感激地暫 緩诉讼，告知法官•与辩护律师新的证据。因此，这些在联邦声 名俱住的前法官便使出小手段，他们吿诉现今的法官“他们希 华等几天再透露此人的姓名”，任何聪明的法官不用思考也都 能判断，这位止在审判中的秘密证人，在儿天内就会被解决 掉。但这位法官对此视HM、见，并继续等待着°布陪审团作出 冇非的判决后4■久，这些前法官才告知现任的法官讪人的姓 名.这的确才是他们隐隅的車点。

我们期皆•个鼓励選行而非违反宪法的法院.所以.在他 们得知这个在前任与现任的联邦检察署和法官之间的小把戏 吋，应该会卜分愤怒。然而，当我在由3位前校察署法官所組 成的合议庭中争论这个问题时，他们/不关心宪法的呆:终H 的。他们只是枇评我缺少确位的证据就在捕风捉影C

法官们所接收到的讯息是明确的：继续做欺骗精英，如果 必须因此绘点绘色也无妨”但是要确定不会制造岀连法官也不 能放过的爭实C

这类的欺瞒行为也不应该被这些法官解释为“某乌龙警 官”的小过夫C我这里所淡坨的这些助理都非笨蛋，他们都是 机智、高知识水准H十分会算计的庄察容。他们容忍设圈套透 人犯罪，对伪证视而不帖.掩护他们所合作的证人，这些都不 叫能是意外的决定。他们冇些决定至少看来就是经过周洋的计 划完成的。他们"能自以为是对的C毕竟他们是将恶徒縄之以 法的人。他们专•门对付那些挑剔法律技术性细节的解护律师， 以保护社会大众。他们暗称，他们不完全合法和不道勰的作 为，是为r “更高层次的正义。

我个人的经验是，当某法官决心要逮住特别“恶劣”的被 吿时，这类的精英陋落的几率最髙。联邦检察署将目标时准某 犯罪组织首领，或某贪污的政府官员；或者，以艾*德藏・*罗斯 纳的情形来说，他们所对准的目标则是，某位被怀疑不诚实H 被啤乔的律师这种情况的案例有时会被“权谋”所取代，而

在司法正义的战场上.所有的F段都是公平的。被对冼目标的 坏家伙判决、也就是欲达成的H标，被视为有时用來对抗被告 与辩护律帅巧妙的策略° 丁•是我们不难理解，法官身上m现辟 护徉师的行为，而完全忘记他们在司法系統屮所扮演的角色应 该非常术同。

当某被告律师揭露这些腐败时，这些助理便视之为无聊的 喧嚷而予以驳斥。法官大多数也会越过常规.维护这些助理、, 他们冇时遭到批评，是因为多管闲事而付出代价。

我并不是说大部分或所有的助理都参与这类精英的堕落行 为“我也遇见过拒绝合作的人c但是却有相当多的人，使联邦 检察智充斥这种事。这些问题在其他地方也同样严重-众所皆 知，这正是问题所在。在其他许多联邦或州法官办公室中，这 种情形则更为严重C联邦检察署在所有检察署体系中，以最佳 的名声与坡少的腐败闻名全国。那是为什么年轻的精英律师被 送来这里学习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此单位为正直之楷模C这 也是为什么在清廉的表象之卜,是如此之不堪C

第十章为辩护者辩护

当李•贝利在1973年被控共谋邮件欺诈时，他引用了一•句 律师之间流行的格言，大意为英国人和美国人对待辩护律师态 度的截然不同。在英国，辩护律师被视为骑士一般；在美国， 他们则是动辄遭到起诉。这个格言对美国的观察是有事实依据 的。为数不少的辩护律师曾被控告犯罪。有时候大众得小心， 和小儿科医师的“小儿” 一样，在“刑事辩护律师”这个名词 甲•的“刑事”二字.犯罪的是委托人，而不是律师本人°

由于喧噪一时的水门案和亚伯斯坎案①的曝光（其中许多 律师也都成了被告），使得“律师经常是犯罪者”的印象深深 烙在美国人心里c因此，在我这几年刑法课程的第-•-堂课中， 我总不忘提醒•年级学生说；“以统计数字来看，你们许多人 最后都会成为被吿，而非辩护律师。”

我的当事人有半数曾经是律师，且多为刑事辩护律师°他

①亚伯斯欢案是联邦调査局备受争议的计划，准备打击熒国政治的腐败。 在调査期间（1978-1980）,探员乔装为阿拉伯普氏的代表°他们提供政府官员1 万到100万不等的贿赂〃 “亚伯斯坎”（ABSCAM）是由“阿拉伯”（Arab）和“诈 骗”（scam）祖合成的行动代号。共逮捕12名政府官员和国会代麦。最后联邦法官 推翻有尊判决，因为政府的设陷阱的手段“太过分”。

们谓起诉的罪名从贿赂、盗用公款到谋杀都有。大半都是因为 执业而遭起诉.如艾德蒙•罗斯纳的案了。许多人被控貌视法 庭，或是因为过度热心代表委托人而违反律师职业规范，就像 我布罗斯纳案和犹太防U联開案中遇到的险境°某些被指控的 霏行完全和他们的法律工作无关c例如，某个律师投资家貝公 可。在公司面临倒闭时.这位律师为满足某些债权人的要求， 以公司老板的生命诈骗100万保险费、，结果，这位老板被人以 黑道f•法谋杀c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那位律姉涉及谋求，但他 仍被判保险欺诈罪c我在上诉书中主张陪审团不应爭先被吿知 被保险人迫到谋杀，因为当他们得知这个带有偏见的事实，他 们自然会假没诈领保险金的人和谋杀案有关°电视正是这么报 道的，陪审团也这么想。而主审法官的任务正应该是过泌证 据，让陪审团不要采用电视媒体的逻辑。既然没有证据显示我 的当市人袒谋杀案有任何关联，所以陪审团也不该被告知任何 与谋杀有关的爭c匕诉法院同意了，而N也撤销了判决。大部 分的律师都不想惹E黑社会的谋杀案，但是刑法要处理的却都 是这种爭。

在这个章节里，我将讨论我在执业时遇见或代表的几种律 师类型，，某些律师特别容易陷人麻烦。而那些从不惹麻烦的律 师.从他们委托人的观点看来，却有可能是最差的辩护律师。

与委托人上床的律师

许多律师所遇见的问题都是被诱惑的结果，无论是好律师 或不好的律师，都可能成为牺牲品c他们没有和当事人划淸界 限，而成为同伙。许多律师，即使是作尔街最杰出的合伙律 师，都和当事人在生意上有所往来。关系有许多种形式；或以 股票的名义、合伙人或公司红利而收取费用；除了法律咨商之 外，也提供商业的建议：或是在委托人的公司拍任選小

我在1965年遇见贝利，他弟弟比公当时是我刑法课程… 年级的学生。我正在讲授山姆•薛帕的案例,这个案子使贝利 声名大嗓。薛帕是来自克里夫兰市郊区富有的骨科医生，他的 申判引起大众关注.她后被判谋杀他的妻子c责时M利仍是个 初出莘庐的律师，他说服最髙法院给被告:&审的机会，理由是 因为舆论向检万-面倒，而没有给了•被告公平审判的机会,，rt 笊审的时候，贝利笊后止薛帕无罪开释，对于年轻律师而吉. 这是惊人的胜利.这也让他成为全国知名的•流辩护律师。

那天我在讨论薛帕案子时，比尔带了朋友来.竺在敖室后 方“我担任魔鬼代言人，讷比尔上台来，淸他假设薛仙实际有 罪：“如果大法官相信他有罪，那么最髙法院撤销原判是合理 的吗？或是说他有可能是被浸判的呢？”

下课。比尔走到讲臭前来，向我介绍他的朋友，他工是山 姆,薛輸的儿子c这位年轻人告诉我.我的假设让他十分困疣C ••你怎么能假设我的父亲是有罪的？”他悲伤地问道C我为自己 的作弄向他道歉，并解样自己不知道与本案相关的人会岀现在 课堂1：・才提出这种假设c这种尴尬场面是哈佛大学必须面对 的风险，因为许多有名望人家的孩子部在此就读C

比尔当时就邀请我去法院旁听他兄弟的案件。1967年1 JJ.机会终于来到c贝利当时在为艾伯特•迪萨渥辩护，人称 他是“波士顿锁喉手” C我带法律系和精神侵学系的学生去旁 听交叉询问，彼诘向的对象是个充满敌意的精神科专家证人,. 交叉询问进行得完美无比c贝利显然是有备而来c他所有质询 的冋题来源，都是他的侦探所发现的寧实，而那位精神科庆师 地无所悉.贝利善于结合由前巨细摩遗的调査和有力的交叉询 问。这使他比其他律师更为杰出，那些走无准备就上法庭的律 师，在请问充满敌意的证人时.逋沿就火凭着自己的辩论才能 与经验，这些技巧的确重要，但是如果少J'调査的背景•资料， 即使最好的律师也会栽在聪明的证人手”I J

波士顿案后不久，项利间找是否驻走出学院的象牙者.协 如他草拟最高法院的诉讼文件移送申清’这次的被旨是个通奸 的妇人,彼控谋杀她的牙区丈夫.她将丈夫从家里的福斯汽车 中推下悬崖，让整件甲看起来是个意外c麻烦的是，那如人在 审讯期间有了身孕，但是检察官仍判她死刑.本案的情样成为 小说和电影的故事。琼安•辿辿昂也把这个故事收进她的畅幣 小说集《迈向伯利恒》甲“陪审团的成员在事先“剔除” r■基丁 足心反対死刑的人上，而判决妇人犯下谋杀罪，她被判姓终生 炫禁。我撰写了诉恣文件移送申谪，也被法庭批准了c最后， 这个妇人在监狱待r •段时间后.就冋家照顾孩子去jl

这件案予以后.我乂为贝利处理广儿个小事务。1973年5 月18 H.联邦大陪审团起诉贝利。罪状是共谋传销蚊许°共 谋的主要人物是葛伦•透纳。透纳设计r几项“金室塔”计划， 并夸大地命名为“你就是伟人”以及“柯斯考特星际之旅二

这个金字塔计划世是金额更高的老鼠会。透纳及其公司让 投资4500美元的投资者成为产品的经销商，例如化妆品，或 底K内基式的潜能开发课程c然而.比传销权更重要的是，这 些投资者有权苒把传销权以4500美元的价恪转卖绐F •位投 资人，第-个委托人可以分得第二个客户的业绩，其他则归透 纳和他的公司°第二位投资人可以再找到第二个投资名.以捞 回他的成本，第二位再找第四位，如此无限延伸T六。问题就 在干这其实昼“冇限的、政府指称透纳及其公司并没有任何 可销售的实质产品.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化妆品或是课程c他们 认为透纳飾售的是无实质价值的传销关系.是以空卖空，专钓 想快速赚钱不明就里的客户。透纳从贩售传销权获得聽利，无 论到底销宙的是化妆品或课程C

60年末期，葛伦•透纳已经成为美国东南X的传奇。他虽 然是未曾受教育的佃农之子，却索积了大笔财富c他像是某种 流行的领导巻，有几干人相信他的成功福音。当他贩售更多的 传销关系并到处设立据点时，他的财富与名声传调全国与全世 界c但是各州终于达到饱和点。不满的传销商不仅对于无法找 到下、位传帽者而抱怨连连.他们也从未收到任何叮以販炎的 化妆品或是潜能开发课程。

州政府和联邦执法人员対此进行调査后，并取符透纳的事 业的禁止令C当来自销传人员的现金流开始減縮时，“你就是 伟人”以及“柯斯考特星际之旅”就面临破产的危机。这时候 透纳开始找寻全美最好的律师。公关部门董事建议他去找贝 利c他的第一个反应是•'这个家伙是谁啊”！但是他同意和M 利见面。

透纳告诉贝利他的官司，“我的对手是美国政府”。

贝利回答：“很好，我向来喜欢公平的战争。”

在讨论很久之后，贝利答应为透纳辩护。双方还同意了某 个不寻常的付费协议，这个协议也透露了两人不同的性恪。透 纳将偿付所有的诉讼费用，外加贝利租用喷气式R机的费用。 此外，若贝利解决了透纳的法律问题，透纳还将付绐他为数可 观的酬金° （这笔酬金是在官司打喊时付给律师的。这在一般 的民事诉讼中是A理的C贝利将得到一架崭新的岐气式飞机。 无疑地、这对贝利血言是绝大的吸引力。双方都同意这项协 议。

贝利所犯的错误，是许多好律师也很难避免的。他没有在 为生意人辩护和成为委托人的伙伴之间划清界线。

透纳看重的不仅是贝利极高的法律天赋，还冇他可以为他 的事业带来的名声和合法性。他蔑至邀请贝利参加会员招募会 议，以便使所有潜在的客户安心.关于贝利在接卜•来的几个J1 所扮演的角色妊有所争论，但是对于法院和政府而言.他显然 牵涉过深。就合法性与专业伦理来看，贝利在法庭外的行为并 没有什么不安。华尔街的律师••向如此。然而，車点是当律师 太接近某个企业的会议厅或展售厅，而这企业乂是欺诈或非法 集团时，他就有可能遭起诉。

1973年5月，佛罗甲.达州的联邦大陪审团以共谋传销欺 诈的罪名，起诉葛伦•透纳、他的3家公司、8个相关企业单 位以及他的律师贝利°所指称的共谋者涉嫌欺诈“无数的受害

将律师和他的委托人同列被告（法院另外也打算一起审理 他们的案子），这对于法律或职业伦理而言，都是令人疑惑的、 前所木有的议题。贝利聘请我为这问题撰写诉状和进行言词辩 论C

这个问题必须从律师与委托人的保密权利背景来理解。这 个保密权利要求律师对从每个委托人得知的信息都必须保密。 这当然还是有其限制性：这些信息必须是在法律咨询时获悉 的3只有律师才能知道这些信息.而不得让任何外人听到；这 些信息不包括计划的”'資或欺诈行为。在这些限制（以及其他 技术性限制）之下、「律师必须对委托人的信息保密。（但是委托 人确有绝对自由披露它们c）

在透纳与贝利的情形里，贝利在遭起诉前就是透纳的律 师，长达一年的时冋。在那期间，透纳与见利也私下往来C我 不了解这些往来的内容，即使我是贝利的律师，他也不能随意 向我透露，因为我并非透纳的律师。但是他们之间的沟通并不

难以猜测，我可以想像到•股的对话.，

律师会说：“你必须停止所有邠些传销会上夸大不实 之说抻。你不该告诉那些传销商说他们一年可以赚5万美 元＜•这并非夢实”你也不该误导他们相令有满坑满谷的妻 托人对传侑有兴趣C你很了解这仲状况总有一天会饱和 的」

委托人会说：“我并没有樣或这些传销会议；我的伟 钠人员偶尔会失去理右，但我能怎么办？”

律师说：“你最好有所行动。你们的行为是我诈 4 果再继墳下去.你此麻烦就大了°”

我不知道贝利究竟给透纳什么建议C他如果对话真是我所 想像的那样，那么兒然让对话曝光会对透纳“不利”，因为这 证明他的律师曾吿诉他，这会使他的员匸都渉嫌欺诈。透纳在 被告知涉嫌欺诈行为后，仍持续这样的行径，以陪审团的角度 来看，透纳显然处于不利的立场。

怛是，这段对活钓揭露对风利而言却朋“有利的七遠证 明贝利曾建设透纳停止那些诈骗行为。毕商，律师能做的就是 给予委托人建议。如果委托人没有采取建仪，律师并没冇贵 任，尤其是他并不知道委托人故意忽略’他的建议。

律师和委托人一起接受审讯所带来的谁題是，如県他止他 们之冋的对活曝光，他帮广自己，却伤害r委托人；如果他保 留这段对话，他帮了委托人，却使自己处了不利。

他该怎么做？贝利在食到起讦书后不久打电话给我，征询 我对此两难问題的看法c我认为他不该采用那两呻万式.他应 设法和委托人分开接受审讯，如此他就有可能在陪审团审问他

时揭娇关键的对话，而对市理乂委托人的陪审团保用那段对 话。史利当然也想到K这点，他要我在诉状中申请单独审讯，

我写了长篇大论的诉状，辩称贝利和透纳如果•起市讯， 将会创设一个造成律师和委托人冲突的案例，

并且会鼓屍检点宮在起诉当事人时，连律师土■-起 告《这种作为将選成寒輝效应，使律艸不愿意为不受欢迎 的委托人的辩护，也书使委托人无法把秘瓷告诉律师“

法官在1973年6 JI 13 H开庭审理，这正是我为犹太人防 .卩联黑案的上诉辩护的第―.天。庭讯在早晨7点半举行.为衡 开奥兰多盛夏的炙热。

我走进法庭，有人就告诉我哪个人是助理检察官。对下紐 约州的人而言，他穿着的浅蓝西装外会搭配白鞋，实在不像个 检察立；幸亏法官的风洛和他很像°法官穿的是颜色活泼的西 装.也配上白靴子，这两人除了対服装有相似的品味外，口皆 和轻松的态度也很接近。而在轻松的外去下，•一个是坚持的检 察官，另一个则是精明的法宜。

当我开始辩论时，检察官就以各种细节对我施求c他挑衅 地要我挙出某些对项利有利而对透纳不利的对话。我当然没有 办法挙证这些细节，因为贝利慎重地拒绝我在诉状中提到这些 对话内容°但是我还是暗示了这些对话的大意，承诺在法官室 里让风利在没有检察官在场的情况下透露部分对话内容。

检察官没有考虑透纳和贝利的律师与委托人的保密权利问 题，他认为那只是欺诈行为的持续邪行.

他说：“贝利先生不应该利用委托人与律师间的保密权利 作为掩护丁而我则回答说：



贝利先生并非想経藏在这种保密权利里，而且当祓问 到可能捐及这神基义务的问题时，他必须主张他的当事人 的特别权利。

现在，我们徒出单汝审讯的幼赦.W因为贝利先生想 公开每件事，弁为他曹參与的对话作证。

法官决定暫时搁漏我们的动议直到卜•次的市讯，那时候或 许才能知道贝利和透纳是否有实际的（而不是理论上的）利益冲 突。在保留这个重要的决定时.他同时也埋下贝利胜诉的种 子，虽然付出了昂成的代价。关于政府将申请一起审判贝利和 透纳，法官提醒说：

政府是在艇而走险……因为宙案仍然持续着，如果此 案进行8列14个星期.若我们届时准许单我审讥，就.不 会有再审的机会了介

从…方面来看.法官的说法是有先见之明的；但是从另一 方面来看，却也错得很离谱。政府的案子不会只延续8到14 星期;最后其实进行了 30周°经过那些漫长的审讯期后（这期 间贝利仍代表自己），最后法官终于还是作出无异于30周前的 决定：他同意让贝利单独审讯，并已宣告此案因程序错误而审 判无效。

不包括贝利的这件案子被送到陪审团的.在经过7个星期 的讨论后仍无具体结论。浪费了 30个礼拜的审讯。被告被通 知准备另-场审讯。

M利应该怎么办？联邦法院曾提醒过政府，单独审讯如果 延宕过久，可能会排除再审贝利的可能c但是联邦法院也拒绝

木又 441 干涉，检察官们il:M利如陷迷雰中好几个月.如他在宣芸5中 所形容的“漫无止境”°他们拒绝撤冋吿诉，也拒絶速市速结 贝利的事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他的事务所解散，他的老婆 病了，而他的焦虑持续着°

1975年7月，地方法院终*「撤销*对贝利的指控，几个被 告都同意承认犯有轻郭，被处以缓刑「

虽然对贝利的指控被驳冋，这使得他恢复执业，但是遭起 诉的耻辱仍踉随若他。他的事务所不再仃衣者光鲜的顿客I： 门。贝利吉遅记者亚历山大说，他已贝债40万。“那是有史以 来最糟的事。我没办法接食案子C没有收入"人人都和我作 対。”

但是这样的状况，却有r戏剧性的转变。1975年8月15 日，贝利摆脱所白在透纳案子里的指控后的儿个星期，媒体竞 相报道警方破获了近来最离奇日具争议性的绑架案“帕持里西 亚①3个月前被歹徒从伯克利公寓绑架，她现在在旧金山警 方手中°贝利在密西四比州的杰克森监狱接到紧急穴电，他当 时正在和等待死刑的女犯人会面。来电名是兰道夫•特斯特的 律师，帕特里西亚在被绑架后的10 »礼拜，涉嫌和“共生解 放军” 一起抢劫希伯尼亚银行。贝利接手•赫斯特案，却使得他 本具争议性的生涯雪上加霜，并旦更加突显某些辩护律师在媒 体关注的案子里的重要冋题,，

爱出风头的律师

贝利请我帮忙准备券斯将案孑的诉状，就像他告诉记者亚

«\*• ••••

①帕特里西亚是美国报业大壬威廉•赫斯特的孙女。兰遮夫•赫斯杵是她的 Z亲、、——译注

历山大的：“我常把较重大的案子交给史伦。”对于帕将里西亚 和贝利而言，这件案于的确十分重要。对贝利来说，这是个人 好机会，可借此摆脱透纳的卒连。他并将有机会成为美国顶尖 的刑劣辩护律师.本案已成为奉涉层面最广的案件.冇位记芥 这样形容，赫斯将案绝对是“世纪之案二 而这叩是贝利16年 的法律生江中的第四件或第五件大案于

此案的主要议题在于赫斯特是否自愿参与希伯尼亚很行抢 案，以及在她携带枪支进入银行时.是否受制于绑匪。

贝利请我加入辩护的法律研究。我则清r 6位法律系学生 搜寻美国司法史卜-被告遭绑架后加入绑匪的犯那行为的案例。 我们整拟了数份详细的备忘灵，辩护被告的心理状态，然后送 到旧金山。

我递交另一份备忘录.分析政府是否有权就她从银行抢案 到被捕的•年半内的行动细节，对帕特里西亚进行交叉询问。 政府认为如果她曾在希伯尼亚银行枪案后.自愿加入,,革命” 活动，那她的意漁就证明她也是自愿加入先前的枪案”辩方则 认为，后来的事情与她在抢案当天的心理状态无关。更何况在 枪案与其他事件之间，有另一个重要的发展。美国的司法部长 威廉•萨克斯比告诉媒体，这桩银行抢案让他们认为帕特里.西 亚•林斯特“不过是个普通罪犯”。那些“解放军”抢劫犯不断 告诉她：“既然你已被自己的国家视为罪犯，现在你除了加入 我们之外，已走投无路了。”

址利扣心的是陪审团听见帕特里政亚承认在希伯尼亚枪案 后自愿加入革命的犯罪活动，.他很清楚，在萨克斯比发表声明 之后，陪审团不会依照她在银行中的作为来审判她，而是根据 她后来所加入的活动c贝利认为这些事件就像“臭触” 一样， 应该想尽办法排除在法庭之外c有个经验老道的律师啓说：

clwfH&ditfBEr=>a~g・

n申吋x 443 灘哲欧旻治fflw部响口遂中3苹'«云魚胺siJE>srwfett 舜至和以善节迁®建洋洲讷3\*5?傅^斗浪S2。 月證澄辱苗律sITmA翊海面瀬aXJ&Ksf53滲E』(心住 初在5WS茶沸43®野。疎3寿己-&鴻冋浏酔欢蝦沸律«}• 牙部童泰茴播忒宦•湖以龄5码舗落义S物。) *s* m 溼辱34弦监抵E^-s*ss^sso* S \*一 艰 *is^o*锦城在答坪TIE牌3律沌・[B澈买颈流沸•隶 $男嘉京湧§也淋\*借粉DB5目法制ff・*s^sssl*

)3淫口碁 Ifs 3WIT南 >済・上身小舊慢帝丈色由部aH枪洋湖firl3芯\*s 溫。

滂不淋題南酒時洋3m®waNfirl・M或価導®方3竦• 津冷fs^XJ脂今甚茵回。冃垄风Kwm孙皿章卩 痢5滝滞演®部\*克S回市国益\*回題。•游a弟础琶箜«・® S蒔3有2一成沐若航圖S3ECT1殍粼皿口因洲外a芸hSJER 遂回学回圈・#K«sA=(5-m亭Hr呆»\*畏3渉技3華曲@ 咼•壽§本淳屮漆聂为迷J3淳S蒔溥玄回\*選r畏a^as 咨刃麟319%革濟皿口辨米三也由龍發。

S弟，酒S照m\*ws回 NTSNW营瀨中safflsn。逍済 判只站・侍®尊带羊麻洵ss^IMi。皿喉漆藩卅M3逗•Hss's 藩击薄 & 題ma-s图 登卄米皿rhsw科滿举。*S.*蔑+部・sss3tffiH3E 沛春»±31£>詡・節呀图店命由任会可3毗棚>栗・雲底AS ®逆强丑汚為费団。，浇瀬丈海T\*al\*/，a渔.•，国我咨 O煜丈斜3濡^NF-mik窮\*任斗主帯耐卜目SSC。

“如果你淸楚所有的状况，你会让帕待里西亚岀席吗？”我 被问『无数次这个问题A答案是，除「块利木人，没有人知道 应该怎么办，谁也不知道本案夏杂程度。

当贝利必须考虑是否让帕特里西叱作证时，审判法官已经 允许检方公开证据（不是通过帕特里西亚得到的），证明她在希 伯尼亚抢案后所参与的犯罪行为。i正据包括录齿带和日记，:d 录着她宣称对“革命”信仰效忠.这些证据强烈暗示，她的玲 变早住抢案之前C法官也否决在陪审团前播放被吿的心理厌如 和帕特里沔亚淡沽的录音带。在录音带中，帕特里西亜在提及 自」我为都市游击队的行为时感到相当悔恨。所以贝利在面对 这个引难的抉抒时，不可避免的四难困境出现了：如果帕待更 西亚没有上证人席，让陪审团听她陈述抢案后的心理状态，这 些对她圳常木利的证据，必然会使她获判有罪,鞄将失去解释 的机会。另一方面，如果帕特里西亚上证人席.她就有可能被 交叉询间；但是法官似乎认为她在没有陪审团的情况下，有权 不自述己罪C

由此来看，贝利是否要让帕特里西亚上证人席是没有选择 余地的，没冇力无•失的解决万法。在r•解事情的来龙去脉. 听到某些陪审员在判决后接受的访问后，如果我是贝利.我可 能不会让帕特里的亚出现在证人席ho （好几位陪审员显然认 定帕特里西亚有罪，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被告的证词。）但是如 果我和贝利同样处在有限的信息中时，我也会作出相同的决 定。

但是，我并不是说我的做法会和贝利一样，至少我不会在 审判前召开记者会，公布我所要采取的辩护策略。检方辩称， 贝利在记者会的做法促使他们必须公开拾案后的证据。因此， 处利所面临的两难应该归咎他木人。

没有两位律师会冇相同的辩论方式、贝利冇自己的方法“ 赫斯特家族所面对的问題是，比案是否应由贝利接『° •且他 们决定聘请贝利， '切就已成定局c M利当然会选择自己的万 式。如果赫斯特家族聃清的是艾德华•威壊斯（也就是他们聘请 贝利之前所接触的津师，而他拒绝接手此案），整件案了的发 展侦会大为朽同』威廉斯的风格很低调，对法律研究得很任 细，按部就班地进行计划，对每个突发状况都做好准务反应C 我不知道威廉斯是否会让帕将単西亚作低，但我确定他的每个 决SI都是在充分的信息卜-、加上他敏锐的臣觉、经过仔细的考 虐而作出来的。就算威廉斯输r此案.他也不会像贝利一祥设 到其他律师的大肆批评。贝利的弦権态度以及媒体对她的关 注，使他適到同行妒忌和批评。

他吸引大众注意的能力也让人怀疑，包括赫斯特案后续的 几个律师也认为，贝利的策略是受到成名欲望的影响。在不违 背任何法律或职业道德规范下，为了委托人的利益，•运用媒体 是很适当的；但是为了自身的名声而牺牲了当爭人的利益.就 完全是另 心爭这两右之间的差别本来就很模糊，而喜女 出风头的辩护律师相信（或只是借【丨），成为媒体的头条对】糸 师和当邪人都有利。这并非适用于所有的情形c即使是好的律 师.若・•心想成为媒体宠儿，也无法分辨其差异。

帕特里西亚•赫斯特现在自由了 °在她被判7年刑期的23 个月后，因卡特总统的持赦而减刑。被释放后不久，她嫁绐游 曲队的伙伴，并育白-于。她出版了 -本书，描述关于自己长 达19个月与这批“解放军”相处的情形,，她在书中严厉谜班 员利让地站1二证人席，而顷利还曾经保证绝不让她出席作证. 并显然误导了她。她也批评贝利在审讯期叵白恃过高，*在法院* 审理结束后，即e往浩杉矶与其他同仁进行座谈会C

帕特里西亚娥后聘请另一位律师提岀重审申请，理由是M 利的不当且无效的辩护。但是在1982年1月6日，帕特甲西 亚主动放弃诉讼，声称不想再与此事有牵连。

X利则重操旧业'他与赫;斯特案的关系显然只是使人们忘 记透纳的案子。那个家伙是叫做葛伦吗？

常业犯的家族刑事律师

在葛伦•透纳的案子里.贝利不必面对是否作证不利于当 事人以求自保的两难。而簷姆士・劳森，一位刚从法学院毕业 的年轻律师，却碰上所有刑事律师重复的梦魇。他被联邦法官 命令提供不利于当莎人，甚至可能使他身陷囹囲的证词。劳森 拒绝陷自i2的当事人于罪，法官判他监禁，“直到他愿意提供 证词与消息气他要我给他-些建议.并且希望我代表他岀庭。

本案背景井不令人陌生°华盛顿州联揶大陪审团依共谋販 卖“泰式香烟”（高品质的大麻）起诉若干人。两个被告聘请波 士顿以辩护大麻案出名的法律爭务所代理诉讼。劳森被指派接 办此案。

劳森飞到华盛顿逬行认罪协商，那两位委托人承认有罪， 被判-年徒刑。

然而，检察官却怀疑劳森的两位委托人都木是该案的主要 *人物,*他们认为乔治•布莱德利才是真正的老板＜ 为获取证据 支持他们的怀疑，检察官传唤劳森的委托人在大陪审团前作 证，并保证他们未来不会被起诉。他们被冋到和布莱徳利以及 法律事务所的关系。其中的问题包括，他们是否自己支付事务 所的诉讼费用。他们作证他们没有付，也说明不知道是谁支付 费用。

凡天后劳森被传唤到相同的陪审团前，*被*向了个问题：

“究讫是谁支付了那两您委托人的诉讼费用？”劳森当然厂解、 如果他告诉他fj是谁付r费用，检察官便知道谁才是大麻梟团 的老板。

但是劳森无法给政府他们想要的消息，因为付費的人也是 劳森的当事人。他是在律必对当事人的保密义务下支付费用的 （这使他的身份曝光人 劳森现在却被命令泄漏机密，并交出委 托人的名字。劳森提出律师和委托人之间的保密权利，并以此 拒绝回答冋题。虽然委托人的名字与付费万式并不包括在这保 密权利当中，劳森却认为这个讯息会使他的委托人被起诉,因 此应该受到此权利的保护C法官命令他回答，他坚持拒绝。他 r是依貌视法庭罪被判入狱。他告淋法院他要请求就藐视法庭 罪进行答辩，并要求暂缓挟行。检方反对暫缓执行，促请法官 立即将他关人牢中。法官后来同意暂缓执行的申请、

在我们给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上诉书中，我们将这两难的 案f交给法官：

一位正直且杰出的年姪律师被判定藐视法庭而道爲 押，只因菸于律师的职业送德与法律责任，拒绝透露委托 人的信息。而不仅他持这•样的看法，他的同仁以及沏关专 家也是如此建议。

这位律师而对的是不可能解决的两堆问题：基于良 心，他不可能泄漏消息；另一方而，如果他泄漏消息，也 的当事人有可能要面对牢狱之灾。他诚恳希望法院能華助

他維护律師的遒境与法律职责” ■

上诉法院撤销r■偉视法庭的判决、认为劳森“有正労的理 由.维护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保密权利”、因为如果劳森“泄 漏委托人名字，以及为共谋若的付费安排，会证明他们的共谋 关系”、劳森被无罪升样。他无须入狱才能保护委托人,\*

这不是我最后•次代表这家法律專务所.被传唤作岀不利 干当爭人的证词，是刑事辩护律师经常遇到的职业风险.尤其 是毒品案.原因是毒品集团通常部是白层级组织，老板在最顶 端，而运送母品的人（被称为“骤子”）则在吸底层凹想而知， 骡千w的风险最大，事实上他们也最容易被捕。血他们经常没 有钱聘请有能力的律师。那是双方都心知肚明的协议，如果骤 了被捕，老板会为他们请律帅c聘请那些昂贵的律师，对于这 些老板而言，很少不是出于利J的态度°这些老板夫注的焦点 是确定他们花钱聘请的律师可以代表彈子们。他们极力避免有 上见的律师，或者更糟的是，和检察官友好的律师，他们会鼓 励骡了•们供出老板以换取自己的自由，而对老板们来说，骡了 的职责就是坚守岗位.闭上嘴巴，千万不能供自老板们的与 份,、老板丁•是也冒着风险，要确保他的骡于们也是这样理解“

1. 从息名昭彰的李欧•法兰苑案中，我们可以更清楚穗看到律而所面对的均• 雄困境。该案是关于械溟控谋杀年轻女r的无辜犹太人，在佐治亚州的亜特兰大 遗到群众处以私刑、、亚特兰大律師界知名的律师也.窗•飽嘘尔在冃传中说到，血那 名犹太人遗利私刊前，他已经知匝谁才尹真正的凶手.但他无法透甯这个消息. 鄭便如此可以拯效法•兰克的性命，但他已鐘答应保密，掺专阿多蛆威尔曾〈我乂 可以冋家了〉，北卡罗莱纳大学出版社，1943. p. 287-292-
2. 劳森分给我赢，这场官司的“红利”是两张红袜队对洋基队的棒球赛' 我在前面已经提过当我和我儿干。票去看比赛时发牛叶么噌了、、 好均律师会让骡于们无罪开释.即使他们被判决，也是较轻的• 刑罚。如果骡子们被判较重的刑罚，他们出卖老板的机会也囚 此会增加，所以，聪明的老板通常会丿M可能地为跳子诺娥好的 律师，而他们也会烦圮请到那些鼓励骡于们努力反抗捡力Wi小 变节的律师八

另一方面，从检方的角度看来，他们当然不认同既代表界 了乂代表老板的律师“他们耍求法院排除这样的律師，因为这 样会引发当爭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对会骡子而言,坡仃利 的可能状况就是与政定合作，供出老板。他们的目的在「逮住 老板「，这家法律事务冊还遇到另一件案子，与丁•城伯格与约 瑟大•奥特瑞两位资深的合伙律师被传唤作证.说明他们从某 位彼抻走私大麻的为事人得到的费用是多少c他们拒绝透籍费 用，因为这♦消息会使得他们的委托人因此被判有華。很多走 私大麻的都是二卜几岁的年轻人，显然不会有什么合法收人来 源c假没仃个嫌犯负扣•得起10万美元的诉讼费用，检方就仃 理由怀耗"支付1（）万美元的事实将会是最有力的犯罪证据。 （此外，这也会让委托人被控吿逃税，因为这笔钱不可能'彳成 收入申报戶）

奥特瑞和威伯恪坚持担绝透露费用的数H “我代表他们出 庭。（很巧的是，马「威伯格的爭务所也有位华业自哈佛法学 院的学宅。我曽告诉我的刑法•果的学生，我的教材都來自『5 年来这领域的亲身经验＜、）点而言之，政府最后认輸了，两位律

①另•个处理竜品案的律師们经常碰到的问题是，帮助囚贩毒血賺进大把钞 票的委托人处理税的问题，这些班贩不想囚瓯慮被抓，却想力自己標的钱付说' 退俛时墩税人的名字是絶对不可以被透露的，他佰也采用银行本票的〃式束数税, 松而、却没有绝对让委托人完全不用冒看被控甌谆的危险，或是任何力九•尖 的厅法，

师们不需耍因为拒绝使白己的委托人入罪而坐牢’对「许名辩 护律师而言，诸如此类的事情，仍是职场上经常会遇到的梦

某些受理毒品案的律帅比其他律师更容易遇到如此的状 况。他们持续为同•个毒贩辫护，就像华尔街的律师可能会成 为某公司的“房地产法律顾问”，或成为某组织“犯罪家族的 法律厥问”,、他ffJ对IF.在进行当中的交分提出各种建议。

当骡于被捕时，他们的名片以及家里电活留在他们身边， 有任何问题他们便随时“待命”；他们和这些人（分熟鬱，也 成为好朋友；有些甚至为了个人需求.也从委托人那R获取虚 品.这些律师被政府视为与販毒的委托人有席业花来关系.有 些律姉并因此被传唤，其至遭起诉c虽然他们菓些行为当然是 违法的，但是正当的为毒品交易者辩护和不当介人其行为，这 两者的界线实在难以区分，这也是许多辩护禅师干胞不接贩毒 案的原因，而有些律师则专精此道。许多人站在止义的那• 边；有些则游走讪缘：另•典律师则是越过界线，加入生意的 合伙C巨额的获利使诱惑谁以抗拒“当然有相对的风险存在。

政府注意这些被怀疑与委托入冇生意往来的律师是可以理 解的。单凭自己的法律学位就想参与犯罪巣团的买卖是没有保 障的。但是检察官偶尔会假装怀疑这些律师有不当行为，以迫 害程序合法且冲劲十足的律师。像奥待瑞和威伯格法律事务所 就常常被传唤、调査和査账”而他们并没打发现什么非法行 为。但是，因为他们为大麻和可卡因的毒販打嶽官司.有些粒 察官坚持视他们为被告.将他们的当事人视为证人而传唤他 们。

披着辩护律师外衣的检察官

他们看起来可能像辩护律师。他们说话也像辩护律帅、他 们也许也会有被告委托人c但居在内心，他们K实是不折不扣 的检察官C

在工作匕 我遇见许多这种律师。他们在每个大域市中执 业。他们许多是前任检察官，暂时成为政府所指派的餅护律 师。我遇到的许多位之前则是联邦地检智的助理检察官，任职 .多年后，自己出来开公司。他们的经验与专长都在刑法.有些 人就遡择留在原来的领域。但是他们不能起诉罪犯，所以他们 变成辩护律师，至少在名义上是如此。但是他们其实并不真的 想保护有邪的被告C他们也不想将生命浪费在他们认为违法乱 纪的人身上。他们希望的是能重返检察界，拥有资深的位说， 可能是检察署某重要部门的部长之类的。

许名这些过去或未来的检察官.都有很特别的辩护方式。 他们大多代表的是政府的线人、合作的证人以及认罪协商的被 告c他们很少上诉，从不公开批评輟察官C完全相反，他们主 要的法律T具是与现任检察官友谊的维系。

现任联邦检察署的检察官会为那些试着与政府合作的被吿 介绍上述的律師们。这种介绍关系是因为检察官通常不应该和 还没清到律师的被告堆行交涉.而又非常厌倦面对原本有可能 合作的证人却聘请到自主性很高旦有可能反对合作的辩护律 师。推荐“可信度”很高的律师后，检察官既能确保他不会失 去证人的合作，义能履行自己职业道施上的义务。这种虚伪的 行为让检察官在政府和证人之间维持独立•的正直形象，同时也 能掌握所有状况.

联邦检察署以前*曾有一*份可以合作戒介绍给被告和证人的 律师名単.，＞这些前任的助理检察口律师，被相信能鼓励当书人 合竹r ，旦这些律师开始被认为自主性很强.戒忒着对抗a 府，就会从名单中被剔除＜

名列在名单1：.或成为圈内人，保证了获利的來源C有典 臨愆合作的白領阶级被告.通常很富。，并有能力支付高額的 費用。

圈内人的身份又是另--种保讪：圏内律师将有办法为委托 人争取到减轻的量刑。与现任检察官保持良好关系的前任检察 官，通常可能为委托人争取到看起来有利的认罪协|吼

对于政府和“披着辩护律师外衣”的检察官来说，重麥的 是让人们相信这些前任检察官能为委枉人争取到不错的认罪协 商.（他们很少在公开的法庭打爐官司「）如此•来.委托人被 鼓励去找这些律帅.并接受他们的建议与政府合作.•:而律帅 也可以在自巳的输嶽记录中加分Q

有些检察官与执法官员也有张不友善律師的名单，这些 律师老是反对与政府合作.某些冇员也怂恿被告不耍再聘请这 样的律师，要不然会使自己成为政府憎恨的目忻，

我最近得知联邦检察署这珅游戏的另 种方犬 办公室每 天都会公告果些律师的名字，这是为那些即将被传唤到大陪市 团前的贫穷证飛所指派的辩护律师；枪察署的助理检察官在律 师（披着律师外衣的检察官）被指派前,通常会拖延一天；他们 会在那犬先找来有可能合作的证人，以便舟加他们被“建议” 与指派的辩护律师合作的机会。狂人们当然不会注息到他的律 师是由政府精挑细选岀来的，以确定他不会听见反对的声音C

有时倏从被告的利益来看，聘请以及遵搪这些律姉的建议 似乎是对的，、用合作交换栾的从轻判决（或无罪开释），对某些 被告可能是最佳利益c但是独立且.正直的律师绝不会这样照本 宣科.他们通常客观评估不同情况的利弊得失。独才.的律师可 能会判断最好的方式是合作，而和“前任枪察官网络”早求协 议，但是存其他案例中，他们也冇可能认为相反的立场才是4 利的，

任何被告都不应该信任秘密安排好的律师的址议，,'披看 律师外衣的检察官”的安排，通常的任务是为委枉入争取最仃 利的协商，但他们也可能柄牲委托人去取悦现任的检察

培瑞•梅森

电视中的培瑞•梅森律师总是对说谎的检方证人果取精彩 的心班战术〜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策略却经常5起仁良 后果c即便交叉询问也很嫌成功抓岀说说的证人。对于律师或 法律系学生而言,蟻谁卒捏的在于什么时候不进行交叉洵间， 什么时候该见仔就收.或是在最不利的怡況下停11：诂问C

典型的刑事审判场面片非像电视上演出那样有扣人心弦的 对峙，反而是慢步调的，其至是沉闷口理所当然的问题，以及 可预期的答案,、

律师们都有一算顔临阵受挫的故或.有个辩护律师就吿浜 我，有次他让一个有海科的委托人站卜.让人席。这位仁比就急 于让陪审团知道他不会隐璃任何耶、、当律师问他是否曾被判罪 时，他很决冋答：•'是的/'

律师后来又请他吿诉陪审团，他究危曽犯卜•几件更罪。他 停r- f,开始数手指。最后，他看&他的律師的收眼.然柘 说：“加上现在这-•件，总共是4件。•‘

另-位辩护律师的“战争故事”隹个涉嫌谋杀老婆的男 人〉尸体没冇被发现，但是有故具说服力的旁iiU这位辩扣律 师在结浒时告诉厝审员们，他们将目睹大惊奇：当他数到E, 被指称已遭謀杀的妻子会从法庭的门走进来。这位律师于是升 始数“1、2”。数到7时，所有的陪审员都盯苻门看。律师数 完1Q.陪审员们引颈以待，但是门动也不动。这位醉护律师 笑者向陪审员们解释：“看吧、你们每个人都盯看门看•你们 部合理地怀疑着这位太太究竟有没有被谋杀°这是我小小的实 检。”这位律师得意地宣称：“这证明你们也会合理地怀疑自己 是否应该无罪开释这位被吿了 然而，这套逻辑却没有说服陪 审团，他们仍判这男人有邪。事后，这位失望的律师问陪审员 为什么在注视着门之后，还会投有罪票。她解释说：“投错， 我们的确都盯着门瞧，可是我们也注意到彼传并没冇看着门. 他心里很明白，没有人会走进来。”

布些法律策略偶尔也会奏效。在犹太人防卫联盟案，我对 帕罗拉进行交叉询问，使他误以为我们有某些对话的录音。但 是像在那样的案子里，我们却经常遇到法官立即的斥責。我的 友人兼同事哈维是个足智多谋旦勇敢的疥护律师，就曾在某些 案例中被指责.请我代理他出庭9次之多c有一-次，他的委托 人被控販毒°逮捕他的警员发誓可以正确指认进行交易的被 告。那位警员并不知道，这位被告有个双胞胎兄弟住在被告被 抽的公寓。审讯当天，哈维安排让这个兄弟取代原被告出现在 法院为被告安排的位置。掉包的目的是要证明这位警员是否可 以指认出坐在法院的这个人并非被吿。

电视剧演出时，培瑞•梅森辩护律師使用这个策略让警察 没有认岀那是无事的人。但是当哈维这样做时，检察署的助理 检察官却要求惩处他。最后问题解决了.法院却认为哈维如果 不想被判藐视法院，就要遂守诉讼程序。

咆视上的培瑞•梅森所采用的策略，对于宾正的刑事律师 而言，有相当程度的危险：通常会有反效果，即使奏效，律师

姫中图羽地阜MY件至’混毋\*駢凿摩可 申,，'“丑2“后中如束军留藥也瞼阳Y争承卬⑩勲即野

SM \* 丞、云皿罕'字务\*\*钥\*某住叶\*¥滋片翼仔峯 为仙海砂w力'Y3F潍匚偌°'击来前」¥卽巨轲弱\*\* 圧〈弄。如判4 2“亲寻卞'&但鳥卄孕\*作书,多串也 M囲弁\*飴。伽X拠期印\*▽音之并半号矛米7协子、钥 *宅•*'（隣.誉仲寺女史挙H丄侦单）暮\*节说府场w

'進企才饕风湘圭早绑用卖吝g 立“咐波•印商昌架’市回近志洪制啊襲k特客■网R背以帔 羽罕微卬..Y击孕现米\*”軽裹。黑亞地異車用口面耻耳不闭 卩州区号必潟Y野蚤即J｝铜’否甲話®5酮。:TN\*缱闭丫卅 聲矛泡（R羽叫帝対華耳）：8HY$距那®T也叢即甲卫菊慰

“中県Y駁 詢且呆北@福邱甄主纟.堤W网凿泊但晋叫朝。担旦位新小以 卒成也非•叩務焉瓦亜者叫利。我呆泡独9半页号W甲网副 *待* 車'孑多YW浇印E卽輕麻？T為土 ,44恥液加嶷由米液其苗沃 U）W。景拠團出网爵酒孙业”’劉書辛啊卵笙品界新U闭J ”耳 UT州\*眇殮呆JX音妙由闭侦网'码呈:樓囲口虫如枝用¥糸斎串 ，渤招用豆壬,，晋实欢?》舛如筋無国多裁阜,甫中利¥源

的勸阳豆王

。齡:Wl¥ 0盛以旦景 資旧mYlYHIUH命學m '耘并曲\*Y甘拳牌凭寸弔■:凿其関尽 加姓华•盤卽帀京e诲“火排卷砚地呆；易串田米区用察妻飞

X\*\*" «»=窖 磁1形軻皿响口



在必要时拒絕采策强硬手段而受到严魅的損害頌」・•，•.：,

律师正直的鹿誉有可能就是柄牲某些被吿的短期勒蘇而建 立的°所以，在聘请正直的律師之前，重要的是賣确定这位律 师会用白己的正直的声誉活助被吿，而作利蟹銀等毛自己的

岀卖委托人的利號以换得其他利益或自己正直的名询,这 个i秀惑很难抵捞阳驱说光厄尔•华伦还花加州地方法院当法官 时.会打电话纶傷市新来的公设辩护律师，和他们交易：如果 经过他的判順认为墙些被告是淸n的.应该吿知华伦，然后华 伦会订:这位禅师看所有的档案•、如果这位律师在读过携案后仍 坚持自己的想法宀华伦就会驳冋此案，想想着，每位公设辩护 律师在面对这种天人交战的交易时，都处在两谁的情境中。他 如果設:有表示他相信自己的委托人是清白的，他就是在承火自 j相信他是有罪的。但是这位律师为了保持他在华伦面前的疋 H形象，并间接地使未来的委托人受益，他会放弃表示委托人 的淸白-

当*剥*小辩护律师开始过度关心自己屮庸和正直的名出时, 就会柄牲委托人，尤其是贫穷或遭歧视的委托人，从这个角度 来看.为个人名声牺牲委托人利益的律师和为风•大而牺牲 委托人的律师没什么两样。在組织严密的律师界，看名被谜次 而前者得到統1扬,.

重视诉讼事由高于委托人本身的律师

菜些辩护律师主要是为果些诉讼中由而执业的〜他们及处 死刑，憎恨警察暴力，戈持穷人、少数民族和女性的同警i£ *义、*提但人权宣吉的保护.主张监:狱改革，他们甚至坦在政府 系统中完成吏电要卩.激进的改革-这些爭山或许高尚，但.是在 特定的案例中也冇可能与委托人的利益相冲突C

威廉•昆斯芍勒正是门诩为这些爭由辩护以及落实这些小 由的律师。

“我只为那些与我n标相同的人苗护。我不是随便»r以请 到的律师、，我只为自己敬爱的人辩护，当我冇个辩护事山的时 候,我整个人就活广过来他如此宣称,，

他形容自l!是“人民的律师”，将“法律视为敌人和i荒 言”.、他认同白己的委托人和他们的沂讼事由，所以如果他的 委托人面临牢狱之灾，而他不必经万粕同的胁迫时，他便会悦 惶不安。（他宣称自己曾与莱尼•布鲁•斯在另厕中注射海洛出， 以便更能J'解委托人的感受Q

我认识昆斯特勒好几年r,在他内为“芝加哥7人案•’以 貌视法庭遭起诉时，我曾与几位律师共同卓拟上诉状。兄斯特 勒是该案的律师，因其喧闹的行为巾让此案令人印象源刻，

起初的被告是8位参加随着1968年民主党大会而起的各 种示威的领导者，包括•湧姆•海顿、宙尼•戴维斯、大仕•达林 杰、亚比•赫夫曼、杰瑞•伯•宾、约翰•夫兰尼、季,维那以及巴 比•席尔等人。（席尔的案子最后被单独审讯，所以只剩下7位 被告,・）因为没有任何联邦法禁止参加暴动或煽动暴动，所以这 些活动最后由州处理。他们根据1968年的公氏权法案中的 “反暴动条款”被起诉,邪名是共谋鍔州煽动暴动c检方慮认， “共犯”企民\*.党大会之前不曾聚会，巴比•席米甚至根本没有 与其他人碰过面这8位政治立场不同的被告，从激进的海 頓、愤世嫉俗的雅皮各宾和赫太曼到黑人人权运动者席尔，皆 非常讶异会被控共深，, 正如亚比•赫夫曼所言：“共谋?真是沽 见鬼！我们搞不好连午智要吃什么都龙法达成共识」雷元•戦 维斯说得更夸张：“我们这8人是政府自60年代选岀来的异议 分了代表、，我们都说.政府过去10年的为史止生这喧接受出 讯/

木案的诉讼策略，部分是让被告提升为“政治性的屛 护，由昆斯特勒全程导演，他们抨击他们美国政治和司法中的 伪善。而大半的骚动则应归诸尸本案其他免色，主要人物足朱 利略•就夫曼，74岁的老法官。根据艺加哥某律忡的说法，他 自认为是“联邦的代表"在开审前，被吿亚比•材夫曼就预 测，审判将是“史科普市判、街头革命、乌士达音乐会和人民 党的大会中吃结果,最后证实变成罗马竞技场'赫夫抜扮演 残酷的借主，完全否决所有被吿的申请与要求，且公开惩戒被 告和他们的律师,、检察官也没有比较好的，他们奉承法官，抓 到机会就虐待被告。而被告呢？也无情地设陷阱给法官 <,昆斯 特勒也该为这混乱的情况负女责任。

与法官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亚比•赫夫曼称法官为他的 “私生父亲”，并以瞥脚的意第绪语吼叫.以捉醒法官他们相同 的犹太背景c共他几位被告的行为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在地 板上撤满软糖.把蛋糕帯进法庭，穿着夸张的服装C

昆.斯特勒没有直接参与这些古怪的挙动，但是他也不断地 近用他那激进的辩才。他形容赫夫曼法官的判决是“耻辱”、 “没人性”、“孩了•气”的，是“司法界最令人愤怒的判决理 由“。他形容法院是“中世纪的行刑室”。他“欢迎”法官判他 能视法庭，因为“法官本身正在使法院蒙羞”。

而法官则不停地汚辱昆斯特勒，并指控他“煽动混乱之 火”c这种你来我往变成琐碎的滑稽行为c接下来我列出被告 在法庭判决时的嘘声：

妹夫曼法官：马敬尔先生.請你稍微注意一下

昆斯41勒：法官大人，我很感激那些嘘声°反正你根 本没有帮上什么忙，所以偶尔來些当事人的嘘声，至少可 以帮助我提神c

赫夫董法官，哲以你是允许你的当事人在法鹿公开抱 怨了。

昆斯特勒：法官大人，如果你并不训城你的检察官， 我当然要.发岀嘘声。

妹夫曼法官：我已经注意列了，先生。

这大概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件受大众关注、剧以丽剧收 场的刑事诉讼,，司法界因为这些被告与他们律师的怪异举止， 以及赫夫曼法官跳入陷阱而十分憤怒。

审讯期间，哈佛法学院正在“开与政治庇护议题相关的会 议。两位主要的主讲人分别是威廉•昆斯特勒和李奥纳•布登。 布登是位杰出的公民自由的辩护律师，光前曾代表班杰明•史 波克博士（因反战而遭起诉）辩护,，而我当时则担任主席。昆斯 特勒…如往常地迟到，会议先开始进行。布登致词时預湖，当 昆斯特勒来时，马上会上台来给布普和我一个吻。事情果然如 他月桢料，现场观众觉得很好玩。

布登认为律師应该将自己的免色限制在合法为委托人辩护 上，避免让申讯泛政治化。昆斯特勒则釆取政治途径，倡导律 师应该深入委托人的政治立场，以及利用审判达成政治目的。 讲话结束后.他预测自己可能会被赫夫髭法官判足鏡视法庭。 我笑若说：•'比尔，老实说我并不爱你，但是我会准备妥当来 帮助你/他则说他并不会要求我爱他，只希望我能够拥护他 就够了。

几个星期后，昆斯特勒以及他的联合法律顾问，李奥纳• 温甚槊斯以及其他被告.被判以第•内七卜五.条“藐视法庭 W”,包括称呼法宫为“赫夫曼先生”而非“阁卜”（达林杰因 此被判6个丿J徒剧）、在法院甲.拍手（拘役14天）、大笑（拘役 15天）“対昆斯特勒约指控更为严重，包括挑起混乱、违反法 院的命今、当着陪市团的面叫器煽动的詩词、鼓励被告发出嘘 声。赫夫弦法官因他多次藐视法庭而判他4年乂 13犬的徒刑° （陪审囲无皆汗释所有被控共谋的被告，也无罪幵释夫兰北与 李维纳防冇的指控，但也因跨越州界在会议中煽动暴乱向起诉 海頓、彼维斯、达林杰、赫夫曼以及件宾。上诉法庭不仅推翻 所有的指控，并将別注明“法宜与检察官若没有其他的过失， 也应该改变态度”。）

我被聘为昆斯特勒以及温葛莱斯的律师，为他们统视法庭 罪的指控辩护,

来门新澤西纽华克市杰岀且认真的律师莫釦•斯塔维斯也 参与辩护.1972年5月，民七党大会约4年"，审判后2年. I•:诉法院作出判决，撤销了所有被告与律帅被判藐视法庭的判 *决,*法院次为从法律的观点来看，他们的行为尚不足以构成藐 视法庭罪，而其他人则需要没有偏见的法官以及新的审判、，

几年后，这个藐视法庭案由法官艾德华•基诺斯克审理C 他判定昆斯特勒以及温鬪莱斯多次被指控为藐视法庭的行为并 木超出煽动的界线，只有昆斯特勒少数的行为的确是逾越的“ 然而，法官裁定审讯当时所造成竞技场气氛的过失应归梓于赫 夫曼法官和检察官c因此.他裁决所有的被告都无罪开禅。昆 斯特勒被释放后、继续他各种激进活动°

近几年，昆斯将勒都在专心地攻击他的前-任同屮，他认为 他们是告密者c他形容骑墙派律师马可•连恩（他的爭业是建立 在揭发刺杀案的共犯上）是“病态”，满脑了想着出名，所以接 卜每个引起公众注目的案于他谴责“芝加哥7入案”的律师 麦可•杂葛，因为他为涉及“亚伯斯坎案”的国会议员辩护’ “那真的很恐怖……我不会再-勺他合作rz他也攻击琼•贝兹 对」匕越以及嚥埔寨违反人权的批评。他12指成我因为沙朗斯基 案而批评苏联政府。在他看来，任何支持改革的人，aj仑为r 什么原因，都不向该公开批评“甘会上义”政府.、

昆斯特勒最近的诉讼小.•由已勺他那“人民的律师・‘形象大 为不符。他代表威廉•菲力普警员打官司.，这个人不仅腐败、 惯于恫吓他人，还曾勒索宥贩、皮条客和妓女，也曾被控杀人 、未遂“昆斯特勒其至还没见过他的委托人就答应接卜'该案.外 解释说他不知道“有任何人不喜欢那个家伙。这样若•来，他想 必是个令人愉快的悪棍吧丄

昆斯特勒最近其他的诉讼甲由则牵涉到某些没育人会喜欢 的悲棍和组织性罪犯然而，他共至不满足于为涉嫌组织犯罪 辩护,、他认为“为暴民辩护渉及公民权的问题”，他点称，“需 蒙•帕特里西亚（新英格兰犯罪集团的首领），从某方面来看就 像是马丁•路德•金c他被掌权者所厌恶……%昆斯特勒也承 次他也许把帕特鬼西亚过于浪漫化C “我也许将他视为电影里. 的教父，像马龙•口兰度，但在我的世界电，他实在不能被归 类为恶徒、”他说、暴民比起美国任何组织都来得诚实，他们 只杀人，或祥做其他的事c他不为那些只是涉及与犯罪组织相 关的人辩护c “他们必须冇某种才能C”他的委托人当然不见得 能通过他的“爱的'测试”,而他则说他们“私卜都非常可亲”。 我怀疑他的委托人会希望自己的案于节外生枝。

昆斯特勒以诉讼車由而非委托人作为取向，近来的确为他 产生了尴尬的冲突-当他为罗得岛著名的帮派罪犯辩护时,他 得知当地冇位律师被联邦调査局监听.他还没有和这个律师交 换过任何意见.便向媒体宣布说他要对联邦政府提出诉讼.并 在联邦法院内质问窃听的事C那位律师卜分愤怒地表示："我 对于这两件事情都不赞冋，我也不认同他布这诉讼案中所扮演 的預色。这会使我未决的案子•和调査受到影响昆斯特勒宣 称自己代表那位律姉的言行，也为那位律师带来麻烦、.，根揖法 院的审讯发现，不仅是那位律师，包括他的委托人，都是遭窃 听的对象C

当昆斯特勒被要求解释为什么未经当市人同意就做岀伤害 他们的事时，他的回答是：“对我而言.整/牛事只是哲学观念 的差异……-但真正的问题其贫是律师究竟有没冇权利强加诉 讼爭由在不同意的委托人身上。答案只可能有•个，那就是清 楚明白的“不”。

过度热心和缺乏热诚的辩护律师

我多次被批评为过度热心。为此我派认有错。在这个充斥 者冷漠、懶情和无能的律师的世界，我为过度热心地为委托人 辩护感到骄傲。我为r委托人和代理诉讼而努力解决疑难杂 症。这几乎使我在犹太入防卫联爐和罗斯纳的案子中与包曼法 官产生很大的麻烦，但是我一点都不后悔，并将如此继续F 去。

罗斯纳案子•年之后，在波士顿有个刑事辩护律师遭马萨 诸塞州联邦地方法院院长安應瞥•卡夫瑞法官判决:违反职业道 德,因为律师宣称检察官“可能”在等待市判的被告阵营埋伏 间课。这个律师为了证明自己的声明,呈递波士顿警眞的口供 书，并要求更多的时冋来调査这个问题C但是这位法官（就像 包曼法官一样）要求他即刻证明自己的声明c审讯过后，K夫 瑞法官就指责他“行为违反职业道德和渎职”。在马萨渚塞州

发也惩戒性程序的律师公会决定惩处这位律师°他有可能遭停 职或是取消律师资格°

我请求公民自由联盟介入此爭，并自愿代表这位律师与答 辩状。

惩戒委员会最后判霆“没有任何违反职业道德的徊况。 但显然因为对院长的敬意，委员会声明.'问题已经解决”，而 该律师的行为“游走在界限边缘二 我的观点则是认为，惟… 解决的问题.只是卡夫瑞法官对于热诚的律师毫无根据的指控 是否逾越正当的司法行为。律师能够挑战政府到何种程度，而 不逾越那些模糊的边界，仍然是悬而未决的冋题。

我希望那些热诚的律师不受惩戒的威胁，而勇于提出可能 激怒包曼或卡夫瑞法官的正当辫解。

许多浴护律帅的真正问题不在于过度热诚，而是在于缺乏 热诚“太多的刑事辩护律师都过于怠惰。他们关心的无非是诉 讼费用。他们事先要求费用，并知道会得到多少事前的费用， 不管案于后,来变得多冗长或多复杂。费用-到手，他们关心的 就是尽快结案，好再接受新的案子继续赚钱.这些刑事辩护律 师看待委托入，就像百货公司看待商品，越快脱手越好。

我遇过许多这种缺乏热诚的律师。偶尔我会为某些案子撰 写上诉状，在那些案了也的律姉都太过冷漠r。有个案子就和 转任律师的包曼法官有关。他第一件重大的刑事案件，其中还 牵涉到•-个哈佛法学院毕业的被告，他们被控共谋以差不多百 打美元行贿新泽西福特利市长，以争取高达2. 5亿美元的办 公大楼区域规划。亚瑟・萨顿负责行贿。联邦调查局在市长身 匕装上泉音装置，萨顿当场被逮个正着C被逮捕后，萨顿和律 师商量，决定想办法达成认罪协商。他告诉政府说.是某大型 房地产公司的3位执行总裁提供资金唆使他去行贿的c这3位 总裁也遭起訴，其中•位聘请包曼代理他

审判最丿:；成为被告和萨極之问的叮信度之故，然面・并没 冇足够的证据证明那3位总裁唆使萨顿行贿 阳方备执-词

企萨顿接受交乂洵问时，有个叫於姆士 •帯维的年轻人吿・ 诟包燮的委托人说，他握右证据证明阱顿是个习干贿赂刍•忧的 骗千和恶棍介席维为萨顿1：作好几年.对广他的执业万式和过 去历史十分熟枝:，更重要的是.*席维告诉包*曼说.他已经在中 判前向地检署透摒这个故爭JL由于被告曽在升市前申请政府 幵示所有对尹顿不利的证据，政府在违法的状况下隐瞒r席维 听透露的消恩。

包曼决定忽略这个突发事件•.已经来不及在审讯中传唤席 维这样的证人r.们是包受至少听以提醒法官，检方可能有凌 职行为“包処單于某些理由，并没肯让法‘「「或陪市团得知席准 的情报。

陪市团刀知道这个不利于检方的垂要证入的证据，而对被 吿判以3项邠名。法官判处他们5年有期徒刑。对于小人物所 犯的贿赂罪而言，这个判决算是非常严重的.（在亜伯斯坎案 中，大部分的政府白员都被判3年刑期Q包曼的委托人要求他 对判决提出卜•诉，包曼拒绝相反地.他告诉委托人.在他 当法官时，他也囹対一个.竜图贿赂的律师判处5年徒刑°这显. 然是指罗斯纳的案子“包曼却忘了告诉他的委托人，上诉法庭 已经撤销原判决，另一佗法官则将刑期減为3年、

判决后，其中冇个被告.也就是那位哈佛法学院的毕化 生，聘请我代理他上诉.我在漫长且受注日的诉讼当中，控告 检方违反诉讼程序，未在审讯前开示皇此，告知席维的情报. 最后•两项罪名的判决被撤销，并对？｝ •项罪名进行車市。最 后，我们达成和解。我们的委托人同意撤销対检方渎职罪的吿 诉，5年的/刑减至6个月《：

我曾移过-个圮冷漠的刑小律帅，他曽为佐治也州茉0尔 镇的•个黑人文肖辩护，他最后被判姓死刑c这个禅师的名j 是艾德伯•帕里什,.他代理那个黑人桑恩•弗乘明出霆,弗采明 被控告涉及白人警察启姆士 •吉燈斯的谋条案C佐治亚州义広 尔镇附近的I更利超市迫到持械抢劫C弗茉叫并未参与此抢案， 而是他19岁的侄了赖瑞和21岁的友人享利所犯的°抢案发生 后，这两位年轻人顺道把桑恩接上车，而被粉姆上警K看到“ 龍姆上対车了喊活,诘他们停车。他让车了停在路边，乍内的 人对他反击，他彘£被射死 牛内的3个人都被控谋宗”但是 对桑恩•知来明的布悴成缺乏说服力，因为他既没冇参与抢劫， 也缺少可信的祯据显示他共谋杀人。这场审判以及预审的准备 工作，都是法律研究能力不足、怠惜和冷漠的最佳教材。

預甲时，帕里什在法院里睡肴了。关于这谋求案的相关背 景，他没冇做任何调査.没有捉出任何预审动议,没冇申请怜 査政府所持有的证据“（直到他的委托人在申判时对执法人员 说明在该案中的飽色，他始终搞不淸楚他的委托人在该案中的 状况。）他貝知道他的委托人預审讯时做过笔录，但是他并没有 ?•到那份重耍文件的副本.也不知道他底否签下弃权声明、、由 「这个律师没有中先得却他委托人的笔衆.辩〃居然对陪'申团 提岀自相矛盾的辩诃c軸里什甚至没白提岀任何尽职的律师应 该做的上诉申请。

帕里什最惊人的潸护技巧，大概是他对陪审团的结辩。被 吿曾作证自己被几位白人警察围殴。捡察官们对此颇有争沒， 认为被告说谎c而帕里什律师代理他的委托人在陪审团前辩论 说：“到目的•为止，审讯方向都指向弗莱明说说,我不清楚这 是否为真，但我相信你们……我不相信桑恩•弗莱明曾被警察

揍,我完全不相信c,”

最后，被告被判谋杀罪，的里什有机会为减刑提岀证据 些可能让桑恩•弗莱明免于死刑的证据&即便行足够的 让据显•示他冇精神和情绪的冋题.以及他在该事件的涉入程度 不深.他的整体背景环境，帕里什还是没有提出.，法官认为此 案的实情并无法排除被告罪行的疑虑C而在缺乏滅刑证据的状 况R他判弁来明死刑。桑恩•弗莱明现在在死囚牢房电等待 联邦法院对他的判决的处置°我和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的一家法 律屮务所同为他的律师团。我们尽力想弥补他的律师给他造成 的伤杏。

帕里什的冷漠或是能丿J不足.可能造成生死的差异。然而 却没有任何人谈到他违反律师道德且冷漠的态度。

我要给刑事辩护律师的建议巳经很清楚。在选择冷漠或热 心过度时,只关心自身安全的律师会选择冷漠°很少有律师会 因为“没打”指岀政府的渎职而惹上麻烦,即使是必须冷漠地 为委托人辩护。相反地，指控政府渎职的律师就很难不惹上麻 烦，即使是充满热诚地为委托人辩护。

塚管有迁个双重标准，总是有些醉护律師会了斜，在为被 吿辩护时，最好的防守经常是猛烈R热诚的进攻°

最好与最精的律师

最好的辩护律师总是能輔利用自己的风格与技巧，在特定 的时刻配合特定委托入的需要c我在前文介绍过刑事辩护律师 的若干类型c我最常被问的问题就是“哪一•种律师最好”。这 个问題没有普遍的答案，但是有些原则可循。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原则是，确定所选择的律师关心委托 人弟好的法律利葢，而不是为了其他个人利益或是律师的牛涯

利益。（如在媒体的曝光程度、増加自己的名声或是讨好特定 的检察官Q

第二个原则是.所挑选的律师应该在口己的专业领域中拥 佰各种不同的能力。他们应该是全方位的律师。只懂得认罪协 商的律师并没有什么协商的号码C反而是最令人害怕的律师通 常才是最好的认罪协商者c拥有正直名声的律师在遇到对手时 通常棗有立场运用谋略为委托人争取利益。

全方位的辩护律师是不存在的，尽管如此，还是有些类型 的律师应该尽域避免：对于案子不K4付出足够的时间或精力的 怠情或忙碌的律师；不冋案情事实，只会照本宣科的律师；不 知道TC预审或审理时江意对方的错误以助于上诉审査的律师° 般重要的是，要避免狡诈的律师，或是那些主动声称自己是狡 诈的律师°的确有些辩护律师会贿赂法官或检察宜，他们也因 此常被判有罪。从前，这类的问题更为泛滥・如今有减少的趋 势。但是.仍有某些辩护律师会宣称，或对他们的委托人暗 示，他们可以和法宜或检察官接触。他们索取额外的费用，方 称这些费用堡要“打通关节的”，而通常这律师是在骗人，他 们收下钱后就吞没了那笔钱。（这令人想起一个故事。有个法 院工作人员分别告诉双方当事人.说他可以用1000美元费法 官“搞定”这个案子。他拿到两方给的钱，也向双方保证他如 果无法“揄定”案子，将会退款°他用这个手段掌到2000元， 却对法官只字不提。在法官作出判决后，他会把1000美元退 还绐败诉若，告诉他说他无法与法官接触。另外，他理所当然 地保留胜诉者的贿款，而胜诉的当事人也很高兴他能“搞定” 案子。）所以，我们也该留心承诺太多的辩护律师。

最后防线

热诚的律帅是贿烙的M后防线，也是介于干预过多的政府 和民众之间的她后屏障。辩护律师的职責池是要监督并挑故政 府，让那些握有权力的&方必须为他们对弱势的疥方的处谊谨 位从事，并旦也为那些没冇能力或资源为自Li辩护的人阵述何 辩护他们的权利,、（在面对检察官所握有•的資源时，即使是有 钱人都是相对弱势的，更何况是穷人C）

自由国家駁好•的试金石，就是检视他们如何对待为那些罪 犯以及为社会所睡弃的人辩护的律师n在咼压统治的国家，起 立的律师并不存在c的确，证明极权统治是否存在的表征，便 是政府是否曾迫备过辩护悌師c莎士比亚说过：“我们要做的 第一件用.就是杀死所有的律师°”要想使被告辩护律师不能 独立自主地进行T作.最有效的方法之•是贵谁他们为有罪人 辩护是否合适。那些鼓吹辩护律师应该把他们的委托人限制在 无奉的被骨匕 或仅为某种类型的人或社会阶层辩护，这样做 斐际上是为建立种由政府决定谁有权受辩护、谁无权受辩护 的制度大开方便之门。如巣我们役沪政府、授予律姉、授r任 何权力机关这种权力.这意味着独立自主的辩护制度开始走向 死亡——这也是自山终结的开端"

那些为有罪的委托人辩护的律师，在整个司法体系中.是 輦难以向大众解释的。1980年时，我曾去中国大陆，対他们 人民共和国的司法体系提岀建议。大部分的中国眾师似乎都能 够r解自主与独立对法官和检察官的砲要但是却很少人（甚 至是那些在文革时受迫吿的律师）.愿意代理他认为有罪以及 “反革命”的委托人诉讼。“我们的政府为什么要付钱聘请某些 人来阻碍社会正义呢？”这是我经常被问到的问题。我试着这

owiH 母tt呻 I 噸 uafey

第三飾打鹿■不义 469'

样解释，正义，无论是在社会主义、资木主义或其他的上义 里.，都是个过程，而非口的；为了让过程运作公平，所有被控 告有罪的人.都应有辫护的权利°而在有效的陈述、思考逻辑 或论证能力匕不是所冇的被告都能像辩护律师那样，而这正 是受过这些训练的辩护律师的角色，为被吿执行这些功能°次 定某被告是否冇掉以及受惩罚的过程，需要政府提出证叫，被 告也应该冇公平的机会作辩护C

我也试着为这些屮国律师解释，今天为“反革命”辩护的 律師，明天可能就会变成支持革命了 c就像麦坎（1880〜1956, 美国评论家、新闻记者）说的：“为人们自由奋斗的麻烦是，你 必须一辈子为那些低阶层的人辩护。因为专制的法律原本就是 针对他们设计的，而如果要停止迫杏.就要防微杜淅，不让任 何迫害发生c”

对我而言，为罪犯与被社会唾弃的人艰具i兑服力的浒护， 就是考虑另外的可能性.那些不鼓励或禁止代理诉讼的政府， 无法告诉我们正£是什么。他们的司法体系更为腐败、更不公 平-、普遍缺乏效率c温斯顿•丘•吉尔对于民主的帖解，或许可 以用在作为政府对手的刑事司法体系上：“除了那些间或尝试 的制度之外，这可能是最糟的司法体系亠

为罪犯与被社会唾弃的人辩护的律如，很难在任何社会中 保冇安全舒.适的地位。他们的动机遭人误解；他们被怀疑把对 委托人的忠诚放在社会之上；他们在大众心里常和他们的委托 人的罪行联想在■起。他们被视为惹麻烦的人和牛虻。在这群 人当屮，最杰出的总是站在火线上钓那批人，他们的执照随时 都冇可能被吊销。

让罪犯成功开释的灘护律师.永远也不可能得到诺贝尔 奖。很少有任何的奖励或荣誉是颁给那些热诚的律师的。

辞护律师的种类形形色色，从最髙尚和乐于奉献的律师到 品行低劣和腐败的騙子都有。这似乎是个很两极的职业c大众 有时可能会难以区分这两者.人们总是认为为罪犯辩护的律姉 自己品行也很低劣。这是所有热诚的辩护律师都有可能面对的 风险。

前任最高法院大法官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曾说，他认为 “没有比哈佛法学院教授更尊荣的头衔”c我却要说，我认为没 有任何头衔会比辩护律师更为光荣。

页页页页页记部 面名权言录者言 封书版前目作导第

无罪推定

第一章波罗公园的故事

第二章人只会死一次

第三章为纽约最卑劣的人辩护

第二部妨碍秩序

第四章我的夏日假期

第五章解聘斯坦福大学教授

第六章苏联法院中的美国律师

第七章改变判决的法官和芬威球场警察

第八章父亲的罪

第三部打击不义

第九章环环相扣 第十章为辩护者辩护

附录页